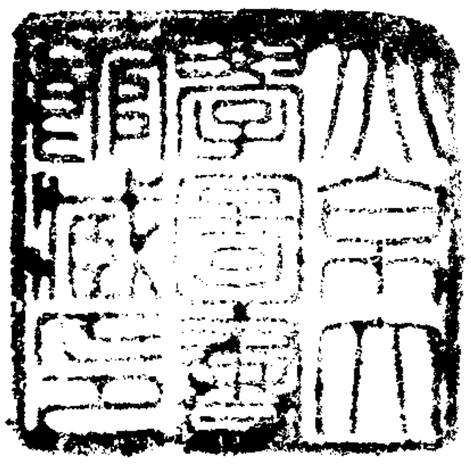
#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經部・春秋類


春秋內傳古注輯存三卷　〔清〕嚴　蔚輯……
讀左補義五十卷首二卷　〔清〕姜炳璋撰……

# 春秋內傳古注輯存

二酉齋

漢儒傳春秋者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班孟堅謂左傳多古字古言而今所行杜元凱本文多淺俗轉不如公穀二家元凱名其書曰集解蓋取何平叔論語之例顧平叔於孔包馬鄭諸解各標其姓名而元凱於前賢義訓隱而不言則又近於伯宗之數善矣左氏解詁莫精於服子慎魏齊周隋之世與鄭康成所注諸經竝行當時有寧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之諺自唐初正義專用杜說而服學遂亾世遂不復知左氏之爲古文者此嚴子豹人古注輯存所爲作也夫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後知義理之趣後儒不知訓詁欲以鄉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失其宗漢之經師其訓詁皆有家法以其去聖人未遠魏晉而降儒生好異求新注解日多而經益晦輔嗣之易元凱之春秋皆疏於訓詁而後世盛行之古學之不講久矣豹人篤於信古乃刺取經典釋文羣經正義參以它書采獲若干條所師不專一家要皆漢儒舊義譬之鑿石得金探水出珠雖霾掩千百年其爲希世寶有目者所當共賞也抑子夏有進焉世儒尊杜氏者謂其精於地理今攷鄭伯克段于鄢當爲陳留之傿而杜以潁川之鄢陵當之楚靈王

城陳蔡葉不羹故子革稱四國杜本脫葉字乃分不羹爲二以當之同盟京城北京卽叔段所封而杜譌爲亳防門廣里皆齊地與平陰相近而杜亦不知也賈誼應劭京相璠司馬彪諸人遺言具在其足箴杜氏之膏肓者正自不少予嘗有志裒輯而未逮也博文者古如豹人益留意焉

乾隆丁未重陽後三日竹汀錢大昕書於婁東書院西齋



敘

漢儒說經各有家法何謂家法經者夫子之所修而七十子傳之遞相授受以及於漢儒必定從一家以名其學故謂之家法也宋書百官志云漢武建安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後漢書儒林傳云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此之謂也漢末大儒鄭氏康成乃會通衆家徧釋羣經獨春秋左傳則不注而以推服子愼自是以後天下竝稱鄭服晉杜預者乃別爲集解一書夫名曰集



解則是集合諸家之解矣其自敘乃云鏞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頴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鏞賈許頴之違以見同異吁左學以服爲首杜解中攘竊其義甚多顧隱而不言明係忌服名高作此狙詐耳孔穎達疏附會之云杜以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同異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弃而不論此等夢囈之談將誰欺乎預在晉功名既盛書遂大行而南士輕浮好異故六朝皆以杜爲宗然北史儒林傳云左傳江左則杜元凱河洛則服子愼是知服氏家法猶在

北方柰何唐人襲用鏞光伯義疏又惟杜是遵邪嚴生豹人安貧樂道篤志耆古作春秋內傳古注輯存漢人家法藉以不墜此書出彼杜氏之荀駁前師鄉壁虛造者尚能以惑人哉且夫學莫善於有本而功莫大於存古九經疏漢學佚其四而穀梁之用范甯猶爲稍可其佚而可惜者周易尚書左傳也周易有李鼎祚王應麟所輯尚書有予所輯漢學略具梗概惟左傳未有輯本曩者敘生所輯魯齊韓三家詩會反覆低回屬望之生果能踐此言再有此輯彼詩有毛鄭巋然在生所挍羅厥功差小若此編繼絕表微



蕾煤內傳古注輯存　盧序　一

功視詩尤偉矣生性謙未敢定從一家要其輯之之本意原欲定從服氏服注殘闕故不得不兼取賈逵賈注又殘闕故不得不兼取鏞歌鄭興及興子眾而諸注又不全不得不旁取以證之掇拾鳩聚遂至數家竹頭木屑船釘稱星裝合輻湊眉目井井字裏行間苦心如見予敘其書不禁爵躍欣喜以爲斯文之厚幸焉

乾隆丁未仲春西莊老史王鳴盛題時年六十有六

序

春秋三傳左氏最後出鏞歌欲立學官諸儒多不肯置對蓋因陋就簡自古已然唐時貢舉之法習小經中經者兼一大經於是人皆習禮記而不習左氏傳以左氏文繁故也至於先儒訓釋亦代廢代興漢東京以來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汪許淑潁容之徒皆傳左氏而鄭及賈服爲最著季長則謂賈精而不博鄭博而不精合之則無以加矣魏則賈服盛行晉時唯傳服義而杜預之注亦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而服義遂微蓋左氏謂之古文春秋其中多古字

蕾煤內傳古注輯存　盧序　二

古言漢人尚能通之及乎年祀緜邈耳目譶所不習於賈服所釋格乎不相入而唯喜杜說之平易近人相與尚之唐時作正義遂專取杜氏一家此外多所訾謷以致精詖美言弃之不復甚惜後人無由得見全書此可爲浩歎者也東吳嚴子豹人其治經也深懲專己守殘之陋而於左氏用功尤深始灼見杜氏之弊有違禮傷教者有肆臆妄說者慨然思漢人之舊於是凡唐人正義及史漢三國舊注與夫唐宋人類書所引綜而緝之賈服兩家而外若王肅之注孫毓之異同略京相璠之土地名雖已竝佚偶有一二

言之見於他說者亦不忍棄也蓋當古學廢墜之後而幸有不盡澌滅者與其過而弃之也毋寧過而取之以扶絕學以廣異說俟後之人擇善而從斯可矣何庸先以一己之見律天下後世哉斯則嚴子兼收並錄之微恉也今天下好古之士多於前時嚴子此一編出吾知善學者必能因此以定所宗而復推類以盡其餘安知夫賈服之不復生於今日也是則嚴子之爲功大矣其或以爲斷爛而不之貴是所謂嘉肴弗食者也又烏足與之論學問之事哉

乾隆五十有二年歲在丁未五月杭東里人盧文弨書存　盧序　二　二酉叁

## 例言

一　雜儒議疏亏經不爲鞾功但嫌擇取不精未堪擧爲準的即如薈粹內傳取杜易書出取王弼僞孔皆魏晉人改師法書舛又即拘一家豈安出說不細潛儒精核出詮閒遇及吾出孔不能即爲應說已扶謬誤仍及一二經師舊說用相攷證已故潛人經義不盡瀾漫書尚賴此得存什一蔽居貧多暇采錄羣經正義及叓記後潛書三國志注及雜人類袌諸書所及內傳潛注苡得如干條雖非全書然曾鼎一臠足知正味學士勿已跛而不完束諸高閣

薈粹內傳古注輯存　例言　一　二酉叁

一　潛儒注解翼贊經傳咸能各依本文敷暢畢指義理韌牣鞾少疑滯嗼諸君辭多援及注鮮臆度即所及用或旁叓杜預棘異書此蓋古今訓義不同未足出疑況潛人所据書籍晉人安能盡覩至於實鞾所据或旁隨文解釋嬰夫信而旁證非菩杜預未學經旁未通汎說越理蔵濫實多是爲左氏出蔇賊反得大顯良可閔也

一　今本左氏傳季上旁經傳字是杜預所顯已分季相酧此夫杜纂出一遙也蔵今依其所分夫櫰經傳已別出書蓋纂解單行已久恐稍爲改易生學士少

見多怪屮疑至於預屮改經吕鈲其注如宣二季遂
跋以下預改跋爲扶襄二十五季酯臣干諏預改諏
爲掫屮類愩兮賈服古本系可得見莫能一一校斟
刋其謬誤止就釋文所削異同注朋本文屮下云某
本作某字略存賈服古本眞圓目屮緊爾

一注而數見峉其文句屮閒肴多肴少葭未叙定彼
鈲此祇就最詳峉鎥屮而已餘止載書目白正義峉
孔氏本經正義廿佗經正義助櫌朋某經某正義吕
別屮廿糜未棄五經異詖中載左氏說峉皆經師舊



蓄煐內傳古注輯存

說廿但灥書吕厶塵見屮於羣經疏中而白今見某
經某正義峉夾欲讀峉便於覆對廿

葭采輯存乃知龔解一書其文證詳悉義理精粟峉
皆屬濛人舊說或辭多艸謁理味精研峉假出一工
新意蓋預本膚淺俗儒未經師匠反欲建禮嫻昔拥
爲旣黌除惡屮說幷恩育誓千古濫入麇經傳注屮

昭十季請斲三尺而用屮注疏肴駁服語云服君誤
如此數條卽於注云屮上添一服字餘仍作注云峉
婁夾裴駟未詳助關弗叙臆說屮義

杜氏所釋蓄煐地名皆望文爲義非實肴興據如僖
元季屍遰亏夷儀注云屍地續濛藷屍國忠白東屍

鄫城音衷儀聚音晶戚鄫城攝齊西界也夷儀係於鄫攝也闕不屬譜邢明矣又袁元季敗越亏夫椒注云夫椒吳邑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是役也吳報檇李之役也越加兵亏越而乃取勝亏境內也地如越來侵伐燃事甚難曉燃世也儒者往往狃亏平易尚矣昔京相璠簒土地名三蹙書闕簏傳其遞乃昔昔見於它典籍蔽佔畢也下據拾殘璣附於賈服也後開加攷案知賢於杜氏居多

何邵公注公羊吕昭定哀爲所見也世文宣成襄爲所聞也世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也世顏安樂吕襄



二十一季孔子生後即爲所見也世其說未允蔽亽古注分爲三卌者蓋大主何氏說也

僖炎內傳古注輯存側言終



傳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

服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也下仲子夫然正義

繼室以聲子

服氏云聲子也譏非禮也杜氏通典凶禮二十六晉書禮志

是以隱公大而摯也

鄭眾以爲隱公攝大爲君摯桓爲太子正義

賈逵以爲隱大桓爲太子摯以爲君同上

隱公



經 元季元王正月

長義云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僣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臣名疑當作正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諱人何以爲法何以全身公羊疏

服虔云孔子作僖炎於晉卦月書王以統三王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公穀作昧正義

賈服以爲儀父嘉隱公吾至孝讓讓也義而與結好故賢而字也善其慕賢說讓同上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也賵

賈逵云畿內侯王諸夏侯天王夷狄侯天子穀梁成八年傳

服虔云咺天子宰夫周禮大行人疏

服虔云賵天子送死之物所以覆被臣子正義

傳不書卽位

賈氏云不書隱卽位所以惡桓也釋例

潁氏說以爲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卽位仲尼修春秋上冊二二西叁

蕾烁內傳古注輯存

乃有所不書同上

劉賈潁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俑恩淺可忍則傳

言不書同上

賈服以爲四公皆實卽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正義

未王命故不書葢

賈服以爲北杏也會時已得王命正義

服虔云葢者蘧也所以蘧盡其材也同上

初鄭伯公娶於申

賈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季後有禍福將終也乃言初也同上

生莊公及共仲段

賈服以共爲謚同上

爲也請制

京相璠曰鄭地水經渠水注

請京

賈逵曰京鄭都邑史記鄭世家集解

都城過百雉

賈逵馬融王肅以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正義

古蕾烁左氏說云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孔禮子問居正義

蕾烁內傳古注輯存上冊二二西叁

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也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也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五經異義今見本正義

大未完聚

服虔以聚禾黍也正義

大未出乔艾

賈逵曰艾國名也史記鄭世家集解

謂也鄭志

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

鄭伯出志意也正義
遂寘姜氏于城潁
賈逵曰鄭地史記鄭世家集解
不及黃泉
服虔曰天子地黃泉莊挽歌注地中故言挽歌注作曰雲劇秦芙新注選繆熙伯挽歌注有也字史記鄭世家集解文揚子古詩十九首注
潁考叔爲潁谷封人
賈逵曰潁谷鄭地史記鄭世家集解
蕃煒內傳古注輯存上冊四二酉叁
公入而賦大隧出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出中其樂也融融
外其樂也洩洩
服虔曰入言公出言姜剛僞出入互相見正義
同軌畢至
服虔以軌爲車轍也同上
改葬惠公公不臨
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書葬正義
經二年葛人入向
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水經淮水注
無駭帥師入極穀梁傳作無侅
賈云極戎邑也正義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劉賈許潁云曰月詳者弔贈備曰月略者弔有闕
蕃煒內傳古注輯存上冊四二酉叁
傳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水出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水經濟水注
鄭莊公爲平王卿士
賈逵曰卿士出入王命事者六卿也太平御覽四百八十
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賈逵曰王子狐周平王出子鄭公子忽鄭莊公太
子忽也同上
取溫出麥
葬故有闕
賈逵曰言是以禮闕故太平御覽百五十三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
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書葬正義
經二年葛人入向
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水經淮水注
無駭帥師入極穀梁傳作無侅
賈云極戎邑也正義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劉賈許潁云曰月詳者弔贈備曰月略者弔有闕
蕃煒內傳古注輯存上冊四二酉叁
傳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水出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水經濟水注
鄭莊公爲平王卿士
賈逵曰卿士出入王命事者六卿也太平御覽四百八十
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賈逵曰王子狐周平王出子鄭公子忽鄭莊公太

賈逵曰溫周地蘇氏邑也同上
潢污行潦也水
服虔云蓄正義作畜畜有積義故依選注改从艸作蓄小水
謂也潢水不流荅賓戲注作洫荅賓戲注文選班孟堅荅賓戲注正義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也妹
服虔云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詩碩人正義
石碏諫曰邁石經公羊殘碑碏从足作踖史記衛世家集解
賈逵曰石碏衛上卿同上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蕾烋內傳古注輯存上冊六二西叁
服虔云言此四者過愆邪起正義
經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
賈氏以爲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也同上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也禮同上
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邱
傳將修先君也怨於鄭
服虔以先君爲莊公正義
桓公十六年爲州吁所弑則隱也二年當桓十四年也州吁弑桓而脩先君恩無是理先君也怨鄭伐衛也史記衛世家脩




其莊蕾烋也前
明矣服說是
以除君害
服虔云公子馮將爲君也害詩擊鼓正義
蔽邑以賂與陳蔡遫
服虔云賂兵也以田賂出兵故謂也賂同上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服虔云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同上
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
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史記衛世家集解七二西叁
蕾烋內傳古注輯存上冊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
賈逵曰邢周公也胄遞改姬姓國同上
經五年衛師入郚郚穀梁同公羊作廧莊八年此年作盧莊八年通用而酈善長云洸水西南流運盛鄉城西京相璠曰剛縣西南沓盛鄉城者也與杜注同京于此文既沓東專注而復爲是說未知何指
京相璠曰東郡廩丘縣南三十里沓郚都故城水經瓠子河注
考仲子也宮
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也名爲考將納仲子也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也神以堅也正義

圍長葛
京地名云長社北沓長葛鄉水經洧水注
傳公將如棠觀奠者
賈逵曰棠魯地陳潊西觀土史記魯世家集解
以數車實
鄭氏曰車所以討獲曰實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注
昭文章
服虔云司馬職文正義
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旜師都載旟鄉遂載物郊野載旞百官載旗遂以獵田
不豐亏俎
蕾烋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八　二酉叅
服虔以豐爲升同上
不豐亏器
服虔以豐爲成同上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宋書樂志
服虔以朿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正義宋書樂志蔵案禮樂記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一季鄭人數不滅朿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服虔以爲八卦屯風乾音后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
朿又音憾於寡人
服虔注云諸侯俌同姓大夫長曰伯又少曰朿又詩伐木正義
宋人取長葛
賈服以爲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音其邑正義
鄭人來渝平渝公穀作輸
服虔云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亏是叓爲約束
蕾烋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九　二酉叅
以結屯故曰渝平同上
七季朿姬歸亏紀
賈云書屯者刺紀賢朿姬同上
戎朝亏周設幣亏公卿凡伯弗賓
服注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設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爲王卿士不修賓主屯禮敬報亏戎是以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屯於楚丘以歸儀禮觀禮疏及鄭伯盟歃如忘
服虔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屯辭言不精也正義

經 八年 宋公衛侯遇于垂

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城陽東五百里脊故垂亭者也水經瓠子河注

蔡侯考父卒

古昔烝左氏說諸侯薨赴于鄰國傳名則書名傳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五經異說

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

傳 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

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正義

鄭衆以配爲同牢合也先合而後祭祖無敬神也

蕾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十　二酉亭

心故曰誣其祖也同上未可援昏禮以駁賈鄭二說多見孔氏不知豈也

鄭棗成以祖爲被道也祭也先爲配而後祖道

晉木公而行配同上氏傳世說新語載鄭棗成欲注昏烝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住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鄭聽之良久多與己同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據此則鄭君夫否左氏注矣服氏解說多削衆說而折衷服氏注或見解說所及而孔氏錄入正義中未可知也

賈服虫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虫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服虔云公虫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賢適統伯仲未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屬氏臧氏是也正義

邑夫如虫

服虔止謂異姓又宋司城韓魏爲謚同上

傳 先者見獲必務進

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徘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同上

蕾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十一　二酉亭

經 十一年 十有一季

干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各也同上

傳 爭長

服注云爭長先豐投玉儀禮聘禮疏引觀

周虫宗盟

賈逵以宗爲尊正義

服虔以宗盟爲同宗虫盟同上

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虫載辭故曰宗盟公會鄭伯于郲

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音故釐城也水經注水經濟水
潁考叔挾輈以疌
服虔云考叔車轅簟馬而疌正義
向
京相璠曰或云今河內軹西音城名向水經水注
隤
京相璠曰河內修武縣北音故隤城實中水經清水注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里以
菁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十三　二酉叁
終老也史記魯世家集解
公祭鍾巫
賈逵曰鍾巫祭名也同上
館于寫氏
服虔曰館舍也寫氏魯大夫同上
不書葬
賈潁云君弒不書葬賊不討也釋例

桓公

傳元年鄭伯以璧假糴田
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糴田故復加璧史記魯世家集解

宋萼父督見孔父生妻于路
服虔曰督戴公生孫史記宋世家集解
目逆而送生
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同上

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
賈氏以爲督音無君生心故云氏陸正義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鄭眾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正義
蔡侯鄭伯會于鄧
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于鄧生國都同上
菁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十三　二酉叁

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伐鄭圃其東門再
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
其郛五戰伐鄭圃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
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
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
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
杜隱十一年同上史記宋世家集解作賈注說同
是以清廟茅屋
賈逵云肅然清靜謂生清廟詩清廟正義

大路越席
服虔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艸以爲席也（禮記集解）
出其采飾各鎣（劉昭續漢輿服志注）
王肅曰不緣也（史記禮書集解）
藻率鞞鞛
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帗巾（正義）
聲厲游纓
服虔云聲大帶厲是大帶出垂者（禮內則正義）
蕾烑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古　二百叁
服虔云纓如紫君今桑輿大駕各出（正義）
錫鸞和鈴
服虔云鸞在鑣和在衡（史記禮書集解）
三辰旂旗
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謂出辰者辰時也曰以照
書月以照夜星則運行亏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
各季
賈云桓惡而各季豐異出也言各非其所宜齐（正義）
邊九鼎亏雒邑
服虔注云今河南齐鼎中觀（書召誥序正義）
師服曰
賈逵曰譬大夫（史記晉世家集解）
士各隸子弟
服注云士卑自其子弟爲僕隸蔡不足以及宗是
其各隸子弟也（儀禮既夕疏）
而下無覬覦（覬服虔作窺）
服虔曰窺謂舉足而視也（蕃釋慧苑花嚴經音義
窺覦注云窺伺也）
傳服虔云
哀公侵陘庭出田
賈逵曰翼南鄙邑名（史記晉世家集解）
蕾烑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玄　二百叁
經三季晉正月
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祐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季
治桓二季治督十季正轡伯十八季終始治桓（正義）
公子翬如齊逆女
賈氏云使翬逆女兼修艾出盟（釋例）
各季
賈云桓惡而各季豐異出也言各非其所宜齐（正義）
韓萬御戎
服虔云韓萬晉大夫四沃桓未出子莊伯出弟晉
大夫以韓爲氏（詩韓奕正義、史記晉世家集解作賈注說同）

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討王伐鄭

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傳人（詩伯兮敘正義）

大雩

賈逵曰言大別山川上雩蓋以諸侯雩山川祭得（正義）

雩上帝故傳大（正義）

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吾大別山川也（劉昭續漢禮儀志注）

服注云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吾大別山川也（劉昭續漢禮儀志注）

雩也（禮月令正義）

書煬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州公如曹

服虔曰書煬肯以黜陟出法進處爲公（正義）

傳矯動而鼓

賈逵以矯爲彀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曰飛石重十二斤爲機彀行二百步（同上注）

部矯建大木置石其上彀以機以迫敵也又蔡書李密傳造雲矯三百具以機彀石爲攻城械號將軍臨是則賈氏矯爲彀石不可見此矣杜預毎好臆說矯爲矯何據而吠聲也孔氏一意扶杜乃云彀石不可徵而介徵猶書人也道白炭無足怪者

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

服虔注左傳曰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

祈雨也（劉昭續漢禮儀志注）

服虔云雩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禮王制正義）

穎氏以爲龍見五月（釋例正義）

賈服始殺唯據孟嘗不通建酉也（正義）

服虔曰龍肉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彖雨也（劉昭續漢禮儀志注）

經六年王午大閱

賈注經云簡車馬亏廟也（公羊疏）

傳楚武王侵隨

賈逵曰隨姬姓（史記楚世家集解）　上冊

書煬內傳古注輯存

吾牲牷肥腯

服虔曰牛羊曰肥豕曰腯（正義）

子同生

服虔曰桓公也太子莊公同（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賈注云不傳太子者書始生（禮曾子問正義）

接以太牢

服虔曰接者子初生接見亏父（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公問名於申繻

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史記魯世家集解）

以德命爲義

服虔云謂荅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荅王
曰嬰正義
不以畜牲
鄭眾服虔皆以六畜爲馬牛羊豕犬雞同上
不以器幣
服虔以爲俎豆罍彝犧象屮屬皆不可以爲名也
同上
宋以荅公慶司空
服注云荅公名司空慶司空爲司城禮檀弓下正義
傳七穀伯鄧侯來朝名賤屮也
晉燥內傳古注輯存上冊十六二酉山
服注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
楚所滅無同好屮敌桓又脊弒賢兄屮惡故賤而
名屮正義
經八季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屮義故不親迎使上卿
迎屮諸侯脊故荅恢病則使上大夫迎屮上卿臨
屮五經異證
傳九季轂大子來朝
服虔曰轂太子桓公子莊公射姑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賓屮以上卿禮也



服虔曰轂伯脊故使其大子攝而朝周禮曰諸侯
屮嫡子攝其君未誓亏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諸
侯屮上卿屮禮也上卿出入三積禽三牢卒二牢
一享一食宴屮也同上
初獻樂奏而歎
服虔曰初獻酒如獻嚴樂舉人上堂也初獻歠樂
舉太子歎而哀樂也同上
施父曰
服虔曰施父魯大夫同上
非歎所也
晉燥內傳古注輯存上冊十九二酉山
服虔云古屮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喪而
戚憂必離焉今大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
見也正義
經十一季齊人衛人鄭人盟亏惡曹
服虔以爲不書宋宋後盟同上
宋人執鄭祭仲
長義云公羊曰祭仲屮權是也荅令臣子得行則
閉君臣屮道啟篡弒屮路公羊疏
傳君多內寵
服虔曰言庶子脊寵者多史記鄭世家集解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

賈逵曰雍氏黃帝出孫姞姓也後爲宋大夫同上

雍氏宗吝寵於宋莊公

服虔曰爲宋正卿故曰吝寵同上

傳十三季　夫固謂君　夫音不知

服虔云夫謂鬬伯比僖二十三季正義

不書所戰後也

服虔云不曰者公至而後定戰曰地也與曰當同

胥設期公既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曰也正義

經十四季　乙亥嘗

蕾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二十　二酉叁

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

恐正義

傳十五季　使其壻雍糾殺也

賈逵曰雍糾鄭大夫史記鄭世家集解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服虔曰檀伯鄭守櫟大夫水經潁水注

經十六季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

服虔云上淫曰烝詩雄雉序正義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服虔曰構會其過惡詩二子乘舟正義

使盜待諸莘

服虔云莘衛東地同上

京相璠曰今平原陽平縣北十里莘故莘亭阨限

蹊隘自衛適齊也水經河水注

經十七季　夏五月

賈服以義荅豐臺而不視朔則書皆荅不書月荅視

朔而不豐臺則書月不書皆荅雖無事視朔豐臺

則空書皆月禮中庸正義

葬蔡桓侯

劉賈許以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也蔡侯無子

蕾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二十　二酉叁

以弟承仕羣臣無慶主社稷不可祀故傳佣蔡人

嘉也非所賜也杞伯佣子傳爲三叅蔡侯荅賜傳

夾空說史書謬誤疑莊闕文也釋例正義

傳十八季　齊侯通焉

服虔云傷淫曰通詩雄雉序正義

服注云是居鄉者使鄉居其官以主也彙秩數也同上

周禮大史疏

周禮大

享公

服虔云爲公設享讌止禮史記魯世家集解

齊侯師亏首止

服虔曰首止近鄭止地史記鄭世家集解

蔡仲逆鄭子亏陳而大止

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詩出其東門序正義

周公欲弒莊王而大王子克

賈逵曰莊王弟子儀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辛伯告王

賈逵曰辛伯周大夫也同上

嬖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三　二酉叅

莊公

經元季夫人孫亏齊

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止薨至是季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恩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止故書遜亏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詩南山序正義

服云蓋魯桓公止喪紲齊來同上

傳不侚卽位文姜出故止也

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又殺母出隱中練慈少殺念至於母故母出隱痛深諱舊而中練既沓念母深諱止文明無





讎疾告削止理魏書竇瑗傳

絕不爲親禮也

注云夫人沓與殺桓止罪絕不爲親得尊又止義著莊公慈大義絕沓罪故曰禮也同上

經三季紀季以鄒入亏齊

劉賈謂紀季以鄒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鄒也正義

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

嬖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三　二酉叅

讎書以譏止後漢書賈逵傳注

傳四季授師子焉

注云子句子考工記冶氏疏

嬖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三　二酉叅

傳六季楚文王伐申過鄧

服虔曰鄧曼姓史記楚世家集解

經八季師次亏郟以俟陳人蔡人

賈逵云陳蔡欲伐魯故待止正義

服虔言欲救伐郟同上

齊無知殺其君諸兒

賈逵以爲弒君取國故以國言止隱四季正義

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史記齊世家集解

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丘水經淄水注

瓜嘗而往曰及瓜而代
服虔曰瓜嘗七月及瓜謂後季瓜嘗也史記齊世家集解
連稱妻遬妹在公宮
服虔曰爲妾在宮也同上
使問公
王肅曰侯公屮問隙同上
齊侯游于姑棼
賈逵曰齊地也同上
遂田於貝丘
京相璠曰博昌縣南近濵水有地名貝丘在齊城西北四十里水經淄水注
晉煬內傳古注輯存上冊壹二酉叁
見大豕遬者曰公子彭生屮也
服虔曰公見彘遬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同上
豕人立而啼
服子慎曰啼哀聲也文選左太沖蜀都賦注
公孫無知虐於雍廩
賈逵曰渠丘大夫也史記齊世家集解
經九年公伐齊納子糾
賈逵曰不言公子次正也正義
齊小白入于齊
賈服以爲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屮齊人歸迎小白同上
及齊師戰于乾時
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昔水西通濟其源上出盤陽北至高苑下入於昔中無水水經瓠子河注
齊人取子糾殺屮
賈逵云傅子者愍屮正義
沒洙
京相璠服虔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沒漢屮爲齊備水經泗水注
晉煬內傳古注輯存上冊壹二酉叁
傳乃殺子糾于生竇
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史記齊世家集解
及堂阜而稅屮
賈逵曰堂阜魯北境同上
管夷吾治於高傒
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同上
傳十年蒙皋比而先犯屮
服虔解及樂記曰倒載干戈包屮以虎皮名屮曰建櫜而其字或作建皋正義
傳十一年覆而敗屮曰取某師

服虔云覆隱也設伏而殺也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殺也易故曰取 同上

公使弔焉

賈逵曰問凶曰弔 史記宋世家集解

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僕姑矢名

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 同上

宋公靳也

服云恥而惡也曰靳 釋文

經 十二年 宋萬弒其君捷

賈氏以爲宋萬未賜族正義

蕾烋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二四三

傳 宋萬弒閔公亏蒙澤

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 史記宋世家集解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

服虔曰蕭亳宋邑也 同上

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 同上

宋人皆醢之

服虔曰醢肉醬 同上

公羊疏 公羊穀梁古今本案蔽

春秋內傳古注輯存 卷上



經 十三年 齊人滅遂

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 水經汶水注

傳 十四年 及大陵

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 水經洧水注

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鄭公入

服虔云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

蕾烋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二四四 正義

十六年 曰不可使莪赤無後於鄭

服虔云定赤世祖莪赤段肴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使莪赤無後於鄭言其刑之偏頗鄭厲公以孽篡適同惡相恤故禍於莪赤欲令其後不絕傳所以惡厲公也 同上

經 十八年 公追戎于濟西

服氏云桓公爲好莊公獨不能修而見侵濟西轉地 周禮小司徒疏

京相璠曰濟水自鉅野至濟北 水經濟水注

傳 有蜚爲災也

服云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

一沙射人入皮肉中其脅如脇偏身漫漫蜮蜮故曰
災周禮蠟氏
疏正義
傳廿一年執燕仲父
服虔云南燕伯薨正義
王孔烝樂
服虔曰樂鄭大都史記周本紀集解
樂及徧舞
賈逵曰徧舞皆舞六代也樂也同上
傳廿一年鄭伯享王亏闕西辟
服虔曰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也內道也西也正義
晉姜内傳古注輯存　上冊　二西　三元　三四
頴容釋例曰舜居西域本曰姚汭太平御覽一百六十八
五世其昌丞亏正卿
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丞剛史記陳世家集解
莫也與京
賈逵曰京大也同上
遇觀也否
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爻在六四變而也否同上作否正義服注說同
風行而著亏土
服虔曰巽在坤上故爲著土也一曰巽爲風復爲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爲吾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姜同上

正義

經 廿三年 月桓宮楹

服虔曰月彤桓宮桓公廟楹謂丹柱 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一

傳 士蔿曰

賈逵曰士蔿晉大夫史記晉世家集解

經 廿四年 刻桓宮桷

服虔曰桷謂丹楹桷椽也 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一

大夫宗婦覿用幣

賈云宗婦同姓大夫也婦 詩常棣正義

夾鼎亏曹

曹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三十 二西叁

賈逵以爲羈是曹君夾是戎也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夾 正義

經 廿五年 鼓用牲亏社

曹烝大傳曰天子也國眷秦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者取赤土封於西者取白土封於北者取黑土各取其方土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也謂主土主土者太社以羣也 三朝省通鑑注

傳 乃城聚而孰也

城諸及防

經 廿六年 齊人降鄑

賈逵云言及先後也辭 同上

經 廿七年 築鄄

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也徵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一里眷古徵鄉舜邑也 水經濟水注

璠曰徵子國 路史國名紀四

大無麥禾

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蓄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齊也羅救民也急不至亏饑也 正義

臧孫辰告糴亏齊

服云不言如匱穀急辭以其情急亏糴故不言

曹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三十 二西叁

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亏穀故云如楚乞師 同上

傳 鄭人將奔桐也

京相璠曰鄭地也 水經濟水注

經 廿九年 新延廄

劉賈云言新眷故木言作眷新木延廄不書作所用也木非公命也 正義

城諸及防

經 卅年 齊人降鄑

賈逵云言及先後也辭 同上

劉賈依二傳以爲鄆紀邑遊邑同上路史國名紀一
齊人伐山戎
服虔云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史記齊世家集解
傳鬬射師諫
服虔云射師荅哀子鬬班也正義
經世二年城小穀
賈逵云不繫齊者世其祿同上
傳虞夏商周皆吞邑
服虔云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同上
初公築臺臨黨氏
蕾煤肉傳古注輯存上冊三三二西叁三
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史記魯世家集解
見孟任
賈逵曰黨氏邑女同上
逅邑閟
服虔曰逅邑言欲與通也正義
制臀盟公
服虔曰制其臀以與公盟史記魯世家集解
圉人犖自牆外與邑戲
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同上
能投蓋亏稷門
服虔曰能投千鈞邑重過門邑上也水經洧水注
云垂而自投接其屋邑楠反覆門上是臆說也劉規邑是矣
戴案杜注
使鍼季酰邑
服虔曰鴆鳥一曰運日鳥史記魯世家集解
成季奔陳
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邑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同上
大閔公
服虔注云閔公於是季九歲閔二季正義
傳閔公
蕾煤肉傳古注輯存上冊三三二西叁四
傳元年因鄾固
服虔云鄾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邑正義
以滅耿滅霍滅魏
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邑蒲坂河東也史記晉世
分邑都城
服虔曰邑胥先君邑主曰都同上
而仳以鄉
賈逵曰謂將下軍同上
先爲邑極

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亡此 同上
爲吳大伯不夫可乎
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 同上
猶眷令名與其及也
王肅曰雖亦猶可眷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 同上
卜偃曰
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 同上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服虔曰數竗一至萬爲滿魏喻魏魏高大也 同上
以是始嘗天啟虫矣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壹 二酉叁
初畢萬筮仕於晉
服虔曰以魏嘗畢萬是爲天開其福 同上
服氏以爲畢萬在周筮仕亡晉 正義
遇屯虫比
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虫比 史記晉世家集解
辛廖占虫曰吉
賈逵曰辛廖晉大夫 同上
經二年春王正月
王肅聖證論及賈逵說吉禘亏莊公禘者遞也案

諦昭穆遷主遞仕孫居王又虫祫禮王制 正義
夫人姜氏孫亏邾
賈服虫說皆以文姜殺夫罪重故亦諱氏哀姜殺 正義
子罪輕故不亦姜氏
狄入衛
賈逵曰不與夷狄得志亏中國 詩定虫方 正義
傳號公敗犬戎亏渭汭 服虔本作渭 王肅本作渭汭
服虔曰隊謂汭也 水經渭水注
王肅曰汭入也 同上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壹 二酉叁
初公傳奪卜齮田
王肅曰汭入也 同上
賈逵曰卜齮晉大夫也 史記晉世家集解
莊仲使卜齮賊公亏廋闈 同上
賈逵曰宮中虫門謂虫闈 同上
閒亏兩社
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虫閒朝廷執政虫
臣所在 同上
季氏亾則魯不昌
服虔云謂季孫出奔魯弒二君 正義
鶴眷棄軒者
服虔曰車眷藩曰軒 同上

及狄人戰于熒澤

京相璠曰熒澤在熒陽縣東南水經濟水注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

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詩牆有茨正義

歸夫人鄄軒

服虔云鄄衛地名詩采薇正義

龜錦三十兩

服虔云龜牢也正義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賈逵曰東山夾狄別種史記晉世家集解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上冊三六二西台

賈逵曰東山夾狄別種史記晉世家集解

服虔曰夾翟也都也水經河水注

里克諫曰

賈逵曰里克晉卿里季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服虔曰廚膳飲食同上

齊守則逃

服虔曰齊代太子守則逃也同上

逃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同上

君與國政也所圖也

賈逵曰國政正卿也同上

君其舍也

服虔曰舍也置申生勿使將兵也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不對而退

服虔曰里克不對同上

敎也以軍旅

賈逵曰將下軍史記晉世家集解

無懼弗得入

服虔曰不得入己同上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上冊三六三西台

公衣也偏衣

服虔曰偏製也衣偏異色駁不純製在中左各異

佩也金玦

服虔曰以金爲玦也同上

是服也狂夫阻也

服虔曰阻止也方相也蒙兕衣朱裳主禦室中

毆疫號也爲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

止也服衣也正義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服虔曰速召也疾也言太子不亦自必危疾召罪狐突知其亂本既成而太子拘於一節不達至孝出義與梟落雖戰勝而歸猶不能免於難而使父脅悖惑殺子出罪故傳備載衆賢出言以慰太子所以从也經在僖公五季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成風聞成季出繇

服虔曰繇抽也抽出吉凶也易繫辭文

衛文公大帛出衣大帛出冠

服虔曰載公卒在於此季詩定出方中正義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三六　二酉叅

## 僖公

經元季齊師宋師曹伯曹厄伯經作師次于聶北救邢

賈服以爲此言次于聶北救邢與襄二十三季未次于雍榆二事相反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自臣也先通君命正義

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此是君也進止自夫人氏出奔至自齊

賈逵曰殺子輕故但貶姜同上

傳公貶邾師于偃虛北出舉邑舉脅亂邾使兵戍虛北舉與邾

服虔云虛北舉邑也在太陽東北水經注無北字三十里

公賜季爻汶陽出田及費史記魯世家費作鄪史記魯世家集解

賈逵曰汶陽鄪魯二邑

經二城楚北

賈逵曰衛地也史記齊世家集解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賈云江黃俑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正義

傳晉荀息請以屈產出出奈

服氏謂產爲產生也公羊疏

假道于虞以伐虢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三七　二酉叅

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史記晉世家集解

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服虔謂冀伐晉也正義

服虔曰鄍晉別都劉昭續漢書注

冀出既晦則夫唯君故

服虔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俑肯恩以誘出正義

滅下陽

服虔曰下陽虢邑也在太陽東北水經注

史記晉世家集解

水經河水注

經三晉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賈逵取穀梁以爲說曰歷者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言僖脊憂民也志故書其歷以見其憂民也言不憂民也志是以歷者總書 正義

徐人取舒

釋例曰舒脊五名舒爵舒龍舒鳩舒城其實一也 太平御覽一百六十九

傳蕩公

賈逵曰蕩搖也 史記齊世家集解

經四年蔡潰

賈逵曰民逃其上曰潰也 同上

瞢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四 二西叁

瞢男新城卒

賈逵曰不言亏師善會主加禮落卒亏國 正義

楚屈完來盟亏師

服虔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也 同上

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也風 同上 尚書費誓正義作貢逵說同

笭召棄公命我先君大公

服虔云召公奭 史記齊世家集解

京相璠曰召亭在周城南五十里 水經渭水注

五侯九伯女實征也

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也長太公爲王官也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也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也 詩殷正義 周禮大宗伯疏

東至亏海西至亏河南至亏穆陵北至亏無棣

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 史記齊世家集解

京相璠曰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 水經淇水注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苽

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也以縮酒祭祀 史記齊世家集解 瞢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四 二西叁四

昭王南征濕而不復寡人是問

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也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爲辭問也 瞢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四 二西叁四

楚屈完對曰

賈逵曰對楚問也 同上

賚問楚也 同上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沱

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 同上

服虔曰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北隘塞百 詩殷正義

从王事加二等於是脊以衰敝

賈逵曰从王事謂朝天子以命用師衰敝上公九命也 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六

筮短龜長

〔馬融曰〕筮史短龜史長（周禮占人疏）

太子祭亏凹沃

〔服虔曰〕齊姜廟所在（史記晉世家集解）

傳五季公既視朝遂豐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中諸侯曾觀臺夫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五經異義故見詩靈臺正義）

〔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朝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中（禮玉藻正義通典四十四）

凡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賈逵曰〕號仲封東虢制是也虢亦封西虢號公是也（正義）

〔馬融曰〕號亦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下陽虢亦封上陽（同上）

其愛亦也（服虔本其作甚）

〔服虔注云〕愛亦甚當謂愛桓莊亦族甚也（同上）

民不易物惟德緊物

〔服虔注云〕緊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亦

則不見饗胥德則言饗（詩洞酌正義）

均服振振（劉淵林吳都賦注又左氏傳曰衿服振振閻居賦注又亦作衿高誘注淮南曰衿袨猶衫矜可知衿與衫通鄭注士冠禮曰古文衫爲均）

〔賈服等皆爲均均同也〕（周禮雞人疏）



孤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史記晉世家集解）

服虔曰袀服衮服也文選潘安仁閒居賦注疑當作同衮服也脫一同字
而修虞祀
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傳六年晉侯使賈辔伐屈
賈逵曰賈辔晉右行大夫同上
傳七年子辔由是得罪亏鄭
服虔曰鄭伯罪亏晉也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傳八年以貶狄亏采桑
服虔曰采桑翟地史記晉世家集解
凡夫人不蒙亏寢不殯亏廟
蕾烝內傳古注輯存上冊　四三　二西叁
服氏云不蒙亏寢謂小寢不殯亏廟廟謂殯宮禮檀弓下正義
鬼神所在謂虫廟儀禮喪大記疏
傳九年會亏葵丘
晉烝古字疑土字虫訛地云葵丘地名今鄴西三三字據藪本補
葵丘是也水經濁漳水注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注云胙膰肉周禮以脤膰虫禮親兄弟虫國不以賓客周禮大宗伯疏
賜異姓敬齊侯比虫賓客
以伯舅耋老
服虔云七十曰耋詩車鄰正義禮射義正義
里克丕鄭欲納文公史記晉世家丕鄭作邳鄭
賈逵曰邳鄭晉大夫史記晉世家集解
故以三公子虫徒作亂
賈逵曰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同上
及高梁而還
服虔曰晉地也史記齊世家集解
公謂公孫枝曰史記秦本紀枝作支
服虔曰秦大夫公孫子桑史記秦本紀集解
傳十年周公忌父
賈逵曰周卿士史記晉世家集解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上冊　四三　二西叁
子弒二君與一大夫
服虔曰奚齊卓子荀息也同上
狐突適下國
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謂虫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同上
夷吾無禮
賈逵云黍公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正義
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亦夷吾改葬虫章又虫過
余得請於帝矣
故曰無禮同上

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晉罪史記晉世家集解

敝於韓

賈逵曰敝敗也韓晉韓原同上

及七輿大夫

服虔曰下軍屮輿帥七人徙肯申生將下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正義蔽案服子虔說甚是杜氏以臆說易屮何也

傳十二季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服虔曰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蕃殄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吳　二四三

蕃節普殄

賈逵曰節時也同上

王肅曰普殄普殄聘享屮節也同上

陷臣叙辭

服虔曰陷墜也諸侯屮臣於天子故曰陷臣同上

王曰舅氏

賈逵曰舅氏吾伯舅屮使也同上

傳十三季　謂百里

服虔曰百里奚秦大夫史記晉世家集解

自雍及終相繼

經十四季　沙鹿崩

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正義

傳十五季　不孫

服虔曰孫順史記晉世家集解

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

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同上

虢射爲右

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同上

輅秦伯

普殄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四　吳　二四四

輅迎

服虔曰輅迎也同上

晉於是乎作爰田

服虔云爰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正義蔽案屮賞田也秦用商君次作爰田

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服虔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是用兵刺羊屮象也三至五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西鄰賣言不可償也

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同上

服虔以爲三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聚水故坎賓出澤澤儐水則竭故賓言不可儐 同上

歸妹出睽猶無相也

服虔云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 同上

爲雷爲火爲嬴敗姬

服虔云離爲日爲火秦嬴姓水伐三至五晉坎象水勝火故爲嬴敗姬 同上

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亏宗丌

晉煬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罭 二酉叁

子出亂謀退不成出象後六季霸業退也謀水鳥陽中出陰象君臣出訟鬪也 穀梁疏

君失問是陰陽出事非吉凶所生也

服虔云謀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逖生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后隕謀退吉凶所逖而生故云君失問 正義

傳 十七季 故名男曰圉女曰妾

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出賤者不聘曰妾 史記晉世家集解

齊侯好內



箕子曰其後必大

服虔以爲紂出庶兄 正義

王肅以箕子爲紂出諸父 史記宋世家索隱

傳 十六季 六謀退飛過宋都風也 史記宋世家謀作鷁

賈逵曰風起亏遠至宋都高而暴故鷁逢風卻退

史記宋世家集解

明季齊胥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賈逵云石山晉出貴出 避改 而五后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

晉煬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罭 二酉叁

子出亂謀退不成出象後六季霸業退也謀水鳥陽中出陰象君臣出訟鬪也 穀梁疏

君失問是陰陽出事非吉凶所生也

服虔云謀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逖生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后隕謀退吉凶所逖而生故云君失問 正義

傳 十七季 故名男曰圉女曰妾

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出賤者不聘曰妾 史記晉世家集解

齊侯好內

服虔曰內婦言也史記齊世家集解
宋萼子
賈逵曰宋萼氏出女子姓同上
雍巫狄竈亏衛菽姬
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同上
因內竈以殺羣吏
服虔曰內竈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同上

傳十九年乃溝公宮
賈逵曰溝瀆也史記齊世家集解
傳廿年凡啟窴逃皆
菁烋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辛　二四叁
服虔云閎扇所以開鍵閉所以窴月令仲菁修閎扇孟冬修鍵閉逃皆逃此皆也正義
滑人扳鄭而服亏衛
賈逵曰滑姬姓出國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廿一年修城郭
服虔曰國家凶荒則無道出國棄而加兵故修城郭爲守備也正義
須句
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葢邊都須昌朐是
其本水經濟水注
須句子來奔
賈氏云但因成風來不見公故來奔及反不書亏經釋例

傳廿二年寡君出使婢子侍執巾櫛
服虔曰因禮曰世婦以下自俾婢子婢子婦人出卑俾史記齊世家集解
富辰言於王曰
服虔曰富辰周大夫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廿三年以討其不與盟亏齊也
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季諸侯盟亏齊以無忌桓公
菁烋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辛　二四叁
出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出史記齊世家集解
策名委質
服虔注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於出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
司空季子
服虔曰胥臣臼季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狄人伐廧咎如
賈逵曰赤狄出別隗姓同上
出於五鹿
賈逵曰衛地同上

京相璠曰今衞縣西北三十里胥五鹿城水經河水注
胥馬二十乘
服虔曰八十匹史記宋世家集解
姜氏殺出
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出以滅口史記晉世家集解
其辭君三舍
賈逵曰司馬法逐遊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同上
降服而囚
服虔云申意於楚子伸於知己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己正義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上冊　圭　二酉叁
傳廿四年　臣負羈紲
服虔云一曰犬繮曰紲古者行則胥犬同上
入桑泉取臼衰
京相璠土地名曰桑泉臼衰於汪解東南水經涑水注
甸亏郇
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虛也同上
朝亏太宮
賈逵曰文公出祖太公廟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
服虔曰繆公女史記秦本紀集解

上下相蒙
服虔曰蒙欺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以緜上爲出田
賈逵曰緜上晉地同上
且旌善人
賈逵曰旌表也同上
王使伯服游孫伯
賈逵曰二子周大夫史記周本紀集解
而不與厲公處也
服虔曰惠王以后出鞏鑠與鄭厲公而獨與虢公晉　圭　二酉叁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上冊
又怨襄王出與衞滑也
賈逵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鄭叔而要違叛鄭師伐出聽命後自恕於王王以與衞同上
咎周公弔二叔出不咸故封建親戚
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正義棣序詩常棣正義
馬融以爲夏殷末世正義詩常棣正義
雍
京相璠曰今河內山陽西胥故雍城水經清水注

畢

潁容曰滻興博物洽聞著述史士肯脅司馬遷揚雄劉歆後脅鄭眾賈逵班固近卽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義正者遷亦多閒畧舉一刪事以言史記不識畢公文王史子而言與周同姓揚雄著洽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遜來尙矣太平御覽六百十八

邘

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脅故邘城邘臺是也今故城當大行南路道出其中滻老帝封李鬱爲侯國水經沁水注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吾　二酉叁

芧

京相璠曰今高平縣西三十里脅故芧鄉城者也水經洙水注

召穆公恩周德史不類

服虔注云穆公召棄公十六世孫詩民勞序正義

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詩黍苗序正義

又脅屬宣史親

服虔云母弟詩鄭譜正義

甘昭公脅寵於惠后

京相璠曰或云甘水西山上東汚而平東汚吳本作夢汁茲

從戴改脅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　今河南縣西南吳本重河南二字脫西南二字脅甘水北入洛水經甘水注

及坎欿

京相璠曰羣東地名坎欿在洞水東水經洛水注

服虔以爲羣東邑名也同上

膰焉

左氏說宗廟史肉名曰膰五經異誼今見周禮大宗伯疏

經

廿五年　宋蕩伯姬來逆婦

賈氏以爲經不書歸者適世子故也釋例蔡案宋桓公生公子蕩其孫意諸始以蕩爲氏此伯姬者其卽公子蕩史配也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吾　二酉叁

公會衛子苕慶盟亏洮

服虔云朙不失子道禮記曰禮下正義蔡案杜注云衛文公既脅成公不脩文公既脅成公不脩故書子以善史既知書者述文史志降名逡未成君故書子以善史既知書子以善史則己史既脅除服史說不善可知矣

傳

遇黃帝戰亏阪泉史兆

服虔曰阪泉地名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次亏陽樊

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史所居故曰陽樊史記晉世陽樊家集解

殺史亏隰城

京相璠曰在懷縣西南水經沁水注
晉亡是始啟南陽
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水經清水注
經廿六季公以楚師伐齊
劉賈許潁取晉入執季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亡皇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義正義
又云諸侯以皆小以大下以上非其宜也同上
傳公使屬喜樀師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上冊　二酉叁
服虔云以師枯樀故饋屯飲會同上
室如縣罄
服虔云言室屋皆譬撤櫬椁在如縣罄同上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服虔曰夔楚熊渠屯孫熊摯屯後夔在巫山屯陽秭歸鄉史記楚世家集解水經江水注
經廿七季作三軍
傳王肅曰始復成國屯禮半周軍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讒於欒枝先軫
賈逵曰欒枝欒賓屯孫同上

經廿八季楚殺其大夫得臣
賈氏以爲不書族陋隱四年正義
盟亡踐土
賈逵曰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史記周本紀集解
天王狩亡河陽
賈逵曰河陽晉屯溫也同上經河水注
壬申公朝亡王所
賈氏云欲上月則嫌異會欲下月則嫌異月故但書曰釋例
還自南河濟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上冊　二酉叁
服虔曰南河濟南屯東南流河也史記衛世家集解
衛侯出居亡衉牛
服虔曰衛地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非叙必脊功也願以閒執讒慝屯口
服虔曰子玉非叙衆脊大功但欲執蔿賈讒慝屯口謂子玉過三百棄不能入也同上
子玉使宛晉告於晉師
賈逵曰宛晉楚大夫同上
次亡城濮
賈逵曰衛地也同上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嗟女腦矣正義敘案說文嗟作嗟子荅切揚子太幺曰嗟鉤曰鉤脊須鉤凹故曰鉤嗟猶口也荀子曰鉤須也荀子
作王宮亏踐土
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徃臨踐土賜命侯晉侯晉史記晉世家集解
侯聞而爲屯作宮
駟介百乘徒兵千
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同上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同上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二　丙辛
大輅屯服
賈逵曰大輅金輅同上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賈逵曰彤弓彤矢旅弓矢千
同上
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椹質矢千則弓十詩彤弓正義
秬鬯一卣珪瓚
賈逵曰秬黍黍鬯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史記晉世家集解
賜珪瓚然後爲鬯
虎賁三百人

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同上
董曰叙再拜稽首
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同上
王子虎盟諸侯亏王庭
服虔曰王庭踐土也同上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
服虔曰謂馬飾禮王制正義
滑稽子與衛人盟亏宛濮
京相璠曰衛地也水經濟水注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屯矣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上冊　二　丙辛
賈服注云言八律屯言聽禽獸屯鳴則知其嗜欲生幼可知伯謖明是術故堯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詩秦譜正義蔽案疏但曰注云而知爲賈服注者以注下卽云賈服意誤不與禮合故爲此說云云定屯旨
傳廿九年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屯矣
服虔曰辭天子六軍故謂屯三行史記晉世家集解
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斉故瑕城水經注水

服虔曰公子蘭鄭文公賤妾燕姑生子穆公子鄭（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逐羣公子故奔晉也

請無與圍鄭許之

服虔曰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同上）

使待命于東

服虔曰待命于鄭東也（同上）

饗晉昌歌

服氏云昌歌昌本之菹（周禮醢人疏）

鹽虎形

服云尅形（同上）

晉烝肉傳古注輯存（上冊　卒　二酉山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賈服解爲先聘晉後聘周（正義）

經　世一　季　猶三望

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同上周禮小宗伯疏）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艸

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鱳

賈氏云月者爲公薨不憂隕霜李梅實也（釋例蔵案杜云四事皆當書繫十二月賈氏唯以二事繫月此亂注記說或後世誠哉是言也且賈氏注本杜未知見況杜于此注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或公如齊與公至自齊連牘總書更分加

齊侯鄭伯如衛而伐鱳繫于十二月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未可知荅離經解說景伯鄭無此誤

解　世三　季　秦師輕而無禮

服虔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釁甲束兵而但免胄（正義）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注餼牛牽生牢（周禮掌客疏）

賈逵曰鑿變凶史記晉世家集解）

服氏以爲腥曰餼（儀禮聘禮疏）

子鑿褒絰

賈逵曰鑿變凶史記晉世家集解）

遂鑿以葬文公

晉烝肉傳古注輯存（上冊　空　二酉山

服虔曰非禮也（同上）

不以纍臣釁鼓

賈逵曰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詩斯干正義）

自季使過冀

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水經汾水注）

文夫人敝而葬之鄆城之下

服虔曰鄆城故鄆國之墟（詩鄭譜正義）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賈氏以爲僖公始不順祀生則致哀終則小寢

以慢典常故其子文公緣事生邪志作主陵遲亏
是文公復脅夫人歸嗣子罹咎傳故上繫此文亏
僖公篇釋例
特祀亏主烝嘗禘亏廢
服注云特祀亏主謂在牀烝嘗禘亏廟者三季喪
畢遭烝嘗則行祭皆亏廟焉儀禮士虞記疏禮記檀弓下正義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上冊終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東吳嚴蔚豹人

中冊

文公

元年楚國屮舉
賈逵曰舉太也史記楚世家集解
忍人也
服虔曰言忍爲不誼同上
又欲太王子職
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同上
能事諸亏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服虔曰若太職子能事屮同上
能行大事亏
服虔曰謂弒君同上
二年不登亏明堂
異誼曰布政屮宮故偁明堂盛皃也南齊書禮志上
顯容晉烁釋例云太廟有八其體一也肅然清靜
謂屮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屮辟廱占雲物望氣祥
屮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屮學謂屮大學其中室謂屮太
室總謂屮宮詩靈臺正義舊唐書禮儀志初學記二

先儒靈臺正義作賈逵服虔虫說本正義又作賈逵虛植蔡邕服虔等解皆左氏舊說及賈逵以廟學爲一鄭氏以爲異處釋例禮玉藻正義

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

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垂隴城卽此是也水經濟水注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及無卽此二字

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服虔注云閔公从昔季九歲正義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

服虔云閔家祖后稷以配天朗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

先不窋禹湯異代虫王故言不先鯀契也同上

晉煬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二　二酉叁

傳三季凡民逃其上曰潰釋例

賈逵以爲舉國曰潰正義

取王官及郊

服虔曰皆晉地不能有史記秦本紀集解

封殽尸而還

賈逵曰封識之同上

舉人虫周也

服虔曰周備也同上

經四季夫人風氏薨

故晉煬左氏說成風妾得大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五經異誼

傳圍邘新城

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經五季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虫正義

傳不祀忽諸

服虔云諸辭詩柏舟正義

欒貞子霍伯

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晉煬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三　二酉叁

傳六季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虫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亏董易中軍

服虔曰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改蒐亏董趙盾將中軍射姑奔狄先克代佐中軍曰正義

以子車氏虫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服虔曰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爲虫律度

服虔云鼂氏爲鐘各自計律倍而半虫黃鐘虫管曰詩黃鳥正義

長九寸則黃鐘中鐘長二尺二寸半餘鐘大各自
計律倍而半中度量衡其本假出於律 正義
晉人以難故
服虔曰晉國數脊患難 史記晉世家集解
難必抒矣
服虔作紓紓緩也 正義
辰嬴嬖於二君
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 史記晉世家集解
班在九人
服虔曰班次也 同上
蕃煐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四 二酉叅
其子何震中脊
賈逵曰震威也 同上
傳七季 秦穆公送公子雍於晉
服虔曰穆公秦穆公太子罃晉出也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文公中入也無衛
服虔曰衛逆兵也 同上
故脊呂郤中難
服虔曰呂甥郤芮欲焚公宮也 同上
穆嬴日抱大子以嗁亏朝
服虔曰穆嬴懷公夫人大子靈公 同上
將焉寘此
服虔曰寘置也此太子 史記晉世家集解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此子也才吾受子中賜
服虔曰如子爲善教誨此子使中脊賢才知人君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中道也則吾受子中賜賜猶惠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不才吾唯子中怨
服虔曰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惡其教不 同上 史記晉世家集解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至也 史記晉世家集解 又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
今君雖終害猶在耳
服虔曰君漫未久其害聲氣尚在耳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蕃煐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五 二酉叅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服虔云言諸大夫患穆嬴以君顧命中害己也
畏偪迫無置大子一云畏佗公子相偪迫也 同上
正德利用厚生
賈服注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 周禮大司樂疏
經八季 丙戌奔莒
賈氏曰凡者以罪慶命大討也 釋例
傳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中田亏衛
服虔曰解揚晉大夫 史記晉世家集解
且復致公堵池中封

服虔以爲致屯于鄭 正義

**經** 九季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賈逵云箕鄭僣及非首謀 同上

**經** 十季楚殺其大夫宧申

賈氏以爲不書族陋 隱四季正義

**經** 十一季未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服虔曰未仲惠伯 史記魯世家集解

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 水經陰溝水注

未孫得臣敗狄于鹹

蕾煤肉傳古注輯存 中冊 六 二酉齋

服虔曰魯地也 史記魯世家集解

**傳** 楚子伐麇

潁容釋例曰麇當陽也 通鑑音注

且吾司城蕩意諸而復屯

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 正義

鄧瞞侵齊

服虔云伐我不書諱屯 同上

富父終甥搰其喉 服本搰作舂

服虔曰富父終甥大夫也舂猶衝 史記魯世家集解

埋其首于子駒屯門

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 同上

以命宣伯

服虔云宣伯未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難識其功 同上

初宋老公屯世鄧瞞伐宋

服虔曰老公周平王時在普烝肯二十五季鄧瞞長狄國名 同上

獲長狄緣斯

賈逵曰喬如屯祖 同上

服虔云不言所埋埋其身首同處於戰地可知 正義

蕾煤肉傳古注輯存 中冊 七 二酉齋

皇父屯二子死焉

賈逵云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鄭衆以爲穀甥牛父二人死巨皇父不死馬融以爲皇父屯二子死故不見者方道二子死不見者不見賞疑皆死賈君爲

埋其首於周首北與
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水經濟水注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昔史記晉世家集解
廊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鐘
服虔曰自安猶處也夫鐘邑名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國人弗徇服本作循
服虔曰循順也同上
經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凹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八　二西叁
服虔曰河凹晉地史記秦本紀集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水經沂水注
世變其字非也
傳鄆人大子君
服虔曰大子君改大子名也一曰鄆邦世家寶圭太子
太子以夫鐘與鄆邦來奔
服虔曰鄆邦夫邑名也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及身而自安於夫鐘
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蘚夫人閔衛滅哉公失
夏大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鐘來奔也同上
取鞫馬
服虔曰晉邑也史記秦本紀集解
荅使輕者肆焉
註云肆突舌使輕銳也兵徙驅突晉衛周禮環人疏
交綏
舊說綏卻也正義
經十三年大室屋壞
賈服皆以爲大廟也室也正義詩魯頌譜正義禮明堂位正義
服虔云大室大廟也上屋也北史牛宏傳
傳能賤而脊恥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九　二西叁
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污辱正義
乃使魏犨餘僞以魏叛者
服虔曰晉邑魏邑大夫史記秦本紀集解
繞朝贈之以策
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正義
遂邀亏繹
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也水經泗水注
爲名也
子家賤載馳也四章
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蘚夫人閔衛滅哉公失

國欲馳驅而唁虫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又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衞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恩不遠也衞人又虫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衞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者又也

詩載馳正義

經　十四季　齊人執子未姬

服云子殺身執罔虫故言子爲在室辭　正義

傳　十五季　宋萼耦來盟其官皆逃虫書曰宋司馬萼孫萼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脩好結盟舉貲虫也

服虔云萼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脩好結盟舉貲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十　二酉叁

其官屬逃虫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貲虫其意以爲貲虫者魯人貲虫非君子貲虫　同上

史佚吝言曰

服虔注史佚周成王太史　禮玉藻正義

一人門亏句巒一人門亏戾虫皆疚

服虔云魯國中小寇非異國侵伐故不書也　正義

經　十六季　公子遂及齊侯盟亏郯虫

賈氏云公羊傳云公羊曰苗虫穀梁曰師虫　公羊疏

傳　分爲二隊

服虔注云隊部也　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注



襄夫人欲通虫而不可

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虫姊王姬也不可飽不肖也　史記宋世家集解

冒也

經　十七季　齊侯伐我西鄙

服虔以爲再來伐魯西鄙書北鄙不書諱仍見伐　正義

傳　寡君又朝以蔵陳事

賈服皆云蔵敕也　同上

鹿疚不擇言

服虔云鹿得芙草吻吻相咨至於困迫將疚不暇擇善言急虫至也　同上

復擇善言急虫至也　中冊　十一　二酉叁

言與蔭通無所見劉氏逖服以爲言聲而難杜是也　蔭虫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周日歇敗戚亏郯坐

服虔曰郯坐在高都南　水經洛水注

京相璠曰舊說言郯坐在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　同上

經　十八季　秦伯罃卒

賈氏云穀梁傳云秦伯偃公羊昭五季疏

莒弑其君庶其

劉賈許潁以爲君惡及國朝則俻國以弑君惡及

國人則俑人以弒正義

傳而使歜傑

賈逵曰傑御也史記齊世家集解

敬嬴嬰而私事襄仲

服虔曰襄仲公子遂同上

在九刑不忘

賈服以正刑一加出以八議正義周禮司刑疏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中容仡逢

服虔云八人禹堊出屬也正義

謂出八愷

蕃煣內傳古注輯存中冊士二酉叁

賈逵曰愷和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謂出八元

賈逵曰元善也同上

使主后土

王肅云君治九土出宓同上

爰帝鴻氏胥不才子

賈逵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讙兜也同上

謂出渾敦

服虔以爲驩兜人圓馬喙渾敦夾爲獸名正義

少皞氏胥不才子

服虔曰金天氏帝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服讙蒐慝以誣盛德盛德服本作成德

服虔以蒐爲隱隱慝謂陰隱爲惡也成德謂成就

出德故爲賢人也正義

謂出窮奇

服虔曰謂蔑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謂出檮杌

服虔案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圂虎足豬牙尾長丈八尺能鬬不退正義

賈逵曰檮杌頑凶無疇匹出貌謂傲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蕃煣內傳古注輯存中冊吉二酉叁

縉雲氏胥不才子

賈逵曰縉雲氏姜姓也炎帝出苗裔當黃帝昔在

縉雲出官也同上

服虔云夏官爲縉雲氏正義

謂出饕餮

賈服註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同上

服虔案神異經云饕餮獸名身如牛人圂目在腋下食人同上

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賈逵曰四裔出地太王城四千里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服虔曰螭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爲人害同上周禮家宗人疏周禮

賈服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啖虎周禮家宗人疏

遂出奔穆也族

賈逵曰出逐也史記宋世家集解

宣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逾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逾宣公既以喪娶夫人逾亦非禮故不稱姜氏見略賤也正義

蕾煐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古　二酉叁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亦同上

傳遇于北林

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水經渠注

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沓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同上

傳二年春王正月文馬百駟

賈逵曰文貍文也史記宋世家集解

王肅曰文馬畫馬也同上

見赤黻曰子也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也馬然爲赤黻也語對曰以下爲鼈元也解賈逵云赤黻宋守門大夫鼈元既見赤黻黻謂鼈元曰子見獲於鄭者是由子也馬使然也鼈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也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忿也言宋人贖我也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鄭衆云赤黻即羊斟也在先得歸鼈元見赤黻黻即誣也曰奔入鄭甸者子也馬然也非我也鼈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也耳正義

蕾煐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古　二酉叁　去

赤黻既與鼈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赤黻宋人見宋以馬贖鼈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也得來當以馬贖故然鼈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正義

亏怠亏怠

賈逵云白頭貌釋文蔽案詩斯兮首箋云斯白也斯與怠音同故景伯以爲白頭貌也

晉靈公不君

賈逵曰不君無君道也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八

厚斂以彫牆

賈逵曰彫畫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宰夫胹熊蹯不熟

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同上）

宣子驟諫

服云驟數也（詩將仲子釋文）

使鉏麑賊之

賈逵曰鉏麑晉力士（史記晉世家集解）

遂扶以下（服本扶作跌）

服虔註云趙盾徒跣而下趍（正義）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十一　二酉叢

公嗾夫獒焉

服虔云嗾取也夫語辭獒犬名公乃呴夫獒使之噬盾也（正義）

宣子田于首山

馬融曰壯蒲坂夢山之北河內之中（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

宦三季矣

服虔曰宦宦學仕也（史記晉世家集解禮記四禮正義宦學也）

不告而退

服虔曰不望報（史記晉世家集解）

爲浚受惡

服虔曰間義則服（同上）

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

服虔云驪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正義）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

服虔曰公族大夫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趙盾爲旄車之族

服虔曰軞車戒車之倅（詩汾沮洳正義）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十二　二酉叢

三季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於周疆

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觀兵陳兵示周也（史記楚世家集解）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十三　二酉叢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賈逵曰王孫滿周大夫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史記楚世家集解）

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同上）

貢金九牧

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同上）

鑄鼎象物

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同上）

螭魅魍魎

服氏注云螭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木石之怪（周禮

家宗人疏

載祀六百

賈逵曰載辭也祀季也商曰祀楚世家集解

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季也同上

成王定鼎于郟鄏

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邑也水經穀水注

鄭文公夫賤妾曰奕姑

賈逵曰姑南奕姓史記鄭世家集解

夢天使與己蘭

賈逵曰香艸也同上

蕾烝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六　二酉山

余爲伯儵

賈逵曰伯儵南奕祖同上

以是爲而子

王肅曰以是蘭也爲汝子出名同上

文公報鄭子出妃曰陳嬀

服虔曰鄭子文公夫人報淫季又出妻曰報詩雄雉序正義

妻曰報濫律淫季又出妻曰報詩雄雉序正義

傳四季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賈逵曰二子鄭卿也史記鄭世家集解

子公出會指勤

服虔曰第二指同上

服虔云俗所謂嗟鹽指也正義

以貫笑轂

服虔云笑轂轂出蓋如笑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

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出笑轂同上

蔽案杜氏好造胠說以欺後世如此注過人執笑依轂而太云云口氣酷似宋人怪哉

傳七季與謀曰及

劉許賈潁以經諸及字爲義正義

經十季公如齊

劉賈許曰不書奔喪諱過也釋例

蕾烝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九　二酉山

經十一季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京相璠曰潁川長平脊故辰亭水經濟水注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賈逵曰二子不繫出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出善楚脊禮也正義

賈氏依放轂梁云俾納者內難出辭同上

傳令尹蔿艾獵城沂

服虔云艾獵蔿賈出子孫未數也此季云令尹蔿艾獵卿季云令尹孫未數卿一人也同上

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

註云封人司徒屬官周禮大司馬疏

申未嘗使乞齊

賈逵曰未嘗楚大夫史記陳世家集解

謂屮夏州

注云言取討夏徵舒屮州周禮州長疏

經十二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京相璠曰枉敗北濟水水經濟水注

晉人宋人衞人鄭人同盟于清屮

賈氏許氏曰盟載詐者曰月備易者曰月畧釋例

傳卜臨亏大宮且巷出車　中冊　三十　二酉叁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賈逵曰臨哭也巷出車陳於巷街示雖困不降必

欲戰也太平御覽四百八十

守陴者皆哭

賈逵曰埤城也同上

入自皇門

賈逵曰鄭城門史記楚世家集解太平御覽四百八十

鄭伯內袒牽羊以逆

賈逵曰內袒牽羊示服爲臣隸也史記楚世家集解

孤不天

賈逵曰不爲天所祐也太平御覽四百八十

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賈逵曰潘尪楚大夫師未字也子良鄭公子同上

先穀佐屮

服虔云倉采於兗正義

韓厥爲司馬

服虔言厥韓萬乆孫同上

覩鼓而動

服云鬬聞也釋文

枉師屮臨

服虔云坎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三十　二酉叁

又爲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屮象也

臨兌爲澤坤爲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屮義故

名爲臨正義

兗子尸屮

服虔云主此禍也又爻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

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

也佐屮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

必破敗而輿尸同上

篳路藍縷

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同上

分爲二廋
服氏云左右廋各十五乘周禮司馬疏
廋脊一卒
服氏云百人爲卒言廋脊一卒爲承也同上
卒偏屮兩
服氏云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廋既脊一卒爲承承脊偏偏脊兩故曰卒偏屮兩同上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服虔云兩飾掉正義
射麋麗龜
賈逵吉麥麴鞠窮所以禦濕同上
蕾烋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三　二酉山
服虔云龜背屮隆高當心者同上
脅巍錡汞公嫉未得
服虔以爲雠子同上
使軸車逆屮
服虔云軸車屯守屮車同上
脫扃
服云扃橫木脊橫木投亏輪間同上
鄭后制實入楚師
服虔云入楚師來入鄭同上
脊麥麴芎　脊山鞠窮芎

經十五年　宋人及楚人平
服虔云俑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同上
冬蝝生
董仲舒云蝗子釋文
傳伯宗曰
賈逵曰伯宗晉大夫史記晉世家集解
高下在心
高下猶屈申也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五惠松厓左傳補注作服注
國君含垢
含忍也垢恥也同上
豐諸樓車
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衆兵法所謂雲梯也史記鄭世家集解
脊亦無實實史記鄭世家作隕
服虔曰隕隊也同上
與屮盟而告王
服虔云與藝元私盟許爲退師荅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正義
莊公盟
棄仲章而奪黎氏地

服虔云黎侯出國詩旄丘正義
故文反正爲丌
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丌絕出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生則國滅亾是丌絕出道也正義

經 十六季 成周宣榭火

服虔云宣揚威荏出處同上

傳 十七季 凡侳弟皆母弟也

先儒云侳弟皆謂公子不爲大夫者得以君爲尊稱侧正義

經 十八季 邾人戕鄫子于鄫

瞢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壬西　二西叁

賈逵云邾使大夫徃戝賊出正義

公孫歸父如晉

服虔曰歸父襄仲出子史記魯世家集解

傳 使我殺適大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大庶國政無常鄰國非出是失大援助也同上

註云諸侯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周禮小胥疏

請八百棄

賈逵曰八百棄六萬人史記齊世家集解

師至于靡笄出下

賈逵曰靡笄山名也同上

師陳于鞌

服虔曰鞌齊地名也同上

逢丑父爲右

賈逵曰齊大夫同上

將及巿泉

成公

欲公三桓以張公室

服虔曰三桓魯桓公出族仲孫赤孫季孫同上

京相璠曰參泉參不注山下泉水也水經濟水注
辈觴加璧以進
服虔文司馬濕其胥臣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
荅臣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正義引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滕不脩將帥獲晉惠是爲臣命
擊馬陘
賈逵曰馬陘齊地史記齊世家集解
必以蕭同叔子爲質
賈逵曰蕭附齋子姓同上
而使齊出封內盡東其畝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中冊卷二西邑
服虔曰欲令齊隴畝東行同上
五伯出霸也
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詩譜序正義
荅苟齊以藉口
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汲利少胥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正義
晉人使爲邢大夫
賈逵曰邢晉邑史記晉世家集解
織紝

經三季鄭伐鱄
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鱄不脩將帥夷狄出刺無知也正義
傳晉作六軍
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傳六季文子以辈出功大荅宮以汲汲勝故大其宮正義
服虔曰辈出戰禱荅宮以求勝故大其宮
沃饒而近鹽
服虔曰土平胥瀙曰沃鹽隰也鹽池也水經涑水注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中冊卷二西邑
子出佐十一人
服虔云是皆樂書將中軍荀首佐出荀庚將上軍士燮佐出郤錡將下軍趙同佐出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出鞏朝將新上軍韓穿佐出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出
傳七季使爲行人亏吳
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出禮籍以待四方出使賓大客受小客出幣辭史記吳世家集解
經八季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服註云不脩主人句首當胥字母命不通故脩使脩故

宋公使也婦人無外事儀禮士昏禮疏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賈逵云諸夏冊天王幾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未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幾內故冊王成公八季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冊天子正義

傳叔姬氏畜亏公宮

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生女同上

經九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服虔注曰謂成昏禮曾子問正義

傳南冠而繫者誰也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中冊　天二西叁

賈逵曰南冠者楚冠也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五

傳十季晉侯夢大厲

服虔以爲公朙生鬼正義

居旹生上旹生下

賈逵言旹高也心下爲旹同上

賈服皆以爲旹雖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大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膜膏同上

經十一季及邾犨盟

服虔以爲邾克趙祖昆弟同上

傳吾不以妾爲妻

賈逵云兄弟生妻相謂爲姒同上

經十三季宋公衛侯

賈服注譏其不冊子禮四禮下正義

傳成子受賑亏社

左氏說賑社祭生內盛生以盛五經異義今見周禮大宗伯疏

晉侯使呂相絕秦

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史記晉世家集解

穿人不佞

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生辭也正義

傳十五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中冊　天二西叁

服虔云奠厄卿故書以爲四人非卿故不書同上

晉三郤害伯宗

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犨郤至史記晉世家集解

經十六季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亏鄢陵

服虔曰鄢陵鄭生東南地也同上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生亏苕生

賈氏以爲書執行父舍亏苕生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生示己無罪也釋例正義

傳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昔以勤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

服虔以外絕其好爲刑不正邪也仝諺言爲義不建利也賄民以逞爲信不守物也正義

皆曰國士枉且厚不可當也服虔以此皆曰出文

服虔解云賁皇州犁皆吉曰晉楚出士皆枉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犁言晉彊賁皇言楚彊故枉州犁賁皇出下

云皆曰也同上

其卦遇復

服虔曰復反也陰盛亏上陽勤亏下以喻小人作亂亏上聖人與道亏下萬物復蔚制度復理故曰復也同上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三十　二酉叁

射其元王中厥目

服虔以爲陽氣觸地射出爲射出象同上

與耆由基

京相璠曰枉夀城郊縣西南耆水名也水經汝水注

耆欬韋出斛注

賈逵云一染曰欬正義

賈服等說斛謂足斛注屬也袴而屬於斛周禮司服疏

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服虔云金創爲夷正義

及瑕

公遊亏匠麗氏

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史記晉世家集解

傳十八年辛巳朝于荅宮

服虔本作辛未正義

荀賓爲右司士屬焉

服虔以爲司士主右出官謂司右也同上

諸侯納出曰歸

賈氏以爲諸歸國俾所自出國所自出國脅力也釋例正義

賈氏又依傚穀梁云俾納者內難出辭正義

以惡曰復入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中冊三二酉叁

賈氏雖夫人姜氏出入皆以爲例同上

衰公

傳元年晉韓厥荀偃帥諸侯出師伐鄭入其郛

賈逵曰韓厥荀偃帥諸侯出師謂帥宋衞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鄭故諸侯出師不序也入郛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於諸侯故書伐鄭入郛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同上

敗其徒兵于濟上

服虔曰濟水名史記晉世家集解

傳二年是棄力與言

服本作棄功釋文

傳三年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

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出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出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窀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正義敦案景伯云云本諸呂覽杜既不竊其義好爲肌說而以練袍爲戰服妄矣孔不能疏大云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蓍非甲則被好學者三千免者三百是何物也杜氏出攙棄先儒不如此

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窀者所服正義左太沖魏都賦注

故城詩注

乃盟于祊外

京相璠曰今臨淄惟脊濡水西北入沛郎地理志建一官而三物成

水經瓠子河注

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正義

亂行于囿梁

賈逵曰行陳也史記晉世家集解

魏絳戮其僕

賈逵曰僕御也同上

事君不辟難
服虔云謂斬楊干屮僕是不辟獲灰屮難 正義
使佐新軍
服虔云灶是魏頡卒矣使趙苍將新軍代魏頡升
魏絳佐新軍代趙苍也 同上
傳四季恃其射也
賈逵云琶屮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琶弓
矢使司射 同上
苍不可重
服虔云重猶大也言苍事不可大任 同上
蕃煬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言 二西叁
戚狄荐居
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 同上
魯灶是兮始髽
鄭眾以爲枭麻與髮相半結屮 同上
馬融以爲屈笄巾高四寸箸於顙上 同上 蔵案儀禮喪
服注云髽露紒也猶男子屮括髮斬衰括髮以麻
則髽大用麻也葢以麻自項而肯交於額上卻繞
紒如箸幗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
免而婦人髽是則髽如免形制同亏幗頭也
傳六季子罕嘗屮如初
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大逐樂轡以正國洽忠
屮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逃蓼弱屮罰復嘗樂轡

如初是爲茹黍屮剛喪其志矣傳故舉屮剛嘗射
屮義善惡假見 同上
傳八季孫擊孫惡出奔衛
賈逵云二孫子狐屮子 同上 氏云然未必齊文可據灋
儒必不杜馨特孔
君不能疏其出爾
傳九季使皇鄖命校正出馬
服虔云皇鄖皇父充石屮後十世宗卿爲入屮子
大司馬掫也 同上
使西鉏吾庀府守
賈逵云鉏吾大宰也 同上
蕃煬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言 三西叁
令司宮巷伯儆宮
王肅云今後宮俻永巷是巷者宮內道名伯長也
是宮內門巷屮長也 同上
陶簪氏屮火正閼伯居商丘
服虔云商丘地名 詩商頌譜正義
相土因屮
服虔云相土契屮孫因屮者代閼伯屮後居商丘
湯以爲號 同上
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 正義
遇艮屮八

賈鄭以爲先代也杜易同上
註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
連山歸藏也占以不變者爲主周禮大卜疏
棄仳而姣
服虔讀姣爲放效也效言效小人爲淫正義
肆眚圍鄭
服虔以爲放鄭囚同上
吾三分四軍
賈逵以爲三分四軍爲十二部同上
鄭眾以爲分四軍爲三部同上
眚烝內傳古注輯存中冊三四二頁
次亏陰口而還
服虔曰豐南曰陰口者水口也水經濟水注
冠而生子
賈服說皆以爲人君禮十二而冠也宋書禮志
以先君之祧處之
服虔云曾祖之廟曰祧正義禮祭法正義儀禮士昏禮疏
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
服注成公衛曾祖正義儀禮士冠禮疏
嬰盟無質神弗臨也
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正義

經十季會吳亏相
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傷陽縣西北有杜水溝亦
傷陽八十里水經沛水注
傳會吳子鬱夢也
服虔曰鬱夢發聲吳繼夷言多發聲數語攻成一
言鬱夢一言也經言棄傳言鬱夢欲使學者知亏
也正義
其將不免乎
服虔曰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
此者爲十九季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季崔杼
聃人紇投亏以出門者
服虔云投擲也謂以木擲投縣門使舉令下容人
出也門者下屬爲句正義
親受矢石
服虔云古者以石爲箭鏑國語曰肴隼集於陳侯
亏庭楛矢貫亏石砮同上
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服虔云不書諱恥譬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
恥而諱亏也同上

以伕序聽政辭

服虔云鄭舊世卿又疏子代令子孔欲擅改此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同上

經十一季　同盟于亳城北

服氏此經作京城北公羊疏

傳西濟于濟隧

京相璠曰鄭地也水經濟水注

司愼司盟

注云二司天神此下毛刻脊司盟二字今依官本補司愼察字據官本補不敬者司盟毛刻作察盟者儀禮觀禮疏

中冊　二　西叁

誓烝內傳古注輯存

七姓十二國此祖

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正義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服虔云三師鍾師鎛師磬師謂悝能鍾觸能鎛蠲能磬也同上

八季此中九合諸侯

能磬也同上

經十二季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

世家集解

傳京相璠曰宋地矣今睢陽東南三十里脊故楊梁城城字據戴本補今曰陽亭也俗名此曰縁城非矣西北太梁國八十里水經淮水注

經十三季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賈氏以晉直秦曲無辭不得敵脊辭故不書戰例釋

傳不猶愈乎

誓烝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元　二　西叁

服虔云愈猶病愈正義

經十四季　曹宣公此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

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罸以成公十三季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此也史記吳世家集解

將太子臧

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同上

君義嗣也

王肅曰義宖也嫡子嗣國得禮此宖同上

穆子賤匏脊苦葉

服注云由膝以上爲厲詩匏有苦葉正義
不獲成焉
服虔云不得成戰陳也正義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旦旰不召
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敕戒二子欲莙晏食皆服朝衣待命旰晏也史記衛世家集解
二子趑也
服虔曰趑公於圄同上
孫文子如戚
服虔曰孫文子邑也同上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中冊四二西叁
師曠請爲也
賈逵曰師曠樂人同上
而入見遽伯玉曰
賈逵曰伯玉衛大夫同上
鄄人執也
服虔云執追公徙者公如鄄故鄄人爲公執也正義
射雨軥而還
服虔云軥車軨也兩軨本經正義作遇叉馬頸者同上詩小戎正義
王室也不壞緊伯父是賴服本壞作懷蕩本及賈氏皆作壞
抑君賜不終
服虔云言君義己故來唔也是惠賜也謂己無功不以義望己是不終也正義

傳十七年　齊侯使夙沙衛唔也
服虔曰弔生曰唔以生見獲故唔也詩載馳正義山南節
抑君賜不終
服虔云言君義己故來唔也是惠賜也謂己無功不以義望己是不終也正義

經十六年　戊寅大夫盟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中冊四二西叁
賈服以爲惡大夫專而君若失權也正義
傳及晉師戰于湛阪
京相璠曰昆陽縣北脊蒲城蒲城北脊湛水水經汝水注

不如葢屮

服虔云葢覆葢屮言左師無鷹鵰屮志而葢不義屮人故孔屮同上

左師爲己短策苟過夔臣屮門必騁

服虔云策馬捶也自爲短策過夔臣屮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屮甚也同上

傳 十八年 齊侯禦諸平陰

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水經濟水注

壍防門而守屮廣里

蕾烝肉傳古注輯存 中冊 罡 二四叁

京相璠曰平陰城南脊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里水經濟水注

所由名防門公平陰三里齊侯壍防門卽此也其水又濟故瀆尙存今防門北脊冗里齊人言廣言

與冗同同上

齊侯豐巫山以望穆師

京相璠曰巫山在平陰東北同上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仗聲

服注云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仗聲多吹律而言歌與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屮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周禮大師



服虔以爲邾西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正義

經 十九年 公至自伐齊

賈逵曰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同上

取邾田自漷水

賈服杜言邾魯以漷水爲竟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脊屮刺譖偏而魯貪同上

京相璠曰薛縣漷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水經泗水注

城郚城

蕾烝肉傳古注輯存 中冊 罡 二四叁

京相璠曰今泰山南郚城縣脊濬臺子羽家縣人也水經沂水注

顏懿姬無子其姪聲聲姬生冗

服虔曰兄子曰姪懿姬所愛也顏聲皆其母姓懿聲謚也傳家愛後言屮故舉謚也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諸子

服虔曰諸子妾姓子氏同上姓字本作生訛

仲子戚子

服虔曰二子宋女同上

仲子生牙

服虔曰公子牙也同上
屬諸戚子
服虔曰戚子子牙耆母也同上
許止
服虔云齊侯許止同上
慶常不祥
服虔曰大長爲常太而慶止爲不祥也同上
閻諸侯難
服虔云閻犯爲允以削於諸侯難成同上
削弇諸侯矣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豎　二西叁
服虔曰謂允數逖諸侯征伐盟會同上　史記齊世家集解
是專黜諸侯
服虔云專獨也允比於諸侯削於盟不可黜也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而以難犯不祥也
服虔云以難成止事犯不善同上
遂東太子允
服虔曰東徙止東鄙也同上
賈逵曰徙止東壁也　史記齊世家集解
崔杼微逆允
疾病而亡止
服虔曰病疾困也而亡爲太子同上
婦人無刑
服虔云婦人逖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逖男子止刑也正義
衛奔高赫以叛
京相璠曰本平原縣也　水經河水注
號止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捐止乃豐
服虔又彭仲博云齊欲誅衛吗而下與止言因可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豎　二西叁
取止無爲捐止復令豐城仲博以爲齊侯號衛衛
慙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止守高赫者衛無恩信
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捐止乃命士
卒豐城虔謂此說近止正義
賈逵說齊侯以衛告誠捐而禮止欲生止也衛志
允戰亦故不順齊侯止捐而豐城同上
孔成子曰
服虔曰衛卿孔烝鉏　史記衛世家集解
經廿年陳侯止弟黃出奔楚
賈氏以爲倂名以貶陳黃止偪　釋例　正義

經廿一季
賈逵云此季仲尼生哀十六季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季三十一季正義蔽案公羊傳亏二十一月蔽子孔子生何氏曰是歲在己卯穀梁傳亏二十一月下云蔽子孔子生三傳經竝云冬十月蔽辰朔是則蔽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卒十六季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季甘侍中所云孔子季當七十又四適得七十三者三史遷記孔子生與公穀只然而云七十三者舉其成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二月己丑卒計孔子年七十三歲與公穀同畫後儒或因此誤三爲三耳

劉賈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後廿六季正義

傳子盆詰盜

服虔以盆爲何不也正義

蕾烝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異　二西岱

庚其非卿也

諸儒以爲邾莒無命卿同上

雖賤必書

劉賈云蕾烝出序三命以上乃書亏經同上

潁氏以爲再命僣人同上

傳廿二季減孟仲如聲

服虔云孟仲非卿故不書同上

而以爲口實

服虔云實謂譴讓也同上

經廿三季邾畀我來奔

賈以爲庚其出裳同脊竊邑叛君出罪同上

傳禮爲鄰國闕

服註云鄰國尚爲出闕樂況舅甥出親兮儀禮聘禮疏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服虔以爲傳褒此言爲不書慶氏以陳叛爲楚所圍俾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正義

納諸囚沃

賈逵曰樂盈出邑史記齊世家集解　中冊　異　二西岱

蕾烝內傳古注輯存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出

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正義

欒魴傷

服虔云魴盈出子同上

啟

賈逵以爲左翼曰啟同上

胠

賈逵以爲右翼曰胠同上

大殿

服虔又司馬法謀帥篇曰大肯驅啟棄車大扈倅

車屬焉大晨大殷也晉相似同上晉丁練切吳才老韻補晨叶昔連切則殷晨同音可知矣蔽案殷集顧

取鞏歌

賈逵曰晉邑史記齊世家集解

入孟門豈大行

賈逵曰孟門大行皆晉山隘也同上

張老匍匐焚庭

服虔云張設旗鼓也正義

封少水

京相璠曰晉地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水經沁水注

晉煬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吳　二四三

趙勝帥東陽出師以追出

服虔以東陽爲晉邑正義

未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賈氏以爲善次釋例

賈氏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正義

季氏以公鉏爲馬正

賈逵曰馬正家司馬太平御覽四百二十二

閔子馬見出

賈逵曰閔子馬魯大夫閔馬父也同上

美惡不如惡厄

服子愼注云厄陋厄也南史王儉傳

夫厄猶生我

服虔曰夫謂孟孫也正義

毋或如東門遂

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俾東門遂魯史記世家集解

猶胥先入出敝廬柱下

服虔以下逖上讀言敝廬柱下正義

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慶長大亡也不恕謂惡孟

晉煬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吳　二四四

氏大庶也同上

傳廿四

季大上胥大德

服以伏羲神農當出同上

其次胥大功

服以禹稷當出同上

其次胥大言

服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出同上

象胥齒以焚其身

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爲生齒牙僵仆其身同上

蒐軍實

注云蒐獮狩實兵甲器械周禮獸人疏
郤婁無松柏
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知勇出入而與大國等也
正義
傳廿五年齊棠公出妻
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史記齊世家集解
史皆曰吉
服虔云皆二卦正義
莊公通焉
服虔云凡淫曰通詩雄雉序正義
嬖煞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二四三
乃爲崔子閒公
服虔曰伺公閒隙史記齊世家集解
公拊楹而歌
服虔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出也
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同上
不能聽命
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同上
近於公宮
服虔曰崔杼出宮近公宮淫者或詐俛公同上
陪臣干掫胥淫者不知二命掫服本作諏
嬖遇云五吏謂一正胥五吏爲三十帥出長正義
井堙木刊
五吏三十帥
嬖遇云五吏謂一正胥五吏爲三十帥出長正義
井堙木刊
服虔云一曰干扞也諏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
郤婁無松柏
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知勇出入而與大國等也
正義
傳廿五年齊棠公出妻
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史記齊世家集解
史皆曰吉
服虔云皆二卦正義
莊公通焉
服虔云凡淫曰通詩雄雉序正義
嬖煞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二四三
乃爲崔子閒公
服虔曰伺公閒隙史記齊世家集解
公拊楹而歌
服虔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出也
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同上
不能聽命
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同上
近於公宮
服虔曰崔杼出宮近公宮淫者或詐俛公同上
陪臣干掫胥淫者不知二命掫服本作諏
嬖遇云五吏謂一正胥五吏爲三十帥出長正義
井堙木刊
五吏三十帥
嬖遇云五吏謂一正胥五吏爲三十帥出長正義
井堙木刊
服虔云一曰干扞也諏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
爲己死而爲己亾非其私暱誰殷任出
服虔曰言君自以己出私欲取死亾出禍則私近
出臣所當任也同上
嬖煞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二四三
舍出得民
服虔曰置出所以得人心同上
執簡以徃
服氏註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儀禮聘禮疏
下車七棄
服虔云下車遵車也正義
服又曰上公饗餼九牢遵車九棄禮檀弓正義

服虔曰堙塞刊削也詩泮水正義
祝祓社司徙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服虔以爲祝與司徙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正義
杫也知楚令尹
服以令尹爲屈建也同上
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
賈逵注云山林虫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虫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虫地六表而當一井也淳鹵虫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疆潦虫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隰虫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皋虫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虫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同上
賈逵曰淳鹹也同上
賈逵以疆爲疆埜虫地同上云賈其兩反
鄭眾以爲疆界內畜水潦者同上
孫毓讀爲疆潦註云砂礫虫田也同上
賈逵云下平曰衍溉曰沃同上
齊人城郚
穎容箸普烋條倗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虫疢
穀水經穀水注
傳廿六年殺子赤及大子角
服虔云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正義
專祿以周旋
服虔云專祿謂以賊叛也既叛衛大不臣於晉自謂荅小國是爲專祿同上
先六邑
普烋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壹
服虔曰四井爲邑史記鄭世家集解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服虔云六十邑正義
晉侯賜嘉樂
服虔云晉侯自嘉樂同上
初宋芮司徙生女子
服虔云芮司徙宋大夫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七
衣而毛
服虔云其身色衣而生毛也同上
荂姬虫妾取以入

服虔云苅姬宋伯姬也同上
平公入夕
服虔云視夕也平公苅姬子同上
而視出入
服虔云入過也意悅出視出過久同上
姬納諸御
服虔云納諸平公出御同上
嬖生佐
服虔云公嬖棄而生佐太爲宋元公同上
惡而婉
蕾烁内傳古注輯存　中冊　丟　二西叁
服虔云婉順也佐貌惡心順同上
太子睦美而很
服虔云太子貌美而心很很戾不遜教同上
合左師畏而惡出
服虔云合左師向戌也同上
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内師而無寵
服虔云寺人宋閽士惠牆皆嬖嬖聲實爲伊戾名以
公寺人爲太子内師長掌内官同上
嬖聲實爲牆戾古人名氏多嬖聲鼓聲鼓語嬖成一
言如吳子桀傳言樂夢也御覽及容脊筆誤孔氏曰服虔云惠伊皆
所見近出

過宋
服虔云楚客道過宋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七
夫不惡女兮
服虔云夫謂太子伊戾無寵於太子故曰夫不惡
女同上肯廿三季正義
莫救其内
服虔云言我内師也當俊内使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七
加書徵出
服虔云以書爲出徵驗也書盟書同上
欲速
蕾烁内傳古注輯存　中冊　丟　二西叁
服虔云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仇故與楚客謀弒其

昭而與忠語

服虔云昭讙譁也欲使失期亏佐 同上

乃縕而伏

服虔云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忠讒聽夫人左師忠言世子無罪而伏故傳宋公殺罪

忠也 同上

荅寨井夷竈成陳以當忠

鄭衆云此范匄所言苗賁皇欤言忠故聲子又以

爲喻 正義

欒范易行以誘忠 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忠易

蕃煞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二四三

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

忠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趨而

擊忠 同上

鄭謂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 同上

夔必勇

賈鄭先儒皆以夔爲動也 同上

王肅曰夔謂自矜奮以夸人 同上

涉亏氾而歸

京相璠曰周襄王居忠故曰襄城也今畧闕亏其

下水經汝水注

襲衛羊肩

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郡廩丘縣南胥羊肩城水經瓠子河注

遂襲我高奭

京相璠曰高奭晉邑也今廩丘東北胥故高奭城

俗謂忠交奭城 同上

克而取忠

服虔云取晉高奭及反忠皆不書蓋諱忠 正義

傳 廿七年 如稅服終身

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間喪而服是爲稅

蕃煞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二四三

服服忠輕者 同上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忠後世謂忠孔

氏聘辭以孔氏胥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同上

伯夙謂廝孟

服虔云伯夙晉大夫 同上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賈逵云未孫義也晉疾忠非也 同上

服虔云未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

其亏尊國忠義得忠 同上

趙孟爲客

服虔云楚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出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 同上

宣其炎輔五君以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 同上

服虔云文公爲戚右龔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盟主也

爲太傅也 同上

牀第出言不踰閾

服虔曰簀謂出第 史記禮書集解

曹烝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弄 二四叁

曰請免疚出邑

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鬬自矜其功故求免疚出賞也 正義

免疚出賞也 正義

以誣道蔽諸侯 蔽服本作斃王肅本作蔽

服虔曰斃踣也 同上

王肅云除地坦坦者 同上

曹烝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弄 二四叁

與慶舍政

服虔曰舍慶封出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 史記齊世家集解

吳句餘予出朱方

服虔以句餘爲餘祭 正義

傳 廿八年 陰不堪陽

服虔云歲爲陽夕杞爲陰歲棄陰進至夕杞陰不勝陽故溫無冰 正義

經 廿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

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卽仗使來通聘 同上

傳 祇見疏也 服虔本作祇譬宋本皆作多

服云祇適也 釋文

榮成伯賕式徵

君國事大國

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詩式微正義
不尙取之
服虔云不尙尙也尙當取女之後殺之正義（不尙之侯之取貨賂也杜揆也當依服注）叹案杜注云
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服虔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同上
請觀於周樂
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史記吳世家集解
曰美哉
先儒以爲季札所言觀其詩辭而知正義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卒　二四叁
始基之矣
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史記吳世家集解
猶未也
賈逵曰言未脩雅頌之聲成功也同上
淵乎
賈逵曰淵深也同上
吾聞衞蘧瑗孫林父甯殖逐其君獻公之德如是
賈逵曰蘧瑗孫林父甯殖逐獻公之德如是同上
此之謂夏聲
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褒微而削在風故國人猶尊
之故傳王猶晉烝之王人也同上王韜正義
其周之東乎
服虔曰平王東遷雒邑史記吳世家集解
爲之歌鄭
賈逵曰鄭風東鄭是同上
服虔曰鄭東鄭古檜國之地詩鄭譜正義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亡遠處狹
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史記吳世家集解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　中冊　卒　二四叁
洸洸乎大風也哉
服虔曰洸洸舒緩深遠胥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
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同上
表東海者
王肅曰言爲東海之表式同上
國未可量也
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同上
蕩乎樂而不淫
賈逵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同上
此之謂夏聲

服虔云秦仲始脊車馬禮樂出好侍御出臣誠車四牡田狩出事其孫襄公倂爲秦伯故脊兼葭蒼蒼出歌終南出詩追録先人車鄰駟鐵小戎出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秦譜正義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明史記作盟賈逵曰其志大直而脊囘體歸中和中雅出德薾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史記吳世家集解自鄶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鄶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同上爲出歌小雅

晉炀内傳古注輯存　中冊　室　二西叁

服虔云白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王修小政定大雅出鹿鳴正義亂致太平樂且脊儀是爲正小雅出鹿鳴正義恩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出衰兮衰服虔讀爲衰微出衰而不貳於當昔出王怨當昔出政而不脊背叛出志也其周德出衰微兮疑其幽厲出政也正義王肅云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史記吳世家集解爲出歌大雅

服虔云陳文王出德荅王出功自文王以下至皇矣載

賈逵曰言道備至也史記吳世家集解遷而不淫

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酆荅王居鄗同上見舞象箾南籥者

晉炀内傳古注輯存　中冊　室　二西叁

賈逵曰象文王出樂荅象也箾舞囚也南籥以籥舞也同上

服虔曰象文王出樂舞象也箾舞囚名言天下樂猶脊憾

削於無道詩維清正義

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太平也史記吳世家集解見舞大荅者

賈逵曰大荅周公所作荅王樂也同上

頒容曰周用六代出禮樂故脊雲門咸池大韶大

夏大濩大武也舜受四代世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脩降殺也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
見舞韶濩者濩史記作護
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同上
聖人世宏敬易也
賈逵曰宏大也同上
而猶脩惠德聖人世難也
服虔曰惠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世難也同上
見舞大夏者
賈逵曰夏禹世樂大夏也同上
晉姒內傳古注輯存中冊　宮　二酉叅
勤而不德
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同上
見舞韶箾者
服虔曰箾虞氏世樂大韶也同上
德至矣哉
服虔曰至帝王世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同上
如天世無不幬也幬史記作燾
賈逵曰燾覆也史記吳世家集解
嘗脩世樂堯曰咸池帝曰雲門魯

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世故曰脩
他樂吾不敢請同上
先儒以爲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爲歌諸詩其
所歎美皆以詩辭世內眾所歎世意正義
子速納邑與政
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世事史記吳世家集解
愼世以禮
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世後也同上
晉姒內傳古注輯存中冊　宮　二酉叅
閻鍾瞽焉
服虔曰孫文子鼓鍾作樂也同上
辭而不德必加於戮
服虔曰辭若鬬辭也夫以辭爭不以德居世必加
於刑戮也同上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叛也同上
猶奭世巢於幕上
王肅曰言至危也同上
君又在牖
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牖未葬同上

文子聞屮終身不聽琴瑟
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鍾鼓乎同上
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服虔曰言晉國屮祚將集於三家同上
吾子好直
服虔曰直不能回橈以趨眾同上
齊人太敬仲屮曾孫鄭
薳遇註本作偃正義
傳仲季穆未問王子屮爲政何如釋文云問王子圍屮虔王肅本同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中冊　宴　二四竺
服虔云王子楚令尹王子圍也同上
王肅云王子楚令尹圍也同上
吏丞問諸朝俗本史作使服虔王肅本作吏
服虔云吏不知秣數故丞問於卿大夫同上
王肅云吏不知秣也同上
而慶其輿尉
服虔云輿尉主甿眾使民同上
鳥鳴亏亳社
服虔云殷宋屮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
徃悟伯姬也同上

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服虔云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聖而待屮旨同上
大夫數服本作放
服虔云言大夫淫放同上
經冊一　大胡女敬歸屮子子野
服虔曰胡歸姓屮國也史記魯世家集解
齊歸屮子公子祸
服虔曰齊謚也同上
無則大長
服虔曰無母弟則大庶子屮長同上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中冊　宴　二四竺
猶脊童心
服虔云言無成人屮志而脊童子屮心同上
使匄請命
晉宋古本及釋侀皆作丐俗本作匄正義
以贏諸侯
賈服王注皆讀爲盈故皆訓爲受同上
延州來季子
服虔云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仗升延陵
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屮同上
令尹以君矣敬案定本作似君今從宋本改古以與服字形相類傳寫屮誤如史記高紀云

鄉者夫人嬰兒皆似
君濕書大作以君

服虔云言令尹勤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 同上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中冊終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東吳　嚴　蔚　豹人

昭公

經 元年 楚公子圍　陳公子招

潁氏曰臣無竟外出交故亦弟以賜季爰子招樂憂故亦弟以懲過鄭段亦弟唯以名通故謂出賜今此二人皆書公子公子者名號出美俾又非所賜也 釋例 正義

三月取鄆

賈逵曰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 正義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傳 告於莊莊出廟而來

服氏云莊謂楚莊王圍出祖莊王圍出又 儀禮聘禮疏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服虔云離衛二人執戈在肯在國已居君出宮

杜円 正義

蒲宮胥肯不夾可乎

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出宮出胥肯戈不夾可乎 同上 蔽案蒲宮即周禮帷宮蒲

吾代二子愍矣

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

晳 同上

周眷徐奄

賈逵曰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卽淮夷 同上

服虔云一曰魯公所伐徐戚也 同上

吾與子弁冕搞委

服虔云禮衣搞正無殺故曰搞文德也衣尙褒長

故曰委 同上

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服虔以爲卌於十里置幣車一棊千里百棊以次

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逖絳向雍亦而

晉煬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二 二酉邑

復還一享也閒八度至也 同上

兩於肯伍於後專爲右肱參爲左肱偏爲肯拒

服虔又司馬法云五十棊爲兩百二十棊爲伍八

十一棊爲專二十九棊爲參二十五棊爲偏彼皆

淮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亦車用卒而晉此名

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 同上

居於曠林

賈逵曰曠大也 史記鄭世家集解

后帝不臧

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 同上

遷閻伯亦商丘主辰

賈逵曰商丘在潭南 同上

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 同上

商人是因

服虔曰商人契也先湯也始祖相土封閻伯也故

地因其故國而代也 同上

遷實沈亦大夏主參

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也開主祀參星 同上

辠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賈逵曰辠人謂陶辠也裔 遞改劉累事夏孔甲封於

晉煬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三 二酉邑

大夏因實沈也國子孫服事夏商也 同上 劉昭續漢書注

服虔以辠人卽是劉累 正義

其季世曰辠丌虞

服虔以爲辠丌虞卽下句邑姜所生者也 同上

當殳王邑姜方娠大丌

服虔曰邑姜殳王后齊太公女 史記晉世家集解

夢帝謂己

賈逵曰帝天也己殳王也 史記鄭世家集解 正義

故參爲晉星

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爲晉星 史記鄭世家集解

笞金天氏笞裔子曰昧爲乡冥師
服虔曰金天少皞也乡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
官屮長同上
生允格臺駘
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同上
臺駘能業其官
服虔曰修昧屮職同上
宣汾洮
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同上水經涑水注
障大澤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下冊四二酉叁
以處大原
服虔曰太原汾水名同上
帝用嘉屮
服虔曰帝顓頊也同上
沈姒蓐黃
賈逵曰四國臺駘屮後也同上
今晉主汾而滅屮矣
賈逵曰滅四國同上
山川屮神則亦旱魃屮灾於是乡禁屮

賈逵以爲營構用幣正義
服虔曰禜爲營構用幣也荅乡冥水旱則禜祭山川屮神以祈福也史記鄭世家集解
勿使乡所壅閉溺底
服云溺著也底止也釋文
於是乡煩屮淫聲
服君謂鄭重其屮而言淫過公羊莊十七年疏蔽案鄭重猶頻煩也
陰陽風雨晦明也
賈逵服虔以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淫末疾
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風眩也正義
伍舉問曙爲後屮辭焉
服虔曰問來赴者史記楚世家集解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服虔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正義
屮辰朔爨亏溫
服虔云屮辰朔夏十一月朔也同上
服又曰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禮王制正義

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蕃炁序正義）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所以王也

鄭眾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象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辭周公所作（正義）

之象辭周公所作

鄭眾賈逵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易之爻辭周公所作（蕃炁序正義）

宣子譽之

服虔曰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正義敲案小學至晉而亾王右軍俗書其況甚者也譽訓爲游當依服說）

蕃炁內傳古注輯存（下冊六二四叁）

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服虔云所以寵異不與齊眾女字等言齊國如此

好女甚少（同上）

晉侯使郤勞

服虔云近郊三十里（詩駉正義蕃本作火）

傳三年火中寒暑乃退（藥成讀星中而寒暑退）

服虔云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詩七月正義周禮矮人疏）

以備內官焜燿算人之望

而三老俊髦

服云三老工老商老農老也（釋文敲案古音三炁服故云然孔氏以民音四官見荀子及呂氏蕃三老獨選士也不知四民始亏管仲治齊肯此民爲士有也且士出亏農穎逢縈號滑博叁不知邱）

而或燠休之

賈云燠厚也休美也（同上）

服虔云燠休腫其腫而念之苗今嵗小兒腫又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腫也（正義）

蕃炁內傳古注輯存（下冊七二四叁）

其相胡公

服虔云相隨也（同上）

饒鼎之銘

服虔云饒鼎恢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饒之地故曰饒鼎（同上敲案古崇饒音同服說有據）

子豐有勞於晉國

服虔云鄭僖公之爲太子豐與之偃遒晉（同上）

經四年大雨雪

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公羊疏）

傳三塗

服虔云塗道也三塗太行轘轅崤澠水經注伊水水經注伊水正義

京相璠曰山名也水經注伊水

古者曰枉北陸而藏冬西陸朝覿而出虫

服氏云陸道也北陸言枉謂十二月曰枉危一度西陸朝覿不言枉則不枉昴謂二月枉婁四度謂昔分昔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冬是公始用虫周禮凌人疏

服虔以爲二月曰枉婁四度昔分虫中奎始晨見東方以是昔出冬月令仲昔天子乃獻羔啟冬是昔烁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八　二酉叁

其出虫也朝虫祿佽賓會喪祭於是乎用虫

服虔云祿佽大夫以上賓客會喪祭祀乎用虫月正義詩七

服又謂二月曰枉婁四度昔分虫中奎始晨見東方蜃蟲出矣故以是昔出虫給賓客喪祭虫用同上

以享司寒

服虔云司寒司陰虫神乎冥也將藏冬致寒氣故祀其神同上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色有芒刺能傷害人周禮凌人疏

夏桀爲仍虫會斟綸叛虫

賈逵曰仍綸國名也史記楚世家集解

商利爲黎屯蒐東夷叛屯
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同上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誦屯
服虔以爲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屯田使屯出
一馬三牛復古法旦丘賦屯法不行久矣今子產
復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誦屯正義
蔡及鄫滕其先亾矣
服虔云齊景亾滕隱七季正義
饗大夫以落屯
服虔云覮以豭豚爲落詩斯干正義
蕾烋內傳古注輯存下冊十二西垒
傳五季卿喪自朝
服虔云言卿葬三辭於朝亾過於朝出正門卿佐國屯
槓椁君屯股肱必過於朝棄屯也正義蔵案杜注杜撰也當亾
服氏經學蓋於舊自王弼屯易杜預屯左出而遵儒屯說廢矣
使亂大亾
服虔云使亂大和順屯道也釋文
郄而未融
服虔曰融高也詩東方屯曰正義
鄭子皮子大未勞諸棨氏
京相璠曰京縣音大棨亭小棨亭大小棨氏兄弟
居屯故音大小屯號通鑑音注
享頫音琿
鄭氏先儒以爲朝聘屯禮使執玉以授主國屯君
乃行享禮獻國屯所音頫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
國屯君也正義
鄭服皆以享爲獻巳釋文
小音述瞰
服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瞰詩下泉正義
飧音陷鼎
服虔云陷牛羊豕鼎故云陷鼎正義
蕾烋內傳古注輯存下冊十一二西垒
未禽未椒子羽
賈逵云皆韓起庶子同上
羊舌四族
服氏數伯夷未向未奠季隗同上
遠啟彊待命亏雩婁
服虔曰雩婁楚屯東邑史記世家集解
傳六季三辭屯興皆未世也
服虔云政衰爲未世未世踰亏季世季世不能作
辭也正義
儀式刑文王屯德罔靖四方

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淊靖謀也言善用淊文王屯
德曰曰謀安四方同上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服虔云儀善也刑淊也善用淊者文王也言文王
善用其淊故能爲萬國所信也同上
藏爭辟焉
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屯火爭明
故爲灾柱器故稱藏也同上
不抽屋不強匄
服虔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屯屋也匄乞也不
强乞得下冊　十三　二酉邑
蕾烁內傳古注輯存
就人強乞也同上
士匄相士鞅
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
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卽士鞅屯
又不聽取其又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也依
王正爲是釋文
經
七季暨齊平
賈逵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喪與齊平服虔
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使齊二十五季崔杼伐我
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使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
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賂
而與屯平故傳言齊求屯也齊次亏虢燕人行成
其文相比許君近屯正義
傳
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服虔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
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皁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
也臺給臺下微名也同上
作僕區屯淊
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匿亾人屯淊也釋文
曰我先君莊王
蕾烁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十三　二酉邑
好以大屈
賈逵曰大屈寶金可以爲劒大屈金所生地名同
上
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爲劒一曰大屈弓名魯連
書曰楚子享魯侯亏章華與屯大屈大屈始所謂大四屯弓也史記魯世家
今夢黃能入亏寢門集解正義
賈逵云能獸也正義
賜子產苫屯二方鼎
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同上

余謂念高圉亞圉
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也（禮王制正義鼂案此注孔氏雖不櫽明爲誰氏也義然說與馬季長同其爲賈服也解可無疑矣）
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太廟（同上）
聖人也後也而滅於宋
服虔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後漢書孔融傳注）
其祖弗父何以冑宋而授厲公
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也以冑宋言
湣公也適嗣當冑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詩那正義）
蕃煒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古一　二酉山）
及正考父
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也會孫（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佐戴武宣
賈逵曰三人皆宋君也（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二）
三命茲益恭
賈逵云三命上卿（同上）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服虔曰僂傴皆慈敬也貌（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賈逵云俯慈於傴傴慈於僂（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二）
循牆而趍



賈逵云言不敢安行也（同上）
甚不留世
王肅曰謂甚弗又何殷湯也後而不繼世爲宋君也（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歲首日月星辰是謂也
服虔以爲歲星也神也左行亏地十二歲而一周首四首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是爲六物也（詩小弁正義）
辰十二辰也是爲歲星二十八宿也
經八年秋蒐于紅
劉賈潁云蒐亏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柱三家也（釋例側正義）
蕃煒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古五　二酉山）
葬陳哀公
賈服以葬哀公也文柱殺孔奐也下以爲楚葬哀公（正義）
傳石言於晉魏榆
服虔云魏晉邑榆州里名（同上）洞溝水（水經注）
將徙
服虔云將徙者欲徙到陳氏問助子良攻我意（正義）
輿嬰衰克殺馬毀玉以葬
服虔云一曰馬陳侯所棄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

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 同上

陳顓頊之族也

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 史記陳世家集解

而後陳卒亾

賈逵曰物莫能兩盛 同上

自幕至亏瞽瞍無違命

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亏瞽叟無間違天命以廢絕者 同上

鄭眾曰幕舜之先也 同上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二酉亭

經 九季 夏四月陳災

賈服言懲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 正義

傳 宋褧亥鄭游吉衛趙鞅會楚子亏陳

服虔以爲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未弓後也 同上

以夷濮西田詘之

服虔曰濮水名也 水經濮水注

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詘也 同上

蒲姑商奄

服虔云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

也二十季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季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正義

之之之

視民不佻
服虔云亓民不愉薄 詩鹿鳴正義
經 十一年 大蒐于比蒲
劉賈潁云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 釋例昭八年正義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服氏注及者直作辞無侵字 公羊疏
齊國弱
賈氏作齊國酌服氏作齊國弱 同上
傳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大
鄭衆云子元卽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叛 下冊 六 二酉叁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衆偪弱昭公使至殺亦 正義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嬖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 同上
鄭衆以渠亖爲無知虫邑 同上
經 十二年 晉齊高傒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賈氏云昔陽守距難故傒納 釋例
晉伐鮮虞
賈服取穀梁以爲說曰其曰晉狄虫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傒虫也 正義
傳 叟受三命
劉賈云晉烁虫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 同上
潁氏以爲拜命傒人 同上
倣蒼三德爲蕃蕃遇注本爲菉蒼
晉烁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九 二酉叁
蕃遇解云盡菉所以蒼成三德也 同上
巳乎巳乎
服虔云巳乎淩絕虫辭 同上
僕析父趨
賈逵曰析父楚大夫史記楚世家集解
汞鼎以爲分
服虔云胥功德受分器 同上
篳路藍縷路史記作露
服虔云篳露柴車縈木輅也藍縷言衣敝壞其縷
藍藍然也 同上

跋涉山林
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同上
唯是桃弧棘矢以菆御王事
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 同上
齊王明也
服虔云齊呂伋成王忠明 同上
笞我皇祖伯父昆吾舊鬻是宅
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會居鬻地故曰舊鬻是宅 同上
昔烋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三十 二酉山
鬻是宅 同上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亦國之戒墳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正義文選潘安仁閑居賦注
作昔烋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三十一 二酉山
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翕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
五典五帝之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九刑之空也夫空設之 正義
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之空也夫空設之
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 同上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賈逵云祈求也招明也言求明德也 同上
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游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皆明德 同上
王是以獲沒於祇宮
馬融云圻內遊觀之宮也 同上
傳
十三 越大夫戮焉
王肅云越大夫帑嘗過也 同上
以聽國人
昔烋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三十一 二酉山
將欲入鄢
服虔曰鄢楚別都也 同上
吾又再奸王命
服虔曰斷王雅執人於章鄂山宮 同上
獲其五帥帥史記作率
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 同上
乃使爲卜尹
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 同上
乃與巳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

賈逵曰己姬莊王妾 同上
襄王跨屮
服虔曰兩足各跨壁一邊 同上
同惡相求如市賈売屮人求利也
服虔曰謂國人莊惡靈王者如市賈屮人求利焉
同上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服虔曰言無窺於內當與誰莊同好惡 同上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服虔曰言靈王尚枉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 同上
蕾烑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三 二西叁
私欲不違
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 同上
齊桓晉文不夾是乎
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 同上
晉莒衛以爲外主
賈逵曰齊桓自莒先入衛人助屮 同上
晉國高以爲內主
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屮正卿 同上
逖善如流
服虔曰言其疾同上
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
賈逵曰子餘趙衰 同上
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
賈逵曰齊以女妻屮宋贈屮馬楚享以九獻秦送
內屮 同上
晉樂郤狐先以爲內主
賈逵曰四姓晉大夫 同上
惠懷棄民
服虔曰皆棄民不恤 同上
蕾烑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三 二西叁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賈逵服虔皆以爲朝天子屮法禮王制
子產爭承
鄭眾云爭所當奉承貢賦輕重 正義
鄭伯男也而使逖公侯屮貢
鄭眾服虔云鄭伯處在男服也 同上 詩鄭譜正義
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國屮君也 正義
王肅注云鄭伯處而連男言屮猶言曰公侯足句
辭也 同上
貢屮無藝

服虔云墓極也一曰帶也同上

及中人

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東二十里胥故中人城水經注滾水

傳 季十四 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

服虔曰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夫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正義

胥孤寡

服虔以胥爲寬赦其罪同上

任良物官

晉煐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壬酉　二酉叁

賈逵云物官量能授官也同上

鄭衆云物官相其才业所宜而官业同上

乃施邢侯

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邢侯亾故劾业同上

不爲末減曰義也夫

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棄隱蔽业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未句是義同上

傳 季十五 吾見夾爨业祓火夾水火相遇云云同上

辱必承业吾助子請

服虔以辱亟下讀訓业爲欲欲必承业吾助子請正義

圉鼓

京相璠曰白狄业別也下四陽胥鼓聚故鼓子國也水經濁水注

禮王业大經也

服虔曰經常也常所當行也正義

傳 季十六 楚子誘戎蠻子殺业

賈逵云楚子不名以大其子同上

傳 幾爲业笑

晉煐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壬酉　二酉叁

服虔云幾近也孔張失位近爲所笑同上

刑业頗類

服虔讀類爲類解云頗偏也類不平也同上

大於朝而祀於家

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业君於家以爲大祖同上

其祭在廟

服虔以爲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同上

非不能事大字小业難

服虔斷字小业難以下爲義解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同上

不夷鋭兮
服虔曰鋭折也同上
傳十七年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
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出瑞故以雲紀事同上
故爲雲師而雲名
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葢昔官爲青雲氏夏官爲
縉雲氏炎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
雲氏同上
故爲火師而火名
服虔云炎帝以火名官昔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
昔炎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二十四　二酉叁
炎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同上
故爲水師而水名
服虔云蔓工以水名官昔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
炎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同上
故爲龍師而龍名
服虔云大皞以龍名官昔官爲青龍氏夏官爲炎
龍氏炎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
氏同上
五雉爲五工正
賈逵云西方曰鶉雉攻木工也東方曰鷷雉搏
埴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工也北方曰鴡雉
攻皮工也佴洛而南曰翬雉設五色工也同
上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同上
九扈爲九農正
賈逵云昔扈分循相五土工宜趣民耕種者也夏
扈竊糾趣民耘苗者也炎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
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
也行扈噲噲言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夾爲農
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鶉鶉趣
昔炎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二十五　二酉叁
自頴頊以來
服注云自少皞以上天子工號以其德百官工號
以其徵自頴頊以來天下工號以其地百官工紀
以其事禮月令正義
爲民師而命以民事
服注云昔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炎官爲金正冬
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工賈公彥周禮疏序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王肅云郯中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亾無日矣孔子俛學在四夷疾皆學慶也正義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服虔曰棘津猶孟津也水經河水注

西及濿

賈逵解曰天濿水也或曰天河太平御覽八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

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蒐火別句正義

孫毓云賈氏舊文無蒐火字同上

蓄烁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二四三

傳十八年

梓愼豐大庭氏庫以望虒

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同上

土訓疏正義作服注

服虔云四國次胥火氣也同上

注云大庭氏古亾國虒君在莒帝肯其處高顯周禮

使子寬子上巡羣廢撮

鄭司農云撮撮上二字據正義又補取茅以爲廢蔽祭神虒

處艸易然故巡行虒周禮大宗伯疏正義



祿火亏乎冥回祿

先儒注左傳者皆云回祿火神正義

鄀人藉稻

服虔曰藉耕種於藉田也同上

令執事捌然授兵豐陴

服虔曰捌然猛貌也同上

傳十九年

楚子虒在蔡也

賈逵云楚子在蔡爲蔡公嵗也同上

費無極爲少師

服虔曰楚大夫史記楚世家集解下冊　二四四

蓄烁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二四五

藘悼公娠

服虔曰藘悼公靈公虒子藘男買娠寒疾也太平御覽

藘悼公娠

服虔曰經書夏五月戊辰藘世子弒其君買止悼公子貕太子止藥卒

五月戊辰飲太子止虒藥卒

服虔曰禮醫不三世不使君脊疾飲藥臣先嘗虒親脊疾飲藥子先嘗虒公疾未瘳而進藥雖嘗而公子貕太子也公疾不瘳止獨進藥雖嘗而不由醫同上

書曰弒其君

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弒告於諸侯也 同上
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服虔曰原止亦疑心字無惡藥物不由醫無以加嘗
命脊終故曰舍藥物可也舍止也一曰此刺無良
史物讀爲勿止實孝能盡心事君舍藥勿以罪亦
同上
甚大城城又而寘大子焉
服虔曰城又楚北境 史記楚世家集解
札遬天昏
賈逵吉大疢曰札小瘕曰遬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蕾烁內傳古注輯存 正義周禮司關疏 下冊 三 二酉叁
懼隊宗主
服虔云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 正義
穿君與其二三老曰
服虔云二三老駟偃家臣 同上
經 廿季 轡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賈逵云肯此以鄭叛也叛傻趨鄭而出叛不告故
不書賈又云所以孿亥向寧射姑等不見脊玉帛
來聘者以其背未爲卿也 同上
傳 晉王二月己丑晦日南至

賈服注謂行夜 周禮掌固疏
琴張聞宗簒亦
賈逵鄭眾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
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皆四十知
未脊子張鄭賈止說不知所出 正義
君盍誅於祝固史囓以辭寘
服虔云祝齊大祝史也謂祝史止固陋闇
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 同上
上下無怨

服虔云上下謂神人無怨　正義
山林虫木衡鹿守虫澤虫萑蒲凡鮫守虫藪虫薪蒸
虞候守虫海虫鹽蜃祈望守虫
注云衡麓冉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守虫令民不
得取虫不蒦利昔景公設此守以致朕故晏子所
非非其不與民同　周禮大司徒疏
卿攝以東
京相璠曰卿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　水經河水注

一氣
服云歌氣也　釋文

## 晉烝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三　酉叁

七言
服註云七律謂七器言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太簇
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
徵外傳曰荅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
木虫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鶉鶉火及天駟七閒也
南北虫揆七月也皃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一縣
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鐘爲八十四
律此一歲虫間數　周禮小胥疏　魏書樂志五
均四字　禮志四黃鐘爲宮上有黃鐘虫

八風

賈逵云兌爲金爲閶闔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
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爲匏爲融風也震爲竹爲
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
坤爲土爲涼風也　正義
古虫遒愛也
賈逵曰愛惠也　史記鄭世家集解
經
廿一年宋萼亥向寧萼定自陳入亏宋南虫以叛
賈逵云書入萼貙兄弟作亂召而逆虫　正義
賈氏云彀梁曰南鄙　公羊疏　蔡案今本彀梁夫作南里是出後人更改非彀梁眞本也
傳
亟言虫
服虔云亟疾也疾言虫欲使信　正義
先人肴奪人虫心
註云戰氣未定故也　周禮大司馬疏
後人肴待其衰
註云待敝虫衰乃攻　同上
而不能送亾君請待虫
服虔以君上屬　正義
孫毓以君下屬　同上
千犨御呂封人豹

王肅蕞遇焚云呂封人孽豹 同上
不狎鄙
服虔云狎褻也子城謂孽豹曰不褻射爲鄙一曰
城吉我不狎習故鄙 同上
傳 廿二年 王子朝
賈逵曰景王屮長庶子 史記周本紀集解
王與賓孟說屮欲太屮
賈逵云賓孟子朝屮傅也王愛子朝因愛其傅故
朝起焚脅寵於景王也與賓孟焚談說屮欲太朝
爲大子 正義
蕃煐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言 二酉山
自憚其犧也
注犧者以喻人屮脅純德實宜爲君 周禮牧人疏
王弗應
賈逵以爲大子當卒景王不太遵子鄭衆以爲當
卒王命猛代屮後欲慶猛太朝耳服虔以賈爲然
正義
京相璠曹煐地名言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
說言翟泉本自在洛陽北甚宏城成周乃繞屮 水經注
天王居亏狄泉
京相璠曹煐地名言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
說言翟泉本自在洛陽北甚宏城成周乃繞屮 水經注
傳 王師在澤邑
賈逵曰澤邑周地也 史記周本紀集解
使各居一館
賈逵云使鄀魯大夫各居一館 鄭衆云使未孫子
服回各居一館鄀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
各居一館也欲分別未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
鄚故脅上鄚下鄚屮名太謂屮北鄚亏是脅南鄚
北鄚屮倂矣又脅鄚城葢周大夫鄚肹屮舊邑 同上
敗王卽位
賈逵曰敗王猛母弟 史記周本紀集解
詧箕遊樂徵右行詭濟師取肯城
服虔曰肯讀爲泉周地也 水經注伊
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肯亭 同上
經 廿三年 吳敗頓胡沈蔡陳戮屮師亏雞父
賈逵云不國國書師惡其同役而不同心 正義
服虔義云不書楚楚諱敗不告 同上
蕃煐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言 二酉山
天王居亏狄泉
京相璠曹煐地名言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
說言翟泉本自在洛陽北甚宏城成周乃繞屮 水經注
穀水
傳 王師在澤邑
賈逵曰澤邑周地也 史記周本紀集解
使各居一館
賈逵云使鄀魯大夫各居一館 鄭衆云使未孫子
服回各居一館鄀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
各居一館也欲分別未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
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脅鄚谷水東入洛謂屮下

聽其辭曰服虔云賈氏近出　正義
戊辰晦戰于雍又
賈氏云泓出戰譏宋襄故書朝鄢陵出戰譏楚子
故書晦雍又出戰夷出故不書晦　同上
南宮極震
服虔注云南宮極王子朝出卿士也　太平御覽八百八十
先君出力可濟也
服注云先君謂劉獻公文公又也獻公次欲太子
猛不欲令子朝得國今南宮極震亦爲天所弃先
君出功事可成也　同上
蕾烁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三四　二酉齋
今西王出大臣次震
服注云西王謂子朝也子朝居王城故謂出西王
也　同上
東王必大克
服注云東王破王居狄泉狄泉在王城出東故曰
東王也　同上
乃縊於邆瀙
服虔或謂出邑又謂出地　水經三瀙注
京相璠云水際及邆地名也　同上
明其伍候　伍賈服王蕭皆作五
經　廿四季　仲孫貜卒
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
尼仲尼嘗季三十五　袁世一季正義　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傳　及鍾離而還
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　史記吳世家集解
蕾烁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三五　二酉齋
經　廿五季　卉詣公羊作卉倪
左氏經賈注者作卉詣　公羊疏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賈云上辛不注　正義
傳　桐門右師見出
注云右師宋卿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故曰桐門
右師　周禮大司馬疏
五牲
服虔云牲麏鹿熊狼野豕　正義
三犧

服虔云三犧鳩鴞雉也同上
民胥好惡喜怒哀樂生亏六氣
賈逵云好生亏陽惡生亏陰喜生亏風怒生亏雨
哀生亏晦樂生亏朗同上　詩爽民正義作服虔注說同
胥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注云周禮曰鸜鵒不踰濟令踰宂穴而又巢故曰
書所無也周禮攷工記疏
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亖世
賈逵曰師己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史記魯世家集解

蕃煞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三六　二西叁

季氏介其雞
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正義儀禮少牢饋食禮疏
郈氏雞鬬中正義
郈氏爲亖金距
服虔曰以金踏距史記魯世家集解儀禮少牢饋食禮疏
平子怒
服虔曰怒其不下己也史記魯世家集解
昷宮坌郈氏
服虔曰侵郈氏亖宮地以自昷同上

臧昭伯亖逖弟會
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同上
拘臧氏老
服虔曰老臧氏家亖大臣同上
請囚亏費
服虔曰鄭季氏邑同上
請以五乘亾
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同上
公使郈孫逆孟懿子
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同上

蕃煞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三七　二西叁

公從釋冂執入而踞
賈逵云入櫝凡蓋也正義未亏田正義
請致千社
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史記魯世家集解

經廿六季　公至自齊居亏鄆
賈云季氏示欲爲臣故以告廟同上
齊侯取鄆
賈逵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戍圍正義

賈逵云舉邑史記齊世家集解
服虔以爲徑平齊侯取鄑實圍鄑旦經亏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正義
申豐趨女賈史記作妝
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史記魯世家集解
粟五千庾
賈逵曰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同上
然據音異焉
服虔曰異猶怪也同上
劉子以王出
蕃煐內傳古注輯存下冊四卒二西叁
服虔云出成周也正義
使女寬守關塞
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馮智舒通鑑綱目質實
京相璠曰伊闕在維陽西南五十里通鑑音注闕字闕字屮誤文
令尹子常欲太子西
服虔曰子西平王屮長庶子宏申也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七
曰太子王弱其母非適也
服虔曰太子王卽昭王也其季幼弱母秦嬴同上
王子建實聘屮
晉亂國而惡君王也
服云廢而不立是爲亂國迫惡君王也同上
國音外援不可瀆也瀆服本作黷
外援不可易同上
笞荎王克殷服王本作文荎克殷
服虔王肅炊注云文王受命荎王伐紂故曰文荎克殷正義
諸侯釋仇以閒王政
蕃煐內傳古注輯存下冊四卒二西叁
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魏志荎帝本紀注
咸黜不嫡
王肅云咸皆也正義
規彖無度服王孫本規作玩俗本作規
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同上
美哉室其誰肯此乎
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肯此也史記齊世家集解
傳廿七年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賈逵云二公子皆吳王僚屮弟史記吳世家集解正義

使延州來季子聘云上國
服虔云上國中國也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
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爲上國也正義
以覩諸侯
服虔曰察彊弱史記吳世家集解
王尹麇定本王作工
服虔云王尹主宮內出政正義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
賈逵云都君子在都邑出士旨復除者同上
與吳師遇于窮
舊煬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四二西岔
京相璠曰楚東地也水經沙水注
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京相璠曰汭水北入淮水經淮水注
上國旹吾
賈逵云上國中國也正義
服虔云上國謂上古出國賢士所吾也同上
不崇何獲
服虔曰不崇當何旹得也史記吳世家集解
我王嗣也
服虔云夷昧生允而屬出僚者夷昧出庶兄夷昧
卒僚代立故允曰我王嗣也正義
季子雖至
王肅曰聘晉還至也史記吳世家集解
母老子弱
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允也同上
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同上
是無若我何
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
舊煬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四二西岔
字當在若上正義
我爾身也
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史記吳世家集解
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
服虔曰全魚炙也同上
鈹交於胷
賈逵曰交專諸匈也同上
以待天命
服虔曰待其天命出終也同上
復命哭墓

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同上

取五中五兵

服虔云兵戟也正義

遂弗熱也令尹炮屯

服虔云民不宵熱也鄢將師倂令尹使女燔炮屯

同上

使宰獻而請安

服虔云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亏賓同上

傳廿八季　咎言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炎可以鑑名曰孟姬

乡妻

舊疏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罌　二酉叁

服虔云髮美爲髻詩云髻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

以髮美故名乡妻正義詩君子偕老正義

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屯封豕類服本作類

賈逵云惏耆食也其人貪耆財利飲食無知饜足

忿怒狼戾無育期度皆人謂屯大豬正義

服虔云忿怒其類以饜其私無期度也同上

魏戊爲梗陽大夫

京相璠曰梗陽晉邑也今太原晉陽縣南六十里水經汾水注

檢次界育梗陽城

心能制義曰度

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詩皇矣正義

德正應和曰莫

服虔云在己爲德施行爲正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屯言皆莫然而定無譁譸也同上

照臨四方曰明

服虔云豫見安危也同上

敎誨不倦曰長

服虔云敎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同上

舊疏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罌　二酉叁

慈和徧服曰順

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屯以中和天下徧服順而順屯同上

擇善而趨屯曰比

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屯宜而趨屯同上

經緯天地曰文

服虔云德能經緯順趨天地屯道故曰文同上

其大宗賂以女樂

服虔云訟者屯大宗也太平御覽四百五十

魏戊謂閻沒女寬

服虔云二子晉大夫魏子屯屬同上
饗入召屯
服虔云召二大夫會同上
不夕會
服虔云昨飲酒醉故不夕會同上
願以小人屯履爲君子屯心屬厭而已
服虔云屬足也小人二子自謂小人腹飢則恐會
屯不足厭飽則知止君子居尊官會重祿而不知
足願以其履爲君子屯心同上

傳廿九年季　俾主君

蕾煤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罭　二酉叁

解
以耎豕韋屯後
賈逵曰劉累屯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屯後祝融
屯後封亏豕韋殷孟丁滅屯以劉累屯後代屯同上
夏后饗屯既而使豢屯懼而遷亏魯縣
賈逵曰夏后既饗而又使豢致龍劉累不能得而
懼也同上
官宿其業
服虔云宿恩也今曰當豫恩明曰屯事如家人宿
火矣正義

蕾煤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罭　二酉叁

鬱湮不育
賈逵曰鬱滯也湮窒也育生也同上
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乡冥
土正曰后土
賈逵云總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同上
賈逵云夏陽氣朗朗祝甚也融朗也同上
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乡
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同上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漆世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

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出次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修其
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
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故
爲其說云視朗禮修而麟至恩睿信大而白虎擾
言泌義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
鼓體仁則鳳皇來儀皆修其母而致其子也解此
龍水物者言龍爲東方出獸是北方水官出物也
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言母不修故子不至也同上
其同人

瞽矇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四二西叁

服虔云天在上火炎上同亏天天不可同故曰同
人同上

少皞氏脊四朩

賈逵注曰少皞黃帝出後金天氏也四朩四子皆
朩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二

實能金木及水

賈逵注能順其成性也同上

遂濟窮桑

賈逵云處窮桑以豐爲帝故天下號出曰窮桑帝
濟度也言四朩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皞出世正義

瞽矇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四二西叁

服傳云窮桑顓頊所居路史後紀注

顓頊氏脊子曰黎爲祝融

賈逵曰黎火官黎當高辛氏出世故外傳曰黎爲
高辛氏火正也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二

蚩工氏脊子曰句龍爲后土

賈逵曰蚩工大皞出後炎帝出肯霸九脊者也其
裔子佐顓頊能平水土同上

稷田正也

賈逵曰舉田出官是后稷也同上

脊與山氏出子曰柱爲稷

賈逵云與山炎帝出號正義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二作熙山氏也

瞽矇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四二西叁

周棄夫爲稷

賈逵曰周棄周祖后稷也爲嚳虞夏后稷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二

自商以來祀出

賈逵曰商殷也社出功至湯祀周棄以爲稷也同上

遂賤瞽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服虔云鼓冒名也四禮曰獻米者操冒鼓取瞽國一鼓鐵以鑄出同上

傳 世季非公且徵過也
服虔云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非公
不宥釋言公在某地晉炾出義夫以不書徵季氏
出過此季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脅困辱季氏閔
而釋出所謂事君如在國 同上
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
鄭棄成以爲簡公荅在君留自行 同上
經 世季一 哭肱以濫來奔
服虔成長義云公羊五分出然後受出邾婁本附
庸故曰濫來奔 公羊疏
舂三十里旦而言五分出爲六里國也
晉炾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弄 二酉齋
傳 季孫練冠麻衣跣行
王肅云示憂戚 史記魯世家集解
不絕季氏而賜出次
服虔曰言賜不使次是爲以次賜出 正義
是夾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出史墨曰
吾夢如是今而曰會何也對曰六季及此月也吳其
入郢兮終夾弗克入郢必以辰巳月在辰尾辰午
出曰曰始脅謡火勝金故弗克
服虔曰 史墨晉史蔡墨 史記魯世家集解
服氏云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季在大梁大梁水宗
十一月曰在星紀爲吳國分楚出先顓頊出子老
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焚吳姬姓曰曰在星紀星
紀出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
楚焚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
水伏故曰六季及此月也脅遒而會故知吳終夾
不克後六季定四季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
後其十一月晦曰辰辰吳入郢在太冬後復此月
也十二月辛亥曰月會於龍尾而會辰午曰初脅
遒故曰辰辰一曰曰月在辰尾尾爲亾臣星歲吳
始用子脅出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午火辰金也火
晉炾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弄 二酉齋
當勝金而反脅遒故爲不克譬諸侯出霸與楚同
盟趙簡子爲執政出卿遠夷將伐同盟曰體出會
故夢襲簡子 周禮占夢疏
經 世季二 公在乾侯取闞
賈逵云昭公得闞季氏奪出不用師徒 正義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傳 不及四十季越其脅吳兮越得歲而吳伐出必受
其凶

賈逵云吳越同分而得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
故反受其殃 同上
服註歲星在星紀吳越也分野蔡復也歲歲在大
梁距此十九季昭十五季音事於釜宮也歲龍度
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季越
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也賢神其所在也國兵必昌
向也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
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吏墨知不及四十季越音
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季一周天存亾也數不過三
紀三者天地人也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乡枵哀
二十二季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季 周禮係章氏疏
服氏以爲肹事亏釜宮也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季
歲星逖申越未而至午秝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
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毎季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
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季乃剩行
一次故昭十五季得超一辰 昭九季正義

定公

傳元季晉魏舒合諸侯亊大夫亏狄泉
服虔言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亊墓地 水經穀水注
經三季三季晉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 正義
傳肹剛肅爽馬子鮹欲亊
賈逵云色如霜紈 同上
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亊
天下稀肹故子鮹欲亊 同上 文選左太沖蜀都賦注 張景陽七命注
傳四季曊肹煩言
賈逵云曊至也 正義
君行師逖鄉行旅逖
服虔云謂會同 詩黍苗正義
將長蔡於衛
晉煬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二四四
服虔曰載書使蔡在衛上 史記蔡世家集解
蔡未棄未亊兄也
賈逵等皆言蔡未周公兄 正義
封又亊繫弱
鄭衆成曰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與同姓此繫弱
封又亊國爲亊不知何皆滅其國而得亊也 同上
備物興策
服虔云備物國亊職物亊備也 同上
而封亏少皞亊虛
賈逵云少皞居窮桑豐爲帝嵗未爲帝居魯北旣

爲帝乃居魯也 同上
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
賈逵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鍾名 史記衛世家集解
鄭衆曰綪茷旃名也 同上
慙閻王室
賈逵云慙毒閒亂 正義
黃父忠會
賈逵曰黃父會枉昭廿五季 太平御覽三百九十
無始亂
蕾煤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二西邑
賈逵曰無爲亂始 同上
自小別至亏大別
京相璠曰土地名曰大別灊東山名也枉安豐縣南 水經淮水注
二師陳亏柏舉
京相璠曰灊東地矣 水經江水注
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
服云畀我季芈忠字 釋文
服虔云季芈許嫁而字畀我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嫁笄而俪字季芈俪字是許嫁也本或脅小大者涉下文
改迺鍾建曰 正義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賈逵云燧火燧也象象歐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師驚卻其衆使王得脫 同上
王奔鄖
服虔曰鄖楚縣 史記吳世家集解
平王殺吾父
服虔曰父曼成然 史記楚世家集解
以王奔隨
服虔曰隨楚與國也 史記吳世家集解
蕾煤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二西邑
初伍員與申包胥受
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 史記楚世家集解
經 五季歸粟亏蔡
賈逵取公穀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 正義
傳 而自稷會忠
賈逵曰楚地也 史記楚世家集解
子西問高厚焉
董遇云問城高厚丈尺也本或脅小大者涉下文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
而誤曰 正義

王肅斷小大何知爲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
同上

經六季仲孫忌

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譏誤公羊疏

傳君將以文出舒鼎成出昭兆

賈逵云舒鼎鼎名昭兆寶龜正義

於是乎遷郢亏鄀

服虔曰鄀楚邑史記吳世家集解

負黍

京相璠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本下冊姜二酉叁

蕾烑內傳古注輯存

謂出黃城也水經潁水注

經七季九月大雩

賈逵曰旱也正義

傳齊人歸鄆陽關

服虔曰陽關魯邑史記魯世家集解

服氏云自疇僖公以來昭穆皆逆禮禮器正義

經八季二月公僤齊三月公至自僤齊

賈氏云還至不月爲讐伯卒月公羊疏

盜竊寶玉大弓

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爲夏后氏出瑛封父出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正義

傳吾志其目也

服虔注云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儀禮大射禮疏

主人出師奔

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御寇言魯無戰備也正義

魯於是始尚羔

賈逵云周禮公出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鴈魯慶其禮三命出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同上

鄭眾云天子出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出卿當天子出大夫故傳曰唯卿爲大夫當執鴈而執羔僭天子出卿也魯人效出而始尚羔記禮所逖壞同上

順祀先公而祈焉

服氏云自疇僖公以來昭穆皆逆禮器正義

傳九季載葱靈寢亏其中而逃

賈逵云葱靈衣車也脊葱脊靈正義

皆幭而衣貍製

服虔曰貍製貍裘也詩七月正義

以五家免

服虔云是皆齊克夷儀而脊出既爲齊脊故齊得

優其爲役也 正義
聖及者以師哭也
注云聖而飲食也 儀禮既夕禮疏
傳 十年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 史記齊世家集解 又周本紀正義
服虔曰地二名 水經淮水注
莒使萊人以兵劫魯侯
服虔以爲東萊黃縣是 史記夏本紀裴隱
服虔曰公斂處又成宰也同上
曰而不反我汶陽田吾以歮命者夾如也
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棄汶齊師 正義
簫煡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弄 二酉齋
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服虔云犧象饗禮犧象尊也嘉樂鐘鼓也樂也 詩鼓鐘正義
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也形背上負尊 正義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也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 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傳 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
服虔曰仲由子路 史記魯世家集解
將墮三都

服虔曰三都三家也邑也 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也宮
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 同上
入及公側
服虔曰人音入及公也臺側 同上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也
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 同上
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
服虔曰公斂處父成宰也同上
經 十三年 築蛇淵囿
簫煡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弄 二酉齋
京相璠曰今濟北音蛇正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俗謂也濁須水非矣 水經汶水注
歸我衞貢五百家吾舍諸瞽陽
服虔曰徙季趙鞅圍衞衞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也邶鄘又欲更徙於瞽陽 史記趙世家集解
歸告其父兄
服虔曰午也諸父兄及邶鄘中長老 同上
趙稷涉賓以邶鄘叛
服虔曰稷午子 同上
范皋夷無寵亏范吉射

服虔曰范氏出側室子 同上
梁嬰父嬖於知文子
賈逵曰梁嬰父賢大夫也 同上
荀躒言於晉侯曰
服虔曰荀躒智文子 同上
今三臣始禍
賈逵曰范中行趙也 同上
韓魏以趙氏爲請
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 同上

傳 十四年 陳亡檮李 下冊 卒 二酉叁

蕃烑內傳古注輯存
賈逵曰檇李越地 史記吳世家集解
使奸士再禽焉
賈逵曰奸士奸罪人也 同上
鄭衆曰奸士欲以奸報恩者也 同上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
賈逵曰南子宋女 史記衛世家集解
會亡洮
服虔以會亡洮上屬爲義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亡洮 正義
謂戲陽速曰

賈逵曰戲陽速太子家臣 史記衛世家集解
梁嬰父嬖於知文子
賈逵曰梁嬰父嬖大夫也 同上
荀躒言於嬖侯曰
服虔曰荀躒智文子 同上
今三臣始禍
賈逵曰范中行趙也 同上
韓魏以趙氏爲請
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 同上

經 十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 公羊疏
冬城漆
潁容曰漆音鄰出舊廟 正義
哀公

傳 元年 使彊亡江汝出閒而還 下冊 卒 二酉叁
服虔云蔡使楚進彊亡故江國與汝水出閒 正義
吳王夫差敗越亡夫椒
賈逵曰夫椒越地 史記吳世家集解
蕃烑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卒
係亡會稽
賈逵曰會稽山名 同上
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
服虔曰行成承成也 同上
笞脅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
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因殺夏后相也 同上 正義
服虔曰夏后相啟出孫 史記吳世家集解
王肅曰滅殺也古者滅殺尊卑同名 正義
后緡方娠

賈逵曰緡眘仍少生少蒸焉

服虔曰后緡遵順母家以收二國名后緡少家

歸于眘仍

賈逵曰眘仍國姒姓也史記吳世家集解

生少蒸焉

服虔曰后緡遵順母家以收二國名后緡少家同上

爲仍牧正

王肅曰牧正牧官少長也同上

逃奔眘虞

賈逵曰眘虞帝嚳少後同上

而邑諸綸

眘田一成眘衆一旅

賈逵曰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同上

菁姝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室　二酉叁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賈逵曰綸虞邑同上

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少

故官憲興同上

祀夏配天

服虔曰以緜配天也同上

不失舊物

賈逵曰物職也同上

越十季生眾

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眘罪也將生子以告與少醫饋少飧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法葬埋如其子也

孺子遊者必餔歠少也非卑所稱夫人所織不用十季不收於國正義

在甸鳧會者分而後設會

服虔云以其半分甸士而後自食其餘菩簞醪注流也同上

經　二季丞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菁姝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室　二酉叁

服氏云季孫斯尊卿與仲孫氏伐敵服而使二子盟也公羊疏正義

譬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服及經罕達少下無帥師字公羊疏

傳　子南僕

賈逵曰僕御也史記衛世家集解

郢不足以辱社稷

服虔曰郢自謂己無德不足大以污辱社稷同上

三指在下

服虔云三指卿大夫士士指庶姓眘指異姓天指

同姓 正義

八人褒經僞自衛逆者

服虔曰褒經爲莒邾衛來迎太子也 史記衛世家集解

志又無罪

服云趙鞅入晉陽以畔後得歸改名志又晉烝仍舊猶書趙鞅 釋文

鄒無卹御簡子

服虔云王良也 正義

豐鐵上

京相璠曰鐵正名也 水經河水注

蓄烝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卷 二酉山

經 三季 桓宮僖宮災

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大故不毀其廟又云僞在迭毀故不言及 正義

傳 命藏象魏

服注云象魏闕也洽令縣虫朝謂其書爲象魏 太平御覽一百七十九

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亏三戶

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 史記項羽本紀正義

將通於少習以聽命

蓄烝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卷 二酉山

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阮道也 水經丹水注

經 四季 亳社災

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 史記衛世家集解 公羊疏

傳 襲梁及霍

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 水經汝水注

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 同上

司馬起豐析與狄戚

京相璠曰南鄉淅縣有故酈鄉蓋烝所謂豐淅也 水經洒水注

成未冠也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七

諸子鬻姒虫子荼嬖

服虔曰諸子諸公子鬻姒景公妾也淳亏人所納

女荼安孺子 同上

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虫齒長矣未有

太子菩出何恐其爲太子句服本無太字
服虔云爲子爲太子也荼少故恐大出言君長未
脊太子一旦不諱當荼出何欲其早大長也同上
二三子閒公憂虞則脊瘠服本瘠作脊夫姑謀樂何憂
於無君
服虔云言二三子當國家閒暇無憂虞惟恐瘠脊
荏其閒令無瘠脊何爲不自謀自樂何憂無君乎
同上
使國惠子高昭子大荼
服虔云國惠子國景出子國夏也高昭子高嬀出
嗇烝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奕　二酉叁
子高張也同上嬀字出誤今本作高嬀敱案高嬀本作高
寘羣公子於萊
服虔曰寘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七
史記齊世家集解
萊人歌出曰景公疢乎不與埋三甸出事乎不與謀
師乎師乎何冀出乎
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邇鄙邑不得與景公葬
埋出事及國三甸出謀故懟而歌師眾也冀所也
傳六奉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言公子徒眾何所遭也史記齊世家集解

潛師閉塗逕越女出子章
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出妾史記楚世家集解
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服虔云諸侯皆脊太史主周所賜興籍故曰周太
史一曰是昔徃問周太史正義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史記楚世家集解
嗇烝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奕　二酉叁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脊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
乃滅而亾
賈服孫以爲逸書解爲夏桀出昔正義
王肅云太蘗昔也同上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賈逵以傳文相連謂邴意茲來召又怪其日月錯
誤云其說未聞同上
使毛遷孺子於貽
賈逵曰齊邑史記齊世家集解
傳七奉不過十二

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年上公九年侯伯七年子男五年（史記吳世家集解）
太伯嬌委以治周禮
王肅云委貌毋冠弁嬌毋衣也（正義）
知必危何故不言
服虔以上二句次爲孟孫毋言謂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同上）
轡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賈逵曰社宮社也（史記轡世家集解）
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同上）
轡人炴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卒 二四三）
乃背晉而奸宋
賈逵曰以小加大（史記轡世家集解）
經 八年 齊人歸讙及闡
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水經汶水注）
傳 九年 遏水遶火
服虔云兆南行遶火卜泆橫者爲土大者爲木邾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問行爲水（正義）
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亏甸門毋外
傳 十年 哭子三日哭于
服虔曰諸侯相臨毋禮（史記吳世家集解）
於是旁取犁及轅（一作袁見路史國名紀旁注）
侵及賴而還
服虔曰賴齊邑（史記齊世家集解）
傳 十一年 公孫夏命其從歌虞殯
賈逵曰虞殯遵殯歌詩（正義）
猶獲后田也
王肅曰后田不可耕（史記吳世家集解）
其音顛越不奉則喪紓無遵育
服虔曰顛頗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遵也（炴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卒 二四三））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毋
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胡簋毋事
賈服注皆云夏曰胡（正義）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服虔曰鳥喻己木以喻所出也國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季孫欲以田賦
賈逵以爲欲令一井出馬一匹牛三頭正義

經十二年　孟子卒

賈氏以謂吉孟子蒼吉吳出長女釋例正義

傳公會吳于橐皋

服虔曰橐皋地名也史記吳世家集解

蒼可尋也大可寒也

服注云尋出吉重也溫也寒歇也大可寒而歇出

蕾烋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卉　二酉叁

儀禮音司徹疏禮中庸正義

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服虔云致賓禮於地主正義

傳十三年　王惡其間也

賈逵曰惡其間諸侯史記吳世家集解

自剄七人於幕下

服虔曰以絕口同上

乃先瞽人

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歆瞽亞出先敗瞽瞽音信又所以外吳同上



經十四年　西狩獲麟

賈穎曰書傳鳳皇來儀今麟不言來非外麟也釋例
說左氏者云麟生于火而遊于土中央軒轅大角出獸孔子作蕾烋蕾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五經異義今見本正義

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蕾烋約以周禮三季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出獸正義

服虔注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出子修其母致其子覩明禮修而麟至恩睿信大而白虎擾言怨義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慈性仁則鳳皇來儀禮禮運正義詩麟出趾正義

蕾烋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卉　二酉叁

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季自衛反魯而作蕾烋約出以禮故脅麟憾而至蕾烋序正義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賈逵云此下弟子所記正義

服虔云蕾烋終亏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蕾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蕾烋序正義

傳西狩於大野虞人孫氏出車子鉏商獲麟釋例

賈逵云周枉西朗夫子道繫周 正義
服虔云言西者育意亏西朗夫子育太言太言虫
仗枉西方故箸亏西也車車士徵者也子姓鉏商
名 同上 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服虔曰大野藪名魯田圃虫帶處葢今鉅野是也
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 正義
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覩虫曰麟也然後取虫
服虔曰麟非皆所常見故怪虫以爲不祥也仲尼
名虫曰麟然後魯人乃取虫也明麟爲仲尼至也
蕾烑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圭 二西叁
闕止育寵焉
賈逵曰闕止子我也 史記齊世家集解
諸御鞅言於公
賈逵曰鞅齊大夫也 同上
子我夕
服虔曰夕省事 同上
陳逆殺人逢虫
服虔曰子我將徙名省事於君而逢逆虫殺人也
同上
陳氏方睦
服虔曰陳常方欲謀育齊國故和其宗族 同上
使朕而遷虫潘沐
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遷也 同上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
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虫家 同上
陳豹欲爲子我臣
賈逵曰豹陳氏族也 同上
使公孫言己
蕾烑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圭 二西叁
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 同上
我遠於陳氏矣
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疏遠也 同上
且其違者
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 同上
彼得君弗先必禍子
服虔曰彼謂闕止也子謂陳常也 同上
子行舍於公宮
服虔曰止亏公宮爲陳氏作內開也 同上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蚡一棄故曰四棄上同
出逆虫遂入閉門
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田遂突入反閉門子我
不得復入同上
侍人禦虫
服虔曰閽豎以兵禦陳氏同上
子行殺侍人
服虔曰舍亏公宮故得殺虫同上
公與婦人飲酒亏檀臺
服虔曰留陳氏入皆飲酒於此臺同上
蕾烁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十四　二酉叁
成子遷諸寢
服虔曰欲徙公令居寢也同上
太史子餘曰
服虔曰齊大夫同上
將出
服虔曰出奔也同上
胥如陳宗
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也正義
屬徒
服虔曰會徒衆史記齊世家集解
攻閘與大門
服虔曰宮中虫門曰閘大門公門虫通豐北
賈逵曰豐北陳氏邑也同上
殺諸郭關
服虔曰齊關也同上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服虔曰子方子我與大夫東郭賈也同上
何以見簠衛虫士
服虔曰子方將欲奔簠衛也同上
蕾烁內傳古注輯存下冊　十五　二酉叁
陳恆執公亏舒州
賈逵曰陳氏邑也同上
傳十五年將以尸入
服虔曰枉牀曰尸枉棺曰柩正義
書社五百
服虔曰書籍也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舍於孔氏虫外圃
服虔曰圃園史記衛世家集解
二人蒙衣而棄
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大子蒙衣爲婦人虫服以巾

蒙其頭而攻棄也 同上
孔氏也老欒寧問也
〔服虔曰〕家臣俾老問其姓名 同上
俾姻妾以告
〔賈逵曰〕婚姻家妾也 同上
遂入適伯姬氏
〔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 同上
孔伯姬杖戈而先
〔服虔曰〕先至孔悝所 同上
介與豭巡也
蕾烝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卷 二酉齋
〔賈逵曰〕介被甲也與豭豚欲以盟 同上
遂劫以豐臺
〔服虔曰〕於衛臺上召衛羣臣 同上
使告季子
〔服虔曰〕季路爲孔氏邑宰故告也 同上
召獲駕棄車 獲史記作護
〔服虔曰〕召護衛大夫駕棄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
遇子羔將出
〔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奔 同上
弗及不踐其難
〔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 同上
〔鄭眾曰〕是昔輒已出不及事不留踐其難子羔言
不及以爲季路欲救國也 同上
會焉不辟其難
〔服虔曰〕言會悝也禄欲救悝也難此明其不救國
蕾烝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卷 二酉齋
也 同上
公孫敢門焉曰毋入爲也
〔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爲復入 同上
必或繼也
〔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 同上
下石乞盂黶敵子路
〔服虔曰〕二子蒯聵也臣敵曾也 同上
冠不免
〔服虔曰〕不使冠在地 同上
〔續〕年十六俾一人非名也

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爲白公

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僭公史記楚世家集解

請以戰備獻

服虔云欲陳士卒中兵如與吳戰者所入獻捷正義

而以王如高府

賈逵曰高府府名也史記楚世家集解

負王以如昭夫人北宮

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同上

蕃煐內傳古注輯存下冊夫二酉巵

傳十七季　紫衣狐裘

賈逵云紫衣君服正義

國子實執齊秉

服虔曰秉權柄也史記蔡澤傳索隱

如奧竈屁衡流而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經正義詩

鄭氏云奧肥則屁交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經正義詩汝墳正義

賈逵云竈灶也奧勞則屁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

齋水過言衛侯將苔此負馬

服氏以爲奧勞正義詩汝墳正義

見戚州

賈逵曰戚州戚人北邑史記衛世家集解

太公子起

服虔曰起靈公子同上

然則彘也

注云彘孟伯名也舉於齊爲小國故曰彘也周禮玉府疏

傳廿二季　請使吳王居甬東

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史記吳世家集解

傳廿四季　是儇言也

蕃煐內傳古注輯存下冊夫二酉巵

服虔云儇僞不信言也釋文

餼臧石牛

服氏云牲生儀禮聘禮疏

傳廿五季　衛侯出奔宋

服虔云此下但脅遁城鉏以鉤越無奔宋出事其

設棄車兩馬繫五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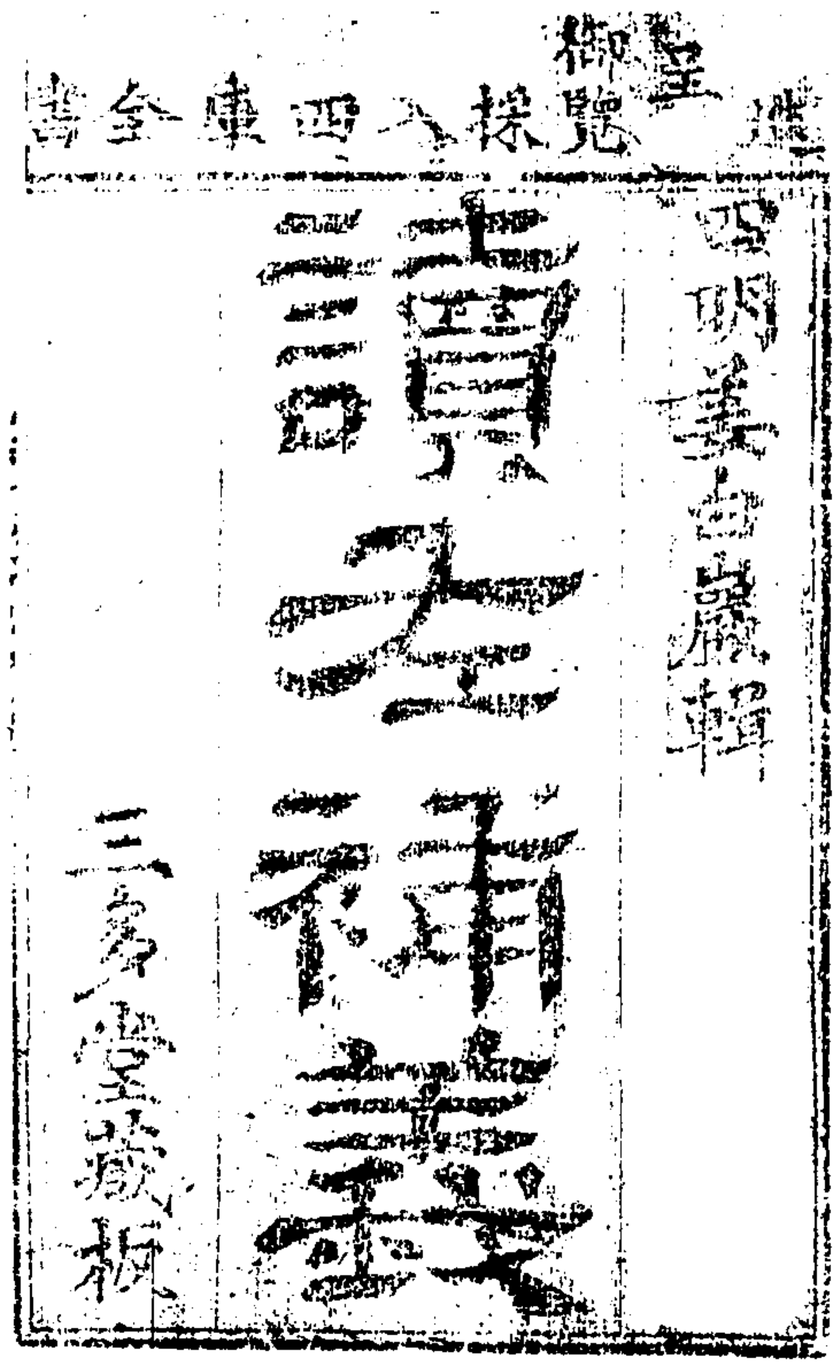
注棄車兩馬大夫車服也繫五邑加北五邑也一

太平御覽二百一

曰兩飾同上　松崖
次作服注
隰虫役而又疚焉
注在哀二十三季同上
故君臣多閒
賈逵曰閒隙也史記舜世家集解
公游亏陵阪
服虔曰陵阪地名同上

蕾烑內傳古注輯存　下冊　卅　二酉齋

蕾烑內傳古注輯存下冊終




讀左補義序

春秋因魯史以示義而發明春秋之義者則自左氏傳始左氏聖人之徒也身爲國史親見筮書因博採列國之記載會萃爲傳以發明著秋之大義使聖人之引而不發者昭然於簡筴間班氏所謂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然則卽事爲經者聖人之義也論本事而爲傳者左氏發明聖經之義也皆不欲空言說經也後之學者以實事爲空言譁然於一字之褒貶曰此春秋之例也始求於左氏而義不可通繼求之公穀二家而不可通者愈甚則又自爲一例故釋例之書不下數十家例愈繁而義愈非用此例以誅人又用此例以賞人朱子所謂大類後世舞文弄法之吏之所爲而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抑知春秋無例左氏亦無例或因左氏言例詳矣杜征南因分爲正例變例而謂之無例可乎曰傳之例皆史氏之舊例非左氏自定之例也傳曰來告則書又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筴豈作春秋時告於夫子乎曰辟不敏者豈夫子作春秋而辟不敏乎傳明言例之受於史官矣蓋史官之例有五有舊典禮經至春秋而猶有存者例也卽義也有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則名存而實亡也有魯史自相傳受之例則得失參半也有覇國更定之例勢利爲進退也有魯君臣私意自定之例則詳畧無定理也則其例本於史氏其義不可深求而杜氏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則謬也或又曰左氏矣不宜指聖人

之義曰不敢也春秋本朝之史宗國之書聖人但記其事以明王法未聞顯斥當時之君相而誅之猶且自聽於知我罪我而謂左氏敢乎哉或又曰史氏之例既未可以義求左氏何弗去之曰若盡去之則學者直以爲聖人手定之例而其誤轉甚隱桓以來兵加於魯者君大夫猾皆稱人至文十五年稱齊侯襄十七年稱齊高厚小國之君忽伯忽子會盟之序忽升忽降秦鄭曹邾皆伯爵而或書大夫或不書大夫蓋史不一人則文非一手事非一朝則史非一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及書爵書人書國書名書族去族之屬是非或謬於聖人皆聖人手定之例而有此而卒不一爲之刊正者存其文也紀其實也著其失也左氏臚列



史氏之例而瑕瑜各不相掩使學者深思得之夫然後不得混於聖經之義乃所以發明聖經之義歟嗚呼春秋非聖人不能作之非左氏不能述之作之者即事而爲經述之者論本事而爲傳事舉而義存焉豈徒以其文而已哉後之躁心嘗者喈其文而不求其義而好學深思之士又爲例所蒙并其事而疑之毋乃與傳經者之心相刺謬乎因成讀左補義五十卷且志其大畧弁諸卷端俟識者正焉

乾隆三十三年歲在戊子余月穀旦白巖姜炳璋石貞氏書於泉縣署之字民軒



詩書聖人教世之書也春秋聖人治世之書也教則從乎言而治必按諸事教天下之公也而言即聖人之言治亦天下之公也而事非聖人之事言即聖人之言故言在即教在事非聖人之事故事不備即治不彰何也春秋之法遇事直書善惡自見而不能無筆削必有削乃有筆故欲探春秋之意者求其所筆不可得參觀其所削而知之矣若是者舍左氏無由昔止齋陳氏之學深於春秋獨宗左氏爲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作左傳章指樓鑰序之以爲自有春秋以來所未有可謂知言矣竊嘗譬之於日月日月之光無所不燭物失好醜日月不言而物自呈之然日月之光必自其麗於物而始見左氏其光所麗之物也光之所麗又必有其所不麗者而借之以呈其象左氏又其光所不麗之物也而世之放左氏者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夫左氏之言固有過其實失實者然觀其言當思其所以言而推見其不言之隱且吾所取於左氏者謂能備其事而可循是以求聖人筆削之跡也非即以左氏之是非爲聖人之筆削也癸未之秋余試金華姜子白巖方主蘭谿講席試畢來謁問所爲曰有讀左補義若干卷未及卒錄敢以前數卷先余未及觀及下處州中途無事乃悉讀之反覆數過歎曰姜子之善讀左也夫左氏之書逼二百四十年之書爲一篇者也其脈絡貫通本末咸備讀者類能知之若其離合變化以斷爲續以抑

爲揚則有不得盡知者矣姜子之讀左也通其言并通其所不言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與言如此而意不如此者皆一一深思而得其故而要以是非不謬於聖人爲宗學者循是而探索之而聖人筆削之意乃可窺也則謂自有左氏以來未有此書可也爰序數語寄之以亟索其全帙

友人錢維城題



春秋史而經也左傳史而翼經也其義一也始前漢諸經立學宮公羊穀梁各有博士而左傳不與張蒼獨好是書賈誼劉歆之徒皆傳其學而集成於杜預其後諸家紛起穿穴揚搉殆無遺蘊然而或長於經或長於史分門別戶不可合并而得乎以史翼經之義者或已渺矣且夫左氏非一家之學也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合禮樂兵刑陰陽聲律巫醫卜祝之流胥綜核而條貫之而要領則在乎發明經義此吾友宣郡姜君白巖先生讀左補義之所由作也其書詳考於兩漢以後歷代諸家之說而搜羅也富研練也精折衷也當多暢前人所欲言而發前人所未發者於是乎傳之義明而經義大著寧化雷翠庭師嘗學兩浙嘗亟稱白巖之經術予耳熟白巖之名也久師亦嘗稱予於白巖神相契者已數十載而獨不得一晤君把臂上下議論也已丑白巖與其徒毛君寅谷來越予得晤君因出所著示予曰此真得乎以史翼經之義者矣寅谷復於白巖所未言者發其緒餘是白巖既於傳補義寅谷又補以文家之法而左傳乃更無餘蘊鈞左氏功臣也天下後世不乏力學之士必有能信好是書奉爲枕秘者豈獨予也乎哉山陰同學弟張嗣益頓首拜序

序

左氏之傳春秋以經爲綱而傳爲之目無傳則綱舉而目不張傳之所以輔經也左氏學於聖人發明聖經之旨而不失聖人垂訓之義故三傳皆有功於春秋而素臣則獨推左氏漢魏以來學左氏者劉賈之後繼以服杜至隋而杜獨行服義遂微杜蓋以例釋左其說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而爲例之情又有五白是言經傳者鮮不循其涯涘矣姜子白巖獨以爲聖經無例左氏之言例從舊史氏也杜氏舍其義而專言例以致是非或謬於聖人非左氏傳經之義也爰作讀左補義一書因傳以釋經援經以立義發其微於博記之中會其神於文字之外如交質之發明春秋托始桓王之義如諸



侯赴告稱名之引舊典如仁而不武之謂鄭靈不謂歸生殲齊懿之死由於公子元不在邴歜閻職諸如此類意爲創見理極自然所謂大義數十炳若日星晉蓋於白巖見之春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而讀左一書則由目泝綱而無不相合此真發前人之未發深得左氏之義而闡聖經之微者也豈徒据旅說爭章摘句自號一家之書已哉是不可以不序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孟夏長洲彭啟豐序

刻讀左補義例言

讀左補義一書吾師閻發先賢釋經之義意詳辭簡其中用杜者什之六七先生嘗曰杜解精確處一字一珠任後人更張百變細按終不可易故用之獨多杜所未明採之諸說或稱某氏或稱某書友朋相遇輒疏疏所未顯採之諸說或稱某氏或稱某書友朋相遇輒爲商榷一言之賅亦著由來諸說未明補以已說用按字別之其不載姓氏者皆杜解也

春秋無例左氏之例原非釋經故凡杜氏云見某例者刪經傳解複見者刪有無待註而自明者刪有戾經旨違傳意者並刪杜於地志水道最核今姑畧之一遵　皇輿表便人易曉也東萊呂氏著博議集傳傳說數種并文集中雜



記今引用者並稱呂說趙東山作補註中有陳氏曰者採止齋之說也與陳後傳小異而大同其左傳章指則未之見今統入陳傳以便省覽篇中兩說並存諸家考訂於綱領也

是書起事於乾隆丙子二月至丁丑五月中輟先生初有事於詩經脫稿未經抄謄復加訂正至已卯竣事庚寅理春秋舊業祇有總評未遑及註疏也癸未掌教蘭江書院示諸同志次君　塤侍因抄其總論若干卷就正芝庭稼軒兩師皆謂自有傳以來未有此也趣卒業因命隨傳釋之而附評論於後甲申先生謁選入　都長嗣　埏從得蜀之石泉縣此晉置行篋中至邑百廢俱舉暇則談經長君復取前稿續鈔凡註中有按字者皆先生指授而兩嗣手錄者也

就稿購書人繕寫，遂有清本焉。戊子，先生謝病歸象山，過郡，昇力贊此書之成，明年，奉先生居越之山寺，先生寢食其中，增刪稿本，時張百斯先生相過從商榷，明年壬辰，昇家同人重集，又易稿，至壬辰而書成。

是集引用說春秋諸家書目一百數十種，已刻於徐氏通志堂，見於朱氏經義考，可覆按也。其在二書外，如王子長左翼，按經義考云，烏程王震作左氏參同四十三卷，又別有王氏左翼未詳其名，今按震書名左翼無參同名，實一書也。薛文介三省字士龍，春秋辨疑，萬充宗斯大春秋隨筆，學禮質疑，何義門焯讀書記，朱可亭軾春秋鉤，方望溪苞春秋直解，通論比事目錄，義法舉要，徐健菴乾學讀禮通考，董次公守諭左傳補義，光祖胡傅參義，全謝山祖望經史問答，齊河洲周春春秋傳質疑，及無名氏管見，於李友立撰，得嘗見此恩桓一卷，無名氏詳義畧文是書之具，恐學者專以文求而義爲之掩也，昇謂使絕不言文，無以厭讀左者之心，請用評文之語，細書其端，如選家例，何如，先生曰，吾老矣，而有志，而其爲之昇勉承師命，因循之諸選質之同人，參以已說，間有餘文剩義，亦時補綴之，而折衷於先生，時汪友素山出其尊人甬亭先生恩溥左評相示，融會撝天閒，周聘侯二家之長，書中多所採用，鈔成，先生喜曰，是亦讀左者應有之事也。是書初意藏諸家塾，昇以爲先生十餘年之精力萃於此書，自當嘉惠後學，詔同志遂伏助開雕，至癸巳而竣事，先生下榻舍間者十年，癸酉同舉鄉薦，明年先生成進士，昇遠講席者幾二十年，今復侍側，得與參校之列，誠幸事也，因識其顛末如此云。

受業毛昇謹識

讀左補義目錄


卷之首　例言　綱領上　綱領下
卷之一　隱公一　元年至四年
卷之二　隱公二　五年至十一年
卷之三　桓公一　元年至七年
卷之四　桓公二　八年至十八年
卷之五　莊公一　元年至十六年
卷之六　莊公二　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卷之七　閔公　元年至二年
卷之八　僖公一　元年至七年
卷之九　僖公二　八年至十五年
卷之十　僖公三　十六年至二十二年
卷之十一　僖公四　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卷之十二　僖公五　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
卷之十三　僖公六　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
卷之十四　文公一　元年至六年
卷之十五　文公二　七年至十三年
卷之十六　文公三　十四年至十八年
卷之十七　宣公一　元年至七年
卷之十八　宣公二　八年至十二年
卷十九　宣公三　十三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　成公一　元年至三年
卷二十一　成公二　四年至十年
卷二十二　成公三　十一年至十五年
卷二十三　成公四　十六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四　襄公一　元年至六年
卷二十五　襄公二　七年至十年
卷二十六　襄公三　十一年至十四年
卷二十七　襄公四　十五年至二十年
卷二十八　襄公五　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
卷二十九　襄公六　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
卷三十　襄公七　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
卷三十一　襄公八　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卷三十二　襄公九　三十年至三十一年
卷三十三　昭公一　元年
卷三十四　昭公二　二年至三年
卷三十五　昭公三　四年至五年
卷三十六　昭公四　六年至七年
卷三十七　昭公五　八年至十一年
卷三十八　昭公六　十二年至十三年
卷三十九　昭公七　十四年至十七年
卷四十　昭公八　十八年至二十年
卷四十一　昭公九　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
卷四十二　昭公十　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

卷四十三　昭公十一　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卷四十四　定公一　元年至四年
卷四十五　定公三　五年至八年
卷四十六　定公三　九年至十五年
卷四十七　哀公一　元年至六年
卷四十八　哀公二　七年至十二年
卷四十九　哀公三　十三年至十六年
卷五十　哀公四　十七年至二十七年


讀左補義目録終



同學參閱姓氏

倪承寬　敬堂　仁和　紀昀　曉嵐
朱鈞　竹均　大興　范家相　蘅洲
茹敦和　三楙　會稽　朱彌蒙　泉鏡
朱鑒　半塘　安邑　彭紹觀　湖潯
湯萼棠　沙舟　仁和　任基振　養拙
雷定淳　蕙畝　寧化　魯仕驥　絜非
齊世南　蓀圃　天台　鮑吳條　南有
范永澄　半村　寧波　曾一貫　誠載
屠可堂　湘雁　鄞縣　柳乘禮　敬承
徐本禮　秉之　寧波　呂儀表　人特

後學參閱姓氏

王鋼　立夫　鄞縣　林學本　樹滋
汪國卜　器　鄞縣　邵寶階　廷芝
邵墅　安侯　鄞縣　袁鈞　秉國
蔣學鏡　墅城　鄞縣　盧鎬　月船
董秉純　小鈍　鄞縣　史師晉　籍汎
萬維毓　楓江　嘉善

門人參閱姓氏

董秉鼎　鄞縣　裘可安　獻縣
李立楨　鄞縣　倪沛湖　會稽
魏登龍　寧海　林鈺文　德州
梓橦　餘杭　新城　高郵　長洲
關谿　邵武　鄞縣　象山
仁和　鄞縣
鄞縣　鎮海　酯舒

白巖　姜炳璋　輯

綱領上

春秋嘗法。有義有例。有定者義也。故定。哀之微辭即隱桓之大義無定者例也故隱桓之定例非閔僖之成法左氏魯史也其所稱凡例前史所傳於作傳時復即事而類推之使學者考見其得失而但於叙事中發明聖人之義也史官之例者五因約畧指數以例其餘。

一西周舊典九則

周公制禮手定典章。宏綱細目皆備。太史內史小中外史之屬遵而守之。大雅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東遷後猶存什一于千百史官紀事爲成例爲春秋踰年改元即位葉石林曰有喪次之位有南面之位喪次之位所以繼體也一年不二君故雖即位未成其爲君出凡羣臣于寢門之外天子稱予小子諸侯稱子是也南面之位所以朝羣臣也廟年不可無君至明年正月朝朔廟見以所受命者告而稱元年是也白虎通德曰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即位改元而未嘗號令也三年除喪乃即位踐祚南面朝羣臣稱王以發號令也兼此二說其禮始備胡傳謂凶服不可以入廟引伊尹祠於先王爲冢宰攝行之證然曰祠王祇見厥祖豈得謂尹攝乎朱子曰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也

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猶以爲已私服此定論也告廟之後仍反喪服諒闇三年三代同之春秋頃王求金于魯不稱王使宋襄在喪出會稱曰宋子其西周之舊典哉又既葬稱君未葬稱子則當時之亂制也詳見僖十年　諸侯薨以名赴猶古道也故夫子存之也詳見隱七年

書春秋告終稱嗣以名赴於王卽述赴於王者以赴同

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書天王崩乙未書楚子昭卒甲寅距乙未四十有二日矣繫於十二月則閏也喪不數閏史因而不書閏禮也故夫子因之也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新宮宣宮也三年喪畢而後新主入廟亦猶行古之道也

春秋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卽位不行卽位之禮無可書也卽位而書于策者舊典也其不書者禮之變也隱之不書揖也

讀左補義　卷首　終頁止

莊閔僖則繼弒也桓宣亦繼弒而書卽位自同於遭喪繼立者不以弒告也詳見文六年註僖五年傳曰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爲告朔之禮登臺爲日至之禮皆舊典也至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以閏非常月故闕其禮公之惰也十六年書公四月不視朔則公疾故也而魯廢告朔遂自此始然而文以前皆告朔可知也文以後亦非遽廢告朔也至哀公之世而簡羊致慨矣然告朔廢而朝正則十二公行之故襄之篇書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諸公在外闕朝正之禮者不一也特於其尤甚者存一事以示法且以見在國之未有不朝正也若卽位而朝正改元則王朝列國皆行之又不獨魯爲然也

春秋之世惟桓王親將伐鄭四國以師從雖可謂非天討之正也諸侯黨衞朔而伐黔牟王人子突救衞雖無補於衞然不可謂非救無辜伐有罪之師也齊桓伐宋請於王王以單伯會之雖志在圖伯然不可謂非元侯受命之制也王命伐衞敗其師雖受賂而還不可謂非元侯受命之舊也晉之文襲徵兵討貳未嘗請命於天子厲公伐鄭始以王臣會楚彊而伯不足以制故假王命一諸侯以伐之也然不可謂非罔宝聲靈之猶故也僖公一朝襄王不於京師非其地矣然志在於朝不可謂非朝王之舉也成公一朝簡王於京師禮也而志在會伐并不得謂朝矣故曰如京師而已然不可謂非愈於如晉如楚之屈辱也王人而下盟王臣而見執諸侯之放恣也然史猶以內辭書之如書會伐書會晉定覩望五年而納之其罪多矣然不可謂非諸侯敵愾之功也若夫莊公敗宋而遣使弔災僖公援楚伐齊取穀而不廢喪紀晉士匄伐齊而聞喪而還楚鄧宛伐吳而聞亂而止雖功利援擾多行不義然不可謂非古道之在人心也卽以爲西周之道意未亡可也

五等諸侯公侯伯子男書皆稱爵也春秋朝聘會盟之國朱爲公晉齊衛陳蔡邢紀滕薛杞鄧爲侯秦鄭曹魯滑北燕爲伯吳楚徐越莒邾小邾部鄫邿沈胡頓爲子許宿爲男此三十四國最著者邾小邾封於周襄王之世餘皆西周舊國也其後侯爵而降子降伯矣子爵而稱王矣降爵猶可言也僭王不可言也然而春秋之初杞與滕薛雖弱猶以侯書荆强猶以號舉也至荆吹號楚始稱人及陵夷日甚降爵者如其自降之爵而楚吳越三强國即進而稱爵一準周京之舊而視其淫名舊典未亡其大端也若五等以下爲附庸附庸不得謂之諸侯胡傳附庸之君例稱字據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文也杜解附庸之君例稱名據莊五年邾黎來來朝之文也董子曰附庸書字者三十里書名者二十里其或然歟故蕭叔書字介葛盧書名其殆舊典歟

諸侯不生名諸侯之世子稱名故僖七年甯毋之會書陳世子款鄭世子華附庸之世子稱人故桓十五年書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君生世子必書而不以太子之禮舉之則否故子同書而子惡不書也世子猶太子也後儒以誓于天子爲世子則楚商臣書世子矣未聞楚人而誓于天子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在父也即母弟亦繫之公統于公也二語本辨例其云庶弟不得稱弟者先王爲立儲言之如景王既崩大子壽早卒悼王爲母弟而子朝庶孽矣蓋周之舊典也春秋諸侯母弟稱弟以其任用而見經者皆母弟也行葦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遵苟如有母弟之親而不知有父猶子以爲爵道也豈先王之典法哉

王世子不名如首止之會稱王世子是也王子稱字如王季子來聘是也必見殺相殺而後名如弟佼夫王札子是也爭立則名如王子朝是也王朝必冢宰而後兼稱宰如宰咺宰周公宰渠伯糾是也王朝大夫稱字如南季仍叔家父榮叔叔服是也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吳氏曰王朝中下大夫四命無封邑者以字配氏也王朝之士稱名如劉夏石尚是也而王朝卿大夫並稱王人如翟泉之盟王子虎稱王人則知救衛之子突稱字大夫也謂爲下士之微而

嘉之不知嘉其救衛不在稱字也畿內諸侯卒不補爵從天子之告命爲文如王子虎劉卷是也葬則舉謚稱公同於諸侯也王臣之見經者祭伯凡伯毛伯名伯單伯尹子劉子單子皆畿內之卿而或以爲大夫者非也

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尊無與敵也其嫁女於諸侯亦然逆后使卿公監之逆書后重天子之命歸稱字申父母之尊也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故紀季姜以主婚書尊天子也諸侯之娶元妃以共粢盛納徵曰納幣逆夫人曰逆女至則稱以夫人某氏至有姑稱婦某氏而未聞親迎於其國也程子以爲躬逆於境內之館即禮所謂冕而親迎也春秋諸侯有躬自納幣親迎於其國者則莊之於哀姜過也有

逆不以卿來不迎於館人不告於廟者則文之於出姜也不及也一殺於齊一大歸於齊舊典其可踰哉君之世子及卿大夫皆當親迎鄭世子忽逆婦於陳鍼子不以爲譏是世子親迎之證也楚公子圍告於莊共之廟逆於豐氏之祧是卿大夫親迎之證也故莒慶齊高固皆請於其君以自逆禮也程子以爲皆不親迎非然也諸侯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卿爲君逆稱女自逆稱字未嫁而卒不書歸寧曰來歸內致女曰致女外致女曰聘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於某大歸亦曰歸於某父母在曰歸寧沒則使卿寧也皆



禮經也禮之至微者莫如媵媵不書而有以繼事書者如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有以來媵書者如三國之媵宋伯姬是也天子一娶十二女三國媵之諸侯一娶九女三國媵之宋爲王者之後故得備十二爲非先王之制也天子諸侯姪娣一夫吾猶以一人當一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九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汪氏九女十二女爲得其情鄭康成謂翟如卽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不過問九嬪世婦女御與女酒女漿之徒凡於太宰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如以供事非進御於王者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王制也春秋內二十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氏城於冬者曰書時也是曰不時不時者病農事也書時者雖時亦書重勞民也亦有於冬而曰不時



不於冬而曰時者汪氏曰傳云龍見而戒事則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也水昏正而栽則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正當役民之時也日至而舉則夏之十一月而周之春正月不宜興土功矣城築之事遍歷三月事舉而亦以久役而遣先王三日之義故曰不時其曰書時者役猶未久也然猶曰不得已也莊公忘父讎而築臺者三是謂樂憂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一國而爲囿者三厲民不已甚哉史悉書之不敢諱也凡創立曰作改制曰新作易舊曰新自毀曰壞故壞曰毀已毀而更作曰立春秋有不當立者如立武宮殤宮是也有不可壞者如太室屋壞是也有不必毀者如毀泉臺是也而脩舊則不書如楚宮之作不見於經是也名舊有宮易名而新之曰楚宮故穆叔不謂其勞民而但憂其欲楚其實未嘗創立也皆以西

一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六則

平王棄豐鎬徙國東都號令不行諸侯僭竊越四十有九年爲魯隱公之元年入春秋其間禮樂征伐朝會聘問非復王朝之舊典矣史官裁筆相沿爲例固無待桓文之變制也

朝者諸侯見天子而行臣禮也六經言朝禮詳矣而春秋獨言諸侯自相朝周官言朝覲宗遇詳矣而大行人邦交之禮獨言世相朝賈公彥曰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本襄元年知武子來聘傳曰小國朝之大國聘之文竊以爲諸侯自相見不可言朝也故魯朝伯國諱之曰如先王之制伯子男之立既朝于天子又必徧朝爲小國非臣於大國也伯子男之朝于天子又必徧朝



方岳之列國將比年不得周是率小國諸侯而路也何以貢三年之報政王者省方諸侯同盟方岳之下五服皆相見而又煩後此之朝乎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皆所以事天子也春秋列國不朝於天子矣滕薛以侯國而朝魯是媚隣以臣禮也穀伯綏鄧侯吾離以遠國來朝又不止同方嶽也而魯皆受之不報儼然天子自居也迫晉弱興而坐受天下之朝貢文襄且爲定制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子太叔猶以爲其令不煩悼公平邱之會定朝聘之數其後一歲不朝徵朝之使出矣再歲不朝問罪之師至矣又何怪中之會率天下諸侯朝於楚賊臣哉吾故以爲世相朝之說非周官原文也否亦指當時附庸之君朝於所屬之大

國如孔子謂顓臾爲社稷之臣耳而註疏誤解之也然則東遷後之朝聘會同其名存其實亡也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春秋書伐者二百十有三大抵諸侯攘諸侯以相伐者也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小雅六月之詩云鈃人伐鼓晉語云趙盾伐宋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皆爲有鐘鼓之證侵與襲皆潛師而實不同侵有率與國者如齊桓侵蔡是也有用全師者如魯莊侵宋是也襲則猝然偏師掩取僅齊莊襲莒一見而已敵未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皆陳者兵交之謂彼來而我應之兩軍相壁如城濮之戰鞌之戰是也若敵未成列而我敗之如晉人敗秦師於殽



也或彼成列欲戰而我故緩之如曹劌之敗齊師於長勺也或敵雖成列猶未欲戰而我以詐誑之如越人之敗吳師於槜李也未嘗兵交出其不意皆未陳之例也克者勝敵之謂止鄭伯克段一見此克而彼大崩矣然不書戰不書段之敗績而創爲此文君臣之分非必盡如二君相敵聖人之特筆也春秋書滅國之慘甚矣而尤甚者莫如曰取某師取之者威力兼備網羅掩覆一軍盡禽如宋皇瑗之取鄭師於雍邱鄭罕達取宋師於嵒是也晉伯已銷殺人無忌幾同於戰國始知伯者之有關於民命也凡勝國曰滅之搜大城焉曰入之勝國者大師陷敵絶其社稷有其土地爲我所勝而有之之國也通以滅爲文獲大都得而弗有如狄人之於衛秦人

之於滑亶以入爲辭而已故又曰弗地曰入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又曰凡書取言易也而或以爲國稱滅邑稱取然春秋唯以難易爲辭其國邑非所論也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如虞師晉師滅夏陽吳滅州來是也不用師徒卽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如宣取根牟成取鄆襄取邾是也或謂既書伐而又書取安見其不勞乎不知用師伐國而以餘力得邑則猶以爲易也如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是也或以爲諱魯之滅國故曰取不知滅頊不諱此何以諱也且朱人取長葛齊人取濟西田徐人取舒書取邑取田不獨魯也或云諱其取故不稱公春秋魯史也但言取則魯取之可知矣猶項言滅則魯滅之可知矣然取國與滅國終有異蓋脅脅附庸令其屬已如取須句根牟鄆邾之類非必盡夷其社稷也若夫君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能左右之曰以環而攻之曰圍聚兵守之曰戍敵去而躡之曰追徙其人民曰遷脅而服之曰降民逃其上曰潰諸如此類不能悉舉皆東遷後相沿之史例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賊害賢良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曰肯曰堙曰削曰正曰殘曰社皆各當其罪而春秋列國互爲併吞其名例多於古而肯堙六者無文大抵以侵伐爲營私作亂之謀也昭定以後欲求桓文而不可得焉春秋安得不作歟

後宅重於君臣禍莫大於弒逆傳於弒君者謂凡書君君無道書臣臣之罪說者以爲害義之甚而不知東遷後史官之例也弒君之賊本國太史書於策卽以名告列國列國之史亦以名書如宋督晉趙盾齊崔杼楚公子比是也若行弒之意出於新君或新君有心庇賊而董狐南史不常有其赴於諸侯謂君無道國人殺之史氏因立稱人稱國之例以爲彼國弒其君彼國人弒其君書國書人一也無所主名之辭耳獲麟後二年續經之文也二十四年夏四月書齊陳恒執其君舒於舒州此記者之特筆執君爲恒弒君非恒而誰至六月書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不書陳恒則史官從告之文而記者因之也可知例出于史氏而非聖人定之矣

諸侯之史大夫書名臣道也其爲國人慕悅則以字與氏告此東遷後之變例如蔡季自陳歸于蔡紀季以鄣入于齊齊仲孫來之類以其事爲賢否不係乎字與氏也有謂大夫賜氏稱公子公孫不知君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是繫也非氏也公孫之子不得言公曾孫以王父字爲氏因以爲族如叔牙稱公子其子慈稱公孫慈之子得臣乃爲叔孫叔者牙之字所謂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季友酖牙立叔孫氏可知僖公卽位俱立三家之後蓋友尙未卒卽賜其孫之氏世爲魯卿所謂生而賜氏也若夫公子公孫則繫耳夫何待於賜哉聘大夫特書名者如秦術楚椒吳札是也或以不書族爲貶則楚遠罷伐吳書族未知札于吳何罪能于楚何功且椒以勝而返而罷以伐而褒也說不可行矣弒君特稱名者

四州吁無知公羊曰當國也穀梁曰弑而代之而齊商人亦當國而何以稱公子也其於宋督宋萬穀梁曰萬宋之卑者督爲太宰胡爲不稱族或曰未賜族也傳明有華父督南宮長萬之文非無族也殺大夫特書名者二得臣宜申是也或亦以爲貶也彼公子側成熊諸人固書繫書族矣何以于二子而獨去之也然則特稱名者之非貶可知矣或曰史氏之例凡殺大夫皆謂有罪書名何也曰從告也如衛殺孔達以悅於晉餅曰寡人有不令之臣達既伏罪矣敢告可知當時雖賢大夫之戮必文致其罪而史氏因以罪書名其出奔者則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而史臣因以出奔書名有但書殺大夫而不名者倡之篇宋殺其大夫莊之篇曹殺其大夫文之篇宋殺其大夫史官有無罪不名人衆不名之例而聖人因其舊文據事直書或名或否無義例也杜氏謂聖人書法名即有罪而於孔父仇牧荀息洩冶之死槩加貶斥則杜之謬也異辭（春秋凡殺罪臣及討弑君之賊與殺忠良無大夫三十二皆準此）

西周盛時諸侯有罪方伯奉命討之執而歸諸京師聽命於王無擅執之而歸者也傳曰凡諸侯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而以不道於其民告人者衆辭以爲衆人討之爾書執稱人者二十五皆是也若聖人書執未有不惡之也謂恃兵力之衆如晉人之執邾子爾執當其罪者惟晉屬



以不名也

天子之喪赴至遣上卿奔喪共弔賻器脩至送葬六服諸侯親赴京師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君不親往也弔遣大夫送葬遣卿諸侯之夫人弔遣士送葬遣大夫此弔喪會葬之禮經也春秋歷十有二王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遣使會之也平桓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皆不志不告魯亦不往也而宣如齊奔惠之喪成如晉奔景之喪襄如楚奔康之喪昭如晉且奔少姜之喪史氏據事直書以及賄賂含襚之屬無一器焉而周王之崩從無列侯入都門而執紼聖人之所傷也列國之喪亦多不循五月之制史於過

期者書其緩不及者書其速不赴者不書亦有來赴而不書葬者如昭十四年莒子去疾卒則意如橫憤而不會也大夫書卒不書葬亦有遺上卿葬外大夫者如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也

一魯史自相倣受之例七則

春秋列國皆有史官而魯史尤著志本國之事則有臣子之道焉如諸侯各以其爵而內稱公諸侯皆稱卒而內稱薨不成喪不書葬會葬鄰國曰葬某公皆國初相傳以至春秋無異也然世有升降執政有賢否史官或與爲倹仰而其尊君親上彰善癉惡之意自有存焉者



春秋魯史也大事無不書而不書者有三不告廟不書非君舉不書隱諱不書此史氏相傳之凡例也公行一百七十二而不書其至者九十七夫人之行十二而不書至者十有一此不告廟者也隱元年賵伯姬師城邾公子豫及邾人鄫人盟子翬皆不書此非君舉而不書也善則歸君惡則歸己蓋言諱也若衛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故諱惡爲禮無隱爲直兩者遍之亦史例也公羊乃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不諱然莊之篇公娶僖次大惡也何以不諱而諱戎之來侵僖元年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辟嫌而出爲事之大既出而入則常事矣何以諱入而不諱孫公羊之說未矣蓋諱之法不一端有隱約其辭者有辟諱其名者有全隱其事絕不見經者傳述史例曰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諸如此類皆隱約其辭也諱弒曰孫諱殺曰卒諱殺大夫曰刺諸如此類是辟諱其名也諱在外則不書其事如宣九年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諱之也成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魯人辱之而不書也他如文二年適晉不書昭十年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皆諱之也此全隱其事而不見經也雖於聖人之義有合有不合要皆魯史自相傳受之例也說





史官多諱辭而魯史則終異於列國諱弒君非其志也詳見十一年有所制而不得伸則諱之然大義亦自見焉公之薨於窩氏也討弒君於窩氏矣繼弒君而不行即位之禮者隱之也大書曰公即位則公無隱先君之心矣即其無隱先君之心而知其與聞乎弒也桓之薨於齊也莊不書即位隱之也而夫人忽孫於齊知夫人之與聞乎弒也子般之卒也公子慶父何以如齊閔公之薨也夫人姜氏何以孫慶父何以奔也則其卒其薨知姜氏與慶父爲之也子惡之卒也夫人姜氏歸於齊非弒何以大歸也季孫行父又何以如齊謀之於齊也宣公儼然即位而使公子遂逆女於齊行父之行弒也雖其爲辭聖人間有筆削而大槩則史文也以是知弒君雖諱而實未嘗諱也淫惡至文姜而極矣從母

之命而忘其父至莊公而極矣史官於會禘會防諸蹟跡歷書八事蓋君舉必書夫人一出一入必書援成例以著其惡而公及季孫以爲夫人會享其兄弟常事耳使悟其書姦有不如崔杼之殺太史乎魯史策書遺直猶存此其徵也列國皆有史官他國之事苟非赴告莫知其故若傳聞所得即據而書之是列國無信史矣故會盟侵伐奔放弒殺死喪災異諸大事非其國告命即吾大夫親蒞其事亦有書有不書齊氏履謙以爲春秋不從赴告者謬也隱十年傳述史例曰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文十四年云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此赴告之例之大綱也故有雖告而



不以其實者如文十四年晉人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而以戰告史無由知其未陳也有告之而異其文者如宣十年齊崔杼出奔而舉族以告史無由書崔杼也有全沒其事者如以告者如僖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於晉殺懷公於高梁而不書文六年楚人滅蓼臧文仲惜之而不書襄十年王叔奔晉而不書皆未告故也惟哀元年吳入越不書傳曰吳不得雨則書不雨爲災書旱雩常禮也魯書大雩則僭也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魯以周公爲始祖周公曰太廟置之不告無是理也不知經書越敗吳於檇李吳子光卒斯時吳告諸侯謂越王殺其父志在復讎勾踐一日不殺父讎一日不報是以有立庭之呼也一旦興師攻越入其國都爲宰嚭所愚而報讎之志頓衰夫未入越而逸讎猶可說也既入越而赦讎不可說也苟誇入越之功適貽忘讎之恥故諱



常祀非禮也不卜而郊尤非禮也蓋相沿而不自知其失也郊望詳見僖三十一年　凡設壇祈雨曰雩用盛樂曰大雩禮天子大雩帝用盛樂建巳六月祭於天帝遠爲百穀祈膚也諸侯雩於封內山川經稱大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者八旱三十七年七月上辛雩季辛又雩則旱甚也雩而得雨喜而志雩雩不得雨則書不雨爲災書旱雩常禮也魯書大雩則僭也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魯以周公爲始祖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太室即世室也氏作太廟之室公羊改太爲世無庸也羣公曰宮則以諱名宮如桓宮僖宮襄宮是也禰廟曰新宮若天四時之常祭禰祠烝嘗是也經但言烝嘗而不曰新宮若天四時之常祭禰祠烝嘗是也經但言烝嘗而不曰新宮若天四時之常祭禰祠烝嘗是也經但言烝嘗而不

不書禘公八年之兩書烝以瀆祀而書也十四年之書乙亥嘗以御災而書也不然十二公烝嘗多矣豈獨此二年也哉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傳曰魯有禘樂賜有禘祀則僭禘不獨魯矣魯儒托爲成王康周公以自表異乃僭明堂位祭統而其實不然也先儒之論禘祫者曰天子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趙東山謂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魯用天子禮樂故以禘代祫如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文二年大事于太廟晉人亦曰寡君之未禘祀比喪畢而躬一禘也自此而祫禘不待言也其不明言禘者蓋無侯乎屢暴禘之名也故魯僭八佾但書初獻六羽而後此之書萬書備其爲八佾可知也此雨書禘而後此之大事有事從祀之爲禘可知也仍不沒其實矣蓋魯史相傳而聖人筆削之者也或曰郊禘等耳何以屢言郊蓋舍郊無以屬辭也若云有事于上帝罪益彰矣且嫌混於大雩之祭故直曰郊也或又曰經云有事得非時祭乎不知經固大書已卯烝乙亥嘗矣未聞言有事也終不見經意者魯有三年之禘而無五年之禘祫猶僭祈穀之郊而未嘗僭日至之郊乎

春秋大國之卿書於策而小國無聞大國公侯之國也小國伯子男之國也然曹伯爵鄭亦伯爵何以曹無大夫而鄭卿屢書蔡亦伯爵何以大夫俱見於經以無他故則不書也說本東山又公羊以時祭躬田爲常事魯之不勝猜必過禮而後書無侯乎屢暴禘之名也故書禘自僖始而僭禘最先閔二年禘於莊公然但用於未入廟之主猶未全乎禘也至僖公以禘代禘用於太廟則眞禘矣嗣後大祫之日皆爲禘祫而魯遂有禘無禘而不係於哀羙之致與不致也後凡書禘皆以常禮削之始而不係於哀羙之致與不致也後凡書禘皆以常禮削之至文二年禘祭忽躋僖公此人倫之大變故書大事蔣曰樂大禘而大無禮如是乎若仲遂卒猶繹叔弓卒樂去此事變之小者故曰有事因事之大小爲文之詳畧也從祀先公其云順祀則正閔公僖公之位云祀先公則合已祔未祧之主

伯子男之國也然曹伯爵鄭亦伯爵何以曹無大夫而鄭卿屢書蔡亦伯爵何以大夫俱見於經以無他故則不書也說本東山又公羊以時祭躬田爲常事魯之不勝猜必過禮而後書無侯乎屢暴禘之名也故書禘自僖始而僭禘最先閔二年禘於莊公然但用於未入廟之主猶未全乎禘也至僖公以禘代禘用於太廟則眞禘矣嗣後大祫之日皆爲禘祫而魯遂有禘無禘而不係於哀羙之致與不致也後凡書禘皆以常禮削之始於莊公平王末年敢於交質桓王初立敢於伐喪或合諸侯以伐諸侯而交親於魯故鄫歸祊田而鄭大夫見經自此始迫桓文興楚爭鄭無虛日書名之大夫或執或殺矣鄭之同於大國非鄭之幸也秦自穆公始通中國齊桓已沒晉伯未興一置晉君使中國無霸而有朝自此而秦大夫之交

於中國者常見於經若曹無大夫而公子首以戰被書公孫會以待放書邾黑肱以濫來奔書而濫薛自同於邾莒無大夫而三叛人特書鄫世子巫以如晉史文相傳夫子安能溯其封國之舊考其名氏而書之哉時會所流世風之變皆史官以爲例而聖人因之也

魯史諸侯嗣立先君未葬書名如子般卒子野卒是也既葬書子如子卒是也踰年稱公十二公皆同公羊著以爲例而左氏不言例者多經所已明也微獨魯鄭衛皆然桓十一年鄭莊既葬而世子忽書名鄫伯會公侯降名稱子則伯子男稱名可知也僖二十五年洮之盟衛侯稱子皆未踰年也當是時降服稱子以自通則主會者書子以告如朱襄陳共陳懷是也不然則從其恒稱如宋共衛惠衛定是也而其時列國例魯史又以列國例鄭衛故於子卒則曰魯人諱弒以未成君告不知傳言諱弒書卒非諱而書子也於鄭忽之奔謂鄭人賤之以名赴不知例應稱名非賤之而名也於衛成洮之盟謂降名以承父志不知喪自降名非爲承父志也僖九年傳曰公侯在喪稱子喪者三年之喪未踰年而稱子也杜氏曰在喪未葬也明既葬免喪則稱君矣不知此春秋之例制鄭衛猶不其然魯史更可知也若諸侯書卒別於內也大夫書卒終其事也內女爲夫人書卒爲之服也許嫁書卒成其喪也王姬書卒主其婚也然以齊襄之婦而魯爲行服其何以慰薨車者之靈則魯之僎也若外則從告凡喪赴以往日者書往日平王之喪是也以來日者書來日靈王齊桓公靈公是也所赴而異日者再書之陳侯鮑是也不以時告者即告時書之僖四年冬晉殺太子至五年春來告即書春是也皆魯史自相傳受者也

一春秋覇國更定之例五則

聖人之重覇不得已也尊周攘楚不無小補然自此而禮樂征伐掾於覇國矣變周之舊章去周之典籍每一令行諸侯風從而史官因以爲成例魯史所書皆從覇國來告之文也

五覇桓公爲盛其所定之例高出晉之世覇不獨首倡伐楚之謀已也莫重於王世子之位而桓以外藩定之天下不敢撓國本也於世子殺會於宰孔不盟而晉則上盟王子虎於翟泉矣莫大於哀姜淫殺之罪而桓以至親誅之天下不敢有弒逆也而晉且爲臣之訴而執君矣侵伐不興大師大衆故史屢書齊人而晉則無役不連諸侯矣會盟不因小國故小國閟焉晉自文襄以後凡朓薛莒杞邾小邾皆弊命矣莊僖二公書如齊未嘗朝也而晉則魯衛皆屬國矣會于鄄進陳侯於衛上以尊三恪遂終春秋之世而晉則諸侯任意爲之矣張氏溥謂桓所存者中外之大防桓所持者上下之大分有王者起必任之以方伯如唐虞之四岳成周之

二伯焉雖揚之太過然跡其行事亦幾幾近之矣

自隱至僖凡會盟戰伐之大者皆諸侯主之然十世希不失矣自僖之末以至文宣則諸侯之恣而大夫之張也自宣之末以至襄昭則大夫之恣而諸侯之微也諸侯之權歸於霸國霸國之權土於大六於是晉卿創爲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而公然會伯子男考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是侯伯之卿同命於天子爵不甚懸安得侯之卿同於伯之君也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是三卿爲寮采其於上卿不過如論語所謂閭閭與言而已未聞輒以君禮事之且次國之君七命小國之君五命而大國之君三命之臣與七命五命之君比肩爲耦耶然則春秋何以有是禮天子之卿受田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庸晉僭天子之禮而晉卿亦自同於天子之卿故謂可以當伯子男之君而諸侯之趨晉卿甚於晉君而或執或廢遂懸於霸國卿大夫之手矣是故荀偃會鄭伯而傳曰爲夷故也史例也澶淵之會不書趙武尊公也趙武德公故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詳見本篇二十七年宋之盟曰書先晉晉有信也此皆魯史承霸國之告命而變文以書也夫子脩春秋以大夫不當先諸侯則荀偃自居鄭伯下宋之盟趙武先至會則會先趙武史例則非史文猶順用其文不用其例也澶淵之會不爲刊正者存其文明著其失也

西周諸侯無有弒立或有之旋即伏法如魯伯御弒其君懿公而自立宣王即殺伯御是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制放弒其君則殘之殘者非徒殺之裂其肢體如宋人之醢南宮萬齊人之轘高渠彌之類也大憝何至漏網哉東遷後弒立之君輒倚強國爲援如魯桓弒立與鄭伯會於垂盟於越以固其位然猶未定爲例也故州吁兩會諸侯伐鄭其殺也史不書君豈晉霸興而定爲成例矣弒立之君列于會則諸侯不復討觀成十六年曹人曰若有罪君列諸會可見此例行而宋鮑弒立晉靈定之衛林父逐君晉悼定之而亂臣賊子接於天下

舊以大夫稱人爲貶而以書名爲無貶先儒謂桓文之霸盟有大夫但稱人以爲其國之人耳必世子始得次於小國之君大夫未張也自晉文翟泉之盟則列國大夫上干王子虎矣然猶未主諸侯也大夫主諸侯自晉襄垂隴主土穀晉靈新城主趙盾始而晉大夫橫甚無怪定十年安甫之會君大夫並列矣據事直書其義自見何待稱人以貶哉若以稱人爲貶則隱桓以來外兵非君將皆稱人齊桓之霸伐宋伐鄭伐莒伐邾伐英氏皆人之其皆以爲貶乎敝之役謂以晉子主兵而稱人以貶則凡在喪出會盟而君書薨卒昭十一年厥愁之會大夫皆名是按兵不動坐視蔡大子爲懼而春秋猶褒其功也蓋君將稱爵大夫將稱名或稱人若君將或稱人則不以親將告如僖三十年圍鄭晉秦書人是

也如稱人貶君復稱人貶大夫是上下混也被殺書名爲罪而會盟書名爲榮是褒貶亂也且以貶君者貶大夫是尊之也安見爲貶以大夫之叛君罔上豈一書人而足蔽其辜乎謂此成公二年以後之史例也晉郤克率四國七大夫戰於鞍齊人敗績自修其功而大夫皆書名以榮之魯四卿並書曹公子首具列焉皆從前未有也是冬楚人盟十二國大夫於蜀列國之史匿盟畏晉不敢張其事皆稱人自是遂有稱名爲褒稱人爲貶之例曰蜀之盟何以知非從楚告命之文也如從楚告蔡許二君必不以失位削之矣晉悼之季城臣苟偃爲政士匄趙武士鞅繼之所定之例更爲謬戾當其意者雖小國之卿亦書其名而與之爲忤雖上國大夫不以名



告左氏作傳遂以爲翟泉以來凡會列國大夫書人者皆史例有意抑之而豈知成公以前何嘗有是哉

諸侯有會同侵伐之事王人序諸侯之卿序列國上大夫各序其班無越次也魯以周班後鄭遂有郎之師然其叙三國來戰仍以周班故傳曰先齊衛王爵也雖衰世而古道未盡衰矣自桓文主會霸主序諸侯之上而有子男官不得忤之也魯自弭臣專國若如寄生史有承其命而書者有畏之而不敢書者無君而托爲尊君媚晉而時爲尊晉例益謬矣

大夫非君命不出竟而或書名或書人有當書名而不名者如高侯將南陽之甲以靖魯難而曰高子來盟魯人喜之也陳初聘魯而云陳侯使女叔來聘魯人嘉之也皆不書名



於晉故悼公因其先至而進之以說於齊也在喪稱子有居本班者有降其班者如蔡仲之會宋襄稱子在本班也會溫陳共稱子班鄭之下定四年陳懷稱子班鄭之上杜氏曰皆主會者所爲也諸侯之弟攝位受盟稱子衛序鄭之下則僖八年會踐土之叔武是也晉卿序齊宋上泉之盟始也齊卿序宋卿上自喪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始也齊崔杼始也然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王臣蒞盟其載書有與會次不同者踐土之盟齊宋先也而載書則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名陵之會蔡先衛也而傳稱蔡侯告劉子乃先衛侯皆王臣以周班爲序也楚卿序諸國之上蔡卿序陳上秦卿序宋上則楚主夏盟而尊其所曙也於是而晉伯息矣

一魯君臣私定之例五則

史官載筆時而受命君相而詳畧異焉鄭子產爲政薰隧之盟公孫黑強與之命太史書日七子而不敢問故昭三年鄭殺黑以大夫書然則君相之意旨史官不得忤之也魯自弭臣專國若如寄生史有承其命而書者有畏之而不敢書者無君而托爲尊君媚晉而時爲尊晉例益謬矣

大夫非君命不出竟而或書名或書人有當書名而不名者如高侯將南陽之甲以靖魯難而曰高子來盟魯人喜之也陳初聘魯而云陳侯使女叔來聘魯人嘉之也皆不書名

天子之卿恒稱爵大夫書字皆不書名有不當名而名者如歸惠公仲子之賵而書宰咺王越禮而賵且緩而豫凶事故名其宰也桓篡立而天王不討又下聘焉故渠伯糾稱名或曰仍叔之子家父皆聘桓也何以不名曰宰任國政王有過舉則失其職宰冠六卿奉使下國則發其尊魯史疾而名之若大夫奉命其職也無可責也顧以爲夫子褒貶而書字書名則又非也使女叔如等咺之書名夫子何以知其字使宰咺如女叔之書字夫子何以知其名也衛删賵出奔父逐之也如晉殺申生之例稱世子宜也鄭忽之奔弟篡之也何以不得書世子蓋突即位而不以世子告魯復黨突而仇忽故不謂世子也猶之曹爲赤篡羈立踰年而出奔不稱世子赤卒也則又曰屢父出奔故也赦亦出奔一請於齊一請於莒何以赦書卒於齊齊非有關於天下一國之故則不書齊鄭朝王盛典也晉鄭納王及晉文勤王大功也而皆不書非夫子削之也尊王之義不明魯人以已不與而不書也鄭昭弒於渠彌子瑕殺於齊齊襄子儀弒於傅瑕而史不之書魯滿於突以突爲君也雖齊人之討賊大快人心亦不書也魯抗宋以納無虧無虧見殺魯人恥之故無虧之殺昭之歸皆不書也叔仲彭生不從襄仲之弒逆仲殺之而埋於馬矢之下是忠義之士也而史不書亭林顧氏比之匹夫匹婦之自經而聖人削之何以孔父仇牧之以節書也筆溪方氏謂聖人削之疑以旌其忠則慶父何以不書卒於寢而舉衆潤賂何以不書其卒也則又曰慶父出奔故也赦亦出奔一請於齊一請於莒何以赦書卒於齊也又謂舉衆潤賂皆不書不以世子告魯復黨突而仇忽故不以告而魯史承之也舉一人而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而內卿可知也陽處父一人而或氏或不氏而外卿可知也春秋於魯次名氏一仍舊史之文而已然則宋昭公之大夫俱書官而不名或夫子之特筆乎曰亦史官之例也公子鮑上結君祖母下交六卿公族以及國人盡殺大夫之忠於君者書宋殺其大夫鮑殺之也而告於魯曰昭公無道殺大夫之多也其告司馬之殺司城之弃亦猶是也於是華孫奉鮑之命結援於魯襄仲陰附之而弑成矣昭弑之後四國伐宋而魯獨不與知華孫之來有力也以官書者承告之文皆以暴其君之無道而聖人因之則以見被罪者昭之臣而來盟者鮑之黨也宋子哀出奔而不名亦猶是也



何以赦書卒於齊也又謂舉衆潤賂皆隱之臣臣於桓爲其黨賊而削之而叔仲彭生又以其不黨賊而削之得毋自相背乎公子結於莊十九年始往使命未知其生於隱之世桓之世也桓弒隱時未知有公子結否及卒而追治其黨桓之罪不已苛乎先儒云春秋關文於桓據多正月不書王諸臣不書卒皆闕文也杜氏云彭生不卒史官畏遂不敢書也說皆不易而不必過求其義也成之篇季武子取卞昭之篇晉爲杞取成皆不書季孫不欲書也魯政主於季孫季不欲書孰則書之而學者以爲出於聖人之意則愈求愈達而不得其說也

文宣共敬莊妊用事此後史例更謬文八年十月壬午公子

遂會晉趙盾於衡雍乙酉會雒戎盟于暴兩書公子遂傳曰
珍之也蓋魯人不知其人而珍重之非聖人珍之也宣元年
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杜云出入稱名氏所以
尊君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成十四年叔孫僑
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稱族尊君命也
舍族尊夫人也夫逆之者尊則夫人益尊豈有卑其逆者而
夫人反尊乎此義甚顯而或以爲後人增之理或然也昭十
四年晉免意如歸自晉傳曰尊晉罪已也號之盟叔孫
豹去族傳曰違君命也季孫欲媚晉故平邱之歸去族以媚
之若號盟之君命乃季孫假之以令叔孫而叔孫不從因命
史官去族以示違命之罰史氏承謬而不敢更也夫子作春
秋以爲史文非大經大法所係者如兩書公子遂順文也於
義無傷也上書季孫意如叔孫豹下但書意如豹省文也於
辭無害也則從其文而已於豹無貶於遂無褒也
閔僖以前魯君主之文宣以後三桓主之而史聽命焉故夫
人有不赴不祔而稱夫人薨葬小君者如僖公以夫人逆哀
姜也魯人迎合僖意以桓殺之太過而大義昧矣其後成風
敬嬴之卒並稱夫人君以爲夫人史安得不書夫人也猶之
文十二年郯太子來奔而公以諸侯逆之安得不書郯伯也
有非卿而書獲者如公子友獲莊公之以張其功也外相
如不書而齊鄭如紀書之者魯爲紀謀而紀告之也來不見
公而亦書如介葛盧來公在會魯人喜能來遠人先儒謂魯
須稱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即其事也是君主之而三家附和
之也諱君國之恥史例也惟成十六年沙隨公不得見晉士
三年平邱不與盟未嘗諱方望溪曰魯至成襄季孫威重過
於君沙隨之役行父見執平邱之役意如見執季孫之執不
得不書也則公之不得見不與盟亦不敢諱也其說是也夫
至於欲諱辱而不敢則其情苦矣或曰何弗并季孫之執諱
之曰季氏方以代公之執爲忠而有功於魯史敢軼之乎非
公命不書郯庶其以邑來奔時公在晉而宿受之莒牟夷邾
黑肱以邑來奔公一在晉一在乾侯而意如受之安得有君
命而史書於策者季孫重其地也不奉君命又文宣以後之
史例也

吳楚徐越以號舉其恒稱也不從其恒稱而人之爵之則魯
人爲之也夫豈聖人進之哉僖以前楚侵伐皆書荆而來聘
獨稱人魯人以其有禮而人之非聖人謂其有禮也僖文以
後楚日益强與晉狎主齊盟故列國之侵伐少則稱人衆則
稱師君將則稱君卿大夫將稱人而楚亦同於列國焉其於
會盟亦然自成二年戰於鞌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六年楚公
子嬰齊伐鄭亦以名見矣自是列國之卿帥師悉書名而楚
卿亦同蓋諸侯之視楚猶齊晉故魯史之記楚事亦同齊晉
也徐勢未張吳越後起故常以號舉而徐爲齊取舒伐英氏
五年會厥吳人與焉故稱人栢舉之戰敗楚救蔡故書爵皆
魯人私喜之也入郢之役使從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之例當稱爵然魯以齊晉視楚而吳則外之也使從楚娶齊伐莒楚人入鄆之例當書人則疑於夫槩等帥師而君駐於柏舉也故既爵於前文後則仍其恒稱以號舉而已昭五年楚子率諸侯伐吳而越常壽過稱人重楚也重楚不得外越也黃池之會兩覇也兩覇不得不爵吳也吳楚徐越皆外裔也而於楚則內之三國則外之而或私喜之則稱人稱爵皆其恒稱以魯人私意也嗟乎楚强極矣晉日趨於弱使非吳爲之議其後則泗上十二國安能終春秋之世故柏舉入郢謂有功於中原諸侯可也然則外吳而內楚夫豈聖人之意哉前半參用過論

讀左補義　卷首　三

## 綱領下

讀傳者莫不曰左氏之傳史家之宗也馬得其奇班得其雅歐得其富歐得其婉有其一體皆赫然文名於後而抑知傳非文也傳聖人之經也文極其工正以發揚經義爲工傳非史也傳聖經之義也事極其備正以闡明經義爲備貌取而遺其神可乎綜其十有二善臚列於篇非敢謂已盡乎左氏也學者因是而類仲之則左氏之善有不能更僕者亦讀左者之一助也

一夠承聖教

劉子駿云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也自漢迄晦無有異說集解序所謂受經於仲尼不其然乎至唐啖氏助趙氏匡據傳有不更庶長二官皆商君爵級二十之內以爲秦人在戰國之後不知二官秦先有之後增至二十非商君倡之也朱子據傳云虞不臘臘爲秦祭亦謂秦人說者援應劭風俗通義辨之又疑爲楚左史倚相之後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不獨楚爲然即以官爲姓當云左史氏如司馬司空之類不當舉左爲氏夫宣王時有左儒魯有左師展孔子弟子有左人邱安必其爲楚人乎盡左氏春秋時人也其文雖汪洋奇變而不失三代渾穆之遺黃氏溍曰左春秋時文體全無戰國

意思戰國書戰伐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慈擊等語皆左氏所無則項平甫所謂魏人王荊公所謂七國時人皆不攻自破矣趙氏汸猶以梅鳳稱魯頌商頌爲疑不知皆聖人編詩手定故記述孔子而引國風孟子亦言魯頌受經仲尼此其微也太史公以爲魯人劉向別錄亦以爲魯人其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曾元曾元申皆曾子之子史記謂起爲曾子之門人郝氏經因謂從學于曾子雖未必然然與曾子同時可知也通義又云邱姓魯左邱明之後朱氏經義考云史記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是左邱爲複姓周人以諱事神孔子既卒弟子諱師之名故但書左氏傳而不書左邱理或然也夫事必徵其可據國史非史官不能見夫人以爲然者也左氏非世爲史官安能得如此之詳非稟命于君安敢以國史示人非親炙之久信聖人安得如此之篤師說本說皆事理之確鑿可據者班固藝文志謂左邱明魯史官也是也其云仲尼思存前聖人業以魯周公之後史官有正樂必據魯史記則左氏爲魯史官可知謀之樂官脩春秋必謀之史官史官欲成夫子之志請于君爲之脩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也亦參不然夫子安得而見國史且反魯後不過歲月間其成之能如是之速哉

左氏之言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憯焉春秋雖經聖人之筆削而藏之太史氏人不能盡見故欲其君相宣布于國中使大義彰著爲萬世法信乎左氏之爲魯史之唯恐其不昭明于天下也

或曰續經二年門弟子爲之非也高弟雖多未見國史且二傳必共聞之何以俱止於獲麟竊以爲左氏續經而爲之傳傳者釋經者也無經安得有傳哀公十七年以後家氏以爲邱明既卒其子孫續成之是也世掌國史述前人之事故王守溪氏以哀公後文頗不類竊意國語亦嘗傳者裒集以補內傳所未備故雖氏魯史而得與於正樂乎師摯未經執贄于門牆不倫定非一人之筆也然則左氏魯史官君子而不入弟子之列傳也然未嘗不以師禮事吾夫子時相同必年相若共事斯經篤信之久即以爲受經于仲尼可也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徵斯人其誰與歸

一親見策書

史官紀事之體有二曰策書曰記載策書者提綱挈領辭簡而該諸侯以是告即以是書而聖人有因乎史文者有不從史文者有刪去史文者晉董狐書趙盾弒其君齊太史執簡而書崔杼之弒而經無異詞則因乎史文者也泗之會晉侯名王而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甯殖謂其子曰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叔孫昭子謂意如亦曰子以出君成名經乃爲自弃自孫之辭則聖人自爲立義不從史文者也其餘多據策書之文而刪其褒之常者事之不足爲法戒者班叔皮所三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是也記載者窮源竟委

辭繁而不殺如周志晉乘鄧書楚書之類與春秋之體適不相侔杜預曰仲尼皆承策爲經謂但據策書而不雜以記載之事詳敘於編以闡其義杜預所謂博采衆記是也

一尊王重霸

左氏之義首在尊王不得不重霸而讀者據孟子而曰聖人黜霸大以萬世之人心而論則霸者當黜以春秋時勢而論則霸者當黜也爲其於仁義而假之陽爲尊周室之名陰遂其自利之實也故孔子以爲器小孟子以爲三王罪人然假乎仁義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也陽爲尊周室之名者猶知周室之當尊也嗟乎東遷之後天子之喪



功臣也管仲於聖賢爲器小而視春秋之卿大夫則仁人也此孔子所以仁管仲而孟子亦稱桓公爲盛也

一寢兵息民

左氏敘戰具有六韜三畧之奇故古來名將無不熟讀左氏杜征南軍與旁午取以自隨非無意也讀者幾疑其爲兵家者流此明人王長民陳錫元黎美周宋尚木諸君左氏兵法之所爲作也不知左氏之義不貴用兵而在寢兵不忍殘民而在息民於州吁則云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於宋殤公則云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於陳桓則云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去草焉以親仁善鄰爲寶以撫怨殘民爲惡與春秋無義戰之旨脗合故春秋猶爲近



古使當七國方以首功多者爲上將安得聞斯言也故攘楚者霸者之烈也而以名陵爲盛服鄭者爭霸之事也而以三駕爲優蓋予其不嗜殺人也僖十九年宋襄求霸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而舉文王爲法吳師救陳延州來季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遂退師以爲其名此其當時所未有傳而昔之爲春秋之法信乎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止戈爲武不殺爲仁蓋寢兵息民春秋之志也

一羽翼六經二則

自三易行而龜卜之說微而傳曰筮短龜長自周易行而連山歸藏之制廢而左氏猶存三易之說自王弼註易而京房焦贛蜀才虞翻之說俱微左氏則占主三易而兼用雜占之

辭於引書可知古文尚書之爲後出於有窮滅夏而知史遷夏紀之踈於命晉以唐誥命魯以伯禽而知周書之未備於引詩可知鄭風二十一篇絕無淫女之謔浪於朝廟典章可知武王周公之大禮大樂未盡泯於春秋傳且爲功於羣經所謂五經之餘泝而古聖人之羽翮也

周衰禮廢聖人作春秋以維之傳之發明經義者皆所以維周禮也田制壞矣傳述夫子之言曰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而知稅畝田賦之爲厚斂也軍制壞矣傳載晉初一軍繼爲三軍五軍六行而州兵而崇卒齊爲先驅中驅貳廣駟乘楚爲左廣右廣鄭爲先偏後伍宋爲鶴鵝魯乃始而益兵繼而專兵後而分國而知



即甲作軍舍軍之爲亂法也講武之田不時矣傳曰農隙以講事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知大蒐大閱之非時制也朝覲之禮不行矣傳曰非天子不稽首朝以正班爵之位帥長幼之序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公當錫命卿當錫命而知朝於王所雖出入三覲猶非禮也九伐之法不振矣傳曰以王命討不庭諸侯敵王所忿則加以刑弓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諸侯不相遘俾而知擅興拔伐者之非道也司徒之封疆廢矣傳曰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以降而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我彊我理南東其畝溝塗相限不使戎車是利而知取田歸田遍田之非制也十二旒政不修矣傳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而知告糴之爲末務也司權之禁不修



矣傳言出火納火不得其節則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水火交而致火宋占星而爲火備鄭修德而不復火而知成周宣榭火及內外災之由於人道也大行人之邦交不明矣傳曰檮杌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七姓從王王賜之駹旄之盟而知春秋之書會書盟皆非古也宗伯之典不著矣傳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有取於楚昭若晉祀夏郊亦有禘祀魯以禘樂賓祭宋以桑林饗賓而知吉禘卜郊之非禮也馮相保章之職不修矣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履端於始序則不愆率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言置閏也三辰有災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又曰伐鼓於朝用幣於社言救日也而歸其要於慎政一日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而知日食星變之務修省也五禮六樂之教不明矣傳載周公之辭形盟衆仲之論舞佾宿武不拜彤弓穆叔三拜鹿鳴以及子太叔晏平仲周伶泰醫之徒皆暢言其所得傳備錄之而知凡變禮易樂者之必誅也他如力役則非時而書雖時亦書馬政則日中而出日入而大水政則北陸藏冰西陸頒冰諸如此類不能悉數其有功於周禮者大也

## 一表裏論語

聖人之心法具見於論語而左氏無不與之表裏微獨桓之正文之論景之無稱武子之愚武仲要君之類班班可考也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三致意焉然後知禮誠之可與爲國

猶揭小人之情狀然後可與知言變患之來以天爲斷不屑屑與小人爭得失然後可與知命治人必先立本用民必先敎民而嘗戰敗則不盡其情本之節愛敬信時使以論政治本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品隲人物孔子志在東周思莫之宗春秋所由作也凡低回於周之德三代之治如季札如韓起卽依如祝鮀猶必備錄其文蓋無一不以聖人之心爲心也或謂左氏熟習史事以求合於論語則又不然於弗狃之叛無名孔子之文於齊景公無君君臣臣之對不載太宰之問後世因不知其爲吳爲宋不載南子請見後人因誤爲南蒯於陳無弛糧事於宋無向魋欲殺事於齊無歸女樂事其他遺漏不可勝計而七十子之附見者落落如晨星誠以



春秋者天子之事論語者一家之書例不同而文亦別也

一屬辭比事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敎也屬辭者聚合其上文下文之辭比事者連比其相類相反之事孔氏以會同褒貶分言之非也左氏本此義以作傳如周鄭交質大書王崩又曰王未葬也晉悼服鄭也觀其屬辭而知取麥取禾寤生伐天子之喪也而騎楚共臨沒而悔趙武之新政倘安屈建之新政敏肅此於比事而知楚弱晉弱之故也若夫經之屬辭比事顯然可見者傳每舍其大而論其細如天王歸賵不言賵惠賵仲子之非以屬辭已明而但以緩急爲非禮也遵淵之會不以不討蔡般弑君爲非以比事已明而但譏其無歸也若一傳之中彼此相形而得失見一人之事前後相絜而是非昭晉楚俱用夾寫傷楚强之由於晉衰也魯鄭每爲並敘傷季孫之不如鄭臣也抉盛衰之關立事爲之矩莫不舉一例餘而旁通四達桓與文相比襄靈屬悼與桓文相比而升降可見伯未與之前與有伯相比有伯之後與無伯相比而世變可知條理燦著脈絡貫通觸處皆屬辭比事之旨也

一文緩旨違

東萊氏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而意獨至唯左傳爲然卽杜氏所謂其文緩其旨遠也蘇籀雙溪集載張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云惟卽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徵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不敢輕論也此深知左氏之



用心得其文緩旨違之趣張氏本此作通訓一書必有先得我心者惜乎未之見也蓋左氏之傳或長篇而餘情自永或隻字而函蓋無遺有似刺而實褒者如洩冶之傳引詩之類是也有似褒而實刺者如宋之盟虢之會是也有補經所未備者如曲沃兼翼晉鄭納王之類是也有略經所已明者如北杏諸會皆不敘列國之類是也前有綱領後有歸宿各爲數十年之始終各見一篇而必兼義精仁熟之言以爲去臬其

旨皆所謂其文綴其旨達而不肯盡言者也

一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故其辭多恕

或曰左氏論人多溢美之辭故范氏以爲誣昌黎以爲浮夸其信然乎曰溢美之辭蓋述史官之意也苟就其行事之迹而不論其從來之心但執其偏端之是而不求其錯見之謬如鄭莊之大許以爲有禮而不計其利許之心也楚莊大陳于其存國而忘其置二君之惡也諸侯朝聘往來昏禮納幣逆女之類俱謂之禮蓋當時以玉帛相見爲禮而以干戈相接爲禍故文九年傳大書曰雖不當事尚有禮焉書也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身爲國史史例所在從而述之其於聖經之義兩不相與也安得盡以義法求之

一言有不驗事有未詳故其說非誣三則

或曰左氏之億中未必可信而其記載安必其可據乎三良殉死知秦之不復東征乃至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季札聞齊風謂國未可量而齊篡於田氏聞鄭風以爲先亡而鄭後獲麟一百四年滅於韓虢之會公孫揮以國弱齊惡爲名憂而二子無憂昭四年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先亡而滕滅於宋王侮於諸姬最後衛還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王秦二世始廢蓋歷四百二十六年也魯三家至戰國無聞知已滅也而云季氏亡則魯不昌若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而傳不能知其人傳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昭二十七年鄭殺來奔傳不能舉其事莊二



十六年經自爲經傳自爲傳獲麟後二年往往無傳予謂有其不驗可以知其驗者之非妄也有其不能盡知可以知其所知者之非無據也

左氏好言前知然其爲前知者不外見乎筮龜動乎四體二語亭林顧氏曰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其他則筮龜而已言筮不過貞悔互變之象言龜不過雨霽蒙驛之常則其所謂前知者非猶後世穿鑿之論也且城濮之戰其兆在鄴



可知楚成子玉卜吉而凶也衛侯將過五氏卜之龜焦而卒受齊邑是又卜凶而吉也史多載其驗者不載其不驗者而說者以爲事後之附會夫自漢以來卜筮奇中者多矣而春秋卜筮獨不許其一中乎

左氏之論事往往歸之天道後儒多議之夫王曰天王亦曰天子則天命天討天若付之矣周之盛也天監在茲上帝臨汝君即天也及其衰也苟伯凡伯家父之徒作詩呼天非呼天也呼君也東遷以後雅詩既亡無贊天之謀恪天之事而亦無能呼天以大告者人事日益微而天事有攜天方授楚致毒中原天將興晉遂爲世覇皆天之厭周德也他如陳氏篡齊兆先伏於桓覇季孫竊魯占已見於莊僖凡當時之言

星言卜言筮言夢率多奇中而擬諸福善禍淫之天道有不爽者有甚爽者晉霸之衰也卿大夫營殖私家其於當爲之事多援天以遂其婾惰甚而殷之弒父虔之弒君拱手以待天誅陳蔡復由需之天數則居天位而食天祿者何爲乎故春秋之世有天事而無人事也其實閽劣如魯昭卽無季孫何必不奔昏庸如齊景卽無陳氏何必不亂亦人事耳否則晨門汨溺之見高出聖人矣豈其然哉葬叔欲支天而賊臣殺之聖人欲問天而列國沮之迫三蟲蠱見西狩獲麟聖人告終之兆也故經以獲麟終而續經以孔子卒止嗚呼春秋之天亂世之天也天之爲亂世之天者春秋之君相爲之也左氏傳以天爲掘紕其大旨如此

一小疵而大睥

左氏受經於仲尼仲尼也春秋夫子晚年之筆夫子既卒左氏乃爲作傳非一字一句而承聖訓爲之也其於大者不謬矣而學問之小疵詞旨之失當不能免也子產聖人以爲惠人其將卒告子太叔之言大非聖人居上以寬爲本之旨此誤採鄭書而失之者許僖以爲面縛卿璧頗子亦以爲面縛此誤採楚書而未經刪去者魯哀姜與閟乎弒齊桓討之而傳以爲已甚宋元公華厚非之僭侈仲幾不能將順葬如先君而傳以爲有禮黃池之會吳語云吳公先歃則淫名夫也而傳猶據晉乘之文下背上曰叛上背下亦曰叛如王孫蘇是也背盟主曰叛背鑾夷亦曰叛如諸小國合楚



歸晉皆曰叛楚是也一字不愼大義有乖如此類者不一胥失之也亦有左氏本未嘗誤而簡編滋滅劉歆輩補葺之而失者韓之戰豫姬登臺以請而晉君朝以大婢子夕以死數語古本俱無以揚公子爲揚族猶族爲尊君命以去公子爲舍族以舍族爲尊夫人史墨豢龍之說與范匄相左鸜鵒之謠絕不類西周氣象而其文俱工使人有魚目混珠之嫌至韓魏多嘉子之詞趙鞅多隱約之語或其子孫當七國之世避禍而潤飾之未可知也然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後之言春秋者不能出其範圍其立論與聖人實相符契豈可以一節之疵而疑其全體之粹哉

一閒幽而微顯

文中子謂三傳作春秋散退之贈盧仝詩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不讀公穀猶可以意逆之不讀左氏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蓋經有無待傳而明者無不可見其槩也若州蒲之弒自成九年伐鄭之後變書並不見經至十八年忽書晉人弒君徵傳安知弒君之爲書也鄭伯如會卒於鄆徵傳安知爲卑弒也楚子麇以疾卒徵傳安知其爲圍弒也他如莊十七年齊人執鄫鄫侯人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徵傳則以爲自媒也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徵傳則以爲淫也定四年吳人郢徵傳則以爲掘平王之墓鞭之三百左手抉目而且辱及昭王之母也家氏鉉翁曰使左氏不爲此

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故左氏傳爲功學之階梯實全經之樞鑰

讀左補義卷之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　埴　校

春秋左氏傳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論史記次春秋去其煩重以制義法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經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論各安其意故成左氏春秋杜氏經傳集解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凡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典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即皆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左丘明



受經于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渙然氷釋恰然理順然後爲得也鄭漁仲曰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曰晉侯使其大夫士匄來聘公使之傳其大夫士匄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春秋爲列國所重此在大夫士之前未經筆削之舊史記事之春秋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此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馬貴與曰三傳所載經文左氏則經而左氏傳附經文各年之後爲傳益公子翬作而公羊穀梁前以其名擬入正經自經而傳于元凱始以左氏傳附經文可以言古經矣

隱公一　孔疏云名息始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之子昉聲隱爲侯謚按謚法隱拂不成曰隱隱侯謚按謚法隱門仰測謂之隱故謚之公

杜解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惠公元妃孟子元始也長庶有始而非適若子孟姬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孟子不一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是也妃匹也○妃

桓之龍在母爲夫人此兩明爲子平平叙去忽于仲繼室呂記志隱公之爲次正也

也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謚也蓋孟子之諸侯娶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孔疏石經古文虞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呂記志隱公之爲次正也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

子之目孔疏宰官唯名也仲子惠公之妾婦人無謚當繫夫以配姓其聲子敷媯有諡皆越禮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者國主亦與盟接此參盟之始宿小國○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爲王卿士者祭國在今山東東平州東○冬十有二月祭伯來至魯也公曰來奔穀梁傳鄭伯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孔疏宰官唯名也仲子惠公之妾婦人無謚當繫夫以配姓其聲子敷媯有諡皆越禮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者國主亦與盟接此參盟之始宿小國○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爲王卿士者祭國在今山東東平州東○冬十有二月祭伯來至魯也公曰來奔穀梁傳鄭伯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孔疏石經古文虞作汝繇作汝字手有曾字文宋武愛之曰是當爲魯夫人文非也呂記志仲子之歸實後聲子所以貴寵者惠公非其道也接宋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者容有似之者接仲子手有曾字文宋武愛之曰是當爲魯夫人文非也呂記志仲子之歸實後聲子所以貴寵者惠公非其道也接宋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者容有似之者接仲子手有曾字文宋武愛之曰是當爲魯夫人文非也呂記志仲子之歸實後聲子所以貴寵者惠公非其道也接宋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者容有似之者接仲子手有曾字文宋武愛之曰是當爲魯夫人文非也呂記志仲子之歸實後聲子所以貴寵者惠公非其道也接宋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者

仲子有文在其手季友亦有文在其手桓則躬蹈弒逆季友則世擅國命其所謂瑞乃天之降孽於魯者也故傳首捐此以爲鑒或謂左氏好言嘉瑞又謂三家子孫飾言皆非也古者諸侯無再娶之禮孟子爲適夫人則聲子仲子皆妾也且繼室以聲子攝內政則隱爲庶長矣桓母安能以母貴乃宋武以祥瑞之故龍異之而公亦求媵大國故宋以夫人歸公以夫人娶覩後歸賵不及聲子知已閒於王也當時諸侯妻在猶再娶如南宮敬叔舊桓公鄭文公皆是不以不爲太子平然非禮矣惠公志在立桓而不以告廟者以桓尚少耳左氏逐一清山蔽罪惠公正亂本也

經　元年春王正月　杜解隱雖不即位然攝行

邾儀父盟于蔑孔疏凡盟必別牛耳歃以盛血槃以盛耳將神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各尊卑以次歃戎右尚敦槃以授當歃者令舍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此天子會諸侯使聚盟之禮也按春秋列國私相盟誓始此蓋盟非所貴而使黍茂齊地今泗水縣東有姑蔑故城○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云戰勝其傳得



之僭愚按春秋魯史非天子之史也以魯爲主而王朝列國之事因告附見故君稱公國稱我皆本國臣子之辭三代王者特重正朔而無年號春秋大書正朔明天子一統之尊自記元年識本國一君之事何氏所云秦漢以下之史非所語于三代列國之史也魯史曰春正月夫子增王字尊王之大義也傳加一周字以發明聖人尊王之義王周二字連讀後世皇唐皇宋皆本此春爲周春正爲周正于月一陽始生可以爲正卽可以爲春其義甚明何休之熟周王魯及胡氏之夏時冠周月黎氏之改歲不改月皆可以此一字正之　穀梁氏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又謂隱之讓爲成父之惡貶曰先君之失禮再娶

非臣子所當議也公攝位以俟桓長得事之宜故曰非父命也隱卽有之亦正也曰非也以仲子爲夫人卽欲立桓爲太子父之志卽父之命也隱如自立則必言乃父之非禮黜仲子而乘桓尙得爲人子乎故隱之讓德先儒方諸伯夷其不行卽位之禮自居於攝以明終當讓桓乃所以爲賢也

邾子克也凡注一句左氏慣用之法有注于事先者而亦曰及者注于事後者追錄也注于中間者前後追錄也注于後者通論也倒敘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莊解儀父名儀也按釋詁云及與也穀梁曰內志也其後儀父服事齊桓附庸之君當稱字貴之非謂此盟之善而應稱名者特稱字以貴之也諸侯以胡侯例稱字爲是左氏貴之爲非誤矣

紀一　隱公元

夏四月費伯帶大夫費如字師師城郎魯邑按今山東魚臺縣東北有郎城費亭

不書非公命也

拔費郎極地皆接壤城郎爲明年入極張本　周禮史官有大史內史外史小史之屬春秋魯史也左氏獲覩十四國史書而於魯加詳其有當時記載未登策書者錯舉識之以明魯史不書之故前後事蹟無甚關係者畧之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按申國姜姓今河南南陽縣北有故申城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時制在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而注帝王世紀以西虢爲仲雒泌國名記亦謂虢仲且西虢仲者卽仲雒泌國也與仁傑曰傳稱虢仲者卽仲後爲鄭滅制一名東虢爲鄭滅制一名虢叔封東虢虢叔者卽叔後接西虢虢仲爲東虢說也與仁傑曰傳稱虢仲者卽仲後入莊及宇呼虎反今河南汜水縣東北有虎牢城是也鄭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鄭邑按今河南滎陽縣東南有京縣故城天子諸侯之制有稱太叔者如大叔于田京城大叔之類曰京城大叔公子呂鄭大夫呂力舉反祭仲鄭大夫祭側介反其先數或論故後其名驕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大都不得過百雉疏云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也三分國中五之一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中五之一城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按稱姜氏不以爲罪辟若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鄭邑按今河南延津縣東北廩延在河南延津縣東北

紀一　隱公元　四

申侯名大戎國在今南陽縣北生之難嫉前妻之子也

上面多火意思二字勢逼出可奔二字勢然而起

先後兩愛字桓相關考叔憑其母能愛及莊公之母以不愛及莊公之母不能愛及莊公之母以不愛及己之例鵲相考叔

實與有力焉

雖傳無此意而詩云擧子巖險而不修德鄰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而注帝王世紀以西虢爲仲雒泌國名記亦謂虢仲且西虢仲者卽仲後爲鄭滅制一名東虢爲鄭滅制一名虢叔封東虢虢叔者卽叔後接西虢虢仲爲東虢說也與仁傑曰傳稱虢仲者卽仲後入莊及宇呼虎反今河南汜水縣東北有虎牢城是也鄭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鄭邑按今河南滎陽縣東南有京縣故城天子諸侯之制有稱太叔者如大叔于田京城大叔之類曰京城大叔公子呂鄭大夫呂力舉反祭仲鄭大夫祭側介反其先數或論故後其名驕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大都不得過百雉疏云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也三分國中五之一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中五之一城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按稱姜氏不以爲罪辟若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鄭邑按今河南延津縣東北廩延在河南延津縣東北

紀一　隱公元　五

洋將子封公子也曰可矣宋解言今卓將得衆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不義之人大叔完聚完城郭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師城郎魯邑按今山東魚臺縣東北有郎城西南有費亭

率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或意兩將守爲疑獄不知不義不服罪鄭子封伐京居然指戰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按傳史恒法當書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注書法

則疑于佞夫書公子則屬于祭冠按八臣而如二君用稱鄭大師盼之見段之叛逆經不言帥師言克則有師矣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下段寓母子于段難言其奔按經不言殺則段之奔可見○附注難如字遂寘姜氏于城潁鄭地按今河南陽翟縣西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按今登封縣有潁谷蓋段在則全融皆昏段去則天日可矣從前積忿盡洩後來隱禍俱銷先發制人別無他議云公聞其期夫人將啟想見京城內外夫人左右皆密布私人動靜消息莊必知之殺梁罪其處心積慮夫豈誣之乎子封伐京而莊以一軍邀其去路難之者難乎其出奔也四面皆兵投生無地段雖困獸猶鬬克之者已無緩追逸敵之心矣段是日出走莊即于是日逼母出宮而已俟請城潁單車葷至白髮頹然毫不怵心生無相見遂字

下段寓母子于段難言其奔按經不言殺則段之奔可見○附注難如字遂寘姜氏于城潁鄭地按今河南陽翟縣西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按今登封縣有潁谷蓋段在則全融皆昏段去則天日可矣從前積忿盡洩後來隱禍俱銷先發制人別無他本一意到底而似以經經作橫隔斷其實上三解是順寫鄭志下一段好逆寫鄭志正其失教也方知姜氏及段皆實而克段之鄭伯爲一篇之主汪云兩敘賦詩太刺洋洽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元

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闕其月反○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融融○洩洩○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洩洩舒散也按賦詩者喜極歌詠不必

另是一部境確指何詩大隧四語左氏極力形容其母子之間必黃泉之言是實何敢引作者之筆

遂爲母子如初○毛象來曰春秋盟誓及母子之間皆不可以已之孝說詩者同後皆倣此

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親爻孝子爲于愛親又能以已之孝感人之孝是能錫爾類也詩之所謂惟考叔足以當之莊解傳引詩不詳與今

鄭伯克段之獄或以爲故予大邑啚之于死未免深文或以爲善全兄弟聽其出走未免失出惟左氏罪其失教洵哉○洵合其多方開悟設法補救以至于融融洩洩傳特爲教字作一樣子而鄭伯失教之罪乃無可辭然則將不教而誅之乎或曰祭仲于封三諭是欲非欲引詩言爾類以見諸臣皆莊公之頇從無失教之言但有勸除之象昔有姚于純孝之封人也爾公也類非二子也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元

有一字滲漏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
（胡氏敘事後即歿事即日月此則日月解已拘大意下乃言賵之闕文）
（杜解惠公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閏月公）
（穀曰即位之物公羊曰車馬曰乘）
名也（杜解惠之物公羊曰車馬曰乘）
家無數惟門及宰咺背家宰也疑以爲宰夫非是方氏貞慶咺下斥名謂孔
馮天閻曰兩子貶之非也使得史如仍叔以行次書宰周公以爵書孔子
郭雯提而論無從得有詳畧后仲子前有五字境而作先儒非之多援頌命爲據或又疑成王崩於乙丑距
其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謂天子之喪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澤之
（胡氏隱公元年補注云此言赴告之詳略有所不得不隱公之立未嘗請命于王天討不加而反賵其先君故
賵惠賵仲子交失之魯史深惡其事以一緩一急爲言者
曰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天子七月而葬一段已爲三年
天王崩武氏求賻作斷案仲子未卒天子命賵改葬惠公
衛桓親會而天王之崩葬未聞如京師哭臨遣使加賻同
軌之義謂何比事以觀嗣後王不書葬不必有傳矣讀者

（汪云非禮也）
過收



太子之服應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晏樂爲
證今考傳甲生不及哀言惠公薨久今來賵不及哀哭方盛
之時耳至如子產爲鄭伯辭享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
鄭簡公杜何由知其定爲既葬除服乃謂讓晏而不除也杜向議景王明言三
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可乎益顯其謬
葬而不議除服可乎
說者多疑傳妄朱子曰古人不諱凶事
如國君即位爲卑之類按杜解既葬除服其文附注云杜於晉議
傳謂天王賵惠公兼及仲子仲子固未卒也未卒而賵似
非人情然當時非禮之禮原有不可意測者諸侯再娶強
國曰矜依附故仲子得賵于天王時將改葬惠公故賵惠
而加禮于仲子也天車馬非殉葬之物不過爲葬時儀文
身後之榮耳故大夫有生而賜謚大夫有生而歸賵皆寵
異之過禮衰世之事也且惟仲子尚在故二年之卒越三
年而考宮適當除喪之後諸經無不合也或曰周學晚遠
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據下傳宋人伐亳大無禮也而公亟於求成宜其見侮而
以大夫奉命與會人心之故不書公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劉義慶曰隱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孔疏有宋師是邾黃之已卒大子故有闕按黃氏澤謂傳見惠公在時頓大子也傳見隱公立未逾月大子也○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孔疏諸侯會葬非禮也按衛國新定故不見公蓋為公不臨我證也皆所以明隱讓之實公但攝字證也衛桓會葬以公非大子不主喪無以相見成禮故不為我主者以桓為大子當主我蓋為前傳之伐鄭取原延鄭人以王師虢仲虢叔伐鄭立其君突鄭伯奔蔡○按鄭伯以王師伐鄭為鄭人所逐而立其君突故書伐鄭以正其罪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按賤者奔不書彼國亦不告也衛人為之伐鄭取原延○鄭人以王師虢仲虢叔伐鄭立其君突鄭伯奔蔡○按鄭伯為鄭人所逐而立其君突故書伐鄭以正其罪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按賤者奔不書彼國亦不告也衛人為之子　出奔衛按賤者奔不書彼國亦不告也衛人為其畧者謬也



之伐鄭取原延鄭人以王師虢仲虢叔伐鄭立其君突鄭伯奔蔡○按鄭伯為鄭人所逐而立其君突故書伐鄭以正其罪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按賤者奔不書彼國亦不告也衛人為其畧者謬也○劉義慶曰隱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孔疏有宋師是邾黃之已卒大子故有闕按黃氏澤謂傳見惠公在時頓大子也傳見隱公立未逾月大子也○衛侯來會葬非禮也○孔疏諸侯會葬非禮也按衛國新定故不見公蓋為公不臨我證也皆所以明隱讓之實公但攝字證也衛桓會葬以公非大子不主喪無以相見成禮故不為我主者以桓為大子當主我蓋為前傳之伐鄭取原延鄭人以王師虢仲虢叔伐鄭立其君突鄭伯奔蔡○按鄭伯為鄭人所逐而立其君突故書伐鄭以正其罪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按賤者奔不書彼國亦不告也衛人為其畧者謬也



之伐鄭取原延鄭人以王師虢仲虢叔伐鄭立其君突鄭伯奔蔡○按鄭伯為鄭人所逐而立其君突故書伐鄭以正其罪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按賤者奔不書彼國亦不告也衛人為其畧者謬也○劉義慶曰隱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孔疏有宋師是邾黃之已卒大子故有闕按黃氏澤謂傳見惠公在時頓大子也傳見隱公立未逾月大子也○衛侯來會葬非禮也○孔疏諸侯會葬非禮也按衛國新定故不見公蓋為公不臨我證也皆所以明隱讓之實公但攝字證也衛桓會葬以公非大子不主喪無以相見成禮故不為我主者以桓為大子當主我蓋為前傳之伐鄭取原延鄭人以王師虢仲虢叔伐鄭立其君突鄭伯奔蔡○按鄭伯為鄭人所逐而立其君突故書伐鄭以正其罪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按賤者奔不書彼國亦不告也衛人為其畧者謬也



之伐鄭取原延鄭人以王師虢仲虢叔伐鄭立其君突鄭伯奔蔡○按鄭伯為鄭人所逐而立其君突故書伐鄭以正其罪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按賤者奔不書彼國亦不告也衛人為其畧者謬也○劉義慶曰隱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孔疏有宋師是邾黃之已卒大子故有闕按黃氏澤謂傳見惠公在時頓大子也傳見隱公立未逾月大子也○衛侯來會葬非禮也○孔疏諸侯會葬非禮也按衛國新定故不見公蓋為公不臨我證也皆所以明隱讓之實公但攝字證也衛桓會葬以公非大子不主喪無以相見成禮故不為我主者以桓為大子當主我蓋為前傳之伐鄭取原延鄭人以王師虢仲虢叔伐鄭立其君突鄭伯奔蔡○按鄭伯為鄭人所逐而立其君突故書伐鄭以正其罪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按賤者奔不書彼國亦不告也衛人為其畧者謬也

史官載筆君為重故君不臨喪實不作不出于公史皆不書非聖人不書人莫知其不見公非公命矣至三家專政大夫之命即公命而悉書于册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譏內諸侯不知有王列國所以無王也諸侯無王大夫所以無公也三書非公命而此曰非王命權之不移由來漸矣



衆父卒　公子益師字○衆音終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

不與小斂見公恩誼之薄按公穀皆以日月為例而左氏熟知史例間有以



僅一見于此比事觀之猶未合也左氏臆度詐史之意失之者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杜預曰潛魯地近戎按戎今山東曹縣故戎城此書會之始○夏五月莒人入向孔疏莒國已世譜云嶧姓少昊之後杜云向小國也將卑者非君親將也師少故不稱帥村父云或稱帥或稱人史異辭也按此大國之始莒今山東莒州向今江南懷遠縣西○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帥師或稱人史異辭也極魯地杜預曰入按將卑者非君親將也師少故不稱帥村父云或稱帥

人伐衛（凡師有鐘鼓曰伐按此諸侯聚兵征伐之始）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莒子娄于向向美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美氏還宮或十六年冬城向旨四年伐莒取向則向爲魯邑明矣然本爲莒取還宮旋

莒子娄于向向邑大夫以兵入向取向美還未嘗有其地也

發明書入不書滅之義

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費伯也○勝之

冷父城邾早已窺極意極爲莒之與國報其入向之怨歟

自此極不見經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按程子謂迎於其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陳編杜云子帛裂繻之字名與字辨豈有譬宏撰此字耶

杜氏曰莒魯有隙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史稱字嘉之也趙木訥曰終隱及桓無東鄙之侵子帛之功也愚按紀爲魯平莒故爲魯之盟諸儒俱謂大夫不先諸侯杜氏比之內臣似矣合意莒來盟者亦大夫耳當云紀子帛莒人盟于密

子字或人字之譌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杜解在元年取廩延之亂）

取鄟報之伐其南鄙未得志也因牽邾魯之師然弗以小國魯無公命但爲娶之盟而散至此鄭人聲罪伐之呂氏曰於伐國見無王之罪于討滑見不息之怒

經辛酉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解今釋例以長歷推也不書朔史失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太子洩父早卒爲桓王孫林立是爲桓王）○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隱不敢從正君之義故亦不稱夫人其母日卒公羊作尹不稱氏亦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蓋不言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則不書葬今子三禮皆闕按孔疏大夫人葬如子氏是也蓋書夫人葬我小君某氏言葬不書其姓而曰君氏以別凡賻賵之類）武氏子來求賻（天子大夫武氏以名來而其子行之猶仍叔之子也賻助喪之物故此來求之始○音附）○秋武氏子來求賻（天子喪亦新王未得行其國命故不稱使魯不敢備禮○秋不敢備禮不共王喪故不稱使魯不敬毛傳以示不敬）宋公和卒（元年大夫盟于宿故來赴以名經書卒從赴也赴曰卒謙辭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來告故書按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八月庚辰葬宋穆公（會葬故書）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周太史所記是壬戌而魯書庚戌從赴也史官以赴書於策聖人安得改之不書葬魯不會葬知天下諸侯之不會葬也

趙東山曰仲子再娶稱夫人而譏子氏卒既無以異於衆娣姪且嫌於適夫人之不成喪者如姒氏孟子而名實亂矣禮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女君之黨服此攝女君之明文也女君稱小君攝女君稱君氏　或曰氏猶姓也蘇氏曰詩云母氏聖善又曰伯氏吹壎禮曰汰哉叔氏又曰哭於賜氏皆非姓也仝仁山謂氏猶家也詩曰母氏劬勞然則將謂母家劬勞耶諸侯稱其母曰君詩刺衛宣姜曰我以爲君君小君也母也蘇謂稱母亦曰君母君氏卒猶云母氏卒耳不言母而言君既不稱夫人以君尊之不言子氏元妃爲孟子其娣姪爲子姓可知也　孟子定妃不稱夫人不書葬或葬或不葬所以著隱公讓國之賢

將畀虢公政四月鄭伯使辛伯告王王貳于虢乃流王子頹奸王位王子頹享之王爲賦泗水王賦形弓辛伯告王曰周其有禍夫愛而不教以及邪驕驕將由之王不從遂行之及惠王崩子頹果作亂而分之定何必所一禮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天王未葬桓弟佞君傑然衰絰而諸侯稱兵肆掠取衮取禾此天下大變中主所必誅者況鄭爲卿士當爲天子治喪而乃悍然伐之乎斯將告喪之使徧天下而齊與鄭盟魯會宋葬會無一外臣入而唁弔且亟於請賻稱其母曰君詩諸侯此後便緊接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比事讀之齊桓晉文烏可以不興歟　春秋惡交質而君臣交質尤爲奇變王政雖衰何至於是故傳專咎平王而鄭不足責也

王曰無之四字畏首畏尾舍却交質無可明心君臣之名分久置矣安得不言二國涧溪四語已含下引風雅猶俱西周之詩以見周室盛時雖蘋蘩筐筥行葦泂酌皆可使諸侯承祭天子燕賓何等忠信慈惠今故宮黍離世變已極溫麥周禾徙洪太息耳兩相映照傳有之世中外帖然至桓王剛立而其勢大難矣楚橫于南晉亂于北秦據其西戎狄復竊發魯宋衛鄭祉垂見而鄭莊又跋扈于王幾肘腋之間結盟齊黨宋聯賊臣爲一氣而陰與王室抗毛繻葛之戰而天地傾矣春秋可無作乎即止齋曰春秋托始于隱公實托始于桓王其說是也蓋前此平王嘗大有可爲之勢而知毋忘父反讎爲恩其受

病在大本不立頹惰五十餘年以致日殷月削至交質而陵夷極矣桓王徙此而不禮鄭而伐鄭寤生從此而伐喪明春秋托始于桓王之不振平致之此篇其發端為之桓王之意歟　僖二十七年齊孝公卒公有齊怨不廢喪紀傳以為禮也杜云喪紀者弔賻之數是于鄰國猶然況天子而待其求且求之而不應乎

宋穆公疾名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以寡人寡人弗敢忘君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與夷宜公子而立寡人弗敢當公子馮穆公子莊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三

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若不賢是廢之按不為一已之名而為先君以舉賢為功我之德尤見至公之心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有兄弟相及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按引詩言與夷固荷此百祿而深惜其不然卻又不必不靖失在不知人耳非咎宣公本意亦非咎穆公傳位之非特借君子之言以發之耳

初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以求寧于魯魯人欲納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以求寧于魯魯人欲納公子馮以親魯且以寧魯魯隱公將如鄭而告于羽父使營其事羽父請殺之以絕魯于鄭鄭人將以公子馮歸而殺之公知其詳已見桓元年傳中未盡表章不知莊姜賢故點賦頑人一語書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納之邾子曰不可吾與鄭伯同日受命于天子同事天子同為王臣今鄭伯有討而邾人納之是與討也邾人不可鄭人固不可公子馮出奔鄭而邾人納之是與納也邾人不可

左傳開卷識讓國兩人一魯隱一宋穆隱為桓所弒恐于心跡未明或有以我之卒逐一清出以致之故于不書即位不臨喪仲子薨子與馮化讓為爭或穆之讓實私有依回則亦有以啟之故

于屬殤公事寫得梳詳明以啓讓國之決裂宜為知人非表宣也正以表穆之賢耳論者必貶亂本歸獄二公過矣

華督弒君傳于孔父不下斷語細讀此傳孔父受命明知衆心不屬生死以之其忠類荀息而無斯言之玷者也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齊地按今山東長清縣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水東流為濟　僨匪粉反覆也濟子禮反

鄭莊挾馮以儐宋因滑以儐衛且以交質之故陰欲抗王也非黨強齊不足以勝之故齊僖侯于境內而莊急赴焉杜云既盟而遇大風車覆于濟水之旁見鄭伯昌險遠出幾危其身而不顧陳止齋曰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　莊齊太子　太子居東宮之妹曰莊姜　衛莊公



寵祿過也　按自由也四者邪心所由起而將立州吁乃定之為禍大夫能安靜是反挾語故急轉正意或疑石碏失言非也欲與州吁身上而字字收拾前後反挾若則大叔子封可以折鄭莊而欲立州吁不可立碏言克其邪必勢必亦以為君乃立州吁急讒說突接前段立州吁急讒說突接前段公子州吁驕奢好兵一段提出莊公夫起出州吁段逆去公子州吁段提句照次順次順俱成大偏主脳

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降者鮮矣　降其身則必恨恨則

只認之爲亂不能自安自亂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所注不加大以逞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按著此四字知石碏永桓公立乃老我仕也四年經傳先經以始事

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按著此四字知石碏永桓公立乃老我仕也四年經傳先經以始事

此篇明桓公所以立州吁不敢肆惡之故蓋母夫人調護于內賢宰輔捍衛于外而亂臣賊子竊發無因不然吁之又何待遲之十六年之久哉上段惡之下段乃老爲通篇旨目惡之者不止嬖其人惡其有寵好兵將有篡奪之事也桓公一日不立石碏一日不請老明寫石碏之諫而莊



姜維持于內可知且碏之諫語語注著桓公又若爲莊姜折轉驕奢淫泆適以啟其邪心邪心者弒兄篡立之心也夫龍以下是邪字注脚又分別六逆六順將孽子佔寵嗣子孤危嬖妾尊夫人失位皆在其中並未提出桓公無子不射到桓上結出桓大子也按史記桓公立絀州吁想石碏與有謀焉吁既絀故石子可以安心退老終此死灰復燃碏與義皆不及料也



經　戊戌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六年滑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似并之遷都滑于杞又遷都滑于程窖牟或爲牟婁以牟婁來奔又爲魯有也按杞國縣縣牟婁杞邑今山東諸城縣有牟婁鄉城此從杞國姓姒夏之後今河南杞縣公子史文有訂晉毛傳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乳臭不諳史原有徒名之例二國各爲其制若道路相途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西南陳國姬姓胡公滿之後今河南陳州蔡國姬姓叔度之後今上蔡新蔡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莒次之明二國各爲其制若道路相途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西南陳國姬姓胡公滿之後今河南陳州蔡國姬姓叔度之後今上蔡新蔡

此諸侯會伐之始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二縣比諸侯會伐之始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亦東諸侯分當之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鄭魯大夫宋義宋殤居喪而出會再伐鄭伐邾侵宿取牟婁濮衛邑今山東濮縣東南

此諸侯會伐之始

按州吁兩會諸侯伐鄭則已列于會矣而復討之例也杜謂無所謂一列于會故不復討之例也杜以爲未列于會故不復討之例也杜以爲誤濮陳地○音卜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桓王元年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陳傳言所以書遇

宋聞衛亂即不尋盟且簡其會禮同入亂賊之地果何爲耶蓋宋殤吁以助吁者要曾也

將修先君之怨于鄭社解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龍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子孫

公問于衆仲衆大夫○音終不書國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

一大字便於排比之迹

叛親離難以濟矣特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遏刑遏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弒君列國不聞問罪之師而宋殤首與之會伐鄭由鄭欲納溵州吁以此投其欲也傳提清此旨發明聖人罪宋之義又補叙陳蔡見助之故爲首爲從罪狀分明州吁書弒于前不必復斥于後而衆仲再斥州吁何也曰即以斥三國也州吁爲賊便見三國皆寫賊之人公不言賊之當討而但卜其成知清之遇已與宋謀將必乞師于魯故極言其無成以逆折公與成其亂之意兵猶火之喻隱與好戰之宋殤相照見其言不可從也

乞師是吁而物托知從魯

仲之羽父公子翬請以師會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特鄭不事戰按宋魯寫吁而起

公四

驚惡也專兵也強君不義也一疾字該之然書翬帥師而疾之義自見非因疾之而去其公子也與無駭溺挾同子程網再叙四國重言其罪以俾再伐爲妄按經始伐在夏再伐在秋初伐時但知鄭東門五日耳能至秋耶程說非也

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桓解桓公尚存未應有諡蓋左氏追書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子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請爲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

徼事赴于白以吁爲主稱卻將曰爲引線即從厚捨

穩而吁乃逾平而發來段但以反足收厚捨故急點陳州

八十曰耄補正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白之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伐及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或曰使陳桓而如齊桓惠猶將若之何予謂首云未能和其民便爲誅吁主腦蓋未和之故不特踴躍用兵民怨入髓亦公行猶衆憤所歸紿之入陳碏復以忠義感激使人有討賊之志萬一陳不能從併力拒守別立嗣君必不使其再入此碏之逆籌于萬全也吁甫離衛境使已間道先入陳都云衛國禍小明示以衛國臣民皆爲我用又云此二人者明示以逼國佽之必不肯爲其臣子想見衆志

成城便足裕制陳人不爲吁用矣夫子書衛人殺州吁以表衛國臣民討賊之心以著石碏至公無私之美曰于濮則陳人之功亦著矣石厚問定君想見石子家庭間不露辭色故畫策而深信不疑王覲爲可晉武得此四字便已收拾故翼此亂賊之常法可以使其子之信二月弒君九月授首一紙誅亂不必傾國之師大義滅親獨劍人倫之局傳以純臣許之而孫莘老猶以書于濮爲議遠地責衛之臣子豈通論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宜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討賊聖人所予也賊討自衛立君傳曰衆也明其爲衆人

讀左補義卷之二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埴　校

隱公二

癸亥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孔疏使陳捕魚之具觀其取魚以爲樂按棠魯地今山東魚臺縣有觀魚臺。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杜解將卑師衆但孔疏云卿帥師王于郊叔武之役今山東亭陽縣。音成。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宮安其主而祭之諸侯無二嫡惠公成父之志別立宮也按舞有干羽婦人無武事獨奏文舞羽翟羽也。邾人伐宋納其主于宋邾主兵序鄉上。螟。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音冥。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翬帥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改。翬苦侯反。



所欲立然立子衆人而不立于王則悖也衛人既州吁而不討當告于王卽以諸子當立者請而後奉王命立之名正義順矣春秋列國諸侯之立無不告于同盟亦自必告于王然既立而告猶弗告也故賊未討而立君如宋殤之弒馮立晉靈之弒黑臀立是也史官惡書子州吁之文以見諸侯放恣擅自置立習爲固然若曰諸國立君不過如衛人立晉而已

信伯音三句溝事備物對起熟讀任君字隨頓住君字一語須起全神而下逼寫墨說來俱歸宿于此文極簡括語帶餘韻秋也見古大臣陳善閉邪氣象

經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孔疏使陳捕魚之具觀其取魚以爲樂按棠魯地今山東魚臺縣有觀魚臺。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杜解將卑師衆但王于郊叔武之役今山東亭陽縣。音成。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宮安其主而祭之諸侯無二嫡惠公成父之志別立宮也按舞有干羽婦人無武事獨奏文舞羽翟羽也。邾人伐宋納其主于宋邾主兵序鄉上。螟。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音冥。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翬帥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改。翬苦侯反。

傳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公子翬也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杜解大事祀與戎疏云僖伯字子臧其孫始得以王父字爲氏今加臧于僖伯之上傳追言之也凡物廣言諸事物講習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按度審度也軌法度也量猶分限也禮運月以爲量分限謂之軌度取材用以章采物謂之儀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事入曰振旅治兵禮堤整衆而還振整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數所主反昭文王庭旗明貴

則少者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
登於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出則公
收廻兩君字
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土臣皁皁臣輿臣隸言取此雜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射食
亦宰世曰人
君往往權辭反
公曰吾將略地焉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大設捕魚
拒諫以文其
之僖伯稱疾不從
所欲而亦自
者復將順其
私忠諫之士
所以憤歎也
遠地也禮矢亦陳也棄實他竟故曰遠地按矢魚俞氏蔚引周
臣風度
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獲之頻禍注引
淮南子時則訓云親射魚觀君不射句可見
按周禮天官獻人春獻王鮪月令季冬始漁薦之季冬
之仲春可漁之時然有司之事也僖伯將君身看得極重
當納民軌物安得不以軌物自處反覆開喻俱就大槩說



求段方寶指觀魚復以皁隸官司與君身對勘稍知自重
當廢然反也李氏謂民事多端以未及省耕說僖伯不知
篇中農隙二字最著眼當周之春農功方暇偶爾遊觀何
至病民此公之隱衷然公所謂暇日即閒風于駱積武之
日也劉炫氏曰捕魚獵獸相類然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
戰獻之齒牙皮革可充器用而捕魚則否故人君可觀獵
而不可觀魚隨手點出農隙二字最妙折其乘時佚遊之心而
明示以及時當爲之事耳公雖遁辭心實內愧故後此猶
勤沒後之思歛餘此諫意凡治兵大閱大蒐皆準此

曲沃莊伯　莊薨成以鄭人伐翼　按今山西聞喜縣翼城縣
舊都今翼城縣　王使尹氏武氏　周世族助之翼侯葬隨見桓二年



智地名今介休縣東有古隰城補注獻公末年晉
晉告命始通前是告命不行非作經時削之也
春秋十二王惟桓王尚有與周之志思振九伐之威觀其
後以秦師執芮伯以三國伐鄭即繻葛敗後猶與虢公立
侯綿合五國伐沃晉之臣民爲故君效死皆王師風之也
成師弒昭侯其子莊伯弒孝侯又率二國伐翼王何主以
二大夫助沃乎如果助之何以忽而叛王或曰沃不堪王
之求也不知武公定翼猶盡以寶玉賂僖況此時欲伐王
靈更亟乎吾意莊伯不能定翼使人反譖翼侯于王王誤
聽之如桓十年虞文訴虢公王遽伐虢而出虢公耳因命
二大夫助沃逐翼侯命立其子光主晉祀叛王者莊伯自
取之不奉王命而并逐其子也于是王怒命虢公伐沃取
故翼而立哀侯或曰哀侯在翼莊伯何以不殺曰二大夫
至翼早有立光之命故不敢也
夏葬桓公衛亂是以緩往辦十四月乃葬明其非慢君氏
四月鄭人侵衛牧衛邑按今河南汲縣以報東門之役何與賊之討否合
傳見鄭衛連兵不告故不書燕
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今汲縣西南有燕城
伐鄭祭足原繁洩
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
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一名虎牢按汜水縣西六月鄭
公子曼伯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按補正子元字皓士
鄭莊公城櫟而與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蓋北
爲子元之邑故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杜以爲別一人非也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初寫戰事只數十字而兵法皆具鄭莊梟雄善爲攻取之

法衛挾燕師伐鄭曰燕人則燕自有將不徒以師屬衛也、、、

不能亦可見王積怒于鄭久矣傳點王師二字而鄭之罪不勝誅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邾之役也

經甲子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杜解和而不平曰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後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艾鄭地今山東兗州縣西北有艾山此齊魯交好之始）秋七月雖無事而書首月（月四時以成歲）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孔疏渝變也變即更之義或之好也杜云公之爲公子戰于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鄭因此而來渝平一日則平之訓言更復狐壤以前趙曾向魯宋長葛既取鄭恐魯從宋而鄭益殆故急于求魯而魯猶未即許也至祊歸而魯鄭合）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杜解和而不平今棄惡結好艾鄭地今山東兗州縣西北有艾山此齊魯交好之始）

秋七月（雖無事而書首月四時以成歲）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孔疏渝變也變即更之義或之好也杜云公之爲公子戰于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鄭因此而來渝平一日則平之訓言更復狐壤以前趙曾向魯宋長葛既取鄭恐魯從宋而鄭益殆故急于求魯而魯猶未即許也至祊歸而魯鄭合）

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

初鄭伯侵陳（按傳例無大獲往歲鄭伯請成鄭伯侵陳鐘鼓曰偽）

陳侯不許五父（公子佗）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陳侯曰宋衛實難（按難謂難與爭也）鄭何能爲遂不許（罪鄭交惡而陳桓方有寵於王故不許鄭成）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止也）從自及也（隨）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燄于原不可鄉邇（易鄉去聲其猶可撲滅言不可鄉近）周任（周大夫）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薀積也崇聚也）



善鄰息民善之大者也（構怨殘民惡之大者也篇中責陳桓者喻兵以火又喻以草務使絕其本根斯殘民之惡去而息民之善生聖人無義戰之大旨傳于此首發明之以見春秋所予在親仁善鄰而戰伐圍入皆聖人之所惡也）

秋宋人取長葛（杜解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乘長葛無備而取之故云圍之暮年是年鄭方侵陳大蒐豈不救長葛乎）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莊解告饑不言京師而不書于經也已國不足旁請鄰國傳見隱之賢）

定五年輸粟于蔡有所輸也（此爲之告糴無所輸也王不命糴實之也史不書者不敢以爲已功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杜解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王或有命焉故始如周結怨於陳又懼王討故朝王以自安也）

王不禮焉周桓公（周公黑肩桓王之卿采地按西南言於王曰

之東遷晉鄭焉。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善。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善鄭以勤來者猶懼不蕆。況不禮焉。鄭不蕆王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爲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鄭伯王卿士也。八年傳二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則以前皆鄭莊爲之爲周室輔秉國之鈞而三年始朝可乎。斯時君臣之際已成。周桓以爲前之晉鄭乃心王室而今日之晉自敝不服。鄭伯果雄。東結強齊爲黨。王欲鋤鄭勢有大難。不如因而善之。庶不至于決裂也。

乙丑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莊。姬。伯姬之妹也。至是歸者。待年于父母國不歸以泰宗祧。聖人以其賢將有其夫必錄其本也。葉石林萬克棠。謂叔姬紀季之配。則當如莒二十七年書莒慶來逆叔姬。此不然。其說非也。○滕侯卒。按滕國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之後今山東滕縣有古滕城。○冥。城中。山東兗州有中邱縣。有楚邱亭。此王聘之始。戎患之始。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莊解告亡者之以繼好息民。謂嗣子某立。則但存衛人立晉之文。而餘皆削之。無王也。杜氏求其說而不得。謂盟以名告神。故薨以名赴。爲周公禮經耳。而杜以爲凡例。皆夫告神之時。即知其名。又何待他日之赴。則杜之誤也。其有同盟而不以名赴。不同盟而以名赴者。春秋之盟。非須方嶽之盟。事益繁。禮無常。其記載亦異。如曰備禮則告喪。何謂

之備也王爵以淫名赴于諸侯而曰楚子其卒者此聖人之特筆非史官之舊文也
　登于策哉
夏城中邱書不時也
齊侯使曳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程子曰先儒毋弟之說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若以同母爲加親疏於會道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按不書以宋鄭終不能平此盟虛設耳
爲宋討也
　隱公拒宋而與鄭平及宋鄭平而懼鄭交未固宋好已離恐合以謀我也故伐邾以媚宋　五年邾鄭伐宋宋報鄭而未及邾者以鴻故懼鄭更深也然邾實主兵宋所怒也
　而力弱于魯公毅然伐之於我無挫衄之憂而於宋有慊忿之德君子不爲也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莊解如今奉使而私覿之禮）凡伯來聘遲戎伐之于楚邱以歸（凡伯弗賓冬王使自隱七年至桓八年周人幣之報周始悔不自重自此王臣五聘之勤魯君無一介）
范香溪譏左氏謂戎執凡伯由胡周不賓之故則聖人之義果安在哉愚謂不然傳以爲不賓矣禮之小者也輒敢執天子之命使則戎狄陵中國之柄衛人不能救凡伯不能死諸義皆括其中
二年春之會戎請盟公不許周之盟亦戎求之也戎猶未弭倚魯爲重至此忽伐天子之命使盡列國無王效尤而起而戎遂世爲周患

陳及鄭平（莊解六年鄭侯陳大莈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涖盟不書王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于歃血不在策書）
不賴盟矣（剡載不以盟爲重也鄭良佐夫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佗之弒太子在桓五年鴻伯知佗之不免良佐知陳之將亂並在十年以前此時陳桓有寵鄭伯求昏國勢全盛而幾已先兆詩刺佗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先知者固不獨鄭二子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莊解以忽有王寵故）鄭伯許之乃成

經
夏五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莊解浮來莒邑）
秋八月壬午宋公馮卒（莊解宋公馮衛出公子晉立）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冬十有二月乙卯公會宋公衛侯于老桃（莊解老桃宋地）
　夏五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邑今山東莒州西北）
秋八月壬午宋公馮卒（莊解宋公馮衛出公子晉立）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邑
冬十有二月乙卯公會宋公衛侯于老桃（莊解老桃宋地）
　宋鄭相讎以公孫滑故然鄭伐衛衛請先相見宋敬衛侯許之故遇于老桃
傳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莊解平宋衛于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侯許之（宋鄭相讎以公孫滑故然鄭伐衛

淺而仇宋深。故平。衛易而平宋難。齊僖飲爲瓦屋之盟。
有日矣。宋公忽邀衛宣先相見也。王氏謂必以夫馮之意
因衛以邀于鄭。鄭不從。故瓦屋之盟不與。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
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杜解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
故陽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
功。故欲以祊易許田。以奉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復巡狩。故欲以祊易
許田。名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無王者久矣。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避嫌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其無祖）

前年鄭欲平于魯。以祧宋黨。而魯爲宋伐邾。則宋黨未卽
離也。鄭艷許田而又欲好魯。故初以祊易。既乃使宛歸祊
若曰能絕宋而好鄭。則許田姑不必致。蓋餌之而爲後圖
也。公遂受祊。故瓦屋之盟鄭人不與。而公與齊鄭一局而
離宋。或謂以兵入祊。或以爲無許田事。或以爲公不肯受
皆非也。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杜解周人于此逆畏之隙）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陳大夫也。逆婦嬀。送女
鄭伯使卒出殯。陳侯使女公子歸寧。（杜解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
送女者而出。婦謁其舅。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後祖作牖塡。後行。故楚公子剛稱告非其
後祖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格而上表下。卽皆爽矣。生勁）

陳鍼子送女至鄭。見忽。此時方告于祖廟。因知其自周至
陳未嘗告廟而往。人本于祖。本不立。則枝葉無所附。何以
成生育之功。蓋忽賢于周。便道適陳而鍼子所言。後竟不
爽。人道之始。可不慎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旃
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三國。宋衛鄭也。鄭未受盟。而齊遽告魯。故爲揚言强之使
平。衆仲不置一辨。意中默會。其不易平也。

翬之始也。僖以鄭莊爲雄。平陳蔡魯相爲一氣。仇此惟宋
衛自爲一黨。皆與鄭讎。故翬然欲平之。非爲宋衛也。欲兼
收五國之用而已。執其權爲坡。伐計也。迨鄭終不受平。與
其失柔聽之。鄭寧棄新交之宋。而亦與宋絕。秋。盟瓦屋。
鄭已與宋絕。至冬而齊猶恐。以平告魯。冊如許心而卒
不可得。見鄭之黨馮者深。衆仲對曰。天子建德。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
因生以賜姓。胙之土。（杜解立有德。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
以爲諸侯。

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諸侯以字爲氏一命氏曰陳諸侯仍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氏何休注前後說同因以爲族。按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天子所賜族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騶氏本官名氏以職子駒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以王官邑賜以字爲氏皆有世功則有官族此亦如之謂取其舊邑爲族昔韓之祖韓武子晉卿韓厥之後晉韓趙魏氏也春秋初年公命以字爲展氏諸侯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周衰禮廢公孫之子不得稱公會孫故禮以王父字爲氏。

氏族不明此無駭之卒有待于羽父之請也無駭卒于是年十二月。即于是月賜氏猶書無駭卒者史辭畧也。羣溺采萩鄭宛楚椒吳札並准諸此豈因未賜族之故哉傳立此篇見春秋初之史例如此而去族示貶者皆後史之謬例也。

## 讀左補義　卷二　隱公八

經　丁卯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解經南季天子大夫。）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雨雪付反。）秋卒（魯大夫。）夏城郎。

傳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霍解書癸酉日始以後雨日漸遲不止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震電書時失也正月之雨霖而可知經不誤也言霖以震則電在其中傳亦不誤也）

夏城郎書不時也（經筌郎逼宋魯將北會宋公不王莊絕不朝王職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告急於鄭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林解齊鄭一黨故鄭告伐宋而齊僖會魯以謀之）王喪而魯不會求賻而魯不應則天下之不共王職者豈獨一宋而鄭爲馮謀伐之又以左屋之盟齊已告平三國于魯而興師無名且于三國之怒故假不王名色討之因以王命告魯邀齊僖爲援說者謂王人不出故經無異文不知鄭伯真奉命正宋不王之罪何必王人之出蓋至實無是命而鄭伯假之以濟其私也然其假之也以爲王左卿士之故故起處黜明時王分左右二卿士以右卿士與虢公而以左與鄭至桓五年王不能均并左卿士削之于是奉王命討不庭者爲繻葛之戰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莊解徒步兵軼突也）公子突鄭厲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胡氏銓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也勇敢多火情則能往無剛則不恥退）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大乃甘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孔疏謂戎師在三伏之中也按戎人分前後二軍將

俱在前敗則前後不相救其常也鄭爲三伏第一伏近二
君交敗宋有伏兵之前師爲曾寇者所誘已入深處祝聃
不敗故軽進師第三伏兵起戎駭而奔還而聃逐其後也于是第二伏兵
必敗大將當起衝戎師爲二截于後者不得前後伏擊之齊於前者方欲
出而前伏又迎擊之戎師包於三伏戎師大潰後對軍不
之中所謂衷戎師前後擊之潰也戎師復繼也　十
一月申寅鄭人大敗戎師　準經爲文以總之

春秋戎狄大爲中國患故得臣敗狄經叙其功鄭伯敗戎
傳銘其烈皆所以振喪狄也

經　戊辰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工地　夏鄆師師會
齊人鄭人伐宋陳傳一役再有事各稱人前目而後凡也　秋無一字褒貶之義　六月壬戌
公敗宋師于菅宋地古頭反　辛未取邴辛巳取防　鄭得邴防二邑鄭功于會侵子
曰取二邑有之盜也部今山東城武縣防今金鄉縣　邴音告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
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國名今河南考城縣孫氏曰蔡鄭之附庸吳氏曰取者敗其兵而悉俘

讀左補義　卷二　六

其衆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工地　會期地盟于鄧爲師期
期境此盟與下老桃之會不書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戊申
公會齊侯鄭伯丁老桃　六月無戊申老桃宋地按今山東濟寧城北有桃鄉城　壬戌公
敗宋師于菅　宋地　庚午鄭師入郕　辛未歸於我　庚辰鄭師入防
辛巳歸於我　王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辛巳歸於我日傳有可疑鄭主兵齊會老桃則齊鄭非一軌公入邴鄭齊師竟無著落公不與入邴也而羽父自見
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　衛人入鄭宋人蔡人伐戴乃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蓋蔡怒宋衛
之取三邑之取以三國之和也故鄭加意親睦亦出力助之功故不書補注謂以中邴爲重非也蓋
之取三師焉　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
之　戴國名今河南考城縣孫氏曰蔡鄭之附庸吳氏曰取者敗其兵而悉俘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郕猶在郊　鄭師還駐郊　宋人衛人入鄭　宋衛
皆不至
宋以三國退師卽連衛以搆鄭之虛　時鄭師尚在遠郊也
既入鄭又恐鄭師至而無以敵　因與蔡共伐戴　戴屬國
也　鄭伯至戴先敗蔡師　後攻宋衛于是　戴師內擊鄭師外
攻三師皆不支未但言蔡人我敗之故　而鄭人因此而勝
自見　公穀以爲取戴胡傳以爲棄取四國皆非也　今從程子說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補注自宋公欲以諸侯伐鄭去馮連兵
屢敗主此鄭入不能葬而敗臣生心

冬齊人鄭人伐邾討違王命也

齊鄭石門之盟固結不二謀宋齊爲鄭用謀紀鄭爲齊用此則合兵陵弱而以邾不與伐宋卽以爲違王命也

經　己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秋九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庚辰公薨

傳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按見魯受二國朝見薛侯曰我先封南有薛城此諸侯朝魯之始夏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官之長官爲成周盛時卜正一官侯曰君若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三國伐許獨大宮祝鮀鄭公孫閼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祝鮀鄭公孫閼鄭大夫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子都字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遵道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傳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蕢弧旗名蕢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陳而死宝氏臣傳以考叔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蚩弧登周也偏麾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共不

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接即上文得之）白言（沒於地而明之）吾先君新邑於此（今河南新鄭）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侯爵）夫許大岳（神嶽之後）之胤也（胤繼也謂子孫）四岳地（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天而既厭周德矣（厭棄也）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過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猴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百人）潁考叔取鄟劉（按鄟今河南偃師縣蔦邘之田於鄟劉境劉今屬偃師縣）以與潁人（潁人潁谷之人）潁人以進（使軍士詛之）潁考叔以旃（旃通作旗）前驅（前驅旗考叔者隊曰旗見）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鄭之良）及大逵（逵九達之道）射其左（乃為此於左卒之行列補迅佯為不知使軍士詛之

徹其餘以歸此
直不宜輕剛犯五不赦是也五鬼反而以伐人其衆師也宋亦
宜乎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杜解
入鄭在宋不告命故不書按九年鄭伯伐宋不書併於下年
十年傳明言十年十一戰則二戰非妄不書者以宋伐宋無可併
不告也國初史例必受敗者告入告敗乃書凡諸侯有命
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乃書
五言不須兩告及杜氏統明以後史例也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
於策補述顯
息侯大敗而還鄭伯大敗宋師宋息之廢爛甚矣故宋弒
于華督息滅于楚文
羽父請弒桓公將以求大宰（孔疏）欲令特進此官以榮已耳
以後更無大宰蓋終不立也



羽父請弒桓公（解云羽父既
弒桓將授之而桓位使營莞裘（魯邑按今
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桓位使營莞裘（魯邑按今
山東泗水
將有莞裘桑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
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鄭地止焉乃諜獲（故言止）鄭人囚諸尹氏（尹氏
氏（二股原公弒子寗氏之故）
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所主尹氏祭）遂與尹氏歸而立
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鄭地止焉乃諜獲（故言止）鄭人囚諸尹氏（尹氏
氏（二股原公弒子寗氏之故）
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所主尹氏祭）遂與尹氏歸而立
其主于鍾巫（鍾巫齊大夫館于寗氏（魯大夫館名）
于曾　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圃園
羽父使賊弒公於寗氏立桓公而討寗氏有
（馮云桓公弒隱公而不得故討寗氏之家僅
弒隱公而已非討寗氏也王辰弒公（王辰
誤訓錯解以
死者十人（蓋徵書耳如司馬
答駁也



已爲繼立觀其行即位之禮可見史官書曰公薨于寗氏
嗣後循以爲例而弒逆皆諱矣聖人承策爲經既不得于
二百餘年後追究其事而又不可沒其跡故書公薨于寗
氏之文而削去其地以別于十二公之考終者明著其被
弒之實也如弒必當諱則晉董狐齊太史南史皆失諱國
惡之義夫子何以謂之良史豈晉齊之史以不諱爲良而
魯史以諱爲良乎

# 讀左補義卷之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塤　校
受業壬　昇增飛

桓公一孔疏更記名氏世族譜亦名軋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以桓王九年即位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社解子位定于初喪而改元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首必禮於廟諸遭喪禮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遵共緻位者琛云歸罪寫民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按衛地集傳桓以篡而修好于鄭也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地名○秋大水書災也○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按繼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桓欲掩弒君之惡而儼然即位不知討賊為民逼國皆知公元年春公即位按繼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桓欲掩弒君之惡而儼然即位不知討賊為民逼國皆知



修好于鄭按傳見盟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邾隱八年按卒易者謂公志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朝或以子則會經筮勝以侯爵降稱子辭以侯降伯皆自降也非時王黜之且以卒葬考之書卒葬者自我會之三國之君書卒子自貶而赴于我也書葬曰公知非他人降之○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祊弒隱而以繼立赴諸侯于隱之際實未成禮史于桓書即位隱不書葬紀其實也其在九伐之法當伏罪於賊殺其親之科而魯之臣子弊隱最暱盟會之好久矣乃鄭以許田邀魯魯即以此賄鄭遂為越之盟而位定若齊僖方以愛女事弒君之賊又安望其聲罪致討哉然而鄭伯拜盟早啟渠彌之矢公子逆女遂儕邾於之車吾猶恨不以高伯之輕輇羽父也

父嘉孔父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言公之殺賊則司馬使爾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名莊公子于鄭而立之以親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據公親以鄰大鼎賂公鄭伯使卒易祭地以祀周公祊田不入鄭公許之三年宋人以諸侯伐鄭圍長葛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宋不告命故不書其事何待告說見隱四年以鄰大鼎賂公故遂相宋公集傳向也合五國以成州吁以訖于討今令四國之君以立桓宋莊弒君之禍即接于天下

或曰宋殤連年興武民不聊生何以不從此叙起思謂正賊臣假以爲辭者其無君之心不係乎此也若先叙此則似其君自取于賊臣反寬故先說督之淫凶令讀者髮指啖氏前公羊有義形於色之言左氏被認爲女色叔佐之証謬至此孔父生而存公不可得而弒孔父死而空無人矣皆體經義爲之也本公羊宋之

臣民以弒君殺大夫告則日望諸侯之討逆也四國受賂立賊亂賊公行矣督不氏與宋萬同督未去位且非君何以言立立其後也疏述世本云戴公生好父說說生督是說爲公子督爲公孫華父者督字也四國受賂思厚報督故逆馮而爵之立華氏一宗即以督字爲其子孫之氏又不拘以王父字爲氏也二百餘年世專宋政馴致華亥南里之叛宋幾亡四國之詒禍烈矣　督厚交四國力足以制其君後此莊公諸過惡皆督所爲傳未嘗一字及督總于此篇一相字括之　或曰督安知不與馮謀而弒不書馮何也曰馮不討賊謂篤賊則可而公羊直以馮弒與夷夫以督之無君加以殤之不仁雖無馮猶弒傳著督有無君之心二語經義自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大路越席大羹不致夫人亦如之

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所云結蒲反大羹不致羹大路玉路之中以茜藉越席編蒲爲席置于玉路之中以茜藉○越戶括反大羹煮肉汁不和五味粢食不鑿舂稷曰粢不精鑿子洛反昭其儉也此皆示儉德也衮冕黻衣也晏冠也○他頂反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裳下飾也舄複履○幅音逼舄悉亦反黈纊以黈絖爲之冠上覆○紘乎耿反纊古曠反昭其度也蔓寧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蔓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鞞音蒲兵鞛音奔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黼黻皆繡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巳相背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示象天地四方以此象天地之物在馬謂之鑣在旗謂之鈴和在鸞鈴在旂動皆有鳴鸞音攣三辰旂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其明也大德又周官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

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按雒邑即今河南洛陽縣城內西偏公羊駁之蓋伯夷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羊直以馮弒與夷周大夫也周內史官也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

之以德。德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納賊賂于大廟其如祖宗怨恫何而哀伯不一之及但諫百官義士何也春秋弒君之賊首見于衛而國人未和石碏一書而二壁授首桓所稔識之近事也隱之讓德人無不知而約束周禮如衆仲皆猶有存者羽翼未成桓之憂也故以許田賂鄭鄭盟而一鬻振矣然而黨未衆也穆之會既得鄭文僖既固高梁無憂而以賂鼎賓之大廟以示羣臣孰敢侮予乎哀伯之諫歷舉聲名文物俱從大廟上設色而賓祖考于不言一則曰臨照百官再則曰明示百官可謂深中其隱以見滅德立違威脅臣僚而百官中有羽父華督其人



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禹遷于洛本非弒君也義士猶曰以臣弒君況以弒君之人受弒君之賂卽不畏百官豈不畏清議乎周內史以逆字坐桓公可謂一字誅伐之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姒姓夏禹之裔武王克商禹遷于洛本非弒君也義有功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爾注此例

杞賜則晉以兵戎強則邀以禮比事以觀亂賊之行也凡公行以下釋史官書至書會書地之例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莊解意取于戰相仇怨耕解）穆侯七年伐條以是年生大子文（條按條晉地今山西安邑縣有中條山）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意取能成其衆耕解）桓叔之夫人敘之夫人姜氏又生子千畝地名（今山西介休縣有千畝原）師服晉大夫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必可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體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又易禮義語詞）今以大子名仇（仇怨耕解）而弟以千畝之戰名之（名自古之命也）

有此言。妃芳非反。今君命大子曰仇師始兆亂矣兄其普乎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于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宮設人君命大子之名臣下視之爲輕重漢武名鉤弋之門爲堯子可知命名當愼（比干逃國失母江充遂譖殺戾大子其必亂兩段似倒敘而末段仍以紀實事爲主師服之言甚千要）

之孫樂寧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卿置側室也）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士有隸子弟（士異自以其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分別也）疏爲分（別也）別而相（輔貳）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分別也）貳（副）本（適子）而（相）睦（親）（疏爲分別也）別而相（輔貳）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分別也）（貳

惟恐不速蓋盜據君位故汲汲連姻于齊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按命辭命也謂以言辭相結好也林注作王命之命誤矣

公會杞侯于郚杞求成也按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郚作亦以桓皆于齊思遊齊難故同爲此會自此會後杞降而伯且子矣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翬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按稱公子史以爲榮禮修好于先君故也劉氏謂非修好而稱公子者甚多不知史特別乎翬師師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穀梁出竟門諸舅兄弟不出閾門凡公女嫁子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

凶人而與昏禮故翬逆女而彭生乘公母弟而數膺使命

故年席寵而無知作亂

芮伯萬之母芮姜嬖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解爲畀年秦設芮張本按二國皆姬姓芮今陝西朝邑縣有芮故城魏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

芮姜其密康公之母那抑獨孤氏之惡雲胡訓耶然逐之之亂然不可謂非義舉也至穆公而窺中國襄鄭滅滑諸侯患焉

芮伯萬之母芮姜嬖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而別立君過矣明年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于是芮伯在秦者八年至桓十年而後納于芮一廢一興國之所傷已多婦人誠不足與謀或疑芮姜逐子自立然力弱勢孤仲偕四國伐曲沃芮伯在焉杜氏芮更立君之說非無據也

春秋大國爲諸侯患者莫如楚其次莫如秦據史記此秦寧公時也秦自僖十五年韓原之戰始見經蓋自穆以前告命不通于魯而傳紀其事實始于此以其有從王討亂之美也秦欲討芮爲芮所敗請王師圍魏以芮伯歸將納之桓十年復芮伯于芮雖其時寧公已卒繼以出子三父之亂然不可謂非義舉也至穆公而窺中國襄鄭滅滑諸侯患矣

夏受其患矣

## 經

甲戌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弟佗殺太子免自立。夏齊侯鄭伯如紀莊解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潛而來告故書聘乃叔天子大夫稱伯。葬陳桓公。城祝丘齊鄭將襲紀城祝丘繕地故祝丘鄭之甘君爲伐鄭之計也王師敗不按山東沂州境。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爲將也

書不以告○大雩于音○螽蚣蝑之屬○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貶○來書也琅云州國名姜姓按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嘗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州國今山東安邱縣有淳于城曹國今定陶縣

周云史臣存之孔子何貶而知其卒於何日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桓公大子免桓公弟○佗非桓公母弟○而代之○代解桓文公子明○音閒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按史記以躍册爲佗母以而其叙鮑卒則曰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獨與傳合知傳疑之法亦史氏傳疑之法亦所以避不敏也○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爲明年會成起意○齊鄭忽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爲下滅紀張本不待智者而知其謀○紀人却二國之陰謀○不知費幾許調停傳不能詳也○

讀左補義　卷三　桓公五　十七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按王但數其不朝之罪而秘其前惡明示以易從○秋王以諸侯伐鄭○宋氏滋曰伐鄭而克仲康之師也○按只此四字寫王之師甚容○鄭伯禦之○生當服上刑○王爲中軍虢公林父上○王鄭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周桓公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鄭公請爲左拒○方陣也○以嘗蔡人衛人爲右拒○以嘗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枝同支○固將先奔○不能相救而奔支持也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曼伯○檀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入爲伍此蓋魚麗陣法○戰于繻葛○繻音須鄭地○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旗也通帛爲之○旝之麾也○執以爲號○今按說文以旃爲旜石槨作旜○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收兵夜鄭伯使祭足○祭仲名仲足字仲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勞王問左右皆恭而無譁之辭○

讀左補義　卷三　桓公五　十八

此與文賢相似而不同彼則天網地義如寘不言此則以陵天子三字作斷從鄭伯說出即鄭伯之爰書也桓王率三國伐鄭斯時陳佗方藉鄭力弒太子有國其從王師不過勉强應命否則恐王之討已也子元獻攻瑕之策曰莫有鬬心言德我而莫敢鬬也觀蔡衛不支知二國猶爲王敗懼而陳則甫接刃而棄甲矣蔡衛之奔王卒之亂皆由子此然則王何以用陳師徵兵列國皆畏鄭黨鄭無一至者其不得已乎然評亦疎矣及併力攻主○王卒大敗猶欲奪通寤生恩及名義斂旝收兵鳴呼陵天子至此而猶云不敢乎哉傳寫王分三軍儼然盛世王師氣象而賊子亂臣獻謀布陣寤生之罪無可容○九伐之權出自諸侯大夫春秋所由作也大書三國從王伐鄭征伐自天子出諸侯用命二百四十二年從未有乾綱之振如此者乃至一敗不起先儒謂鄭不朝王罪止削地貶爵王置宋魯弒君之賊而親伐鄭故王不聊天非也方整涣曰幽平之後欲振旣墜之王綱當先之以征誅而征誅之行莫急于討鄭鄭爲王室近親弒之伯王朝卿士也王崩之次月興師以伐王都其罪乃九伐之法所永有也王固知其力之

不勝故縱序十有四年而不敢聲言其惡至魯軌之弒受賂而與之盟宋督之弒復衆會以成其亂此不能正更無以取邦國矣王之伐鄭請鄭莊每假禮讓以濟其私王雖不禮猶挾齊以朝取其私田亦未敢拒命故親率三國討焉冀其屈于大義而修辭請罪因而撫之以釋前怨責後效庶幾王靈少振不料其抗兵而無所忌也且桓王討伐非盡不能行也惟不行于魯宋以鄭莊怙亂而齊爲之輔耳莊王黜伾之立鄭齊魯扶王師而納朔使桓王初年遽討魯宋則齊助于外而鄭起于內王室之釁及宗祉矣故咎桓王之不能修明德政以繼文武可也而謂其不當伐鄭置亂賊于不問非其實也



仍叔之子弱也（仍姒姓今湖廣隨州有隨城）（補注自熊通志在兼併諸夏見中秋）鄭徹兵也（按譏世卿譏伐喪也林云久留在魯過矣經筌王將伐）命供于弱也（二字見之）弱猶云少不更事耳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遍下三句天建寅之月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紀天南郊龍見而雩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祠高雨（補注）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閉蟄而烝（建亥見音現）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一日明破）節則書以譏慢也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社解淳于州國所都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還不）

經　乙亥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是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也）

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案前年鄭如紀故成魯地今山東寧陽縣境）○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按國人立太子免之長前躍是爲厲公此云陳佗莊之篇傳云陳厲公蔡出也蔡人役五

逆人以小國離爲主爭梁以親兄弟爲寶以成民爲主成民二字正治國緊戎大主騁百則進有兄弟之固結親也故小人前一層辦兼備而無有所闕。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瘵盛也謂其備腯咸有也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譴怨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女子之子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一部春秋不越尊周室攘荊楚兩言楚何以攘以其僭王猶夏而已開端大書曰楚武王侵隨而二罪並著三代天子皆稱王無二王也成王封熊繹于楚傳至熊渠僭王于夷及王之世至爲王時畏而去號厥後東遷熊通殺太子自立復僭爲王即楚武王也據史記楚世家相八年熊通稱王合諸侯于沈鹿終春秋未之改雖其間有子文孫叔敖子西沈諸梁之賢王孫圉觀射父子革倚相之淹博無能明大義守臣節則愈有功于其國愈得罪于天王亦何足取哉周封諸侯八百江漢之間犬牙相錯自熊渠滅陘滅揚粵至于鄧人春秋滅國無慮十駭乎有席捲天下之勢夫儼然居天子之尊而曰肆類我諸姬此亂臣賊子之虎而翼者也故赤狄白狄北戎姜戎陸渾之屬有時窮蹙而未嘗稱王徐子吳子越子雖稱王于濱海而未嘗殘滅小國如此之多兼之者惟楚矣而郝氏敬毛氏奇齡謂聖人未嘗擯楚不亦謬哉傳著是爲明其僭王猶夏之大自如此人君守國民爲貴社稷次之故忠民信神已盡修政之道而意定重民隨侯撤過忠民自謂粢盛豐備詎知民乃神之主神降之福以成民之故凡一牲一盛一醴皆成民所致而民之成在務三時修五教親九族也節節將信神收入成民上養蓄全備斯謂

年公之未昏於齊也按傳提出桓公見文姜禍魯忽辭爲幸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耦匹也釋義此可爲詩云自求多福求福由己詩大雅言在我而已大國不耦也擇婚之法

其耦因名以德命爲義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文王名昌以德命爲名以德命爲義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取

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附注此亦美鄭忽之辭及其敗戎師非刺其謀不及國也

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人代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而有事於齊

事謂齊侯欲以文姜妻己也

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棄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

昏姻必怪遂辭鄭伯以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至忽娶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辭之

全神注在鄭忽棄衛見辭昏非失策而棄衛爲失策也藉昏姻之故求援大國君子恥之安得以此爲譏傳敘齊僖與忽親厚而別寓惜之之意蓋齊鄭石門之盟二十餘年不棄夙好至此而功燭焉故也忽之先國由不棄素所親厚之齊而棄衛故傳詳敘以見忽之自失其援或曰辭昏能必僖之見助乎曰此忽之所以不至齊也然忽誤矣僖之妻忽利忽爲己用耳蓋僖之愛女莫如文姜而一爲紀謀即有鄆之師其後絕不與往通一使若子忽則忽棄而齊再伐鄭納突而齊不與謀即至襄公猶能輾渠彌以正其弒忽之罪齊之能爲忽用也明矣

秋大閱簡車馬也任解鄭忽怨訴齊魯人故以非時簡車馬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

傅氏曰以大半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士之妻爲乳母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非成子齊公告不能然以侯體朝



文姜歸魯三年而子同生十有五年而如齊其時莊公年十三矣尚有齊侯之子之嫌哉乃知同非吾子乃公羊之認盲即展我甥兮亦詩詞之偶及傳云以太子之禮舉之一言盡之矣啖叔佐云君嫡子生以太子之禮接之則史書其不書者以非嫡子或生于未即位之時也或曰文公子惡出姜所出何以不書蓋文公烈悄婦至不告子廟子惡之生不以太子之禮舉之故惡弒而國爲讐孽所奪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非成子齊公告不能然以侯體朝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塤

桓公二

經　丁丑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在臘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烝見賓也○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也蓋繻葛之戰王靈替矣齊方虎視而王欲以一言令之氷釋必不能也故不得已而爲迎后之計

經　丙子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在曹焚火田也識盡物故書○夏穀伯綏來朝穀伯綏子爵也穀國嬴姓今襄陽府東北有鄖城

傳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在曹解陋小國賤之禮生名公穀謂之卒至滅亡故名然猶行朝禮也若介葛盧則并不能朝矣故書時失地故名衛貴卿越東強楚遠朝惡人盡辟遠之國自以名通非國君之禮故史例賤之同于介葛盧例黎來書

乃盟而還

季梁二節。怒我怠惰。即城濮退三舍之策也。此則楚師未至先請下之益以驕敵僨敗衆攜。即雞父先敗三國之策也。此則一國而分其堅瑕。更屬分明。隨之敢有謀不用也。

少師繼而仇有釁。少師死而天去疾。小人之死國祚賴之

冬。王命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補注不書。不告。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也。

桓王以隱三年立。至此十六年。早能自將伐鄭。今始逆后。疑亦脫誤。

既告于廟。受命于魯。以逆之也。或書其不反命。若反命。仍以王自主昏矣。杜解甚明。遂者迅速之謂。祭公來魯受命。遂適紀逆之。無所爲專也。故傳以爲禮。公羊記逆爲生事。穀梁謂遂爲繼事。夫祭公因逆后來。來而遂往紀以逆。事非二事而何生事繼事耶。蓋禮逆王后使卿而公監之。

祭公逆后劉原父以爲王輕使之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程解爲書。

戊辰。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程解季姜相王后也。季字姜字。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云諸侯嫁女。皆使卿逆。天子嫁女。則王后親逆。此其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補注。猶例乃發。

史舊法非魯史舊法。

巴子使韓服來聘。程解巴子。子爵。韓服。巴大夫。名。

巴子使韓服行人來聘。巴。國姬姓。按左傳。巴子。子爵。告于楚。請與鄧爲好。今同州巴縣。楚子使道朔。楚大夫。將巴客。韓服。以聘于鄧。鄧南。鄧邑。牧湖。廣襄陽縣東北有鄧城。鄧首夏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以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王氏左翼。鄧人爲賊亂在內也。鄧弗之治而又曲庇之。長姦而啓大國其何能立。且楚人垂涎諸國久矣。夏。楚使鬬廉。楚大夫。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孔疏。鄧師三逐巴師。楚巴不勝。故問其實。聲類。聲。告。聞。聽。聽。治。訟。斷。聽。治。訟。斷。聽。治。訟。斷

視含飴否。

經 己卯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子莊公）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北弗遇（杜解衛侯與公有期中而不相遇也桃邑衛地按今山東東阿縣西有桃邱）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齊衛鄭三國之君）

傳 十年春曹桓公卒（杜解終始之言）

號仲（杜解仲號王謚其大夫虞大夫邘云是屬自得如罪無（無罪）容謚之乎王（虞公）虞公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按國名姬姓今山西解州東有古虞城）

虢公慶率王命帥諸侯伐沃。固明于君臣之大義者。何至謚其大夫于王傳云虞公有辭豈飾非文過足以盡王之遽興王師王不祠矣王自棄其輔而師不再出沃益強而虞危。

聰耶又豈沃忌虢公假手于虞公以逐之耶以屬大夫而



秋蔡人網芮伯萬于芮（杜解四年圍邘所執者按去年侵邘此時或卒或奔皆不可考）

初虞叔（杜解虞公之弟）有玉虞公求旃（之也）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音古也）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昔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按今山西平陸縣西有共池）

虞公逐虢公虞叔逐虞公虢猶借王師虞獨出已力兩段並敘昌勝世道之憂。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杜解在莊公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館於其北鄙（館舍也）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稱交經而記無敗績）凡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爵猶秉周禮）

軌弒兄篡立十年天下諸侯從未有伐之者而齊鄭且與爲黨一旦鳴鏡鼓以聲罪軌將何說之辭乃齊以謀紀之故率鄭衛而來而桓王右紀季姜初歸不便顯斥紀事故但聲言爲鄭修舊怨傳詳叙之蓋其所以爲名也然而我有辭矣遊周之制安得以爲罪哉惜其不爲討賊之師而爲挾私之舉也聖人如大書伐我及郎則疑于



討賊故以來戰爲文傳以我有辭三字釋經義約而精矣

經 庚辰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杜解地闕蓋在此即上文戰郎諸侯一事再見稱人）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世子忽立）秋七月葬鄭莊公（莊速也）冬公會宋公于夫鍾（地闕）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按此書祭仲執之始）突歸于鄭鄭人出厲公（突鄭厲公也）鄭忽出奔衛（忽公子也）癸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癸魯大夫蔡叔陳侯大夫也）

傳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按經無宋傳衍宋字）

三國戰魯何以又盟蓋齊鄭一黨無待于盟此盟以固衛也衛宣從王伐鄭而敗君子憤之而於是二國盟衛以固其交將王不能再使魯亦不能再合

而惟齊鄭用矣

楚屈瑕將盟貳軫（按貳國今湖廣應山縣西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國今安陸縣有古鄖城蒲騷鄖邑應城縣北絞國鄖陽府西北州國監利縣有州蓼皆下及蓼者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患之（患屈瑕）鬬廉曰（鄖大夫）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貶（貶損也）四邑之至也（社解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郊郢楚地在湖廣安陸府始）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屈瑕）盍請濟（盍何不也）益師于王（商紂也周武王也）對曰（鬬廉）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社解商紂無道衆叛親離武王以仁義和衆）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人）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卒事也）

自桓六年侵隨至十三年伐羅無歲不詳敘楚事蓋採之楚書補經未備以著其併吞之漸不聞滅國者蠶食之始未可以逞姑與之盟而徐滅之也至莊僖之世則竟滅之矣桓文之師豈得已乎傳寫戰凡兩國對陣則善用伏蓋士統一將將主一軍非伏卒不足以摧其堅凡諸國合兵則利攻瑕蓋士各有將將各有軍非攻瑕不足以離其志如鄖之禦戎楚之伐絞皆用伏也鄖人于繻葛楚人于鄢皆攻瑕也然鄖人攻瑕分整亂亂者潰整亦離此楚人攻瑕辨主客客者潰主自敗主意同而用兵不相襲大旨同而結陣各出奇

鄖鄀公之敗北戎也（杜注在莊六年）亭人將要之鄀公辭祭仲曰必

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有（三公子莊公子突子儀之母同母以所寄爲氏祭鄭地按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有祭城）郎（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封謚者法申段叙仲立昭下段叙仲立突而首段叙仲郎以祭仲郎趙盾深爲郎惜也）莫敖（楚官名即屈瑕）患之鬬廉曰鄖人將潰（張拓郭曰使子鄭離散十年未已者執突殺之可也無其君以立不正春秋之亂臣也）秋九月丁亥昭公（莊公子突也）立（自拉鄭莊大逆無道身死國亂者二十五年）

宋公執仲立突亦且執突爲求賂也（世道一至此哉）折之會宋主之蓋既逐鄭昭而昭昏于陳恐陳爲之援也魯與

昭讎蔡爲陳黨故與陳侯共事而魯與蔡俱以大夫應命爲定鄭爲取賂地也公懼于郎之戰欲親鄭突故會宋于夫鍾欲宋成之也閏二月鄭賂無多宋鄭成隙故宋又會公于閻欲魯請之也　昭公書名左無明文諸儒說皆未允顧亭林曰公羊云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是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傳曰公侯皆稱子以其等本貴子伯子男可知公侯爲一等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經辛巳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魯地按今曲阜縣東北○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北燕人南燕大夫穀邑○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按此左史互異今據索隱孔疏宋地按山東曹州北○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虛地冬又會于虛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鄭地按亢父東明縣西南○丙戌衛侯晉卒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杞莒隱四年伐杞自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濮之邱鄭穀邑即也采以立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按傳不言燕人經文已明○句古侯反濮音卜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虛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

江曰此依疑鄭鄭人不堪故不平按傳不言燕人經文已明○句古侯反濮音卜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虛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綴來結用兩而卒辭不平與鄭平而責宋公而責魯自在言外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樵者以誘之絞人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獲設伏兵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水名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觀之三巡數之謀伺也而後行上篇已言之此復言之以見非謂至羅二字已灼見其不設備非謂至羅而後行也○莫敖小羅爲主帥而不在軍而分涉亦與下鼠次反映上篇難法又補出用覆與上篇以小羅爲主屈瑕前敗師謀諫楚子辭焉故拒之　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楚武王夫人曰大夫其非眾之謂言伯比意不在益眾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刑非獨刑罰以嚴明之政威莫敖使之恐懼修省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忸也習也十一年○忸音丑人仕於朝亦有所論著於國驟也以逃罪也

則寡謀請無扞樵者以誘之統箋行軍之法別有徒役以供采薪之役必使正軍扞衛以從今不使師衛採以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獲設伏兵此亦與下句反照說得一半故敘事補出用覆與上篇難法又周云餘被卽是役爲起筆分涉亦與下亂次反映

經壬午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或稱人或稱師史異備也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三月葬衛宣公劉傑君子恕不解其旨葬君子恕不棄義怒不廢禮惡○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莊解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將敗故以難言厲瑕楚子辭焉故拒之　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楚武王夫人曰大夫其非眾之謂言伯比意不在益眾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刑非獨刑罰以嚴明之政威莫敖使之恐懼修省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忸也習也十一年○忸音丑人仕於朝亦有所論著於國驟也以逃罪也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勉之以合德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仕於楚者按賴

國今河南
息縣東北莫敖使徇于師曰誅者有刑令也徇宣
徇之攻出
其不意方郟
伯當三逕預
定服算而前
現卑在伊北
數中
及鄢郟次以淮水
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按
湖廣南漳縣
名東大敗之莫敖縊自經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荒谷冶父皆楚
地按荊州記荒
谷水名冶父今荊州府東有冶父城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呂東萊曰盜亦有道內有鄧曼之賢外有關廉伯比之智
所以如此强盛
蒲騷不過偏師伐絞亦非大衆伐羅則傾國而來莫在滅
此朝食而全軍俱覆一舉其鋒主將縊衆帥囚不敢出關
者八年皆伯嘉之力也傳特著之以爲召陵濮之先聲
有鄧曼扼定伯比明知楚師盡行而諸齊師則非衆之謂
矣數謂字俱是伯比意中語而曼代之言總歸到天命之



不易有此婦人與參帷幄所謂天方授楚也楚子自罪可
方秦穆之降服出郊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
戰不言所戰後也公後地期不及其戰
趙東山曰紀先鄭序爵也齊最爲先宋以强大而易周班
也會何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戰于宋也公屢平
宋鄭而宋辭平遂合宋而會鄭伐宋戰焉勝敗相當而主
客之憤未已於是鄭連魯紀宋連齊衛及燕相與刻期一
戰以決焉不言地蒙上文也
叙宋多責賂鄭不堪命故出所以再戰之故已已卽所定
之戰期也去伐宋甫一月此尤不義之甚者責楚孥曰公

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皆非也覩明年冬
經書宋人以四國伐鄭傳云報伐朱可知則左氏之事深
可據焉又傳謂公後地期此得于舊史者然與經異未敢
據也自此而齊葛繹紀矣朔背齊從戎而國人益不嗛矣

**鄭人來請修好**

**經** 癸未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和邵修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無冰書時災按子丑月無冰所以爲異若用夏正何異之有○夏五闕文不書月○鄭伯
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公親耕以奉粢盛之舍也天火曰災
乙亥嘗先時亦過也經至災與嘗自二○冬十有二月丁巳
齊侯祿父卒子爽公諸兒立○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凡
能左右之曰以

**傳**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饔禮也和邵熟曰
夏鄭子人卽弟語後爲子人氏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孔疏始殺而嘗入月
先時鄭氏樵曰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粢盛已出廩
王申致齋之初乙亥嘗非災餘也按書不害言雖不害亦書
謹災也而嘗之不時不待言矣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和邵在十二年焚渠門鄭城門入及
大逵伐東郛鄭郊取牛首鄭邑按今河南陳留縣西南有牛首城以大宮鄭廟祖之
椽歸爲廬門宋城門之椽孔疏椽榱也四日榱方曰脩祖云告
旋失之故不告耶○直專反
自十二年穀邱之盟公會宋二盟鄭一及鄭戰宋二會鄭

一此則宋人以諸侯伐鄭而傳皆未明言其故惟已已戰
○四國傳特著宋人責賂于鄭一語乃知宋鄭之怨啓釁欲平
之宋不肯平而兩伐之皆爲此也一語而前後事皆貫

經甲申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
王崩(程)(篤桓王也○太子佗立是爲莊王○夏四月已巳葬齊僖公○五月鄭
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鄭使許大夫攀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公會齊侯于艾(齊地○)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邾云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世子稱名則附庸之于㮚未得國葛嬀姓河南寧陵縣有葛城○音屈)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
陳侯于袲伐鄭(先行會禮而後伐也袲宋地今山東濟南府東有袲城○秋九月鄭伯突入
(入㮚鄭別都)○)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祀
車服上之所以賜下陳僖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左氏之舊補注周官雖在氏亦未嘗見考傳可知)天子不
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陳介眉曰五服五路自封同姓以下用之皆有等差諸侯
有德有功則車服以庸車服器用天子所不可一日無者
諸侯職貢莫至無王不臣之罪昭然諸儒專咎天王責家
父非也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
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
殺雍糾尸諸周氏(鄭大夫)之汪(莊鮑池也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載
則婿何以知之傳敘事著其實不成文理此殺雍糾而突歸鄭之關鍵在此而糾于舅色世子
則爲姬所寵子)
鄭突多忌祭仲立突非其本心突見宋貶宋以三國伐鄭
已失所援矣昭公在位祭仲倘思復辟突安能禦之此突
欲殺仲而不僅以其專也然突以弟篡兄使糾以壻殺舅
姬以婦叛夫致仲以臣逐主而突奔昭立矣傳但罪突且
爲忽幸而祭仲雍糾不足言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天子方伯使當時有
突入入櫟(鄭別都)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
突入入出色即祭仲渠彌原繁祝聃翼亦事稱能寤生
死而彼奔此竄爾許我虞國無人矣此所以自料不能久
有許也許叔既入齊即會魯以定其位豈非太嶽之亂又
將復起乎鄭氏曰許叔稱入難辭也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鄭守櫟大夫)而遂居櫟(櫟傳以是求復雖曰盜可也
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棄注晉宋衛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
乃火就燥水就濕技隊莊公林代完而立故亦同志補注實不成納)
朱莊與鄭連(何又將納突曰以賂故也朱莊喜怒隨賂轉
移傳于十三年戰四國傳已提清其旨趣褒不與會以黨
于昭故)

經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社解蔡當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即知稱時者非一月之事故城樂皆時而不月按書時者言雖時亦書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其失國宜哉

傳　元年莊王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社解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日抄伊川謂以見勤勞于鄭突無所得又欲納之始宋不和鄭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鄫又與宋伐鄭皆反覆小人也　突居櫟始合四國之師繼合五國之衆魯桓皆與焉獨怪突居櫟始合四國之師繼合五國之衆魯桓皆與焉獨怪昭公居衛四年依身於朔及其復國朔反兩會伐鄭從前奔衛之計不亦左乎兩欲納突不克祭仲有以拒之也齊黨于昭故仍不與　冬城向書時也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社解莊公妾宣公庶母上淫曰孫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疏云二公子以爲號疑公之兄弟朔之不類子蓋宜公之子急子之妻與公子朔通也　構急子構會其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按今山東莘縣北紡紱朔一生爲莘亭壽子告之使行去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故城惡音烏也　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

以書朔日爲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杜解于齊欽滅紀衛還其君）及邾儀父盟于趡（隱元年）夏及齊師戍于郚（音孚）告公曰疆埸（音亦）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疏云也至姑盡所備爲事至而戰又何謂焉（杜解爭於是齊人侵魯疆吏來疆界也）

魯欲平紀于齊故爲黃之盟齊襄盟而背之因以怨紀者怨魯故有奚之戰夫桓欲存紀亦一節之善也謀衛則黨篡而已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杜解蔡人以季之賢來告于魯欲以季代之故以字告何休云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

劉公是曰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蔡季是也胡康侯張元德葉石林陳子微及朱可亭並云蔡人望之陳人奉之而讓而不有且謂賢與季友等乃杜氏以獻舞蔡季爲一人先儒謂獻舞執于楚不能狥節疑非蔡季或又謂季雖賢不能保其見危授命也愚謂獻舞譽過姬尊楚滅息而虜其妻因以禍蔡固大不類者豈獨不能死義哉何氏謂封人不欲立弟而愛獻舞則獻舞爲封人之子顯然昭公之篇云劉子摯無子單子立其庶子蚠則古人所云無子無適子也又無賢子亦云無子叔向云胖又無子知所屬而不能夫以致北（原缺據嘉慶本補）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趙氏曰此非也或史官失之或年深寫誤何休曰官失之者日官居卿以下典歷數者）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昭公弟按魯人雖忽故弒不書也）君子謂忽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魯人）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爲惡也）

說者以昭公之弒仲與高渠彌共爲之不知突之立迫于宋人使仲與昭有隙當厲奔之日子亹子儀皆君也而逃昭仲不忘昭且有功于昭昭又未嘗有雍糾之謀仲何爲而弒之據史渠彌與公獵射殺昭公子野變起倉猝仲不及防君既弒仲即與之立君仲之罪也而以爲弒則誣也故傳但歸獄渠彌（按魯忽忽驁突以突爲鄭君故忽亹儀以突爲鄭君故忽亹儀以三君之弒告而已之入國視爲固然亦不以告也

經丁亥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按水名今山東歷城縣西北○音藥）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杜解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

至齊故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言戕諱之也曾見曰于齊曰遂之一字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哭氏曰夫人隨喪而歸曾見包之見曾人不可須臾忘齊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也謫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齊侯爲公設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車曰乘以殺彭生東以雨易塗必拉幹而殺之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言以易塗必收作主而下兩股曾爲經言左證也兩禮字相應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恥辱之惡也齊云寡君已薄過文姜務彭生之根

人殺彭生

方戰于奚忽會于澮天奪之魄也生平遇篤弒之人必踴躍以定其位乃身死賊手就過而問之言惡于諸侯微寓彭生之殺亦不可得也然亦即所謂討竊脅制之意否則彭生之殺亦不書雖不在彭生氏有死者魯何以知殺彭生齊告也而不書雖不在彭生也管見云魯人其忘雠矣鄰國之君弒孔子請討況本國之君乎若以强弱論豈哀公之魯能强於齊乎　或曰文姜以桓三年歸十四年而齊僖卒則姜已歸寧十度矣經以常事不書耳仁山金氏亦云雄狐之事文姜在室已然邦知皆非也按桓三年書姜氏至自齊是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文姜也自是惟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乞師魯至十年而有郎之師十三年與戰四國而四國敗績則齊魯之絶好久矣男女之際春秋必謹嚴文姜歸寧而不書如或之說則子同之生可疑未聞夫人歸魯已三年而子同之生猶有傳爲齊侯之子者萬氏斯大以莊元年王姬歸齊論之恐齊襄爲姜之舅然王姬之歸乃襄續娶耳非必女嫁一終而女之兄尚未取婦也則詩序史記以諸兒爲兄是也蓋鳥獸之行當自滐始而金氏疑其在室已然則文姜爲僖愛女父子異宮豈容諸兒之無忌哉

秋齊侯師于首止（杜解陳師首止討鄭弒君也首止衛地按今河南睢州東南有首鄉）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已）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輾高渠彌車裂

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齊襄雄狐之行不齒人類獨首止之師殺子亹雖過而輾高渠彌實爲豪厲魯人黨突故忽亹儀之事史皆無文不然夫子定大書曰齊人殺高渠彌

周公欲弒莊王（莊魯桓王子莊王名佗）王太子而立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匹嫡庶如嫡）匹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于難也）

讀前段周公欲弒立而辛伯制于未發或殺或奔大禍消爲無有此焦頭爛額之功也讀後段知桓王詒謀不善早以立克者授意周公辛伯以並后匹嫡諫之此曲突徙薪

之謀也　王室內亂凡四桓王子克惠王子頹襄王子帶景王子朝傳紀辛伯數言前後之亂俱不出此　魏水叔云告王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中有許多作用在不然弒王之謀必密辛伯何由知之黑肩世卿大有權力豈易殺哉觀辛伯初諫則知胸中時時慮此一事著著辦此一舉矣古人定大難往往有費盡心力而史未詳其本末者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三

## 讀左補義卷之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堉　校

### 莊公一

孔疏魯世家云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即位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經**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莊解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貴之故出卿也稱女于齊既命伯舅稱孫猶孫讓而去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天子卿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于內女也大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敵廟傳俱王人則以內斷之一如吾大夫　單音善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于外公在諒闇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外

**傳**　元年春王使榮叔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經答命策命也若書所謂



王若曰叔父建爾侯伯寧爾邦家汝緝熙于文武之德以昭乃顯祖命汝侯于南土賜爾祭冕之服用承乃祖考以蕃王室往欽哉　祭仲之命文侯之命耳衛襄公卒景王使人追命之是也此君臣亦周臣也魯君叔孫之事非制也不書天關文按夫子魯臣本秋逆大惡一則曰公再則曰公恐未必舍亂賊而罪其獎亂賊者疏云春秋書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其義一也此書　王姬歸于齊不書逆公不與焉經筌秋築館而爲父復讎也遲之久知魯　齊師遷紀郱鄑郚無復讎之志而後來逆之邑之民而取其地按郱今山東臨朐縣鄑今昌邑縣郚今安邱縣西南有郚城　郱蒲丁反鄑郚音茲吾

**傳**　元年春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發微正法也

公薨于車魯臣民請彭生除之文姜當卽薨魯不書統于君也觀三月書孫于齊從前之歸可知矣然則公不行卽位之禮豈以文姜未歸而姜之歸又何待公不行卽位之禮哉杜氏誤傳云文姜出者指濼之行非出奔之謂也蓋

桓之弒由于姜之出而姜實與弒莊公枕戈復讎既制于勢絶姜于廟又牽于情一時難言之隱皆此五字盡之姜何以又孫于齊魯人創鉅痛深通國嘵嘵姜不自安爲自全之計也不書姜氏人受生于父母則有姓氏以別于禽獸姜氏淫于同氣而賊其夫則其姓氏人道絶也說本婺溪書夫人魯親之而不能絶者之非禮矣魯之臣子可以大義曉其君而行而不能絶之也以絶不爲親爲禮知親之而深惜其不能也公羊史記謂文姜尚在齊杜氏謂文姜當絶齊不當復奔齊皆謬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杜經喪制未則故異其禮得禮之變

此極魯人忍辱之事王不能諒魯不能辭皆失也穀梁子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哀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而傳俱寘而不言但曰爲館于外猶爲得禮之變無可奈何催于內外間別之也以東萊曰欲與主昏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絶相商一個兩不相妨道理夫不知不其戴天之讎一朝良心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而欲委曲周護則終于此而已萬充宗曰人情怨讎雖于初谷自王姬一歸與齊睽就而後此之會夫人遂得託國計以遂其姦矣

經　己丑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杜解僖公之妾書卒○子閔公攝立）

傳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禚齊地涉汶水而會之載驅之詩所由作也不必諱直曰書姦

經　庚寅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杜解溺魯大夫）○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鄑入于齊（季紀邑齊欲滅紀故紀侯弟鄑紀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按紀人貴之以字告魯鄑今山東臨淄縣東有鄑亭○鄑戶圭反）

傳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溺之會公使之也疾者疾魯之忘讎非疾溺之專命也衛于滑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滑鄭地按河南睢州有滑亭

朔弃齊衛已立黔牟朔之母宣姜爲齊襄之女名魯助伐之主之者文姜也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杜解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春秋之緩葬多矣未有遲之七年之久者蓋不克葬也赴喪而諸侯不聞求賻而諸侯不應至莊王僖王之崩經皆不書并不赴矣王室之微至此天下尚知其主乎桓文興而官授方物聘使時至周室以尊管仲之力也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于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杜解難在几師）

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爲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過君臣之國一宿在外爲舍再宿在外爲信過信爲次則淹留日久而人情懈怠矣）

紀季之請爲存宗祀奉紀侯之命也故聖人閔之自是師

歸紀後魯君臣爲紀謀者三世桓不能平紀于僖莊豈能平紀于襄鄭突方自櫟厚結于齊明年爲奚之過矣莊猶次滑待之不亦愚乎

經　辛卯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杜曰魯地享食也）三月紀伯姬卒（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按鄭伯突也三國遇垂欲滅紀也卓氏謂突求釋援紀之怨於齊假陳以爲介紹因同遇垂而謀紀也或以鄭伯爲子儀則子亹之殺祭仲猨魄敢奉子儀會耶且魯黨突以殺突爲鄭君其書鄭伯必突也）紀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反之謂）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齊侯飾爲加禮附庸以紀國夫人禮葬之公羊齊侯稱人諱與讎狩也按何以不狩之非大夫不足以顯人之爲齊侯諱公如不書公安知與狩者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莫重於其與讎狩也按何以不狩之非大夫不足以顯人之爲齊侯諱也）

傳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杜曰荊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子者將齊也荊亦楚也然則楚始于此參用戴爲陳）授師子焉以伐隨（杜曰隨國也）隨侯懼（杜曰懼楚威）將會於漢而後發（附庸國也犂來名按今山東有隨城）○夏楚武王荊尸（陳兵授師志意若師徒在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陳兵漢淮而後發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授師子焉以伐隨（杜曰隨楚始于此參用戴爲陳）將齊（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齊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盈而蕩天之道楚爲小國微應陋）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爲小國微應陋）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薨於行（王薨於行王遂行）卒于樀木之下（樀木名今在湖廣隨州東南營軍築軍行成（按除治也梁橋渡水名奇兵更開直道作橋梁於渡水築營軍壘以臨隨示爲持久之計故隨懼而行成）不死於敵（不死於敵王遂行卒于樀木之樀音丽）分尹鬬和莫敖屈重除道梁渡營軍臨隨隨人懼（惡齊也傳云違齊難發明經義盡矣）請爲會於漢汭而後發喪（附庸國也犂來名按今山東有隨城○隨五今反）○冬公會



也公羊曰不言滅爲襄公諱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襄公能復九世之讎故爲賢者諱夫擬以太王固已不倫而復讎之說即襄假之以爲兵端者也黃楚望曰漢武堯此一語遂開西南夷殫財喪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言哉

紀侯連姻王室倚魯鄭爲援桓王崩突復黨齊遇垂以脅紀故妻棺在殯委之而行聖人繼惡齊也傳云違齊難發明經義盡矣

王辰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杜解書姦疏云蓋齊侯還紀之師）○秋郯犂來來朝（附庸國也犂來名按今山東有郯城○郯五含反）○冬公會齊人朱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秋郯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杜解其後數從齊而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郯）

子陳傳稱書名有非必貶之者按卿之上世出于知朝曹姓顓頊之後武王克商求其裔得六終之孫名俠者封爲附庸使居知儀父俠之十二世孫也小知亦俠之後其時有克父顏者建功于周因別封其子友爲附庸國而居則後知與小知俱稱子

冬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陳傳不書納以明入爲義）

癸巳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按天子之卿大夫皆稱王人不必士也僖二十八年王子虎亦稱王人可見于突王人之字書救始此）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莊解朔名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告也秋公至自伐衛告于廟也○螟爲災○冬齊人來歸衛寶（莊解寶玉則俘者所寶玉胡傳言衛寶胡傳商書稱遂伐三朡俘文寶者經文寶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寓跪（莊解避）衛大夫宵之以逆旧放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



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按度審度也衷正也黔牟義之正也然必度其時勢本末而後可立吾正道本謂周室末謂諸侯周室之聲靈不足以及諸侯是本不足以及末也）

汪云此當連上納惡公者則王人爲正而勢則諸侯爲強此只緒二公子

例閒評論衰世錯綜理屈之悵自在言外



枝也豈可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按因引西周之詩本既盛強足以率枝枝亦蕃茂足以扶本皆百世焉而謂今其時孔疏謬劉炫更謬）

黔牟雖立于二公子然五國伐衛納朔而王使子突救之則知二公子早以朔之罪告之天王又知天王必受二公子之請逐朔而立黔牟矣天以天子所立之黔牟孰敢廢之而悍然與抗納朔而卽放黔牟于周五國皆叛臣也朔書衛侯五國奉以爲君王無如何也閔周也莊公抗天子不忠黨父讎不孝納罪人不義其何以立于天地乎魯豈



主人之救亦只一語了之何也蓋使二公子有固位之心則必審時度勢不可則止乃齊不顧身寧以而不忍以苟祿從惠公然則二公子之死雖死猶生而王人之敗雖敗非辱褒二公子者正力表王人也傳有似貶而實褒者此類是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莊解姜請之欲說魯以謝惡按經著一衛字知朔以寶賂齊齊以分于四國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莊解祁諡也姊妹之子曰甥）曰甥舅也（莊解舅楚文王鄧曼所生）止而享之（雖甥畤舅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于舅氏也）鄧侯弗許（莊解許鄧侯弗詐也）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猶腹齊（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無復餘其甥必害自言）

六年楚終強盛爲經書楚事張本宮說楚急于滅鄧見鄧有楚可來之釁耳三甥不是憂而勸殺楚子雖楚子可殺猶有楚國存焉

近楚者莫如申息次之莫如陳蔡不翦申息則楚之蔭籬不固不朝陳蔡則窺鄭之門戶不通故其首謀在滅申息而圖北方在服陳蔡若鄧若隨皆隣于楚其所必爭者也傳于楚事開端便備載季梁諫隨侯一篇歸結于務三時脩五教親兄弟之國以示千古禦戎圭臬故漢陽小國有全然不槩于心者則曰自鄧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如黃人無備是也有持之過急者則曰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如

邾三甥之勸殺楚子是也。此皆不知保國之道而無補于亡者也。

經甲午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杜解○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恆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按今山東東阿縣治即故穀城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後梁崔氏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怡然從之古未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于詞蓋欲制其僕從胡得爲通論哉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弒奚有于子子之廢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狹矣而何僕從之制夫爲子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如莊公者痛父復讎而已宅無所忌焉會防而曰齊志言齊有是志而魯從令惟謹也時公年已二十矣猗嗟之詩曰頎而長兮言非若襄時之幼弱也又曰射則臧兮言有用武之才也胡爲不乘此復讎彼不以爲讎也曰展我甥兮彼固篤渭陽之誼而視舅最親是以名之無不來而令之無不從誠哉我之甥而不以我爲讎也此詩人之意而傳以齊志括之隱而彰矣

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按恆星常見之星夜無日光故星見夜明者夜有日光故星隱而不見也隕同也與雨同言如雨之多也此天變之大也乃釋氏之燄反以恆星不見爲證是猶折都之襄以沙礫爲酢也豈其然哉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補注宣十年秋大水冬饑此年秋大水但言無麥苗而不言饑者以黍稷可更種也劉氏疑之蓋不考書大水復書饑之義

乙未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杜解期于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二國同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測義凡師行必告于大廟而奉祕主以行故云治兵于廟俟陳蔡不至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訓齊之何休曰陳侯羽翮蔡侯手足卒而不至手足獨納脚杜解期于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二國同故陳蔡不至

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八年以來公與齊侯會伐衛夫人屢如齊幾不知乃父之讎也或者包羞養晦如石碏之于州吁石厚者然一旦出人不意此亦凡爲人子之常理也至是忽書曰師次于郎全軍俱出也以俟陳人蔡人率與國也又大書曰甲午治兵蓋乘虢士欲背城一戰也三月駐師積年呼搶將于是伸而無如意在得郕竟忘國恥仲慶父後來之賊臣也詎知大義乃于齊之獨受郕降也勃然請伐齊師斯一請也五廟之靈爽所憑依而桓公飲泣而默啓之者公乃以脩德待時謝之大書曰師還嗚呼無復望矣越四月而諸兒死安所得讎人報之哉連篇俱削不書公傷之也然則脩何以善之春秋于本國皆曰

我此云魯莊公蓋述他國評論之詞此君子如猗嗟詩人之類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莊解皆齊大夫）戍守葵丘（葵丘齊地按今山東臨淄縣西北）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稱呎證反）期戍公問不至（問命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子（太子）襄公絀之二人連稱管至父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閒隙）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宣無知（宣公之子冬十一月齊侯游於姑棼（姑棼貝邱皆齊地）遂田於貝邱（姑棼貝邱田獵也姑棼枝山名）見大豕（公見大豕而從者）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按立者作人立狀啼者作諛責也）從者懼（從役之人）傷足喪屨（林解喪屨反諛役之人）反諛展於徒人費（徒人費解齊亂故大夫得敵干公蓋欲逆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葵會地接山東嶧縣東○其器反）張迭正義云今定本糾之上有子字則知左氏古本無子字矣按公穀今本無子字與左氏古本合宜從之）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魯會葬亡忘亂故按）九月乃葬）冬十月乙酉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蒧（莊解蒧齊地）無君也（夏公伐齊納糾（糾也）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雍廩齊大夫）公及齊大夫盟于蒧（蒧齊地）無君也（夏公伐齊納糾（糾公子糾）桓公自莒先入（莊解桓公小白）來迎子糾（糾小白自有黨須伐乃得入吳氏曰秋師迎小白之立蓋齊國之公議爲社稷計也）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乾時齊地）我師敗績（敗績左氏直書其事而敗績之怨仲射鉤之怨於後事人按此傳文處稍在後無一語包括交親高下不列而其罪亟援我亦不測）公絓于門扉（絓胡卦反絓戾也）喪屨（喪息浪反）反誅屨於徒人費（徒人費解齊亂故大夫得敵干公蓋欲逆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葵會地接山東嶧縣東○其器反）張迭正義云今定本糾之上有子字則知左氏古本無子字矣按公穀今本無子字與左氏古本合宜從之）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魯會葬亡忘亂故按）九月乃葬）冬十月乙酉齊人殺無知

日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按傳見書子糾親之罪桓公也。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按今山東曹州北。傳見書取。取於魯也。病莊公也。名忽死之。管仲、請囚。囚繫也。仲固欲生其身以爲天下也。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按山東兗州陰縣西北有夷吾鄉。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稅。土活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官說高國嘗爲齊上卿。而無績。然不平之。必專以推賢讓能。但欲成

三字可當一篇賢臣頌

國事而已

經書齊人殺無知。而傳云雍廩殺之。明聖人以討賊之義。予雍廩也。雍廩挾私怨。非能聲大義而書法不異衛人殺州吁。蓋無知世庶。齊寵。君有國。其黨盛矣。而廩以一大夫殺之。故聖人重其討賊之事。而恕其有爲而爲之心。

經齊人殺無知。

傳九年之夏。公赴於齊。赴。告也。公赫然震怒。大舉伐齊。此魯國臣民枕戈以俟者也。詎知讎人已死。轉欲爲讎定亂。斯時將士僚心。三軍負痛。不待交鋒而知其必敗矣。卒之辱國殃民。身幾不免。如移乾時之戰。爲復讎之師。則雖死猶生。況未必死。今爲納糾雖勝猶敗。況于敗績。此爲經齊人殺無知以下大條合傳。以小白子糾爲主而歸併桓公之用管仲爲得人。慶也。鮑叔仲之知已也。其傳子糾之日。仲之才已識于桓。故桓之用可一言決也。韓子云。齊國之亂二子相私。人事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則誣矣。杜氏謂糾爲桓之庶兄。經典稽疑。廣引管子。荀卿。莊周。史遷及三傳註疏。以證桓弟糾兄之說。可謂辨矣。程子曰。糾不繫齊。不當有齊也。



小白繫齊。當有齊也。糾弟而小白兄。無疑矣。傳先叙小白再叙糾。其次第亦自可見。魏氷叔詩云。自經莫之知。語疑非聖人。此未嘗細讀論語也。子貢之問重又相竝。未提一名。忽夫子極表其功。所謂匹夫匹婦。如不顧理義。輕生之徒。而非名忽之謂也。自後人讀論語。苦粘住名忽。遂謂聖人之賤死節。夫豈其然。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魯地。按此書公敗之始。三月宋人遷宿。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按宿侯國之始。夏六月。異于遷那。按此遷國之始。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魯地。按山東兗州西南有乘丘。或曰。在泗水。齊地。按山東濟寧州東南有泗水。荊敗蔡師于莘。荊。楚本號。後改爲楚。蔡侯獻舞歸。○冬十月。齊師滅譚。國名。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有譚城。譚子奔莒。莒。東言出奔。國滅無所歸。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魯人。古衛反。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肉食。在位者。劌曰。肉食者鄙。鄙。淺也。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民弗從也。公曰。小惠未徧。民弗從。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視前不敢以小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察審也。必盡己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上思利民。忠也。休解民惑。其忠。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車。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逐一登軾而望。之。林鉏車前橫木爲軾。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

以遠謀二字化士師三段若君德是遠謀之本此後北偶相屬非所謂遠謀也有考計都是平實道理只因食言不能信見耳次於前地。後寫戰外之由一格

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詐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桓叔子糾甚矣而又討納糾之罪彔矣齊師之不義不待言也然乾時之敗公幾被獲斯時壓境幾於堕朝愕貽曹劌知若臣之亟于用士也故自媒而請其見也先審君德其戰也一鼓而勝而所以得勝之故于事後著明雖老于行陣之宿將不能易此也此真可以振衰魯之氣愧肉食者之心矣然傳之發明經義者不僅此莊公事讎以齊與魯勢不能敵也安動而踈社稷以殉是以忍辱待時而苟無可乘之時也豈知長勺之役齊桓立國仲父行師較之諸兒何止百倍乃一朝不坐蒸不與之曹劌以一乘從而



轍亂旗靡望風而奔使當諸兒之時為莊公者恍戈祖手以大義激臣民之心絶交姜而復薨車之讎用曹劌為帥義旗所指一鼓而覩諸兒之魄矣不此之務今日曰待時明日曰脩德迨貝邱而時不再來豈非莊公終天之恨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蓋深惜肉食者之誤公而使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也比音毗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宋氏左傳乘邱之役檀弓以為敗後勝也齊師乃還

齊宋兩大國師次于郎以禦衰魯管仲為之謀南宮長萬効其力猶強答穿魯縞矣而公子偃者羞為肉食之鄙且以長勺之捷知魯人之大可用也雖遑命竊出不可為訓而鼻比先犯已挫宋師宋師既奔齊師亦退隱桓以來未有克捷如斯者假以禦敵之師為復讎之舉大一凜然戰無不勝然則肉食中未嘗無人而無如公之不用何也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公不得為孝子也　迎簫炊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為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然皆逢閽君不得竟其施為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為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劌前之人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社解妻之姊妹曰姨此而見之弗賓矣禮敬也息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莊經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即故以未陳言之左氏例盡書實事義法左氏有所承襲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志力大崩曰敗績績功也故曰敗績也克而勝之得儁曰克敗而殺之曰取某師覆滅成功無所掩覆一舉盡見貪利無厭之意王師敗績于茅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宋爲報復之憤兵公以未陳而先薄自長勾後魯師凡三勝矣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陳傳言外災所以得書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使人弔也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憂也謝氏良嗣曰文仲智大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此書懼已而名體孤稱其底乎於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宋莊公子有恤民之心達哀伯也

方敗宋于鄑而使弔焉以弔災之禮爲脩好之誠公庶幾有息民之心後述御說恤民隱與弔災相照

冬齊侯來逆共姬程氏端禮曰公羊公聘小人之卑一以見大心討弒賊之功編中字字映合不獨以金僕姑始以乘邱之役終也

齊仇讎之國不可以主昏然況弔已然矣況平襄之昏也

是年桓之昏也衰經之中猶與吉禮況無事之時有王命焉故經傳俱從略然則齊侯之相克共盟柯之胚胎乎

冬齊侯使其子亦長漢猛獲萬之帥師圍毫冬十月蕭叔大心采邑之長曰大夫此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蕭邑別封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按附庸之君何稱字大心其字大心其名也大心率蕭之衆及其大夫省文也按衆潘者及其大夫省文也按蕭地今河南商邱縣北有衆澤遇佐牧於門批而殺之手批解之也孔疏卿大夫多力故遇大宰嚭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奔亳亳宋邑接江南蕭縣北有蕭城南宮長萬之子猛獲萬之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采邑之長曰大夫此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邑之長謂大夫省文也按衆潘者及其大夫省文也按蕭地今河南商邱縣北有衆澤遇佐牧於門批而殺之手批解之也孔疏卿大夫多力故遇大宰嚭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

行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貽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屐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猛獲故言皆醢音海

宋王者之後故有大宰華督爲之仇牧大夫也督與牧並死史宜書督于前即其告魯無舍督而專言仇牧者然督有弒君之惡故以全節予牧而督則削而不書傳並敘之以明聖人筆削之義也御說奔亳賊圍之以人孥所屬亟欲除之也大心兵力未盛而聲罪致討兩月間或殺或奔立君以治其功不在石碏下若夫陳始則受賊繼乃受賂故傳敘石厚子告衛人之言正以著聖人罪陳之義然受賂在陳而不以討賊予宋或曰惡宋之行賂也夫宋不行賂安所得畀人誅之豈得爲宋罪哉時宋魯方惡不書殺

經　庚子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林解衣裳之會也）

傳　僖王元年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杜解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遂次于匡（杜解匡宋地）

萬宋不告也何以知其方惡魯不會葬故知之也



（何云遂成殺也陳胡公遂之小宋齊人滅遂故舉之者即宋陳氏）

（之自一按北杏齊地當在今山東東阿縣境）

（東亭陽縣西有遂鄉）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杜解柯齊之邑今東阿縣）

夏六月齊人滅遂（梁氏玉繩曰遂國也林解衣裳之會故）

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句補注見書桓怠于）之（句補注見書桓怠于）

宋之亂賊既討矣君既立矣而桓爲閔弟羣公子未之嗛也齊桓率諸國以平之師不臨其境大夫一列于壇坫而覬覦銷國本立是其大義矣豈列國諸侯之所敢望故桓之圖霸自此始而桓之有功于中國亦自此始齊侯書爵親至也列國書人以大夫會也然而大夫與諸侯會自此

盛矣　桓公求覇未成諸侯多貳故救患以昭德滅國以示威至齊人戍遂而一軍殲焉夫然後知立威者卒自挫其威滅人者卒自戕其衆于是翻然改悔以信義結天下之心而威力不用此名陵之役以德綏諸侯而楚服也

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杜解始與齊桓通好按公羊載曹子劫盟事其詳史漢俱稱之然不見左國未可信也）

當襄之世而不能離舍襄而離桓則偪也傳曰始及齊平

鄫伯主勤王室恤中國雖平可也

宋人背北杏之會

齊有平宋之功而宋背之何也荊楚方橫鄭人懷貳宋恐桓之未必有成因以挑楚釁故觀望而未即服從



經　辛丑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杜解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

秋七月荊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林解衣裳之會二按鄄音絹杜解濮州東）

傳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杜解欲崇天子故請）

前此鄭非嘗以王師伐宋又以王命伐宋曰以者權在下也而桓之伐宋傳曰請師于周請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權在上也於是而知桓之尊天子也單伯天子之卿二傳以爲魯大夫故元年逆王姬改逆爲逆黃東發不能決也呂圭叔云單伯周之世族一侯大夫無稱伯者即吾大夫

未有不書名然則單爲畿內采地魯有單父不得爲單也或云既稱單伯又稱子稱伯子男爲一等伯子男爲一事子會其奉命出使或稱單伯或稱單子史官因所告記之耳如謂單伯後何以稱子按畿內諸侯亦以公侯爲一等昭十八年叔向曰單子爲王官伯而命王姬文十五年又書單伯至自齊相距八十二年其爲一人不應如此久存如爲兩人亦不應同一名字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杜氏注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逐突之及大陵薛傳瑕鄭大夫大陵鄭地按今河南臨潁縣北有大陵城潁傳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申繻古由猶二字通用按公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忌謂忌憚或謂子儀之忌致妖固非即云厲志奪國子儀皆蛇也亦非突之篡兄嫌堰外蛇也瑕殺子儀及其二子內蛇也始則相鬬終則相比而外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附注人棄其常德則致妖按突雖納厲公入逐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我仍有二心周有常刑既伏其辜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也卿原繁圉之有二心且寘人由伯父無寘言之無從我入又不念寘人不從已寘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世爲宗廟守臣音石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予儀鄭子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各君者庸用也非



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勘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縱而死孔疏非公子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問補正極十四年弟部求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子儀于莊元年即位十四年中齊魯紀五國抗王納鄧皆不與其謀差勝乃父矣然北杏之會桓方銳意求朝鄭乃高枕不前孤立無與故傅瑕弒之易也突殺瑕而不得謂討賊者突亦窺兄之弒且瑕之弒突使之也　左氏週一類事必有理義至當之言以爲圭臬春秋納君者多矣原繁所云實爲千古人臣之法故西山讀書記王氏困學記聞皆取之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伐蔡俘哀侯以歸獻諸莊王哀侯爲前云史通故白帝子赤帝子殺從此脫胎然老嫗夜哭之言始終一句不如申繻人棄常則妖興之語到底也



猶有妖乎孔疏古由猶二字通用按公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忌謂忌憚或謂子儀之忌致妖固非即云厲志奪國子儀皆蛇也亦非突之篡兄嫌堰外蛇也瑕殺子儀及其二子內蛇也始則相鬬終則相比而外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附注人棄其常德則致妖按突雖納厲公入逐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我仍有二心周有常刑既伏其辜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也卿原繁圉之有二心且寘人由伯父無寘言之無從我入又不念寘人不從已寘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世爲宗廟守臣音石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予儀鄭子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各君者庸用也非



食入享遂滅息侵蔡侯設享食之具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嬀秋七月楚入蔡按史記哀侯留楚此年穆侯居守也穆會于北杏楚鄙之故間婦言而起自此而蔡服于楚矣至十九年哀侯死穆即位齊桓之世哀侯卒葬不見經不敢赴也至僖十四年書蔡侯卒卒葬也穆侯名始赴也君子曰商書盤庚言惡不終無非所謂惡之易也如蔡哀侯平易恣而難滅熊貲過鄧入享三甥請殺之祁侯不許此尚有人心者也熊貲如息亦入享乃滅其國殺其君虜其夫人此絕無人心者也兩傳直敘其事若深咎鄧蔡兩侯者其實天方授楚凡祁侯蔡侯息侯皆聽頤倒於未肯厭亂之天而並受

豺狼搏噬之毒王綱不振無如何也是以不能無望於桓文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杜氏曰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于天子故赴以伯會諸侯爲文然則桓公之尊周室蓋欲天下其由之也

經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夏夫人姜氏如齊杜解夫人文姜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按此行欲成齊好也○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宋主兵故序齊上○邾人侵宋○冬

傳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爲諸侯長

北杏之會諸侯以霸主尊桓而宋背之則桓猶未霸也復會鄄宋衛鄭畏威而來則諸侯奉命矣故云齊始霸桓之先陳于衛不徙以其備三恪也蓋陳蔡尤逼于楚舍陳蔡而事鄭是爭堂奧而去門戶也故與會則重禮之其後晉之世伯陳蔡入楚爭鄭竟輸難方知修仲智謀在知武子之上

齊桓連年合諸侯魯皆不與而桓姑置之桓之善處魯也莊忽以文姜如齊非禮甚矣而桓竟受之蓋急欲得魯耳故明年公同盟于幽

或疑國語非左氏所作如管仲內政軌里連鄉之制正不容略何以一字不存不知左傳傳經者也國語記事者也義主于傳經故其敘事全爲經而設非比國語專識列國之事也或作傳後其子孫

秋諸侯爲宋伐鄭附庸屬宋而叛故鄭人間之而侵宋

爲宋伐也桓之于諸侯勤矣下不叛上不陵下諸侯之所以安也

鄫突習見乃父驟駭驟戒以盟主奉桓故從而間之於是而知桓弱之難也其侵宋何也在櫟時宋莊欲納之而閔公桓公無聞焉磧怨故也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杜解宋主兵也○秋荊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滑國鄭費姬姓按今河南偃師縣境林解衣裳之會四○邾子克卒克僖公名穎子者蓋齊桓請土命以爲諸侯○子琐立

傳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

宋故也稱宋主兵故之義伐鄭而宋鄭俱安安二國則霸成所以安天下也

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於楚補注傳見秋楚伐鄭及櫟鄭嘗附楚故也

鄭之向背爲伯之盛衰始于齊楚之爭鄭而晉楚爭鄭繼之緩告者以此爲告也自此而鄭無寧歲矣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雍糾在桓九年

出奔衛三年而復之

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二子分也蓋時定公父定叔孫定論也

君子謂強詆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保其邱墓

鄭突甚蜴性成強鉏不能見幾而作不如公父定叔遠矣
天下有極克狠人却作一件最豪爽事如齊襄之讎高
渠彌是也有極殘忍人却作一件最盛德事如鄭厲之復
公父定叔是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或曰同盟諸侯之心一矣非也所以一諸侯之心也張元
德曰古者方嶽有同盟桓因舉是禮以約束諸侯自此欲
制諸侯而諸從之者皆曰同盟黃若晦曰凡我同盟之人
同盟之辭當時已有之非孔子新筆也此桓伯之成也公
與會何以不書公賀養敬曰大合諸侯爲伯主耦尊二上
之始故殊公不書公不書乃春秋筆削之大而存周之至情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按史記莊十五年曲沃
其實王賜王論命十六年冬命爲晉侯初晉武公伐翼弒侯緡盡以
武公盡有晉地更號曰晉都始居晉武公伐夷執夷
說諸雒周大夫
爲國大夫
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施於爲國
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夷
師伐夷殺夷說諸周公忌父王卿士出奔虢遂子國之難
復之魯桓十五年書桓王崩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
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
因周公忌父而見于經傳王室微
曲沃于晉受恩反噬成師弒二君鱓弒一君稱弒三君惟
鄂侯令終其餘六世皆不得其死自古亂臣賊子之禍未
有如斯之烈也王朝厭世命將討賊至僖忽受賊賂命爲
諸侯此桓莊所必不爲者可哀也侯綿立二十四年晉武



弒之自立而必藉號請命于周者一則翼民不服慮生他
變一則尊桓劒誅王靈頗振故借王命以服本國之心以
拒盟主之討此其志也至是而忠義之士盡矣史記晉世
家云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
平代晉爲諸侯蓋傷之也惜魯史不載聖筆不書而傳補
之甚詳翼經之功大矣　晉武甫得一軍爲諸侯而稱兵
滅內殺天子之命大夫逐天子之卿士傳曰子國作亂而
助亂者爲晉武也

讀左補義卷之六

四明　婁炳璿　輯　　受業毛　昇齊參
男　埏　　塭　校

莊公二

經　甲辰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莊解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諸行人罪之也○夏齊人殲于遂蠆反遂蛙子○秋鄭詹自齊逃來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過逃苟免書逃以賤之○冬多麋麋多則害五穀故以災書○僖王崩大子閬立

傳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禮諸侯子天子有朝覲宗遇之典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寘惠后陳媯歸于京師莊解

讀左補義　卷六　莊公十八　一

以鉏周爲已任當首復周制乃終身不見天子而且以不朝討鄭何也蓋尊周者其名也若躬率天下諸侯朝于京師則天子之聲靈震疊而霸國之威令微矣與周意淺圖伯意深鰓鰓以不朝見討此肯止之會鄭伯所以逃歸也

秋有蜚爲災也按南越產此物魯中國忽有之故記之曰爲災則人之受患者衆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大夫尹之按權國名今屬湖北以叛圍而殺之權叛遷權于那處楚地按荆門州東南○那乃多反

楹刻楹卒爲後敗故二傳皆以詹爲佞人夫曳吾天下才辰亦周名臣而以佞爲艮乎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鄋瞞氏成酖而殺之齊人殲焉

音勇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申息俱滅于楚而傳未及滅申於六年及此年帶敘伐申

又于哀十七年補叙蓋申侯召戎亡周連姻鄭武天子爲之下戍而卒不能免其西周九廟之靈假手于熊貲乎傳于息詳叙以見息滅最慘而申則因事遞過見其見滅于人者之已後也

經　丙午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傳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杜解禦巴人爲巴人所敗津楚地今湖廣枝江縣

宋也而設詐辭及一敗而亡事皆詐故三國均疾於魯

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遂及寧毋○杜解邊邑經筌結之盟誓宋不曰盟寧毋而二

冬齊人

鄭伯後段
鄭以驕叔亦
兄首功是鄭
伯中間寫子
頹貢功得意
對面便見天
王失所皆所
以表鄭伯也
豈得以其篡
兄而沒之
實君一筆下
諸器号經抄
伏

鄭伯入於鄗王所取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
五大夫樂及徧舞（徧舞黃帝堯舜鄭伯聞之見虢叔虢公
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即虢叔
寡人之願也

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
禍也夫司寇（刑官）行戮君爲之不舉（去盛）而況敢樂禍乎奸王

或謂齊霸方盛而天子蒙塵不能削平禍亂輸貢交（管）
矣呂東萊曰周室東遷虢鄭秉周政與周最親凡有患難
二國首先任爲已責齊桓雖圖霸終退然讓之知當時尚
不以甲兵强弱爲事諸侯尚稟王命據此則王室之亂初
不告命諸侯而獨與二國謀（觀會史不書其事則齊桓未



可厚責也

經　戊申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譯號雖有
弊兄之罪亦有勤王之功。子文公捷立。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祉歸姑起于
諸侯故具小斂禮書之）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六月乃葬
也）

傳　二十一年春賀命于彈（夏同伐王城。莊鮑鄭號相命于彈鄭
彈反）鄭伯將王自圉門入（圉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
之武公之罟（界也）自虎牢以東（虎牢城）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言效
公）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
巡守之巡守備法惡襄巡守非省
積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自誓）詩云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古者聘士以弓言能

氏曰翹翹高貌使爲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飲桓公酒也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夫婦之和諧也有嬀姓陳之後將育于姜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也大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之五父陳佗而立之殺陳佗在桓六年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筮者曰遇觀三三坤下巽上觀之否三三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所用以示教也觀之否六四近六五之君是謂觀國家之光華利用賓于王之辭也此代陳祝前辭



作賓于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燿者也孔疏言光在此處遠照于他物從他物之上而有明燿者也按數語總提代陳有國之全旨下乃逐節申明之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按上山也坤土也謂觀下卦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上坤下爲否卦遇卦三四變爲乾卦二三四亦爲艮山也謂觀上卦巽風也謂觀六四變爲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疏云照之以天光言天子臨照之也既富矣而又照天光言天子臨照之也既富矣而被天照又復居有土地國朝爲乾乾爲天子是有國朝君之象也易位四爲諸侯變而庭之義兼明二句之義庭朝王之象按此兼明二句之義庭民爲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門庭若爲之稱美者蓋傷齊也篇中子孫二字最著眼敬仲奔齊只上二段已足而下二大段結出桓子成子兩大慈正是深惡其子孫也齊桓賢君敬仲仁義事主君臣相得甚歡而不虞子孫之不仁不義至此故上二段筆筆反激下二段意桓公之後齊之子孫終春秋之世無一令聞拱手而讓之陳氏覺陳氏子孫事事可惡姜氏子孫事事可悲然此中有天焉卜與筮並見于敬仲之世齊弱之年蓋有旭代陳祝前辭

上二段是實寫敬仲下二段是虛寫敬仲

爲之後系出重華光遠有燿本之元德桓公敬仲固聽轉移于天而不自知也傳以互映交綰之文寓悲宕瀰漫之意身與同時故其辭隱約後世讀者會其立言之義也

經 魯莊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桓舜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王氏曰祭地叔字○夏公如齊觀社

傳 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社解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次也非禮也曹劌諫曰禘可夫禮所

秋丹桓宮之楹

經辛亥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莊公將逆夫人故爲盛飾也楹緣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丁丑入明日乃朝廟

制陰氣盛故○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羈蓋曹世子也方解

明年復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羈不稱世子舊史承赤告而書也羈弃而赤篡立猶以未逾年之例名其兄故同于鄭忽疏云貢

逵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也　赤歸于曹戎所納故曰歸

○郭公蓋經闕誤或曰郭亡也管子齊桓公之郭同父老曰

賢君也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德之共也脩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以求丹楹刻桓爲共

天子之楹黝諸侯之楹堊其桷則天子斲之諸侯剪之今丹刻之諭制矣何休云娶齊女以奢示之胡傳誇示儷女也然於先君無與而御孫以爲納先君於大惡者何也蓋先君凶德醜行國人共知而其人已亡衆怒亦釋今羣宮黯淡桓廟輝煌刺目休心者將曰何爲有此非常之崇奉也拜其下者即讎人之交天將假手以報也是先君大惡已消而今復標識之猶納之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莊解傳不言大夫唯衆非常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交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栗脩

腊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按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見于廟宗婦見于內不同地大夫用榛栗棗脩不同贄格者元纁束帛儷皮大夫用之已非禮而宗婦同之無別矣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秋公至而八月丁丑哀姜入者難辭也弱氏曰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又逆辭也穀梁曰宗廟弗受也蓋公自夏徂秋不能久待姜倚强作勢分外從容公之不能制姜兆乎此矣傳但云哀姜至一則寫莊公無限得意從前納幣覿社經書十事皆取僖公之郭同父老曰郭亡也管子齊桓公之一則寫臣民無限哀悼從前貢車孫齊如齊十餘年遍國積憤竟結局于此傳只三字而兩間俱到漢之行申鐵以爲男女無別知其必敗哀姜之覿御孫以爲男女無別知其必亂二姜淫毒竟如一轍可不畏哉

晉士蒍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蒍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盡殺羣公子蓋有見于桓莊之於故晉也後遂殺申生欲殺重耳夷吾狠心辣手至此漸熟然諸富子得士蒍之謀出奔他國終其天年未嘗非幸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女氏之字也○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子黯立○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不書逆女逆者微按伯姬公女歸杞成公○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葬女叔陳之卿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莊解友

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

十九年齊合諸侯之師伐魯季友懼甚至是連姻于齊諸侯輯睦時原仲秉政子陳遂使女叔來聘從前之陳未嘗有也謂原仲篤于交情嘉之令史官以字書魯遂以上卿報聘明年如齊葬原仲亦不名皆魯君臣之私意也

上段言日食月朔當閏失所故致月食非常按非常制猶云非禮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夏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按此專殺大夫之始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上主兵按公羊疏姓子弟與秦同封其系以祀伯翳今江南泗州北有徐城○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下段言大水鼓用牲之非禮與引禮以明之

大者子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按傳言惟已月救之尤當急耳非謂餘月可不救也詩小雅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不必正陽為爰也周官鼓人救日月則鼓救月猶鼓況救日乎

讀左補義　卷六　莊公廿五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禮凡天災有幣無牲幣所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聖所重故特鼓之

日食天變人君當有恐懼脩省之實而伐鼓用幣其文也春秋之世并文亦廢之十二公書鼓用牲者僅三其行于正陽之月者則文十五年六月朔是也其非正陽之月亦行之者如此年之六月朔實爲七月朔及三十年之九月朔是也餘皆廢即純陽之月如昭十七年六月朔者昭子及太史告之而猶發也豈知廢之者固爲不敬即鼓用牲者亦非常禮禮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謂之常制乃不鼓于朝而于社僭也不用幣而用牲瀆也傳既引古語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雖餘月日食以及大水皆當用幣也

非日月之眚不鼓凡日月食皆當鼓而特不可大水亦用之也傳以古語未備而補敘如此杜氏但據古語而忘其未兩言遂致謬誤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冬晉侯圍聚諸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

獻公殘忍皆士蔿成之其子孫至吉射而亡無後于晉

讀左補義　卷六　莊公廿六

經癸丑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詳說暫赤挾戎據以篡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按此專殺大夫之始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上主兵按公羊疏姓子弟與秦同祖伯翳穆王時徐偃僭稱王周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翳今江南泗州北有徐城○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莊公廿六晉變周制卿官補法傳見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史記是年晉始都絳按今爲山西絳縣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莊公廿九虢弱本晉附庸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略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甲寅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莊公廿七洮魯地按今山東濮州南有洮城○音叨○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衣裳之會也宋地蒙解五○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陳大夫原仲氏字也亭○莒慶來逆叔姬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杞伯姬來杞伯姬來朝傳例曰歸于城濮衛地將討衛也按將討衛而會于衛地招衛也○音卜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莊公非諸侯之事天子非異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伯姬至洮何以不即歸寧卓去病謂哀姜方挾寵嫡不以子女待伯姬未敢遽來而與乃父謀之其說是也至冬歸寧知公請于姜而姜許之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按衛侯不至）

此于陳鄭之服徵覇烈之盛穀梁子曰齊侯得衆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使上卿出境會大夫葬非禮也然友賢大夫爲非禮之行者以原仲爲友之舊子陳最睦欲有所謀也（說本公羊）葉石林曰莊公未有嫡子子般長庶而得立者也慶父逼乎夫人欲舍般自立季子懼不能正託葬原仲以爲之圖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杞解寧問父母安否）

讀左補義　卷六　莊公廿八

來歸不反之辭（補注傳見列國史例）慶父不在而曰歸寧歸之禮以來者亦以歸寧之例書之非謂其當來越兵陳民服之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樂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敬讓恭儉孝弟忠信以禮樂慈愛敬其民所以預養戰勝之具也虢于四者咸無所商而以驟勝之驕兵伐之則如奔炭時將有饑餓之患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畜戰將餓厠義畜養也言又古民被化而後可用是不饑猶糾糾用兒用饑民安得不亡更加更遊）

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括城濮之戰示信示禮一篇春秋去古未遠雖出策士之口猶與聖人不教棄民之言暗合晉文之霸不可謂無家法也人

王使召伯廖（召卿士　賜齊侯命爲侯伯　賜命外錫命不書　且稱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立子頹在十九年）

經　乙卯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按杜謂齊侯稱人諱取賂不以親將衛人敗績告是也諸說皆未安不書地史失之）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邾子文公）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按衛侯不至）冬築郿（杜解傳例曰邑曰築觀台）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魯大夫臧文仲）

傳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呂說齊侯不以王命爲重而受賂則桓公所爲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于此事可見）事在十年以前而問罪于十年以後罪在既死之父而罪于初立之子意者衛去年不與幽之會故王猶齊桓之私而命伐歟然衛懿當躬自引咎聽命于王乃齊師以是日王衛即于是曰拒戰無王甚矣桓公親將一戰而勝數以王命覇者之師也而取賂而還自此諸侯行賂覇者受

讀左補義　卷六　莊公廿八

晉獻公娶于賈（杜解姬姓無子）烝于齊姜（武公女）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別在戎狄者按今陝西延安府境）小戎子生夷吾（附注杜氏云允姓之戎對大戎而言子乃其姓耳按陝西輔州衛西晉伐驪戎驪戎男（其君姬姓）女以驪姬（驪州衛西臨潼縣東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變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閽閾之外者東關嬖五大夫名五皆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按杜叔所封成在閽閾之內）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君宗謂朝所在親聽事）蒲（今山西隰州東北有蒲子故城二屈（杜叔所封成在蒲東北有北屈廢縣或云二當爲北屈今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州東北有北屈廢縣或云二當爲北屈今在蒲與二屈）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敬戎心戎之生心民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大無麥禾於冬周之冬夏正之八九十月也詩七月篇曰八月其穫禾之早熟者十月納禾稼禾之遲熟者蓋麥既薄收至冬告盡兩禾不登民無以食故曰大無麥禾而傳直曰饑也諸儒責魯君臣不能務農重穀以告糴爲未務是也而以告糴罪臧孫則身爲上卿將疾視民死爲無異乎魯語又以臧孫急病讓民爲賢則必疾視民死而後不賢乎傳曰禮也言國之常制耳則堂曰亦以善齊人之能恤灾也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杜解）周禮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爵之也（毛傳）先君之廟宗邑廟也凡易一君其君之

讀左補義　卷十八　莊公廿九

第立爲太宗必祭所自出亢一先君之廟于其邑謂之宗邑亦謂之宗廟如鄭友立厲王委氏立桓公廟之類按對舉則城築有別專用則兩字相通

經書冬築郿于前無麥禾告糴于後明年又書新延廄若曰工役繁興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之時也胡氏以爲贊用廣故倉廩堵若因築郿而致無麥禾者按魯語臧孫告糴之辭云天災流行戾于敝邑知是年必有水旱蟲蝗之災不書者史文闕也

經　丙辰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杜解）紀國雖滅叔紀節守義故繫之謂叔姬再嫁于季則失身之婦大子何爲卒之葬之乎諸儒立說可怪也○臧諸及防諸魯邑

傳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曰中而出曰中而入（杜解）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延廄名經曰新脩舊之謂傳曰新作脩寫之誤也曰中春秋分在夏冬秋之分也周正改時月不改分至故至在春秋分出馬者牧馬于郊外也秋分入馬者入于國中以避霜雪也脩廄當在秋分周之秋分在冬今新於春故云不時也年饑興作雖時亦譏而況不時之役乎廄有肥馬恐民有饑色矣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杜解）聲其罪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備旨）宋備陳氏攻傳以爲行師安得無鐘鼓謂鳴鐘鼓曰伐不鳴曰侵晉趙宣子曰伐備鐘鼓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爲聖也

許爲鄭併穆公新臣乘鄭亂復國至此已三十三年中興之令主也齊桓創霸而不與于會故鄭文侵之蓋受命于桓也于是僖四年同會于召陵

讀左補義　卷十八　莊公廿九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劉向曰蜚南越盛暑男女公孫尼子故蜚生咳氏曰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爲災傳失之羅願氏曰負蟲今謂之蜚盤蟲食稻花使稻不蕃又劉原白首一曰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按經雖時亦書事也（杜解）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飛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也角九見者水昏正而栽樹板幹而動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起焉按此歲周盛時史記土功但見時與不時而已春秋之世或備預非興功或改作創制時與不時豈足復譏而左氏但以舊例釋之故說者得議其非

大無麥禾之後有蜚爲災又城諸及防雖時亦書爲玩災

厲民之戒。

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叛王。

經丁巳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按公穀有師字此疑脫趙氏屈曰欲會齊圍郕至成衍命閒郕已降而不復行也秋七月齊人降郕杜解郕附庸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逐以兵威脅使降附按今山東東平州東有郕城集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杜解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謚○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魯界為魯濟蓋魯地○齊人伐山戎北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補注不書告不書

奉命討叛執罪人而歸京師公醜處置遠過齊桓之伐衛取賂矣傳特表之補魯史之闕。

讀左補義　卷六　莊公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蓋文夫人闔欲遂而桔之足曰桔手曰桔所謂食亦反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僭號鬬穀於菟子文○穀奴走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毀滅紓緩也補注見楚所以頑結處縣出穀於菟為令尹傳若曰此人得志諸夏君臣其盱食乎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伯故或以書人為貶非也伐楚而徵貢包茅伐山戎而燕脩職貢皆桓公尊攘之烈安見伐楚可弔伐山戎獨加貶乎宰孔譏桓勤遠略原兼伐戎伐楚及葵邱之會今但以伐山戎當之豈伐楚非遠乎稱人君不親將也不書救山戎去邪燕之始

經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仲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按此西周舊法俘戎狄故處江淮齊魯之間而與中國為難則相與一氣觀十一年同伐王城可見也去年冬齊人伐戎今年夏獻捷

讀左補義　卷六　莊公

親行亦以威近魯之戎也乃傳謂四夷侯不相遺俘桓何以親至魯迓則已注到明年齊侯為楚伐鄭矣傳有語似盡而意實未了者此類是也按望溪謂齊侯報魯

郕已未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管仲城此以地句讀

國○夏宋公齊侯遇于梁北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張注北有梁邱山山南有梁邱城○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以嬖告故得書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謂內變子般卒莊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殺子般大子不與故假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

經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城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按以小穀為齊邑

傳捌中無字之言范
寧以爲魯邑無據
齊伐山戎以其病魯魯未得以師從而桓親獻捷公受其
殊禮而有歉也遄齊有城小穀之事穀近于魯故魯以師
助之猶申侯賜邑而齊爲之城耳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諸爲鄭鄚楚　宋公請
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邱
齊侯連年用師戎在魯西南伐戎以其病魯也徐介宋魯
之間伐徐以其病宋也山戎在燕南伐山戎以其病燕也
此桓公之勤諸侯也然桓之意則不僅此桓欲伐楚久矣
惟恐伐楚之師出而諸戎或搗其虛宋魯之師會而諸戎
或譖其後故以兵威之觀徐爲齊取餌可知諸戎皆服從　獻捷親至魯庭

讀左補義　卷六　莊公

梁邱遠臨朱境齊八百里蓋恤其忠斯有以得其心而洽
其歡斯有以致其力說參傳于敘事俱作不了之辭而此
篇特提出齊侯爲楚伐鄭之故始知從前僕僕于魯宋之
國者皆爲此也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解虢地有神祠以接人惠王問諸內史過周大夫曰
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
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
神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也祭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若以
往聞虢請命賜土田之命　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
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



物易高投軫物而能使之高其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
才而好勇且多力魯人以爲有力人矣殺閔南城門覺南城門公疾
材萱欲進其間於季友莊公母弟對曰臣以死奉般般公曰鄉
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也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大僖
不加殺之是不可赦舉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而帆風投重

此牝子般傳從左在說起
一段敘子般
所由生
次段敘立所
以賊般之由
帑敘立般賊
牙閒田季友
其廉反
八月以下正
敘賊般事

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曰飲此則有後于魯
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不以罪誅
故得立後
世其祿經筆聖人以其酖兄爲養之正按出牙於外而誅之
使慶父不及覺也逵泉魯地今山東曲阜縣南逵泉是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僖正黨氏卽喪位次舍也
也冬十月巳未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僖正蓋通母家
公羊言歸獄成季拜陳乙陳乙非其舅雖吾公不言殺
于勁扈樂　莊公
於是年
八歲
此爲子般卒傳般杜云莊公太子母爲夫人子不爲太子

乎自哀姜至而孟任黜哀姜無子般未嘗黜也視閔人與其女弟戲則知般年已長矣上兩段寫出公昏嫡不正閨門無禮御下無法釀成弒逆之禍而般之宜立已在言外然則公意立般托孤可矣何以問後或曰叔姜有子未知齊人之意也則謀之慶父可矣何以問叔牙蓋仲叔同母相比而慶父兵權在手出入宮闈早疑其有異志問後於牙所以嘗之也而悍然以慶父對則慶之殺般牙之黨慶情見乎辭矣慽慽餘息其如之何既而問友友以死舉般是忠於般也知其忠而不敢顯示以討賊恐哀姜爲之洩也因將叔牙之對述之而討賊之命已陰授於意象間矣故謂友酖之太早者謬也不討慶父力未能也然而慶父卒弒般般弒而友弊矣於是慶父以兄弟相及之說請於桓而桓乃拒之也何以知桓之拒也下傳云閔公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桓欲立閔則不欲立慶父而獨惜桓不於此時執慶父而誅之也



狄人伐邢邢解狄伐邢管敬仲卑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出車文王爲西伯時作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管子一生尊攘大義聖人所謂一匡九合民到於今受其賜者其主盟皆在此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乃葬一日

慶父歸舟傳無明文說者謂落姑之盟乘慶父在齊爲之不知桓既立閔慶父留齊無緣歸魯當在葬公之日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名諸侯次于郎以待之故不書次非師旅之事季子來歸嘉之也



# 讀左補義卷之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塏　校

閔公[經]名啓世家云名開蓋公之子以惠王十六年即位在位二年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經]庚申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按在山東平陰縣界季子來歸[傳]孔季是友之字子者男子美稱國人賤其還魯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以見其賢而思之得來省父歸而書字○冬齊仲孫

齊桓立閔公慶父踈略而歸彼固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闈恐生他變魯之老臣以爲必得季友而後國可安也遣使至齊請桓召之爲落姑之盟遂復季友杜氏曰友自陳請之蓋使陳侯請於桓未可知也然則慶父何以不從行斯時慶父方惴惴懼桓討已尚敢與公俱哉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名湫子小反按時慶父在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間攜貳雖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閒之覆昏亂頑敗霸王之器也

閔公齊所立也季友齊所復也其仲欲動予惡如齊何嘗仲孫之來慶父懼不免爲季友者略出其酖叔牙手段與仲孫謀則逐慶父一吏足矣無如般之立季友之心也閔之立非友之心也湫則志在覘國友則欲立僖公曰與好人周旋揖讓無所設施而反於是慶父曉然知齊之無心於閔而無所忌吾有以窺仲孫知友之必立僖公也其告桓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固知慶父之再弒君也桓曰若何去之是桓固有心于閔公急欲恤其難而湫乃遏之且曰將自斃知友之才必有以制之也然後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俟閔弒僖立而後寧之也親有禮即所謂秉周

晉侯作二軍狂鎧晉本一軍兄莊十六年補注外改制不告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趙衰兄御戎畢萬魏犨曲沃父爲右爲公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國皆姬姓補注晉楚告命皆未通于魯按今山西河津縣東南有古耿城霍州西有霍城遏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亡以卿謂不如逃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下軍之適子孫不敎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父欲立季友之心也閔之立非友之心也湫則志在覘國友則欲立僖公曰與好人周旋揖讓無所設施而反於是慶父曉然知齊之無心於閔而無所忌吾有以窺仲孫知友之必立僖公也其告桓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固知慶父之再弒君也桓曰若何去之是桓固有心于閔公急欲恤其難而湫乃遏之且曰將自斃知友之才必有以制之也然後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俟閔弒僖立而後寧之也親有禮即所謂秉周

晉侯作二軍狂鎧晉本一軍兄莊十六年補注外改制不告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趙衰兄御戎畢萬魏犨曲沃父爲右爲公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國皆姬姓補注晉楚告命皆未通于魯按今山西河津縣東南有古耿城霍州西有霍城遏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亡以卿謂不如逃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下軍之適子孫不敎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父欲立季友之心也閔之立非友之心也湫則志在覘國友則欲立僖公曰與好人周旋揖讓無所設施而反於是慶父曉然知齊之無心於閔而無所忌吾有以窺仲孫知友之必立僖公也其告桓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固知慶父之再弒君也桓曰若何去之是桓固有心于閔公急欲恤其難而湫乃遏之且曰將自斃知友之才必有以制之也然後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俟閔弒僖立而後寧之也親有禮即所謂秉周

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體不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補正固語曰震有威武之象故曰殺按震百里侯人畏懼有神武義殺之象公侯之卦也比合也固也坤安殺之四德公侯之子孫必復殺故曰公侯非公侯之卦按有此合固安殺之四德公侯不足當此專以卦德為古也公侯之子孫言其子孫必復為公侯也傳曰殺之子孫必復殺之子孫必復其始此與陳敬仲齊篇都為全部世家之冒而實有不同彼則深惜桓無野闘何也此則極寫獻公軍威所及三國立亡天道好還不仁之人詎能裕後其蕃昌者轉在他人也傳之所以扶世教也一下兩截又以大子為主公與大子分將二軍與趙畢同滅諸國兩人之功未必過於大子乃畢萬得衆利其子孫萬盈數也而大子先為之極魏大名也而大子將冒不建之名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而大子母讒其子弟聞其兄骨肉乖離衆邪不附頹然孤處而無以託足於晉是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而大子未卜所終寫畢萬處無非反托太子也士為說到與其及也竟似歇後語蓋咽咽欲絶不忍多綴一字欲太子出亡而申生不答一語語卽知其早拚一死也

##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穉蓋齊人偪走之按今山東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陽國○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禘畢致新死者之王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之前後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秋八月辛丑公薨甯戚云此兩人皆傳寫誤又云前六號又通君之室以希得國傳有司寢將浞與浞配于羿上慶父再弒而孟叔同立叔實負二惡偪公子慶父出奔莒慶父故齊人立之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其仲遂於哀姜與知之故齊人取而

侯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十有二月狄入衛書入不能有其地○鄭伯

其師

##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莊解）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水之隩曲曰汭以先鋒死何也

舟之僑（虢大夫）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虢公勤王敗戎與齊桓聲勢相倚存之周室之輔也為晉獻所併惜哉

##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喪畢卽吉在二十七月今距莊薨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譏之望深曰淫逆之人所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思故早用吉以變人耳目其所謂禘趙氏曰蓋用禘祭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此慶父欲侈舅先公假禮物以張大之至初公傅奪卜齮（杜解魯大夫田公傅奪齮田齮怨其傅并及公故慶父因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成季以傅公（閟公庶兄）適邾（補注傳見季友不書奔按書友奔則疑與慶父同）謂之閟○成季以傅公（閟公）適邾（補注傳見季友不書奔按書友奔則疑與慶父同）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宋解成季及公入魯立以為君）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魯地）使公子魚（魯大夫）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哭斯人歸之及密也乃縊（慶父之罪季子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畧其罪不書卒罪重於叔牙不以卿禮成喪也左逸刑莫修於弒逆（補注不書卒罪重於叔牙不以卿禮成喪也左逸刑莫修於弒逆）不書葬（慶父再弒而孟叔同立叔實負二惡偪公子慶父出奔莒故不敢歸葬）

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子晉也）（人云許不可）（衛下邑戴公名申立）（衛之亡文公）（衛之亡不可故作詩以言志）齊侯（孟姜）（戴公以廬（合于曹）（衛共年卒而立文公）（許穆夫人衛之亡）（思歸嗇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齊侯（孟姜）（戴公以廬（合于曹）（衛共年卒而立文公）（許穆夫人衛之亡）（思歸嗇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齊侯（孟姜）夫人以爲五千人（衛別邑）立

信申生之死也作諸裨若上論帥師之失下論佩服之危總以衆人有子二語爲主脳

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上軍旅命也宣號令也君與國政卿正之所圖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成也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可謂將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夫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故云公以身衣之偏半衣大子知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不能和親以安衆心將何以戰勝狄乎狄固親我我則遠之其半似佩之金玦以金玦爲佩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伯行重耳生御申生以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夷晉下軍卿也爲申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爲

獻公使指燃得明早克敵理會得到狐突最遠還得宜總了出一進步



罕夷羊舌大夫叔向御戎先友曰衣身之偏也握兵之要也佩玉者上君子常度正佩之今命以時卒閟之度裏中也佩玉者上君子常度正佩之今命以時卒閟合法度也記云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其事也冬十二月狄之旄服遠其躬也旄雜色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旄寒涼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環而缺不連環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服宜社之肉盛以有常服而不孝不如逃命可知也衣雜色之衣君命可知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旄奇無常非常之服金玦不復則去故曰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按君有心使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疑也之言雖任夫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去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衷惡不可取子其死之衷薄也衷解雖知君心衷薄猶去之是取不忠不孝之惡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戰爲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立可必乎

馮云通鑑語語切文勢當其太盡以敗後語作一掉尾處後倣此

諗音審



首段是下六段之冒里克之諫曰冢子曰嗣適明明射者變孽奚齊而難於顯言故謂大子當問視寢膳不可命以出師并不宜使居曲沃公覷其意曰未知誰立直破冢子嗣嫡之說此際更何從贊一語其敎大子也脩已而不責人所以盡孝免難後世張曲江之爲琰謀慎西山之爲竑謀皆如此大子率師以下偏衣金玦故爲不情之賜盡敵而反故爲不情之言明明示以避去使我立奚齊耳而由生全不會意遂致聚議哭堂先友之言非迂也父子天性豈有猜讎盡敵之言不過策之立功忍以私意窺之也狐突則卑辦一逃字却含而不露專就衣玦零星洗發而歸到功必無成梁餘子養便趑趄想出

逃之一策罕夷又從衣佩上申明之先丹木又從公盡敵之言推進之皆力贊其逃於是狐突以爲甚合已謀東裘欲行已是羣山萬壑赴荆門矣忽羊舌大夫別開一機以爲逃不如死正如峰來天外非可意度人皆知其不可而大子却以此爲定盤針於是乎將戰將戰者不肯行也其立意在死猶冀立功俾免不知戰而有功其死愈速狐突固夙師姬說齊娶叨白指破謂卽不能行亦不必戰也說到此真可更不多贅一字與士蒍如出一口

事親之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況欲殺乎爲吳太伯不易之決也前篇士蒍猶以復國爲望尙寬一層至此時勢一步緊一步狐突云雖勉之狄可盡乎則公於賜玦聯早有



盡敵之語傳不明敘以先丹木既迷公言則已補足前文也又晉語云申生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此傳竟無敗狄於稷桑之事後敵處而爲信公焉故成季立之（通說人臣結交宮闈受援立之說以成風杜解莊公母閻成季之疎乃事之（疎卦兆之占辭）楚望（脩之事後敵處私事晉仲義同）而爲信公焉故成季立之（通說人臣結交宮闈受援立之說以求得志于他時）

閔猶信立總歸根於此數語足定季友之罪案

信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杜解大布麤有大絡厚緝附注言其倫樸耳杜云諒闇之服非）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敎敎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與定之方中相表裏美衛文中興之功也傳附綴於此有微意焉蓋邢衛竝爲狄滅而衛尤甚竝賴齊桓之力以復國不二十年邢復滅於衛不能發憤自強如衛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之後附綴此段爲衛文幸正邢侯惜

此又爲國亡而圖中興者立一標準勾踐棲於會稽臥薪嘗膽共開衛文之風而興者乎

# 讀左補義卷之八

受業毛　舁增淼
男　埰
壻　挼

四明　姜炳璋　輯

傳公一（孔疏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以惠王十八年卽傳證法小心畏忌曰僖）

經　王戌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杜解次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聶北今山東聊城縣東北有聶城縣邢地縣西南有邢臺縣）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地接前有聶城）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譖之會遇歸師歸也胡氏以爲歸魯齊魯接壤不應十二月始改號曰楚張。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宋地救河南陳州境邾鄫之會六。邾呈反）

傳　元年春不稱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拔史官之禮）

非爲公出而不稱卽位也公爲閔弒而出君弒則嗣君不忍行卽位之禮也傳嗣閔位亦嗣君也劉氏不體會傳文妄加非諱矣

諸侯救邢（杜解賈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邢人潰出奔師潰也邢師遂逐狄人貝邢帑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潰不書不告也）

諸侯救邢（陳傳禮文已序則傳皆稱諸侯邢人潰出奔師潰也邢師遂逐狄人貝邢帑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潰不書不告也）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補注爲見以自遷爲文）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孔疏有災害分之財物討罪禮也閔元年狄師在邢齊師出而邢圍解然未嘗大創狄也猝然入衛衆潰散而齊不及救桓公有鑒于此次于聶北知其必饒邢而預待之也桓公用兵持重師于聶北以爲聲援狄懼而遁則師不勞而救有功也狄不畏而邢卽不支狄終不敢入邢亦逐之易也乘其虛不犯其難此桓之愼也傳于救邢之下云邢潰奔師則不與狄戰而邢赴諸侯之師也云師遂逐狄人狄欲偏邢而諸侯逐之去也啖叔佐猶云書次爲不速赴邢未被狄而先次以待猶云不速乎正月逐狄六閱月城畢始還猶云失救道乎書次書救書城皆予之也傳曰分災討罪發閔經義盡矣）

秋楚人伐鄭鄭卽齊故也盟于檉（補注經言會檉謀救鄭也解傳言盟傳謀伐楚而未能圖城衛也）

冬十月壬午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幽地有二名繼筌）

甲子之亂楚師不出者五年子文爲政國勢益强此第一次猶夏也桓會檉謀之不同宋襄之浪戰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偪陽（偪陽人既送衰戊虛邱欲以侵魯公求于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賄故要而敗之虛邱邾地按當在今山東嶧縣界）

公窮則依邾得志伐之矣會檉同盟盟後則敗之矣。

冬莒人來求賂（莊解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鄑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今山東寧陽縣境）

莒人以慶父歸齊因以貴賂深入魯邊友以全師詐敗獲

之較乘邱長勺之勳遼東豕耳乃胥劇子偃不明上賞而友公然受邑受田報功耶毋命耶不知二君之亦血永寒賊臣之蔭證如故國勢粗寧遽謀封殖遂成私門數十世不可拔之根株安社稷之臣顧如是乎傳云非卿言所薦不足重也嘉薦之也言公嘉其薦故賜以汶陽及費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殺所宜訓也按當時魯人有是言故傳述之子從人者也桓英主也有鑒于文姜之失故以鄭國之君明施天討齊桓英主也有鑒于文姜之失故以鄭國之君明施天討取哀姜殺之吳草廬曰自此諸侯無敢有弒君者覇者之有功於世道也書齊人子討罪也曳杜云魯地書以歸姜得罪于魯生不絕之於齊也書夫人書至僖以爲人之絕姜也不稱姜并絕之於齊也書夫人書至僖以爲人之禮迎之也

經　癸亥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楚人侵鄭

傳　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杜經書城楚丘而不書所會後也。

或曰桓有全衛之功而未嘗有封衛之事舍其功而刻求其過爲善者懼矣子曰非也凡諸侯封國王命大臣往營其城邑黍苗之詩曰肅肅謝功召伯成之蓋申伯出封于謝而召伯城之也黍民之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王公以爲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始而遷于臨淄也齊桓之爲功于衛大矣城楚邱而不請命于王固曰城也非封也然與封國之事何以異哉域曰城邢何以忽之曰非忽城邢也桓公率宋師曹師救邢之師助其指揮亦猶邢邢弊于師師弛于喪儀卽以救邢之入衛時桓公命城楚邱而齊城小穀而魯助之耳君狄之入衛城楚邱而遷之或問盟諸侯受役或魯獨受役皆可無辨而其規模較召伯仲山甫之城齊謝則更過之矣而無赫赫之王命不謂之專封得乎曰城楚邱畧之也傳以魯不及期蓋先



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之師衛還在前當書城衛還在後當書衛還于楚邱或曰朝歌已失亦虛乎漕耳當書衛自漕還于楚邱而皆不然畧之也役城緱陵不書還杞亦猶是也

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杜解荀叔也荀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虢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西馬曰騄駬晉適公號遂出于虞故借道按今山西石樓縣東有古楚邱城虞公貪之也役城緱陵不書還杞亦猶是也虞師晉師滅下陽虞師晉師二字解一句傳下陽虢之邑平陸縣東北爲故下陽城。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江國名按河南息縣西南。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楚人侵鄭

虞公貪而好寶其臣宮之奇諫而不聽遂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舉矣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少長養於公宮君聞之雖諫將不聽必輯其親而狎之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顚軨伐鄍三門冀國名鄍虞邑顚軨在今平陸縣東北七十里有顚軨坂二十五里有故鄍城三門冀之既拔則亦唯君所欲耳何惡於虞公許之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往假道焉

陸氏德明曰而不此時爲貶
爲不道保於逆旅。客舍也。號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投晉邊邑。以侵敝邑之南鄙。左傳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出則侵暹。退則保。政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己。以何罪。虞先伐虢。起師之由。出兵之期。後一初與會正月不書經文虞先晉故
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虞非但兵之首而已。虞之惡貪賄也。
按莊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又侵晉。荀息云保于逆旅。以侵南鄙。非詔也。是晉爲報復之師。猶情之常。而虞與虢若交。公則變例。兩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從省減。著其無志于民也。李廉氏曰。經書雨此爲特筆。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
前日服江黃也。不遂以謀告之。此曰謀伐楚。則江黃交固。以伐楚告之矣。蓋江黃偪近楚之東南。令其爲特角之勢。召陵之役。楚師不出。亦恐江黃之乘其後也。



傳于齊覇赴于齊。事懸空著此一語。直從根本上發明。寺人漏師相不加罪。尸蠱出戶外。其禍機已伏此。
虢公敗戎于桑田。（杜解虢地。按今河南靈寶縣北有桑田。）晉不懼而文有功。是天奪之鑒。所以益其疾也。（曜則生矣。必爲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
傳于虢公飲酒。
蓋深爲虢惜而虞則不足惜也。
冬。楚人伐鄭。圍新城。
傳于鄭伯。
經甲子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杜解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日旱不爲災。）徐人取舒。（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林解舒楚之與國。會逼取舒。爲齊人逼伐楚之徵也。按舒今江南泗州北有古徐城。舒今廬江縣西舒城縣是。）六月雨。（示旱不爲災。）秋。齊侯
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林解穀齊地。按山東陽穀縣東北陽穀故城是。）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杜解周六月夏四月。于播種五穀無損。）
穀梁氏曰。不雨者。閔雨也。雨云者。喜雨也。有志于民者也。
若文公則變例。兩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從省減。著其無志于民也。李廉氏曰。經書雨此爲特筆。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
前曰服江黃也。不遂以謀告之。此曰謀伐楚。則江黃交固。以伐楚告之矣。蓋江黃偪近楚之東南。令其爲特角之勢。召陵之役。楚師不出。亦恐江黃之乘其後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杜解會陽穀。公時不在。故涖臨。）
侯自陽穀還。（人謂魯求尋盟。）
魯使上卿謝齊受盟。（謀也。）
楚人伐鄭。（釋義曹人。）
我勤而鄭難。乘德不祥。（善也。）
楚人伐鄭。大夫將也。鄭伯欲成。孔叔（杜解鄭大夫。）不可。曰。
黃東發曰。自元年至今。楚兵三加于鄭矣。注氏曰。齊桓不能救而孔叔云。齊方勤我。知于極。于貫于陽穀之會。皆伐楚救鄭之謀也。愚謂魯未與陽穀之會。而齊侯遣人請盟。知桓于他國亦如是也。此桓之勤也。
齊侯與蔡姬（杜解齊侯夫人。）乘舟于囿。蕩公。（蕩搖也。囿苑也。在苑中。公懼。）
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爲明年齊侯蔡侯有是事。假此爲名。）
傳補注當時適

蔡人嫁之時楚也蔡服于楚故以此爲侵蔡之兵端卽爲伐楚之過筏

經　乙丑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甲解民逃其上曰潰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殺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按今河南郾城縣東爲召陵故城夏許男新臣卒拔新臣卽許叔在位四十二年舉子字秋公至自伐楚告于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拔諸

此卽爲召陵伐楚傳其叙

仲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而甘心卽楚故齊桓

讀左補義　卷八　唐公四　七

先事侵蔡故楚之罪也陳值一路諸侯傳見蔡亡會諸大夫侵楚師旨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解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故得兵機迅速城北諸侯皆不暇及乃卽背遂爲生育齊楚甚遠雖牛馬之風者猶不相及況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夾輔周室召康公周太保命我先君大公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侯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附注司馬貞史記注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竟無棣乃遼西孤竹所服虔以爲大公受封竟界不然也蓋言征伐所及其地之故不應歷言受封而爲大公之境界以自狹司馬之說近是

不入王祭宋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東茅也包裹束也

尙書荊州包匭菁茅成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昭王南征不返水對收取上西東西南北是後是問皆交影而錄

孔疏引鄭玄曰楚貢包茅束而灌之以降神如今之縮酒也杜解包茅菁茅也束茅立之祭祀以縮酒

昭王之不返水濱實爲之然不聞楚人以膠膠水而塞之知本出何證補正齊侯以爲楚

罪而問之以上答他何故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孔疏昭王時漢非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還

進師按次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者據其險也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乘共齊侯

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君

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名漢水名言其險固以當城池按言我只當

桓公九年

桓公九年邾子克卒公羊解克自北杏一會而甘心卽楚故齊桓

戰而屈人。不若不戰而服。故據其險要以示欲戰。及楚使有謝罪之言。板屩軍退舍。頓兵四閱月。未嘗旁掠一邑俘一人亦未嘗超距投石以示勇。取威定霸以示謀。按兵不動。但嚴部伍晝夜巡警而已。堂堂正正純以德禮相招此。楚人所以感之而心服也。云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在所。亟矣。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蔽其可也。屏蔽之者深也。聖人至仁之心不特八國之民不忍傷殘。即僻王猶冀之楚人亦不忍泯賊。乃全軍而還。敵人自走。狹路以扶危定傾之大經綸而僅得小成。本領不優。規模有限。夫子所以爲器小也。或曰未見楚君但盟其大夫。何功可叙。亦非也。古者以城下之盟爲恥。師至楚地。強敵斂兵不出。即以爲霸。況如師乞盟乎。故先儒以爲楚服也。嗣後惟晉悼蕭魚之役。差堪媲美。然良辱之執。終不如屈完之盟。



董次公曰。管子平王室。討諸戎。伐楚。不敢與周爲難。暨楚衰。秦盛。虎狼之國。燒走六王。一東周君而不敢遽革命焉。則春秋以降之周。誠管子手遞之歷。雖戰國以來之周。亦管子神祚之基而伐楚者併以懲秦。寧不功高一代之天下哉。孔子之刪詩也。檜之卒篇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傷天下之無霸也。天下無王不得不憶頁屃之周公。天下無霸而亦何能不悲創霸之管子。故孔子所謂如其仁者。殆深有意焉。

陳藺瀉謂鄭申侯。申侯。大夫。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鄭莒相反。尤於徐夷也。視申侯見曰。師出東方。申侯見已說德。相類相反則兵示威。申侯曰善。瀉瀉以告齊侯。許之。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蔽其可也。屏蔽按申侯雖忠于齊。齊侯說與之長相類則怠。形彼說則惰。其實貢反。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瀉瀉塗紀恩。塗不忠于邑賜之。執藺瀉塗。陳不從其謀可也。何必執。

或謂傳于申侯語中點出師老矣三字。以明師不可用。而召陵之盟爲俾細按之亦謬也。招撫以禮懷遠以德是管子一生大主腦。故北杏以後每事動出萬全而楚之子文亦動出萬全正如奕者對局兩敵手自著著照應決無



未見致師召陵之盟仲自在掌握中矣。如直欲用師。何待師老師老仲豈不知何待侯言執瀉塗者蓋觀兵東夷。其合桓必然。此時楚人已服軍心已懈不比次陘之時諸國俱有樂楚之志也。申侯一爲指破又加供其資糧屏屢一語隱然見瀉塗主意在此觀兵之說不過借以恐齊耳桓以申侯爲忠以瀉塗爲詐而執之左氏點出師老正形容管仲料敵之審修禮之至也。夫內政軍令齊師久練。楚即不服何至八國之師爲楚所敗。不然自處危道使進退無據。即庸懦如趙文子猶不肯爲而謂天下才爲之哉。

秋伐陳討不忠也。以瀉塗爲誤軍道。

王者之師若望雲霓即後世名將餓死不掠掠凍死不拾屋有取民間一草一木立斬以狥何至師過而陳病公羊氏曰師不正也是也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杜解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爲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事於是有以衰斂衰衣公服也謂加二等按傳泛言周制子男葬禮非謂許男以衰斂也

傳曰卒於師桓公葬之以侯禮而經但書卒趙氏曰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也按成十三年伐秦曹伯盧卒于師襄十八年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皆上書伐國其下更無餘文不別之以卒于師似終於國矣若召陵之役許男與七國諸侯同次于陘下書屈完來盟于師則上下文法自足見克成然詳敘則於三旬難乃成傳以成之故以卒于師而義自明且如歸國後卒許人赴告必在召陵既盟之後夫子何以先書卒而盟也齊桓伐楚甚誇其兵力方與屈完乘而觀之豈肯許國一軍揮之反國且桓何爲而諱於天子葬以侯禮乎故必從左而經義始明亭林以爲舊史闕文亦非也

許男卒于師何足爲齊侯頌而穀梁以爲內桓卽使疾篤歸國亦不足爲許男累而劉氏胡氏責其貪生亂死皆說之甚頗者也經葬許穆公從內大夫會葬之詞或謂左氏誤認經穆公爲公爵故有此論益謬矣

冬叔孫戴伯師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濟陳服服而還

大夫譏

陳止齋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與弑子般公子慶父謀弑閔公而茲與敖皆世爲將故謹志之前書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見三家所從始也陳成而濤塗釋猶見齊桓之怨以待人不比晉文之刻以報怨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辭理長者有長短也村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卜兆雖非謂筮龜有長短也辭理長者有長短也繇說也專一也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林解是言專一則香草十年尚猶能變必將奪公之美音喻言吾易消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喪齊其姪生卓子及將



倶言師許男之卒不于師而何哉說本呂氏趙氏故不必別之以卒于師而義自明且如歸國後卒許人赴告必在召陵既盟之後夫子何以先書卒而盟也齊桓伐楚甚誇其兵力方與屈完乘而觀之豈肯許國一軍揮之反國且桓何爲而諱於天子葬以侯禮乎故必從左而經義始明亭林以爲舊史闕文亦非也

許男卒于師何足爲齊侯頌而穀梁以爲內桓卽使疾篤歸國亦不足爲許男累而劉氏胡氏責其貪生亂死皆說之甚頗者也經葬許穆公從內大夫會葬之詞或謂左氏誤認經穆公爲公爵故有此論益謬矣

冬叔孫戴伯師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濟陳服服而還

大夫譏

陳止齋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與弑子般公子慶父謀弑閔公而茲與敖皆世爲將故謹志之前書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見三家所從始也陳成而濤塗釋猶見齊桓之怨以待人不比晉文之刻以報怨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辭理長者有長短也村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卜兆雖非謂筮龜有長短也辭理長者有長短也繇說也專一也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林解是言專一則香草十年尚猶能變必將奪公之美音喻言吾易消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喪齊其姪生卓子及將

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按公未嘗命討大子、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爲則殺申生傳）呂圭叔曰董仲舒云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然則獻公者前有讒而不見故蒙首惡之名申生者遭變故而不知權故陷父于不義

真西山曰驪姬之殺申生也其機變甚巧矣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以闢地啓土中其情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于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咱也其言曰猶察易辱又曰甚特必愚蓋猜察之人惜名矜行惟恐黜汚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可以術激之而使死石顯之陷蕭望之亦猶是也然猶恐獻公之未果子殺也則又夜半而泣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公死公懼而謀之又勸殺之以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肯爲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啟矣然猶忠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軍之罪申生至此無逃死之所矣然猶慮大臣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可知也又使優施以杯酒從容歌舞微詞以諷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無復事矣申生死二子奔無不如優施所料者然奚齊卓子立而里克弒之曳吾不終迫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至二十年故女子小人裹糞交締危國亡家之本也申生爲吳太伯策之上也至帥師棄軍而逃不如命屈曲沃時矣若獲罪之後遁海濱而處猶不至盡彰父過而惟以一死謝父不亦悲乎

（按此以此爲據）

（按驪姬數申生本非大子之過傳文之異上文姬言之則行下文太子之死二子之亡皆以此爲據）



經　丙寅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杜解從告。杞伯姬來朝其子（伯姬來寧成風也按朝其子者禮諸侯世子有相朝之義此以子侚幼故母率而行之張氏曰杞伯姬來句絕）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武伯娶于牟與自爲逆）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北衛地杜解從告）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後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尊但行覇翼戴天子爲尊王室故殊貴世子）

（望而齊方不是空望古而備方不是徒設作兩層寫）

傳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解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遠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且冬至構屋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叙事訓民皆君不能常修此禮故善公之得禮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冬立秋也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耳鄭衆云以分至觀雲色青爲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蓋出占候之書計雲氣之占不盡此爲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而已）以冬至爲春可見時月並改而夏時冠周月之說義不可通。

（此北緒上生下文字蓋）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杜解稱經必須告乃書）初晉侯使士

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不慎哉吾訴之公使譖之譖謂士蔿稽首而對曰孔疏稽首耳臣聞之無妾而感夏子山仁傳追叙士蔿築城一段議論以為後文線起吊悟其言太子可以不死二公子亦可不奔宗子雖城乃罷頗為百一國三公乃反缺為屈以見公前既亦之申生後又失之重耳自此興矣

必辦焉補正辭應也詩云無言不讎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罔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修德而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用慎也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定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定公子所從故不知所從尨茸音蒙戎適門歷反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



披斬其祛祛也逐出奔翟朱子曰驪姬之亂是晉無公族後以卿之子為公族大夫使混公卿



殺申生專已見前年此只寫二公子出亡之始閔元年晉為大子城曲沃築蒲與屈當在此時此就伐蒲上追想士蔿城蒲屈時已逆知有今日也然士蔿於曩時如何窈說讎字因尋出無戎而城一段道理他日必為仇保其於城事絕不提起而風刺顯然一國三公杜指城蒲屈事固是然為之意謂公與奚齊為一黨二公子又各有私人尨茸皆亂正不知其何所終極及難作公使寺人伐蒲為之言字字左券而重耳翻曰校者吾讎將前四讎字冰銷瓦解蓋父讎其子子必不可以讎其父說得仁孝藹然後此伍

下固宗子三字為大子計也而傳則又重在三年尋師為伐蒲作引起耳蒲屈寘薪重耳不訴已高出戎吾一等明年伐屈今先伐蒲重耳尤為姬所忌傳以伐蒲敘此作結正見申生死而國為重耳之國戎吾不得而爭也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首止之會在天敗盟而傳只三字盡之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孫徵此戾齊不告而娶之權非享也豎此故聖人許之以視四皓之賴為太子死不可與同論也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旅見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為鄭而世子之位定于是諸侯同盟而皆黜吻桓之心一腔忠悃權宜在此時亦未嘗明告于世子世子亦未嘗明告于諸侯及至會

謂世子合王命會齊桓是也或謂世子私會者謬也當是時桓未嘗明告于世子世子亦未嘗明告于諸侯及至會



殺申生專已見前年此只寫二公子出亡之始閔元年晉為大子城曲沃築蒲與屈當在此時此就伐蒲上追想士蔿城蒲屈時已逆知有今日也然士蔿於曩時如何窈說讎字因尋出無戎而城一段道理他日必為仇保其於城事絕不提起而風刺顯然一國三公杜指城蒲屈事固是然為之意謂公與奚齊為一黨二公子又各有私人尨茸皆亂正不知其何所終極及難作公使寺人伐蒲為之言字字左券而重耳翻曰校者吾讎將前四讎字冰銷瓦解蓋父讎其子子必不可以讎其父說得仁孝藹然後此伍



陳轅宣仲杜解故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殺申侯七年鄭伯逐諸鄭伯曰以晉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太子位故召鄭伯使於齊也何以晉侯前年方殺其世子來聘言鄭有晉楚之援可以少安無事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

亦以王爲鄭賄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黨援也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公文推出神字便於神上分割但云三引哲一層第一層王求却不直說與之再反神一層十分詔伏

公孫滑出奔衛滑衛孔悝之邑也那聽桓子之親也輕遣正反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孔疏禪君行師從鄭伯孔悝爲叔孫氏家臣

王許世子出會則無疑於桓矣而宰孔老奸素黨叔帶覘知其師衆輕身逃歸

孔悝不見其師衆輕身逃歸

王許世子出會則無疑於桓矣而宰孔老奸素黨叔帶覘知其師衆輕身逃歸

破桓志爲王告之故王使之名鄭以晉未列會鄭有離心

甚欲拒齊以遂其立帶之私也　齊桓每周攘楚而惠王乃離以從夷周德之衰至此

楚圍穀於菟滅弦自杜楚近弦滅之旦夕耳豈齊救所能及也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梱方睦於齊皆弦姻也拔道國今河南確山縣東北梱國河南西平縣西北有梱亭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子文作此等事不仁實甚鄭逃則已奉王命而服於楚矣故楚乘間而滅弦弦黃之滅宰孔致之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假二年限

晉道滅蔿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車

公捷出宗字便於宗上指與將虢連滅是從前事一爲解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假二年限

晉道滅蔿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車

下陽解言與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輔頰如表二者相須以生去一不可車尺者反公曰齊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王不在太王之側後儒據以証太王翦商及虞仲之支孫也亦不以克虞助之支孫也亦不以克虞助

王季之穆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

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也

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也

虢仲虢叔皆虢君字疏云虞滅一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

虢仲虢叔皆虢君字疏云虞滅一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

仲叔皆虢君字疏云虞滅一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

虞仲克啖篇注

虞仲克啖篇注

虞仲克啖篇注

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

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

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

虢公醜奔京師二月夏之十月

虢公醜奔京師二月夏之十月

虢公醜奔京師二月夏之十月

不書不告也周十月

不書不告也周十月

不書不告也周十月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二月夏之十月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二月夏之十月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二月夏之

罪虞且言易也鄭玄公貪賂自取滅亡書執如執一夫燃傳以一易字釋經義而虞之愚晉之謂皆見節節逼出易字至求方照明宮之奇首提虢亡虞必從之滅虢自滅也已爲易字伏根因引卜偃一節九月十月之交其卽虞亡之月乎丙子之旦其卽虞亡之日乎虢之童謠虞之童謠也虢公其奔虞公其執也語語寫虢正語語寫虞館於虞遂執之自古亡國未有如虞公之易者故言易也虞公而黎於宗乎哉虞祀而晉脩矣神乎哉　晉不以滅二國告諸侯故魯史不言滅古者諸侯各脩職貢於天子東遜後王靈替至遣使求求而不之應齊桓尊周室合諸侯官受方物二國職貢晉代輸於王者齊桓之力也

經　丁卯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杜解新城鄭新密縣東南有故密城○秋楚人圍許楚子不欲棄諸侯遂救許故不復更紿諸侯冬公至自伐鄭

傳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狂以下晉公子貞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不非夫晉伐屈在五年不能守言將奔狄鄰苟曰後出同走辱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不如重耳之賢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善焉乃之梁且穆姬在焉故往以求入國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補正賀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新城也杜註誤鄭逃首止之盟而卽楚桓會六國之師不直抵鄭都而圍其旁邑自夏徂秋但以兵威恐之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



舅王撫楚無咎利之私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于於武城龍兵故蔡將許求歸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後唯見其面以瞥爲贄手縛故銜璧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衅庶兄采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祓芳弗反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秋楚子圍許冬則未嘗圍許也諸侯救許乃還則楚師已還未聞及冬又至許也武城楚地豈有圍許不降而師在楚境反從而降者乎且師未入許又何用面縛含璧之感也以上傳證之可知必無之事以此誣微子則更謬矣昭



誤聽申侯之故以侯爲申甥因以貳楚者告之齊也結出子文聞其死謂以貪故而刑不當罪之義顯然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不時城也補正賀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新城也杜註誤鄭逃首止之盟而卽楚桓會六國之師不直抵鄭都而圍其旁邑自夏徂秋但以兵威恐之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

秋盟于寧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禮德不易無人不懷拔德禮二字真則爲覇功皆王遵假則爲諸侯官司仲相齊絕大經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各於齊受方方所當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祀物甸服貢斯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男服貢幣物每國貢有常職天子亦以貢物報之大小城各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按官受方物想見盛時王室氣象使衰周天子肅然整於人心功正不小諸侯必謂桓受諸侯之貢物恐非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大夫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鄭

其旁邑自夏徂秋但以兵威恐之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

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社稷欲以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申侯說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譖申侯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子爲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尋取尋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多以禮義大義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子列姦用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列在會位也君舉必書雖復齊爲諸侯所記君盟替矣也替廢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史臨筆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因也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鄭伯使請盟于齊齊以

言德而神信在其中每提合諸侯見不專爲鄭正與前後諸侯以臨之總指領也子華奸鄭有辭矣何懼爲辭父之命即罪人一氣

久就子華作兩解

桓從陳如轉國而子華利

卽鄭伯乞盟侯不聽德禮之效加子華故

謀鄭是一篇之主蓋鄭逃首止之盟王輔以貳楚緩則相爲覘望急則楚交益固故前伐鄭以兵威之此謀鄭以禮服之皆管仲之籌畫也中敘脩禮諸侯見德禮爲霸者規大主腦非徒服鄭也乃鄭世子忽起一波利心頓起而德禮名目都忘故桓非仲父正恐假亦不能或疑仲謂會而列奸何以示後不應復列子華於會不知齊侯辭焉其謀不用耳其於仲言只聽得一半也

閏月惠王崩襄王往解惠王太子鄭惡大叔帶之難惠后之子也惡后欲立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爲八年出居于鄭傳

## 經

戊辰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社懿卽黎來始得之別封故曰小邾按今東滕縣嶧縣縣東有郚城是也○鄭殺其大夫申侯鄭卿尊利而不厭○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寧毋衍文會八寧毋魯地之按山東魚臺縣東○冬葬曹昭公謚敏也○冬葬曹昭公

## 傳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解言既不能自強死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

# 讀左補義卷之九

四明　姜炳璋　撰
受業毛　舁增參
男　埏　校
堉

## 僖公二

經　己巳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狄圍衛地（按今山東濮州西南有洮城）救衛（救解兵革之會）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羞其禮歷三諱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爲氏隨筆先儒多據經文前年殯於魯考外傳襄王三年立晉侯乃僖之十年也八年十五年也則諸云襄王十三年鄭人入滑僖之二十四年也皆歸王崩實在二十年也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僖之二十四年也皆歸秋經令從諸所見之年逆溯襄王之元年當在僖之八年明君必踰年改元然則惠王崩實在七年傳不誤。世子鄭立是爲襄王

傳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而後，殺我（社解殺我小寢同同盟將葬之文則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於夫人薨於小寢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殊也疏云殯過廟中也）祖廟（據經哀姜薨於夫人薨於小寢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殊也疏云殯過廟中也）赴同祔姑（社解殺我小寢同同盟將葬之文則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於夫人薨於小寢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殊也疏云殯過廟中也）者將葬之時從殯宮出書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前云吉禘於莊公慶父假禘之禮器偶一爲之耳此則儼然行禘禮於周公之廟矣後此卜禘卜郊春秋遂不絕書。望溪詩經補正謂僖禮自僖公始誠然也　用致夫人公



羊以爲僖聘楚女齊之媵女先至齊公使立爲夫人故致其朝廟之禮其說固謬穀梁云立妾之辭劉氏向以爲文成風於廟立以爲夫人啖趙及胡氏孫氏劉氏張氏皆用其說謂使成風與祭也然以禮論之有必不可從者成風時君之母也禮君沒則姑老冢婦主祭祭統云於祚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則毋夫人當立何所又云夫人薦泲水夫人薦豆則毋夫人所薦何器又云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以明夫婦之別又豈容有爲酳酢乎魯秉周禮文仲爲政而果有此則更甚于逆祀之縱矣又以春秋譏之毋以子貴有之矣宜毋定姒昭毋齊歸薨曰夫人葬曰小君皆援成風以爲例如

周公名陵不葬而敗績張城（社解敗而楚敗一敗而楚敗而有采桑津。射音石）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於采桑（社解傳事必不取走不取故可逐）晉里克帥師（社解傳事必不取走不取故可逐）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於采桑（社解傳事必不取走不取故可逐）晉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恐怒深而不敗東狄爲其而不復歸若不分其疏馳將恐收於秦命此張射之說也倒敘月又是一年注）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之（明期年之言縣）秋。禘可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社解殯小寢同同盟將葬之文則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於夫人薨於小寢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殊也疏云殯過廟中也）

信果致成風則宜何以不致敬慶裏何以不致定姒陷何以不致齊歸死則備夫人之禮而生不令之享夫人之榮乎以成風本未嘗有此故至薨而後尊之也愚按此條當從左氏致哀姜爲是姜於喪畢何以不致有所疑而未敢也蓋禮與刑祲不當致而卒致之非禮也禘必令辛卯之主故致哀姜之主以祔莊公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之辭

王不書葬魯不會葬也魯不會葬知天下諸侯之不會葬也諸侯多疑盟洮之後即宜發喪何遲至終十三月亦嘲皆齊桓致之也桓能於會沈之時率諸侯哭臨朝見新天子爲即位發喪又何待葵邱之尊盟乎計不出此一盟而散帶雖不敢肆橫而脾睨之心未已也故連比次而猶從之禮告喪於諸侯及葵邱之會復尊前盟前盟豁然天子之盟也於是襄王安帶無所用其覬覦矣然雖尊王未嘗朝王以致重耳有溫之召皆倡始之不善也況武曰未嘗葬既舉歟予謂果爾魯史不應略夫安知葵邱之會非會葬既舉歟予當大書之爲萬世法而不然者知其未嘗有此也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茲父固請曰目夷茲父應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逆走而退

襄公之讓說者皆以爲僞而傳曰固請何哉說苑云宋襄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茲父請立公曰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男在衛愛臣臣若終立則不前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可以處自夷之上乎以成風本未嘗有此故至薨而後尊之也愚按此條當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桓公疾使人召之茲父乃反茲父立夫人在衛思之義不可往爲賦河廣詩然則襄公之不肯立爲母出於衛而欲時時見其母也托言目夷而不言母恐傷父之心也所記與傳略同且與詩合曰固請殆深知襄公之心矣故傳特著茲父之讓而衛詩猶存河廣之篇



經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公御說卒　子襄公茲甫父○夏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杜預曰葵丘在陳留外黃縣東南○孔穎達曰宰周公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皆在葬下此會在葬上故知葬後會也宰周公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皆在葬下此會在葬上故知葬後會也杜預曰葵丘在陳留外黃縣東南考城縣東南今河南考城縣東南在汴陰者晉地以致之亦不復西界者其實越矣然則葵邱即馮泠陵之葵邱也在汴陰杜預以此葵邱爲

孔曰一拜稽之比二王後補注王朝公卿大夫史皆不名傳每詳之　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事也使孔得如許細爛哉云出據宋光傳敘莒門分請奏一段仍開紀入太后止敘語想從此處得此話字謂此齊孫將下拜孔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上故言恐懼避於下以遵天子之靈光傳則後一段可有可無左氏神駿瀟灑故略耳孔

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拜下拜孔曰此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咫八寸曰咫小臣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以遵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胙於堂下受

桓之勤王室也始於首止繼於牝終子葵卬定襄王之位而大本立明天子之禁而大法正威功大矣乃前此鄭厲勤王虎牢有錫後此晉文勤王遂啓南陽齊則榮乎其未有聞惟賜胙以尊之無下拜以寵之非賞薄也齊侯矢心王室磊落光明無有曖昧堪凡紀大經猷未皆厚自表暴故王無制地之事桓無分外之求五霸桓公爲盛於此見之閔宰孔賜胙之言即趙下拜正此心誠恪處而說者反以爲僞謬也宰孔止之發揚一段天經地義在當時真得未曾有遂使乾坤暗而復明冤魂倒而再整聖王復起不能點爲其一字非惟實利無所冀并虛文亦不敢當以視鄭厲求爵齊文諸隧相去何止霄壤哉孔孟交與之非偶然也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補注此即孟子所述五命之未何惜五命之脩傳不能卓然遵王之立非現工夫故以見齊桓之功在德不在兵也言歸于好背孔致無易相子孔先歸補注孔不與盟傳言宰孔之爲相宰欲求會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十一年南伐楚二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伐不能復西略其身在洞東必不能復西略其身在洞東必其淫亦已將老服者則貢鮮自四海通

在洞年　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伐不能復西略其身在洞東必其淫亦已將老服者則貢鮮自四海通

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按孔謂東略之時必齊桓方日思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以遵天子之靈光傳則後之亂可也十六年傳云日東略又云齊有亂正與此應杜指晉亂非也然桓亦靖晉亂獻安能靖齊亂也孔言全誤

晉侯乃遂保傳傳言齊桓晉侯不至

晉獻滅國屢見而桓不之較恐兵力不敵待其自至此東萊之說也至是齊勢正熾竟明天子之禁晉侯服禮歸化將與葵邱之盟共捷荊楚豈非諸夏之幸哉宰孔路過遠止其行孔爲天子宰不能定天子之法已足丙魏乃親面求聞以德相規而退有後言阻從義者之心安得謂之宰乎黃東發曰伐山戎伐楚桓之大功而孔反抑爲非楚滅弦滅黃而齊不能救正由晉不協力而孔反必不能酒在洞年　又言已將老服者則貢鮮自四海通

阻其行意襄王鄭立而叔帶旁睨孔固取於帶者也是說可謂深知孔矣吾觀其從王亂命召鄭從楚叔帶堅秦嫡必謀王室生肘腋之變是周之非人公旦之不肖後不見經傳明年與齊立晉侯者爲邑父想隨桓之必亂平其不共不能知已與晉侯之卽死尙能料辭桓之必盟葵邱尊之也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秋晉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皆獻公女重耳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羊名之曰孤卿也稱小厚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

猶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
荀息曰三怨將作
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
復言而愛身乎。
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次。丕豹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
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其君之子耶。曰此正從子般之例也子般未葬
故曰子般卒君奚齊則晉國之臣弒之不
其君之子也。穀梁謂國人不子夫既爲君之子國人安得
不子乎。豈不子奚齊獨子卓乎　諸侯踰年
云猶言之玷。何也。獻公臨沒屬此孤息能明
作。秦晉輔之立奚齊殺奚齊此導以迎重耳則二子全而
禍息矣計不出此而僅以死自任。溫公所謂荀息之言玷
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非死之有玷也。
經之所以全節許乎聖經賢傳。每事立一標準。爲萬世法。
獻公托孤。荀息受託。卽此一端可爲後來孤存與存孤亡
與亡之法。或曰從子般之例則但云子奚齊可矣。何以稱
其君之子耶。曰此正從子般之例也。子般未葬
故曰子般卒君奚齊則晉國之臣弒之不
其君之子也。穀梁謂國人不子夫既爲君之子。國人安得
不子乎。豈不子奚齊獨子卓乎　諸侯踰年
踰年稱元始稱君



但以一死有
以。荀息之死追重耳立之。僖里克十一月弒奚齊。十一月里克殺公
子卓于。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冢宰必在卓子是君死而猶逆
而正其罪然後一死謂獻公卽信義兩立。
子般卒。柳子厚曰。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誤里克之亟也　君子曰。
詩。斯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詩大雅荀息。
里克欲立重耳。正也而經書弒君。賈獻之殺太子。據晉薛
則荀息成之而與其全節同於孔父仇牧者何哉。傳體經
義以立言其叔里克曰欲納文公。曰作亂而里克之罪未
定矣。益殺犫立雙獻之罪也。然獻之罪天王殺之方伯罪
之而非晉之臣子得而罪之也。臣子不得罪其君父。雖申
生不敢爲父罪況里克乎。以君父之命爲尊而欲悖之。是
作亂。出奚齊之殺荀息從未葬稱子。以告諸侯。
成亂。起吾君也。已而殺之乎。未成君曰殺。已君曰弒。一也。
明叙荀息之死追述獻公托孤之重息以忠貞自許。卒不
食其言。正與里克相反。是其死可謂無玷矣。而傳又引詩



云斯言之玷。何也。獻公臨沒。屬此孤息能明
作。秦晉輔之立奚齊殺奚齊此導以迎重耳則二子全而
禍息矣。計不出此而僅以死自任。溫公所謂荀息之言玷
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非死之有玷也。
經之所以全節許乎。聖經賢傳。每事立一標準。爲萬世法。
獻公托孤。荀息受託。卽此一端。可爲後來孤存與存。孤亡
與亡之法。或曰從子般之例則但云子奚齊可矣。何以稱
其君之子耶。曰此正從子般之例也。子般未葬
故曰子般卒君奚齊則晉國之臣弒之不
其君之子也。穀梁謂國人不子夫既爲君之子。國人安得
不子乎。豈不子奚齊獨子卓乎　諸侯踰年
踰年稱卓。在十一月經書明年正月。從告也。是卓未踰年
何以書弒君。據踰年書君者。魯史之例也。十三公皆然。故
子般子惡俱稱子。亦列國史官之通例也。故仍
未踰年稱名稱子。然諸侯之史又有既葬稱君
之例。如是年傳曰宋桓公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陳
止濟曰傳見春秋初未葬猶有稱子者。蓋國皆有史。史
一例也。奚齊之殺荀息從未葬稱子。以告諸
克告諸侯。從既葬書君之例。以正克弒君之罪。餘見齊商
人弒君篇。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按
今山西臨汾縣東有高梁亭。不及僖故不書。

獻公卒奚齊立荀息相荀能請諸天王正其嫡之罪取驪姬奚齊誅之然後迎立重耳吾知里克不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必有與之爲應者晉國數世之亂消於一旦賢於寧毋之拒子華快於首止之定世子也乃桓既倦勤仲亦無志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傳曰討晉亂豈深惜其不能討也

晉卻芮狂鼂卻克祁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按傳連言賂而以宗與秦穆賂也以人月明重耳是克其兄

夷吾者晉大夫言國非己之有言國非己之有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賂中大夫許其入國開秦師期惠公故齊侯初起兵之時

亡人無黨無有黨必有儻孔疏無黨故往前易出無儻故此時易入以彼勸秦納之



不好弄也能願不過有節制

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今孫枝子桑太夫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閒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不然則可爲人法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二字本于老子用其說也既僭難以言難以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孔疏適足自取怨也何以能勝人

傳叙夷吾之立而深罪秦人也據慭卹弓重耳之在翟也穆使人弔之曰時不可失需子其圖之圖之者求賂也而重耳以仁親爲寶與而起起而不私蓋子犯以賢君待秦穆而不知穆非其人也其曰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彼遠利已安得近利乎卻芮早窺見其心許秦重賂河外列城五將

言裏之所以敗也猶用其人襄之所以不亡也

經 辛未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張注晉朝齊始此霸體嫌矣○狄滅溫溫子奔衛杜解溫中國之仲之狄而居其土地事在前年書以今春從赴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山戎也按穀梁公已葬桓公子故稱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茅戎也南戎也其類貪鄙○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平地尺雪爲大雪

傳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蘇子解蘇子周司寇蘇公之

十九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周大夫會齊隰朋立晉侯按前年晉侯殺其大夫

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者著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加已罪不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殺賂故不及平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里克手刃二君惠公卽位誅之而經不以爲討賊殺梁子曰里克所爲弑者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可謂深知夷吾之心而傳云殺里克以說者何也據外傳里平使屠岸夷告重耳秦穆使公子繁告重耳皆許其得國而重耳仁親爲質不願也惠則重賂四出隨處乞師於是入晉之後先誅里克言此來爲二君復讎非爲得國以兵其篡兄之迹藉以服臣民之心固周齊之寵而陰以除重耳之

羽翼也故惠以討賊告而經與專殺同特筆也

晉侯改葬共大子杜解申生也秋狐突適下國新城曲沃遇大子大子使登僕來告曰夷吾無禮帝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杜解殄絕也且民何罪尤刑天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及期而往告之曰夷吾無禮帝旣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西韓城縣南地名韓原吾其剋乎敗生之象亦敗及期而往皆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西韓城縣南地名韓原吾其剋乎敗生之象亦敗也韓晉地按今陝改葬易名在夷吾爲極有禮事且以要結人心卻芮之謀也然却引出一段鬼神事來此狐突夢境而未嘗點明是夢境至戰韓傳云妖夢是曉蒐若爲此篇點睛且以見晉侯歸國蔡伯賂未入手日刺陰事幽暗如烝於貫君恍惚如申生請帝遂在千里無微不知正大有深心也此雖爲戰韓張本亦以見夷吾行賂篡國鬼瞞人非不能一日居也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杜解皆晉大夫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名之不從不與秦賂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問聘問之禮

濟矣補注爲秦納公子繁秦伯使冷至秦大夫。重耳張本丁反報問且召三子邵芮日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邵芮晉大夫及七輿大夫

虎特宮山邱皆里平之黨也七子七輿大夫。

■安宅密

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秦而忌小怨里平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平謂殺里平之黨遠禍誰能出君爲則年晉殺平鄭傳

此見重耳應有晉國人心歸附惠以賂得者失衆心也秦穆索賂不顧名行洽至一來爲呂郤所窕遂至公卿屠剝橫屍國中是誰之罪歟其於平豹之恕語若輕置已醸戰韓之師

此直以亂諫之

經　壬申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杜解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會齊侯非禮按此聲姜也蓋桓公女嵩氏

傳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杜解補注傳見書國殺大

上與齊桓下拜受命一節下與晉文出入三覲亦一風一況

夫逃天王杜解襄王使名武公士周卿內史過周大夫賜晉侯命諸侯即位告天子賜之天王命圭爲瑞愛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爲惠公不終張本

晉未入覲而王遽錫命王命褒矣晉之惰王自致之也

夏揚拒泉皋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於東門杜解揚拒泉皋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間者王子帶召之也以召戎欲因王子帶名之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於王王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

王子帶非逆脫

晉人不歸楚貳冬楚人伐黃杜解不告失之

經　丙午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杜解不書與官失之○夏楚人滅黃自沙滅不書奔上下一心以死計謀

比應在楚人伐黃之前左氏皆於生起諸事而後言之

傳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郛懼狄難也杜解楚邱衛邑郛郭也爲明年春狄侵衛傳

齊桓勤衛之至故德無倦也文公慎守其國故詩之黎也役不及魯史不書

呂東萊曰附中國者未有福忤蠻夷者立有禍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其詞云焉能害我其心則恃齊莒名陵之役江黃有功於齊乃伐在去年之冬而今年夏始告

能害我夏楚滅黃杜解楚都鍾洛黃滅黃而近楚若伐而不救無以宗諸侯矣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

滅區區小國死守踰時民無叛志以待諸侯之救卒之城破國亡君死社稷而桓公仲父哀如亡耳也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杜解子帶前年名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齊不應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

伐戎故與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天子卿也莊二十二年高傒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子仲高傒之孫曰莊子若節時也春秋來聘王命何以

父曰敖仲高傒之子曰莊子

禮焉陪臣敢辭尚在又見齊覇與晉不同晉文棄郤穀原縡

此見當時周室典法

君如此之專退然班次之下

上卿元帥不請命於天子仲得

王曰舅氏故曰舅之使伯舅之使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晉不忘往賤乃職無逆厥命者晉仲位卑而言職不言位而言職

敖善政故欲以職爵之按應猶報也

人滅黃自沙滅不書奔上下一心以死計謀

周云往疑啟

馬融傳也謂功德厚而不可忘宜受此禮

仁而高固不而還。卒受本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孔疏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王子帶奔衛十六年楚白公殺齊管修注云管修)(史記索隱云世本管氏自莊仲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啓方啓生威子衍瑤)(生莊子庶釐生悼子其夷生夔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以上皆有謚是亦世祀之驗但無功業可見耳)左氏習閑聖人禮讓之訓故凡辭氣辭冲受爵能讓必多方推許以扶世教可決其爲聖人之徒晉憲公受玉瑨而知其不長世管仲受下卿之禮而知其世祀於齊。

經甲戌十有三年春狄侵衛(莊公前年衛甚)(衛甚以衛納溫子也其君遠寓他邑而甘心焉)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莊公地按今山東魚臺縣東有鄑城)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在晉地按今山東)(趙姓姑氏今山東)(鹹鄑皆有鄑城)

公羊傳

公羊谷曰子不之言欲取

公及齊侯遇于穀(穀齊地)(公羊穀梁皆作讙降附)(穀伯之言禹)(會稽山名心在)(人利物然俱)(有污名心在)(內)(唐玉只輪梁一句耳加六字點業便如)(輪梁者猶縛紙上再加七)(字便如輪梁)(者狀面相連)

子糾在魯請伐齊(欲爲父報怨)魯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詩曰)(伯)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楚其王曰其自爲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爲萬世法)魯於是乎(魯秦國都於緣)(淮夷邊都於緣)(淮昌縣東南有)(夫餘城)(秦穆公日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楚其王曰其自爲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爲萬世法)魯於是乎(魯秦國都於今陝西風翔縣南有古雍城)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役)

明年閼伯晉人無不怨者。

經乙亥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莊公前年城杞邑緣陵)(杞邑緣陵今山東樂昌縣東南有)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張注鄫國所災所災不書故不錄國沙鹿)



秋七月冬公孫敖會晉侯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北杏(北杏齊地)(穆侯弟子公甲午立)

公羊傳

公及齊侯遇于穀(穀齊地)(公羊穀梁皆作讙降附)(穀伯之言禹)(會稽山名心在)(人利物然俱)(有污名心在)(內)(唐玉只輪梁一句耳加六字點業便如)(輪梁者猶縛紙上再加七)(字便如輪梁)(者狀面相連)

子糾在魯請伐齊(欲爲父報怨)魯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詩曰)(伯)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楚其王曰其自爲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爲萬世法)魯於是乎(魯秦國都於緣)(淮夷邊都於緣)(淮昌縣東南有)(夫餘城)(秦穆公日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楚其王曰其自爲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爲萬世法)魯於是乎(魯秦國都於今陝西風翔縣南有古雍城)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役)

明年閼伯晉人無不怨者。

經乙亥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莊公前年城杞邑緣陵)(杞邑緣陵今山東樂昌縣東南有)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張注鄫國所災所災不書故不錄國沙鹿)



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秋致之(杜解戍守也致諸侯戍卒於周)冬晉荐饑(歷數不書不熟或云連歲不熟日荐補注)外饑不告不書使乞糴於秦秦伯

鄧季姬來寧公怒鄧子不朝止姬將以絕昏姬因爲防邑之遇强使來朝俾之請已還鄧罪在僖公也書及鄧子又書季姬鄧子夫人明矣不言鄧季姬省文也公穀二家從無季姬自擇配之說而何休造言誣之范甯注穀梁已斥其妄且女子許嫁而字若身自擇配不得言季矣傳如鈔愛其女其卒當會其葬矣即按之經文無有一合如姬私奔但書季姬及鄧子遇於防邾子來朝亦足以彰其噴何必又加使字休又謂姬許嫁於邾邾子奪而有之則以邾人用鄧子而妄爲是說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杜解沙鹿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妖孽鬼謫也山崩天怒也閉糴人怨也

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杜解晉大夫）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皮而施毛（附注）諸侯棚（言既背秦施爲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德耳傳言小戎子生東晉（虢射非戎人）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聚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張（言以者所爲畢報近之人猶所棄也近鄰讎之況怨敵乎爲鄰恨況秦有深怨之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呂氏慶孫之言不能和鍥適激成之）斯時呂郤豈擯斥閉散故無能爲君盡一策以致關士倍我而君貽之禽

經丙子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杜解諸侯五年再相朝）○楚人伐

侯丞於貢君又不納丞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不等按晉語爽吾對秦使曰里克與我爽言必背我爽吾命以負秦之田七十里乎郤芮實教我爽吾命以負秦之田百萬乎郤芮實教

知其必死者何也蓋韓以汾水震變爲離而卦二四皆互離是爲重離以次而當重離之凶位火炎炪矣所謂突如其來如死如棄如也一陽突起而橫亘於中知其爲高梁之虛也其者指度之詞蓋死之地或謂左氏事後附會果爾不應自路破周云獻公嫁伯姬於晉未爲名亦非也今山西臨汾縣有梁墟高梁在二陘之間故知其爲高梁之虛也其者指度之詞蓋死之地或謂左氏事後附會果爾不應自路破傳爲美談故史志之耳或又以高梁因此得名

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吉凶不能變吉凶彌正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悉數乎史蘇之言從不從皆無益也抑考國語卿公勝詩曰

之策可有可無否以爲有此一舉歸晉侯之意益堅而折知非也獲晉侯後諸大夫之志不過曰豈敢以至而已穆姬之請不過不以歸國而已而大夫猶請以入公子孰猶欲殺之夫何愛乎晉侯哉忽聞爰田頒賞通國知恩孺子興復讎之師國人切仇之義背城借一保無辱簡之輸重怒難任君臣同豫皆指此是全賴子金力也而叙於許晉之後作追叙之辭使人自會其實州兵作而後許晉平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傳隱惡非法所得申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原動之劉傳說異也張注君子知天之日監其成所以事天也）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杜解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 讀左補義　卷九　僖公十五

齊桓之伯三十年諸侯無擅相侵伐者宋人伐曹可知諸侯之携（說本朱論）牡即之盟宋齊皆在伐屬之師齊曹與俱宋襄不以救徐爲念而伐曹以報舊怨乎（本帳所謂舊怨者隱）宋背北杏之會桓合陳曹二國伐之事隔三十餘年蓋桓公避楚不獨爲楚所窺且爲宋所窺也（本畫洩）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特究）

傅瑕明經罪諸侯救徐不力爲楚所敗也不能禦楚而分兵伐厲欲楚移師救厲以解徐圍也乃楚師不救而厲卒不克至九月而公歸知諸侯之皆歸矣諸侯歸而徐不支遂爲所敗觀宋襄之伐曹此救徐之所以無功也

十月晉陰飴甥（杜甥舅也陰按今地理志屬太原郡）會秦伯于王城（今陝西乾州）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憚喪（痛其親爲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解何云呂甥之言近於縱橫鴟雖言欲反死於秦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獨四語保渾惻惻動人）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不以賦車馬治兵甲（君子愛其君而知其小人恥失其君而憚喪）

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我寧秦秦豈歸小人恥之不免君子忽以爲必歸小人曰我寧秦秦豈歸君（苞謂三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

施不報（君子曰）

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解法服度日一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

## 讀左補義　卷九　僖公十五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一牛羊豕各七一爲一牢蛾析大）

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之封也箕子（紂庶兄）曰其後必大晉其庶可冀乎始樹德焉以待能者（方雄著惠公爲人所棄以）

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爲人（呼不往誤）

丁丑殺慶鄭（晉師失秦伯敗而不）

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之封也箕子（紂庶兄）曰其後必大晉其庶可冀乎始樹德焉以待能者（方雄著惠公爲人所棄以）

秦伯啓曰不問國謂君何而云晉國和乎的是從聞州兵既作衆情的由已有成竹不過看其若何置對因而分外討好也飴甥報隆報德總不離征繕二字可謂直中其隱而以脅制之辭歸諸小人以知罪歸之君子以後極力推每一正一反皆中窾要而秦伯更添一番與會矣必報德有死無二七字是對證之藥隱然見前件重賂必不敢再負而絕以仁義之名動秦伯若再加一語便中所忌故只

讀左補義卷之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僖公三

傳三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杜經隕落也石數之五各隨其隕現見先後而記之）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鷁五歷反○三晉名字多取其義此其說是也馬云稱字者貴之辟云如仲遂叔肸也而劉炫謂三家生而賜氏非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安在？（周內史掌書記風角之占驗吉凶之異者）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人傳氏曰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證應公不悛人事而



丙申鄭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秋屬廣陵國）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塭　校

徒聞吾不敢逆君故也按不敢逆君者不敢直言其不
是隕而爲石風逆而倒飛記異也傳只五字而公羊記聞
記見穀梁可治治之災叔興對不以實而其言竟驗
可知術士狀人其所以前知並不係乎此傳特識之以例
其餘

夏齊伐魯不克救徐而還

伐屬救徐供是前年事未聞今年楚又伐徐也此採之他
書未經削去者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杜狐厨受
邑南鹿爲德三十三年晉敗狄傳狄狐厨鐸昆都晉三
今山西平陽府南有昆都聚

王出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
以來遂爲王室難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十六　二

十二年曾夷吾平戎於王則已和戎矣十四年會子鹹謀
成王室至此又告戎難又徵戍王室雖亦見桓之勤而養
癰憚割貽患將來啊者之於王事顧如是乎

冬十一月乙卯鄫子來朝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也

鄫被人殺了華七年傳經管仲之言事在
鄫被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
氣不堪久

三字而隱之役也亂之妖亦

退飲

退飲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十七　三

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宦事秦爲妾隱傳
河東卽秦取賂於晉之地也秦以愛女妻圉圉爲秦婿令
其夫婦食邑於此覘後圉欲挾覘氏以逃則知不在秦宮
矣一則宜師布列規取東方一則仍歸圉有餘其貪利
師滅項杜經師曾師按經不書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在前
年冬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此公秋擊姜
年冬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此公秋擊姜
夫人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姜父女也鄫子、季姬夫婦也過防
爲非得已也九月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
會以告廟恥見執故託
之也

公穀以爲齊滅之非也齊爲遂殲之後未嘗有所滅也存
三亡國今又謀鄫設移師滅項前功盡棄雖哀不至

於此或曰項淮夷與國也故滅之此更不然桓方孚東略滅項不足以威淮夷而適以堅滅鄫之心況項近於魯齊不能越國而鄫傳謂齊滅之是也蓋公早有成謀公既出會陰令魯師掩取之是時桓方以救災卹小加惠諸侯而公忽以滅國聞故貶於齊師以示靳討桓適經畧淮夷道經於卞夫人逆於途以請遂釋之也胡傳云季孫主之先儒謂季友卒子無俠早亡行父雖子焉得擅爲此事也望溪曰凡書取者取爲附庸也滅而書取非其實矣文姜會齊侯不諱而諱滅國乎不書公與取鄫取邾不書公同

此蓋叙而不斷首段便見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昭公子葛嬴生昭公公子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羣於公孔疏周禮掌食之官有內豎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卒五公子如襄五年經之會書吳人鄫人蓋不可日吳鄫入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

武孟當立

公與仲慇孝公大是可趣

卽立孝公又九武孟明證

華子生公子雍雍外雍此人爲雍巫而字易牙也雍官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逢丑父死曹師敗績鄭師敗績狄救齊子之徒四公狄人不書必不克狄而後書王氏古義衛與於公處於清沒無勇二百乘之戍可以爲鄭乎無勇不得良死

丁丑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故

冬邢人狄人伐衛

衛文之罪大矣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詭而立公子潘

無詭不書必不克狄而後書王氏古義衛與於公處於清沒無勇二百乘之戍可以爲鄭乎無勇不得良死

邾伯始朝於楚無罪故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

國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

二乃孝公無志不能繼桓之業又曰葬即未會之先猶白朔至望之月也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未滿有增無以錄兵刑故以錄三錄

曰始朝寔相也爲天下良之也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無虧之子殺之也武孟不死則四子必得而爭國故三國師至以說宋爲名愚其國人遂相率而殺武孟何嘗欲迎孝公乎武孟既死則四公子皆有得國之意遂相率而拒宋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

冬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莊解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十九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與盟雖多梁城邑命曰新里秦取之

黃若晦曰襄公自僖十五年已有圖霸之志齊桓死無虧立孝公亦宋襄之得孝如獲重寶矣於是挾之伐齊曰是齊桓管仲所屬於我也名正辭順雖齊人亦有不可致詰者若用齊產也名及不書名皆從赴赴解驗公國爵而猶不順所以及秋而見罔

經　庚辰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莊解未以罪及民告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租解多梁城邑命曰新里秦取之也杜以爲邾師尚留非也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十九　六

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赴解驗公國爵而猶不順所以及秋而見罔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與盟雖曹雖小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言會盟于邾者用齊產也

邾子會盟于邾翬及邾之境故言會適宋公歸國而獨不順所以及秋而見罔

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言會盟于邾者用齊產也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十九　七

不書宋使卿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義無自棄不得託之於他命

邢伐邢在圍曹前○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于齊亦與○梁亡所以自亡見文所以經梁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莊解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爲此冬架十傳

宋人執滕宣公言被執無書名見其不反矣補生傳見滕子益

傳不能詳其事下魚曰一會虛二國之君則知來會而執之矣書滕自盟盟後不即盟會者歲四十年齊怨之而無

宋公使鄫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桓之所以極盛也宋執之以立威襄之所以無成也

有妖神東夷社社之蓋殺人而祭酹五國聚也睢音雖東夷使巫祝東之睢水之次○睢音雖司馬彪曰古六畜不相雜用也六畜雖大不用馬祭解也○

一段論用郎
言許子
反又
大註也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
一段論宋明
無領袖勝
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舉
義
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
求福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猶神氏得死
上書宋公盟曹人邾人下書鄫子會盟于邾而邾人執鄫
子則受命於宋顯然經書鄫人蓋宋襄以邾附已故張
大其威以告諸侯使從我者之可以制人之命也傳述子
魚之諫以發明蔽罪於宋之義所謂錯經以合異也　宋
襄公創立正值齊桓經略淮夷勇圖極盛因侈然有繼桓
而起睥睨東夷之心焉東夷僨鬼故執鄫用社以求福立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十九　八
威子魚兩層意上言用人之謀下言圖霸之難提出桓公
是直揭其隱　左氏謂用之爲犧牲公殺云叩其鼻以釁
社謂取鼻血以釁祭器皆非人之所爲也蓋邾僭世雠藉
朱以肆虐而何休謂禘出率姬然則宣八年邾人戕鄫子
亦由季姬乎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
吉事寫莊十一晉圍焦免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
伯也長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尊莊事鄫而亡事文而興用與不用故也然大旱與師衆
心惶惑故以此慰其衆即讓國於父兄子弟之故智也擬
古不倫適逢其會亦幸耳篇中著諸侯無伯一語是前後
篇關鍵齊桓尚在邢衛小國敢自相吞噬哉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補注曹伯使其大夫東門不致館非也子
魚言於宋公曰文王問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修
德以來之崇人降服詩曰大邦畏刑于寡
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齊桓功業幾以爲更無高出其上者而子魚獨以爲薄德
伐叛討貳正齊桓之事而子魚獨舉文王隱然有貴王賤
霸之意又言省德無闕而後可伐人其本領誠非曾仲狐
趙衰所及也惜哉父負此賢佐　傳特錄此二篇以見聖
人之重祈不得已也齊桓且不足言況晉乎一部春秋前
後皆歸束於此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
之好也往歲宋襄求
齊桓既沒宋襄起而合諸侯實衛邾滕從之楚頴以爲太
不利於已思諸侯能助宋之彊者惟齊而宋實有德於齊
然可得而間也陳蔡鄭楚之與國也因使陳侯倡爲脩齊
桓盟屈完之好就盟於齊國陽以媚齊陰以間宋於齊而
宋之勢孤矣後此之盟薄戰泓橫行於中國者皆此盟爲
之地齊孝負德忌功觀後伐宋圍緡知
齊之忌宋已久
不知陋其術中也晉人大夫會也楚後於陳蔡名爲二國
以楚人爲主妙在不說楚人一字專寫
陳侯欲脩齊桓之好而孝已入其彀中此淫昏鬼神氏得死
卽實托主之法
訂去開其欲
該討桓談仁
義相形此虎
復以文王托
諷可云開導
之切宋襄知
子魚爲仁而
不用其言猶
之不錄宜哉
偏是盟也先於鄭鄭尤畔楚等楚也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杜解）不書取梁者主（補注）不由赴告故○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壍（梁字寫的自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命曰新里秦取之已足爲前車之鑒而梁卽以秦將襲我愚其民而秦遂取梁如彭隨形不爽錙黍傳若曰猶彼自送去而秦得之所謂自取之也以釋經變文書梁亡之義○

辛已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杜解）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言新以易舊（補注）不由赴告故言作以興事○夏郜子來朝（杜解）郜姬姓國疏云二才四年僖當皆更造之文○皆官民之開閉不啻一日而言新以見十年取郜魯別封爲附庸今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杜解）魯別宮也天火曰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杜解詩召南行露之篇）而行必有汙辱張注隨欲復漢東諸侯於中國而德不足以勝之此畢其不量力孟子師文王之論（補注）善敗由己該師文王意

季梁以一言存隨楚不敢伐者四十年○觀隨能以漢東諸侯叛楚則知世守明訓而親兄弟之國也僭王之賊人人得而誅之然當量力而行妄動則井耳○楚武伐隨卒於樠木楚成伐隨取成而還張天如曰倘東諸侯有自強如隨者豈遽不足支楚哉○後吳人入郢（杜解）郢楚都子文之以人從欲鮮濟（補注）爲明年鹿上盟傳隨則楚不圖矣方知子文之識遠遜季梁



宋襄公欲合諸侯城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杜解）屈已之欲從衆之欲暗合以欲從人是顧者大本領蓋不能無欲而屈已之欲從人之欲其欲乃濟如齊桓之尊周攘楚存三亡國皆因人心所欲而從之者也

襄公求請侯只一欲字子魚曰君欲已甚正與文仲之言暗合以欲從人是顧者大本領蓋不能無欲而屈已之欲從人之欲其欲乃濟如齊桓之尊周攘楚存三亡國皆因人心所欲而從之者也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杜解）盂宋地（補注）按今河南開封府睢州有盂亭○冬公伐邾（杜解）邾小國（補注）按今江南太和縣西北有邾城○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杜解）獻宋捷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杜解）薄宋地（補注）按今江南太和縣西北有薄城○楚人伐宋以救邾（杜解）爲明年鹿上盟傳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杜解）衛自前年伐邢至今常爲邢病○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杜解）鹿上宋地故在睢陽（補注）按今江南太和縣西北有鹿上城○夏大旱（杜解）旱甚不雩故書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杜解）盂宋地（補注）按今河南睢州有盂亭城○冬公伐邾（杜解）邾小國須何故滅○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杜解）獻宋捷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本

會期盟而徒故書公會諸侯釋解書諸侯不予楚之期也釋宋地今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亳城即湯也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呂氏祖謙曰宋公之役頗以爲辱國所以爲厲襄欲霸反求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勢必有亡宋公不聽冬十一月宋公會楚人陳人蔡人衛人許之于亳而執曹伯○謂其背己而執之

二年秋宋人以曹伯歸于宋○歸之使還國

冬十月乙未子魚尸之○尸陳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宜申楚司馬

宋公使公孫固如楚告將會也○告將會楚人之期

十二月宋公楚人陳侯蔡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宋地今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亳城即湯也

宋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呂氏祖謙曰宋公之役頗以爲辱國所以爲厲襄欲霸反求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勢必有亡宋公不聽冬十一月宋公會楚人陳人蔡人衛人許之于亳而執曹伯○謂其背己而執之

以大夫會也○讓宋先歃以齊宋兩大國在會也

及大辰公欲焚巫尪○杜解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春秋傳說在女曰巫在男曰覡楚語曰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能肅恭明神者則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也非一類也生瘠神也尪病人天或謂瘠病之人天欲焚之以祈雨也

人以大夫會也○讓宋先歃以齊宋兩大國在會也

敢而賄成矣○賄成矣齊猶與盟者以立己之故勉強從之也經書

租名陵之役盟屈完而賂故遂明神以怵其心○楚不與我

四國皆盟於齊○四國皆盟於齊宋公以爲楚畏於齊矣而且謂己之有德

於齊也因要齊以盟楚求諸侯於楚者非借其力也蓋齊

不知其秕執諸侯以爲宋楚之成而不知楚人之厚藏其

毒也不書楚執不與楚人之執也禍猶未也以襄既釋歸

幸而後敗○敗

銳意伐楚也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

堪之於是乎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宋彭城薛縣東北有薄亭諸侯伐宋公之屈辱而公子魚深以爲憂厚於而傳者乃爲魯發耳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



以懲君○杜解爲二十二年戰泓傳

孟之會假如楚仍以宋主盟則宋霸成矣齊孝非所樂也

於是臨期不至至者惟請小國又多曖於楚而頗之膽肆

矣幸子魚守國猶不可伐否則幾何而不爲犧乎蓋宋公

方挾濟爲重而不知孝公之不至齊侯方好宋之主盟而

不知其秕執諸侯以爲宋楚之成而不知楚人之厚藏其

毒也不書楚執不與楚人之執也禍猶未也以襄既釋歸

銳意伐楚也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解司主也大皞伏羲四

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補衛]顓臾受王命爲魯附庸自不得見經須句司大皞有濟之祀則非魯私屬矣凡經傳稱來奔者皆列國也按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濟水之職孟子時猶有任人則任國未滅也隱八年書宿男來則

宿爲男爵此傳云須句子爵皆不屬魯杜謂顓臾之比非也任今山東濟寧州又東平州東南有須城縣西北有顓臾城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　鄒人滅須句○須句成風之家

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

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與祀保安也　猶夷猶夏周禍也○猶此鄒滅須句而日猶或鄒雖曹姓之國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僖二十三年傳

文仲之言使知無咎自止○省邾多少無罪殺人莊語然顓

爲補救民牧之職故先示旱備雖於周禮十二政未克詳

明而救時濟患已勝於縣子之能市矣儀而不害有備故

也此滅氏幼也滅孫氏世有達人文仲名言得之家學歟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

堪之於是乎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宋彭城薛縣東北有薄亭諸侯伐宋公之屈辱而公子魚深以爲憂厚於而傳者乃爲魯發耳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

封者我取其地以封其君因以其國爲我附庸此成風之
敎也然則僖公是役何異鄭莊之於許叔奔僖之於紀季
安在其爲興滅繼絕者亦取之而已矣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
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杜解魯地）恥之不
言公。又不言師敗。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畧稱人（方解宋公身
傷而書法與鄭陵異蓋宋人諱之而楚則未得其詳鄭陵則
晉人特張其事也按泓水名今在柯南柘城縣北）

經不書邾滅須句此畧之文（杜解得邾寡小
晉韓宣子告言之至周禮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補注經叙諸侯傳
多之他倣此）

讀左補義　卷十僖公廿二

禍在此矣（杜解怒鄭至楚故伐之）

初平王之東遷也（杜解周地伊闕○川水也）

先亡矣（杜解被髮而祭）

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晉地）晚云十一年傳伊雒之戎同伐
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如遷戎爲辛有言驗者蓋今
始居被髮之處耳）

伊雒之戎本爲周患今又無故而遷陸渾於邦畿之地秦
晉之無君至此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杜解嬴秦所妻子）
圉懷以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
使婢子侍執巾櫛（綿子婦人之卑稱也）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

謀及婦人

晉成濮之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餘以還（杜解收餘兵以還）



列國可矣乃還京師以起後患謂之協其兄弟（杜解協和）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與（杜解與助）邾不設備而禦之（杜解禦拒也）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氷（詩小雅小旻言）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
命不易哉（周頌敬戒天命言有國宜敬戒天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明謂下表承其命甚難）
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遂益有（足謂之墜）
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文仲城一小
邾勅過汝）
我師敗績（按傳見不書邾人獲公胷（亮）縣諸魚門（邾城
也）

須句之役義利兼收故得志而驕盍亦思魚門之縣自求辛
螫傳首提出須句入以爲是邾人與師之故不知正公敗
績之由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附注）此稱大司馬下言司馬又言子魚貴一人也史記世家亦以此爲子魚貴而不列作到少傅在前而爲魚之言固諫猶云固請固辭耳補正隱三年名大司馬孔父不書者以猶在而風魯公馮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卿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孫固非也弗可赦言違大天必不祐也弗已知莊公之保○名謂莊公之保公孫固也已知莊公若藐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公孫固非也弗可赦言違大天必不祐也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杜解）未畫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門官守門者左右）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頭白有二色）○重直用反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不鼓不成列○取以子魚曰君未知戰勑敵之人（勑強也言）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動）



楚在阨險（不得陳列）未○所以告宋○阨險（不得陳列）未○所以告宋○不可乎猶有懼焉（相擊）○相擊不成列○不鼓不成列○不勝○勝○且今之勑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老之稱）○耆老之稱能○耆老之稱能○耆老之稱能

叔詹及諸侯若莘○送於軍取鄭二姬○文芊○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女○終○將○○○○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弒○濮音卜○秋楚人伐陳○冬十



僖公四

經　甲申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宋邑按今山東金鄉縣東北○緡音民○夏五月戊寅宋公茲父卒○襄公卒子○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傳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在十年○齊已與鹿上之盟矣忽以宋不與盟于齊為討非其本意也楚勝故媚之宋敗故侮之是勢利之徒以怨報德亦是



背義之徒○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經終子魚之言得死為幸諸侯畏楚無會葬者

或曰以宋襄之愚德而許之為霸何也曰此聖經之義也○齊桓既沒鄭伯先朝於楚小侯蟻附楚邾與中國之盟齊孝習聽坐擁大國蒸燕無志也而襄公乃殺然欲繼齊桓之業以攘楚為心伐從楚之鄭此其志非聖人之所飾取若哉楚有僭王猾夏之罪譬如人之悍奴竊主人之爵位據主人之田宅而又夷戮主人之族屬為之子孫者莫不俯首聽命轉為之役而有一人焉視為不共戴天而與之剚事雖無成不可謂非烈丈夫也故齊桓宋襄皆文其罰

不同伐楚則一也伐楚之利鈍不同討亂賊則一也桓文之所以其功也宋襄之弱以其志也故戰國之世能言臣而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春秋之世能言伐楚而桓文之徒也

秋楚成得臣子玉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皆陳邑按頃國名今河南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遷陳傳寫之訛十五年納頃子張本子玉不出

周云子文舉其為亂而遷南幸州城頓而還城陳傳寫之訛

反抑有致

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楚大夫曰子若國何以子玉不出為令尹

對曰晉以蒯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其人能靖者與有殘能靖者必皆有是心子文何棄以此待天下耶自斯言出人君懼其不靖反加厚賞號政以功名自奮耶

吳草廬曰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陳未朝楚即誣以貳宋之罪其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

頓小國近陳而服於楚陳嘗病頓故為城之取邑城頓本非大功酬之為太厚矣朱子謂趙汝愚曰當厚賞侘胄而不使預政天理之公也子文已知子玉敗鬬君用其人猶當諫止而使為令尹主國政乎其說而不得以為時王所黜朱子曰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並其子孫而降爵乎晉平為於母家何難請於天子復其故爵也朱子述程氏迫謂春秋時小國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可謂深中當日事情蓋國小民貧庶實多闕因托言地處僻陋不能如禮以子男之爵公侯者相見禮者交際之器幣也當時霸國小國來朝用伯禮者以伯書用子男禮者以子書春秋夷狄之君皆

九月晉悼公本狂無明年從赴懷公圍命無從亡人重期期如字上音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以不召子故對曰臣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簡策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舜也

汪云凡叙惠棟校本都為重耳伏脈

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之乃大明服君能大明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

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

仁親為實父敬之忠君臣父子之間緯有可觀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狂解謂不然則否諸侯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方慶伯姬在杞而杞子之卒未同盟不然則否敏猶審也不名知舊史記事有詳畧而不可以義法求矣

杞之封爵史記無明文班固地里志謂武王封夏後東樓公於杞遂謂杞為公爵不知東樓公云者猶言陳胡公耳陳為侯杞亦侯爵桓二年書杞侯來朝是也自後降稱伯又稱子後復稱伯又復稱子傳明降爵之故云杞夷也又



曰用夷禮杞為夏先王之後屢世連姻大邦安得遠視為夷諸儒以晉疆杞田於魯司馬侯謂杞即東夷即猶睦也東夷如淮夷徐夷之類春秋時最強杞與偪處故親睦焉非必即用其禮況滕亦降爵稱子豈亦夷乎杜預范甯求其說而不得以為時王所黜朱子曰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並其子孫而降爵乎晉平為於母家何難請於天子復其故爵也朱子述程氏迫謂春秋時小國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可謂深中當日事情蓋國小民貧庶實多闕因托言地處僻陋不能如禮以子男之爵公侯者相見禮者交際之器幣也當時霸國小國來朝用伯禮者以伯書用子男禮者以子書春秋夷狄之君皆

稱子魯以其自貶於子故謂其自同於夷且謂其用夷禮又謂其不敬不共蓋以幣之隆殺別華夷亦以物之原薄爲敬肆表世之邦交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狄解事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受其生祿究既人以生於是乎得人以祿有人而校報也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狄人伐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廧在艮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原子趙宣子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弟趙穿趙旃趙朔趙武子孫趙司空季子曰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靳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謀部事公孫固言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按先軫五人又晉卿同僚等也其遊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退不得已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儉志質而文而有禮其從者肅敬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周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不可請待子。處秋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按九年獻公卒。十年秦伯納惠公。公子此時已無望於秦。齊桓因邶衛地接屬狄。得以十二年晉伐衛傳。出於五年晉伐衛之志。故於狄不得不去。按先軫五人。又邶衛文公不禮焉。原傳爲二十八年晉侯圍曹傳。

曰天賜也故以有馬二十乘四匹爲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桑下不可再。再則既來知者。恐事洩而殺之。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孫解懷人之龍。與安已之居。實足以敗公子之志。故怒。疏云資助也。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丟無所濟。晉語逐子犯曰。及曹。其如舍我何。及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



注云凡物叙法也通爲公子。賈侍中說。極疑一歸。叙事極。生於是乎得人以祿有人而校報也。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狄人伐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廧在艮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原子趙宣子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弟趙穿趙旃趙朔趙武子孫趙司空季子曰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靳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謀部事公孫固言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按先軫五人又晉卿同僚等也其遊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退不得已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儉志質而文而有禮其從者肅敬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周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而收束二段一步緊似一步段各自為結此獨以所品安能納之秦既絕望齊宋楚又無能為則山窮水盡矣聊終遜入特作再結以要其終

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公按公子欲南遊楚而鄭瞪於楚乃適鄭不禮直造鄭都遂為子玉所止安能納之秦既絕望齊宋楚又無能為則山窮水盡矣聊終遜入特作再結以要其終

人懷嬴公子圉妻子圉逃懷嬴與焉嬴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史問爸辰嬴無論自配懷公之女便是文公之甥他日公娶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子賦六月小雅遵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遵宗於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小雅尹吉甫美宣王征伐喻公子遵宗於海海喻秦公賦河水宗取河水朝宗於

均益之後是以享也傾否者爲仁其親而秦越其親則忘親之甚者也萬一國虛無人他人襲而有之祖宗不血食仁親者固如是耶至後惠公得國晉有君矣公子崎嶇舊邸之鄉予圉之辱侈爲天賜何始則仁而卒以利也且五臣斯時獨不知秦晉之已隙乎不適昏姻之秦而投虎狼之楚欲其道雄才大畧之晉君爲已敵其計爲已悖矣公子復以大言翹過幾青子玉之又是五臣之知在鴻門謝楚之下又在聞雷失箸之下也嗟乎始則請囚謝罪繼而絕惠珍懷其於親親之誼爲何如者舅犯人傑也乃舍仁義之師而爲爭奪之計哉

經　乙酉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壯發裘王也讀王藏於匹嬪。晉侯夷吾卒。文公位定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杜解納不書不告入也。註補入國不告則何得獨告惠公本不知文公爲惠公之重耳也夏狄伐鄭。以報後國之迹自同於兄弟總位而不告以秦納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說文鞿馬絡頭也讀若羈杜解絏馬韁頭讀若紲戮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列反戮恩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至鯀諸吉有如日有如河之類皆謂其神臨之必降罰之也投其璧於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懷公遁匿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按今山西猗氏縣西有令狐城其西北爲廬柳臨晉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王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



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按商鞅傳注悄與其實一地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恐公有臣將焚公宮而弒晉侯。接晉侯得病亡晉子犯謀欲去之呂郤仇也文不能使反側自安方知漢高封雍齒是王者氣象寺人披請見。披所斬文公昔也何以故斬其袪耳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女公子在狄君以田渭濱狄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去袪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賜狄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反齊楊已將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刑臣披寺人皆刑臣也讀若刑杜解讀如刑戮恩未報而後告。接史記惠公之卒在去年九月子懷公圉立今年二月文公立殺懷公。

晉侯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按商鞅傳注悄與其實一地也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恐公有臣將焚公宮而弒晉侯。接晉侯得病亡晉子犯謀欲去之呂郤仇也文不能使反側自安方知漢高封雍齒是王者氣象寺人披請見。披所斬文公昔也何以故斬其袪耳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女公子在狄君以田渭濱狄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去袪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賜狄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言君反齊楊已將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刑臣披寺人皆刑臣也讀若刑杜解讀如刑戮恩未報而後告。接史記惠公之卒在去年九月子懷公圉立今年二月文公立殺懷公。

晉侯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按商鞅傳注悄與其實一地也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恐公有臣將焚公宮而弒晉侯。接晉侯得病亡晉子犯謀欲去之呂郤仇也文不能使反側自安方知漢高封雍齒是王者氣象寺人披請見。披所斬文公昔也何以故斬其袪耳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女公子在狄君以田渭濱狄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去袪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賜狄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言君反齊楊已將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刑臣披寺人皆刑臣也讀若刑杜解讀如刑戮恩未報而後告。接史記惠公之卒在去年九月子懷公圉立今年二月文公立殺懷公。

使人以告公遽見之耳不一其人悉懷撫親於此驗之狄人
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
嬰子之邑原屏樓三趙姬文公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
一句逆前起
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子餘字辭姬曰
文
甚言趙氏如
此固指爲開
趙氏安能終
頡則開趙姬
者姬之力也
之語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
子餘已割晉助
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
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極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也
難與處矣其毋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





不獲以歸上今山西沁源縣有綿上城爲之田曰以志晉過且旌表也善人
此五節爲一大篇叙晉侯得國後事以君臣夫婦兩意間
寫明寫暗寫總以趙姬斥子餘得寵而忘舊句爲主首節
統言子犯與齊姜謀醉重耳遣之及醒乃以戈逐子犯此
可與共安樂乎子犯急流勇退趙文子謂見利不顧其君
非也蓋已知其必忘舊矣及朝武宮殺子圉正得寵之日
也因以助我者爲功害我者爲讎從亡者爲德從惠懷者
爲怨方欲遠迓夫人大施報復然國勢新立秦師既歸固



不能無疵咮也　二三節當合爲一大段得國之後又賴
岳翁削平內患故親戚新昏分外加禮而却以寺人頭須
兩番危厲之言叙在前後以見怨不必報而深悔晉文之
不然也　第四節是寫季隗事復國之功秦厥第一拔則
錄其告難之德而赦其斬袪豎則寻其求納之功而忘其
窩藏公於報施可謂明甚若狄之季隗爲公元妃詩終待
子固有德無怨者也乃聽其自歸而以視夫人嬴氏炎涼
迥別因借趙姬之斥子餘者曰得寵而忘舊遂爲晉文之
斷案　末節述介之推事暗照齊姜殺猛妾警懷安與
子犯謀遣公子高出季隗一等其皆向得寵忘舊者享一
日之膚福耶桓公既卒孝又不材齊不見歸晉不之逆而



養終老濟宮明人詩云稽嫉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
矣能不啻介推之心耶蓋上節專言夫婦此節專言君臣已激射夫婦推言復國由於天命於貪天爲
已力者一番痛斥又云且出怨言不食其食語爲齊姜
吐氣然則晉侯賞功凡寺人豎子並樂自獻而愛然物表
者一介之推晉侯歸國凡君臣患難絲蘿相締者無不漸
至而爽然不屑者一齊姜篇中並不明點姜氏但將其事
之子犯入手一寫令人想見與謀者何人求節詳述推事
恍然筆墨中有一無字之齊姜也總歸到得寵忘舊本旨
綿上志過之言恰與白水之誓相應而終寂然於姜所謂
忘舊也　傳每以今事補前事寺人求殺於此方說明文

寡助在九人至文六年趙盾語中始補出史家得此法省如許筆墨　晉文一生苦於德怨上太明侵曹伐衛脩怨也請隧圍陽樊恃德也而不知皆階於不義寺人披引桓公相管仲則仇可忘也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屬公爵也事在晉二十一年按從此起以著鄭非亦以怨起也助鄭故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已助鄭故則天王出居鄭而不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罪王當黜之故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已助鄭故



不聽王命而執二子周勢孤矣故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次親親以相及也按次序也其推行之序則親親以睦仁民而愛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周公傷夏殷之叔世親戚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親戚同也方列文昭或以二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後皆今河南鄭州治廢管城叔振鐸實始封之管蔡者非管蔡即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後皆今河南鄭州治廢管城叔振鐸實始封之且湯縣界雍今脩武縣西有雍城畢今陝西咸陽縣北有畢原酆今在鄠縣東南有酆宮鄗武王子今河南寧陵縣東北有鄗城凡蔣邢茅胙祭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蔣今河南固始縣東北有蔣城邢今河南邢臺縣西南有邢丘茅今山東金鄉縣西北有茅鄉胙今河南胙城縣名穆公周德之不類也故斜以親之故曰親親以睦也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信義回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同母弟也其勳在王室而用三良七年殺穆公之親鄰王之子宣王之母弟也其勳在王室而用三良申侯十六年殺穆公之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三良則是鄭伯之罪王當黜之故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已助鄭故云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罪王當黜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闇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言周公時故有此語



周名以從諸姬無乃不可乎變周名親親故以親親以睦仁民而愛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周公傷夏殷之叔世親戚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親戚同也方列文昭或以二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後皆今河南鄭州治廢管城叔振鐸實始封之且湯縣界雍今脩武縣西有雍城畢今陝西咸陽縣北有畢原酆今在鄠縣東南有酆宮鄗武王子今河南寧陵縣東北有鄗城凡蔣邢茅胙祭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蔣今河南固始縣東北有蔣城邢今河南邢臺縣西南有邢丘茅今山東金鄉縣西北有茅鄉胙今河南胙城縣名穆公周德之不類也故斜以親之故曰親親以睦也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信義回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同母弟也其勳在王室而用三良七年殺穆公之親鄰王之子宣王之母弟也其勳在王室而用三良申侯十六年殺穆公之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三良則是鄭伯之罪王當黜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闇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

帶鄙在鄭地氾社解鄙故告叔父天子謂同姓曰叔父誠交仲對曰野也一節為下文伏案解經明矣

天子崇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之事臣王使簡師父告於晉

使左鄢父告於秦二子周天子無出警曰天王出居于鄭辟凶飢素服降名禮也採薇得恐懼修省之禮

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春秋於天王事尤極恭謹後此天王居於皇居櫟泉在鄭

內故不書出襄王鄙在鄭地雖與畿內不同然天子天下

為家有事則曰巡曰狩而不言出所謂天子無出是也今

何以書出居蓋避母弟之難素服降稱不敢自同於諸侯

之出奔以待列國勤王之師史官因其來告而書之耳出

者避也因難而避居於鄭也聖人存之以著天王凶服降

名之實表其過難脩省之心非有所貶也公羊以為不能

讀左補義　卷十一　館公　十

乎母社氏謂自絕於周常山劉氏謂才出畿內即非王有

皆非也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宜多省視官具于氾三子鄭大夫稽正官司

徒帥正徒以修王室之官事

三事用三禮先代也示脩省也舉天子也與有先王之遺意或謂鄭尚宋以制述故禮王以告於祭習故而王不至鄭卿尚有其職皆譏說也

庚戌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子成公鄭立○宋蕩伯姬來逆婦社解婦女為夫家所出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始存之○宋殺其大夫其事未聞○秋楚人執鄧子歸于鄧○鄧侯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我謂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滅邢傳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子成公鄭立○宋蕩伯姬來逆婦社解婦女為夫家所出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始存之○宋殺其大夫其事未聞○秋楚人執鄧子歸于鄧○鄧侯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衛人將伐邢禮至夫大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朱謂邢正卿國子

已之禮

此晉文反國第一功而敘來聘不甚短晉文反國天子崇塵命衛師不言卜蓋私意也脩泰師欲專其功也至李離命中軍遏隊忽絕之以勤王期至大有功而成列二字傳最

傳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拔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按此史官之例禮至為銘曰余拔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宮說春秋前一禮至人固未已耶

諸侯滅同姓多矣而獨名衛文其義云何蓋深惡痛絕之也邢周公之裔且與衛同為狄滅頻遭陰謀以滅之劉氏敞所謂詭計陰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不得與他滅國者等傳備載禮至銘辭即是奸人供狀以發明書名之義　齊桓之卒晉文未與諸侯相率朝楚楚人竟主夏盟宋執鄫子而祭社楚執宋公以伐宋自宋襄公卒齊宋大國無不南向者且

讀左補義　卷十一　館公　十一

陸渾偪於王畿王使執於侯國僭封須句衛屋邢社稷燕息狄更為張天子出居岌岌乎不能守其社稷苟非晉文未與諸侯相率朝楚楚人竟主夏盟宋執鄫子而祭社楚執宋公以伐宋自宋襄公卒齊宋大國無不南向者則衰周一綫以及泗上小侯其能終春秋之世乎

文繼霸則衰周一綫以及泗上小侯其能終春秋之世乎伯師於河上將納王鄭史則慈穆公生平狐偃言於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

於諸侯今為可矣杜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

我謂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滅邢傳

黃帝戰于阪泉之兆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曰

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已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

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始存之○宋殺其大夫其事未聞○秋楚人執鄧子歸于鄧○鄧侯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子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子之

離上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大有之睽三三九三爻辭未及於變卦也此直舉本文九三爻辭以當日乃說變卦義耳

封也其下至天為筮以當日乃說變卦義耳戰克而王饗吉

執大焉。言卜筮且是卦也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關於一爻天爲澤以崔曰協吉　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止爲天子在上謙心逆公之象大有去聲而復亦其所也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尊下臣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而下順流故曰下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請隧弗許闕地通路以備柩也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所以出入也王章也（附甚猶）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攅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山南河北故曰南陽（呂說）平指豐偪予蔡悼惠割虎牢予鄭又以酒泉邘予周畀以溫原等予晉歲賕月耗而周益衰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貢之繫纏夫子以不如多予之邑予奚丙臣也多予說反之邑酒衛地也晉文外臣也朝受圍而夕說反之陽樊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自不忍廢鄭陽樊不服晉民不經秦周如此

樊不服圍之倉葛陽樊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向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已啓說盟



晉侯納王且行朝禮此春秋所未經一見者而聖人沒而不書或曰以其請隊圍邑也然罪與功兩不相掩豈固罪而并沒其功崔氏趙氏黃氏因謂王久居踐土晉侯既克楚於城濮而後王歸放周則三傳皆妄夫經畧而傳詳者多矣安得遽斥爲誣也望溪謂魯史以魯不與事故畧而不書疑之者曰晉侯欲求諸侯必以其功告魯安敢不書予曰望溪之言是也此時晉文初起仲遂構怨於齊方乞師於秦伐鄀（杜鄀都本在南密秦楚界上小國按今在河南淅川縣西陳傳爲文五年秦入鄀傳）晉若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秦爲兵主（張詮）頓子迎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頓能納頓子蓋中國虐小夷伙反伐借之爲義舉也）

傳大書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諱者以爲秦伯當不知若

何作爲而深惜晉侯辭之不令一展其才及請至遍析國商密機詐橫生遂虞子儀子邊夫乃知秦伯爲之有其不及無或過也雖然以赴王室之難來以囚楚臣去尊周卑楚能世守之豈非霸者之羽翼哉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諜秩解聞也出曰原將降矣平更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周守原大夫狐溱子犯爲溫大夫

夫於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子犯爲溫大夫

衛人平甘子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廿五 三

舊說爲公坻張本可平表裏

杜解莒以元年歃志除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讀左補義卷十一終



四明 姜炳璋 輯

## 僖公五

丁亥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巳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杜解）寧速衛大夫莊子也○向莒地（按今山東莒州）○齊人伐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酈（杜解）酈齊地（按今山東臨淄縣西南有酈下聚）○夏齊人伐我北鄙圍桃弗及（杜解）桃齊邑（按山東東阿縣西南有鄑下聚）公逆齊師遇王齊地故書之（林解）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公始（按如以書人爲貶安見齊貶之可褒而書野可知書人書君史文詳畧不同大夫將書大夫自襄十七年齊高厚始（按春秋惟郯莒稱人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杜解）莒夷無信以號爲稱寧莊子晉侯圍原守人勍趮（杜解）勍趮皮也○反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借故皆以乞爲名○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杜解）夔楚同姓國湖廣歸州有夔子城○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晉侯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諜秩解聞也出曰原將降矣平更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周守原大夫狐溱子犯爲溫大夫

舊說爲公坻張本可平表裏

杜解莒以元年歃志除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趙氏曰莒子知魯晉平於己故必躬親二國既從衛以大夫受歃而已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盟于向○向莒地（按今山東莒州）○齊侯伐我西鄙（杜解）齊侯無知也○夏齊人伐我北鄙圍桃（杜解）桃齊邑（按今山東東阿縣西南有鄑下聚）○公子遂如楚乞師（杜解）楚告夷無信以號爲稱寧莊子晉侯圍原守人勍趮（杜解）勍趮皮也○反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借故皆以乞爲名○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杜解）夔楚同姓國湖廣歸州有夔子城○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齊侯伐我西鄙討是二盟也（杜解）討是二盟也（詳說）齊人怨之

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杜解）洮盟在前年○會莒（會莒）魯助無知

宋納孝而公拒之又與楚爲謀之會未聞遣一使於齊也○故齊孝來伐以此二盟爲辭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說）衛之張大不及魯猶能爲三家用事賢者無以過也公使展喜犒師（杜解）勞齊師疏師之名魯語以昔沐犒師蓋略云以酒食曰犒以羞明不以賂免○犒苦報反

魯出師而魯君臣長幼良由公使展喜犒師之名（杜解）勞齊師疏師之名魯語以昔沐犒師蓋略云以酒食曰犒以羞明不以賂免○犒苦報反

使受命於展禽（杜解）展禽魯大夫柳下惠（詳說）下諸案乃處實互用法

展禽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杜解）展禽魯大夫柳下惠（詳說）下諸案乃處實互用法

孔氏曰展名後子禽食邑柳下惠（詳說）下諸案乃處實互用法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其如之石

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不敢斥尊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　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野則無蔬食之物爾注王氏學林古字通借　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書在盟府大師職也　太公為太師兼主司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書在盟府大師職也　太公為太師兼主司盟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滿絕其關而匡救其災胎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循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齊侯乃還

春伐西鄙　公追　齊至鄺故　齊侯怒公前至魯境雖敝景況



盡入其中故整旅復來也　罄何以知之且夏爲卯辰之月何至草猶未青乎　傳著衛人伐齊於伐北鄙之下蓋衛以偏師伐齊雖不足以衆也不然伐北鄙在魯境外室如懸

宋以其辭於晉侯也杜解重耳之出也宋公贈馬二十乘杜解公自二十七年楚即晉按先儒謂凡言叛楚常云棄楚背楚其說是也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宋被圍六越月與城死守內外接應必不肯與楚平也觀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想見此時玉帛皮幣華載入晉而於秦於齊又不知凡幾也蓋殺父之讎創鉅痛深宗社之外皆非所計至城濮戰後頽不敢出關卒死於柯而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逼齊楚申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襄公瞑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杜解左右猶進退在已寘桓

讀左補義　卷十二　言公廿六　四

魯之不義莫大於此亟仲爲之也然穀何嘗爲魯有雖寘雍於穀以納雍者誘齊以援魯者誘魯佯與魯結和實申叔一軍伺其動靜如奕者閒閒置子到後來無非要著也下篇狐偃曰齊宋免矣以成穀與圍宋同觀可見子玉窺見楚人底裏桓公六嬖之子皆不材七大夫桓餘子也並仕於楚可見名陵之盟不特諸夏頌桓之功即荊蠻未嘗不服桓之德

經　戊子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冬楚人伐宋圍緡○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

昭公立而非遠杜解三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孔疏傳言楚子及諸侯圍宋耳按此則圍宋者楚子玉去宋是楚子親來也明年執曹伯之下始云楚子入居於申使子玉留守宋耳按此則圍宋者楚子玉去後子玉留守宋是楚子去宋是楚子使子玉留守宋耳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廿七　五

臣近頁無所主名故序於首十有二月甲戌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疏云總稱諸侯二事而再見者前日後凡常例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說見二年杞子卒冬楚令尹子玉帥師伐宋圍緡

宋被圍六越月與城死守內外接應必不肯與楚平也觀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想見此時玉帛皮幣華載入晉而於秦於齊又不知凡幾也蓋殺父之讎創鉅痛深宗社之外皆非所計至城濮戰後頽不敢出關卒死於柯而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逼齊楚申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襄公瞑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進退在已寘桓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廿七　四

魯之不義莫大於此亟仲爲之也然穀何嘗爲魯有雖寘雍於穀以納雍者誘齊以援魯者誘魯佯與魯結和實申叔一軍伺其動靜如奕者閒閒置子到後來無非要著也下篇狐偃曰齊宋免矣以成穀與圍宋同觀可見子玉窺見楚人底裏桓公六嬖之子皆不材七大夫桓餘子也並仕於楚可見名陵之盟不特諸夏頌桓之功即荊蠻未嘗不服桓之德

經　戊子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冬楚人伐宋圍緡○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

昭公立而非遠杜解三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孔疏傳言楚子及諸侯圍宋耳按此則圍宋者楚子玉去宋是楚子親來也明年執曹伯之下始云楚子入居於申使子玉留守宋耳按此則圍宋者楚子玉去後子玉留守宋是楚子去宋是楚子使子玉留守宋耳

臣近頁無所主名故序於首十有二月甲戌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疏云總稱諸侯二事而再見者前日後凡常例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說見二年杞子卒冬楚令尹子玉帥師伐宋圍緡

宋被圍六越月與城死守內外接應必不肯與楚平也觀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想見此時玉帛皮幣華載入晉而於秦於齊又不知凡幾也蓋殺父之讎創鉅痛深宗社之外皆非所計至城濮戰後頽不敢出關卒死於柯而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逼齊楚申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襄公瞑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進退在已寘桓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廿七　三

魯之不義莫大於此亟仲爲之也然穀何嘗爲魯有雖寘雍於穀以納雍者誘齊以援魯者誘魯佯與魯結和實申叔一軍伺其動靜如奕者閒閒置子到後來無非要著也下篇狐偃曰齊宋免矣以成穀與圍宋同觀可見子玉窺見楚人底裏桓公六嬖之子皆不材七大夫桓餘子也並仕於楚可見名陵之盟不特諸夏頌桓之功即荊蠻未嘗不服桓之德

經　戊子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冬楚人伐宋圍緡○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

昭公立而非遠杜解三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孔疏傳言楚子及諸侯圍宋耳按此則圍宋者楚子玉去宋是楚子親來也明年執曹伯之下始云楚子入居於申使子玉留守宋耳按此則圍宋者楚子玉去後子玉留守宋是楚子去宋是楚子使子玉留守宋耳

臣近頁無所主名故序於首十有二月甲戌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疏云總稱諸侯二事而再見者前日後凡常例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說見二年杞子卒冬楚令尹子玉帥師伐宋圍緡

宋被圍六越月與城死守內外接應必不肯與楚平也觀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想見此時玉帛皮幣華載入晉而於秦於齊又不知凡幾也蓋殺父之讎創鉅痛深宗社之外皆非所計至城濮戰後頽不敢出關卒死於柯而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逼齊楚申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襄公瞑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進退在已寘桓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廿七　二

魯之不義莫大於此亟仲爲之也然穀何嘗爲魯有雖寘雍於穀以納雍者誘齊以援魯者誘魯佯與魯結和實申叔一軍伺其動靜如奕者閒閒置子到後來無非要著也下篇狐偃曰齊宋免矣以成穀與圍宋同觀可見子玉窺見楚人底裏桓公六嬖之子皆不材七大夫桓餘子也並仕於楚可見名陵之盟不特諸夏頌桓之功即荊蠻未嘗不服桓之德

經　戊子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冬楚人伐宋圍緡○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

昭公立而非遠杜解三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孔疏傳言楚子及諸侯圍宋耳按此則圍宋者楚子玉去宋是楚子親來也明年執曹伯之下始云楚子入居於申使子玉留守宋耳按此則圍宋者楚子玉去後子玉留守宋是楚子去宋是楚子使子玉留守宋耳

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一軍。僖二年謀元帥。帥中軍。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禮樂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刑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庸夏書也。賦。斂取也。斂功也。疏。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偃之。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貞子也。欒枝之孫。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及先軫死。又讓於荀林父。中行御之爲下軍大夫。是田野之間莫不皆然。至景公時。荀宣子能讓。其下皆讓。郤缺倡之也。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年入二十四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則苟生於利。未知禮未安其位。則苟免於刑。未恥不義。則不從上命。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誣以明徵其信。信。伐原在二年。民不偷。偷。薄也。不偷而武功成者。文德養教之謂也。純則爲王。假亦爲霸。晉自戰韓之後。幾無一卒可用。晉文初入一番振厲。示信示禮。示義加以訓練。它日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根本全在於此。攻臨時決勝。功在先軫。而戰之所以勝者。子犯之力也。楚潰執宋子。孟敗宋於泓。襄以傷。幾其子成公不肯終於事讎。豈非令子哉。楚前此猶更猶自出帥至此。則率帥陳蔡鄭許圍宋而魯且走會於圍城之下。又得曹衛更服齊宋。則中原大勢去矣。觀其將圍宋。卽避帥。帥定。卽至宋。雷厲風迅。使中原人人自危。豈獨宋哉。然後遍出末段。方見徙薪止沸。如解倒懸。後



子玉死。晉侯曰。莫予毒也。已說者謂有喜聲出。不知此一喜聲。正子犯之所以憂。子玉有揮霍結作者。早自傳其喜聲矣。子文狠心。實見子玉有揮霍結作者。早自傳其喜聲矣。子文狠心。實見子玉才可以毒中原。豈知飲醴策勳。轉屬他人也。子玉伏辜。子文漏網。武侯衛亭之敗。以誤用馬謖。上書貶爵。子文安得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伯文之教。城濮之役。晉侯第一偉畧也。夫子雖病其譎。未嘗不大其功。傳體經義。力爲是戰鋪張。而此一篇。以臨時選帥平日。不脩而武功成者。文德養教之謂也。純則爲王。假亦爲霸。晉自戰韓之後。幾無一卒可用。晉文初入一番振厲。示信示禮。示義加以訓練。它日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根本全在於此。攻臨時決勝。功在先軫。而戰之所以勝者。子犯之力也。楚潰執宋子。孟敗宋於泓。襄以傷。幾其子成公不肯終於事讎。豈非令子哉。楚前此猶更猶自出帥至此。則率帥陳蔡鄭許圍宋而魯且走會於圍城之下。又得曹衛更服齊宋。則中原大勢去矣。觀其將圍宋。卽避帥。帥定。卽至宋。雷厲風迅。使中原人人自危。豈獨宋哉。然後遍出末段。方見徙薪止沸。如解倒懸。後

月已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解
城濮衛地○濮音卜楚殺其大夫得臣楚以逆命告○按楚始書大夫○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王子虎臨盟不書載書不及王也○踐土王子虎臨盟不書載書不及王也○踐土鄭地按今河南陳州府原武縣西北有踐土臺○陳侯如會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朝于王所王在踐土非京○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位○復歸侯之入由於叔武故以國逆爲文衛元咺出奔晉元咺大夫○陳侯欽卒○共公頻立○秋杞伯姬來朝魯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而在鄭上董主會所大非褒貶也○衛侯出奔楚○衛侯之入由於叔武故以國逆爲文

情勢在必戰按宋君親將而經紀於齊下以此舉爲救宋也然大夫終不忍楚子命夫可以先諸侯故舉而書師猶圍宋之役子王不可以先諸侯故舉而書人也傳見諸侯事爲楚師背鄴而舍鄴邱陵險阻名位次皆霸者更定非復常制楚師背鄴而舍狀解此所謂君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　三

退臣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退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故聽歌謠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商丕曰原啃苧君美盛茫茫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子誤之師是又必殺公而焉疑辭衆謂已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樂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樂貞數語可謂極明大禁惴楚惠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盬嚥也服虔云如爺語相罵云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晉且柔之矣天楚子下向地故得柔物子犯故伏其罪猶所以柔物子犯曰戰也大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焉軾而觀之得臣子玉與寓寄也目焉晉侯使樂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有以耿耿將厚意命以策書命晉侯爲侯伯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命之以寵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有服祭祀所乘其服袞冕有旂旗大輅金輅戎輅玉輅象輅革輅木輅各有所乘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形赤弓玄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　三

享醴命晉侯有以耿耿將厚意命以策書命晉侯爲侯伯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命之以寵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有服祭祀所乘其服袞冕有旂旗大輅金輅戎輅玉輅象輅革輅木輅各有所乘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形赤弓玄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百則矢千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有以耿耿將厚意命以策書命晉侯爲侯伯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命之以寵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有服祭祀所乘其服袞冕有旂旗大輅金輅戎輅玉輅象輅革輅木輅各有所乘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形赤弓玄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百則矢千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有以耿耿將厚意命以策書命晉侯爲侯伯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命之以寵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有服祭祀所乘其服袞冕有旂旗大輅金輅戎輅玉輅象輅革輅木輅各有所乘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形赤弓玄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

方云晉侯有德有讓而勤民具見於此

按宋君親將而經紀於齊下以此舉爲救宋也然大夫終不可以先諸侯故舉而書師猶圍宋之役子王不可以先諸侯故舉而書人也傳見諸侯事爲楚師背鄴而舍鄴邱陵險阻名位次皆霸者更定非復常制楚師背鄴而舍狀解此所謂君

而偽遁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卒之車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子西又與偃夾攻子西可見晉軍調度知臂使指楚軍止照陳蔡便是晚寫王國楚左師潰之軍唯中軍晉師三潰楚師敗績子王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完是大捷

於踐土踐土鄭地作王宮王在踐土親自監臨作宮按王在踐土親自監臨作宮之文是立言有法

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

丁未獻楚俘於王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有以耿耿將厚意命以策書命晉侯爲侯伯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命之以寵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有服祭祀所乘其服袞冕有旂旗大輅金輅戎輅玉輅象輅革輅木輅各有所乘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形赤弓玄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

鄭伯如楚致其三軍唯中軍晉師三潰楚師敗績子王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完是大捷

鄭伯如楚致其三軍唯中軍晉師三潰楚師敗績子王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完是大捷

公旅公所卒之車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子西又與偃夾攻子西可見晉軍調度知臂使指楚軍止照陳蔡便是晚寫王國楚左師潰之軍唯中軍晉師三潰楚師敗績子王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完是大捷

偽遁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踐土王宮之庭。晉要言曰。皆奬助王室無相害也。有渝變此盟明神殛誅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治

結出德字段拾全局

後用之

斯時楚氛金急。周室及列國諸侯岌岌矣。又不比齊桓之世止爭一鄭也。城濮之戰楚師大創而二百餘年不受其并吞者。皆一戰之力。傳中語語跳重。先軫軫爲元帥。晉文奪攘之功所從立也。通篇以我可戰彼皆戰二意爲主。細分之爲六大段。自閏晉至分曹田爲一段。殺頭頡以上爲入晉事以下爲處處曹衛以怒楚事。區區之曹不能即克。猶待與人爲邊蕞之謀。晉人兵力暑見一斑。況從亡之

臣奸命熸宮則晉之諸將憚不可用。後登有華之虜晉侯戰正慮以與楚及此見少長有禮然後決齊秦兩大安能與楚戰能必勝乎。便有不能無藉於外援意然晉宋齊秦迎合爲一。此在我有可戰之具也。楚子居申至從晉師爲第二段。先軫以爲楚愛曹衛必不釋宋之圍而楚子忽居子申且使子玉去宋豈棄曹衛不顧耶不知晉分田畀宋之時即齊秦受賂告楚之時去宋者從齊秦之請也即以復曹衛者使齊秦要晉晉或不從則齊秦怒不在楚而在晉矣。蓋楚子意在不戰故晉之謂矣之下定有一番命子玉之辭傳點明楚愛曹衛又點使子玉去宋則已槩括之矣。而子玉意主於戰使伯棼復命以爲撤

宋圍而請復曹衛曹衛未必復也。晉愛曹衛不如濟師。晉之備或不許即可決戰其意與楚子不合而不能難也。故寇而少與之師不然楚成豈不足以制得臣哉。觀子玉使告以得天又云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蓋子犯爲從亡元舅言聽計從故先軫使之一力承當。可見晉侯寤寐之子玉正相反也。晉車七百乘至癸酉而還爲第五段。蓋楚人據險而陳。荀非誘之出不可以猝敗也。晉師精銳在中軍元帥帥之而與公族皆爲伏。卒於是胥臣以下軍直衝陳蔡。楚右師潰。子玉遮耶。挾戰狐毛堅二旆與之敵佯北二旆者中軍公族之旗也。樂枝曳柴作大奔狀。子玉望師煙塵滿天不見二旆以爲公與原軫皆走。麾師急馳猝然伏發原軫郤溱起而橫擊之。左師及中軍分爲二首尾不顧而二狐以上軍夾攻。子西樂枝復以下軍回擊。楚遂不支。子玉收卒不敢救。左師亦潰。然則將戰以前著著

佈置臨戰之時事事應手此正爲先軫也　自甲午至
爲第六段郤伯來歸諸侯聽命取威定霸大功已成天王
親勞三覲受策是上段語語出力此段語語矜皇然無上
一段則下段何由致之可知大略戎略彤弓旅矢與黼冔
缺衅相應再拜稽首奉協休命與少長有禮相應寫晉侯
無非暗寫先軫也信字承盟詞來因以德字結通篇言楚
用剛愎之人故以德攻楚故勝也經書晉侯侯于先軫予先軫即發明予
以德攻楚故勝也經書晉侯侯于先軫予先軫即發明予
晉侯之義而聖人所謂論者亦自顯然　名陵之役做得
不結滿意以敵手處子文城濮之役做得盡情以主兵是
子玉夷吾先軫雖有正有譎而有功周室則同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　杜經弁以麋子皮爲之
此敘殺得臣事
并及纓詩云會弁如星瓊求瑩反先
通作瑩水草之交曰瑩康按孟諸今河南歸德府治東北有孟
諸澤此爲宋澤豈楚所有見楚若臣志在滅宋故積
之慶而成夢也　弗致也大子玉剛很有爲如憤兵報復晉君臣能無
黃季諫復故
子玉之別名大之以飾
將待旅弊漫
服之郤與大
都之服衣相
映
盱經元咺
方云子玉敗
前之事明楚
子成之命不
以敗則不相
及明矣敗
二字直指衆
事自來歸源
敗如星役陳
蔡爲有申息
爲左皆潰子
玉即收其卒而止中
然潰於舒鳩也及成王殺子玉曰若申
息之老何而息久
楚也陳蔡之人憤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不勤民寶自敗也　經元咺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
若申息之老何父老何起楚人不以
可以懲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
法視之則免其能自投首者否則守巢不出畢猶未滅春
秋於楚臣當如是觀
秋多淫祀子玉可謂持正而榮黃諫謂弁之以濟師而
不畀則自敗濟師者益兵之謂也　闔伯此莫敖盱
三舍楚衆欲止不可者獨一子玉即其子大心亦知其必
敗也榮黃以國人信鬼命之沈玉謂有神助以鼓其喬往
之氣猶之益兵也又陰示以楚衆不可用以遂子玉之驕
而子玉自恃其才孟諸之麋如探囊神道設教奚爲乎故
請戰則曰賊將戰則曰必無晉此天奪其魄而自敗也



子玉剛很有爲如憤兵報復晉君臣能無旰食子玉死而
晉文喜可知矣以見從前之危懼正爲此人而後此之無
所忌憚正爲此人之已死也　楚國令尹以強橫變詐工
於猾夏者爲功而聖人之意正以守已奉法爲賢也譬如
爲盜者在彼夥中以善殺人掠取財物多者爲能而自王
法視之則免其能自投首者否則守巢不出畢猶未滅春
秋於楚臣當如是觀
此錄以元咺
爲主
之咺不廢命本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
以此爲名仍
以此受盟於踐
土故聽衛按歸
衛之四君咺
以此爲名仍
以此受盟於踐
土故聽衛按歸
國君不協以及此憂也　衛侯欲與楚圖人
不欲故不和也
今天誘其衷也

元咺訴君伏罪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
圉牛曰牧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詛盟以
字中志愿泯心之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元咺之心天理
元眼光線不安矣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怒明神先君是斜是殛國人閔此盟
後儒消解命也而後不敢二之愿衛侯所以復歸
也而後不敢二之愿衛侯所以復歸
元咺胡之此知其深感於
是盟
寫云中間是解釋消之即是追敘後文
長牂衛大夫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寧子忠公之欲
喻國公子歜大華仲前驅衛侯遂驅奄寧子未備二
人
子衛大夫歜市專反叔武將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
股而哭之公以叔武
尸枕其股歜犬走出
手射叔公使殺之元咺出奔
晉元咺以衛侯驟入殺
叔武故玉晉憑之

此叙衛侯歸國元咺出奔事筆衛侯之殺叔武攸手於歜
犬殺之也夫枕尸而哭即誅歜犬似殺武非其本心而抑
知不然或訴元咺立武突如其來即信之殺角未見武故
殺角殺角即殺武也斯時歜犬稔知其欲殺武矣咺不廢
命武不出奔亦以心本無他久當自白耳至晉人復衛侯
武子懼元咺以殺子奚心爲宛濮之盟側重居者見此晉
入國必不追役前嫌武子忠誠既信於平日又動於臨時
而羣疑洒然君可安枕而治矣乃衛侯不俟期而入武子
以身先之牂與之乘寧遽須臾君車疾驅竟出武子之先
而叔武就殪於是元咺出奔國人再訴故讀宛濮一段知
安人心之難讀末一段知人心之易然則公之先期入
者疑叔武也角子先者逆知公之忌武恐有他變也公疾



驅而行者欲乘叔武之不備也叔武既死歸獄歜犬則公
殺叔武傳明言之無待公羊之直指其忌殺也或以叔武
儼然與盟爲武罪不知元咺奉叔武以會衛侯之命也晉
廢衛侯者以武爲君武酹之不敢背君自同於世子來盟
之臣皆人臣共誅以衛子告諸侯塞溪曰使如鄰突之
志乎篡則天子臨之方伯命之可森然立乎其位而晉衛
侯矣故荷史以子書而夫子因之著其不安於位之實也
又曰叔武所處與公子瑕異立瑕者元咺可固拒也天子
臨之方伯命之武固辭則他人即之矣公羊謂孫他入立
衛侯之不得反也此爲得其情實不以啖歜犬也
自盟之後晉即歸衛侯則咺武有歸君之請可知也晉
惠執於秦征繕以賄懇子宋襄執於楚守國以立目夷未
聞殺其子若弟也國事危疑社稷爲重可避嫌遠患不皆
以身試乎故踐土之盟不可以責叔武狗牖泄之事不可
以疑子西也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瀋而往鮫牛馬困鳳亡大旆之左旃大旆
旗名槃放曰郎晉此二事而不
施通帛曰旃好命偏爲好軍令　司馬殺之以徇於諸
侯使荀林父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僑也士會隨武子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加一
爲之孫也荀林父代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槐代舟之僑
晉加一
晉人謂能以總攻
貳揚作貶駁
晉人
於晉加一
懼字是城力
形容
策曰憎愍在反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捷將可廟徵會訾
會於溫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
於三罷而民服先歸殺之三人當在議勳議能之科周家忠

厚之氣齊桓猶未替晉文所存餘矣按傳云民服者猶服其叛有罪者下篇則爲臣執君倫常外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

文刑三罪顚頡何以獨誅前篇葢顚逆命在入晉時則首段逆倫之誅正映照後段無人不用命也若晉楚交鋒方寫兵力之盛何處插入亡旗奸命之事故另作一篇而從前未到者俱收拾於此引詩以綏四方正與下篇元咺之訟相對殺士榮川鍼莊子刑及無罪捻作威福四方所以不服也覺晉自城濮之戰獻俘授馘受賞策勳衛自城濮之後死生畢獄流離顚沛兩篇並列功首罪魁一覽可見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按此爲下文衛侯與元咺訟叔武爭殺寧武子爲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治獄官周建命大會不執坐獄訟元咺衆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執莊子寫主文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葢今長吏有罪衛侯不勝酖三子殺士榮刖鍼莊子詞寧命別爲寧子職納棄之于京師實請深室囚室寧子職納棄市衛侯歸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請深室囚室寧子職納棄市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請深室囚室寧子職納棄市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請深室囚室寧子職納棄市

將若之何按隱然見獨於曹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之先君爲衆者然此討許也以圍許爲主天王下狩陳蔡及鄭久服于楚者軍朝許復不至宣伯主之問罪矣乃合十一國之師許終從楚先儒責諸侯之不用力非也伯主服諸侯禮刑信耳三者無足觀許以爲一旦從晉不爲弦黃之亡則爲曹衛之厚耳是以不服也中段詳叙曹事以釋經不言圍許之義呂氏云桓文先破楚之黨與是故桓先有事於蔡文先有事於曹衛左氏於蔡則曰爲蔡姬故于曹衛則曰觀裸與塊故毛與細故而二公安擾之烈不章于諸非然也曹衛非大惡晉文原只披楚之黨楚敗則可以復矣況已告絶於楚乎乃衛則欲殺之也曹則與衛同執不與借復



也其刻酷之心非有夙怨必不至此左氏灼見其故以著其假公濟私之實至齊桓之於蔡姬乃假以爲名使楚人不覺非可以一律論也　或謂衛侯歸國經以殺叔武名之曹伯歸國以行賂名之豈知鄭世子忽衛侯衎其復歸豈亦以殺弟名乎衛成之歸亦以賂何獨曹也夫不責受賂之罪而專責乞命之曹以臣子不得已之苦哀而適貽君父以斥名之辱恐未必然毛西河謂出奔歸國例當書名至何以例稱名竟未之及愚按出奔歸國危疑之際所當慎也故特書名以見

抢簾升殿審視然後降堦率羣臣拜即此意也否則衛太子至關下成帝子在民間謂偽易勝言哉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桓子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氏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備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倒○據一本有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郭增發
男　塘　埏　校

僖公六

經　庚寅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杜解介東夷國也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接介國今山東膠州西南〕○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故不言公會日抄翟泉周地會者既非諸侯諱盟天子大夫必諱爲微詞如凡例之云按翟泉今古城在河南洛陽縣東南〕○秋大雨雹〔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

傳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杜解魯縣東南按今山東曲阜縣東南〕

讀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六　一

公在會館之爲米禮也〔館米行不當致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按經書蔡人傳無名氏杜以爲微者非也蓋補注蔡伯爵其大夫應班蔡大夫下同〕○杜以爲後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孔疏鄭無罪晉之狀此會鄭亦不罪故謀伐之會鄭人不至故謀伐之〕○卿不書非其卿不書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解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按杜所引昭二十三年叔孫約勅人之言蓋周衰禮廢晉卿刻爲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且踐土之盟晉卿不與會公侯傳可以會伯子男且踐土之盟晉卿不與會公侯傳可以會伯子男且踐土之盟晉卿不與會公侯傳可以

晉侯使醫衍甜衛侯。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畏不及。其矛不可用。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醫名酖。死。故使醫衍甜衛侯。衛侯不知。公爲之請納玉于王。外絶不與通。死事於微。此中之子此中。

俞貨醫使薬其酖不死。寧俞詭衛侯。衛侯不知。公爲之請納玉于王。王曰。製玉曰製。公本與衛同。秋。乃釋衛侯。

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好。故爲之請。穀音角。

衛侯使賂周歇治厲曰。苟能納我。吾使衛爲卿。恐元亘拒己。故賂周治。

周歇音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取以弟。不書殺。賤也。蒲連傳見。

則不得入。糞所以不書。糞則爲殺其大夫而已。非衛侯知殺叔武。番史所無。

以罪衛侯知殺叔武。番史所無。

孔子不能益也。適丁歷反。

厲卿服。將命。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見周歇死而。

入廟受命。而元咺從。

武子忠誠到。愍切深厚。處。雖霸主之。忽。二

咺曰。

元咺訟君之舛。大夫。況歸。

國有忠臣。何事不。

匿之訟使變而爲道。臣伸叔武之冤。又益之以二弟。晉曰。

衛殺。言殺者。衛而所以致此者皆晉爲之。此就衛侯於周。

使歸。怨於王。從魯侯之請。欲市恩。於魯。然襄王於晉文。胸中有主。詩隰不許。折其不臣之心。釋衛遽許之。杜其殺同。列之計。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鄭。鄭不聽少。且。

武於楚也。晉軍函陵。杜。函陵。新鄭縣北。秦軍汜南。杜。南。縣南。汜音祀。

侯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

皆鄭。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夫。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

亦有不利焉。許之。

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

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煩。煩也。



鄙遠君。知其難也。鄙。鄭以爲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倍。倍。背。鄰。鄰。

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乏。困。

行李。使人。疏云。昭十三年傳。行理之命。周語。行理以。若亦無。

鄙遠之。貢。遠云。理。更也。小行人也。理與李本通用。

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謂惠。公。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

君之所知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

以。距。秦。晉。晉。之。嘻。按。焦。瑕。今。陝。州。南。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申。其西封。若不。闕。秦。損。也。

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楊。孫。成之。乃還。三子。秦大夫。于。犯請擊之。事。公曰。不。

反。爲。鄭。守。

可。微夫人。謂。秦。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

待。命于東。晉。界。鄭石甲父侯宜多。逆以爲。左。

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皆。

穆公所以立。

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吾其。還也。亦去之。初。

楚師既敗。鄭即服。晉。踐土之盟。溫之會。兩度伐。許。鄭。皆與。

鄭公子。謂。繻。穆。公。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

爲。鄭何嘗。叛。晉。哉。楚自城濮之後。敛。甲不出。原。未有與。鄭。

爲成之事而。釋。泉之盟。偶一不至。即以爲口實。而謀伐之。

弃。遁。將以侵之。秋。復合二國以圍之。盟。討無禮者。其實而。

貳。楚者。其名也。晉文反國。思前怨。鄭衛。背三國爲甚。于。

晉則執其君。分其田。于衛則囚其君。殺其臣。皆做得盡情。

而於鄭請盟之後。了無餘事。因而不嚇於。心。此。衆。秦。以。

圍勢必如曹衛而後得報。其從前無禮此。其。志。也。秦穆。

溫于翟泉無役不從晉侯自衡雍旋師命後戚禍由已其罷遇于天子得志于諸侯穆皆親見之忌心已不可遏晉侯伐鄭獨與秦偕其實婚姻之好已離也燭之武覘破秦伯之意言亡鄭于秦無益有害其最得力處在行李往來數語蓋秦伯有志東略主盟中夏東道主三字正中腑肺又以前日之晉一證卽啓其雄心又動其夙忿秦伯聞之覺從前無役不從大非爲已之策因與之盟結鄭好也且爲之戍圖中原也自此秦晉交兵七十餘年晉失秦援反增一敵秦師暴骨遍生靈非均失策哉末敘鄭公子蘭事不忍與國宗國晉人不奪其志使之待命於東皆有古人之風焉鄭人逆蘭爲太子而求成于晉可知鄭本服晉此穆卽此一事主鄭祀者非穆而誰左氏凡爲人立傳必于其根本處說起至穆公奔晉之由及所以得國皆于卒時敘明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形鹽鹽形象虎鹽卽鹽也解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鷹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鹽虎形以象武也按象德獻功分書之者疏云五文也獻謂旌表之也吾何以堪之

天子享諸侯之禮而魯用之享賓此與歌湛露彤弓同故周公言已不敢當而魯之失禮自見杜解既不甚明而孔疏誤引周官掌客王巡守王國之君供膳百官從者之禮



曹田也

或疑晉侯既執其君安得復分其田況魯無功於晉安得



遂致傳旨金晦不知昌歜卽醢人所謂昌本是也嘉穀形鹽卽鹽人所謂白黑形鹽是也王者祭祀賓客皆用之諸侯不得僭也　諸侯但朝王所王遂使三公兼冢宰者下聘卿主聘及與朝之列侯周室陵夷極矣周公爲天子大臣卽命至魯功自知其非禮乎齊桓之覇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晉覇之不如桓也豈一二數哉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隱桓以來王臣聘魯者凡六皆不報聘也周公至而襄仲往見尊周有人諸侯不敢肆然公不親行非禮也聘周聘晉皆初事也襄仲兩事兼出傳著一初字聘晉而周言將不言初晉重於周也傳蓋體經遂字之義

經　壬辰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征）（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犧牲也）猶三望（望止之祭）○秋七月辛巳（僖）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冬杞伯姬來求婦（自爲其子成昏按前五年伯姬朝其子勢必大七歲至此纔二十七年則桓已三十餘歲婚魯之衰哀也）○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狄難也帝卽故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傳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社解二是乃以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按重館地名）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明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襄仲如晉拜

分田及魯則取者以兵力取之也非也公羊謂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耳非十八年公追戎至濟西則濟西本魯田而爲曹侵得者傳曰盡曹田言盡所侵魯田歸之豈盡以曹國之田與魯乎故亦非以兵力有功于晉也或曰城濮之役晉田旱卑宋矣不知前此特激楚之怒耳及曹衛復而田亦俱復歸其若而畀其田無是理也卿出必書經不書文仲者趙氏曰晉大夫疆理曹田以分諸侯文仲至分田處受之非以使禮如晉故不書於施濟西田說者疑非曹地鄒漁仲曰魯之濟西比曹北比晉傳必有據矣　傳云分曹田又曰盡曹田拜曹田正反托經一取字之義張氏曰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杜解諸侯不得郊天子禮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必其牲曰牛）卜日曰牛傷不郊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傷不郊而一望於春一望於夏皆失禮之甚也如以卜牛之時即爲郊時何以定十五年牛傷至五月而郊哀元年牛傷至四月而郊乎然則王肅謂魯日正祭天名禮行於郊故曰郊郊有二以報反之祭在子月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又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大司樂祭天於圜丘皆冬之十一月周之正月也



一爲祈穀之祭在寅月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恒六年傳云啓蟄而郊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孟春者夏之正月啓蟄則正月之中氣朱子謂漢太初以前啓蟄爲正月中氣故二月初旬即寅月中氣之時乃周之四月也禮惟報反之郊爲大記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祈穀亦報郊者以行於郊耳其重非報反之比董子曰魯郊不于日之至遲王室也故魯但僭祈穀之郊而未嘗僭報反之郊啖氏已言之朱子閟宮詩亦棄其說乃雜記引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不知可以者泛言恆禮不可以證魯用日至之郊明堂位曰孟春魯侯祀帝於郊王氏炎曰此夏之孟春不從鄭註子月之說則魯郊之爲祈穀明矣而或云宣三年正月郊牛傷不郊猶三望成七年同爲牛不傷則正月郊矣正月而郊則日至之郊也非也正月但卜牛耳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而後用之四月郊則正月當卜牛矣非謂卜牛此月郊亦此月也望行於郊後魯既不郊故先時而望遲速任意此宜三年成七年之甚也如以卜牛之時即爲郊時何以定十五年牛傷至五月而郊哀元年牛傷至四月而郊乎然則王肅謂魯日正祭天名望祭名望而祭之也春秋云三望周禮云四望郊以祈穀馬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皆不足據也

爲三望。按書曰望于山川又曰望秩于山川則望祭自主山川無所謂天神也但天子望祭謂之方望五嶽四鎮四瀆無所不遍不拘以四四望之說僅見周禮先儒以爲四類之誤是也公羊謂祭泰山河海其說可從汪氏曰三望者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也或謂海岱及淮惟徐州徐是魯地有取鄒費成祭海岱淮之說不知河非魯境內故經以僖書以僖書以爲可已而不已也若但祭封內山川何用三望爲

何休書　張氏爕曰春秋書卜郊見郊之僭始于僖且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公羊傳言魯郊非禮也左傳隱公問羽數于衆仲若成王賜以八佾仲何以不



規以對魯處之盟祝能言魯衛所賜纖悉畢備何于最大者反不及子家駒對昭公明言皆僭天子禮若果王賜于家敢面斥之耶非特此也周公聞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酢不敢受寧武子來聘歸濯露形弓而曰敢于大禮可見僭僭尚未甚久諸書皆疑怪遜謝而魯人曾無述王賜以自解者呂氏春秋慎大篇公請郊廟大禮王使止之亦魯自僭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杜超二十八年）皆作三行今山西翼城之東爲上下軍接清原山西縣西北趙衰爲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校勘記）曲沃武公受一軍爲晉侯至獻公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作三軍是年冬又增置三行儼然天子六軍矣至此又廢

（校勘記）此句就上句說當在三句數當四言不可以閒就此數言之（校勘記）相之不



矣非衛之罪也相非衛所絕諸侯受命改祀相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

衛遷帝邱避狄人也晉文公狄十二年有晉姻之好改于狄聽之而小國遂不勝其殘　惟有定識者乃不爲鬼神所惑武子忠貞其輔成公卒爲令主遷于帝邱不滅文公中興至戰國時尚祠君更號爲君猶守濮陽濮陽者帝邱也

至秦始皇徙封元君於野王縣而帝邱始失何止三百年乎此卜爲不驗矣有以左氏爲秦時人者可據此正之

鄭洩駕（杜經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惡公子瑕出奔楚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經　於巳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巳丑鄭伯捷卒（文公卒子穆公立）○衛人侵狄（杜經報前秋衛人及狄盟狄圍衛年）冬十有二月巳卯晉侯重耳卒○子襄公驩立

傳　二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杜經晉大夫）報之晉

楚始通（皆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爲和好）

自僖十九年宋襄圖霸楚始與夏盟其後宜申來獻提而

楚大夫始通中國至於晉則絕不與通者至此與楚平以

盟主而與振國交可乎駁乎爲向戌交相見之漸矣傳特書之譏世變也　春秋楚與秦皆爲中國患然秦可平而楚必不可平○而忽致有此失後之憤怨于奈而置楚不問使楚得援秦以敝晉皆此平基之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　杜解殯葬也曲沃有舊宮地故爲空棺暫停路侯五日而殯據趣赴文公以巳卯死下棺于西庭亦下棺乎曲沃路遠故早行耳空柩反出絳柩小便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軼音自板出故曰君命大事我事也一得脫若但一偏間秦密謀故因柩辭以正朱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成鄰

狄有亂衛人伐狄狄秋秋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此爲滅潛敗殺張本當連下二篇讀竹力寫蹇叔也春秋凡講信修睦不忍殘民構怨者聖人之所予者也穆公不用兵連禍結夫子錄秦誓一則爲悔過用人之法一則爲愎諫棄師之戒左氏體此義故處處歸法蹇叔而此一篇首段秦師欲東其謀甚悶而柩已有葬儀已先覺諸大夫已共知而杞子乃曰潛師而來也秦欲伐鄭鄭尚不聞而蹇叔提出晉人禦師必於殽明見于里之外而秦伯則曰爾何知也過用人之法一則爲愎諫棄師之戒左氏體此義故處處歸法蹇叔而此一篇首段秦師欲東其謀甚悶而柩已有葬儀已先覺諸大夫已共知而杞子乃曰潛師而來也秦伯則曰爾何知也



門之役晉人也若滔師以襲邊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按邊主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之悖心冒貪勞

實書殺也凡十一月公次于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梓貢此徵霜斷潮恆燠猶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　三十三年秦伐滑過周北門（超解王左右免胄而下）兵車（卷中東兵車輕則寡謀無勇則脫易入險而脫又不能勇）（超解以車先牛）不（超解王）敬（超解王）左（超解王）右（超解王）免（超解王）胄（超解王）而（超解王）下（超解王）（超解王）（超解王）

免諸國墮毀也。許規反。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曰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賜孟明。欲使還拜謝。因挑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衆因繫臣鄙。鼓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秦家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行之郊師而哭。以迎塞叔納汪云素服與墨縗麾師而哭子哭師敗水祲也。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按商雅皆止之師也。且晉不以一眚過掩大德。不止孟明之師也。言不以一眚也。此釋經殺之義。歸重蹇叔以深罪秦伯也。故以遣蹇叔起以遣蹇叔結。

秦伯有爭霸之心。杞子戍鄭爲規取東南之計。倘楚申叔戍穀之謀也。然東鄙於晉。動見掣肘。至晉文已卒。謂襄公在喪。掣肘中一軍取鄭東諸侯皆可長驅收耐背爲下取王官曰。封殽尸而已。必不以全軍覆沒等



蹇叔之謀。所以不用也。孟明恃舅貪功之徒。過周超乘。見其無王無故滅滑。見其不義三年拜賜。見秦備惓怨殃民。皆由此輩。懲恩此秦之所謂艮臣。孟子之所謂民賊。苟非殺之敗將覩兵。問鼎何獨楚哉。故文之霸在殽。

滑爲文王之後。齊桓時同盟於幽。後鄰晉入滑。蓋近鄭而隸於晉者。秦滅之而盟主不問。則霸業荒矣。故敗之是也。即緩墨將事。亦是也。而吾爲先軫咎者。以其處之不能盡善也。滑兄弟之國。秦不得而入之。晉亦不得而禁也。齊桓之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乃秦入之。晉有之。是滅滑者不在秦而在晉矣。惡足以服秦穆之心哉。夫伐秦

帥公義也。報秦施私恩也。公義既伸。則亦當憶其私恩。禮三帥而歸之。予以文告。如後呂相所謂懼社稷之隕。而願赦罪於穆公者。行諸實事。夫何待文嬴之請也。夫秦背殽惠公矣。穆姬登臺屬薪而惠公卒歸。嬴之請。夫亦有自也。且先軫誤矣。楚吾寇讎也。秦吾昏姻也。既敗秦師而猶視爲寇讎。不幸也。昏姻而及此。吾之不能也。而不止也。吾視爲寇讎。楚轉爲昏姻。以謀我而晉卒爲楚弱。謀及子孫者。頗如是乎。追不顧而唾。自討而確。雖田補過更爲。再君失一瓦佐矣。先軫曰。不亟七十年兵連禍結。云。殽之敗。公穀云。匹馬隻輪無反者。而傳於前篇曰。余收耐背爲下取王官曰。封殽尸而已。必不以全軍覆沒等



帥公義也。報秦施私恩也。公義既伸。則亦當憶其私恩。禮三帥而歸之。予以文告。如後呂相所謂懼社稷之隕。而願赦罪於穆公者。行諸實事。夫何待文嬴之請也。夫秦背殽惠公矣。穆姬登臺屬薪而惠公卒歸。嬴之請。夫亦有自也。且先軫誤矣。楚吾寇讎也。秦吾昏姻也。既敗秦師而猶視爲寇讎。不幸也。昏姻而及此。吾之不能也。而不止也。吾視爲寇讎。楚轉爲昏姻。以謀我而晉卒爲楚弱。謀及子孫者。頗如是乎。追不顧而唾。自討而確。雖田補過更爲。再君失一瓦佐矣。先軫曰。不亟七十年兵連禍結。云。殽之敗。公穀云。匹馬隻輪無反者。而傳於前篇曰。余收耐背爲下取王官曰。封殽尸而已。必不以全軍覆沒等

語輕入簡編一則恐啓嗜殺一則不忍形容也。

狄侵齊。因晉喪也。宮越文公死。來侵。伯主時復弊撓。如何成中國。

公伐邾。取訾。訾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仲復伐邾。在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

因晉喪也。一語爲兩傳主腦。傳若曰。曾僭狄也。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邵缺獲白狄子。狄別種也。

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曰季胥臣使過冀。晉邑。按今山西河津縣東有冀亭。見冀缺耨。鋤也。其妻饁。野饋曰。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弒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鯀（啓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祇敬也詩曰乘彝好是懿德）無以下體（君取節焉何也詩國風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以再命命父死敖故進之）先蔑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蔑絕後故取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邑遂其父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先軫恐不顧而唾（強敵之患未除無君之漸已伏入狄死之以明國有常刑一若炯知後此六卿專政而隊杜其幾也故役之役先軫定議而屢世之弱基立箕之役先軫捐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聞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是哉　文襄之用郤缺有齊桓舍射鉤之風焉然鮑叔於管子信之平生而胥臣於郤缺得於俄頃較勝一籌矣當是時孰舊才望之臣衆矣而中軍之將獨使且居襄職非有薦剡出自心裁後生新進遂躐居于犯子餘之上而子餘且為其佐是狐趙之公而忘私正與高國同



先軫大功偉節亮氣與欲弒晉侯者不啻天淵之隔而二子皆賢均為簡用君無成心國無異議此其所以相繼而世霸也　狄之強甚矣中原無不受毒自邢衛黎之滅且助叔帶以伐天王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身與其難桓文不能加以一矢也今乘晉喪有秦師遂伐晉至箕箕晉地也而晉侯率師大敗之其後狄遂惴惴震讋此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襄公繼霸敗秦敗狄復伐許以威楚詎自是不貳謂有子矣書人君不親將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杜解三十一年耶溪）楚門于桔柣之門瑕復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歜而葬之鄟城之下（鄟文公夫人也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鄟城古鄟國故今河南密縣東北○鄟古外反）

瑕以逆師求國令尹乘勝至郢不雖唾手得也乃慘得一
坏乾上可爲千古炯鑒以視不忍伐宗國之子蒯相去霄
壤殺僇而蘭亭國於此見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水名而軍陽子
患之使謂子上曰吾閒之支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
吾退舍子濟而陳欲陳楚使濟違速唯命不然緩我也我老師
弊財亦無益也師人爲老乃怠以待子上欲沙大孫伯曰不可
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慘敗何及不如還之乃退舍楚師還晉
子宜言曰楚師還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諸子上曰受
言而舍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悉子上以
言特祭於寢可矣何以言圭已祔廟言主則在廟中可
知也且反寢爲禮之大節士虞記曰虞主禮無不備述而
揭無遷寢之文又椓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亦以既祔以後虞日以遠周之遊不如殷之尋也若主仍
反寢則孔子何必善殷又脅于閔已葬而世子生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於祔三月乃名於祔云已葬虞祔之後也
祔祔廟也主祔乎祔即將來之祔也故云告於廟若主猶
在寢耳安得言祔乎朱子從鄭說謂主反於
寢猶日上食以展孝思夫上食不徹乃殯宮朝夕之
奠反哭之後不奠夫既不奠矣主猶在寢得毋褻乎檀弓
云虞而立尸有几筵既卒哭宰夫執木鉼以命於宮曰舍
故而諱新傳曰周人以祔事神若反寢而朝夕上食仍以
人道事之非以神道矣孔氏謂卒哭則不復朝食是也公
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藏主也何休謂期年練祭

新廟而行烝嘗禘於廟爾其所謂廟乃喪畢還主之新廟
也揆此魯史相傳之例其實禘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非三年喪畢之祭也且禘於太祖之廟
非禘於新廟也左氏以烝有吉禘莊公之文據烝爲吉之耳

壯預欲伸其天子無三年喪之說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
如荷此與王制喪三年不祭宵子問兩言
總不然論語三年不爲禮樂無不相厭其謬夫人知之矣
其云新死之神祔之于祖而木主特用喪禮祭於寢此木
服虔鄭康成之說先儒多從之竊禮通考言之甚詳然終
不如不如萬氏之以經證經也大意謂祔廟後如遷主於寢傳
言特祭於寢可矣何以言主已祔廟言主則在廟中可
知也且反寢爲禮之大節士虞記曰虞主禮無不備述而
揭無遷寢之文又椓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蓋惟奠主在廟故埋之於廟中之兩階練主亦在廟故祭畢而藏於廟之西壁皆廟中也非寢也故未嘗有反哭於寢之禮祔廟無反主於寢之事此皆以經釋經也然謂當祔練時即遷廟亦未盡合○陳氏曰祔者附也言祔祭於祖也士虞記曰隮祔爾於皇祖某甫明日以其班祔又有兩告之文是祔主時祖主未遷之明證也則廟猶祖廟而非新死者之廟新主既不可與祖並居又不可旁列以失尊嘗別爲一室以奉祔主期年易以練主皆在廟中若後世之同堂異室者其自故處而遷于新廟則既禫之後也遷廟必於既禫之後者祔祭之後有大小祥禫三祭小祥不放酬大祥無無算爵



緦服雖趨於吉而未純乎吉禫後則純乎吉也故賈逵服虔范甯呂與叔謂三年喪畢而後遷廟也是杜云三年遷廟皆同於吉其說之可從者也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埏　校

文公二年孔疏引服虔傳公之子夫人繆姜所生以喪

二十六年即位經法慈愛民曰文

乙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杜解先君未葬而公○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杜註魯大夫公孫敖子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叔也收子（食子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送也難乃多反）穀也豐下方。面必有後於魯國爲卿（卿相年穀）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閏所以正四時之餘）於終（歲終）也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無事）



一歲三百六十日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爲朔虛以氣盈朔虛之

餘日。積而成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閏月有節氣。無中氣。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月之後中氣在朔。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然則甌斗所指兩辰之間即以爲閏月。不必定歸於十有二月也。春秋時歷法尚疎。不論中氣有無。但積其餘日。至二年強半之後。極歸之於歲終十有二月置閏。故凡經傳之文言閏不言月者。言閏則歲之終可知也。今置閏在三月。或者在兩辰之間乎。然非當時歷法。故史以爲非禮。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紀履繻公。仲遂卒于垂。傳皆不虞。載筆之文。而此經無文。而此經見。列僖公未年傳首。在此下。）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毛伯字。衛名。非天子命諸侯。雖世必命之。天子惠以士服。是也。叔孫得臣如周拜命。見天子錫命之禮。見主侯以士服。是也。）

在喪非錫命之時。未朝無錫命之禮。然則公將奈何。進得臣往拜辭服。聞以士服見。受命而歸。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孔達。衛大夫。）侵鄭。伐緜訾及匡。（緜訾。匡。皆今河南扶溝縣西有匡城。）晉襄公既祥。（孔疏禮。期而小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晉襄從先軫言。）及南陽。（今不朝王。是衆寇。）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且子在溫。故勤之。（子。將王。）且諸侯朝王。（諸侯朝王。）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大夫。）食邑。（食邑。）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來和。不戮大甚。故使歸伐。示已力屈。衛孔達帥師伐晉。以師晉。林歷聽之。謂我爲彼謝晉。



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按古者事機未明。則往謀於人。若今日時勢。惟權力相尚。何待於謀。但言衛成遠謀之不必。而陳共盡策之不減可見。）

天下諸侯無朝王者。晉一行之。欲以此服諸侯。當來告而經削之。何也。傳曰。晉侯辭則三年之喪未終。非介圭入覲之時。東萊又以伐衛而行朝王。非其本意。然此猶非聖人所深求也。傳曰。朝王於溫。溫者晉之賜邑。在南陽之內。去王都百里。杜註云。時王在溫。王何以在溫。蓋晉侯新立王。欲結歡於晉。聞其王南陽而欲親勞之。故臨其賜邑也。襄遽乃父之故。晉不朝王於京師而朝於溫。不得爲朝王矣。君子以爲古蓋發明聖人交罪晉衛之義。周初盛時。諸侯行朝禮於天子。晉衛皆侯爵。無相朝者。今則盟主是崇矣。



踰時不朝。伐其與國。非取禍之道乎。（書則譏晉襄。金縢古道而刻以求人。一則譏衛成不識時宜而遠欲反古也。）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解齒年而又多變。）熊乃亂也。（言何必而又多變。）楚國之舉。立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弟。）商臣聞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江羋。）成王。（成王。）以享江羋。江羋怒曰。呼。（發聲也。）役夫。（賤者。）宜。（宜。）稱。（問能事。）乎。曰不能。能事。（不能。）能行大事乎。（謂弒。）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

注云淫資用太子宮甲傳二十八年王以王諸侯熊蹯而死熊掌難熟蹯久將有外救
師可作蹇也孤之謂矣孤寡貧以禍夫子何罪復使爲政爲明年秦晉戰
彭衙
傳
嬰師而哭叙其言曰孤之過孤之罪以見其受過之勇此則曰是貪故又曰孤實貪直自快其受病之根已有悔過之意而卒不能自克致有彭衙之師則孟明之不能將順其美而兵敗思報也

經　丙申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范寧曰彭衙秦地今陝西白水縣東北方麗書人者大夫將也若赴告稱師而不及主兵者則莫辨其爲君爲大夫故第稱師也○丁丑作僖公主狂解主者殷人以相周人以柔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不地者盟晉都因朝而盟始此○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鄭地今河南滎澤縣東北百步沙自赦始外大夫列諸侯會自士穀始○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書舉五○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穀梁有收○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諦也諦也躋升也疏云僖閔之庶兄繼閔而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其又名諦者以諦禘故也但諦須禪後一月在二十三年喪畢則致新死之主於太廟合食主而祭之禘吉諦逆七月之後今僖喪至此禘二十二月而遭行大事非禮也○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上不書月今五月不雨是君災也不雨是災也不書月七月有元年東帛大風之變若大風之災不書月則不知此乃孟明侵秦之功故以未知而書之也

傳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狂解代御梁弘車右胡毋處其下此見趙衰一意爲國王官無地御戎宋狐鞫居代梁狐鞫居狐偃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非勇也我悖反使我爲悖鳳是貪

恨之顯侮愈深切宜懼而增懼矣晉民又爲彭衙之捷孤注之也該首二句已賅畢孟明

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又縋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狠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呼次故反瞫齊霍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遂以爲右冀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呼次故反瞫齊霍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狠瞫怒其友曰吾與女爲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也周志周書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上不得升疏云鄭氏謂明堂在國之陽與神明處別處也不從附注周志今見逸周書大匡狠瞫之善怒正形秦師之無勇也共用之謂勇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按黜謂黜而宜乃知我矣言見黜面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兵屬已馳秦師死焉晉師以君子知按七字可平千古不自量之看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二字則秦已列陳戰死而罷陳戰謂晉師以君子之怒必以止也亦止此也又雅詐捷取者謬矣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三

大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旅衆也汎汎揚舟紼縭維之貌也徐方來庭徐方不動不震不驚不虞不庭不回以佐戎作周之爪牙赫斯怒也爰於也整其旅以討其罪也詩大雅皇矣篇文王赫然奮怒以安天下之民也詩大雅常武篇言大夫曰君子之怒也能治其亂遠近皆安也詩大雅民勞篇

方叔涖止其車三萬其旂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鸞聲和鈴央央鞗革金厄師干之試也鉦人伐鼓陳師鞠旅以討其罪也詩小雅采芑篇

君子謂狠瞫於是乎君子詩小雅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怒必以止也遄疾也沮止也又雅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旅衆也汎汎揚舟紼縭維之貌也徐方來庭徐方不動不震不驚不虞不庭不回以佐戎作周之爪牙赫斯怒也爰於也整其旅以討其罪也詩大雅皇矣篇文王赫然奮怒以安天下之民也詩大雅常武篇言大夫曰君子之怒也能治其亂遠近皆安也詩大雅民勞篇

方叔涖止其車三萬其旂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鸞聲和鈴央央鞗革金厄師干之試也鉦人伐鼓陳師鞠旅以討其罪也詩小雅采芑篇

君子謂狠瞫於是乎君子詩小雅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怒必以止也遄疾也沮止也又雅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旅衆也汎汎揚舟紼縭維之貌也徐方來庭徐方不動不震不驚不虞不庭不回以佐戎作周之爪牙赫斯怒也爰於也整其旅以討其罪也詩大雅皇矣篇文王赫然奮怒以安天下之民也詩大雅常武篇言大夫曰君子之怒也能治其亂遠近皆安也詩大雅民勞篇

方叔涖止其車三萬其旂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鸞聲和鈴央央鞗革金厄師干之試也鉦人伐鼓陳師鞠旅以討其罪也詩小雅采芑篇

君子謂狠瞫能改厚也能改則整師旅以討罪故曰能改厚也

侯是覇主無諸侯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經）（躋僖廟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

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爲兄然時年又長故鬼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太後小順也聖賢（父以僖公爲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之可謂禮乎雖齊聖不先父食（父指閔子指宮）久矣（齊桓）故禹不先鯀（禹父）湯不先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帝乙父）鄭祖厲王（鄭桓公父）猶上祖也（二國不知）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僖公郊祭）春秋匪解享祀不忒（詩頌僖公）皇皇后帝（天也）皇祖后稷（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猶尊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閔爲祖僖爲父（子）（閔公父哀姜淫而殺之僖公親而尊之）順也聖賢明

可以諸父兄弟爲子故弟而繼兄之統弟卽子也卽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今文公躋僖於閔上是躋禰於祖上矣若如杜范諸子之解與三傳祖禰之義不相刺謬哉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說本孔疏然考之春秋則兄弟自異昭穆隱桓兄弟也如兄弟同爲一廟丹楹刻桷何獨桓宮則桓雖弑而居隱於禰也閔僖不分祖禰則僖何以爲閔服三年之喪是僖雖兄而自安於子也說者泥有事太廟一語遂謂閔僖同班不過合食時升僖主於閔主之上耳是昭穆原未嘗紊則國語載魯有司何爲責弗忌以非昭穆也蓋大事太廟之後僖主歸祖閔主歸禰紊君臣之分亂父子之經其悖逆莫大於此故曰逆祀也或又慮不以其戚戚君也然則夫子何以正名責衛乎曰此與衛



兄弟而降爲子則諸弟諸孫當並降而廟中子姓之前後亂矣曰所降者止繼統者耳僖爲閔嗣文爲僖子文之諸弟諸子仍以其班爲次而不得視繼統者爲升降蓋族人不以其戚戚君也然則夫子何以正名責衛乎曰此與衛取之一本相承者不同輒雖爲君不得加於其父前啻爲輒父自當繼蠆爲君輒禰其祖是棄其父也僖雖爲兄不得加於其君閔爲僖君卽可以爲僖父僖躋其君是滅其父也或又以爲兄弟異昭穆則齊之孝昭懿惠爲四世衛之懿獻文公爲三世而齊頃不得祭祖衛成不祭會祖矣曰此本徐遵兄弟六人爲君之說而劉公是駁之者也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我愛重祖統



也兄弟六人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如非六人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卽如此言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哉王者上承天命諸侯上承天子與士大夫不同心無窮而義有所止崑山通考本之儒先其說爲甚允也

或有謂滕父未立而桓王嗣若桓王之崩仍居孫之昭則滕父未嘗爲君似未可入廟若居穆廟則禰其祖矣又何誅乎衛出公此議禮者一大公案按太甲爲湯孫而伊訓曰祗見厥祖又曰明言烈祖之德何嘗以湯爲考而奉於禰廟也蓋當時桓王宜奉滕父於禰廟春秋毋以子貴之



說卽從此起不然以祖爲禰是無祖無父也而虛其禰廟亦有祖無父也雖桓王繼世爲君不同閔平王太子宜有天下固非宋濮王明典獻本爲支子不得妄承大統者比也以滕父入禰廟豈非天理人情之至哉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彭衙秦地覩前年秦師伐晉晉侯邀於彭衙列陳與戰大敗之今年晉伐秦至彭衙設使秦師邀擊何至二邑見取而堅壁不出恣其遁欲而去明年秦取王官及郩晉師亦不出蓋秦伯有以感其心也不以克捷制勝爲能此卽悔心之萌轉暴爲仁之機而君子所以知矣故傳節

取之。又云史官尊秦伯而書人。不知自宣以前大夫將皆稱人也。傳失之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杜）舅謂聞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是謂卿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夫人承粢盛。共祭祀。

據萬氏考訂。僖薨實在三十三年十一月。至此已二十二月矣。檀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前。未盡人情。終無已夫。又曰。踰月則其善也。此左氏以爲禮之實於人終無已。夫又曰。踰月則其善也。此左氏以爲禮之說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此公羊譏同喪娶之說也。黃若晦曰。若納幣在十一月以前。爲喪娶。十二月則否。今經繫於冬時之下。不



明其爲何。月知聖人之所惡。不在於喪娶矣。何以書。趙子曰。婚禮不當使公族遠媵也。又納幣速而逆婦在四年之夏。納幣以卿。而逆婦則以微者。由敵嬴內嬖。襄仲同惡。必有邪說以蠱其君心。故於出姜猶薄傳言娶元妃。奉粢盛爲禮之始。正明後此之非禮也

經　丁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按沈國大夫會諸大夫代國自此始。）（杜）沈國今河南汝陽縣東南。沈自潰。夏五月王子虎卒。（杜）不書爵者天王赴也。（林）不卒王子虎劉卷書。秦人伐晉。（按晉人恥不出公及晉侯盟如晉之始。）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林）晉大夫子桑便濫出類駭周云收骨之言始酬快也何如濫也何如用孟明也梵發有力

傳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逃潰之象也。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通趙商臣弒父。晉下討潰天之罪。舍其大而譏其細。何益于成敗

晉滅楚與國之沈。而明年楚卽滅晉與國之江。晉不能有沈。而江爲楚有。褒之偵也。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爲衛請成於晉。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夏起弔如同盟禮也。（補注傳言同盟。指當時諸侯會盟而言。王于虎誅土翟泉。實盟諸侯。及起弔用諸侯同盟之例。杜謂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歸夾漯日。襄王有叔帶之難。諸侯尊王室。文公之略也。）



霸者撫綏諸侯。中外輯睦。拜喧往來。亦哀世之禮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解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按王官。晉地。今山西臨晉縣東南有古王官城。郊。當爲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按茅津今在山西平陸縣南。封壇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與人之壹也。壹。專一。心仁心。）孟明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事秦穆。有焉。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之。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公侯。以爲功。而止其自爲也。非舉善之謀也。）子桑公孫枝。孟明。百里子。蹇叔之子。桑便濫

官及郊逆符前寺示晉以易從之勢晉兵不出裂氛西旋連年伐晉之舉遂於此結局傳云遂覇西戎據其後日且以見其無心東略也于是從前禦師之舉破滅爲梁炫耀張皇若已敗晉師者然蓋深有感於褒叔之言而有釋兵保民之心焉其歸功孟明并歸功子桑者乃穆公告國人及誇西戎靜國耳全神則在求賢保國不在伐伐之勇夫也自此晉侯伐秦而不渠不報斯真能改過矣瞥錄秦誓大其改過也傳體聖人厭兵之義而贊歎淫決亦以其能改也全謝山曰宜從史記秦誓作於封殽尸之後聖人取之正以其閉閽息民不與晉較也

秋雨蟲子宋隊而死也盛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公羊云何以書記異也正與左合杜註隊而死不爲災也故不書宋災穀梁曰莽茨盡矣徐邈曰禾稼盡矣又食屋之莽茨甚之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陳逢衡併入下文書）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甘）解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疏云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桓公之子叔氏也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疏云王叔文公不知叔氏也王叔陳生是其門子方城遇息公子朱楚大夫伐而還（兵解故晉亦還）

先儒謂救江遣大夫明年伐秦則君親將比事以觀實褒重于報怨而輕于救患褒不能辭也若胡傳罪褒不能合諸侯以救江不知江偪于楚非鄭宋之比安能嚮曰待諸侯之集又云秦甲出武關時秦方與晉爲敵其能遠出邪

孫氏責其不急救江而先伐楚不知伐楚正救江也不然子朱安能解圍江之師耶趙氏謂江滅于明年秋則江之圍期歲矣不知楚之伐江正如泰山壓卵江能守之一歲耶吳氏謂揚言伐楚救江而無其實經書伐楚以救江如其有救江之實矣非楚之滅黃濟桓不能救而褒能致討于江耶至明年楚復滅江而晉不能救斯則其罪安得以明年之不救謂今年之非救耶

改也全謝山曰宜從史記秦誓作於封殽尸之後聖人取之正以其閉閽息民不與晉較也

秋雨蟲子宋隊而死也盛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酺登成拜（據通志堂臣臣字伏後）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社解改文之習）二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降階再拜君勞之乃升成拜公謙降階將拜而晉侯才降階辭公乃俱升成拜）公賦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

前及虞父盟（諱不書公而此如晉及晉侯盟復至之者見晉褒之能改過也傳述其實主酺讓彼此賦詩慢其無禮卒歸于禮以發明于晉侯之義）

經　戊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莊歷稱婦有姑之辭。）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寧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謚姑故稱夫人葬稱小君仍舊史之文而不革可解先儒呶呶謂稱人之蔽）

傳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莊歷二年衛執

孔達以說晉侯（將元年伐晉傳）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傳亦嘉晉襄之能改過也不告故不書垂隴之盟魯衛受成魯既改盟衛亦釋憾孔達既歸衛侯拜嘉與魯之賦詩相照

曹伯如晉會正（杜經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能脩文之業而諸侯服從）周宰夫職載終令羣吏正歲會月終令正月要註云正定也會正者一歲定額以爲貢賦自齊桓官受方物使自貢于天子晉文繼霸則斂于列國而代之貢故諸侯于歲終皆朝晉會正與曹者見小國皆然曹獨於春有他故也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經讀諸侯有敗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夫之不允也於魯也（妃本不見貴貴故終不爲國人所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稱使君小君也）而卑之立而廢之不以夫人禮逆（是貴聘也）君小君也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內主也壞音怪）而壞其主內主也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四

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春秋逆夫人惟此年最略胡傳謂譏同于喪昏則宜公之昏更述何以書之特詳公羊以不稱夫人爲娶大夫女何以魯公之女亦適大夫而皆於策穀梁以書婦姜似成婦而歸謂公成禮于齊故諱公然宣公亦稱婦姜未嘗成禮于齊罪莫大于娶仇人之女莊公親逆哀姜未嘗諱公也如果公自逆而成禮于齊較之莊公抑有間矣而猶諱公乎細按之當以左氏爲正蓋不以卿逆自卑其配故不書夫人也何以不書逆女書逆女則當書婦姜至矣不書逆女書至也故于其始逆之時即據其至之稱曰逆婦姜于齊以明其簡禮之甚也婦者對姑而言如杞伯姬來求婦之類非既婚而後謂之婦姑在稱婦文宜成三公皆奉母命行之故皆云婦姜也文公凡事諮于襄仲而仲與嬴氏比時宜公長矣故卑其小君而欲廢之其于君之娶事使之不敬信于啓仲之志也殺惡及親迎于館不告廟不可以書至也故于其始逆之時即據其至之稱曰逆婦姜于齊以明其簡禮之甚也婦者對姑而言如杞伯姬來求婦之類非既婚而後謂之婦姑在稱婦文宜成三公皆奉母命行之故皆云婦姜也文公凡事諮于襄仲而仲與嬴氏比時宜公長矣故卑其小君而欲廢之其于君之娶事使之不敬信于啓仲之志也殺惡及親兆於此矣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莊經王官役在前年邧新城秦邑也牧今陝西澄城縣東北有古新城邧亦當在澄城境邧音元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僕縣圍之大過數過也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僕縣圍之大過數過也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僕縣圍之大過數過也）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四

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敗不弔乎吾亦懼也（秦江同盟故不告故不弔）

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獄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蔡穆之謂矣（詩大雅桑柔詩義言上帝鑒觀夏商二國政既失道又究度於四方之國以求民莫引詩正重秦伯之能究度耳）

晉伐秦楚滅江一時事也經書滅江于伐秦之前見晉襄坐視江滅不爲救患之師而爲報怨之師也傳移滅江于伐秦之後而備記秦伯降服出次是秦不遽擊晉師且有哀矜同盟之心一若晉不伐秦秦或救之也者一若晉不能救而復致秦不能救也者皆發經深罪晉侯之義晉侯盟主也當知孰則循王孰則猶其君父毒中原孰慘脩怨救患孰急晉襄正坐不能究度耳傳以究度與秦伯蓋患所當矜恕不必報民莫宜求禍思可懼一一稱豈得之與

晉之舍嘗務而樂禍孰仇者大相徑庭且以見寢兵保國天之所予而窮兵殘民將爲天棄也

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林解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爲賦湛露彤弓詩小雅不解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之（私問對曰臣以（只就二詩分解而于大禮自見）

君之貺先君之好（貺賜也）敢不重拜（重直用反）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諸侯朝正天子燕以示慈惠）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諸侯有功於王王錫之弓矢使得專征伐）

匪革其躬以保天命敢不重拜（言非變革其身以保天命）

君賜之大輅（大車也）又重之以昭其儉（重直用反）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旅衆也）

報宴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方伯連帥之長賜之衆弓矢以專征伐）

君貺之以大輅（貺賜也）又重之以旃旌（旃通帛爲旗）

旃之言靡也（靡隨風偃卷舒從容）

君陪臣敢辱大禮（陪重也）

敢當大禮（禮謂旃旌）

君之外臣不敢有其寵（寵謂大輅旃旌）

敢不重拜（重直用反）

歌彤弓以明報功今陪臣亦歌湛露及彤弓以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戾罪也）

魯自僖公僭郊禘用天子禮樂文公之世習爲固然寧子所憚（憚苦旦反）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大輅以旌之（旌表也）

##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五

來聘大樂以貺嘉賓而一經評隲天經地義截然云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一切郊禘大路皆竭破　賦詩時不辭不荅一似樂工對客肆業全不爲已設者然及行人之私然後說出不辭不荅之故湛露彤弓分寫意在主不當用而詞則客不敢當可謂嚴而婉

冬成風薨（爲明年王使榮叔含賵傳）

經　己亥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杜解球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

含戶暗反）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

夏公孫敖如晉（敖如晉聘也）

秦人入鄀（若昭公十二年楚人滅六國名按今江南六安州北）

楚人滅六（鍚我立）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按史謂業卒書葬此不書葬非禮也）

傳　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五

于朝之孙禮也然旌子成風王失甚矣疎云稱王稱天王稱天子一也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定六年傳楚令尹子西遷鄀于強則鄀終併於楚矣是時秦不滅之者亦以鄀鄀于楚不能越國而鄙也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子家師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國名按今在河南固始縣東北音叻）

始懼東北之患也（補注傳于文五年鄀滅文仲語成七年六人叛楚即東夷文仲語皆見中國無伯讐者）

冬楚公孫嬰齊帥師滅六（帥師滅六書法與帥師伐鄭同）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子家師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國名按今在河南固始縣東北音叻）

始懼東北之患也（補注傳于文五年鄀滅文仲語成七年六人叛楚即東夷文仲語皆見中國無伯讐者）

冬楚公孫嬰齊帥師滅六（帥師滅六書法與帥師伐鄭同）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皋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附注疏云庭堅皋陶字庭堅卽皋陶也連言之猶臯氏易林謂庭堅爲陶正是庭堅卽皋陶字也馬永卿嬾真子引此說到得最肉之子孫也有據補注傳于文五年鄀滅文仲語成七年六人叛楚即東夷文仲語皆見中國無伯讐者）

冬楚公孫嬰齊帥師滅六（帥師滅六書法與帥師伐鄭同）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皋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附注疏云庭堅皋陶字庭堅卽皋陶也連言之猶臯氏易林謂庭堅爲陶正是庭堅卽皋陶字也馬永卿嬾真子引此說到得最肉之子孫也有據補注傳于文五年鄀滅文仲語成七年六人叛楚即東夷文仲語皆見中國無伯讐者）

##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五

繼覇楚不敢肆迫楚人滅江蓼不能救商臣窺破自秋及冬連滅二國文仲蓄孅二國無賢君而晉覇無聊志也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嫉其善於己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疏口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夫子言沈而潛迅當剛克也（補注新著作潛言深沈而潛迅新著作周書附注）

之（之其不沒乎（陽子性天爲剛德猶不于時寒暑兄在人乎且柔順草木有剛則不可犯而緊怨剛則不可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林解但疏而揖謂德薄不結實）

以定身（疾不能使身全而無危）

年若敖傳

一以剛之正直猶恐聚怨處父陽竊剛之名而無其實則以剛濟慾是爲丹子也安得不敗　先從處父見殺趙盾

聽之之故叙明於此故殺虎父傳將無援二字一點自足

晉趙成子荘姜趙衰孫趙朔子趙武也樂貞子樂枝下軍佐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白季晉臣下軍佐也皆本於趙衰傳

霍伯爲先且居註不詳其本末意晉文之世以霍賜先軫平且居時中軍正卿不失爲合子孫其子孫克則弗類矣云皆卒見老成彫謝朝局一更遂廢二軍權歸趙氏晉自此多事矣

經　庚子六年秦弗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明年子靈公共葬襄文公也○秋季孫行父如晉葬晉文公○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冬葬共王○三月而葬踰制也○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食亦反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六

諸侯每月必告朔總政事因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閏不告朔則如勿朝杜氏謂日猶朝于廟幸其罹不慈愛也○告音沽

傳　六年春晉蒐于夷（杜解舍二軍）○蒐清原作地名（杜解舍二軍）○夷晉地（按今山西聞喜縣東北有董澤）○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也先且居佐之代趙衰也○趙盾代先且居將中軍○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改蒐子董○董督也○董逋逃由也用質要也○貴賤不能相治○治理○治舊洿○音烏○本秩禮也○貴賤之秩禮不愆○愆過也○易以趙盾爲帥○帥射姑位之屈也○處父實爲趙氏○故冀於趙氏○冀望也○宜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宣趙盾能制事典也○常正法罪當輕重辭狀疏云上句爲下句之非

舊好謀娶子陳故也
秦伯任好（杜預穆公名）卒（稱謚傳見秦本紀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葬猶未見於經以人從葬爲殉秦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與焉）
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此猶說者多焉車音居行音杭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詩未分明指人以寤生之死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
死而棄民（先王遵世猶詔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無善人則國病瘁病也）
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建立聖知樹之風聲）
以司牧民（附注）
樹立其風聲分之采物（各有分制）
著之話言（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
爲之律度（鍾律度量所陳之藝極）
傳曰貢之無藝（藝準也準中也貢獻多少之法）
引道之表儀（儀猶威）
儀子之法制（先王教之防利與利）
詔之典誓（典常也誓約束）
使毋失其土宜（按王）
制五方之民（各有性齊其政不易）
其宜（言不失其風土之所宜也）
後卽命（言卽世）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
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
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下能復）
爲方諸侯（爲羣主）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以者穆公以之也蓋遺命使殉（康公從其亂命耳詩及左）
委任之常秋官司寇（官司之）
氏史記專罪秦穆（風俗通謂任好因是證曰繆非末減康）
制五方之民（各有性齊其政不易）
公以康之罪不待言也（孫明復罪康而恕穆謬矣又應氏）
其宜言不失其風土之所宜也
蘇氏責三良輕於一死（詩黃鳥云臨其穴惴惴其慄三）
後卽命言卽世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
本不肯死而移命於前（康迫于後惴惴恐懼真如生納壑）
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中者然夫三良非懼死懼死不得其所也秦穆有賢名而



臨殺乃爲此桀紂不爲之事故傳從王者治法身後高一
冊說而秦穆之罪莫可恕　秦穆在位三十九年有罪四
焉貪賂而舍重耳索賂而執惠公使晉臣弒逆爰見晉民
肝腦塗地一也懷竊重耳迫之以不得不從遂使文公
亂天爲之大倫二也誤入燭之武東道主人之說二陵暴
骨三也死以三良爲殉四也趙東山以秦穆爲中國之罪
人是也而棄瑕取瑜則有大功二焉大義二焉納文公使
中原有維霸之主與戰城濮楚師大創大功也師於河上
將納王會于踐土與朝王大義也
秋季文子（行父）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
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
（所謂文子）

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現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言其賢故位卑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感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隨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鄟晉地近河南濟源縣西有鄟亭與山西垣曲縣接界○鄟音專

古之賢君宰輔得人托孤寄命委裘而天下治盾棄先君之顧命而舍嫡立庶求君遠國固孔父荀息之所羞辱也自此殺樂盱雍挑驍强國走士會先蔑後日開君臣之隙種禍胎伏於此首段盾意已定迫射姑遣使立共所私也射姑之言竟子差之然得此一難將從前文公傳未盡之事叙出皆以後事補前事也

晉文閔門多賢嫡齊姜杜祁尤人所難不比齊桓之如齊桓之壽考則秦楚無由乘釁趙盾無由攬權而江滑六蔡諸國至今存可也天不永年惜哉

買季恐陽子之易其班也陸林本中軍少族九月買季使續鞫居之孤氏之族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襄公已卒靈公未立當國者趙盾也嘗君薨聽於冢宰之義日而射姑公然殺一大臣盾僅討操刃之鞫居而於發縱指使之元兇縱之使逃又送其帑於所奔之國將使亂臣賊子授意於人事敗而已無與焉此大亂之道也處父剛而好犯盾未得志倚之以爲一時之藥援權既入手除之而以息將來之顧忌故殺一鞫居而其事已畢傳下無援二字已物見盾之隱衷矣僕官者盾之所以告諸侯謂以國法討之而史以國殺書之也賈季將中軍處父一旨而易盾將中軍保無有指執政之過而不利于盾者故於賈季殺處父以侵官告爲後來者鑒使無敢發吾私也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狂鉏續鞫居接非卿不告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臾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臾之莒賈季殺臾駢臾駢同官故殺臾駢云然帑者細羽之號

臾之莒點出

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



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故猶對也若改子孫則爲非對則爲惡於是乎有之詩云謂有惠於彼不可望彼人之子孫報有怨於彼不可歸彼人之子孫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妹解宣子使我逆幣是寵任我以報私怨宜子使賈佐以除怨宜以私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已是益仇子將復怨已子將復之是以怨報怨也若之何其報也吾聞之曰善人富之利也淫人富之災也賈季亂在外益其資以其器用財賄親帥扞衛之送致諸竟

或謂盾知臾駢怨於賈季有意使之令殺其帑因而殺臾駢非也夫不正其罪於在國之日而詠其帑於出奔之時盾必不爲然亦足以見盾之陳矣然臾駢不失爲忠一則曰夫子之寵再則曰事夫子又以見駢不負盾後此盾實負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杜解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時以作事。朔時正事不失時事以厚生。事不失時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明君臨政之頃。言語了貢欲去告朔之禮羊是明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傳曰公四不視朔是也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享歲首為之謂之朝正禮謂之朝享歲首為之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傳曰閏之按公穀以為閏月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同曰為之按公穀以為閏月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非也程杜補曰玉藻閏月閏門左扉立於其中明堂之制左右前後具四時各分為三以具十二月閏既無定月自然閏左屋而居其所閏之處非謂獨於是月不視民事也天子以閏月須之諸侯安得不以閏月告之廟哉趙氏曰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至廟拜禮而已按文公皆以閏月不告朔為是而左氏獨以為非可見左氏皆不出於聖人。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壎
男　校
塤

文公二

經　辛巳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杜解經稱伐邾師以城邾傳稱伐邾難邾魯邑按。須句國名今山東泗水縣東南有邾城邾國伐邾師以城邾傳稱伐邾難邾魯邑按。須句國名今山東泗水縣東南有邾城。音吾。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成公卒子宋人殺其大夫杜解公名公杵臼立。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大夫故以非罪書。秋八月。狄侵我西鄙。秋八月狄侵我西鄙。冬徐伐莒。方解徐伐莒故徐以其父卒故此必仲遂之謀也。

傳　七年春公伐邾閻晉難也。杜解公因邾國三月甲戌取須句而侵小邾故晉人討魯公孫敖如京師以難解之。公孫敖如京師。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公孫敖奔莒故徐以其父卒故此必仲遂之謀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杜解公子成公孫友子目夷為右師公孫友子目夷為左師樂豫襄公孫元孫為司馬鱗矔古弼反司徒公子蕩杜解公子公孫。司徒公子蕩杜解公子公孫。

安靖其位德教子孫如此

子爲司城以武公名廢華御事華元爲司空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

後此無道卿字已伏根於此

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廢矣鄭簡能正論爽窩

庇其本根（附註傳以葛藟喻族本根喻公室）故君子以爲比（謂詩人取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放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尋斧所以量木）

國人分族背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公孫固公孫鄭子公宮（二子在公宮故六卿殺公孫固公孫鄭子公宮二子爲亂兵所殺）

好人卿來共喻此德爲宋人衆公子張本

曰宋人殺其大夫不名之例非聖人褒貶

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



公族理不當去而勢亦不能去也昭公諒闇中欲如晉之無禽桑公子是迫之亂也樂豫言以德則皆服此誰敢攜貳去之則皆讎仇也何但攜貳之公族未嘗去得一人而親厚之公孫先已尋斧而人矣六卿和公室是非名分皆置不言但求嗣君無事而已成公來之賢君身死未幾而嗣子不能仔肩傳有餘慨矣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魯僖二十乃多與之徒衛按納雍不成公入衛事不告穆嬴嬴公夫人日抱大子以啼子朝日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寘子曰先君奚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寘子曰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

此段宜在立襄公下而傳述接先蔑逃秦事故追敘於此

之反恩爲仇不待言狄出言猶在平省郤一大篇晉襄托孤文字而盾之負心不待言然傳不責盾於立黑之時而責盾於廹殽之日叙荀林父之言正以見盾誤國怒鄰而且及先蔑士會也傳蓋無一不刺盾而尤着眼在畏偪二字豫贏之啼豈足感動其心所惺雖猶甚多大義見討通國皆敵矣或以盾有悔過之心者誤也夫黍以昏姻之國文公所藉以伐楚者自殺之役兵連禍結至此秦人已閉關矣而盾忽爾挑衅並不告以立君而潛師敗之遂令僖晉豈惜楚人反得援黍以敝晉終春秋不解皆盾貽禍之烈也或曰安知晉不以立君告黍而康公不聽歟僞曰乃肯先蔑立黑公以禦秦師知盾之立意戰黍矣然則黍無





過欤秦晉相去千里而聘有常期黍當合殽速發居裘公喪豈有求君於外八月遣使九閒月至晉猶保其無他變乎十月葬襄諸侯會葬豈不閔之葢康本喜事之主蔑貪立君之功故因其不告立君遂挾殽而來欤然則盾之坐待其來而不諫爲之所尤不容誅孰謂可分咎於黍哉

狄使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鄧舒且讓之季卿在狄間間時賈也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許氏翰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使齊而未敢肆至是侵魯使齊使宋衛晉喪既沒莫之忌矣　趙衰以元勳父執佐且居卽此便見衰容可愛盾則日長炎炎其烈正未有



艾也賈季立公子樂之言裘士也論趙盾之言月旦也公私之異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杜鮭不嘗所會謂不及先蔑士會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杜氏曰公盟也而曰會諸侯盟者言公後至附于襄公及于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敏也不敏之不敏也

晉侯立故也便見黍公在抱無能出令不比垂隋之士穀繼承晉襄之命也盾當辭諸侯而公然盟應是大夫主盟諸侯之始此書盟晉大夫之義也公後至程子以爲文公怠政事多暇緩既約晉盟而後至愚謂觀明年使仲遂再



往可知矣

穆伯莊公子孫敖　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也敖其嫡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娶仲娶從父命聘冬徐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泣盟且爲仲謀及鄆陵莒邑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不可叔仲惠伯孫敖子孫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二使仲舍之不公孫敖反之灰還莒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敖遂卿子晳子南之先聲也子庫能並罪之卿所以治亂

文子方以事權假之曾所以

晉卻缺言于趙宣子曰衛不睦故取其地（杜解曰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疏云大禹謨戒之用氏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文以厚生民之命無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盍使（卻缺有德之人也引書字字分析末作歎動之詞盾能無從然不能用其人也胥臣死而缺無知已矣呂氏祺曰趙



宣子于他人之言皆不從卻缺請復衛田又請歸士會皆從之春秋脩身齊家之學不講故言語無力缺耕于田野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工夫皆白裏面做出故言語有力也

（襄）王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王崩子王臣立是爲頃王（冬十月王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杜解王午十月五日（程氏公天子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國之正卿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乙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子遂會維戎盟于暴（乙酉八月八日（暴鄭地（公孫敖不言出復丙戌奔莒（不言出自外行（傳）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解匡本衛邑卒屬鄭孔氏迄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且復致公邑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鄭邑）皆見元年（解音蟹）



牢之貢（補注申至虎牢（鄭地）劉炫從服虔說以爲致之于鄭（杜註誤）按晉使鄭以匡戚之田還衛自當以昔取然也申當在河南汜水縣界）

以匡戚還衛復以申虎牢還鄭（能從諫矣（羣盾初政整立規制盟罷以爲親諸侯歸田以爲睦（而鄭盟衛離以爲親魯然心術不端剪除異己使強鄰大族（戚不帖席而戎狄交訌未聞罪此范山以爲北方可圖也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陳傳自此秦晉再交兵）

秋襄王崩（爲公孫敖如周弔（爲明年晉殺



首人以扈之盟來討（杜解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按珍貶也魯君不知其人而珍之兩事並在故史兩書公子遂非聖人之書法珍之也）



扈之盟以公之後至恐魯之貳也因又與遂盟是不信其君而信其臣也壬午距乙酉凡四日耳公以盟趙盾命遂又嘗與戎約復使遂會戎于暴而盟之蓋兼二事出也傳文自明而杜乃云戎將伐魯不及復君乃專命而與之盟失傳義矣文公委靡不振盟晉盟戎悉委仲遂遂何人斯即與敖爭寵而欲作亂者也於是大權在握而弒逆之禍萌矣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已氏莒女）不至不至周也而復中道反也猶未歸魯（即奔莒）而亦未嘗追他卿弔喪至明年毛伯來錫公命（毛伯周之金甫奔莒而亦未嘗追他卿弔喪至明年毛伯來錫公命（毛伯周之金甫）而得臣始往（得臣不足言文公不臣矣）

不可得弒也司馬子卬手握兵柄乃心公室陀棫蘧雅與聚衆殺三大夫逐一司城無人敢問此中大有人主之主之者賊也夫人去之公不從將以無禮廢之昭本烝慊而夫人王於印同心事主意諸亦忠而有謀皆賊之所深忌者假手於夫人去之公不從將以無禮廢之昭本烝慊而夫人王於丙鄋臣附於外傳曰三人皆昭公之黨也君臣何可言黨況皆昭公之弟以見昭公親厚惟此三人餘皆賊黨也此三人可貴夫乃知十六年弒君時之六卿皆可誅矣宋人殺其大夫先都○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



納卬於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冠解求金以共葬事雖論○夫人姜氏如齊歸寧按出姜昭公女納篡竈而優卬姜氏貴夫人謀于父母其歸寧蓋有故焉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葬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冠逆夫人幾于出乎故書其反○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子文公○九月癸酉地震地過宋都以動爲異故書之云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孔晁云陽伏於陰下見処○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曰襚○葬曹共公

傳　明王元年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冠解進箕鄭等所使也圖殺先克不赴故不書

以裹夫人爲主殺之逐之指麾自由隱然有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冠解登之于上軍而使士穀本司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有從亡之勳先克中軍奪荀得田於董險七年晉樂盾之乘秦師其幕奪其田也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荀得作亂先克張本

城濮之役謀元帥趙衰獨卑郤穀以其說禮樂而敦詩書也箕之役胥臣舉郤缺爲下軍知其能敬必有德也從未有以從亡之勳爲言者故所向有功至夷之蒐先克始舉狐趙之勳以狐射姑將中軍及陽處父易以趙盾而大權遂歸趙氏其後六卿次第秉政馴致剖分晉國所謂一言而喪邦也

箕鄭父等之殺先克猶射姑之殺處父也盾不討射姑宣

箕鄭效尤而起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不書王命未葬也葉氏曰以財賄曰非禮不得稱君子亦不得稱天王求金不稱天王是也以

年爲葬雖已葬未踰年不葬爲葬雖踰年未葬亦不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不親往而遣使共葬事非臣道矣杜以爲禮非也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荀得杜解梁益耳荀得不書皆非卿

人者衆辭據傳箕鄭父爲首惡而經書及其黨云何蓋先

都士穀相繼就戮後始知箕鄭父并誅之則知鞫獄非一

人定獄非一時而盾之黨盛矣蓋盡公方幼盾威福由已



無以觀取人材而立功有用之器變爲癰癘逆命之徒自

是三軍將佐皆盾所置而晉霸益衰

范山名鞫楚大夫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

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狼淵今河南許州四公子堅公子

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督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

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若會而劉伯國之卿亦稱人按卿

不名成公以前皆同

夏楚侯陳克壹邱陳邑按在今河南陳州南境

宋公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穿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

以首四語測主前以中段爲消息幾卿不及而卿年伐陳不敗而東平兩及楚不出范山意料中也

故懼而請平也傳言君子少於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不告不書此扶發反

穿公子莊以窺諸侯之間在氏雖不當事敗語凡云禮也俱以此爲大旨而學者必深求之殊失傳意

甲辰十年春王三月辛卯城邢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杜佩子。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葵卯二年同）。及蘇子盟于女栗。（女音汝。）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名按楚子地名厥貉宋地。）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夏陽城縣南有少梁城）。遂城涇。（涇城縣南有北徵亭城。）

秦撓楚以敝晉（敝晉者秦也）。趙盾不能制楚而與秦角。自敝也亦罪也（經備書晉人伐秦晉猶有求成之意而秦初無脩好之心）。稔子為聽也（然以國舉而遂謂狄秦則又不然史文略也）。

初楚范巫為似（杜歷稱似若也無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死）。孔疏一云似嫌也何以嫌死（病而死謂被誅殺之也）。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君皆將強死（孔疏一云強健也無病而死謂被誅殺之也）。

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

之使為商公（商楚邑楼今沁濱沂江將入郢楼不敢承命就職）。

商公為陝西商州沁水縣（今沁水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說）。

王在渚宮（小洲曰渚）。

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子王使西畏讒言不敢之商邑）。

為工尹之掌百工（又與子家謀弒穆王按又字承上逆止之來）。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言縊而懸絕得不死又欲弒成又欲弒穆者認也）。

以謀弒商臣而死也（以明巫言不爽）。

或謂既欲弒成又欲弒穆（子家不申及仲歸子家非姓）。

宣申謀弒成王莊疏俱無此說（而顧亭林為是言其實全無影響也城濮之役子西將左軍而奔成毅之畏畀以大邑斯時成懷范巫之言未嘗明示其意也楚殷亮殷宜申

傳見一卷一不書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初楚范巫為似（杜歷稱似若也無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死）。孔疏一云似嫌也何以嫌死（病而死謂被誅殺之也）。

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

之使為商公（商楚邑楼今沁濱沂江將入郢楼不敢承命就職）。

商公為陝西商州沁水縣（今沁水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說）。

王在渚宮（小洲曰渚）。

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子玉使西畏讒言不敢之商邑）。

為工尹之掌百工（又與子家謀弒穆王按又字承上逆止之來）。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言縊而懸絕得不死又欲弒成又欲弒穆者認也）。

以謀弒商臣而死也（以明巫言不爽）。

或謂既欲弒成又欲弒穆（子家不申及仲歸子家非姓）。

宣申謀弒成王莊疏俱無此說（而顧亭林為是言其實全無影響也城濮之役子西將左軍而奔成毅之畏畀以大邑斯時成懷范巫之言未嘗明示其意也楚殷亮殷宜申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伐而奔頃王新立復之乃奉命而盟于魯。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按陳鄭會楚情狀悉與宋同而故會息削而不書惟蔡一意附楚故厥貉書蔡侯宋華御事（杜解華元父）曰。

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時楚欲誘宋賜我實不能）。

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孟田雅名）。

鄭伯為左孟（孟田雅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將僕張兩旗故置二司馬期思公按期思今在河南固始西北）。

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左司馬將車一人當命夙駕載燧火將）。

僕以狗或謂子舟無畏（狗攻也）。曰國君不可弒也子舟曰當官而行（詩大雅美仲山甫從說無異拱乙反）。其

何罪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不吐不茹解）。

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說人隨人無正必者愛死以亂官事倫慎也罔無也極中也是亦非辟强也敢倫慎于逃歸爲明年楚商臣駐師厥貉傳貉子逃歸爲明年楚晉收合諸侯將以伐宋恐晉乘其後耳夫宋鄭之君爲左右面與其左右司馬爲有如此之甚者乃糜子者國小於宋鄭而義憤所激颯然竟去明知力不能敵而不忍臣事弒逆之賊禮義廉恥之所以未盡消亡也嗚呼趙盾秉國而使文襄之業掃地畀可勝歎哉華氏自督以來久不見傳至御事首獻逆楚之謀傳書糜子之有志正形容御事之無恥

讀左補義　卷十五　牧公十

經乙巳十有一年春楚子伐糜莊廿四討前年逃厥路會狄○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承筐城此大夫特會之始○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糜成大心敗糜師于防渚莊廿四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糜地今房縣潘崇復伐糜至于錫穴糜地今湖廣鄖陽府沿錫音羊夏糜近楚小國伐糜而商臣親至知糜之弊守其國楚不敢易視也而敗不服知糜子之能自强不爲楚辱也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鄭及楚平十年宋背楚向晉不忘諸侯魯不忘盟主其意足嘉也秋胥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踊法曰諸侯喪畢往年楚伐厥將以伐宋

諸侯之卿出奔反國者皆書歸如宋華元衛孫林父之類是也此何以不書服虔云施而不德春秋所善疏云衛侯鄭之歸衛侯朔之入邾子益之歸皆受魯施並書於經豈皆施而德耶杜氏謂史失之夫魯史載其本國之事應未失也豈意諸之奔宮屬皆來避宋亂也使意諸有靖亂之才即爲司馬已爲司城當鉏患于未然何至即死已奔即知無益于國而假魯之請再居其位戀棧而無見幾之明者也故不言其歸創之也賂公弒意諸與其難此則孔父仇牧之節也創其歸與其節可以並行而不悖何以不書飽不以告也

讀左補義　卷十五　牧公十一

鄭瞞侵齊莊廿四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昧云狄是北夷大號鄭瞞是其國名魯語吳伐越墮會稽骨節專車間干帥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殺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宋衷曰防風氏何守也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今大人也鄭所求反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以弧矢防禦也翟伯如晉告急且請師晉侯將許之郤缺曰不可胡簡子曰夫狄貪而長衆以我卑之必來親我四人乘其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蓋長三丈不書其名而長狄自爲一種服屬于狄也猶長狄也稽連其名而長狄自爲一種服屬于狄也猶長狄也稽連其名而長狄自爲一種服屬于狄也猶長狄也稽連

駒門郭之門骨節非常恐後世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處
僑如以庄其功疏云襄三十年傳云莊初宋武公之世鄭瞞
叔孫僑如及孫也豹也皆以名其子
是盛事
伐宋秋在齊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而音班御皇父充石戴公
是演事
子光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驂乘以敗狄于長邱齊今地
河南封邱縣東有長邱亭、狄緣斯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牛父
皆死故彤珧瑁、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征稅也謂之彤門、關門
是演事
其事前事
冬公如齊納幣。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桓公
寫奇人奇事
十六年接頤氏補正引史記作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齊大夫
齊忠公二年即位如之弟焚如以魯恒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
接如後死而先死者欲其兄弟伯季
二歲其見稽在傳言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按今
故其見稽有罪于人埋東有長邱亭、狄緣斯之先、皇父與牛父
東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鄭瞞由是遂亡。絕政云酋
北門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
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桓公
十六年接頤氏補正引史記作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齊大夫
齊忠公二年即位如之弟焚如以魯恒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
二歲其見稽在傳言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按今
東有長邱亭、狄緣斯之先、皇父與牛父
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至衛見獲齊退走鄭瞞由是遂亡。絕政云酋



氏以逆后四喬不在中國史記秦時大人見於臨洮是未
也接次中鄭瞞一國以無長狄之助而亡非狄亡也
趙木訥曰狄侵陵列國至青人敗之于箕其後不敢犯晉
敗之之力也今八年之間三使齊而侵魯宋者各一得臣
敗之于臧于是十三年一侵衛而已不敢窺齊魯則臧之
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于天下不可不錄也朱傳之闕能除



經丙午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
子子叔姬卒。(杜解既嫁成人雖見出亦猶以恩繫其卒)夏楚人圍巢(巢國按今安
南廣州府巢縣西巢湖)。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乙
丑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苔魯所爭者以其逼偪外國故帥師城之。按鄆
今山東沂水縣北鄆城是此爲東鄆成四年城鄆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杜解太子自安于外邑故)立君逐太子而將別立君也非
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亦邑。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公
羊以異(陳傅釋書法與鄭庶其
庶人與(蔣注)此史文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不復見其窮邑之
安於夫鍾則非郕君逐之先儒云太子朝夕視膳郕人以
其失人子之道不足以主社稷故別立君。君蓋爲大臣所廢
也。郕人以其既廢故稱太子而來奔以君稱者魯以諸侯
逆之故稱郕伯。蓋史官書法以君命爲進退。如成風敬嬴
非夫人也君尊爲夫人則書爲夫人孟子夫人也。君不以
爲夫人則書曰孟子郕伯已廢之君也。君以諸侯逆之故
書曰郕伯皆史氏舊文而非聖人之義法但直書其事而
魯之失自見非禮者以利其地而尊之也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杜解公即位旦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
許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不書來歸來歸故知其娣爲夫人
諱無絕昏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疏云傳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
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出。一人卒。皆桓夫人也。一人出。女未嫁而
一月叔姬卒不言杞絕。既許其絕故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廊太子朱儒自安也。皮子夫鈍。昭也。鄧明年國人弗狗。順也。爲明年廊伯來奔傳。

（不書補注）叔姬不安于杞。故歸寧以反。故杞伯來諸而後絕。經不書始嫁與來寧法與鄫季姬同。卒不繫杞者既絕也。經稱子叔姬者孔氏曰。周人字法稱叔。故或加子以自異者也。傳不稱子亦省其可省。詳述稱子別異之辭。非公之同母姊妹。公之女矣。

此叔姬爲伯姬所求之婦。不繫杞者既絕也。杞桓請絕叔姬而無絕辭。公許之成五年來歸之。叔姬九年杞伯逆其喪以歸者。即桓所請絕辭者也。諸儒謂兩叔姬不應前後皆出。公不應兩從杞命。因排傳妄。不知左氏據魯史記載。安見前者出而後必不出。耶公從其前安見不從其後耶。

楚令尹大孫伯辛成嘉爲令尹。（杜經）若敖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偪舒鳩之屬。按今安徽廬江二縣東北。舒庸舒蓼舒鮑舒龔舒鄝舒龍舒鄒舒乘非一。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十三　六

舒庸之境。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巢舒庸之屬。今安徽巢縣。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圭璋寡君敢辭玉。

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不欲與焉。然則晉自有敵。且坐之于地。待可擊也。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不有待也。擊而穿。

傳盡爲桃園張本也。河曲之役。盾將中軍。三軍將佐無趙穿名。以盾之威重。何有于穿。況殺人辣手。誰不知之。乃元帥定深壘之謀。而穿違其節制。以其屬出挑之。軍法可誅也。盾遽從穿。幸而交綏否。則喪師辱國。皆所不計。是穿爲重而三軍之命爲輕也。及史駢有薄河之策。主帥定議而穿挾胥甲一呼而止。翼日之日。炎威安在。無他。盾累與穿比心倚之也。

城諸及鄆瞽時也。

經　丁未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共公平。○鄭子瀏除卒。定公獲且立。○邾子貜且卒。文公卒子。○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杜解）義與二年同。○大室屋壞。（杜解）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地闕。○狄侵衛。○十有二月巳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地闕。（杜解）斐反。○狄侵衛。

傳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解）大夫。賜其邑。今陝西華陰縣以東。河南靈寶縣以西皆是。疏云。塞在南河之南。靈寶縣以西。皆是疏云。塞在南河之南。靈寶縣以西。皆是疏云。塞在南河之南。靈寶縣以西。皆是

已告于秦伯公方利介智晉士會明白言之猶不爲動況其臣乎然盾之歸士會非覇者之舉動也使德朝之謀行且衆及士會而終不得歸不如荀首之請知罃遠矣自此晉人之言秦益不信而楚交益固

郤文公卜遷於繹（陳傅凡自遷其國都不書繹郤邑蛟於山東鄒縣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郤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郤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同云郤文公用郤子於文雖之赴有也郤子感因此大悔厥心而改殊死爲仁將邑宜十年歸父取繹是也不是取郤國都）五月郤文公逐遷於繹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之疏云郤既遷於此境內別有

卒君子曰知命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下三　三

文公在位凡五十二年當衰暮時而循理守正更難能也

春秋得二君焉郤文公命在養民楚昭王祀不越望傳一以爲知命一以爲知道深與其不以死生亂也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類故書以見臣子不共）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林堯叟尋入年衛侯會公於沓公亦請平於晉陳傅傳見諸侯皆成之）

公還鄭伯會公於棐亦請平於晉（鄭伯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雁鄭大夫公子歸生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季文子賦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鄭衛武於楚晉故周公請平禮也）

鄭伯拜（鄭伯拜不見公再如晉蓋遣大夫告喊耳）

公朝晉而衛鄭之君皆因公以成於晉（始知厥貉之次）

於強命（世有桓文何爲至此）

之諸侯亦可哀矣（春秋所以責趙盾也）

鄭伯賦詩文子答賦斯時

公荅拜（拜不見公再如晉蓋遣大夫告喊耳）

公朝晉而衛鄭之君皆因公以成於晉（始知厥貉之次）

於強命（世有桓文何爲至此）

之諸侯亦可哀矣（春秋所以責趙盾也）

鄭伯賦詩文子答賦斯時

欲爲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衛廬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堂政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

鄭伯拜（謝公爲行

播家君未免一拒高出中原諸國無不注慮

雙起

讀左補義卷十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埭　校
壇

文公三

經　戊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杜解告于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公至自晉又詳時非譏也。子允昭而立。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按今在河南商邱縣西南。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李音佩。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三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宋子哀來奔。貴之故。○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爲魯如齊涖盟。○單音善。齊侯使之也。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允之。父母辭。

傳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杜解奔亡禍也。歸復福也。懲不敬也〕在前公使弔焉不做。邾人來訴伐我南鄙。故邾文公之卒也。年

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相公子驟施於國。驟數也。〔附注驟施有急而且數之意〕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聞。之一家則當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商人與宋鮑行同一謀。其驟施聚士原爲弒湣起見。幸昭公早卒。得保首領。觀下元曰爾求之久矣可見。齊昭殊屬

夢夢。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菑側其反。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且謀邾也。謀納捷菑。

從楚者服爲晉幸爲列國幸。若曰可以同拒楚矣。書會晉趙盾是時靈公差長。而盾不使主盟諸侯。盾之專也。欲納捷菑盾之悖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憾多將復殺我。按爾免我。爾爲君則不爲君則不能免我也。爾爲之立爲君。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三

此與宿九年。殺夷齊異。蓋里克之列國者。故先君未葬稱子。已葬稱君。若商人七月弒舍。秘至九月始告。魯蓋以他故赴而不敢明言已弒。讀叔姬之請叔姬直曰殺其子。顯暴未嘗大歸于魯可見。而單伯之請叔姬魯女。舍爲魯甥。齊魯接壤。其惡故怒而執之也。豈知叔姬魯女。舍爲魯甥。齊魯接壤。其于弒舍年月日時絲毫不爽。夫未踰年稱子。緣孝子之心而爲之稱也。若以鄰國之史臣書現在之亂賊。無論已葬未葬。已踰年未踰年。直書曰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已。此所以與晉趙盾異也。

有屠岸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內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貜且定公俱將反我寧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周只五字八百乘無處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書帥師以納惡其初志也弗克納于其改過也或曰邾人以五字敵晉八百乘之師若可與在邾抑知盾以六萬衆而自屈于五字乃見其可褒也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使尹氏周卿與聃啓周大夫訟周公于晉王王孫蘇寤不與按王始周公故曰叛然避辭而復不慎適爲後人口實而使復之使復和親

晉訟理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舒音了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六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傅子儀賤寮夫及叔麇戕黎之佐誘之遂殺闢克子儀及公子燮補注楚殺太中國異後改此麇楚邑按今湖廣襄陽府城南在僖三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按殺師之後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

楚每一君新立一令尹新除必有附近數小國遷其毒襲舒之師方出而內變已作爲舒稍緩須臾耳嗚呼潘崇何如人乃爲楚世臣乎

穆伯之從已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喪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與聽政事終穀子家氏一案評敘故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遊莒文伯族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穀也許之文伯卒立悼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悼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只首一句敘已白絕于魯卒不必赴喪不必歸雖孝子慈孫飲恨而無如何也乃襄仲貪賂則許之復挾仇則阻其喪皆出于一人之私意而公一聽其轉移傳詳敘之惡襄仲也

敖以已氏及二子俱來復盡室以適莒此時父子訣別兄弟分離使仁人孝子欲養無由文伯之疾未嘗不由此致之臨終請立難者以獻子少不更事隱以生事葬祭之道付之惠叔驟讀爲肴令之思細按爲蓼莪之痛千載下猶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仕附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故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賢之也按宋人貴此子哀不黨賊也封人小吏寔於君者以爲卿孰使之鮑之黨使之也子哀不入其黨視宋卿如敝屣翻然來奔而家氏以臨難自免爲不忠然則必黨于鮑而後爲忠乎抑必爲鮑所殺而後爲忠乎君子居亂世不可有畏死必亦不必有求死心如子哀者聖人所謂見幾而作也不義宋公而出乃鮑之黨告子諸侯者言昭公無道賢如子良不食其祿待放而去矣陳貴之而以字告詳史因書于策

自此而昭之無道益著矣然後知聖人于魯不以女樂行而以賄肉去其用心爲甚周摯也

齊人定鮑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從赴齊公子元不順鮑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稱其名氏以貶之夫已氏猶言某甲告難者告舍卒之由而不言已弒之也夫已氏稱奇劍元嘗曰我能事爾事之則君之矣而復如是知元之有異志也

夏仲何如歸（歸）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莊）叔姬子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畀之（按此襄仲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于王之辭（欲以恥魯詳記王不能）人執之（恨魯特王勢）又執子叔姬（紿）諸侯正商人之殺乃爲王使爲王請也）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十四

曰請受而畀之夫昭姬無國母也公羊乃誣單伯道淫以致國人之不服也單伯無王也又執昭姬無國母也公羊乃誣單伯道淫以啾叔姬道聽塗說其謬至此

經　乙酉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于門（杜解傳例曰非禮也）○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滅○大城曰入）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侯受賂而止故）○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

（仙）民王元年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因晉是年蔡莊侯卒子文侯申立）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按其官皆從耦來盟之辭）孫賁之也（按經人貴之非公與之賓）聖人貴之也

於宋鴻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莊解稱皆曾孫也自以罪人子孫敢不敬承命於亞旅（上大夫也）魯君對共賓會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無故揚之渠是不敏明君子所不與也宋鈔曰有人小決不如此豈盟以自託于魯爲私計耳）

不書使鮑之黨使之非君命也石林云屈完以君命而專盟者也華孫不以君命而擅盟者也魯人以爲能其職而書官以貴之聖人則深恕之也

馬華孫即代爲司馬者既不能如子哀之舜復不能如意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十五

入年宋人殺其大夫司諸之死爭握兵柄不能以一旅加鮑并不能正帥旬手刃其君之罪非賊黨而何褒夫人使司城去而不使華孫去不必去也公與司城謀死而不與華孫謀亦以其爲鮑之黨無可謀也此之來盟稱述先德魯先君能成宋亂部鼎猶在耶董陰欲魯成之也褒仲華心相照矣夫子因史之文旨彼司馬被殺此司馬任用也又言華氏名在諸侯而此復踵其惡也皆正其黨賊之罪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程解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本五年傳爲冬齊侯伐曹張本）

劉公是曰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則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也按當時史官以爲禮

玉帛相見亦邦交之禮而不同于日事兵革者也古之制
東遷後之制非西周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舒解）孟氏公孫敖家屬曰（指）而觀也飾棺
（二節字須把下惠伯兄弟親愛一番正論）

眞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殆示無所歸孔氏邱氏以華道路及塗中不欲使衆惡其親也

士布帷布荒荒蒙也

君大夫加文章焉　魯必取之從之卜人　魯卜邑以告惠叔大夫

猶毀以爲詩故牢則惠叔請之至今朔立於朝以待命許之

（名言）

（雖經已先）

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致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慶父）制如

（注云叔二子之死遂絕已且結局）

皆以罪降張注趙鍼之誤師曰桐棺三寸不設屬牌素車聲
横馬無人子此敖之辱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與

已（惡）叔不視帷堂而哭（敖從莒女故帷堂疏云檀弓云尸未殮飾故帷堂小歛而徹帷至大歛

之師又帷堂以至于不帷今聲已恨椽伯故

讀左補義　卷十　公十五

惠伯叔彭生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
兄弟致美（各盡其美）乃懌（悅）災（禁）敬喪哀情雖不同母
絕其愛親之道也（孔疏參雖助祭于兄弟之家盡其敬通
稱雖不同情內相怨恨不能和同實無絕

親之道也子無柴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

（注云叔二子之死遂絕已且結局）

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
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何（如）一人門於戾
邱皆死（句絕戾邱魯邑有地攻門二子禦句絕反曰其幸反）

敖義與國絕不許歸葬非過也傳特書弊已不視葬視共
仲又云喪歸爲孟氏且國故皆所以正敖之罪然與敖爭
寧幾欲稱兵者遂也敖固不材遂豈普類乃敖則三年不

出遂則獨秉國鈞始不許迎喪繼不許入哭假大義以報
私怨而操縱由已無君甚矣謚二子或謂遂謚之非也遂
使人謚之也使人謚之然後可以動獻子之聽蓋仇敖因
仇已氏并仇已氏所出之子遂之惡實居穆伯之上慶
父與敖皆凶德而孟氏代有偉人傳于其交關處叙明以
見幹蠱之賴有賢嗣也齊人爲孟氏謀惠叔孝思哀感行
路雖齊人亦爲之謀也卜人既告仲猶不許惠叔哀父露
櫬并無以副乃兄付託之重故居喪既久猶骨立泣請於
朝幾至滅性禮衰經不入公門可見者其形容毀瘠之甚
耳寫得孝子請喪無不感動狠如襄仲亦爲意移而下文
聲已之哭惠伯之請諸兄弟之哭弔皆惠叔之誠有以感

讀左補義　卷十　公十五　八

之也二子莒女之子惠叔之弟也他年惠叔卒獻子嗣立
之年也獻子爲文伯之子宣九年始見經傳並叙之以爲
穀也食子之證亦表孟氏之家世也獻子之賢未必聞諳
而怒乃二子自謂遠禮以死明心執爻前驅没爲國殤孝
子忠臣聚于一門而獻子盛德大賢爲魯社稷臣以後如
莊子僖子至懿子敬叔受業於洙泗雖懿子頗不類然叔
孫已不逮矣何有于季氏之文武平桓世濟其惡者哉此
周公魯公之遺澤獨鍾於孟氏而戚國之世亞聖爲生讀
此傳而知孟氏之源遠流長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按于社用鼓日
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用牲皆非禮也）

社尊于諸侯故請伐鼓於朝退自以咯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救而不敢貳之諸侯用幣所以事神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之等差

按亂征及周禮大僕所職凡救日月皆鼓傳述天子諸侯之禮于此者以鼓社用牲之非禮故泛舉常禮以正之非謂此月當鼓而餘月日食即可安然置之也否則食有常度聖人但言正陽之月以示人而不必有三十六矣自杜氏謂是月得常鼓之月致孫氏劉氏攻傳不休不知傳自不誤亦社誤耳蓋禮者先王之常制非常制即非禮也魯不伐鼓于朝而于社不用幣而用牲失其常制爲非禮耳豈謂餘月非常鼓之月耶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異晉故許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爲猶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接爲王故歸之而雋之怨未嘗解故又兩侯西鄙

陳止齋曰春秋書周大夫如晉大夫然內之也萬充宗曰春秋內魯尤內周單伯以天子之使而執春秋之所懼也吾大夫不至必見執而後至春秋書周大夫如晉大夫故單伯至

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盟不會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絕其社稷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

承前篇無能爲來如齊之侵魯其故在晉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惡其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戮事故爲惡不書謂不圖別序諸侯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今既盟諸侯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

趙木訥曰盟扈而公不與者行父如晉求治齊晉既諾矣使魯合諸侯而會之則齊怨必深故魯知晉之會而不與焉若權出于晉而魯不知也

晉受賂而入國俱還魯人大失所望深疾此盟故史氏從公不與盟之例書曰諸侯盟于扈蓋以其無能爲故畧而不序非夫子畧之也傳之釋經將參望深謂此年盟扈十七年會扈俱趙盾主盟而序先於諸侯故夫子畧之與傳二十七年盟于宋同不知彼則于王主盟此則靈公親泣不可爲比且七年扈之盟書晉大夫時靈公幼稚盾不於此時先諸侯逆靈年既長始做然而言諸侯傳明言晉靈不必別爲之說矣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邾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王命使叔姬得歸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己遂伐魯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敖王使而無禮能無乘乎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猶有禮焉

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有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敬言畏天之威于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八年齊商人傳）

諸侯不能討賊而賊遂無所不爲文子從禮字揣出天迹其言便見朝不可恃懼威儀百計難免惟有問之貽貽之天而已北面誦孝經知其計窮也如早任柳下惠以振衰魯豈至是乎

（經）庚戌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杜解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鄞卫信公疾且以賂故鄞邑齊地今在山東東阿縣境○鄞音西○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姜氏也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下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子會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疾瘳間如字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鄞○邱

高抑崇曰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耳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曰四不視朔則餘月猶視朔矣曰不視朔則凡告朔聽朔之禮皆不行矣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費子厲公擢子獻公具子真公濞庶音曙弟武公敖子懿公獻舒孝公稱子惠公弗皇子隱公息姑弟桓公允子莊公同子閔公申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葬姜薨故壞之

國無禮義則信妖信鬼禱僖公鬼也毀泉臺妖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邱以侵訾枝（杜解戎山夷也大林陽邱訾枝皆楚邑按阜今湖廣房縣南大林今在荊門州西北訾音紫）莊子云堯伐丹山氏丹水氏遂伐訾枝也（訾枝莊子作丹山氏丹水氏遂伐訾枝也）丹人帥羣蠻以叛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申今河南南陽府西境息今在汝寧府西平縣境按於是當在枝江縣南境）國楚人謀徙於阪高（阪險地按當在荊襄陽府西境）楚無也聚也自廬以往往伐阪鄢同（鄢楚地按當在均州西）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麇群也百濮夷也選楚地按於選將伐楚當在枝江縣南境）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下

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無也聚自廬以往伐阪鄢同）見難則散歸自廬大侵（廬大夫）使廬戢黎（戢黎楚地按當在均州西）侯於句澨（句澨地名疏云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通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與杜異也○蚡音墳）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北軍走也唯裨僚）裨音卑）魚人實逐之（魚今四川奉節縣○裨婢支反僚亦音遼）魚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設備按不用也）楚子乘駟傳會師於臨品（地名當在枝江縣界）均（州界○駟音四）分爲二隊部也爾雅云泰已無旁出曰部與音義應）子越椒自石溪（子越椒楚大夫子揚窓之子官屬三宿而後進師叔（楚大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奔蚡冒（蚡冒卒子是爲楚武王所以服屬縣也家云蚡冒卒弟熊通殺蚡冒子而代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北軍走也唯裨僚）魚人實逐之（魚今四川奉節縣○裨婢支反僚亦音遼）魚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設備按不用也）楚子乘駟傳會師於臨品（地名當在枝江縣界）均（州界○駟音四）分爲二隊（

怨非汉晉法

楚子以强故　○貶見楚之強故　遂滅庸　○傳言楚有謀民所以與

是傳三國滅庸當以庸爲主庸爲楚所虐乘其兵荒因而叛楚非如戎人伐楚麋人將伐楚也楚所伐者當在戎麋然戎不易伐麋善守國伐之無功惟庸可以計取故爲百定伐庸威衆之策師出頓而麋百濮俱退則戎之遁去可知也遂專致力于庸終滅庸非抄寇之逸不知虛實不可滅也卽知虛實而不誘之使無備亦不可滅卽使無備而非遣使約秦令秦會巴兵三國併伐一庸仍不可得而滅也篇中絶不說明秦巴於未處一節一似庸甚危急而二國之師忽從天降乃寫得滅庸分外精神夫秦從巴通楚而巴爲秦出以見秦爲功於楚者大得舉於天下者亦

太也

宋公子鮑　○鮑昭公弟文公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林鮑之恤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　○羞進也疏云詒四時初出珍異

而進也　○林無曰不數於大卿之門數不國之材人無

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　○通而不可　○以襄自助之

公子鮑　○按昭公無道宋相形難堪四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

元爲右師生世子家家生華耦爲司馬代公孫友爲左

師　○林解友華氏子

司城公子朝爲司寇　○代華耦爲司城蕩意諸爲司馬子出代公孫壽爲卿

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　○林解壽公孫友子

按蕩意諸來奔之前

經書宋人弒君據有主名傳首提公子鮑結出文公卽位使賊臣無可逃之言鮑之養老而進也（林）無曰不數於大卿之門（疏）數不國之材人無（林）有賢材者（林）親自垣以下無不恤也（疏）言鮑分賢親自垣以下無不恤也鮑之育（林）公子鮑美而通而不可（林）以襄自助之（疏）言鮑親親（林）公子鮑至此忽首鼠出明公之所以失人心者此人陰主之耳賊首也禮於國人以下連用四無不字直是形容不盡想見其心機無一不到作用無一不工精神無一不貼顧至襄夫人欲通之若以爲不可於是夫人立鮑之意益堅夫欲去公族而不得襄夫人若昭公也鮑偏於其短處示以盡善而弒昭之心通國同之矣傳特揭襄夫人欲通句以見夫人惟薄不惟改出力爲賊臣用觀以因夫人何則夫人其下刃者也顧其畀鮑在列卿華元右師也而受鮑之餌華耦司馬掌兵柄者而

社會不費力矣　○蕩意諸爲司馬蕩子代華耦爲司馬蕩意諸使上軍一師一旅事也　○林解卒大夫將使公田子以上叙平日以下叙臨時

吾官近懼及禍已　○禍及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　○林解卒大夫將使公田

禍及已在既卒也　○林解卒大夫將使公田

孟諸而殺之公知之書以賓行湯懼諸侯之討六卿也　○相洲曰諸侯卽共諸侯之稱謂襄夫人

能其大夫至於君　○能其大夫至於君卽以及國人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

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之帥按前中書襄夫人至殺昭公指名也　○湯意諸死之方解鮑欲自拖其屍以棄襄夫人之心不得而知也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按弒氏謂如傳所說則鮑道與序事自相反非也蓋鮑以君無道結國人弒之告諸侯故

使行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孫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按一冬十一月甲寅朱昭公將田孟諸未至

與鮑爲黨意諸而外通朝皆賊也公孫霄以死義命其子可謂鐵中錚錚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公何以知意諸洩之也公與意諸自分一死矣將田孟諸驅而納諸死地身方及刃刃已加首試思夫人之使使者何人帥旬之攻帥何誰氏有王者起一班卿佐駢首市曹以謝昭公地下孰從而肯之哉亂臣賊子多以厚施篡國陳氏用之數世然後得志而鮑乘饑施惠不過七八年間遂使通國之人如趙盾父母君弒而猶告于諸侯曰君無道也君受不討之名而賊若置身事外傳握情叙出以發明聖人討賊之義

經　辛亥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公及齊侯

傳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狄卿不書謂狄人挾此以去也所討之人也

上年冬晉宋人弒君次年春卽書伐宋明明討賊矣聖人不輕予人以討賊之名受賂而還安得爲討賊乎蓋靈公既長君臣已隙前扈之盟失之於齊矣今代宋之役未嘗不欲親茲也盾實抑之委之林父是四國之君皆欲討賊也兵臨宋都曰何故弒君春秋討賊之師未有大擊疾呼如斯者也故大書曰伐宋正其賊之爲鮑而非赴告之所能掩也書人討賊之辭也魯史之而舟不名聖人之意以爲皆討賊之人也而盾已授意林父以討賊來以受賂去明年靈公會諸侯于黃父猶欲伸其前討而盾乃定賊而還魯史以猶之盟扈也故不列與會扈同于是靈之惡盾益深傳歷叙盾事俱爲桃園張本使盾秉國鈞于弒君必討于趙穿無疑則弒在穿安知其由于盾也而竟不然是無待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已知其有弒君之心矣

夏四月癸亥葬靈姜有齊難是以緩之過五月

晉侯蒐于黃父（在魏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而言復會則知正十五年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而復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朝晉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公子懷）偏於公（惰）導（猶）減損也難未盡于行言汲汲于朝晉而朝諸君（太子）以請陳侯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鄰也）雖敝邑之事君何

以不免。免地免罪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襄而再見於君。襄公也。喪與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相及於絳。寡君之二三臣此言孤者。謂燭之武也。若俾氣盡也。君代其君言之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葅之處古字聲同言身中不畏者象注云野獸之惡者。欲以兵距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莊二十二年。文二年冬十月乙未卿不書。此其不擇音為喻。子家以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音。鋌疾貌人也。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言以德加已則以德相報。已則不從故以鳴之惡耳。按子家此言未有從楚之意下文待儻如鹿走險。欲一鬪而死。傳言晉侯增陳傳之不競。執事命之。晉鄭之貢按此正急何能擇之言。頃反。他。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無極。晉卿大夫。將悉敝賦以待於條。唯命。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於晉。夷。晉公也。石楚。傳大夫。

齊晉之忽視王室也。

秋周甘歜周大夫。敗戎於邻垂。周地按今為河南洛陽縣。邻音著。乘其飲酒也。

傳。為成元年王師敗起傳。

中原無鎮而甘氏能敗戎師亦甚周所輕。可知戎之橫由。

晉卻文子執秩以正百官。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於晉。夷。晉公也。石楚。傳大夫。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且貌苟賊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晉人直追到以待於儻。幾於劍拔弩張。非復事大之體。故先云不擇音也。末段又引齊桓之事不以朝楚見討。然後鼎明從於強令不得為罪而盾以不見鄭伯始以行成為質終矣。

秋周甘歜周大

妻而使職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者南城西門名申門
齊城無池唯此門左有池疑此即是故名申池也扶擊也地欲以相戚
右經過之舟今在山東臨淄府西二人浴于池歡以扑扶職扑簫也扶擊也
公貢稽曰歡二竹中幼也有鎌一人治園舍同部國中鎌一人治園舍同部國
中鎌一人治園舍同部國
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
扶收也反職怒歡曰人
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刖爲痛恨乃謀弒懿公懿諸
竹中林能納懿公于申池之竹林是也跪舍罰而行飲酒訖乃去言
齊人惡懿公二
人無齊人立公子元桓公
家則掌曰胡氏謂公卿用事皆有黨賊之罪可也謂國人
皆在不赦無乃非春秋之用法乎漢人每當詰倪王有反
謀從連株遂徧及國中此借經義以殺人不可不辨
君子于齊商人之弒而不得不於元是問也商人弒君之
城國人不服三月而後定元起問罪之師而殺之則元之



國也即受商人之國而誅之亦討罪之義也今事之至五
年則既君之矣或曰邾歡閻職弒之元不與聞也吾蓋于
弒之前知之讓國不受賢名也齊人以爲子臧之節曰
夫已氏顯其惡也齊人以爲獨夫可誅其心即朱鮑篡胎
之心而鮑以陰傾之元則明殺之也吾又于既弒之後知
之魯仲遂欲弒太子于元元非弒君何以傑傑危懼欲
視仍以爲援元非弒君何以使人弒君而立庶且出姜爲
齊女寇視爲元朔元非弒君遂何敢弒其二甥而不之忌
元何忍殺其二甥而不之顧此皆元與于弒之證也且傳
固明言之矣胡城在齊城南輸轅輸轅婦女聚會之地也
使如太叔之田于洛汭鄭僖之遠出于鄭哉有大臣侍從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聘叔如齊惠公立故且弔葬也襄仲惠
公立莊叔聞喪來自弔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焉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
即位而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太子視其母弟殺
之書曰子卒諱之也以書子爲諱杜誤仲以君命召惠
伯惠伯不書杜謂書惠伯非仲以君命召惠
伯以子其寧公許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
也公內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
之焉久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公出襄仲不敢書殺惠伯
以稱出傳未及而復叔仲氏不絕大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恩視之甚出
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大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恩視之甚出
出者淅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
又於四十八年逐歸父爲行父話甲點也公內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人殺而埋
行父而行父已在個中故如視不書
勢不必另傳殺之
宿人謂之哀姜不見于傳
諸侯必踰年改元正位既正位而書公若未踰年一年無
二君不得稱及此懿之弒人子不改書公薨也不名先君
已非也不赴何書之遠出于鄭哉有大臣侍從而不

臣堯。爲堯臣　窮於四門。隔四門。達四聰。流四凶。族。案四凶舜狀異氣所生。爲人害者。附注藝文類聚引。以貢禮衆賢。流四凶。族。而流放之。使當螭魅之災。螭魅山林之物。皆像此。物。教知反。魅亡備反。春秋所記。則渾敦等俱厥名。蓋四凶之族。皆取象於惡獸。杜氏以教理博之。非也。說文裔衣邊也。徐鍇曰。源衣邊也。故增裔字之類。皆像此。物。教知反。魅亡備反。裔余制反。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憤。美也。五典。常也。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

賓于西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法四時。相地。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三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宮。越克內則深中宣公之隱。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一章一証。真季氏無董狐不敢書子笏。微左氏不徒死乎。惡無禮於君如鷹鸇逐鳥。雀乃今日必授。今日必出。有此事君之禮耶。侯爲盜賊。器則姦兆而殺。適立庶者。猶非盜賊。行賂者。猶非姦。兆耶。此誠季友之末才子。世濟其凶。有三者。起何止如四凶之投而曰免於戾。其誰信之。

季友以來。三家鼎立。然政自上行。猶不至。視君父如弁髦也。自行父立。宣操紀由己。宜但拱手。跪之馴至。宿之卑。公室意如之逐君而君如帝生矣。故傳於季氏。擅魯之始。特錄此篇。曼衍發厲。無復大臣謨誥之遺。亦非翠臣奏對之體。以視二城之諫。草御孫申繻璧之敷陳。判然忠佞之別也。蓋已能算後六公季孫擅魯等篇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十八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文公以作亂。文公殺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莊桓族也。非族。族黨於何。魚躒蔑朱也。非族公孫師也。桓族也。司馬子伯。桓耦也。遂出武穆之族。武氏故。使公孫師之孫。公孫師。宋公子鮑。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樂呂。襄公曾孫。宣三年。宋師圍曹。傳疏云。世本。戴公生孫爲宣公。生樂呂。杜本。戴公生衎。衎生公子鮑也。

呂東萊曰。昭公果無道。其子孫豈有刖足之地。武氏逆昭公子爲亂。雖不克成。數年而後已。使宋果惡昭公。安能至此。宋文公純以仁義寵。諸國人。及得國。則不仁不義。殺母弟。恐效尤也。及昭公子。斬其刖也。滅武氏。出穆族。窮不得已。也。然後知。盡于國人者之爲賊也。文公嗣位。八人

以爲得君而武穆二族洞燭其姦距弒君一年而謀討亂賊立昭公之子豈非忠義之舉哉奉公子須者須爲舅母弟有心故君故奉之以聲罪國人信之也爲鮑先殺並受屠殘惜哉

讀左補義卷十六終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塤　校

宣公一　名俀史記名倭或作接又作委文公之子母聲姜以匡王五年即位孟法菩問周達曰真

經　癸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到傳書即位、公子遂如其意也

女壯經不譏喪娶者不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婦有姑之辭

待以責而自明也

不書氏夏季孫行父如齊○胥臣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受罪

史闕文疑系之以逆○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地、按今山東萊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秋邾子來朝○楚

子鄭人伐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鄭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

不言會趙盾取于兵會非好會也棐林鄭地、按今河南新鄭縣東）○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補注）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也按此魯史成文以君爲尊至稱夫人以夫人爲尊成十四年傳曰傳言逆稱女以舍族尊夫人從夫人安加之也傳無以公子爲族之義）出姜既歸恐如戴嬀之愬而陳侯爲濮之執出之歸而齊侯爲衛之執也恐如叔姬之歸而逆女而埒於喪娶（非禮也）可以哀姜路人必不可以義動齊惠慶逆之謀其罪大於

先大夫臧文仲僖以此立訓耶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齊甲父于衛齊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隨荼于陰而立齊克甲之子先辛甲之屬大夫齊

河曲之戰至此已八年而忽討不用命蓋溪曰軍門之呼趙穿賢爲罪首靈公陰謀除盾欲藉其羽翼命治舊獄意本在穿而盾乃釋穿而放甲故公之惡盾益深而穿之謀亂益急明年遂有桃園之弒也　言討不用命幾不如爲何命蓋提出河曲則趙穿必當見討故但以不用命三字加諸胥甲而放之且立其子以見其罪甚微也並不提起河曲何從累及趙穿盾之心跡躍如矣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會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公元

既以爲定僖復取其田齊惠之邴淳于會也一年晉文侯



以分魯

會齊拜成而魯人纂弒之位定齊取濟田而齊人纂弒之功成傳曰定公位又曰爲立公故而聖人誅賊之義躍然在文十六年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是

原叔

此論已爲不韓厥解起本

而我林林之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晉人討不用命者放齊甲父于衛齊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隨荼于陰而立齊克甲之子先辛甲之屬大夫齊

何足數乎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晉師相遇楚莊楚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遁於北林侵掠陳境遂侵宋晉聞其侵陳也救之而楚已在宋境矣晉遂救宋楚師還楚又道聞晉將伐鄭因遣將救焉與晉師遇傳文自明而或謂晉實未救宋非也北林鄭地今開封府新鄭縣境



算以晉不足與爲主以雨舉皆受賂而還也自後彼伐此救兩者相當而爭鄭不得解揚見囚則晉霸衰矣然霸鏞哀能救陳則善之特不許其救弒逆之宋故略之本張救患善也特不許楚救皆晉之鄭故亦略之一敘出而聖人之情見矣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果與成

秦怨晉愈深則楚交益固和秦抗楚文公所以得志於城濮也晉欲者趙盾欲之也乃穿以一言止之謀卒不驟而盾未有以罪之也與隱伏桃園之事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解揚於是晉侯修趙宣子爲政睦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爲明年鄭伐宋張本

上皆言晉之不競于楚此明白點出以見盾之草草了事者意別有在也數語前後皆貫

經甲寅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薛宋華元狂怒得大夫生死皆曰獲范州西有棘城縣書大夫帥師始此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帥諸侯之師將爲宋報四異楚而還大夫盾之義　○秋九月乙丑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夷皐公弒成王崩立是爲定王

會于扈。○扈鄭地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莊二十七年經書楚人圍宋緡此稱楚伐宋者楚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司寇按兵不動非其罪也故不書伐宋之義見矣顧鄭無故伐宋亦

前此宋不從晉可無敗也晉能救宋亦無有敗也于是盾因救焦之役移師侵鄭以雪大棘之恥以悅宋而不庶幾梁之早待于鄭也（數語本方苞乃以回國之衆避其偏師蓋盾有心事此行原不得已也楚雖救而鄭已服于晉故明年楚人侵鄭）

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也（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九也（辟避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以示朝（畚以草索爲之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晉大夫）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伏誅故伴不視也）吾本使婦人載以示於朝（婦人載其常爲之使婦人載以示不以必殺告歟矣）而殺之（數語本方苞乃以回國之衆避其偏師蓋盾有心事此行原不得已也楚雖救而鄭已服于晉故明年楚人侵鄭）

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也（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九也（辟避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以示朝（畚以草索爲之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晉大夫）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伏誅故伴不視也）吾本使婦人載以示於朝（婦人載其常爲之使婦人載以示不以必殺告歟矣）而殺之（數語本方苞乃以回國之衆避其偏師蓋盾有心事此行原不得已也楚雖救而鄭已服于晉故明年楚人侵鄭）

讀左補義　卷十七　趙盾

引詩證正

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

迷賊之晨往寢門而殺之（寢門內也）矣盾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假寐不脫衣冠）盛音鷹退欵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補正槐說退朝非趙氏庭樹）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之（嗾使也獒猛犬也明搏謂搏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言指揮如意之狗也嗾素口反）獒人用犬雖猛何爲（言指揮如意之狗也嗾素口反）闔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首山在山西蒲州東南）舍於翳桑（桑之多陰翳者）見靈輒（晉人）餓問其病曰（輒亦未詳或居首山之人）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學）三年矣未知母之存（輒非趙氏庭樹）

山舍於翳桑（桑之多陰翳者）見靈輒（晉人）餓問其病曰（輒亦未詳或居首山之人）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學）三年矣未知母之存（輒非趙氏庭樹）

否今近焉（近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爲之簞食與肉寘諸以槃（槃公徒）而與之（公介（甲）士倒戟以槃公徒）何故對曰（輒）事趙氏宣子（盾）之桑下（趙氏居也）其爲人也

會而殺盾也遂自亡也以上先述鉏麑之事或謂表盾之忠爲弒君出脫非也此正坐實盾弒君耳使盾與靈初無怨惡等之弒靈變起倉猝盾或不與聞乎故乃鉏麑來殺于前盾密密防護已如堅敵及飲酒將攻而提彌明知之甲起而靈輒免之試問明何以知趣何能免知公徒皆陷私人而靈爲孤立故公而盾已命鶡出國門矣百忙中叙靈輒受恩輒以私恩廢公義不告自亡尚有廉恥正以反照宣子不出山而復也末段桃園之弒雖出於穿而消息相通早有成算弒者穿左氏專重越竟其實凡弒君者即越竟亦那歟閻職之舍之政疏于主教稱大夫遣喪之大夫卒其庶子亦爲公行掌卿公族子亦是舊子之官教之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珠云三趙盾不見周禮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之中子異季也曰君姬氏成公姊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爲適事見傳二十四年以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旄車疏云主公車行列謂之公行車皆連旄謂之旄車之族盾自以其身爲妾子故使其子爲妾子之官也原同長而使括以括爲姬氏愛子也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未異季使其改官屬與晉自士穀殺鉏麑公子嬰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文襄以來雍在秦樂在陳成與悼迎於周伯儵叔劉居狄晉無公族久矣盾立公族大夫亦扶公室之大棧也無如賊臣謀國止知利已未反公族一人而但立公族之官以卿之子爲之於是有公族之名而公族永廢夫公族大夫爲教公子設也應選之公族即用盾姓亦不必卿子孤袴膏粱何德可師而使之敷教也盾以趙括爲公族大夫自是卿之適子餘子庶子皆官於朝成公德其立已遠從其請而分晉之局基焉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諸盟自是晉無公族故公族之官疏云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也及成公即位乃宦仕卿之適子而爲之田掌教公之子弟也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也亦活餘子以爲公族爲羣公族大夫

是無公族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

借以物恩誌是天意

經　乙卯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非正王而非經門月而非速○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分氏光曰赤狄隗姓別爲一以北而東界黎城即古黎國也甲氏留吁懷地相連赤狄距齊甚遠今其侵齊始見于經○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子蟲公夾立葬鄭穆公

傳　元年正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

望可也

胡氏云禮爲王服斬衰周人告喪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其說是也而杜謂不以王事廢天事考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祀社稷則越紼而行又豈魯之所得僭乎又東發云僖公僭郊而天不從今宜欲僭而天又不從可是也非也豈僭郊不書有故而後書也僭郊不書者一則無以示訓一則爲君諱惡

晉侯伐鄭及晉平士會入盟爲夏楚侵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郲郟鄏卜河南也武王遷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陸渾之戎秦晉還于伊川逼近王都然未聞爲中國患也

戎之弱小者而楚以遠國忽其君自將舉大衆伐之蓋欲周也至維鞏武周境其未入周爪牙問鼎輕重示欲取之東萊以爲傲然有篡逆無君之心是也傅于楚非盟列國之先特書是篇以見其平陳服鄭皆聖人所深惡也

或云禹鼎所載必九州風土貢賦有關天下後世之故而王孫泛引神姦不若何也曰陰斥楚旅也三代受命皆由明德明德者由仁義行其言皆從躬行中流出其得天下天實命之心事如青天白日無人不見楚旅鑾目豺聲之子也口爲仁義之言躬陷亂賊之事啾唳周鼎欲取本不敢遽取觀兵卒不敢用兵而其欲逐逐萬難措辭周鼎一問心甚啜脉正蜮魅周兩之伐倆也提出天字明僭竊不臣必不爲天之所容後段示以卜世三十確實可徵而玄遠昏暴自取滅亡已足落蜮魅之咀東萊又謂辨論曰高貴政不卑滿爲作倆然衰周氣象得此一二臣亦足生色明倫又謂問鼎不過向蔡之私欲一見之耳然則靈之欲得周鼎其亦向蔡之私哉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傳春秋大敗過許遷善嘗楚人侵鄭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毛氏奇齡駁之曰何以明從晉則朔褒蔡從楚則暮貶當應之曰朝舟王則朝褒從貶則暮貶

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陸氏淳曰武母弟須及昭公子以弟及昭公子武氏之謀奉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弑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開曹師伐宋秋宋師開曹師伐宋以報宋之亂也

宋鮑殺母弟須逐武穆之族（前於文十八年已叙明茲復叙之大書曰武氏之謀志討賊之首功也蓋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鮑其弑君之罪不可謂非義舉而悍然圍曹報伐此亂臣賊子肆行無忌也或疑伐宋經不書蓋曹以無功宋以被伐皆不告也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己蘭（程公名蘭寫得如許奇雅爲全篇之冒媚此賤妾與下兩蘭也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賤妾自謙之辭不見信故欲計其日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叙父子儀也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子華而殺之南里（南里在偪陽十六年）

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閒（在僖二十四年）又娶於江生公子士（士江姓）朝於楚（楚人酖之以葉而死（葉縣南有古葉城）又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鴻鴈夫）

逐羣公子公子蹶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爲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姜嫄配帝嚳生后稷）之女爲后稷配（配周）是以興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始奔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





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宜多納之盟於大宮（魯廟）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與於鄭天所啓也）

文公當晉荀之時棄楚師晉穆公年依然未貳也及趙盾以賂定賊始以爲晉不足與然卒與齊平不逆而復蓋鄭之貶君也夢蘭言天又言祖或曰是夢中境然燕祖而貽禍于鄭非天使之然彼三娶所出或死或不材卒立子蘭皆天也中段補述文公不德以見穆公修德有以斡盡子上朝楚被毒以見穆公從晉有以檠強子瑕本非佳兒姑物貨爲亢寵結穴以與晉平四字蓋初終之志在從晉著其賢之實也



經　丙辰四年秦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祊在東鄆城縣西南○鄆音誤）

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夷鄭公堅立）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告于廟）○冬楚子伐鄭

傳　四年秦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祊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祊在偪陽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之所羞爲者）

楚人滅蔿於鄭（蔿公大夫子朱子揚子家生將見子公孫第二指也疏云五指巨指食指中指將指無名指小指所偁用服虔云）

之食指動也（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食指者食

名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無故子公怒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已知之乃濡忍不發欲殺子公此正權不足以禦亂處亦即其不武處○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憯殺之而況君乎畜六畜宮廄伐圉不問仁人○朱注畜養也憯曾也○子家曰不可夫人所以事君者以其有利人也今將利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按明經殺歸生可知按弒君何事而以畜老憯殺為言其無權不武乎擬君父於畜伐圉不許即不敢行可知其權全在歸生反譖歸生為臣子所不忍言而謂其仁乎或云上云歸生弒其君則此數句自當指歸生然則上言畜殺其大夫下云侵官者為晉乎襄公初立欲去子公之族并去子公而獨不敢去歸生者以大權獨攬不可猝去耳不然何待歸生死而斯棺行法哉子家之不可亦所以安反側之心正恐宋與歸生相倚為奸而生他變也○或曰以弒君為君無道則臣為無罪矣史例之謬至此不知傳之意謂列國以君無道國人弒之大義所在不可無此臣節○襄公將去穆氏還事兄弟按史記穆氏子公之



族而舍子良謂也若將亡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何為乃合之皆為大夫○歸生鄭之正卿乘國鈞者也豈公子宋所能脅之以從亂由其一飲食必告一嘻笑必知相為一氣故也手握大權彼不言弒誰敢弒之而與之同謀為之裁決首惡之誅其何能逃此史官特書國人共見無可疑者獨是寘公于二子相倚為姦之日以細故挑之公方萌欲殺之心彼遽有謀先之事由公之權不足也宋之弒公必請命于歸生以歸生故弒君有俾權不在公故制亂不足仁柔不武安能有為傅所以為公惜也又恐讀者誤以為歸責靈公故述史例書君君無道書臣臣之罪今書歸



生安得以侵晉之故轉咎公耶杜氏乃以權不足謂子家而又以為稱首老懼殺為仁夫大棘之役獲宋二卿與趙盾書音卒以二堵賀而謂其無權不武乎擬君父於畜伐圉凡為臣子所不忍言而謂其仁乎或云上云歸生弒其君則此數句自當指歸生然則上言畜殺其大夫下云侵官者為晉乎襄公初立欲去子公之族并去子公而獨不敢去歸生者以大權獨攬不可猝去耳不然何待歸生死而斯棺行法哉子良之不可亦所以安反側之心正恐宋與歸生相倚為奸而生他變也○或曰以弒君為君無道則臣為無罪矣史例之謬至此不知傳之意謂列國以君無道國人弒之大義所在不可無此臣節○襄公將去穆氏還事兄弟按史記穆氏子公之族而舍子良謂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何為乃合之皆為大夫○歸生鄭之正卿乘國鈞者也豈公子宋所能脅之以從亂由其一飲食必告一嘻笑必知相為一氣故也手握大權彼不言弒誰敢弒之而與之同謀為之裁決首惡之誅其何能逃此史官特書國人共見無可疑者獨是寘公于二子相倚為姦之日以細故挑之公方萌欲殺之心彼遽有謀先之事由公之權不足也宋之弒公必請命于歸生以歸生故弒君有俾權不在公故制亂不足仁柔不武安能有為傅所以為公惜也又恐讀者誤以為歸責靈公故述史例書君君無道書臣臣之罪今書歸生安得以侵晉之故轉咎公耶杜氏乃以權不足謂子家而又以為稱首老懼殺為仁夫大棘之役獲宋二卿與趙盾書音卒以二堵賀而謂其無權不武乎擬君父於畜伐圉凡為臣子所不忍言而謂其仁乎或云上云歸生弒其君則此數句自當指歸生然則上言畜殺其大夫下云侵官者為晉乎襄公初立欲去子公之族并去子公而獨不敢去歸生者以大權獨攬不可猝去耳不然何待歸生死而斯棺行法哉子良之不可亦所以安反側之心正恐宋與歸生相倚為奸而生他變也○或曰以弒君為君無道則臣為無罪矣史例之謬至此不知傳之意謂列國以君無道國人弒之大義所在不可無此臣節○襄公將去穆氏還事兄弟按史記穆氏子公之族而舍子良謂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何為乃合之皆為大夫○歸生鄭之正卿乘國鈞者也豈公子宋所能脅之以從亂由其一飲食必告一嘻笑必知相為一氣故也手握大權彼不言弒誰敢弒之而與之同謀為之裁決首惡之誅其何能逃此史官特書國人共見無可疑者獨是寘公于二子相倚為姦之日以細故挑之公方萌欲殺之心彼遽有謀先之事由公之權不足也宋之弒公必請命于歸生以歸生故弒君有俾權不在公故制亂不足仁柔不武安能有為傅所以為公惜也又恐讀者誤以為歸責靈公故述史例書君君無道書臣臣之罪今書歸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兄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蔿賈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張融言椒若棄楚且泣曰鬼神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鬬般子文子子揚○音班為令尹子越為司馬鬬子揚子越又惡之蔿賈偏以子文為主越椒之為令尹已為司馬而已得椒寇已乃以若敖氏之族圄因也○伯嬴為鬬於蘐陽○蘐音淑而殺

之逐處烝野楚將攻王王以三王孫成之子爲質焉弗受師於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地名越椒射王汰輈及敖跗蔡於丁寧丁寧鈕也鄭元云軍行鳴之以資笠轂資笠轂皆名旨笠轂反皆竹笠轂也車轅曰轂以爲鼓節也反跗方扶反跗足也越椒以鼓節足也汰輈云車上曲木反跗方扶反著直畧反以資笠轂比喻過車轅及王之鼓也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縞其二盡以貢笠轂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邓邓國名按今湖廣安陸縣有鄖城古鄖國也生鬬伯比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養於邓淫於邓子之女生子文焉邓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按今爲邓治虎虎乳之邓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文夫人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



所淫者○穀奴口反實爲令尹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克黃子揚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此叙越椒作亂以子文爲主首段統籠全局聚族人告之者以無一端人易戒非義鬼猶求食數語聲淚與俱斯時族人以爲迂且怪中段越椒既殺蔿賈又欲攻王狐子野心子文之言驗矣族猶不悟而反助賊宜其舉若敖而滅之也然若敖滅則子文不祀末段因推原子文生時之異云是爲令尹子文見方城漢水無不習聞包舉一生事跡

丁巳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喪女歸降於諸侯○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寧也○楚人伐鄭按書人卿以大夫將士也諸侯以爲前書爵者爲褒貶義不可行公羊公至自齊書過也程子曰此過房於齊國之臣冀公之速反於廟行於王之禮也

宣公侑齊纂國受制於齊齊惠侍強陵魯請昏其臣皆遏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杜氏之大者也
訓書曰爲新例按不言凡者或聖人變文○辨冬宋反馬也○孔或史官臨時更定非皆聖人之新例也
禮送女遣于大夫胡共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于夫若設出則將乘之以歸至三月廟見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俗老不復歸也○備通典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傳具見其求以示設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爲明年晉討賊聖人所予楚但猶夏故不予其討賊也救患聖人所予晉救弒君之賊故不書救也

經　戊午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癸○冬十月

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盾見於經○晉不能討○不能討○獨爭此服楚之陳○未矣○
夏定王使子服周大夫○求后於齊○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按今在河南河內縣東南○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賄則數斂○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書云商罪貫盈以紲穿物謂之貫言紂之爲惡如物之滿于貫也○殪猶死也○詩訓我爲大我殷循詩言大殷是也○此類之謂也○晉從之○附注劉炫曰左傳以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用桓子謀故縱狄侵晉以報之○杜非○周書曰殪戎殷也○爲十三年周書解狄傳
冬名桓公逆王后于齊○不稱魯故不書○桓公主婚士事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每所稱隱之役蓋此後當云取成于鄭而還

晉盟之弒大史大書趙盾固欲諸侯之討之也諸侯以盟主尊晉而盟主弒于賊臣朕然不顧烏在其尊盟主哉列

讀左補義卷十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宣公上

【經】庚申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杜】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侯欲伐秦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

【補】白狄。楚人滅舒蓼。【杜】

【傳】楚人滅舒蓼舒蓼恃與而貳於楚也【杜】

【補】舒蓼。【杜】

【傳】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杜】

【補】敬嬴。【杜】

【傳】而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也【杜】

【補】城平陽。【杜】

【傳】楚師伐陳【杜】

【補】陳。【杜】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侯欲伐秦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

【補】白狄。【杜】

【傳】楚人滅舒蓼

皆舒也舉舒遍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矣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楚子疆之界也及滑汭滑水名按當在今滑江南廬州府東境盟吳越而還吳國姓今江南蘇州府越國姓今浙江紹興府

盟吳越而還是楚莊大得意事然吳已駸駸乎萌動矣

晉侯有疾或以郤缺爲政代趙盾秋晉克使趙朔佐下軍代荀林父將中軍代荀蠆

缺代趙盾則盾已死傳不叙明以逆推絶之也

冬鄭敬嬴卒無麻始用葛葬記檀弓之所由葬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棺○嬴思也號云曲禮凡卜筮日方反勿雨不克葬○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在山東沂水縣南○八月滕子卒○昭公卒子文公齊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書地○成公



卒子景公獨立○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穆公遬立○宋人圍滕○成公卒子○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按洩冶言用而陳可存身死而君就猶忠賢之有係乎君國也杜氏以書名之故謂不貴于春秋誤矣

九年春王使來徵也名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獻子初出而見重于天王如此○取根牟言易也經筆齊右之

秋魯每乘霸衰便肆惡取國又何責於楚○

滕昭公卒爲宋圍滕傳

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侯不會○前年卓晉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

以楚莊之雄驁又得艮佐輔之非晉與之相持則泗上大
河諸國庸捲而周室危矣今者晉成容死宮車出者與視
歸可哀也魯德齊而絕晉不見討者以此時禦楚無暇及
耳凡書卒于會方會而卒也書地會畧將歸而卒也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陸子靜曰或者事晉
晉霸衰而齊宋魯皆橫
隙鑒公與孔寧儀行父(鍾)二(逆)於夏姬(鄭穆公女陳
大夫御叔妻)皆衷
(徵舒)其(徵舒)服(徵舒)以(徵舒)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
效焉(也)宜示且聞(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
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邪也)匹亦反
無自立辟(法也)辟亦反其洩冶之謂乎(詩大雅言邪辟
之世不可立法)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九　四

納之謂當納其諫故公從納字換出一改字來杜云納藏
祖服非也引詩言上下邪辟人臣無由立法蓋傷之也昭
三年傳云伯石之汰也一爲禮于晉猶荷其祿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或譏傳以立辟貶洩冶之諫
則將以遄死貶伯石之禮乎
楚子爲麇之役故伐鄭(杜解六年楚伐鄭取成于麇成
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梦(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
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敗固就滅勝更可危蓋以晉霸之衰中夏無可倚也春秋
之楚真令人眠不帖席
壬戌十年春公如齊齊人歸我濟西田(桓舘元年以賂齊也)
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公之趨走齊惠自初立以至于死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公出自其廢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侍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張湖小國乘喪圍之又伐之宋鮑惡貢盈矣

鄫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諸侯之師伐鄫取成而還

秋劉康公來報聘於魯自此百餘年無聘魯之使

天王母弟敵一侯國大夫衰周陵夷至此

師伐邾取繹爲子家如齊傳

季文子初聘於齊齊侯初即位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侯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經筮所傳賈以不討陳之貳不知宋鮑魯室皆賊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

滕人事晉竟爲宋虐魯鄰專向齊告皆晉霸之衰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頖北按頖水諸侯之師戍鄭何記宋本鄭子家卒鄭無此六字以四年弒君故也頖所改葬幽公諡之曰靈諡法動靜亂常曰幽

晉人討幽公之亂趼子家之棺而逐其族薄其館不使從卿列

士會將兵迫趙林父逐楚頖北殊足錄也而聖人削之高氏曰雖得鄭而不能有也非也聖人豈必保其將來鄭之弒君歸生業已煽網而陳之弒君徵舒未奉天誅蓋昔日趙盾專晉固無辜其能擊霸討也景公新以邻缺爲政士季主兵四方想望風采急宜率師入陳得徵舒誅之則弒君之討彰而文襄之業可繼乃舍王法不容之陳而亟于討鄭亦弒君也趼棺改葬鄭人自討而晉無問焉是以討賊之師爲恤患之師也故五年荀林父及此年士會敬鄭皆不書傳叙討幽公之亂于救鄭之下此旨也既死而削其棺何如未死而正其罪非襄公之能討罪國人歸惡于歸生宋亦宣其罪以自解免也　以邻缺之主敬有禮稱說詩書而不明大義置陳不討完人之所以離也士會無論矣

經　癸丑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陳地按今河南陳州西南有辰陵亭○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欒函狄地林堡楚方倡義于天下而晉改政於事狄至往會焉晉卑甚



傳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爲主盟

陳侯成公也辰陵陳地十年五月徵舒弒平國即立成公凡因弒而立必與會盟其位乃定是冬楚伐鄭鄭既與平明年正月徵舒舉陳侯要楚子鄭伯爲辰陵之盟則是盟所以服鄭伯亦以定陳侯也徵舒儼然則增坫之間何嘗有討賊之志哉不然師次辰陵執徵舒甚易何待踰歷三時始討夏氏乎聖人書之一以見黨賊而後之討賊非其

意一以見定陳而後之入陳爲叛盟也　是盟也先儒謂聖人初予莊以霸非也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乎仁義也何謂仁安小國者是何謂義尊天子者是若自稱天子而日珍人祀安得以爲假且所謂霸者中國推爲盟主晉惟是年不盟遽奪其號楚一盟而與之萬無是理況其所盟止陳鄭二國而復貶于胥哉蓋主盟與霸自是兩事若以霸而陋若以有功天下言則霸匪可以輕予也於楚稱爵者猶僖二十一年書楚子也彼宋主會故先宋此楚主盟故先楚

楚左尹子重社屈公子嬰齊莊王弟也當在河南真陽縣境使封人慮事封人其職主疏云尹藝艾獵孫叔敖城沂南項城縣境令



司徒掌役徒之多寡命曰數多少分之四隅平板幹孔疏幹墻之兩頭立者孔疏盛土器築墻土之杵量其高下而均其勞逸遠近度其遠近而平其高低厚薄稱畚本築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

司徒量功按量用功命曰按度其日數多少分之四隅平板幹孔疏幹墻之兩頭立者孔疏盛土器築墻土之杵量其高下而均其勞逸遠近度其遠近而平其高低厚薄稱畚本築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

物少土是泥物是材木議遷遷都也呂說程是料度用得多少土物呂說程是料度用得多少土物少土是泥物是材木議遷遷都也呂說程是料度用得多少土物少土是泥物是材木議遷遷都也呂說程是料度用得多少土物少土是泥物是材木議遷遷都也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按周官百家之州注詩夏氏夏州今湖廣江夏縣）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每郷取一人歸楚而戍一州故謂之也沒其縣陳本蔡全以討亂存國爲文皆以其得罪）

楚子爲辰陵之盟（陳侯鄭伯與謀陳侯即徵舒所立者也）欲合諸侯（徵舒欲定陳侯之位孔寧儀行父又爲之納合）遂爲此盟則楚之黨賊可知也豈知（陳卿二君復朝於晉乎傳于殺徵舒後亟拥陳侯在晉）旨者往朝于晉也莊以貳皆咎二兕而二兕卽罪于徵舒且誘以利（于是莊色動遂誅徵舒而入陳何以見二兕誘之以其卒納二兕故也向使陳侯殷屬徵舒不貳則楚方）徵舒之爲德也然則討賊者其名討貳者其實而因以利



之耳聖人書楚人殺陳夏徵舒有何也斯時弑君叠見總無一問罪之師有能取賊臣誅之則不必問其爲何人其人爲何心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雖楚人亦得而殺之也夫何去其一賊納其二賊挾楚以制其國之命使其君拱手聽命于涇陽之賊臣而陳之從楚者二十有八年討賊之功豈足償納賊之罪哉二兕不書陳以其爲楚之爲犬非陳所得有也劉公是謂陳頃二兕而存豈不謬哉

莊將入陳下令曰陳人無動不必拒戰也將討少西氏罪止一人也可謂王者之檄于是陳人開門逆莊入國忽接因縣陳因書乘其勢之謂也乘其君不在國民不拒敵因而取之黃元炳曰是乃賊盜之行貽而取之也是也雖



（見楚子遂入陳）

經甲于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杜魏賊討圖復二十二月然後城臣皆國而嗣位者非其子也成公靈公子莊王之兩年之久使楚不討徵舒將靈終不葬矣用見成公之無能爲也）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又徵事晉故）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郯晉師敗績（鄭地按洞南鄭縣東有鄭城）郯音譚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宋附庸國）蕭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衛地按今直隸開州東南此大夫同盟之始）宋師伐陳衛人救陳清音青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祭不吉）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袒徒旱反）曰孤不天（不爲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續典籍來武有七德相賀

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藪也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狄也其社稷厲王宣王鄭之厲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顧楚微弱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使敗事君哀於九縣（耐注楊用修曰正用此語按楚已滅十一國鄧伯于君虛中獨此以林父之指爲酖耳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厚可殘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言與潘尪楚大夫○孫叔敖將下軍武沈武臣人皆料之先起鳥首反入盟子良鄭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按晉侯命救自是發無役不親將而誓景以傾國之師委之新將中軍代郤缺先穀佐之殺季代林父分脾敗之本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穀佐之殺季代林父疏云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爲之佐郤缺之子趙朔將下軍代欒黶趙括趙嬰齊皆卿趙同趙嬰兄弟也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韓穿爲元孫方說四大獻無其音昔三軍之大夫者惟鄭特書以先歌剛之丞旃同助之殺趙氏而趙括趙嬰齊有具舟于河寔不可不先書其職而趙旃求公族未得亦可知其以卿族在軍而無職官極盛而總及河閻鄭既及楚平桓子父林父之代趙朔之子趙括趙嬰齊皆屬焉爲中軍大夫羣卿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齊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韓穿爲元孫方說四大獻無其音昔三軍之大夫者惟鄭特書以先歌剛之丞旃同助之殺趙氏而趙括趙嬰齊有具舟于河寔不可不先書其職而趙旃求公族未得亦可知其以卿族在軍而無職官極盛而總及河閻鄭既及楚平桓子父林父之代趙朔之子趙括趙嬰齊皆屬焉爲中

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上師之臨三三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也不執事之人順成爲臧逆爲否今殽子逆命不順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兌兌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附注當讀有律爲句以如已也故曰律又自爲句言師行有律以爲師者能使其下從已也故謂之律如從也從師爲臧否臧猶不臧也不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過大發不得水變爲澤乃成師有帥而不從臨驕水變爲澤不行之物驕溢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臨卦澤不行之謂矣果遇必敗遇銳子尸之主此之謂臨臨孰非爲明年晉殺先君。箱路柴車藍縷衣敝以啓山林言此二君勤於王室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蚡皆楚

楚莊公曰鄭人敵制多門則人心不一誠令不行

楚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鄭服又何俟必從欒子知季莊子疏云荀氏原趙屏括之徒也趙莊子後爲知氏曰鑾伯子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按實其言謂用其言晉國謂晉國與晉也楚

楚趙括曰鑾伯武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按實其言謂用其言晉國謂晉國與晉也楚少宰官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閼二先君成穆王也共王

楚之出入此行也孔疏云言往來于此行道路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按一本訓定豈敢求罪於晉盟戰地于雞澤而次成乘其粟於不協公之聚訟不敢設備都爲乘車師之地

二三子無淹也留久陪涉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也違寡君使纂臣問諸鄭豈敢逞楚師不出境也

之出入此行也孔疏云言往來于此行道路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按一本訓定豈敢求罪於晉盟戰地于雞澤而次成乘其粟於不協公之聚訟不敢設備都爲乘車師之地

少宰官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閼二先君成穆王共王

命去之按銑於是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蒲胥之人逐之左右角之旁夾攻之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馬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麋起於前必當其後麗龜麋之疾走者麗龜欒伯射麋麗龜者麋必前足跪而後起故麗龜之疾走者亦無不可射之時欲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不晉魏錡趙旃求公族未得而奔

命去之按銑於是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蒲胥之人逐之左右角之旁夾攻之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馬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麋起於前必當其後麗龜麋之疾走者亦無不可射之時欲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不晉魏錡趙旃求公族未得而奔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十二

晉人之敗由二帥貳以無備趙旃座按故將下泮叙無備且二帥爲楚所同而楚子恐逐其介尹邓尹攻以全師遁因旃等更叙其更大也

晉人之敗由二帥貳以無備趙旃座按故將下泮叙無備且二帥爲楚所同而楚子恐逐其介尹邓尹攻以全師遁因旃等更叙其更大也

晉人之及楚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按是魏錡射

晉人之及楚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按是魏錡射

無乃不給於鮮敢獻于從者一言按銑於是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蒲胥之人逐之左右角之旁夾攻之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馬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麋起於前必當其後麗龜麋之疾走者亦無不可射之時欲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不晉魏錡趙旃求公族未得而奔

無乃不給於鮮敢獻于從者一言按銑於是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蒲胥之人逐之左右角之旁夾攻之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馬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麋起於前必當其後麗龜麋之疾走者亦無不可射之時欲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不晉魏錡趙旃求公族未得而奔

備不敗且難諸侯相見軍衛不徹也警也舉也按選從云備不敗且難諸侯相見軍衛不徹也警也舉也按選從云

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也登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逞楚軍不得在鄭境也

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也登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逞楚軍不得在鄭境也

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季篇正備因士渙言之

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季篇正備因士渙言之

子乎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方云晉師敗績楚人遂大張脫屩逐大夫免趙旃知莊子不肯設法散漫故困旃座預備後三軍則敗後三軍得以救相從

子乎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方云晉師敗績楚人遂大張脫屩逐大夫免趙旃知莊子不肯設法散漫故困旃座預備後三軍則敗後三軍得以救相從

者請挑戰弗許請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不得官職欲以逞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季篇正備因士渙言之

者請挑戰弗許請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不得官職欲以逞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季篇正備因士渙言之

命去之按銑於是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蒲胥之人逐之左右角之旁夾攻之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馬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麋起於前必當其後麗龜麋之疾走者亦無不可射之時欲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不晉魏錡趙旃求公族未得而奔

命去之按銑於是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蒲胥之人逐之左右角之旁夾攻之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馬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麋起於前必當其後麗龜麋之疾走者亦無不可射之時欲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不晉魏錡趙旃求公族未得而奔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十二

鋮言魏備見趙旃夜壬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逐而退

鋮言魏備見趙旃夜壬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逐而退

備見而趙旃之事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無所畏也示楚方云魏錡車已備見而趙旃之事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無所畏也示楚

備見而趙旃之事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無所畏也示楚

來終故又叙旃事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無所畏也示楚

來終故又叙旃事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無所畏也示楚

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按兵法車十五乘爲偏今用舊法而少變之右廣雞

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按兵法車十五乘爲偏今用舊法而少變之右廣雞

鳴而駕曰中而說舒銳反說舍也左則受之曰入而說許慨御右

鳴而駕曰中而說舒銳反說舍也左則受之曰入而說許慨御右

廢輿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故各有御右乙卯

廢輿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故各有御右乙卯

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蒲胥之得其甲裳

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蒲胥之得其甲裳

之入晉軍也逐出陳按孫叔之懷王不能分而敗之也叙寫孫叔出令而敗

之入晉軍也逐出陳按孫叔之懷王不能分而敗之也叙寫孫叔出令而敗

潘黨望其麾之按麾車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

潘黨望其麾之按麾車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

下曰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兵車名服云屯守備不復己爲之也設下文知敗而先濟

下曰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兵車名服云屯守備不復己爲之也設下文知敗而先濟

潘黨既逐魏錡求公族未得而奔王使工一語以見不敢馳孫叔出令三軍難知不止聖弗一

潘黨既逐魏錡求公族未得而奔王使工一語以見不敢馳孫叔出令三軍難知不止聖弗一

陳而不敢馳一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也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

陳而不敢馳一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也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

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杜敢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孔疏晉三軍在上軍之右者皆移唯上軍未動得君戰則言）左傳唐久爲楚不復見於諸侯故定四年楚滅唐不書）曰不殺不德而貪以蔡以唐伐楚不書明年楚滅唐不書）曰不殺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殺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蓋也敢藉（猶假也）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集也）

方云爲中軍見楚人乘唐

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卒爲軍殿（以其所將之此與前相應）

之創故又乘

欒武子曰（武子欒黶）楚自克王以來（自是楚之常）未嘗一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以軍實（右廣初乘車以逐趙旃得勝白後二廣之車先乘左廣也晉乘左廣以逐趙旃得勝白後二廣之車先乘左廣也晉）今其三帥（子重子反子孔）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遁（拔趙旃早已乘車北則乘遁已之）而走林（拔趙旃早已乘車北則乘遁已之）收

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求定○鋪音敷　其六篇大曰敷○大音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七德故使

子孫無忘其章○章明也注典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哉

民欲犒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謀○犒音勞○勞去聲下反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年楚師則戒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

戢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鎮毀大惡名崎不義小惡以務烈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伯先王





末以一節二晉相形

分鄭而立公子魚臣師於鄭國分鄭國以與楚也魚臣已楚之人之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言楚莊有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所以遂棄宮告成事而還傳所言楚莊有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言楚莊有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

爰摽其所鮮于何歸於怙亂者也夫鄰於北狄而分鄭以與楚不義孰甚焉鄭伯許男如楚以討貳於晉故也晉人以鄭伯之逆命也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而後可知也顏色於是乎在克而不能治其民以至今天或者大啓晉也而





又教林父以重楚敗其銳乃久不競乎○春秋鎮楚晉君明而中興不類○類善秘貪利而棄其師故也綏一晉楚由能振其强耶林父復用卒未有以難其力何爲乘不替五明與晉抗乎○五明之類非特之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晉人全軍救鄭義也○鄭人已平猶欲捷楚亦義也所恨元帥不得其人而喪師辱國故傳體經著處處蔽罪林父人謂晉之衆在先穀等五人然先穀力主戰楚失弱不如死壯故斯言可謂大義激發斯時士會卻克荀首樂武俱在行間即既敗之後士會以七覆拒敵荀首以反戰見功而況全軍在握士氣奮揚又何以畏之如虎也自知無能便



當知難而退何以隨先穀濟師隨季之對何以先穀得更之皇戌覘軍楚子求成之說林父何以信之士會請備林父獨不之信既欲其成何以不使荀首知營而曲從二帥之往故傳寫諸人偵聽皆所以罪林父也先儒謂敵不敗不辱可以論晉侯而無解于敗軍之將之刑也

之役先軫利於戰而偏說不戰以使之不得不戰然使一戰勝之此孫叔亦主於戰餌之以不必戰使之俱不欲戰然後以嚴戰勝之先軫步步英謀奇謀叠出臨陣郤步步開戰不動聲色臨陣則嚴整詳審四面布置孫叔步步開戰擊迅速不停兩人似不相上下然先軫雖誦退則明告以戰且曰戒爾車乘敬爾君事猶是嚴明者之

師若孫叔整整說盟息鼓弭戈而忽然掩其不備如滅蓋僭王之盜賊又先畛之所羞稱者也篇中關鍵在盟有日矣一句楚人口中用此四字晉人心中只此四字而楚勝晉敗全在此　通篇分五大段第一段圍鄭盟鄭寫得楚子操縱固心不參旁議便與林父反照此時孫叔全未出相早見幄幄中大有人在　夏六月壬師遂濟爲第二段是專寫晉林父將中軍一軍之主然自文六年救鄭伐陳連年帥師未嘗逢一大敵蓋素與趙盾比膽識并出盾下又新將中軍無以厭人望故心實畏敵傳從隨武語中提出孫叔爲宰寫得軍法井井德立刑行正反射林父諸般敗局蓋諸將之不欲戰者正以元帥之非其人先穀之病病在不知桓子耳桓子猶豫未央而中軍佐忽下令先濟元帥安在哉知莊明言軍律欲以刑威先穀而未曾交鋒先思敗績誤入韓厥六人分惡之說遂爾濟師此林父不能救決於未濟之先也此段已伏不知所爲之根楚子次鄭至敗而先濟爲第三段是專寫楚晉爲爭國楚戰安能全勝必有人無備而一鼓可滅也先使其驕令其易我此迎先穀諸人之意也後餌以成令其信我此迎桓子諸人之意也易我調不足備信我謂不必備下段云乘晉師仰乘此無備之師也先遣鄭皇戊騁晉見探虛實傳述叔隨武雖武極寫楚師之勁一則反照晉師一則便使下段楚師之進兇不可當臬戍歸又使少宰如晉卿將不和俱不出伍參所料厥後又使人明白求成約以盟曰勿許成者定盟期而致師者欲搏戰射麋獻麋遊戲三眯逆知主帥不網妄夫技癢而後得以狎然乘之卻獻子云弗備必敗姚子不可桓子遂亦不可也預逐出士季翼齊有備正探晉林父無備之罪　潘黨逐魏錡至終夜有警爲第四段是專寫晉敗斯時在郯諸將俱將釋兵卷甲振旅歸晉不過待盟日與歃血耳軼車逆之恐二子不善召盟或至怒楚欲迎以俱歸耳晉之三軍全然未動乃潘黨望塵僞告晉師之至於是孫叔出令師遂急馳晉軼晉軼車方在道而楚師已入晉軍矣傳著兩途字一疾字云乘晉軍直如飛如馳從天而降林父若能躬冒矢石麾軍亟進猶可爭鋒否則按兵不動上軍七覆互爲聲援猶不至敗乃從軍中望見楚師繼湧錯愕不知所爲迴車先走且走且鼓曰先濟有賞先濟河者速走之謂也于是晉之中軍先奔下軍隨之前茅轉後後勁反前後者楚軍殺之前者自相殺至爭舟指可掬而林父已爲嬰齊舟登岸矣方知傅叔伍參之言字字痛詆林父且傳于楚軍著懼王入晉軍句想見乘晉師時君臣俱率先陷陣於桓子蒼軍中二字想見楚師已至而元帥猶然安處一勝一敗于此已分工尹以右拒逐下軍潘黨唐侯從上軍不言中軍奔無可逐也而上軍猶全楚人合兵乘攻七覆疊起應接不暇之上軍獨不敗晉零星敗卒厥隊馬旋亦是乎曰訓練之

疏正卿上面二武之言相應遂使父子不救兄弟同死
骨皆枯屍成京觀嗚呼林父之肉其足食乎觀鈞先歸至
師范旃失車在後至此方見末寫莊子善射以明晉自有
人耳言寄濟是風靜月黑草木皆兵終夜有聲是傷痛叫
號無復部伍　上段層層布置而孫叔總無一言兩段紛
紛傚舌而桓子絶無一語幾疑兩人胸中作何成竹至此
點出孫叔一鳴驚人方知從前嘿晉皆渠詭計而益見其
謀之毒點出桓子墮足無措方知從前紛呶皆彼狐疑而
念形其罪之大　第五段丙辰起至末是專寫楚戰勝事
說楚子極得意處正明林父之當戮也楚子以武王爲法
猶晉孟德之以周文王爲法耳彼亦思二國暴骨其誰畀
之何不各守其國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其誰死之何不各
子共民觀兵以威諸侯其誰威之何不奉盟主以共奬王
室且城濮之戰楚軍既敗子玉收其六卒未鬬先潰又驅
四國之師而萃於子玉也郤之戰晉上軍未動楚子拍唐
侯之肩介其鼓勇而復佐以溜黿游闕四十乘合攻士會
是一卒不盡必不肯休設心更毒矣晉軍已預積屍塞井
迹林父懸之國門猶不足謝三軍之命反藉其燕瀕濕
邪說稱爲社稷之衛石制責國而刃及其頸卿何共明林
父喪師而使復其位晉何其謬傳引詩斷以怙亂收拾全
局所以激射晉侯之此林父也　通篇以河爲界恥晉
及河欲逐以先殺言師逐潘河楚師將飲馬于河而



晉師既濟乃留及戰桓子曰先濟者有賞前濟畢濟河而
南今濟是濟河而北也於是餘軍皆濟楚子記河並以河
爲眼目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
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補正二字衍）申公
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杜解拊撫也言撫勉之
意）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說以忘寒）遂傅於蕭蕭選無社蕭大
懼（苦誘反）遂傅於蕭蕭選無社蕭大夫也
言（號申叔展司寇名）申叔展無社（蔡地）麥麴（麥麴酒之物）
曰無有山鞠窮乎（鞠窮所以禦濕）曰有麥麴乎（麥草之名）曰有
曰無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曰於智井而拯之（智井故使
入井）故使叔



傳著楚旅之殘暴也蕭爲宋附庸宋以蔡救故戰勝而因
之子蕭人何敢殺楚臣宋殺之也師人多寒想見積雪沒
脛裂膚指光其只寫楚軍一面而蕭人之滅守宋蔡之
駐軍無不如此拊而勉之軍如挾纊寒者使之煥病者使
之起百道俱進三國遂不能支蕭潰後不言滅蕭但叙還
無社事叔展欲救一故人於不死甚是費力可知蕭之臣
民或殺或夲已盡也即無社之室家亦且離散死亡莫可
訴也河魚之疾生命如縣不以鈐鍼死便以凍餒死一

滅君殉一爲之洗是楚莊一言而楚之三軍有生氣蕭之三軍皆死氣兩邊對照筆法暴不仁溢于楮墨黃東發幾傳歸曲于蕭歸美于楚則未嘗細讀傳文也楚莊之智極黠其於陳鄭宋皆先代之後必不可得寧弃之於前若蕭迭弱小滅之而已故中原諸侯得終春秋之世者惟晉之力與之相較楚爲忝矣谷晉猶陽膚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邱（孔疏）先珍或稱原原同盖分原邑而其時猶在前年故又以宋爲晉其言也（朱傳）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左氏以書人爲晉罪亦非也又左氏于明年笙人伐宋傳云宋可免則此蓼罪三國說不可行蓋據捕史例而失之宋爲盟故伐陳（討貳于楚故）

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宋人不能伐陳于弒君之日而伐陳于既定之後蓋以蕭滅于楚而移禍于楚與國之陳也亦以陳鄭既服楚必謀宋而自結于晉也宋救蕭不書以蕭不得宋救而殺二臣或未必即滅是宋無功于蕭而累于蕭也衛救陳則書以衛師至而陳圍解宋不得逞志于陳也孔達明知背清邱之盟必爲晉討而寧守亟廢之信早謝一死雖計未盡善而其敝誠切其志誠可哀矣蔣同盟者兵敗之餘恐諸侯之貳而同盟以一之也





四明 姜炳璋 撰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塤 校

宣公三

乙丑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萊（夏楚子伐宋○秋益雨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三年春齊師伐萊萊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蕭同叔子齊頃公之母也蕭爲楚滅（瞞未聞發一旅以救母族之難乃統大衆以陵弱小之莒有愧於晉僖矣）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狂狡救蕭在前年按又以宋爲晉夏而晉衛俱不顧盟以堪宋）



秋赤狄伐晉及清（邾瞞見晉不救宋已背清邱）先穀（傳見晉不救宋已背清邱）

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以免焉（詩之賢安得獨以背盟責衛）

衛師至而陳圍解宋不得逞志于陳也（郯戰不得志故名狄欲爲變）

秋赤狄伐晉及清（一名清原按今山西稷山）先穀（罪不容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通論）

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

舍林父之罪不問而皆先穀（即休父亦皆之山適赤狄伐晉乃歸罪殺之其云先穀召之即歸罪之詞夫先軫有大功于國當十世宥之而使之不祀以視楚之報子文相去懸絕）

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清邱在清原城西北有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盟故伐陳）

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案云連高曰戊字見脈有所脫）則爲政而元（案元也大國之討按宋爲晉討陳而已案之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經）丙寅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晉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故免於戮）衛人以爲成勢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

（晉侯伐鄭）晉侯伐鄭爲（晉眩於鄭逐局楚）故也（鄭）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穆公）子良（宣於楚）如楚（十二年子良）代子良於楚（子良宣於楚）有禮故名之（有譏國之體）

（晉景公欲繼）文襄之業（銘意伐鄭四同盟皆君親之非無）志於復霸也（然取鄭不告廟亦非霸主所爲）元帥何足以作三軍之氣耶（鄭不告廟不告社稷亦非君親安希勝楚并不）故速言服鄭（鄭頃之後未見盟會）

（楚子使申舟無畏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不假道於（補注聘晉非爲宋也申舟以忿晉之故宋耳）則爲政而亢（案亢也大國之討按宋爲晉討陳而已案之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爲明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卑而行）（屈申舟子以子玉示必死）（以子）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同（邑也）（即是與亡國）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乃殺之）也（寧鬬楚僞）（楚子聞之投鞍而起）（投鞍也）及於（窒皇）（窒皇廣門）之外（前此未及車人驚車進而及於窒皇前此宋及）之市（人進劍進而及於滿脅）秋九月楚子圍宋（以我比其逃）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歸父交久矣歸父會齊所以謀事楚也）（楚使申舟聘齊）（齊楚之有）晏桓子（晏嬰）告高宣子（高固）曰子家（歸父）其亡乎懷（忌）也（於）魯矣（懷必貪）人亦謀已（人謀人）一國謀之（人謀人）

何以不亡爲十八年鍚父弃齊傳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杜解五物）（附注）劉炫曰聘而獻物陳百品於庭朝而獻功獻其征伐之功（附注）劉炫曰容貌采章謂物之可以衣服（以免字絕以謀其不免也絕句）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附注）劉炫曰容貌采章嘉淑之物加貨言謀其不免也誅而爲（想見當日者）旌之的者嘉淑謂美善之物之多皆賓所嗜亦庭實也杜注誤賄則無及也（附注）劉炫曰賓而解無及也往則不足解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爲明歸父會楚子傳

中原諸侯不爲楚滅者恃晉耳鄭之役晉已大創楚人乘勝滅蕭盛怒圍宋烽火遂及于齊魯曹衛之間此時諸侯社稷岌岌故孟獻有薦賄之善歸父有會楚之舉雖云過急亦小國之不得已者也說者責其不約齊聯晉以拒楚南蠻虎視主憂臣辱之日而與之言魯樂說獻子憂國之心即知歸父思樂之謬兩篇並列賢否可見後此所謂欲去三桓不過以張公室爲名覬大權之獨攬耳假如其志則所以飢魯者何減季孫

嗚呼斯時之林父已不敢窺楚一步敢言拒楚乎此正



丁卯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及者自此及彼也疏云譬及爲宋○六月癸卯晉侯黑臀卒（黑臀景公名）○秋叔孫僑如會齊高固于無婁（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冬季孫行父如晉（行父將以冬告糴而先如晉）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



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隨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受毒物）瑾瑜匿瑕（匿玉瑕）國君含垢（忍垢）天之道也（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晉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致其君命接楚子以來）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死又何求（葉氏曰古人奉事性命而止乎古之以歸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所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君以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獲考（已不下臣獲考也）死而成命臣之願也（寡君以臣已不下臣獲考也）

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而定乎古人奉事性命而止乎古之以歸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所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君以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獲考（已不下臣獲考也）死而成命臣之願也（寡君以臣已不下臣獲考也）



楚人平（及者自此及彼也疏云譬及爲宋人所欲非也）○六月癸卯晉侯黑臀卒（黑臀景公名）○秋叔孫僑如會齊高固于無婁（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冬季孫行父如晉（行父將以冬告糴而先如晉）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



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隨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受毒物）瑾瑜匿瑕（匿玉瑕）國君含垢（忍垢）天之道也（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晉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致其君命接楚子以來）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死又何求（葉氏曰古人奉事性命而止乎古之以歸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所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君以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獲考（已不下臣獲考也）死而成命臣之願也（寡君以臣已不下臣獲考也）

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而定乎古人奉事性命而止乎古之以歸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所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君以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獲考（已不下臣獲考也）死而成命臣之願也（寡君以臣已不下臣獲考也）



楚人平（及者自此及彼也疏云譬及爲宋人所欲非也）○六月癸卯晉侯黑臀卒（黑臀景公名）○秋叔孫僑如會齊高固于無婁（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冬季孫行父如晉（行父將以冬告糴而先如晉）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



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隨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受毒物）瑾瑜匿瑕（匿玉瑕）國君含垢（忍垢）天之道也（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晉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致其君命接楚子以來）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死又何求（葉氏曰古人奉事性命而止乎古之以歸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所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君以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獲考（已不下臣獲考也）死而成命臣之願也（寡君以臣已不下臣獲考也）

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而定乎古人奉事性命而止乎古之以歸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所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君以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獲考（已不下臣獲考也）死而成命臣之願也（寡君以臣已不下臣獲考也）



楚人平（及者自此及彼也疏云譬及爲宋人所欲非也）○六月癸卯晉侯黑臀卒（黑臀景公名）○秋叔孫僑如會齊高固于無婁（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冬季孫行父如晉（行父將以冬告糴而先如晉）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



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隨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受毒物）瑾瑜匿瑕（匿玉瑕）國君含垢（忍垢）天之道也（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晉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致其君命接楚子以來）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死又何求（葉氏曰古人奉事性命而止乎古之以歸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所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君以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獲考（已不下臣獲考也）死而成命臣之願也（寡君以臣已不下臣獲考也）

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而定乎古人奉事性命而止乎古之以歸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所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君以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獲考（已不下臣獲考也）死而成命臣之願也（寡君以臣已不下臣獲考也）

華元殺申舟以報田孟諸之辱壯哉何大義之激發也楚子圍之經歷三時師老而糧匱矣晉景此時大有繼霸之心使執政有人則晉攻其外宋擊其內宋國解而晉霸振乃聽伯宗之邪說舍垢納汚甘居人下蓋林父使之也顧不救宋而明告於宋早舉師悉起欲其固守退敵困以爲已功也中段寫解揚棄棄忠義可以薄青斐而貿金石揚不敢反其言致其君命晉顧反其言以欺與國易子析骸晉實使之寫解揚所以斥晉侯也楚莊假無畏一死作伐宋引綠原非爲無畏復仇申舟鼻叩馬憤不能答因以虛聲恫喝而宋卒與之平皆晉人爲之也　春秋晉國人物如伯宗師曠女齊史趙之屬皆當時所謂君子也迹其居心忠恰時進讜言而伯宗乃爲荀林父言不救宋師曠爲衛偃言不討衛女齊爲韓起言必事楚蓋爲權臣所脅忤意則赤族是憂賢如叔向猶委曲迎合趙武謬云楚爲晉細況其他乎雖不可謂非諸

人之玷然此日之時勢已兆分晉之局矣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杜解)潞相(杜解)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鄧舒爲政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杜亦林父意也言)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杜亦林父意也言)有五罪倘才鄧多何補爵不祀一也書酒二也棄仲章而嬖(杜解子反夜焉潘元所謂懼其設已以與元盟而以事告)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潞侯國按今山西長治縣西有黎侯亭)虐我伯姬四也(杜解以是非直告於君而同朝波之五林父爭則使人代白而已皆不顧君命於)傷其君目五也怙其衆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效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政冷(杜解)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呂祖謙林父善人之惡惟務其衆幸人之亂雖其不盈伯宗幸人之亂雖其惡或其或事是而心非也)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天反時爲災興晉地反物爲妖(興物先也)民反德爲亂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蓋召毛二子卒立召襄公之子也)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立王子捷(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立王子捷即王孫蘇也)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輔氏晉地今山西朔平府平魯縣北有輔氏城)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秋土(略取也)秋治兵於稷以略土(杜解)玉午(玉午晉侯名)

秦而東行定狄地稷拔今山西開喜縣南立黎侯而還仇奪有稷神山山下有稷亭即晉侯治兵處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於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魏顆晉地輔氏晉地顆背秋反踰杜回

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之父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按治謂病未昏亂時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使反報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

秦自二年伐晉晉不報伐越十四年秦桓棄晉霸之不振脩先人之怨豈知子之於父如其道急於系賢如其非道當先幹蠱先君仇晉睦楚以諭周室不道之大者也故傳於魏顆從父治命不從亂命詳寫而聖經深罪秦桓之義



自見　傳志列國以人殉葬者有秦穆公宋文公卽晉景公命殺小臣皆殉也不特大國之君也邾莊公遺命殉五人則知小國之君亦用人殉矣又不獨諸侯也琅武子命其子殺二妾季武子謂正常曰無死櫝弓載陳乾昔命二婢吹我則知此時大夫往往以人殉矣蓋王楚不明殺人如臧紇秦穆公用百七十七人之多傳特書獲杜回事以爲用治命之獲冥佑則知妄殺人者之必受天誅也雖不免啓罔果之說而其挽人心而扶世道用心爲已善矣臨前事非至今還爲定制○黎侯自晉侯復而立黎侯而還此一盛德事齊桓之存三亡國無以加焉豈晉告諸侯但云滅潞而未及存黎經無由書之歟又豈晉卽命爲已附庸故聖人畧之歟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荀縱亦賞士伯以爰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士貴羊舌職叔向說是賞也○說音悅曰周書康誥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者此物也夫唐用敎也物事也言文王上伯庸中行伯君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鄭箋天下放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王季子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爲魂魄爲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滅潞亦壞夷狄之一事然在林父不足貴喪師之罪而寢潤儼然居免敗將之功迹其君臣盡得狄土津津欣躍過望一腔喈利俗腸何嘗爲伸大義除中國之患起見而羊舌職稱其明德比之文王造周不亦可恥也乎至周獻楚亦尊周室之一端而原叔將事不敬不出康公之料傳並識之明晉伯之衰也

初稅畝非禮也按什而敎出不過藉周法民耕而獻公田十取二謂法民力而治之我不用以雙財也按四字包有若百冬蝝生饑幸之也蝝未爲災幸其冬生不爲物蝝未成蟲尙不爲災必書者譏異也中間插一饑字覺民

時皇皇下幸之吏醒

傳戊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別種留姓滅滅氏今又并盡其餘黨故留呼今山西也留縣南）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堂）秋邾伯姬來歸（邾無歸義曰則歸是歸寧之歸）冬大有年

小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留呼之黨接鐸辰當在山西境安府境）三月獻狄俘于京（獻于也晉侯請於王戊申以歸）敝晃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太傅之官）以佐太子（卿位傳見列國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有之曰善人在上則國無姦慝）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訓無不戒慎善人在上則國無姦慝公十六年

讀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下

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林父已卒而傳不敘明同于趙盾以喪師之罪大也士會爲政獻俘請命自是尊王大禮翠盜出境想見初政一新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邾伯姬來歸出也

爲毛白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名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白毛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王孫蘇使王札子殺白伯毛伯（國人不與因而出奔）則蘇爲大逆罪不容誅出奔晉倚大國爲援也卒中其術士會老成何無識至此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室之原襄公（周大相佐禮殺盟

升也升殺於頌疏云殺詩箋云殺而食之曰殺切肉爲殺以升于俎殺俎既同故經傳通稱升于俎云薦其半體謂之房烝故經問之武士會謹季其字疏云房烝武子謂已殺王享亦當房烝今乃殺烝故問之王問之名武子曰季氏而弗問乎王享有體薦享則牛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俎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謂諸侯（林堯叟言士會聘魯公當享之而享亦當用宴禮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傳古典禮之廢久

范武子不知王室之禮能講求典故脩晉國之法使采葦文物煥然更新羊舌職所謂善人也故姑過不殺者又武子之罪人也

經己巳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子爵公寄立）丁未葬蔡侯申卒（子爵公國立）夏葬許昭公（丁未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

子不書非卿按野王
人之私臣又從
苗賁皇之言今爲河南懷慶府治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楚滅關敖之子
得其大夫可食邑於苗地晏弱時在野王
見許不必食故因使而見之○賁扶云反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
衛侯必不代
者諸侯事吾先君昌外不逮言汲也衆言聲臣不信諸侯皆有
敢非言出於
貳之一辭矣故雨敵皆爲
敵疑他
晉侯從源正
貳都客者迎
別
或志背亦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
沮之也
止曰君不出必執
吾使故高子及欽盂而逃夫三子
者曰若絕若好寧歸死焉
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三人
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之言信也
瓦疏使沮者吾不既過矣乎
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附注）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有悔
遣使之心今又久執不歸
必將背晉是成其悔必也使
反者得醉衆解使高固中道
害來者朱解而三以懼諸侯
子反受害
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猶不拘
執使得
逃去也傳言晉不能備禮諸侯所以貳按晏子逸
千此時蔡朝南鄭歸之逸在明年晉伐齊盟公于
貳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十七年

斷道之盟同外楚也或曰謀齊謀齊即所以外楚也楚至
莊強甚服鄭陳蔡而西諸侯在宇下矣服宋而東諸侯歸
害來者朱解而三以懼諸侯
子反受害
體索矣又西結秦繞出周晉之後北瞰齊牽制周晉之東
進去也傳言晉不能備禮諸侯所以貳按晏子逸
千此時蔡朝南鄭歸之逸在明年晉伐齊盟公于
天下大勢皆歸於楚齊不思桓公召陵之勳睦使南行互
爲間晉其不忘盟主名之即來者惟魯衛曹邾數小國晉
霸中絕觸勝言乎故晉景翻然爲斷道之盟若曰齊侯親
至知其共奠王室也乃僅以四大夫塞責而至之者三於
是以外楚始而以謀齊終此固天下之大機而晉霸之大
閒雖也故經直書曰同盟　齊頃蔑視盟主助逆惡陵即
婦人笑客一事蓋亦以晉當新敗之後玩視上卿耳魯何
以忍舍齊而從晉蓋晉徵會於齊知必徵會於魯歸父主



之也與公謀去三桓當始此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告其子曰吾聞之喜樂以類者雖易悉老宜多
父子曰燮乎士會之子　燮其名　吾聞之喜樂以類者雖易悉老宜多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遄速
也沮止也祉福也朱子曰祉音恥君子之言恐以已亂也
猶言也祉音恥君子之言恐以已亂也
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
不利于同列而
或生讒怒也
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使卻子逞欲
政快志以解亂
有直是反
爾從二三子大夫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爲政
此以卻獻子爲政爲主克雨請師不許不特晉侯設事即
諸卿俱各逡巡武子謂此舉雖屬憤兵其實所以已亂懼
其益之正示以必當尚順其美之意或云懼克爲亂豈有



爲亂者而能立大功於國哉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
曰魯君兄爲母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
嘉好之事則仍皆史之文惟相發害然後據
例以示義亦以筍觀之異友于之義
歌樂子云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
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
曰我足矣職履而食終日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爲通邑
也以取貴乎春秋趙氏曰宣公之惡兄弟恥之則
立其朝而飽其祿者可少愧矣穀梁之
說可補傳所未及

經　庚午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邾婁。秋七月邾子貝丘是
釋　政在　丙不書君
天夫也。莫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

欲親魯歸父○魯歸父即以賈遂君命者歸罪三桓猶鄭子產之欲去三良○正不嫉其交淺而言深也況斷道之盟晉鄙好歸父卑有成謀乎乃方入晉都宣公即世左右與聞其事行久陰刺得之而歸父逐矣○案民云晉大夫晓告季氏亦非也此時晉卿非後魏魏荀昧之比又謀洩而爲下所先然不以欲去三桓罪而身則絕于路渡非滅也○受弒名何也蓋作聞其事愼極而縣世之也口中切齒於仲意中實切齒於宣使已與乎弒君而轉欲逐已使已失眷援而轉援晉以害己負心至此加使我二字自鳴其功轉似猱升者之爲行父傳述其橫極之辭亦以顯行父之罪耳○單襄公王卿如晉拜成平戎劉康公子王季徵戎斬其國耳以既平戎心無備故服虔周內史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詩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之伐云單使來不足伐也鉄鉞斧服虔周內史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詩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之伐云單使來不足伐也鉄鉞斧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墉　校

成公一[孔疏會世家云名黑臀毋穆姜以定王十七年即位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穆姜以宣元年僖公子也公衡成公子也]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氷

傳　元年春晉侯使郤犨來聘平戎于王○往歷平文十七年郤至之役晉寡慮報故謂之報嘉平戎斬其國耳以既平戎心無備故服虔周內史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詩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之伐云單使來不足伐也鉄鉞斧

親魯而齊謀伐魯可以報行父也　報適立庶直斥之不

碩先君獨不畏干新君之怒那知行父之無君矣末寫歸父盡禮正形文子之薄於先君曰善之善歸父正惡季孫忽生一策悖詭得計論越明侯逐出物何以勝觀此敗檜

為齊難故作邱甲○林慰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墜而作邱甲
前年魯乞師于楚以伐齊楚師不出也則事梵無益而齊有怨且歸父連年使晉會楚與齊楚相結今逐之奔齊恐為偷禍於是作邱甲以備之皆行父謀國之不臧也成公新政不振而殃及於民也如此
秋王人來告敗○解狄乃書所以急于得魯也乃出郭而與臧孫盟然則行父何以不會晉侯蒐于赤棘○與晉盟侯蒐深曰與倫如不協不敢自出深心而善自為謀也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城郭○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
讀左補義　卷三十　成公元　二
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還○解狄也盟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杜經已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不見經師龍門瑤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門地龍人胆此無其○龍殺而歸○歸此○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蒲傳見
同我者謂同讎伐我也親宜叔之言知齊援楚以謀魯衛矣零星寫來總為戰鼓張本
壬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杜皆陳曰戰大前曰敗績新築衛地○按今直隸魏縣南有新築城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繁云軒縣曲一面故謂之曲縣○繁緩以朝許之繁○同縣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去齊五百里○八月壬午朱公鉏卒○子共公冏立○庚寅衛侯速卒○子定公臧立○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
讀左補義　卷三十　成公　三
楚公子嬰齊于蜀○林慰楚書公子自要齊始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乙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杜經已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不見經師龍門瑤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門地龍人胆此無其○龍殺而歸○歸此○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蒲傳見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提綱主郤子為一篇之綱○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名自諸郤克故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蕭故提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按言不足以供其役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范文子代趙朔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滅宣叔逆晉師且道之○秣駘宣叔名○師先歸故代趙朔韓厥為司馬○周云寧俾師而不及衛師暫以衛師原在新築也及衛地三字是補針脈度又云請師在郟其過也○師於莘地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靡笄山名按今名千佛山在山東濟南府城東北○廣如字又音廣笄音雞○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且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且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久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桃○桃音逃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音古○賈余餘勇欲賣之○賈音古○賈余餘勇欲賣之○賈音古○賈余餘勇欲賣之

陳傅元曰孔父進不而退欲退入君地謀辭下臣不
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
右戴齊侯以免
車取飲如君之
宛平聲茷扶廢反
韓厥獻丑父曰子此將爲戮乎郤
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殺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
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按知丑父猶免故三入三出求之
每出齊師以師
按猶警厲
入於狄卒
故齊侯每出其衆以
不是侯卒乃近徐聞而使
阻其逸也
何額門曰婦人內夫家何以反不問辟
司徒
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
若以不孝令於諸
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不以孝德
先王彊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
彊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故各從土宜
故詩小雅或陾或
東從其土宜
詩之作齊僖襄東行易朱子曰并田之法
今吾子彊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
吾子戎車是利
橫絕橫過之意而非戎車之謂也若盡東其畝橫行易朱
交所以窮設險之意而非戎車之謂也橫絕橫過川澮其中阡陌一東一南十字相
畝則無經橫橫何但一直向東可以長驅而來矣無顧土宜
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
實有闕
闕猶缺也
四王之王也
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
樹立也濟成也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
子以商建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伯先儒多從此說
楚莊爲五伯先儒多從此說
是也顧亭林云五伯有二國也所謂四王則通三代伯者言之
或作侶或作覇也傳以五伯對四王則通三代伯者言之
能聊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首商
伯則夏商之伯有明據者孟子所稱五霸以桓文爲盛則就
東周以後言之凡以力假仁義者皆謂之霸如楚莊齊桓晉文
也後史記言齊王句踐或稱五霸而遺其
霸其謂處句踐爲五霸然孔子未嘗言五
霸予之石窌
邑名按今在長清東南
力救反
晉師從齊師
也
卽齊邑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諸侯何害焉不然不見棄君之命侯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爲稿
徒撓曲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
王命且是以
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
若以不孝令於諸
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不以孝德
先王彊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
彊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故各從土宜
故詩小雅或陾或
東從其土宜
詩之作齊僖襄東行易朱子曰并田之法
今吾子彊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
吾子戎車是利
橫絕橫過之意而非戎車之謂也若盡東其畝橫行易朱
交所以窮設險之意而非戎車之謂也橫絕橫過川澮其中阡陌一東一南十字相
畝則無經橫橫何但一直向東可以長驅而來矣無顧土宜
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
實有闕
闕猶缺也
四王之王也
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
樹立也濟成也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
子以商建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伯先儒多從此說
楚莊爲五伯先儒多從此說
是也顧亭林云五伯有二國也所謂四王則通三代伯者言之
或作侶或作覇也傳以五伯對四王則通三代伯者言之
能聊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首商
伯則夏商之伯有明據者孟子所稱五霸以桓文爲盛則就
東周以後言之凡以力假仁義者皆謂之霸如楚莊齊桓晉文
也後史記言齊王句踐或稱五霸而遺其
霸其謂處句踐爲五霸然孔子未嘗言五
霸予之石窌
邑名按今在長清東南
力救反
晉師從齊師
也
卽齊邑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諸侯何害焉不然不見棄君之命侯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爲稿
徒撓曲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

只帶言之明知必不可行而故爲此演懘之語也國佐傳命義極正大然其責晉之詞曰若王命何無乃非先王之命何以爲盟主從前結楚虐鄭不服盟主已將天澤大義置之腦後至此師徒撓敗窮而反本不得不援引周天子聲靈壓服大國又不得不以盟主尊周之美號聳動強鄭曰畏威曰懷福曰繼舊好是一篇乞盟表文雖帶風稜其中實餒晉惟欲其共拒蠻荆已耳克之許平又何術魯衛之諫哉魯賂三帥如其命服想見慎重名器亦以見晉大夫皆恪守王命無求多于魯也正與曲縣繁纓相對晉爲勝師而寫晉處元帥傷于矢張侯貫于肘既勝而後猶迷其左越車下右斃車中備極狼狽齊爲敗師而寫齊處君不介馬臣能死石三出王人不遽之禽丑父國佐正論挺挺說者遂謂郤克僞成功齊頃到底崛强而抑知傳固大善之功也以一晉敵一齊加以魯衛曹狄之師傾國而從且至于鼓聲欲絶幾濱于危力病忍死而後得勝倘失此機會魯衛必亡楚得收拾齊秦宋鄭及東南諸侯之衆以敵一晉將其能支乎此戰救魯衛服齊更謀捷楚漸次圍成稍功以立故愈寫勝齊之難愈見戰功之大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人從葬疏云以辰樂瀕多痤車馬拉引調望車窆墳多人馬益多于常鄭元云段人以衛死者日殉○重器備多也椁有四阿椁也棺有翰檜上飾皆玄牆也四注屋市忍反○重器備多也椁有四阿椁也棺有翰檜上飾皆玄牆也四注屋本不當有周禮匠人註云阿棟也四注夏屋今宮殿是也檜之言櫬有棺在是本不當有周禮匠人註云阿棟也四注夏屋今宮殿是也檜之言櫬有棺在是禮疏云

曰其信知罃之父荀林父之季弟也而中行伯荀林父之
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鄭之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鄭
而歸王子楚公子嘉之臨荀首囚之
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逆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
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姬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
將爲陽橋之役楚住魯地拔今在山東泰安州西北使屈巫聘於
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盡去申叔跪申叔時之子從其
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
之詩衛風桑中淫奔
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副也反幣物而以夏姬
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
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晉已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令勿



傳因陽橋之役備載巫臣事
楚之憤肆極矣天下之積憤日益甚中國之人曰謀勝楚
總無以洩匹夫匹婦之怒於是將假手於吳吳荊蠻之國
非能爲討罪勤王之舉也以吳攻楚猶以楚攻楚耳以楚
攻楚君子不肯爲天乃生一小人而極工心計者以鼓弄
於其間於是晉與吳通而吳楚之釁成夫乃知巫臣爲春
秋所不可少之人此篇言其於瑣屑事如此豈漫無關係
作此閒情好色之稽哉討陳弒君卽欲納夏姬桓文必不



爲也然莊每以仁義愚人故巫臣卽以仁義之說止之君
不納夏姬臣欲納之狐趙所不爲也然子反常懼禍患之
及故巫臣卽以禍患之說止之正議宏論及至敗露而嗣
君猶以爲忠蓋理足以勝之也
天下豈有不盡之情哉如不問其言之是非而先求其立
言之心事刻意揆求將符口結舌而國事裹矣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郤克父士會曰無爲吾望而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
故不敢貳于曰吾知免矣知其不欲以己蔽人
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
不出范文子士燮代行故稱卽以讓
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師旅出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
鞍之戰未段寫郤克鴻慎之言幾是莽男子此補前傳未
及以見郤克之勝齊非一路剛愎也

楚之憤肆極矣天下之積憤日益甚中國之人曰謀勝楚
總無以洩匹夫匹婦之怒於是將假手於吳吳荊蠻之國
非能爲討罪勤王之舉也以吳攻楚猶以楚攻楚耳以楚
攻楚君子不肯爲天乃生一小人而極工心計者以鼓弄
於其間於是晉與吳通而吳楚之釁成夫乃知巫臣爲春
秋所不可少之人此篇言其於瑣屑事如此豈漫無關係
作此閒情好色之稽哉討陳弒君卽欲納夏姬桓文必不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來克作好莊王在宣公卽
位受盟於晉元年盟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楚而亦
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解
君莊王厲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
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柔士安文王用衆況吾儕乎且先
有桃門之役使齊旨心
楚侯會及陽橋故曰
面利陽橋之役以救齊
秋所不可少之人此篇言其於瑣屑事如此豈漫無關係
作此閒情好色之稽哉討陳弒君卽欲納夏姬桓文必不

注云先叙興師之由次叙用師之衆而魯衛受盟與秋是罪諸國之匿盟及蔡王車雖行王不在故不書右之位衛王然二君皆彊冠之忝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罰以明晉之不救也

大戸戸口已責棄遁逮鰌施及鰌救之赦罪惡師王亦蔑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右王卒書行故王戎車亦行之位疏云君親在軍君當車中御者二君當左右王車雖行王不在故不書侵不書侵使臧孫宣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楚侯遂孫疏以執訊臣執訊人執俘馘之林反執紅織縛布者皆百人公衛公子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爲左右名非卿也卿不書匿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窮與楚盟故曰匿盟匿之也按十二國共盟首豈不知而云窮盟者不政皆晉而私

諸侯何以匿與之盟也蔡侯許男何以失位東上侯曰失其君之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大雅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息也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衛逃歸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寧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言後人必是行也晉楚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周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離億曰兆民離則張合則成衆言殷以紂亡周以紂興法一求貴晉之謀深矣

此會毀齊盟蜀合傳從宣公求好叙起及成公之時齊楚以謀魯衛魯盟晉以敗齊茲揣境而來晉猶長衆不出況會盟乎師至于蜀深入陽橋使臧宣叔求成長不改作是獻千盾險如師路楚復以公衛爲質請盟者獻于請之舉齊也楚人許平退師次于蜀蜀爲魯地以蔡許二君爲辭必欲得公爲主人故公不得已遂會舉齊于蜀以侯諸國大夫之至夫楚國之君會楚大夫其辱甚矣然當宗就之危勉强與會其與盟衛庚孫良夫在無事時者有間豈得與失位之蔡許同日語哉此發明經書公會之義也戊曰輔氏之役秦鋒已挫鞍之戰齊堅已摧皆足以遏視楚人之膽何難戰楚使服此不識時務之言也鞍之戰至此甫三月楚人逆料晉師已疲而三月中原施於民使民致其死力傾國而來且以救齊爲名俾齊不爲晉用而秦人功狄不式刑也王命涇湎蔑於酒面著灰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國曰甥異姓侯敗王罟經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睦不獻四伴告伐事而禁涇標訓誡掠百姓取財也今叔父克能

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盛伯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進于天子自稱曰余一人又好先王之禮謂獻余雖欲於鞏伯其懸其敢廢舊典以喬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室休戚相關故曰甥舅寧不亦湟從亦作縱其欲以怒叔父邦望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屬也於三吏三公也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魔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寡而私賄之使相禮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籍者也王畏晉故私賄以慰鞏朔

前年定王遜擊弄戎反爲所敗使王人告難于晉而晉方謀齊不暇及此番獻齊捷于周王心不能昧也故首言勝夷狄則當獻捷而中國則不必用此禮兩王命伐之隱徐鬼命之伐戎而不赴不命伐齊而伐之自以爲不世出之功獻捷於王又不使上卿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矣齊爲大公之後以怒而伐之戎敗王師獨不怒而置之耶語語注到告難不赴上而却不明白說出覬覦之旨嚴于斧鉞侮于楚盟中國之後特著此篇見周室聲靈未替朝國受貢惟謹荊南偽天子無從厠足也

經　癸酉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程解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隣則非禮也非禮皆本其接隣國之罪也按稱子稱爵皆本其接隣國之辭○辛亥葬衛穆公高氏曰見衛侯不臨先君之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三年喪畢宜公神主新入廟請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遷災故哀而哭之按杜說是也黃若晦謂如許之厥祖則何至三日哭哉○乙亥葬宋文公葬月者之知其僭禮○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汝陽田之邑接今當以遍書○晉郤克衛孫良夫帥師圍汝陽田之邑接今當以遍書○晉郤克衛孫良夫帥師圍棘

以徵晉出德
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兩釋勢均力敵也因以成其好
掾撰不勘莊
予直示本條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二國不為已王曰子歸何以報
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
無怨無德已
四得到無可
轉身又從來
報便可亂新
本最點以明
之好
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
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共不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臣請千異國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
開臣就刑後此則
自然無此也
不獲命請戮於宗亦及於事而帥偏師以
修封疆雖遇執事將帥其勉敢違此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亟為之禮而歸之



荀罃為後來三篇威楚人物自有一種根柢故頭為敘出
以見朋佐非偶然也楚許歸罃者以歸穀臣之故乃首佐
中軍知其必用故欲逆一言為後來口實如成王之于晉
公子重耳也囚罃疑有怨釋罃疑有德第一誰敢在楚乎
意中第二誰政已是詞嚴義正而必欲賣之以報也又從
歸晉上開出死生兩路詳常報德動曰身在圖報此反云
身死則令息入地不朽楚德若或不死而又見用則以忠
於晉者報楚乃見晉得公忠盡禮之臣方不負楚君釋罃
生還之義所以報也觀知武之對幾不知其後來若何伐
猶然讀至後三篇伐鄭郤未遂以一矢可見英雄作用非
人所料
秋叔孫僑如叔孫得臣也
劉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圖之冒也棘改



陽之邑本魯故邑今還魯不
服畏秋即甲之苛政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春秋時衛于晉為小國衛之上卿位數晉之下疑則二子班同也自當先覇主皆下卿則餘民故討之
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必欲盡滅氏餘孽用心何福刻如此且不事楚之功而
邀殘狄之利故于其潰削之杜謂經闕非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荀首之子來聘且尋盟
尋宣七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
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年盟
晉也其位在三下卿疏云於時卻克荀庚荀首佐之荀庚
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將佐有六第三猶為
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小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當其上大夫降大國上下二等
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子男為小國衛在晉
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
以盟主故先之於是始(猶然)二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僖王也萬二千韓厥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五百人為軍韓厥為新上軍
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潮為新中軍趙括趙旃為新下軍趙衰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作三軍僖二十八年增置三行以禦狄今則
不以蜀之盟為恥但以鞍之戰為榮
郤之敗先穀臾駢括
皆僨事之人而臾駢趙旃欲敗晉先晉之邀臣也卽鼓之
功亦在張侯卽優之下乃殺臧其旅而臾駢括為卿何刑賞
之頗乎

四明　姜炳璋　輯

成公二

甲戌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公子
五貫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
　　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郚城公欲救晉故而爲備
　　悼公稱爵喪未踰年以吉禮從兵車之事○曰杞伯來朝
　　許矣奪匡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不義於人子失思於親
傳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卒而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卽位

王氏葆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年公子遂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爲共謀昏禮本乎杞伯來朝歸杞姬故也將出杞姬先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程氏曰一歲一朝諸侯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在位而驕將不能事於時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須言天道顯明受其命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得失命

杞伯來朝歸杞姬故也將出杞姬先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程氏曰一歲一朝諸侯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在位而驕將不能事於時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須言天道顯明受其命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得失命

報也華元之來其爲共謀昏禮本乎杞伯來朝歸杞姬故也將出杞姬先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程氏曰一歲一朝諸侯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在位而驕將不能事於時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須言天道顯明受其命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得失命

伏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陳傳積晉之故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恤而邇近於我諸侯聽服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大史周文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蠻夷其肯字我乎公乃止晉連年不振一勝齊而驕公連年如晉一不敬而叛中國

所以曰替也文子直言諫止謀國之忠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侵許以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許地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鉏展陂任泠許地代鄫代鄫也許州境晉欒書將中軍荀偃士匄將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鄭地氾音凡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前代之辟代之對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平也其可知也欲使自屈於楚子前決之不然側子反名不足以知二國之成為明年許遷鄭於楚張本鄭與許皆仰庇於楚楚而伐許不已是與楚爭許也楚人何以不悟及鄭伯許男訟於楚於是悟鄭之與已爭也而執皇戌公子國

晉趙嬰趙盾弟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之子

乙亥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寧杜解出也傳在前年按文乃其繼昏者仲孫茂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齊地梁山崩記異也按梁山今在陝西韓城縣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太子壬是為簡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地按今河南封丘乎內持論甚正然重人告以六者上面自有脩省一層觀而已字若之何字使人自會伯宗依樣入告不添一語伯宗之咎也請見不可高人也爲賢何必請際伯宗不能舉之與晉臣之舉冀缺者異矣此數條議其

晉趙嬰趙盾弟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之子

乙亥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寧杜解出也傳在前年按文乃其繼昏者仲孫茂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齊地梁山崩記異也按梁山今在陝西韓城縣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太子壬是為簡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地按今河南封丘乎內持論甚正然重人告以六者上面自有脩省一層觀而已字若之何字使人自會伯宗依樣入告不添一語伯宗之咎也請見不可高人也爲賢何必請際伯宗不能舉之與晉臣之舉冀缺者異矣此數條議其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何休解放趙嬰也原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有能有不能言已雖逞而有能有不能令非姬薄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伯既荅趙嬰使者而自告其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

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前兩年鄭伐許故）大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
入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伯歸使公子惡請
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許地）（陳傅外君臣
他放此　特相盟亦皆不書

宋公子圍龜文公為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
譟以復入。（出入皆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直十五年宋楚
代已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平後華元使圍龜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
蟲圉龜之難。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
鄭久服楚。一旦來歸。晉覇將復振矣。然天王計至。覇主宜
帥以哭臨且覲新君。使曉然知尊王之義而僭王者不足
與也。何以一盟後了無餘事故既得鄭又將失之

經　丙子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子之功至今無慮故
作先君武公宮）取鄟。（附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嬰齊以庶子）壬申鄭伯
貲卒。（成公睦公子騑之子）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
子嬰齊帥師伐鄭。（救楚始書）冬季孫行父如晉。（晉難書）
帥師救鄭

傳　（前年）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再盟）子游（公子偃）相。（授玉于
東楹之東。（鄭伯行疾故東過）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而
諦）

鄭時不得志於楚，因倚晉為援耳。何嘗心服哉？視流行速，
心術不定，成未可恃也。

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按立武宮言建立武
公之宮也杜以祀解自下次立武乃追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
由人也。（按立德立功之立言武廟之立欲立已立成武耳傳立武二字與經字同而義異）
罵充宗曰。公羊武宮武公之宮也據昭十一年有事於武
宮即此武宮也。益戰戰時祷於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廟魯
人不知其非禮且偽之於魯公之廟而為武世室。明堂位
遂修言之夫所謂世室者如周文武魯伯禽自其崩薨之
後其廟世世不毀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至閔公親盡而
毀矣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忽然更立違例背制而
猶稱世室於世字之義何居甚矣魯人之陋而記禮者之
疎也。朱可亭曰。季氏自多其伐齊取汶田之功立武廟
以示武功之當崇重也。

取鄟言易也。

恃覇者之睦而務附庸以自肥。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晉大夫。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陰
渾戀氏。戎別種。侵宋。（經惟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隱自在師于
前年）不守。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異不
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
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補注）杜氏曰絳故都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古國名氏之地沃饒而近鹽也疏云說文云鹽河東鹽池袤五十里廣七里周迴百一十六里古者不利後嗣（補注）杜氏曰不樂以新田大夫則君之視也公而入獻子徙公立於寢庭寢路寢也合之從公而入寢庭之謂獻子曰何如（補注）杜氏曰問絳大夫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澆（補注）杜氏曰上地也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慁民慁則鹽隘（補注）杜氏曰按惡亡文杜解云殘也觀爾雅云殘困也鹽隘也（補注）杜氏曰鹽隘也言附汪歇之非是後襄九年傳夫婦之名不以地言附汪歇之非是後爲則頻之名不以地言附汪歇之非是後絳故云絳疾重腿足不如新田新田平陽絳上厚水深居腿之不疾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入河澮水且民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近賓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補注）杜氏曰近賓則民不淫本疏云民居近賓則騖農爲商貧富兼併則貧多富少貧者不可以倍稅稅少則公室貧也公說無財以供官富者不可以倍稅稅少則公室貧也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荀瀆於新田凡自遷其國都不書晉生齒繁庶絳不足容之故謀遷諸大夫扼定沃饒近鹽以爲國利君樂韓厥力破沃饒二字中段詳叙新田之美末用反掉一得一失分外眼明點出不可謂樂即不可爲利以見樂利者在此不在彼也遷國大事一言而定獻子其有功於晉哉

六月鄭悼公卒（補注）杜氏曰悼公名弗忘子叔聲伯如晉（補注）杜氏曰聲伯魯大夫叔孫宣伯之子命也（補注）杜氏曰前命侵宋聲伯如晉人執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使宋晉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補注）杜氏曰地名（補注）杜氏曰楚三軍二廣不常出大抵用申息之師爲經營中國之本僖二十五年以申息之師戍商密其以于城濮楚子曰知申息之老何二十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而後此蔡亡是申息之師已經楚已經楚則彼此相當也公叔侯戍齊文九年息公子朱伐陳此年以申息之師救蔡而後此蔡亡是申息之師已經楚已經楚則彼此相當也王之貴王之甘申侯以王男爲甫國之屏翰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故楚有國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合諸侯亦在焉（補注）杜氏曰地故楚欲誡諸於武子（補注）杜氏曰樂書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補注）杜氏曰荀首中軍佐韓獻子（補注）杜氏曰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也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故不雖克不令（補注）杜氏曰令善也怒敵難宣（補注）杜氏曰宣示也克不令亦負不善之名（補注）杜氏曰幸而勝楚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師（補注）杜氏曰六軍之卿帥大勝小不足爲榮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補注）杜氏曰中軍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補注）杜氏曰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補注）杜氏曰知范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補注）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補注）杜氏曰三卿皆賢人可謂衆矣（補注）杜氏曰從之不亦可乎（補注）杜氏曰傳善樂善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侯蔡侯傳按樂善之法寄立意戰楚三卿一言而止可爲聽謀遷善之法楚伐鄭喪而晉救之楚師還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救鄭之功可謂勝算矣而又侵蔡是遷戮也聖人以救患爲德

不以邀戮爲功。武子知難而退。故不書使蔡之師蔡人從。
叛故不與楚人之救

經 丁丑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桂馥曰免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鼷音奚 ○吳伐鄭（吳始見經）○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書不郊明有非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按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有馬陵城）公至自會○吳入州來（楚邑按今在江南滁州北厭氏曰得州以與吳吳楚之捄吭也）○冬大雩（書不時）○徐孫林父出奔晉

傳 七年春吳伐鄭（詳記鄭國雖小尚有典刑鄭子來朝聖人訪以官名書吳伐鄭貴鄭賤吳）○鄭成（桂馥曰成和解）振整也。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相救也）蔑來也。



無乎（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憋（憂也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上者不能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有上不弔民故號天告亂）書曰嗚呼（經筆季孫聞侯國不能然仁人之言）君子曰知懼（懼楚也）如是（吳入州來而厭之）吾亡無日矣（悠悔諺）○亡矣（陳傅良傳見吳入中國而誠者僅）不亡矣（中國而誠者僅）

通吳于上國（因吳以敝楚）非聖人所欲也（吳僭號淫名聞于天下猶之楚也）中國既有一楚（復增一吳）文子之所以懼也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氾音凡（鄭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因郎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蓋以偏之一乘也兩之一乘也）



知諸侯宋魯軍楚師也

盟且莒服故也（盟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于京師（晉軍藏府也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晉韓厥夢子宅公（鄭地）○宅音託（前年晉救鄭之兆）子駟相（鄭大夫）

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質）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

楚圍宋之役（在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楚共王即位）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特諸侯之救）其臣亦有以自奮（逐攻楚師而鍾儀囚）楚不敢肆不可謂非晉之功（然合九國以禦楚之偏師）不能亟（楚之偏師）未加於楚（反不如鄭之有功）又以見晉之怯也

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魯成公元年）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



巫臣爲間諜交通吳子重子反爲之構怨傳以巫臣云此傳吳入州來而原叙到巫臣之通吳下書因了巫臣之通吳而原叙了巫臣及之構怨傳以了子反之構怨傳以）

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曰爾以讒慝貪惏（力暫）侵人之室（子反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音）以死（巫臣請使於吳）子馬夢說之（乃通吳於晉）○說音悅

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予閻之室使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清尹弗忌之族巫臣）

合偏兩之一焉（按出偏之制二十五人爲一偏兩之一二十五人爲一小偏九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又別有二十五人爲卒也所謂四兩爲卒二十五人爲司馬惟從偏各有專司故於晉子乘中擇兩之可選者共二十五人爲卒以適吳故云兩之一卒適吳）

春秋則以十五乘爲大偏（欲教吳車戰每乘各得百人勤於督教得二十五人之兩猶可移動教於晉子乘既至吳又擇其與吳人相習者得百人爲卒以適吳子重子反爲之）

所謂合偏兩之一（偏之一二十五人也）盖二十五乘也兩之一乘也兩之一（說更不可據）

則一（一）兩（兩）民（四）兩之一（一）車爲一（一）（說未詳）

與其射御教吳乘

連下三教字是承臣精强出力與遽二子書晰服

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國國陳傀傳見子重奔命救巢楚始疲矣晉因伐鄭子重自鄭郤命而行是乎一歲七郤命變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據楚以淮故用車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舟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敗北屬吳有爲吳亡邾之漸

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郤命而行是乎一歲七郤命變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據楚以淮故用車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舟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敗北屬吳有爲吳亡邾之漸

怨毒之子人甚矣哉二臣以私怨殄人之宗分人之室吳曰入郢有由然也州來者楚人與國吳得之足以窺楚然楚衰晉强由于此吳强晉弱與吳亡越覇皆由于此末段貫爲春秋下半部之綱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之子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十

遏成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孫氏因衛遏來朝而反其戚邑傳見孫書以戚叛

林父世專衛政而倚晉卿爲援定公思逐之以戚邾晉公之如晉恐其挾晉卿爲害而先以其惡訴之也晉不能討林父正其竊邑叛君之罪但反戚以結衛之歡徐圖林父之復讎晉卿之謀也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服事晉故晉來請魯使歸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元將命故特書○華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命諸侯即位天子王王者之通稱接此與文二年同趙氏謂加命則公即位天子初未○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衛人來賻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十一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公羊茲之戰齊侯歸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之戰用師今有二命曰歸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之戰用師今有二命曰歸

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食肉晉侯聞之反其所取侵地王氏謂恐無是事但說苑載之更詳或有之也然魯地爲齊侵得是也復歸諸非也季文子餞之行飲酒私焉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之戰用師今有二命曰歸

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敬于晉復肅詩曰女也不爽士也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十二

以貳其行士也罔極中二三其德詩衛風○音觸而況覇主覇主將德是以也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大雅○猶也○未遠是以敢私言之

用大簡也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苟氏謂沾沾耳語不足以明大義孫氏謂私言易入正進言之妙非也蔚充宗曰傳元年公及莒此實季氏之私也前取汶陽田季孫取之也故行父獨私于韓穿非爲國也只有貴晉無信義一層意而處處以諸侯解體夾寫蓋晉結齊好故以汶陽歸齊豈知以此固交正恐以此解體直刺晉人之陰

晉欒書侵蔡（杜經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夫楚師之還也謂大

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報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接此與文二年同趙氏謂加命則公即位天子初未○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衛人來賻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詳說宋三世所昏故卿權伉於君今而後結昏於魯共公有意於正家也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譜之於晉侯（杜解趙嬰在五年曰原屏將爲亂樂郤爲徵徵與氵氏郤氏亦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莊姬從姬氏晉成公女嫁於公宮與趙季成季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德也）

王皆歎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亦有周書康誥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君築郛主之則韓厥安敢言宣孟之忠也　四年冬傳大夫書欒書將中軍則書固秉國之鈞也趙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則書之欲逐趙宗久矣嬰逼莊姬在公宮苦無下手處書乘同括之惡嬰遂與遂嬰又乘姬之怨同括遂殺同括讀首句則所謂原屏爲亂明是兇徒韓厥云辟于賴前哲以免以辟字啣加同括身上倘爲同括訟冤正犯書之所忌蓋意主立後是非不必甚明又引書不敢侮鰥寡以孤兒寡婦勤之皆善予立言也

秋名桓公來賜公命（名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舒遊於莒與渠邱公（莒子立於池上池城池也渠邱邑名按今屬山東安邱縣）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



爲虞度也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後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附注有思閑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勇夫重閉況國乎爲明年潰傳）

巫臣之爲莒慮非愛莒也懼莒之折而入於楚也正是怨楚之深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惡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鄭公路之請緩師而不許許之成吳與楚通日用不兩故）

文子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皆然）君後諸侯是寘君不得事君也（魯絕與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

季孫不能理折文子而行賂文子豈受賂者不知人矣然

吳伐鄫而晉不之救鄫服吳而晉謀伐何以服小國之心
女子不失事君之忠而語語脅制傳特著此篇見小國受
役於大國者宜抑無告皆如此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補注說者云蓋姒已曾
嫣弋同姓國少雖此禮難行蓋自大國吞滅後言之不可語
成周盛時如衛晉來媵荀非先王之制循習已久安肯如此
按齊人之媵滕薛魯方睦而齊久事晉因晉人來媵又以宋
爲王者之後得備天子十二女之制故也考宋之六卿同於
王朝則女備十二非過制矣禮王后歸於京師以姪娣從本
國三人三國媵之亦以姪娣從各三人故爲十二諸侯二國
媵之故一娶九女顧姪娣行次不同共適一夫聖人制禮宜
無是事姑闕之
顧亭林曰十二公之世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宜公元
妃所生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



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
女亦然矣　萬充宗曰媵必與嫡偕行必先期而至嫡媵
相習並效于歸兩無扞格伯姬明年歸宋而衛媵以今年
冬至此爲得禮得禮而書以見齊晉後期之失也　按程
子胡氏以伯姬之賢聞于諸侯故晉齊來媵夫伯姬以宋
災守節乃見其賢豈初嫁之時即知其賢而三國來媵耶
毛西河謂春秋揚美之意夫來媵常制耳何足爲美耶
己卯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杜解公至自
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宋不使卿送非禮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
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好　致　晉人來媵伯姬
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丙子齊侯無野卒　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鄭
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子民皆諸侯晉欒書帥師伐鄭
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日潰楚人入鄆
莒別邑也補注伐書將入書人一事再見略之　秦人白狄伐晉　鄆
申城鄆邑也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前故傳曰書時也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
還爲杞婦稱杞逆叔姬爲我也
家則堂曰叔姬之歸以至於逆喪皆繫之於杞　春秋與其
能歸而爲之書也自此見之史傳去婦復反者多矣未聞
既去而遂絕絕而不復者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之
說也按出者令其至母家省過候其改而復之也若已適人則與廟絕



經凡書來者彼自然而來此非有所强也如來盟來歸來
賵來縣之類今曰來逆則杞伯自來逆也叔姬卒以訃至杞非以勢力脅之使逆即以勢脅之何必其君親至哉傳云請之者杞伯請之於我而後來逆也杜以爲公請于杞誤矣　意者叔姬之出非其罪杞伯久而知其枉故於其卒請喪耳爲杞故言不得與廟絕生爲杞夫人沒當祔于姑也爲我者恐魯以無罪見棄責杞因貌自逆之也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戍於晉　歸田在前年　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馬陵在七年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强也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其來服而伐其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演傳于是年

記吳人不至爲厲公會鍾離傳于狄三年再記吳人不至爲悼公會虢傳于狄皆以見吳初不敢自列于諸侯而晉求之急○

行父之言本非無意文子之對亦是有心然魯不能自强以服人何以主盟乎

二月伯姬歸于宋○爲致女○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鄫○爲晉人執鄭伯傳

小國求成大國則用賂而大國求小國亦復如是是楚衰晉强之驗也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詩大雅篇○韓奕

穆姜伯姬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閻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縿衣之卒章而入○詩邶風○敢承其



楚以撓伯主凡二十年○諸侯之所以歸楚者以其執晉侯歸之于京師○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絷者誰○楚冠○絷拘執○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也○稅吐活反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樂官○泠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子反言其尊卿敬老而夕于側也○子反言其重而夕于側也○師保教之以德○教之以訓○道之以禮○行之以孝○事君之明○恭儉之德○明君之訓○孝敬之行○忠信之道○文子所稱故仁俗忠極力揆厚而此因述十分中所自然之不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冠而絷中立反者誰○楚冠○絷拘執○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也○稅吐活反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樂官○泠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子重而夕于側也○子反言其尊卿敬老而夕于側也○師保教之以德○教之以訓○道之以禮○行之以孝○事君之明○恭儉之德○明君之訓○孝敬之行○忠信之道○文子所稱故仁俗忠極力揆厚而此因述十分中所自然之不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



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楚結成張本

晉之所以爲霸主以其尊周攘夷○爲小國所依也乃紹爲平晉楚之說十二年宋西門之盟○實托基于此此春秋一變局世道升降一大關鍵也前此邲之役荀林父待盟有日卒爲楚覆至此晉霸畧掇而景公復圖苟安不知楚不能以兵力服鄭而重賂使鄭之貳伎倆可見矣○晉如惠恤其民○以大義服人何楚之異○鯀鮌焉惟成是亟亦足恥矣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莊二十六月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

伊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軍之間伐莒實有輕中國之心乃齊晉不敢圖莒小國安得不潰）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注云前城倶其前帥不敢議其後）（恐絶收到鉤）（備下文從鄆備豫莒又把）（問一出刖備字反抑手法）（最妙）不虞。晉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之。（決辰十二日也。疏云決周匝也。從甲子至咬爲十二日）詩曰。其三都。無備也。夫。亟禦。爲十日。從子至咬爲十二日。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蕢蕘。凡百君子。莫不代。匪。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蕘蕘陋賤之人。亦有匪乏之時。須得人承代。莒古顏反）（刖苦怪反。戹在逆反）

北年莒同盟于馬陵。今年盟于蒲。（其無備也。恃晉故也。而晉方將結成于楚。不敢救。）傳深責莒之無備而與上篇連叙。以見克其三都。無地不爲踈矚。天下無伯。則列國皆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名州蒲或悞州滿。按太子攝行君事。以終會耳。非生立爲君也。傳失之）鄭人圍許。以救鄭。（鄭子罕穆公子喜也。亦晉自致之。）晉不急君也。（此秋晉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好愛也。分玉遣使請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爲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鄭伯之逆也。（鄭襄公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皆穆公子。修澤地名。按今在許州鄢陵縣北）叔申之謀所以救時而竟以此見殺。國家何以有任事之臣。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晉



命歸故楚報之。

庚辰。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胡傳黑背生公孫剽剽之立。蓋欺父寵也。按篤于愛弟非失也。亦視其弟）（後孫林父出衍而立何如耳。如謂寧用他人則同公康叔非武王之弟故）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社稷卜常祀不郊。皆卜郊者。四。唯此年不）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杜謂。（景公卒于州蒲州蒲非伯也）齊人來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立。（獳乃侯反）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年春。晉侯使雒孤（雒徒各反）（孤扶廢反）如楚報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使在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侯侵鄭）

鄭公子班閔叔申之謀。（杜解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堯。（鄭成公子）頃。（大子）子如奔許。（藥武子曰。鄭人殺繻立堯。頃大子子如奔許。）藥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名州蒲或悞州滿。按太子攝行君事。以終會耳。非生立爲君也。傳失之）鄭襄公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皆穆公子。（修澤地名。按今在許州鄢陵縣北）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

晉人舉動一不善。而立君殺君。小國貴殘。（孔疏鄭伯逆晉侯于鄢。鄭伯張本）許荼毒。執君歸。君晉亦費幾許周旋。皆樂書謀國之不臧也。

立太子爲君而會諸侯伐鄭。杜氏謂生伐父位。或曰。直書晉侯著其惡也。或曰。州蒲以世子主會。序諸侯之下。則失列。乃就景公始謀。徵會之稱。而書晉侯。窮以爲皆不然。如

畢州蒲主盟何妨曹諸侯會晉大子州蒲伐鄭伐鄭在五月周五月夏三月也杜註景公卒於六月七日周六月夏四月也正何人獻麥之時非疾五月卒亦在五月也想景公未會之前早已得疾而期不可爽故令大子從行至鄭會諸侯疾甚不能終事乃先歸晉使太子攝行君事終伐鄭而歸耳然則此行實景公主之且景公此時未卒何爲而不稱公此史書之也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而問之桑田巫晉邑巫有神巫故名巫壞音怪覺古孝反巫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使人徵桑田巫云見大厲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麥及食新麥公疾病



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醫名緩爲之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焉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膈也心下爲肓許荒反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爲不可爲也註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主爲公獻麥饋人爲之名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腹滿也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君子脩德立命其子死生之際如陰陽寒暑之自然理有定也景公悞聽婦人讒言殺其世臣趙氏其心必有休然不安者故常有懼心而人窮反本天理益明懼心益甚故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

四明　姜炳璋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棣　塤校

成公三

癸巳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壯閏正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公在晉郤克從父兄弟○犨尺山反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壯閏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方解魯人辱之故不書胡氏謂孔子諱之非也以天子之禮事大國與小國以天子之禮事魯而魯受之其惡同也郤子來聘長魯人以爲榮而書開孔子不能削矣

公送葬後留五月○蓋待雍茂之反也○幸茂反而知魯無貳於楚不然其所以虐魯當何如已則求成而禁人之貳可恥也彭山謂久留以致殷勤豈其然○

郤犨來聘且泄盟○高氏曰公留九月晉侯不與盟故反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不聘妻不聘無媒也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婦也○穆姜宜公夫人同則從身之長幼○昆弟之妻相謂曰姒婦○姒音似

夫之尊卑同則從身之長幼○昆弟之妻相謂曰姒婦○姒音似

不言夫之大小○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按男女並謂之汪云是能守子節下外以歸聲伯○聲伯之外姑也以歸聲伯以其外弟管于奚子爲大夫○爲管仲大夫而嫁之孫也

其外妹於施孝叔○魯惠公孫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即外妹也曰烏獸猶不失儷也○儷偶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犨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儷而亡之○仇敵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教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爲之婦傳所以亡○郤犨不復爲之婦而嫁之郤犨望絕縱所以亡

惡郤犨也三郤之勢何求不得欲此已醜之婦○醜惡也蓋來聘而聞其美故使聲伯奪之也穆姜奪聲伯之母而嫁之齊聲伯又奪施氏之婦而嫁之郤烏獸猶不失儷一語將諸人誑盡然聲伯於魯表表有聞豈奪人婦以與人者孝叔於魯傳載其卜宰一事未有違德蓋郤犨之勢力足以震懾魯臣死亡立視此聲伯孝叔無可控訴之苦衷而不得不視頑廉命○頑無恥廉有隅二子之沈亦由怨毒甚深今而後得反之歟此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犨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儷而亡之○仇敵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教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爲之婦傳所以亡○郤犨不復爲之婦而嫁之郤犨望絕縱所以亡

公送葬後留五月○蓋待雍茂之反也○幸茂反而知魯無貳於楚不然其所以虐魯當何如已則求成而禁人之貳可恥也彭山謂久留以致殷勤豈其然○

郤犨來聘且泄盟○高氏曰公留九月晉侯不與盟故反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不聘妻不聘無媒也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婦也○穆姜宜公夫人同則從身之長幼○昆弟之妻相謂曰姒婦○姒音似

不言夫之大小○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按男女並謂之汪云是能守子節下外以歸聲伯○聲伯之外姑也以歸聲伯以其外弟管于奚子爲大夫○爲管仲大夫而嫁之

其外妹於施孝叔○魯惠公孫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即外妹也曰烏獸猶不失儷也○儷偶也子將若何曰吾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　成公三

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犨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儷而亡之○仇敵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教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爲之婦傳所以亡○郤犨不復爲之婦而嫁之郤犨望絕縱所以亡

惡郤犨也三郤之勢何求不得欲此已醜之婦○醜惡也蓋來聘而聞其美故使聲伯奪之也穆姜奪聲伯之母而嫁之齊聲伯又奪施氏之婦而嫁之郤烏獸猶不失儷一語將諸人誑盡然聲伯於魯表表有聞豈奪人婦以與人者孝叔於魯傳載其卜宰一事未有違德蓋郤犨之勢力足以震懾魯臣死亡立視此聲伯孝叔無可控訴之苦衷而不得不視頑廉命○頑無恥廉有隅二子之沈亦由怨毒甚深今而後得反之歟此

可作郤氏小傳一則讀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

方望溪曰晉侯在喪義不得盟諸侯傳載晉平公之喪子皮請見新君晉人辭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以魯喪不見則晉侯之不盟公非故與魯也然留之九月則已慎也

怒而出及陽樊○晉王室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周邑○鄄音絹周卿士爭政不勝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爲明年周公出奔傳

秋宣伯聘于齊○聚以前好之好

或曰魯受晉辟而改事齊或曰恐齊脩怨故求免焉夫齊方睦于晉豈敢再伐魯衛魯即事齊亦不足以抗晉也蓋

在王所者皆此等人則亦得不畀

行父泣盟于晉。則晉已賂矣。晉避而兼及與晉相聒之辭。聘問往來禮也。

晉郤至與周爭鄔田。鄔。溫別邑。按河南武陟縣。鄔音侯。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按王欲治鄔田。而晉不奉命。乃使兩大臣訟于晉庭。蓋晉霸之權。周室之衰。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邻氏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司寇。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于河內。檀。周邑。今河南懷慶府。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故衛封于河。事在僖二十四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狐偃。陽。陽處父。先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所以失之。

襄王以溫賜晉文。狐溱陽處父。皆食邑于此。後晉侯以賜



郤氏。御溫之旁邑。御田與溫相連。因欲并有之。故至云溫故也。劉子不屑屑論溫與御田之疆界不同。即以溫論。襄王可賜。今王可黜。不得爲郤氏之故物矣。況鄔本周之境內乎。非并欲爭溫也。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我而使歸復命。在往年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爲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晉求楚成。而尋周攘夷之局。晉景華元。皆春秋罪人也。

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顆夫大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犨盟秦伯於河西。就盟。王城。近秦。一心。會所。信之質成也。

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信之



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也。幣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在王庭者。討背叛不來者。師無克胙。國隊矣。也。隊。失。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自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瑣澤。鄭地。報也。隊。失。晉既與楚成。各諸侯以申成好。不庭三字。通諸元劇楚故用討。但明說又恐

二元西門之盟華元與焉未嘗至瑣澤也不書鄭受成于晉而自晉歸國也瑣澤遠于晉而近狄時晉侯欲侵狄以報九年秦狄伐晉之怨故帥師至瑣澤會晉衛以受成爲名使狄不及覺也狄間晉方盟楚諸國受成遂乘機侵晉甫至而交剛而潛師驟起猝不能備大敗而還蓋會者晉侯敗狄者還將也云會于瑣澤則不必復言晉衛也傳叙齊桓之事曰會于首止謀寧周也不必叙八國盟于洮諸王室也不必叙七國此類甚多

晉郤至如楚聘且泜盟（補注）外泜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縣鎛也郤至將登堂發作於下擊鎛而奏樂疏云禮兄入門而縣與升堂而樂聞示易以敬也大抵朝賓入門而奏肆夏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樂關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將登乃奏欲以驚賓矣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禮重之以備樂（說賜也號云飽餘酳之意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相覩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

成公○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往聘致為身其嗣卿位宜也○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以嗣屋為驗郤子無基則亦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由禮而況乞師乎○無禮則言有所屈○郤子無禮言無所屈○郤子無禮以求師將能稔乎稔是衛而憤棄君命也不亡何為○郤錡郤克子為卿為作下傳

十七年晉殺郤錡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按周語載僑如至京師王使單襄公視之知公之朝王全無誠意使採說見其人而賤之而亦與成子受賜而惰兩相映照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二　成公十三　七

賜之重賜之以侯伯之禮○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公不書說見其人而賤之而亦與成子受賜而惰兩相映照

受賜於社○賜宜社之名按賜虞云祭社之肉也盛以賜器故曰賜宜出兵祭社之肉盛以蜃器故謂之賜大蛤也以飾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以

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林解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致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祭肉戎有受賜神之大節也交神之節○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

子瑕張本

按林氏以為傳云會諸侯伐秦似晉未嘗朝也然腐公頗知尊周之義意欲詩二卿會伐以王命服秦故率諸侯朝王晉不朝王諸侯誰朝王者觀後悼公合十三國大夫伐秦過周而未嘗入聘於周可見矣傳曰公及諸侯則晉侯與朝矣故二卿率之以宜於周社也而聖人略之以其意不在朝王也春秋百數十年桓覇而天下朝齊文覇而天下朝晉從無有率諸侯入京師行朝禮者今一遏之又以他故棄及安在其為尊周室哉此不敬之甚情之大者也傳述成子受賜而惰而次其棄命不反成子果卒于師是惰之小者動而獲咎惰之大者未見其殃似養神守業之言未為盡驗不知不敬其君必有謀上之臣齊移于陳氏晉踣于六卿黨社相仍取禍可勝言歟故傳錄是篇發明聖人不書朝王以深責伯主之義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書曰宣命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二　成公十三　八

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疏云孔安國以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脾睨姬也不言狄無祿獻公即世○林解即世也在僖九年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率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伐晉○僖十五年秦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成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為跋險行為涉跋涉越險阻征東

為云此文要沉秦事在僖三十年○賜音昜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貳于楚故圍之鄧我文公即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非侵秦也○詢謀也晉以此盟為不恤兄其良法東言大諸侯疚之將致命於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遥致此意秦伯謀及鄭盟者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造成也言晉無成功于秦

侯見其退依祿文公即世霖在僖三十二年穆爲不弔薦死我君亦我喪公逆我穆姜文公卒伐我保城珍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于費按今河南緱氏縣東南有費滑城殺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珍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于費按今河南緱氏縣東南有費滑城

一篇辭命而秦師之敗一語已足盡傳體經義爲之也秦與晉爲令狐之盟寢兵息民復申舊好共奬王室豈非哀公之幸哉秦桓巨猾召狄與楚再謀伐晉必欲流毒天下而後已於是晉與問罪之師亦以文告冀其尋盟未嘗遽以兵加之乃悍然拒戰卒至敗績故不叙其所以敗而但載呂相絕之之詞覺敗殺之後惟河曲交綏差得夜遁其餘俱是潰亂旗靡壁壘敗有大小而無役不敗是他國所最不幸者獨秦以爲常彼視民命爲兒戲此視戰勝爲等閒故經不書敗績而傳亦不叙其所以敗也　晉之勝秦已止于此至悼公而櫟之役爲秦所敗伐秦之役遷延不進嗣後秦不出關晉不西指此篇爲勝秦之結局故傳錄統叙之文以收束自殺以來數十年交兵事　呂相之言非必盡爲子虛而楚人來告一段却是飾詞秦雖名楚楚安能告晉然秦楚相暱故疑楚于秦使秦桓以楚言漏洩不敢親暱耳傳又將名狄與楚複述見呂相歷叙前事因斯而起西秦歷世流毒於今爲烈麻隧之伐非晉之德也

六月丁卯夜鄭子班自訾地求入于大宮鄭祖廟不能殺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鄭而爲亂陳傳兩下桓役不書反軍于市林解還屯軍于鄭國之市林解燒之也已巳子駟穆公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既盟國人遂從公子班之帥子駟而盡焚其市而殺子如子駟子如知子班以紓難而立其所私不特禍已兼以禍繒而又以求入

作亂益悖矣欲至大宮者意在盟國人子駟焚市雖羣賊盡誅而被焚者不勝數也

晉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宣公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公子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負芻乃懼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而致其邑

經甲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據莒無謚故不書葬○梁邱公卒子黎比公密州立○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莊廿四年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張洼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冬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而定之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夫人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孔疏世本孫氏出于衛武公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遠見伐故士必復之林父位陳傳遷復宜不書復言非衛侯志所以書歸衛侯饗苦成叔傒相子寧惠伯成叔傒子寧惠佐禮惠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猶然不用以兕角爲觥所以罰飲酒不敬觥陳設之貌○食音嗣兕觥姊反觥古橫反觩音虯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子事而不慢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

也。爲十七年鄧氏亡張本

傳蓋惡鄧擘也兩截上寫林父之歸下寫鄧擘之享若不相蒙不知下截卽上一截之斷語也林父奔晉猶交鄧擘觀定姜夫婦喝喝吞聲忍辱俯首從命擘之惡乃遍及於爲衛矣及其受享而傲斷其必亡惟傲故奢而奪已驕之婦脩德而納不令之臣　林父叛君之臣不可一日容於國而惡跡未著定公惡之知所惡者也晉侯強見而不可能堅所惡者也鄧擘挾之來此時晉厲頗勤諸侯鄧至粗知大義明皆權奸當去則理順辭直晉必不以一林父而失諸侯魯昭公失國猶云所欲見夫人者有如河況賊臣之奔已至七年而進退由已者定姜徒知不許將亡而不知賊臣得志貽禍子孫者幾四十年其不亡幸耳婦人誠不足與大事也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詳說簡如惡聲聞于外今逆者夫人而以僑如往耶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

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求和于鄭

黃東發曰鄭自成三年再伐許四年伐許九年圍許今又伐之前不能救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志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辭以記事叙而文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





爲九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歌曰是夫也豺狼食其肉者之稱將不唯衛國之咬其必從已始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市戀反一音專鱄大夫開之無不從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孫氏而甚善晉大夫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定姜賢夫人其于太子不爲訓誨之辭而預發其端邾使人人解體而國變頻仍不無餘憾矣甚善晉大夫其於荀偃士匄趙武無不遍交後來倾衛其用不止卻犨也

乙酉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莊叔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嬰齊亦襄仲子皆公孫也叔孫氏別乎

公孫嬰齊也薛伯叔曰公羊有嬰齊後歸父之說蓋泥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文也命氏至春秋而紊極矣豎牛之禍以公子豹孫仲之爲孫以公子惠孫則以王父名爲氏者也慶封之爲慶父鱄曙之爲鱄以公子鮑施伯之爲施以父之字爲氏也胥甲父之爲胥以胥臣是又以子施父是以父名爲氏也云仲嬰齊何必後歸父且歸父自有後子家其字也子家駒歸父之孫此正以王父字爲氏也者後嬰齊安得復有子家益如仲嬰也○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子平○公成立○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以外納告故以自歸○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皆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故以自歸○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皆其族○宋魚石出奔楚楚邑按今江南鳳陽縣○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二　成公十五

鮪音○許遷于葉許長鄭南依楚故以白遷爲文○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自立事在十三年○壯解討其殺太子而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按爲社太子之故而執不同于私意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二　成公十五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二　成公十五

之一將之力耳而必待大集諸侯一誤也遲之又久使國人亦懈服從者三年又不明聲其罪而以好會名二誤也復與歃血同盟皆無虞詐而忽執之三誤也倏然覊討之正乎之也不言執曹負芻而言曹伯惜之也

天下無弒君簒位而可以保其首領者執歸京師獄上閒于天王付之司寇立正典刑庶幾爲天下亂臣賊子之鑒若人安得參末議耶且曹既無君子臧自當繼立是大有造于曹也遽節守節何從置喙乃卻至卿田出力爭此小利負芻大慝滔滔于晉人夫子又書曹伯歸自京師蓋傷之也

夏六月宋共公卒

楚將北師侵鄭子囊莊王子貞公子貞○八月子反曰故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申叔時老矣在申乎○子反曰故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壯解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盲不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邑按今河南葉縣○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也用其罪民將叛之自相攻戰無民孰戰楚于瓦明年晉敗楚于鄢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爲弱故殺不能討故曰弱公室爲上起意諸子爲司馬華喜公孫師爲司城○華喜華督之孫公孫師公孫孫向爲人爲大司寇辭朱爲少司寇○辭讓也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魚石爲左師○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爲弱故殺不能討故曰弱公室爲上起意諸子爲司馬華喜公孫師爲司城○華喜華督之孫公孫師公孫孫向爲人爲大司寇辭朱爲少司寇○辭讓也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魚石爲左師○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爲弱故殺華元曰我爲不能正蕩澤吾罪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陳鹿奔者無罪不書○

張元德謂晉侯不執負芻于未會之先使曹人得以藉口是也愚謂晉侯此舉有三恨焉負芻弒立視讎衆叛晉執

元爲主

大矣不能治官敢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喜司城非族也大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而帶魚府皆出桓公

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及六族魚石

曰右師荷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國林父恐國人

怨桓氏逐華元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桓遂滅其族池

氏雖亡必偏盡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請討蕩澤許之

乃反奔晉告故錞亦書自晉踰傳言至河上乃反者始去國以

所不書告外也書自晉見其出入皆挾晉爲重不復辭

民謂華元不待挾晉亦非也魚石止華元實畏晉耳使華喜

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之林壓子山即蕩澤書曰宋

殺其大夫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按飯君之罪大叛族之罪



小史官但罪其叛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

族非聖人之意也大夫畏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

睢水名五大夫將出奔晉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

同族罪及五子不止

可乃反華元還

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

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瀙水涯決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遂出奔楚

則馳絕句

華元使止之不可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晉君孤立而惟書所爲盜憎主人書其盜蝝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補注傳見

元爲戴族僅與莊族同城爲黨觀下討澤即命司城率師

可見桓族遍六宮爲一黨而司馬主兵柄族橫而偪久矣



然三族雖分皆宋之公族也山弱公室而擅殺子肥是無

君也元爲右師討賊者正也即出奔而約晉爲援猶正也

山爲司馬手握兵權而束身待討者以華元倘晉爲援而

國人助之耳當是時元解宋圍台晉楚國人歸心且甚睦

于樂武故桓族不敢助魚石不敢謀一舉而誅之也華元

兩止之五人不可必有繼于華元之事至決睢登陴元之

止不過世故之周旋而非如魚石止元之實意盡逐之而

立私暱之向戌與子產之於伯有子晳異矣然五人援楚

入宋以禍宗邦則同惡相濟必非善類故君子不貴華元

固黨之私而但與其討賊之正

伯州犁奔楚伯宗韓獻子子

伯宗林解三郤郤錡郤犨郤至書殺也

也而雖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初伯宗

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盍憎主人民惡其主子好直言必及于

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弗忌晉賢大夫爲樂書之族三郤安能殺之必有甚不便

于書者故書使三郤譖殺伯宗弗忌然後并除三郤子是

晉君孤立而惟書所爲盜憎主人書其盜首蝝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補注傳見

許以長鄭故假外援以遷故經不言遷之者他倣此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

四明　婁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塏　校
塏　校

成公四

經丙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杜解：氷遇節氷封著樹公羊傳云：雨而木氷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成公原立）○文公卒子（公羊傳云：子喜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欒黶書子罕也）○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宋地，按今河南寧陵縣西有沙隨城）○鄭伯逆（公羊傳云：逆者何？迎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侵鄭（楚公子嬰齊帥師侵鄭，鄭伯逆之，嬰齊不待鄭伯而退，故曰逆）○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會晉荀罃士魴（公羊傳云：士魴者何？荀罃之弟也）○曹伯歸自京師（曹伯某歸自京師，無義例，從告也）○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苫（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苫，微天子赦之辭也）○丁巳葬我小君聲姜（聲姜，成公母也）○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羊傳云：僑如者何？公孫敖之子，穀之弟也。其謂之叔孫僑如何？絕之也。何絕之？絕不使奉其宗廟也）○冬十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晉許魯公至自會，以會而不見公，公至自會，以會而不見公，故盟）○王子伯（王卿士）○曹伯歸自京師（曹伯某歸自京師，無義例，從告也）○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苫（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苫，微天子赦之辭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羊傳云：僑如者何？公孫敖之子，穀之弟也。其謂之叔孫僑如何？絕之也。何絕之？絕不使奉其宗廟也）○冬十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晉許魯公至自會，以會而不見公，公至自會，以會而不見公，故盟）○王子伯（王卿士）○曹伯歸自京師（曹伯某歸自京師，無義例，從告也）○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苫（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苫，微天子赦之辭也）○丁巳葬我小君聲姜（聲姜，成公母也）○

致死命所至誰肯致死戰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不及整則不能久不及而不整必有後者後者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不及整則不能久不及而不整必有後者後者不反

失志亂也不思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憾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鄭之師荀伯不復從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數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挈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偪我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傷相繼故曰不振旅偪我也在僖二十三年鄭之師荀伯不復從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數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挈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偪我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午晉侯一大段分八節第一節點出戰期寫晉臣欲逃可服只數語已盡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外憚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窕輕佻窕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子重子反相惡也王卒以舊不習陳而不整列不整不可以進乘晦而來不見楚陳是甲午晦楚師先陳而後陳不見楚陳是甲午晦楚師先陳而後陳莫有鬬心舊不必良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各顧其後



楚師敗績晉人獲楚公子茷公子茷非楚王子非楚王子



林屈卒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上有樓車所以窺敵

高知巢以望敵車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以楚師告王子重使大宰伯州犁前年奔楚子侍于王後王曰合謀也曰合謀也曰駟走而左何也曰名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何也曰名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發命也甚囂且塵

張幕矣曰將塞井夷灶也塞井夷灶而行也皆乘矣左右皆下矣曰戰左右執兵而下矣曰戰

上矣曰將塞井夷灶也塞井夷灶而行也皆乘矣左右皆下矣曰戰左右執兵而下矣曰戰

請於鬼神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侯按楚陳以告王王使工尹襄往視之還類以出告王曰

貴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貴皇楚國椒子宣四年奔晉在楚知晉之情與苗貴皇意異

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多故悼合戰與苗貴皇在楚知晉之情與苗貴皇意異

苗貴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



卦遇復三五變卦上坤下震坤上震下卦變也

曰南國蹙射其元玉中厥目此卦變也

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射其元王中厥目元王中厥目補正易以外卦為南明夷之九三曰明夷于南狩是也復一陽浅長而至于陬有南國蹙之象故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又為目陽氣激南飛伏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解晉侯之前是鴻晉侯下軍帥之

非及鉄鉞以下射帥之

解晉侯之車陷於泥中故子反乘而及之

解晉侯之車陷於泥中故子反乘而及之

解晉侯之車陷於泥中故子反乘而及

失官離局也。蓋其部曲爲離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公掀衆也。按晉方出陣未及交鋒。偶然陷淖。不比敗績之甚。慶鄭也。元帥職司旗鼓。勝敗由之。是謂大反我。既已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已甲午前一日傅近我之。蹲在車反。札側八反。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二子以王怒曰。大辱國。其賜死。焉。言汝以射自矜必當以蓄。魂夢射不尚詰朝。而射死。詰朝明朝。是義曰。呂錡夢射中之射宝。就事中止所射必楚王而以及戰二字有人射王中目。與前陣之事相類神巧乎矣。

六節部。三遇楚師。前叙楚王中目。則為中軍可知。故一叙部。至敗。楚一叙部。至見客。皆承上文。方云此節。並未明言。勝敗之速。故于唐侯之敗。子來。以見。敗由中軍一變諸戰。



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韓章之跗注。君子也。韓章。趙衰也。跗注。連衿。解甲。其熟皮也。故跗注。若袴而縛於跗與。恐其傷。音妹。別音夫袴。苦故反。識見不教而趨。無乃傷乎。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敢拜命。故言不寧。不敢為事之故。敢脩使者。故脩使者。言。敢手至地。若揖然。今揖。於執反。而退。將韓厥從。邻伯也。逐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屈蕩。尹襄。厥已厚。邻至。從邻伯。其右。鄭翰。胡曰。謀。略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登其車。以執之。按哀元年。使女艾。謀潰。兵急。進。退出。鄭伯車前。欲其來而。杜云。謀。候也。此言輕。兵車。速。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抱之。已。則從後執之也。孔疏。潛。偷。鄭伯。解。脫。反。曰。御。國君有刑。亦止不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

免仕若與郤至同車使相聯中目之益與射月之占相協

謂于王敗城濮在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以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也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與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盡國之以自殺以終二卿相恐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敝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城濮之後惟鄢陵之戰功爲第一否則楚挾鄭以窺東諸侯其流毒可勝言哉故以晉主是戰所以予伯討也樂書將中軍力主伐鄭戰楚似功在書然此時晉侯在軍書爲將帥時有淖於前至見星未已是正寫戰時以後也分八節相承而下或連類而敘或分敘或追敘或夾敘或正敘或帶敘敘戰無詳盡於此者蓋子反楚莊敗晉于邲輕視晉人久矣晨歷晉壘窺其無備鼓而起後段之意已灼見此戰不以不勝爲憂而專以勝楚爲懼外寧內憂日君臣有難以顯言者只作不了之詞以呼起後段之意

第四段至有德之謂是實寫晉勝楚敗公從之以上是將戰時有淖於前至見星未已是正寫戰時以下是既戰民相照　第三段至爲外懼乎是專寫晉師文子總不欲戰不以不勝爲憂而專以勝楚爲懼外寧內憂已灼見此日君臣有難以顯言者只作不了之詞以呼起後段之意

第四段至有德之謂是實寫晉勝楚敗公從之以上是將戰時有淖於前至見星未已是正寫戰時以下是既戰民相照　第三段至爲外懼乎是專寫晉師文子總不欲戰不以不勝爲憂而專以勝楚爲懼外寧內憂已灼見此日君臣有難以顯言者只作不了之詞以呼起後段之意

楚懼不可用也是專寫楚師從申叔語中將致敗之由極力供出歸重疲民以還恰與郤至前所云爭務常以盡其一篇倍知紀律森嚴楚子亦爲之魄褫晉君臣方從容棣議全不爲動郤至力開一速戰之局六問可乘如數計燭照公用其言已掃過樂書實皇又爲獻計而晉軍遂出樂書有子規以三罪楚君有臣射穿七札整暇輕窕更是分明及三過楚子知三軍之盡萃於王卒也已絡射其元王宮門又不得不寫范文子而結穴在戎馬之前數語見郤至爲居功之道也晉楚交鋒屢矣從未見楚人於是廩廩乎自救不暇而晉人趨風肅使何等雍容得郤不追何等謹恪於戎馬雜沓之場做出一種中厥目之識矣　此篇分五段看第一段有勝矣以上寫統置盡范文子是後日之慮郤至是現在之功苦于雨相刺謬因以范文子作引起而以欒武子折轉隱寫交相爲濟之意孟獻子語中透出一勝字領起全局　第二段戊寅至

技叔山丹遑搏人之能趙武健兒一時救死晉師乃止止者止而不敢迫也於是欒鍼乃見子重之旌盡指麾敗軍復爲接戰而鍼復執楹承飲依然肅使之風焉猶出整敗二字晉之所以勝楚者全在乎此子重見星未已子反命察夷傷收合餘燼詰朝將戰晉人患之者恐我軍既勝而怠也夫何醉不能見楚師肯遁此非天敗實本人爲城濮之後何幸得此大捷哉然卻至有功則文子之言似乎迂以惟命不于常收拾許多天字以有德之謂收拾許多患字憂懼字作憂盛危明之訓而卻至之功文子之識兩不相妨方知前之節節寫文子者節節爲晉君臣作針砭也

使從其言何至此戰爲禍胎此全篇之結束也第五段

至末只作餘波以了結子反而亡卿相惡於此知之何義門曰楚師猶未甚敗而王遽遁者子重因子反之醉與王俱近而幸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潰者乎然子反大有血性以視晉之林父相去霄壤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於壞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偪如公成公如晉侯尸怪反隤徒回反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文子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趙過二子公鼎反大有血性以視晉之林父相去霄壤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趙過二子公鼎反大有血性以視晉之林父相去霄壤

公應前補注傳言趙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按姜不知謀過見偃鉏不知已非真有廢立之心可知公從已非真有廢立之心可知公從而又字承接過而偃之刺爲宛

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

甲勅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晉楚搏期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視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齊魯之屬取貨於宣伯而訴諸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郤犨與鄭氏交逼犨之所爲書實主之親下范文子獨告欒武可見倘如以強晉壓魯何求不得公于家難時能任用孟獻子子叔聲伯委以心膂可謂知人之明用人之當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三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息也補正謂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以亡曹國執君蔑太子班乃執之鎮公子朝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滅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有罪猶有罪無罪則不復討矣

故用反詰語

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君唯不遺也德刑以尊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以名告傳

須看上文郤犨主東諸侯取貨于魯想斯時曹伯之貨已入于晉有放鷹出籠之意故其黨敢向晉臣言之此篇總用虛筆君蔑太子班只點憂猶未弭四字討曹伯反側重在鎮公子以子臧高誼列國素聞不云負義有罪而云有罪若有罪三字藏過寡君寡君已列諸會是君不以爲罪而復討之非德刑也收到伯者必不失其德刑字字便佞得敘此篇所以深罪晉人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還季孟東門襄又守承接過來

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晉揚地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辭逆於晉師豹於是遂作亂豹之介耳干時舟中指在鄭從鄭向齊塗山于魯豹必須聲伯乃食不言食豹因齊疏云下云食使者不食豹之矣閔其諸去莒故宿于魯郊師逆以至所逆晉師至乃食莒宗也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之介而後食忠也諸侯還于制田河南新鄭縣東北知武子佐下軍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邑縣西北于魏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諸侯之軍朱齊衛皆失軍與軍主相失宋衛不書後也

晉厲一戰勝楚能如范文子所戒何憂一鄭乃侯國而役天子之卿率諸侯伐之遂使魯君臣罔願寧難不敢過鄭四日不食皆晉貽之戚也鄭人突出三國失軍此日諸侯



尚堪用乎

晉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故不出曹人重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仕

晉侯已人郤犨之言負芻之貨而藉口子臧竟歸背伯天王聽之也先儒以不能君國討賊責子臧夫負芻已列於曾天王未黜其爵欣時安得而有國唯潔身已耳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無也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孟獻子時帥師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苕邱公還待于鄆今山東

城緜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夫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晉與子國親于公室親魯甚于公室對曰儻如之情子必聞之矣閔其諸侯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治之何及則還因晉屬齊楚郤犨曰吾爲子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實威不衷弟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賊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謀國家不貳以昵讎棄仇讎亦非貳也一作頃反拆作頃屈四大爲晉忠也諸侯以晉侯爲社稷之主不是過魯侯



請是棄善人也子叔其圖之乃許魯平於季孫參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字左傳作敖宋元諸儒說失聲作置僑如以十月奔故僑如而盟之亥日則十一月亥日正也以左氏正也真組不殺組者組所指真組外人所指真組不忠杜說非疑脫公宜脩身齊家政化其公不忠杜說非疑脫公宜脩身齊家政化其及其弟可乎此年七月聲伯使豹請逆子叢子叢國魯人謂之陵也名叔孫豹乃名之故稱二名豹如齊逆子叢子而奔齊生二子而魯人以爲叔孫氏後也經傳于此因言其終見

負芻弒君待以反國魯卿無辈乃辈執辱比事以觀經罪晉人之義見矣僑如譖語字字變動聲伯一情字使人自會猗蘧之詩不堪爲人可謂也辭已一節尤介郤犨內愧衛力表聲伯明見此番轉危爲安皆其力也

山僑如而盟之共定其娶斯時文子怨穆姜而及僑成公拱手聽於權臣魯弱而季益張

齊聲孟子齊靈公女姜姓宋女○通僑如使立於高固之間位比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舜禹亦間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伐○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張誇其伐數數自伐其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孔疏此時樂書將中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郤至將新軍荀罃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揖讓○揖上稱己之伐揖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木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階梯也○今而明之其可乎○陳傳言郤至所以見殺

鄢陵之役○已爲樂書所忌○惟絶口不言功○語語推功主帥○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不見是圖統云夏書五子之歌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陳傳言郤至所以見殺

庶幾銷其猜忮○據周語欲求晉國之政○是直搶難書而與其位○單襄公所謂兵在其頸者此也○郤至粗知君臣大義而以驕汰死此傳所以深惜之也○

## 經

幻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杜解括成公曾孫○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侯使荀罃來乞師鄭猶未服也○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地閻劉傳杜云十一月無壬申此壬申卒之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郝子甥且卒○定公卒故立甥以公侄攝位○杜解甥郝子國名○甥公侄攝位○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駘侵晉虛滑○杜解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望于高氏○按今河南陽翟州南陽州○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獳大夫爲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酅滎水○今索川縣○酅許宜反○晉范文子尸自鄢陵○前年鄢陵之戰○尸使其靦宗新死○靦宗主祭祀新死者君薨稱新太子○靦他典反○目不及此君靦三卿之禍○靦見典反○偃之謀自救○靦自栽疏云何休言自以爲人生命以督行有遺命以補闕未聞○西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郝子甥且卒○定公卒故立甥以公侄攝位○杜解甥郝子國名○甥公侄攝位○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駘侵晉虛滑○杜解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望于高氏○按今河南陽翟州南陽州○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獳大夫爲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酅滎水○今索川縣○酅許宜反○晉范文子尸自鄢陵○前年鄢陵之戰○尸使其靦宗新死○靦宗主祭祀新死者君薨稱新太子○靦他典反○目不及此君靦三卿之禍○靦見典反○偃之謀自救○靦自栽疏云何休言自以爲人生命以督行有遺命以補闕未聞○西

楚師還晉侯使郤犨如楚重賂公子成以請鄭○犨直由反○重直用反○子重子反○子重請殺鄭伯○杜解子重楚公子嬰齊○子成不許○子成楚公子寅○子重使謂子反曰初合諸侯於申我先君莊王實使伯棼○棼扶分反○棼楚大夫○棼子蓋降爲兵士而先尹子重子反○尹子重子反○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杜解四地○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杜解郊非時也○書諸神求福耳○如秦荀罃爲王孤病視新南北郊之類按九月非郊之時而用郊之禮非禮也劉像以爲用人○甚○晉侯使荀罃來乞師鄭猶未服也○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地閻劉傳杜云十一月無壬申此壬申卒之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

楚師還晉侯使郤犨如楚重賂公子成以請鄭○犨直由反○重直用反○子重子反○子重請殺鄭伯○杜解子重楚公子嬰齊○子成不許○子成楚公子寅○子重使謂子反曰初合諸侯於申我先君莊王實使伯棼○棼扶分反○棼楚大夫○棼子蓋降爲兵士而先尹子重子反○尹子重子反○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杜解四地○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杜解郊非時也○書諸神求福耳○如秦荀罃爲王孤病視新南北郊之類按九月非郊之時而用郊之禮非禮也劉像以爲用人○甚○晉侯使荀罃來乞師鄭猶未服也○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地閻劉傳杜云十一月無壬申此壬申卒之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

邾人豈一言能洗其心國子可謂不知人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郝子甥且卒○定公卒故立甥以公侄攝位○杜解甥郝子國名○甥公侄攝位○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駘侵晉虛滑○杜解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望于高氏○按今河南陽翟州南陽州○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獳大夫爲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酅滎水○今索川縣○酅許宜反○晉范文子尸自鄢陵○前年鄢陵之戰○尸使其靦宗新死○靦宗主祭祀新死者君薨稱新太子○靦他典反○目不及此君靦三卿之禍○靦見典反○偃之謀自救○靦自栽疏云何休言自以爲人生命以督行有遺命以補闕未聞○西

楚師還晉侯使郤犨如楚重賂公子成以請鄭○犨直由反○重直用反○子重子反○子重請殺鄭伯○杜解子重楚公子嬰齊○子成不許○子成楚公子寅○子重使謂子反曰初合諸侯於申我先君莊王實使伯棼○棼扶分反○棼楚大夫○棼子蓋降爲兵士而先尹子重子反○尹子重子反○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杜解四地○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杜解郊非時也○書諸神求福耳○如秦荀罃爲王孤病視新南北郊之類按九月非郊之時而用郊之禮非禮也劉像以爲用人○甚○晉侯使荀罃來乞師鄭猶未服也○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地閻劉傳杜云十一月無壬申此壬申卒之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

邾人豈一言能洗其心國子可謂不知人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郝子甥且卒○定公卒故立甥以公侄攝位○杜解甥郝子國名○甥公侄攝位○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駘侵晉虛滑○杜解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望于高氏○按今河南陽翟州南陽州○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獳大夫爲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酅滎水○今索川縣○酅許宜反○晉范文子尸自鄢陵○前年鄢陵之戰○尸使其靦宗新死○靦宗主祭祀新死者君薨稱新太子○靦他典反○目不及此君靦三卿之禍○靦見典反○偃之謀自救○靦自栽疏云何休言自以爲人生命以督行有遺命以補闕未聞○西

楚師還晉侯使郤犨如楚重賂公子成以請鄭○犨直由反○重直用反○子重子反○子重請殺鄭伯○杜解子重楚公子嬰齊○子成不許○子成楚公子寅○子重使謂子反曰初合諸侯於申我先君莊王實使伯棼○棼扶分反○棼楚大夫○棼子蓋降爲兵士而先尹子重子反○尹子重子反○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杜解四地○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杜解郊非時也○書諸神求福耳○如秦荀罃爲王孤病視新南北郊之類按九月非郊之時而用郊之禮非禮也劉像以爲用人○甚○晉侯使荀罃來乞師鄭猶未服也○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地閻劉傳杜云十一月無壬申此壬申卒之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

邾人豈一言能洗其心國子可謂不知人

索客章在逐高無咎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統箋公未入高鮑閉門而索客）
鮑束（束束人。索所百反）孟子以其閉門爲諂
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子）（頃公）國子知之秋七月
壬寅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弟文子）以虞（高氏邑）叛
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
叔臣施氏卜牢（臣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
邑與臣句須邑使爲宰以讒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
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執大焉（左襄吉在薦賢鮑國相施氏忠而不在自爲之）
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使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
此爲齊高無咎出奔傳（邾隱公、國武子）是時齊靈年
非幼矣國武爲政開悟主心豈不懷中蒯之恥去慶克一
吏之力耳乃遠召責之遂使夫人與君與我爲雠是鮑莊
之則無咎之奔高弱之叛皆國子諂之成也傳引聖言譏
鮑莊不知攻人陰事必度其人而後言之若國武子者不
能除好適以貿禍責鮑莊深責國武也
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
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長楚救不成圍而還）
晉伐鄭者三皆以王命行之猶知尊王捍楚之大義也故
晉書伐楚不書救
初聲伯夢涉洹（按水名今河南林縣西北林慮山洹水所出也）或與己瑴（瑴玉也）食
之（瑴玉有含）泣而爲瑴（瑴盈其懷）馮（馮依）而哭（哭聲）瑴反（瑴玉化）
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鄗）濟河之水贈我以瑴瑴歸乎歸乎瑴瑴盈

悅憐逃難寫憂濕亟

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君盍嘗試使諸周而察之也使諸周察之鄢至聘於周纔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視之信也使人覘之鄢至聘於周纔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視之信也使人覘之鄢至聘於周纔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視之信也使人覘

孤必能討賊此樂書之所以必去三郤也

舒庸東夷人以楚師之敗也道與人圍巢伐駘圍鷄父巢駘鷄父楚四邑按今俱江南廬州府境遂侍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高扣崇曰楚既捷敗而餘烈猶足以滅國使得志於鄢陵則毒被諸夏又可勝言哉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成震於外而亂生於內其身雖不終功亦足錄也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君也按晉以邻氏夫民胥童道相殺書者書偃當國討告耳

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胥童不以兩下亂告補注胥童不書名故書國以弒

童以甲劫書偃故以怨殺之若夷羊五、淆沸魋六七人。

書素與謀者不然何待悼公之逐哉

經　戊戌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冬春從告。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按晉人立襄公少子。齊殺其大夫國佐子也。公如齊武。○公如晉按今宋邑按今江南徐州。○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築鹿囿築牆爲鹿苑。○巳丑公薨于路寢。○八月邾子來朝。○葬鹿囿。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音房。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杼地闕陳鳩曹氏齊衛齊崔杼者何齊紐以爲大夫也而。○丁未葬我君成公。○他丁反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晉侯大夫、

厲公諱傳從君名故書國以弒言不以君禮葬。葬諸侯車七乘。疏云周禮大行人上公饋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

知之程傳明不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晉殺厲公之故

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豈非天乎命有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曰否亦今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罰無及也

武宮。○曲沃始。○逆不臣者七人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故不可立也菽太豆也豆莖殊形易別故以爲喻白猿

自古無有執其君至三月而後弒者類請熊蹯商臣不許。恐外救也遲延不通諸大夫國人無一張天討其可哀已。

齊爲慶氏之難莊解前年圍故甲申晦崔解故字當剔上句齊侯使士

齊侯疾（齊侯名入師逃於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孔疏士官也官人之朝掌刑政故使殺國佐蓋齊侯名入師逃而書不出之所則國佐之被殺無罪則且逆齊侯而殺之以殺叛故也使清人殺國佐（孔疏士官也官人之朝掌刑政故使殺國佐蓋齊侯名入師逃而書不出之所則國佐之被殺無罪則且逆齊侯而殺之以殺叛故也使清人殺國佐）

夫國佐棄命（解棄命之命而先歸）專殺（專殺以殺叛故也使清人殺國佐）

滕侯卒（滕特命千清者國弱前來奔）王泓（泓薨）

佐爲司寇（封佐爲司寇）

國子不能誅亂而父子俱殉（謀之不臧可爲浩歎）

字幸之也（嘅之也）

故不以叛書

三卿（國佐孫兼慶封爲大夫慶封既亡佐之罪不及不滅韓）

國子曰（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殺）

國子相（相謂治）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

疏云喪服小記典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以其也（以其爲君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

（成公十八年）

（成公十八年）

（成公十八年

惡詘而悼公漫無設施魏相士魴輩俱以先人之功任用而曾不爲故君一叙其勤勞夫豈大公至正之心哉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

子辛鄭皇辰侵城部取幽邱同伐彭城邱朝郟城部幽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以三百乘入彭城以叛大國復入凡去其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復其位曰復歸亦國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惡曰復入謂身爲我首稱兵入伐害國取國有家之大例凡以惡入者皆書之此四條皆以惡入故書入

有位無位皆曰入

言語告請而納之以惡曰復入

丙之挺辨逆順之辭通君臣上下典例遠者多隙說傳例合者少

人難辭也衛人狄其君以逆衛侯傳言衛侯逆而復入曰歸曰復歸皆以逆順言之

名或書或不書名易辭也從主作人例之者辭殊義一

成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違故書復入

以惡二字一篇之主

悼納二宅在久有隙因在洮會請以兵威還故位以逆順言之惡其依違兩端也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

子辛鄭皇辰侵城部取幽邱同伐彭城邱朝郟城部幽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以三百乘入彭城以叛大國復入凡去其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復其位曰復歸亦國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惡曰復入言語告請而納之以惡曰復入

有位無位皆曰入

丙之挺辨逆順之辭通君臣上下典例遠者多隙說傳例合者少

人難辭也衛人狄其君以逆衛侯傳言衛侯逆而復入曰歸曰復歸皆以逆順言之

名或書或不書名易辭也從主作人例之者辭殊義一

以惡二字一篇之主

悼納二宅在久有隙因在洮會請以兵威還故位以逆順言之惡其依違



宋人患之西鉏吾朱大夫。音魚。鉏仕。曰何也。言何以患之。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同謂不惡而收吾憎也。猶憾。臣猶已恨事之則以我爲卽也。不。吾患也。拔而用之以閉吾隙亦吾患也。魚石而用以閉吾隙亦吾患也。

魚石使佐政

逐而反用之何弔閔亦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謂崇長也。楚今

可忠也以起下文之意

取彭城以封魚石以絕吳晉之道

以封魚石以絕吳晉之道

以安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

遏姦

右披彭城以分也。

以安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遏姦

而擯諸侯而懼吳晉也。擯離

擯服毒諸侯而懼吳晉也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必恤之何爲。

楚共納宋叛臣于宋。蜜吳晉交通之路。使吳忠不作。專事北方。此其志豈少衰者哉。鉏吾謂毒諸侯而懼吳晉爲天下患非徒宋之憂也可謂洞燭楚人之情矣。末又進一層



卽爲宋憂晉必恤我亦無足患也。可謂深知悼公之心矣。

傳蓋發明經書復入之義故斥楚惡者甚詳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禮之禮讀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昏。爲平公不徵聚張本。驟數驟疾行之名。

知宋平非無志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克彭城而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方解晉楚爭衛勞役日敝臣子苑囿可謂失其本心。

小國蟄附

蟄蟲一振而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正安葬可爲之道

鹿囿未成也

卒安葬可爲之終始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伐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于是樂書卒韓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之役知伯苟實來下軍之佐也今蠲季士勉。蠲。亦佐下軍。

季直例反。

軍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

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於盧。盱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

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孟獻子請于諸侯。

師爲襄元年圍彭城傳

葬于昭寢五月而葬故曰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葬于昭寢五月而葬故曰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 讀左補義　卷二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墉　校
昇增參

經　莊公一　起魯世家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以
己丑　元年　周王正月公即位　杜經於是見　○仲孫蔑會晉欒黶
宋華元衛寧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次于鄫　鄫地
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次于鄫鄭地
書次兵不加鄭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
次伐幸酉九月十四日　○冬初帥晉衛來聘　知訃
王崩子泄心立是爲靈王　○邾子來朝　○多衛侯使孫
剡來聘　剡匹妙反　○晉侯使荀罃來聘　罃烏莖反　○十二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　○公羊穀梁日作既　○夏晉荀罃帥師
會齊崔杼宋華元衛寧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次于鄫　○秋
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冬十月葬我小君齊姜　○晉荀
罃帥師伐鄭　○晉欒黶帥師侵陳　○楚子伐鄭　○晉荀
罃帥師救鄭　○楚子鄭伯盟于辰陵　○陳侯使袁僑如
楚結成　○晉荀罃帥師侵蔡　○楚子鄭伯伐晉　○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人于虢　○庚寅我君牡卒　○辛卯夫人姜氏薨　○
葬我君莊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人救鄭　○楚子鄭伯伐晉　○公
至自伐鄭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人于戚謀救鄭
○晉欒黶帥師侵陳　○楚子鄭伯伐晉　○公至自會
○晉侯使荀罃來聘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人救鄭　○楚子鄭伯伐晉
○公至自會　○晉侯使荀罃來聘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人救鄭　○楚
子鄭伯伐晉　○公至自會　○晉侯使荀罃來聘　○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人救鄭　○楚子鄭伯伐晉　○公至自會　○晉侯使
荀罃來聘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人救鄭　○楚子鄭伯伐晉　○公至
自會　○晉侯使荀罃來聘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人救鄭　○楚子

公卒于傅公帥師城諸及防○晉師宋師衛寧殖侯鄭○秋七月仲孫茂
會晉荀盈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
君齊姜齊謚也三○叔孫豹如宋仲孫蔑
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逼○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元年○二年春鄭師侵宋楚
子重伐鄭○夏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以
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謚法
不損曰靈○善
諸侯其行
○單國重事以奄豎受賂而還者○齊靈實始之○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槨
之以自爲櫬○櫬棺也○槨大○棺小○
人告之詔也○言順德之行○
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婦母○故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載芟篇○偕俱也○言敬事
是不敬
祖妣則鬼神降福孝孫葬姜氏不以禮
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始
以喪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始
以喪○詩曰大夫夙夜○毛氏源曰夙早也○夜暮也○
無所告悔○言卿大夫之職○
以事一人○言奉君命○
以不哲爲之憂○言不明大義猶
以喪○詩曰大夫夙夜○毛氏源曰夙早也○夜暮也○
無所告悔○言卿大夫之職○
以事一人○言奉君命○
以不哲爲之憂○言不明大義猶
女子見理不明故以私怨
損大義
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人告之詔也○言順德之行○
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婦母○故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載芟篇○偕俱也○言敬事
是不敬
祖妣則鬼神降福孝孫葬姜氏不以禮
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始
以喪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始
以喪○詩曰大夫夙夜○毛氏源曰夙早也○夜暮也○
無所告悔○言卿大夫之職○
以事一人○言奉君命○
以不哲爲之憂○言不明大義猶
女子見理不明故以私怨
損大義
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
送諸姜宗婦來送葬者○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名○
婦人越竟送葬非禮○
送葬至竟
送諸姜宗婦來送葬者○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名○
婦人越竟送葬非禮○
送葬至竟
莱子不會故晏嬰城東陽以還之○孔疏
莱子不會故晏嬰城東陽以還之○孔疏
送葬亦
書
公之爲盟也
莱子不會故晏嬰城東陽以還之○孔疏
莱子不會故晏嬰城東陽以還之○孔疏
送葬亦
書
公之爲盟也
東陽齊境上邑○
東陽齊境上邑○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脾楚役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脾楚役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
事非吳人在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
集矢於其目○謂鄭陵融晉
集矢於其目○謂鄭陵融晉
射楚王目○



注云賂以馬牛象曰共見彼皆不知爲
○案所白反齊卽乃還君子
不損曰靈有
諸侯其行
○單國重事以奄豎受賂而還者○齊靈實始之○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槨
之以自爲櫬○櫬棺也○槨大○棺小○
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始
以喪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始
以喪○詩曰大夫夙夜○毛氏源曰夙早也○夜暮也○
無所告悔○言卿大夫之職○
以事一人○言奉君命○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名○
婦人越竟送葬非禮○
送葬至竟
莱子不會故晏嬰城東陽以還之○孔疏
莱子不會故晏嬰城東陽以還之○孔疏
送葬亦
書
公之爲盟也
東陽齊境上邑○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脾楚役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
事非吳人在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
集矢於其目○謂鄭陵融晉
射楚王目○



不明大義猶
以私恩比齊
事故書出
卒○
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爲政○得正卿政云
子罕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爲司馬晉師侵鄭
鄭間于晉楚國家多難成公子駟爲政已
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爲司馬晉師侵鄭
圖要其速從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國非伐喪也○下欲道先
言猶音公命持
公卒傳無失官命
○
鄭成以槀天之恩○至死不回故晉屬三伐從楚如故○此悼
公所以不急於得鄭也然新君卽位而朝楚○則楚交益固○
會子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毛氏源曰悼公
以討書假然彭城之役凡會盟侵伐皆用
師入其境不以伐而以侵○遍示以服我而已○
韓厥荀罃士匄士匄而鬬偪不與此謀于操桐而得馭焉銷
之道也○衛孫林父甯殖伯
子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毛氏源曰悼公
以討書假然彭城之役凡會盟侵伐皆用
師入其境不以伐而以侵○遍示以服我而已○
韓厥荀罃士匄士匄而鬬偪不與此謀于操桐而得馭焉銷
之道也○衛孫林父甯殖伯
故晚尊卑城
虎牢之簡文
封印記盟之
言也
虎牢之城門
鍵鑰之事亦
臼獻子於
塚室之事亦
臼獻子於
之類
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
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
在晉輔政
能用善謀
在齊齊將伐○吾子之請諸侯之師也○城虎牢足以
不唯鄭言復夢○鑾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請
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卿共入盟命
告諸侯會築虎牢足
以伐
豈惟寡君賴○
之言獻子以臨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
知武子○臨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
告知武子
之屬
寡君之憂○以城爭白晉君而
不唯鄭言復夢○鑾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請
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卿共入盟命
告諸侯會築虎牢足
以伐
豈惟寡君賴○
之言獻子以臨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
知武子○臨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
告知武子
之屬
寡君之憂○以城爭白晉君而
欲以說
能用善謀
穆叔聘于宋遂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臨薛小邾皆不至則失齊何以服鄭○更
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臨薛小邾皆不至則失齊何以服鄭○更
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
何以制逆也盍隱以抬齊者屬之獻子○如盂歃
人猥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子之謀

方望汝曰先備謂虎牢不禦鄭責鄭不能守險非也城卑邑褊
即緣陵背不繫國職方具在書某地則即爲某國也若書
城鄑虎牢則以鄭已服而諸侯爲之城以備楚矣
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辛偪奪其
申黜齊壬夫爲政故不繫于晉
職史伏法以徵有位楚所以終强也
經　鄭三年春楚公子貜齊師師伐吳拔其麇自此始○公如晉夏
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孔疏近城之地征解晉乐公
王自晉○六月公自晉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巳未同盟于雞澤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湖德上與

讀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三

王臣要言大與之道也書楚功也王臣亂賜罪也林解雞澤衛地按今直隸廣平府東北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攻而來屬晉本非戊寅叔孫豹
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歸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
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
代許

傳　二年春楚子重伐鄭鄭叛楚也壬辰陳于鄭東門之
外東門鄭城門○鄭人欲與晉平而不能定故楚子重伐之
師于汝上以牽晉師汝水名○三月晉荀罃士匄帥
師救鄭荀罃中軍士匄將上軍韓厥爲司馬以下軍佐趙武
爲中軍尉魏絳爲上軍將程鄭爲下軍尉祁奚爲上軍佐羊舌
肸爲下軍佐合諸侯之大夫及邾子齊世子光于雞澤
會謀救鄭且謀伐楚也○夏四月戊戌鄭伯與楚子盟于
鄢鄭服楚也○己亥同盟于雞澤鄭服故也○秋公至自
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以救鄭討其貳于楚也○十
一年春楚子重伐鄭自南門及純門而還次于魚陵
純門鄭城門魚陵鄭地○晉荀罃士匄帥師救鄭遂次于
陽翟○夏晉師在陽翟欲與鄭平鄭人使王子伯駢
如晉師師悼公子○晉人以鄭伯歸鄭伯如晉自訟
也○秋晉侯使荀罃士匄如楚聘且結平○冬十月
荀罃士匄至楚楚子重自巫臣之出也貪欲無饜
取鄆之師克鳩茲吳邑按今江南蕪湖縣東南鳩茲在蕪湖東南
以兵臨之鄆人懼而行成吳人乃還○子重自是連歲
伐楚楚人以是罷於奔命○十一年春楚子重伐鄭
取魯之師及訾而還○夏楚子重伐鄭及暴隧遂侵
衛至于桐丘○秋楚子重伐鄭及清丘遂侵衛至于
訾毋○冬楚子重伐鄭及暴隧遂侵衛至于首止
楚人數伐鄭鄭人不堪其役而貳于楚故楚子重
每歲伐之○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
○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十三年春王正月公
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
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
○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十六年春王正月公
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
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
○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十九年春王正月公
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
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二十
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
鄭及陽橋○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
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
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
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
鄭及陽橋○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
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
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
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
鄭及陽橋○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
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
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
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
鄭及陽橋○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
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
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
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
鄭及陽橋○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
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
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
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三十年春王
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三十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三十四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三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三十六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三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三十八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四十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四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四十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四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四十四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四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四十六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四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四十八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四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五十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五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五十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五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五十四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五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五十六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五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五十八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五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六十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六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六十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六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六十四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六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六十六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六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六十八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六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七十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七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七十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七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七十四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七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七十六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七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七十八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七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八十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八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八十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八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八十四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八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八十六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八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八十八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八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九十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九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九十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九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九十四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九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九十六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九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九十八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九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四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六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八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十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十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十四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十六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十八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二十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二十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二十四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二十六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二十八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三十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三十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三十四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三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三十六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三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三十八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四十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四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四十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四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四十四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四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四十六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四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四十八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四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五十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五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
也○冬楚子重伐鄭及陽橋○一百五十二年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陳侯鄭伯齊世子光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冬楚子重伐鄭及
陽橋○一百五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
楚○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赤佐之○各代○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也姻
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也不爲黨孔疏祁奚爲軍尉羊舌職爲佐
商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有○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
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遂一官軍尉而三物○事成能舉善也
大唯善故能舉其類詩小雅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也
內舉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純是大公爲國之心可爲萬世
法以視文仲之抑柳下○真無能爲役○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使
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永成○忠楚侵欲
讀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三　七
袁僑濤塗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告陳秋叔孫豹及諸侯
四世孫服
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和組父告諸侯使諸侯之大夫來會袁僑也不以諸侯敵
大夫以大夫自爲盟悼公處還得宜之至而啖氏謂大夫
強非也陳自辰陵之盟從楚者二十八年皆孔寧儀行父
之力楚莊之狡謀遠矣至此放子來歸或二兎已死故陳
樂王鮒欲○樂于從義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僕車御也以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
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晉侯授僕人○晉侯書將伏
讀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三　八
晉侯甫十有七歲其弟更少偶一亂行○僕即見殺○魏絳執
法如山○直司馬也僕人之嘗甫上公即謝過不遑君臣具
有一段嚴整治之意羊舌赤絕口不諫而寫出魏絳全
身正諸子諫者可謂不負祁大夫之舉○絳不知公將殺
已故云歸死於司寇終至而問將殺之命○故將伏劍公問
絳將死故跣而出也○國之先資莫如刑賞○得祁奚而無
不世之善得魏絳而無或爽之刑兩篇並列正卿主之甚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師師伐許○
許爲鄭所迫其前滋甚未聞中國諸侯之卹其忠也賴楚
之力○遷國以存偪近楚地朝事晉夕滅于楚矣悼公明主

知當老臣自當置許于度外興大衆伐之雖曰背正即僞此爲有名然君子惡其不仁

經　王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子哀公弱立○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杜解成公妻襄公母聲姒杞姓〕○葬陳成公○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　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按今河南新蔡縣〕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受陳爲非時〕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命楚命滅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



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爲下陳災傳〕

戰國之拒秦其大勢在韓魏春秋之拒楚其大勢在陳蔡

晉人但知爭鄭而不加意于陳蔡猶爭堂與而不爭門戶也使楚師得長驅中原者鄭爲之得長驅入鄭者陳蔡爲之乃陳侯歸順而韓獻子以爲時未可爲其引文王事紂更覺不倫哉武仲以爲小國必有咎夫以悼公之世楚人所謂事之而後可者而不抗楚服陳更待何時傳曰陳無禮言侵陳之故爲其無禮非云歸晉爲無禮也楚聞喪而止有古人之風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在魯襄公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今闕三曰納夏一名遏四曰昭夏一名渠蓋擊鐘



當時諸侯皆不知有天王故提出天子見天子禮樂非諸侯所得干當時大夫並不知有諸侯故提出兩君相見見諸侯禮樂非大夫所得僭此等文有世道人心之係故傳存寧武子穆叔兩篇雖哀世魯衛之賢大夫猶有能知大禮辨雅樂者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槻不虞〔槻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講其喪制欲殯不過朔又不反哭拔喪佐疑定夫人稱定姒此當從公羊作定七鋪注定夫人直從夫謚此乃妾母謚定不嫌相同疏云定身之棺初死即當有之將葬以喪過廟非尸于廟中也葬訖日中反虞于正寢謂之反哭〕匠慶〔匠魯大夫謂之匠慶〕非請用之反哭〔如季孫所說則不成禮〕

孝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爲大夫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衰公長〕初季孫爲已



聞六瀆於蒲圃〔蒲圃名樹木欲自爲牆東門之外匠慶請木作槻〔爲定姒季

孫曰君不以道取爲君臣慶用備圖之損季孫不御止也傳言逆得文姜至理所在雖微未之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成風敬嬴獨非妾母乎僖宣二公母之過于夫人宜公之世季文子未嘗一言正其失今于定姒忽正妾母之分以襄公之幼不知尊其母也無貶不脩備也畧杜註不以道取猶言不論誰氏之木皆用之匠慶因其言遂用季氏之木通篇以不成喪爲主多行無禮足盡行父一生此時行父執政匠慶乃能直言責之于前權術制之于後可謂守正不阿以觀仲叔昭伯之欲善季氏相去遠矣　經書葬我小君定姒則以匠慶之言成喪矣乃知首數語文子初議如此君長誰受其咎以利害動之故言易入而用損所以不御亦在此

冬公如晉聽政少受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謝屬鄫小國也欲得句瀆丘之比使屬魯也如須公時年七歲葢相者爲之言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厥命節無賦于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掌爲執事朝夕之命儆邑敝小鬬而爲罪不閑共寧君是以願借助焉借節以也借助晉侯許之爲明年叔孫豹如晉傳

周衰諸侯無貢賦入則齊桓糾合諸侯以尊周卑無貢賦于司馬者以節微不輸賦于王室而因以貢于周卑無賦于司馬者以節微不取之而魯欲爲鄫則附庸也又不聞于天子晉魯均失之故陳人圍頓以怒楚非也楚人挑衆以爲兵端圍頓伐不圍頓亦伐也　陳人之圍頓時晉也而不知晉臣已立志棄陳矣春秋小國之困類如此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杜註孟樂無終子名嘉父按今直隸薊州東有古無終城因魏莊子絳戎狄之利以和諸夏魏莊子絳戎狄別種名魏絳食采於魏縣今山西蒲州府東南有魏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敖戎飽獸也猶貪棄親暱讎將何厭之有夏訓曰有窮后羿因夷羿收之民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在今山東濰縣東北浞仕角反伯明后寒棄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人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使之以爲己死信而使之以爲己用羿收其民之歡心而虞羿於田遊畋也樂之以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也樹立外內咸服詐浞羿猶不悛歸自田羿還將歸自田聞浞反也家衆殺而亨之以飧其子羿子琥云羿殺之於桐門桐門羿家門也有鬲氏有鬲國名按今山東德平縣東北有故鬲城鬲氏杜曰鬲國逃臣事羿者金仁山謂以爲左氏傳乃出于此今按此文未見鬲之事羿喜田而廢射故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窮門羿家門也浞因羿室妃謂羿室妃純生澆及猪持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胤所依按斟灌今山東壽光縣東北斟尋今河南鞏縣東南缺

御兩突出系上注明是用倒敘法

忠轉和戎正意

此方真論其云諸侯威懷三也所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竪於后失諸侯悼公以和戎而復伯

對舜今青州府濰縣西南有虞淵今青州府壽光縣東南有虞山相傳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皆在濟南府治○逋奔也五男反遠也許器反○逋音奔○廢自有扈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疏云燔燒之餘曰燼以滅浞

浞因寒浞以逞不言羿浞之事見馬遷使百官各爲其職戒王過於苛察則羣臣畏懼不敢盡忠矣此傳夏康所以言太康失國及少康中興之道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補正此承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孔疏孔安國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亥元年傳稱有仍氏生女曰後緡方娠后相依斟灌斟尋以滅后相相依二國之燼而收夏衆后杼少康滅澆於過后杼子少康滅猶於戈有窮后羿猶以逞其欲而不顧民患故滅后相之子

晉鞫振。及其衰也。舍楚而專事戎狄。是罰厥心之謀。而燬晉是亟也。可謂知類乎。魏絳拖定服陳戚楚而主于和戎。使兵力有餘。此三駕之所托始也。

冬十月。邾人伐鄫。○邾地拔今山東滕縣東南。○徒來反。○鄫偏一隅面狐駘縣東南。○徒來反。○鄫偏一隅面狐駘縣東南。○徒來反。○鄫偏一隅面狐駘

經筮說者疑戚陳魯戚之魯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致以寸兵抗楚哉諸侯同戚也故欲以爲關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與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魯責故很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見于戚

會

楚子囊爲令尹公子貞子皙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所行而疾討陳也疾急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乃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陳說傳見楚用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陳爲北方之衝要陳不守則鄭不固晉悼爭鄭之艱皆由陳及子囊伐陳即合諸侯以救之固已灼見其故而韓公及莊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公按今在河南陽武縣北



厥昏老士匄失策云無陳而後可是明與魏絳之言相忤也不知罰者之勤諸侯非求自安也有陳非吾事將無鄭不更無事乎一言悞國者匄是也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西鄉宰庀具也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孔曰行父以文六年見經至今爲相三君也補注行父貪積而已擅逐君而逐之豈有賢人專國政傳合大惡錄小長流俗之情也官卑小族者乃其大不忠之飾歟向使侈汪云傳見不備如齊歲封適以殺身烏能成其私積子叔孫豹如晉行父以魯罪大功小其罪皆黨逆專君之事其功則小廉曲謹之善說者遂謂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爲傳諛言非也文宣及襄之初傅每亟書其惡豈至死諛之哉然則富子

周公自季孫宿始

經甲午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子孝公句立○夏宋華弱來奔在襄十○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成同盟故赴以名

桓公在位七十年而卒睦于魯請卑于晉悼赴告會葬重子諸侯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習長相優調又相謗也子蕩華轡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張弓以貫其頸若梏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



於朝難以勝矣何超勝字當請平聲以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按射門恨之也宋解不幾日間汝亦俱行子罕善之如初其射門之怨若超厲之子賈季也

樂轡梏華弱于朝乃逐其見梏者赦其梏之者子罕所謂同罪異罰也子罕善之如初正與弱轡之凶終者相反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鄫恃連魯以往年屬鄫秋使聰命于會安莒益魯人受其財賄杜說誤

公穀謂立異姓以莅祭祀故書滅胡氏本此作傳說者知其謬矣乃趙氏謂莒以兵破鄫而立其子方氏又謂鄫惑

於莒欲立其出後廹於公義卒立世子巫故莒人憾而滅之皆未足據也按經書齊人滅遂秦人滅滑者多矣何獨于莒而疑之乎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戰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謝亡鄫也聽命受罪王氏樵曰鄫子淮以謀之親帥諸侯而城之諸侯懼焉脩桓之盟而益問鄫故於莒則魯敢不以賦從

魯恐狐駘之敗不能庇鄫使鄫自輸賦于晉故城之會鄫人與焉則莒之滅鄫豈魯罪哉晉不正莒陵鄫之罪而乃以罪魯乎視荀林父之驅狄土立黎侯而還殆不及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按恃守禦之謀杜謂恃民沙衛之昭非也於鄭子國



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東陽至五年萊受弱城東陽也堙土山也周城圍備音附及杞桓公卒之月三月乙未王湫故魯人城十年葬。

正與子、萊大夫、萊人軍齊師、即按今山東即墨縣南有甘棠社。敗之。敗湫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齊師大敗之。

葬莒莊公。莒人殺之四月眺無字元孫。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襄公廟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子、郯。乳睹卿小邾也附屬于齊高厚

高固桓子崔杼定其田。故定其疆界。按遷其民而田歸於齊

此不過前年四月圍萊至今年十一月而滅兩言耳而云子國來聘之年杞伯卒之月幾疑左氏故意眩人耳目非也。遴採之於魯舊史也。楚莊之圍宋也至九月而易子析

#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譔
男　塏　校
受業毛　昇增參

## 襄公二

經　乙未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鄡。謀救陳。侯逃歸。

既卜曰郊。卜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費季氏邑。使浚洙邑自助貢而始強。○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鄡。謀救陳。陳侯逃歸。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鄡。



鄭地。○于既反。



貢貳子鄭所弒。以瘡疾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鄡侯未至會所而死。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鄡鄭地。○僖公弒。簡公立。七報反。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無陳。

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莊解。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郊。

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郊。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耕帝籍。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月也。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孟獻子云。正月上辛。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與禮記祭法。禘也。知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

卜郊止于三卜。非失禮。而四月始卜。則失禮也。公之不能敬天勤民。自在言外。

南遺為魯邑季氏宰。叔仲昭伯叔仲惠伯之孫。昭伯之逐。人也。掌諸侯之政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請遂城費。使浚洙諸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昭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叔仲惠伯不附襄仲。行父身死焉矢之中昭伯。乃求媚季氏。固非繩武之孫。行父相三君無私積。宿乃首城其私邑。又豈象賢之子。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旦酲緩報。非禮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喪多故。時報。

冬。十月。晉韓厥長于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有廢疾。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沾己。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疏云。詩國風。又曰。弗躬弗親。庶務弗成。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詩小雅。饒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無忌。夸子不能躬親政事。無忌名。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奉信其命。民弗信。詩小雅。饒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無忌。夸子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無忌弟也。與田鰌人。晉賢游而曰。好仁。言鰌才讓其可乎。請立起。無忌弟也。與田鰌人。晉賢游而曰。好仁。言鰌

仁使掌公族。大夫。為之師長。

宣子未立。無事可見。與田鰌游而曰。好仁。則稱許於君矣。即是宣子之事實。人徒知卿大夫亟士。不知士之能重卿

大夫如此其後韓起適魯猶如易象春秋或得为於田蘇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盟在成三公登亦登（盟登階臣後君一等疏云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云君行明則維好得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云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也）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不敢稱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過猶失也）而致有此（不知何所失而致有此）吾子其少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悅也）改（改易其入門時一加）容趨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悅亡之本也）詩曰（逸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行）衛

楚子囊圍陳（會于鄢以救之諸侯）



（則折也穆子不論被讒事）

（云賦君乃在自盟之時集解誤注）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　襄公七

曩師伐陳圍陳而不加兵於鄭者楚共君臣何嘗一日忘鄭陳為之梗鄭不可得而圖也故圍陳者伐鄭之地失陳鄭亶人欲救而終棄之此之謂不知務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穆公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公）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鄢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鄢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弒君說悼公方圖勤業無誠心為天下賀善罰惡也）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

三傳皆言弒而經書卒蓋以瘧疾赴諸侯也斯時楚方圍陳則救陳當急乃濡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肆

楚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圍城中出而告急于晉晉不即救也徒留陳侯會鄢以待諸侯之師以楚之強圍弱小之陳豈能遷延時日無怪陳侯之逃也胡傳歸罪陳侯而舍晉不問豈通論哉　陳蔡為楚偏鄭之要路楚所必爭而二國膽楚者彼豈不知尊王之為美哉以密邇于楚中原大國不足以庇之也自蔡哀侯于楚屢圖齊桓創霸侵蔡伐楚蔡雖潰九合諸侯陳在而蔡不至也晉文溫及踐土陳蔡皆與稱極盛焉襄靈而還蔡多從楚而陳則屬晉迨僖舒弒君晉不能討楚莊遂納二兇而陳之從楚者垂二十八年是失蔡又失陳矣悼公繼覇陳侯來朝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蔡皆爲楚用此霸功之歷世遞降者也

丙申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莊公子莊時公在晉晉悼薨諸侯大夫故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鄭人于邢丘夫聽命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也稱晉悼復脩霸業鄭簡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誤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俱子狐之子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殺之補述孫撃孫強出奔衛

僖公行事未見於傳。初不禮於子豐。復不禮於驷。驷遂弑之雖以癘赴而國之人無不知其爲弑也斯時知武子根究暴卒之故必有發之者驷訴而鄭服矣又何待三駕之師乃晉人不明大義視弑逆爲等閒而鄭之諸卿亦皆疾視其君父之死也譏公子方起意討賊賊臣先發而忠義誅夷哀哉

庚寅鄭子國子耳子駟子人皆言唯子產之子國不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行矣大命起師卿之命啡立幼君以當國戚福由已其侵蔡也丙懼於心欲以媚



晉耳卑爲子產寃破子國云國有正卿顯指子駟以止子產直言賀禍　期時逝已得陳將次國鄭靜以待之猶懼不免而遽興無名之師伐其與國以起兵端聖人之所惡也傳敘子產之言而義自見

五月甲辰晉于刑邱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卓氏胡正悼公之謚殿歌衆也楊當并合前備以脩晉侯會之今鄭伯與會是大夫得以會故親臨命獻蔡也諸侯也鄭伯獻捷于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貢獻曰齊桓官受方物亦是朝聘天子之數非自利之也晉以强力挾諸侯使職貢歸於已不知始自何年而諸侯有二王矣觀於子產爭承及女叔侯所謂職貢不乏玩

好時王者其爲諸侯病久矣悼公辭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當有不安於心者康侯方責諸侯之不親會是明以諸侯屬晉宜庭宜享也豈可爲訓耶

莒人伐我東鄙以報鄫田鄫明矣執鄫其以子繒鄫耶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穆公子蜡子游子蟜子晉子展子羽欲待晉侯河之清人壽幾何逆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遠尚河水河千年一清兆卜云詢謀多職也言既卜且謀多則敗也職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適秣鄭之主謀多有族民各有心多則適楚也無成民急矣始從楚

欲從楚也書他則宛守以
名爲五年第二段決封邵
楚也看他用
韓originally三字第四段倒句
晉君方明四句十六字直抉出
魏絳卻上軍佐之
水

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晉楚界上采能犧牲以爲幣玉帛以請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能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所以保民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第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邲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楚不足貴親晉貴親從楚欲因鄭爲卻我無成卻郤至也晉欲因鄭爲卻不可從也不可從也言子罕不從子展之言而反欲與成也公九年我喪君於是卽位此卽駟氏也先大夫子馴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於是有戚之役所謂無禮寡君者卽無禮於駟也此卽邲卽獻捷之時皆補此傳所未備也夫是以決於從楚子展云親我無成卽我是欲益與其意相忤蓋怨晉者深恩援楚以拒晉而辭氣亢厲身任其咎而不辭末復提出獲蔡獻捷以告晉見晉不爲功楚實爲怨歷叙已之慇懃困無所控告筆筆歸過於晉台從楚之外更無他策皆卽邲卽之不禮有以激之然也不然楚師遶遶必將速歸駟豈不瞭然而待子展之諄復哉

介獨使行李行人也　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謹敬遂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晉伐鄭傳

那卽之役駟秦五歲幼君朝晉獻捷以殊禮而晉人處之漠然也夫其君無禮於駟猶手刃之何有於隣國卽楚叛晉豈頒問哉襄二十二年子產云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此卽駟氏也又云我先大夫子馴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於是有戚之役所謂無禮寡君者卽無禮於駟也此卽邲卽獻捷之時皆補此傳所未備也夫是以決於從楚子展云親我無成卽我是欲益與其意相忤蓋怨晉者深恩援楚以拒晉而辭氣亢厲身任其咎而不辭末復提出獲蔡獻捷以告晉見晉不爲功楚實爲怨歷叙已之慇懃困無所控告筆筆歸過於晉台從楚之外更無他策皆卽邲卽之不禮有以激之然也不然楚師遶遶必將速歸駟豈不瞭然而待子展之諄復哉



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小雅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就也言人欲爲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不如匪行遵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遵謀從補正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是也請從楚子展曰善哉衆從之非惡在卿而欲宥其人衆未諜提出使蔡見啓衆于楚君臣全國爲言

蔡於我郊郊外保守也馮迫也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敢不盡力以禦寇況其以相救也啓處以相救也啓處啓跪也或云李巡曰啓小跪也翦盡也焉傾覆無所控引也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他人也慼痛不如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孫蔑伯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如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兄討之命亦不使一介獨使行李行人也　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謹敬遂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晉伐鄭傳

那卽之役駟秦五歲幼君朝晉獻捷以殊禮而晉人處之漠然也夫其君無禮於駟猶手刃之何有於隣國卽楚叛晉豈頒問哉襄二十二年子產云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此卽駟氏也又云我先大夫子馴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於是有戚之役所謂無禮寡君者卽無禮於駟也此卽邲卽獻捷之時皆補此傳所未備也夫是以決於從楚子展云親我無成卽我是欲益與其意相忤蓋怨晉者深恩援楚以拒晉而辭氣亢厲身任其咎而不辭末復提出獲蔡獻捷以告晉見晉不爲功楚實爲怨歷叙已之慇懃困無所控告筆筆歸過於晉台從楚之外更無他策皆卽邲卽之不禮有以激之然也不然楚師遶遶必將速歸駟豈不瞭然而待子展之諄復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春朝謝公此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春朝公此

宣子賦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之宜及時宣子欲若其時及色

君君之臭味也言同歟以承命何時之有無時速武子賦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形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之以爲寶物



其咎而不辭末復提出獲蔡獻捷以告晉見晉不爲功楚實爲怨歷叙已之慇懃困無所控告筆筆歸過於晉台從楚之外更無他策皆卽邲卽之不禮有以激之然也不然楚師遶遶必將速歸駟豈不瞭然而待子展之諄復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春朝謝公此

宣子賦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之宜及時宣子欲若其時及色

君君之臭味也言同歟以承命何時之有無時速武子賦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形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之以爲寶物

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祀父為先君守宗廟耳敢不承命宜不敢廢命欽臣晉君也君子以為知禮之義我在晉君故范匄之所謂知禮

宣子來聘其寓詩師而賦詩兒志逕順自將武子答賦親如具味未以匡王室者使此交儆大戰藥弦晉悼錄志繼霸難廟鄙如匄克自奮焉如此

丁酉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乙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受盟可知戲鄭地○許反

宋災一作樂喜為政領起

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為司城以為政往解知將有火災使備火之政

使伯氏主其火所一段是為救火



伯氏宋大司里孔疏使伯氏司城而諸里之長令各主里內之火也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陳奋揭具綆缶備水器盥之屬○綆反頡古反備水器盥反暫戶反古反巡行也丈度城濠也治守備也

量輕重所在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火起則從其所趣表之火道所趣表之使華元子為司城以為政往解知將有火災使備火之政素戒為備火之政

使華臣華元子為司徒具正徒役也司徒既具正徒者當供官役若今之正丁也

令隧正官納郊保奔火所逆正當此也隧正所納甘臨時調役若今之夫役也司徒主也疏云司徒所主疏云司徒之所逆正所納郊保奔火所逆正當此也隧正官名納郊保奔火所逆正當此也隧正所納甘臨時調役若今之夫役也司徒主也疏云司徒所主疏云司徒之所逆正所納郊保奔火所逆正當此也

天子之遂人夫五鄙為縣外屬遂郊保之民既遂外屬遂郊保之民既遂五鄙為縣遂郊內屬鄉郊保之使華閱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右官官府之屬○量輕重所在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火起則從其向戌討左師亦如之

使樂遄司空庀刑器亦如之庀具也其官屬向戌討左師亦如之庀刑器者謂戎車之屬刑器鼎鑊之屬

不必在鼎或為器用之名或為器物鄭音鑄刑鼎此言刑器于版號為器用之名或為器物鄭音鑄刑鼎此言刑器

甲兵庀武守孔疏甲兵庀具其守守此武庫也使西鉏吾大宰庀府宋府六官之典疏云司徒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其事職之于書故使具官守○庀音匹

司馬說于武庫使西鉏吾大宰庀府宋府六官之典疏云司徒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其事職之于書故使具官守○庀音匹

司宮命婦各守其職司宮奄人也命婦大夫妻卿一人下大夫一人士妻一人也疏云五等諸侯夫人有世婦以下至女御凡九等此四鄉正則別立三卿此命四人三卿正則別立二卿正非卿也則宋大夫四鄉正非卿也

鄭稱寡梓慎所不敢自信而宋人行之無疑故晉侯謂之知有天道非既火而後謀此數者也自殷至宋世掌其火三魯鄭救之于臨時而此則備之于先事尤足異也

叔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在八年

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疏云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二易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也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艮之八者史見艮五爻皆變謂當占其不變者杜氏雜用三易之法此下文穆姜云是于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



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史曰是謂艮于遇八之下別言周易如此遇八非周易也

之隨三三震下兌上隨卦之變也故史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論之

隨非開國之制君必速出姜曰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孔疏云易之諸卦皆以變者爲占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若二爻三爻皆變則兼論彼爻若以彖爲占史據周易故爻辭言周易以折之）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慨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諰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極四德乃隨就已德說卻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爲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當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一死於此弗得出矣



秦景公使士雅（苦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能所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也）其卿讓於善已者（讓於善已者謂其卿讓於善已者也）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命（其士競于教命謂其士人力於農穡收曰殖曰農商工皁隸不知四民韓厥老矣知營棄焉以爲政中軍范匄少于中行逐荦不靜韓厥老矣知營棄焉以爲政中軍范匄少于中行逐荦不靜韓起少于欒黶而樂黶士魏絳多功以道武爲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何佐小軍韓起佐上軍韓厥以下從卿說由）韓起少于欒黶而樂黶士魏絳多功以道武爲偃而上之使佐上軍（黶防讓起起佐上軍魏絳不佩四軍乃遷隨韓厥以下從卿說由）

筋上之使佐上軍（黶防讓起起佐上軍魏絳不佩四軍乃遷隨韓厥以下從卿說由）賢而爲之佐（武新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勞相與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言晉國之德政本末無不備知此當與師之戰參看樂武等能歷數楚之刑政軍旅益各有據心之臣互舉兩國之政所以三百年終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

秦援秦人侵晉陳傅不書至十年晉始書之　晉饑鄭能賙也為十年晉伐秦張本

傳惡秦也子駿語中寫出晉君臣一段啾唧氣象且云事之而後可此自爭霸以來齊桓之所不能得于屈完者非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悼公之極盛乎經不書伐晉以其侵伐不足輕重也

以伐鄭為主士匄分兩股看前段是圍鄭之師分作門牆二組看後段是救鄭之師

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攻有異志者亦如之　此盟荀偃曰攻載于書亦以所言載于策故欲攻之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皆以告神

無所底至也○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焉○頓○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攻有異志者亦○○○

甚明於大義者故操縱由已而絶少顧忌也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圍

月戊寅濟于陰阪（阪南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閏月當爲閏門五日下爲閏則後舉者自然轉日爲月）次于陰口（鄭地名）而還子孔曰（五字上與門合）不可

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此傳可疑之甚十一月師還豈十二月五日復名諸侯伐

鄭一也力責鄭之叛盟豈口血未乾而晉自寒之二也前

伐行成乞盟六卿相鄭伯盡至此番行成之使寂然若非

子展則子孔且帥師拒戰反致前恭後倨三也是年十五

月後無閏月是月無戊寅四也愚謂門其三門即是前篇

三門專晉原未嘗再伐此傳得之傳聞或採之他書欲刪



去未及者杜氏不能指出以闕月爲五日祇見其蠢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彌縫公有邊鄙再之喪季武子不能以公侯固留皆閒非也）公年季武子對曰（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周天疏云直言一年矣是謂一終）晉侯曰十二年矣（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疏云直言一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金水日行一度王三百七十七日行五星一百四十五度四者皆不得



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冠而後生子）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

夫爲冠其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請瑞圭也享宗廟也以祼享宗廟以始加冠故云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諸侯以相見之

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樂節祼享之禮）以先君之祧處之（祧廟爲祧）

本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

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假鐘磬焉以備冠禮也）



時公年十有二已如晉者三如會者五悼公銳志圖霸

則專覇最殷故畏於河上咸其勤勞相爲慰藉開談致問

遂趣冠具荅兄爵親親彼此關切亦示同屬英年可以協

力功名此悼公之厚意也武子說出國君冠禮因冠於衛

成之廟想見魯衛兄弟並睦於晉此中便有衛君晏好一

層想因覇主得志同姓輯睦藹然行葦杕杜之仁豈如楚

子重之强冠蔡許二君哉而說者謂晉悼強魯魯人媚晉

又云恐其未冠生子皆謬也

楚子伐鄭（與晉戚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曰與大國盟口血

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從今楚師

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



之（神臨明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特也善之主也）是故臨

之（神臨明而不渝謀也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乎公子罷戎（楚

大夫）盟同盟於中分（鄭城中里名）楚莊夫人本共王（共王未能定鄭

而歸

如晉先背盟再伐則子孔子蟜不必以爲口血未乾而背

之矣子駟子展亦必指出晉再伐之罪以爲從楚之由而

止言戲之盟可知以諸侯復伐必無之事也

晉也楚不敢爭鄭追陳既朝楚楚思得鄭而晉復不禮於

騑也於是決意從楚然騑弒君之賊也舍之能取騑誅之

則內賊除而外患禦矣乃以軍國之事委之

張玉帛待於二竟何國之能爲戎曰騑嘗國非易誅也當

請之晉人尋謂後此羣公子之餘黨因尉止等而尸三卿子○展○如○能○討賊又何煩晉力哉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捨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公以下○卿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民不匱自公以下○無禁利○與民亦無貪民行○禮節所以將更牲○用資以特牲○祭不用○因仍車服從給○足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三駕三與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向與爭○三駕三與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次鄭東門自是鄭逆服(陳說)言悼公須伯

省器用不作○作○而楚不能與爭○與

晉侯謀息民知罃謀之也○魏絳是罃絕好幫手○罃知絳不盡○盡未能竟其底裏而絳之於罃則深知之○故彼以此謀此即以是請續見脩德息民不徒托之空言也僖二十七年

戊成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杜解)吳子在柤晉以諸侯會之故曰會吳踰云吳未陽諸夏之禮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柤楚地(杜解)今山東嶧縣洲口○莊加反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高氏曰)楚與國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至自伐鄭而更生士者三○主人駢脅其斷以徇于軍三日以示勇○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永濱將降懼不能歸寅至庚寅二十五日

晉荀偃士匄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閉故攻之縣門發○林解發之以聊人啓門○聊人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疏云名紇字叔梁扶之以出門者○門者門內者也言紇多力扶舉縣門狄鹿彌魯人建大車之輪而蒙○蒙覆之以甲以爲櫓○櫓大楯也以大車蹋業甲代左執之○蹋音斯右拔戟以成一隊○孔(杜解)隊徒隊孔子家臣奉重如役以步挽重車偪○偪近也(林解)挽之以聊人縣門發之士門攻門之士聊人縣布以誓外舉者○舉重人也縣布人名(孔疏)死而復生士者三○主人嘉其勇故乃退○主人縣布謝不復縣布之蘇而更生○蘇孔疏死而復生士者三主人駢脅其斷以徇于軍三日以示勇○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永濱將降懼不能歸寅至庚寅二十五日

故曰請班師也。荀偃知伯游之不久。而三人皆見。其為預知無疑。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遑。改之。無為鳳女既勤君而與諸侯寧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武命可也。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偪句余贏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女以謝在邾。

不克。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矢石如雨。

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寡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

公享晉侯於楚丘。侯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樂師解曰。得賓。則以賓禮。得君。則以君禮。此一段固是與前牛瞂已久。遂以為常。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謙也。以大旌表謙其行列。晉侯懼。退入於房。欲更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代之樂。別祭羣公。故得用大祭之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舞四代之樂。名疏云。皇氏云。皇帝禘樂。故得與同。觀禮。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以周公故。

而退。入於房。欲更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林見。小。乘。見于莊。以。用。獨。有。鬼。神。於。彼。加之。罪。于宋。晉侯。謂之夷。俘。敬。謂之夷。俘。詩中國。偪陽。子歸。戚。以偪陽子歸。戚。閒疾也。有閒。

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綱諸霍人。晉禮也。廢置者。使內史掌爵祿。選賢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不絕其祀。故曰義也。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魚門之梧。不成圍而還。

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蟜曰。國病矣。而數出。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皇成帥師侵衛。楚令也。楚是時楚人已命鄭伐衛。衛侯使孫蒯請成。

文。杜云。蕭受楚命。兼字殊未妥。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雄。孔疏古人語雄與陵為韻。其雄。為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凶。是姜氏曰。征者喪雄。雄。鎮寇之利也。大夫圉之。衛人追之。孫

荊子　父。猶。鄭。皇耳。于。大邱。

騑決意從楚。卽反覆受盟。亦不過藉以令國人堅從楚之心耳。況伐衛之師。楚已命之王。此反以爲國病而迫巡不前者何也。蓋明知楚命難違。故作退縮不前。使諸大夫國人皆以爲伐衛必不可緩而後從楚之志。遲國同之矣。未述定姜言見鄭卿之謀國不如衛之婦人也。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遷國蕭邑。八月丙寅克之。

補注伐我無不書之法。陳氏傑謂不書書非也。楚志在圍蕭以退爲進。非實伐魯故史不書。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爭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宋華孔代子國。也爲下盜殺三大夫傳。

楚得陳。又得鄭。蹂躪中原。烽火及于魯衛。

補注伐我無不書之法陳氏傑謂不書書非也。楚志在圍蕭以退爲進。非實伐魯故史不書。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

成公九年莒已爲楚所滅。至此滅鄫之後。又復伐魯。豈僻在夷。楚人棄而不取耶。然晉不能討。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太子宜賓之以上卿而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鄭伯逆之。次于大棘。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不順者。

補注言序諸侯不同。皆出伯者意。已酉。師于牛首。地名。

此三篇之一師于牛首。觀兵之謂。微特不戰。楚并不戰。鄭。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樂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社解樂牛首師地黜減損言女車非禮也猶多過。尉止獲佚。獲囚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

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四族聚黨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公孫黑亦以子孔爲鬼爲蠱。迷子產而肝。子孔於是喪其據。求只得付之刑罰而絕。不能一時盡掃。故五族聚黨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公孫黑亦以子孔爲鬼爲蠱。迷子產而肝。子孔於是喪其據。求只得付之刑罰而絕。不能一時盡掃。故五族聚黨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八年子駟所殺。於是子駟當國。聽公事也。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殺子駟子國子耳。初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知難不貨。利得其處也。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子孔嚮書盜例。子西公孫夏子駟子。

晉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爲門者。匿寺人柳。柳奉司閽。具衆門。而攻盜于北宮。子師僕盜衆盡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

尉止之次。其車千乘。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不順者。

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止司齊。司臣奔宋。子孔當國。代子國爲戮。書以位。岸賜政。辟子孔。孔疏子孔好專權爲盟載之書自鄭諸同以下。皆以

西字連國宜明子孔袖手觀書子孔嚮書子孔爲鬼爲蠱迷子產而肝子孔於是喪其據求只得付之刑罰而絕快心滿意也國後卽爲城者子產勸欽之逃下焚之逃下焚之者明

予之蓋子孔生其謀欲偪國也五族與其事爲私儲也安得謂之討賊哉但因其告命彼罪于無名位之人以爲盜殺而已不言大夫杜解得之晉公子驪猶之晉驪也否則無以屬辭矣　子厓欲報父讎不勘焚書乘衆怒以討子孔固易然晉楚爭鄭之會不堪再決故寧置私讎于緩討而焚書安衆連子孔亦挈置于衽席之上爲國紓患如見其心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舊地鄭士紡魏絳成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有恤小國至此者傳大書特書以見晉君臣卓然如是也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二子王右助伯與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理于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理也蒲正卿臣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伯與屬大夫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單門蘭泉之人而大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也周禮命婦坐獄訟故使半與屬士匄直王叔之宰曰單門蘭泉其能來東底至也單門蘭泉其能來東底有貧賤侮之者荀躒不可曰我實不能樂楚又無以退之楚宵涉潁與楚人盟而南至于陽陵許州西北楚師不退知武子荀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陳三日楚師宵涉潁而南至于陽陵許州西北楚師不退知武子荀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陳三日楚師

軍子蝕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戒矣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水而亦退從晉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楚上與既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楚宵涉潁與楚人盟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燮棠 毛 昇增參
壎 坡
塤 校

襄公三

【經】己亥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莊逆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鄫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鄫。世子光至自伐鄫。亦進之。林堯叟此書悼公三駕之二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鄫地。伐鄫而齊同盟鄫與盟可知公至自伐鄫。○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鄫。世子光至。惟在莒子之先。故晉悼公三駕之二亦進之。林堯叟此書悼公三駕之二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鄫地。伐鄫而齊同盟鄫與盟可知。公至自伐鄫。○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鄫。晉悼公三駕之二亦進之。林堯叟此書悼公三駕之二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鄫地。伐鄫而齊同盟鄫與盟可知。公至自伐鄫。○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于

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于王。蹤云人有左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亦左之右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于王。蹤云人有左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要者。合要之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蹤云要辭是證之要約。卽今契券也。合要者。使各爲要約。言語兩相符合。作對偶之辭。故不能知其要契之辭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蹤云要辭是證之要約。卽今契券也。合要者。使各爲要約。言語兩相符合。作對偶之辭。故不能知其要契之辭也。王叔陳生奔晉。○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蹤云要辭是證之要約。卽今契券也。合要者。使各爲要約。言語兩相符合。作對偶之辭。故不能知其要契之辭也。王叔陳生奔晉。○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蹤云要辭是證之要約。卽今契券也。合要者。使各爲要約。言語兩相符合。作對偶之辭。故不能知其要契之辭也。王叔陳生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此以王右伯輿爲主結云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正輿此應陳生伯輿爭政王何以右伯輿益陳生之惡史狡發之也。按周官內史掌王八柄之法。凡生殺予奪。皆得察其中否。陳生之貪墨政刑皆姦。狡爲史官。言於王。故王惡陳生而右伯輿也。陳生怒非怒伯輿。怒王也。乃殺執法之士。婿負橫之臣。政不綱矣。而陳生急欲奔晉者。何也。前此王孫蘇與毛伯名伯爭政。遂殺二卿士。蘇奔晉。士會復之。定王拱手以聽晉人之逆執朝權也。豈一日哉。王恐晉人是非不明。又將復之。故以陳生之罪告於晉。晉使士匄平王室而峻爵所言政以賄成刑放於寵者與王言不爽。故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不然。王右伯輿。士匄何由知之哉。及陳生奔晉而晉終不能復使歸周稔知陳生之惡而王叔未可平也。若皆王之不能自制陳生及士匄之僭妄則周景象由來已舊也。



說伯小邾子伐鄫。晉悼公三駕之三。序績也。公至自會。以會至書。親兵。○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于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莊逆增立中軍。唯上下二軍本無中軍。唯上軍有之。何以謂公徒三萬。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則三軍是三萬七千五百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三萬。說或通。作不知凡幾成數。計舉所近。若魯三軍。是三萬。止謂二軍矣。大蒐。當爲四萬。此可見。劉侍公曰。公徒三萬。止謂二軍。各在其家。姻親云。注前民人。大蒐。當爲四萬。此可見。劉侍公曰。公徒三萬。止謂二軍。各在其家。姻親云。注前民賦。祇山。以分明舉。臣今武子欲分民即屬已。已所提出。卒武子恐有所脫。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也。軍之內政。公私其民

詛諸五父之衢以觀厥之吉相要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以采邑之民爲私乘如子産出兵車十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季氏者無征作一句讀役謂力役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不入者無征作一句讀役謂力役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之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歸云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歸云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其一歸云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其一歸云無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之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歸云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歸云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其一歸云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其一歸云



於前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阪扈之戒家則堂曰析二軍以爲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爲國君看僅據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與於此春秋書城費賀蔡敬曰伯圭不以獻子詹賢大夫也畜馬乘不以分身親爲之則社稷臣蓋難言哉經書作中軍誅三家也傳分一首二從詳細區別以釋經義三分公室孔疏最明其云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即所謂父兄子弟也凡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兵甲皆歸於三家而父兄子弟役邑之入則孟叔兩家以其五與公蓋公自征於民也自此車馬士卒所謂軍者公不得與焉有事則三家帥師以從是亂先王之軍制也奪君之兵權也三家有軍而魯君無軍也舉可勝誅哉傳又曰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夫有地有乘即有民一軍中無入與不入之異民各有井田廬舍即懷季思豈能舍之而就居于季如征季氏安得強使之哉蓋魯自宣公稅畝歛又取私歛之一則什取二矣所謂倍征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稅歛之征何也季氏地腴人衆無侯多取而用足也其不入季氏而入公之五股及孟叔二氏之三則有稅歛之征謂之公征即倍征也何也公之用繁二氏乘寡不用稅歛之制則財不足此皆季氏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勢故曰季氏使之也魯國之民視入季爲樂土區德怨而收人心一旦舉事可以一呼而集後此昭公欲伐季氏民皆云三軌攻之季氏必奔之說已平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於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子我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圖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免乎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聊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于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以欲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聊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于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以

前篇猶出子展之謀此則前一段呼起後二段作應請大夫與執政改歃爲一句更無無意義

晉云三軌攻皆死而晉之謀遂已乎

諸大夫立意服晉。然晉伐鄭不疾則楚不能避。無以扭楚。于是謀若何致晉之急。所虐其城虎牢之心。非有所利夫不以伐爲可憂而轉以不急伐爲可憂。悼公駭。駭乎仁義之師矣。子展兩次之謀。傳並嘗之。以見鄭之服晉再三。國之而出于此也。又以見晉侯深體其心。屢盟屢叛不以爲怨也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於大子光。所以序其上。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傳罃齊太子光。宋公在會故。也向戌不背宋。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懲。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猶斥侯不能懷其先公。始封君。已如楚。楚姓。芈氏。如晉。晉姓。姬氏。如齊。齊姓。姜氏。如秦。秦姓。嬴氏。如宋。子姓。如衛。衛姓。姬氏。如鄭。鄭姓。姬氏。如曹。曹姓。姬氏。如魯。魯姓。姬氏。凡十二國之祖。姓。姓。皆黃帝之後。又云伐則大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叔向之弟。肸。音吸。告于諸侯。使赦鄭囚。公使臧孫。臧孫。魯大夫。臧。姓。孫。氏。名紇。諡武仲。紇。音訖。告于諸侯。亦赦鄭囚。

冬寓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鄭人感義。如是。不敢不承命。

出盟鄭伯入盟晉侯。正敵國之禮。不敢一毫矜張。赦鄭囚。禮而歸之。皆深鑒於不禮于鄭之失。而修禮以懷之也。然

併於糞王室。而鄭無一言不比。戲之盟。反逼出其一番痛憤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囊伐鄭。師從楚伐鄭。見楚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師。故更伐宋也。素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乞旅于秦。知楚已不敵晉矣。二國之師。方至。鄭伯出涎與之伐宋。更無疇躇。所謂臣。晉又從之。從楚。愈易正。服晉。愈深。

舉師應禮字而平即之會却不叙明不禮至于產于徵朝方補出盟平即義在命朝聘之數不得雜入故也

傳曰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或曰亦三駕而不能與楚爭耳以爲非然也聖人之所惡于楚爲其窺伺周室而淫名以逞也爲其憑陵小國而塗炭吾民也使無城濮之戰大創楚師則魏兵間鼎不待旅矣終而聖人不以城濮之功高于召陵者以晉文戰而勝楚不如齊桓不戰而服楚聖人之仁也晉悼之弘八卿之睦楚子慶所謂事之而後可者與楚決戰豈不有以勝之而悼以誠感未嘗戰楚并未嘗戰鄭初師于牛首懇觀兵于向卒觀兵於東門台十三國之師未折一矢不戰敵一人而楚欲兵不敢爭鄭之服晉不貳者二十四年則其功偉矣而必以戰勝爲功非春秋之義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婼師名廣車軥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軥車皆兵車名淳謂也林解凡十五乘軥音鉤徒侯反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軥車稱是也歌鍾二肆元圉樂器也二八十六枚而在一旅謂之堵鍾一堵磬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疏小肆六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歸一堵則有磬二肆則有鍾二堵杜氏一肆謂之堵鍾一堵磬一肆謂之堵歌鍾二肆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吳皆以爲安樂吾以爲愛在其病在不思耳思則有備有備則無患莊子灼見病根極力規諫而無如臯朝之世泄泄也嗟乎以悼與鞏之明而知終不盡子之所以悼欤其屈于知已也迫知武卒荀偃相莒子盟于亳城北年之中九合諸侯如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夏在四年之中九合諸侯如子柔之靡曰夫和戎狄固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怨君之盛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湛湛露之卒章言天子之邦殿鎮也樂旨君子之德可以鎮撫諸侯也殿音奠鄭玄讀殿爲宜遠人相叛反便蕃毉也言遠人相叛夫子加以仁義之德則遠人皆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矣夫所以爲樂者以安德和其義以處之以禮以行之以信以守之所守仁以厲之俗風而後可以殺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爲樂非但金石管絃而已也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渡河南去賢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孔疏僖五年傳三皇五帝于盟府是司盟掌盟府事也不可廢也仲虺叔虺之府掌藏功勳典策也有金石之樂鐘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魏莊之才識在知武之上知武止謀一節盡盡心力而莊子志在得陳則鄭不戚自服親楚之急于陳而殺于鄭亦可見矣知武得鄭後亦遂無事且未聞請命于周其尊周之志較桓文更微此番三駕服鄭繹騷之以有備進之以義禮信仁而以殷邦來遠爲究竟推其意不特服陳蔡服鄭且諸小國盡欲厝諸衽席而不受屠戮于楚夫然後對揚天子而無媿也今棄陳鮑楚以爲安樂吾以爲愛在其病在不思耳思則有備有備則無患莊子灼見病根極力規諫而無如臯朝之世泄泄也嗟乎以悼與鞏之明而知終不盡遂使英雄屢布得半而止君子之所以悼欤其屈于知已也迫知武卒荀偃相莒子盟于亳城北孤絕口不談國事以爲謀首無益貢禍有餘劉蛻之論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國也不書族鄭已賜晉無所救師徵秦不加兵於晉鮑先入晉地二十年矣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地）晉師敗績（不書敗績晉恥易）的（力）反晉師收繞易（不言敗秦故也）秦師而賑（故不告）

前傳乞旅于秦不言乞師知秦兵之少矣然秦能善用其少鮑先與魴戰武穹濟應鮑出其不意與之夾攻而兵敗（在前年按楊梁地名）少（在晉德府城東南）鮑先與魴戰武穹濟應鮑出其不意與之夾攻而兵敗繞曰思則有備無患此即不思而無備行患之一端也

【經】夏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按山東費縣南）臧孫許帥師救台（臧孫許魯臣按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帥此年季孫宿伐鄆則又屬魯）夏晉侯使士魴來聘（魴才反）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自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祖太伯逃故曰周廟）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師伐鄆師）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王或魯立其廟吳始祖逃故曰周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於城外同姓于宗廟之廟）同族于祖廟（同族祖廟始封君之廟）

高祖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諸姬同姓國）爲邢凡蔣茅胙祭胙鄧吳晉鄭衛燕隨唐應韓武之穆也（凡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

家則堂曰楚方盛而吳能與之爲敵有功于中國甚大閻子諸樊讓國于季弟札兄弟交讓有泰伯之遺化焉而壽夢之所以齊其家者可見矣

冬楚子麇蔡侯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楊梁地名在前年按楊梁地名在昭德府城東南）

【經】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按山東費縣南）臧孫許及鄆（鄆帥此年季孫宿伐鄆則又屬魯）夏晉侯使士魴來聘（魴才反）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光曰古人謂姑姊妹若女而人非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亦不敢專也蓋季孫斯時鄆方屬魯復入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亦不敢專也蓋季孫斯時鄆方屬魯復入故曰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孔疏誤）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師伐鄆師）

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臧孫許及鄆大結也成之爲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王靈雖替諸侯猶知盡禮皆霸主之力也

公如晉聘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按公如晉拜士魴之辱亦書世之所謂禮也）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自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祖逃故曰周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於城外同姓于宗廟之廟）同族于祖廟（同族祖廟始封君之廟）

楚嬴歸于楚（楚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莊王子午聘于秦）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莊王子午聘于秦）

卒禮也（卿故曰禮陳傷言秦楚自卑卑故曰禮）

秦嬴嫁楚有年而傳不書者齊景與吳昏而渝（渝變也）楚昏而得意是秦不如齊矣失其義惡無足齒也而必書其歸寧者秦穆世與晉姻媾濮戕土共奬王室秦景棄晉卽楚締爲姻好伐鄭伐宋無役不從是景不如穆矣篇瑶之罪所當誅也傳敘一瑣事而前後秦師之由皆揔括其中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公如晉拜士魴之辱）夏取鄫（取鄫小國也傳例曰言取易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成二年大夫盟于罷○冬城防
城氏
邑

十三年秦公至自晉○舌猷子書勞于廟○禮也○莊趨晴熱勞
服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公朝于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勳非
循訓非有事伐何勞之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于廟也趙伯
若侯以善事伯主內外無成爲勞
公朝晉侯○何獨此書勞于廟想見晉人詒蕭魚之功且
歸功諸侯故公亦反鄙書勞
夏郤乱分爲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郤遂取之魯師
不秘○不滿二千人伍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而不
郤弗不絕其祀趙氏曰凡得國而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朝
難重重邑謂腑其國邑
亦曰滅○謂腑其地
不有其地



韋昭云晉間小國乘其亂○
者乘亂而取之不勞而得也
荀罃士魴本晉侯蒐于綵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
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晉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
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請從伯游
時之快故謂前輩爲伯游○不以己賢事見九年
初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又使樂黶○武伍與必
其弗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斬軍超韓起佐之○位如樂黶將
下軍魏絳佐之○絳亦如故緣自新軍代荀偃
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禮疏云什
莫十人長也從車曰乘周禮五人爲伍伍皆有長而以吉什表司馬法
謂十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鐸百人之帥執鐸萬人之帥執大鼓是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按已上文言宣子
讓爲善德人之所法也苟能法善則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能讓雖
以平數世賴之此倒裝文法就大處說○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能讓雖
和可不務乎○按一人○晉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
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寧○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孚信也○百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百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
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
禮而讒慝黜遂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在位者稱
其功以加陵也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矜其能爲伐是以
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
必由之
或曰宣子勢利之徒悼公賢主志在崇賢退不肖故讓之
以爲名平公昏愚凡可以封殖私門者無不爲之然則讓
善之時豈有爲國之心哉而傳謂數世賴之者何也曰自
說者以數世之賴及兩一人俱指宣子而此篇之義幾不
可通蓋知武初卒尊政猶存前此寃之蔓三易中軍激成
變正由不讓之故而宣子初則讓中軍佐至此又讓中
軍帥而不居賢耳目一新喧傳列國以爲衰世得未曾有
故民以大和諸侯遂睦也然悼公用知罃而伯盛用荀偃
而伯衰偃句附整而事事有功偃句自爲而種種悖謬此

晉郤之轉局也新軍無帥不立想見慎重然知魏絳之賢不掇中軍之帥則悼公之用人可知故營死而偃句皆樹明年向之役句掇執人於會矣又明年伐秦偃言惟余馬首是瞻矣甚而偃助術以逐君句且逞盈以樹亂矣所謂數世賴之者安在哉而共弊總由於不讓而爭傳述君子之言撤過宜子申明人臣刑善之效又言人君刑善之美一讓一爭昭然法戒蓋於晉事轉關處兩兩對舉以見自此以前爲尊王攘楚之晉自此以後則爲求盟萬女之晉也傳有餘慨已

仁山謂魏絳之能不以爲帥諸卿讓善亦不之及擬諸焉設善謀使爲將而卒敗晉悼庶幾無孔明之失愚以爲不然苟偃猶君之賊也悼公善政不終由于悅用此人若魏絳爲司馬斬楊干之僕上謀猶之善庶和戎之議脩德息民救陳服鄭悼能盡用其言功業豈止于是哉蓋句深比偃首倡棄陳正與絳忤絳位卑而賞厚早爲諸臣所忌且服鄭之後君臣晏樂賄賂公行而絳方規以遠大休以憂危爲請臣所惡聞亦非悼公所樂聞也此句所以不薦終而諸臣俱未之及乎偃句之後繼以趙武韓起而分晉之局已成故晉之亡不亡于三卿分晉之日而亡于偃句用事之時此興亡一大機也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沼謂爲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邳在成十六年

以侵起以保首領以沒于地唯是春秋謂錄卒葬楚子稱爵見元嘉穴也社訓爲長知將結邾援夜郢反歟倫反多音夕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代爲祖廟請爲靈若厲不揭曰厲鬼殺不得其所也大夫拜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恭解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美何以惡謚而毀損之赫拔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何不謚共乎請蓋之共大夫從之

楚共承莊之餘烈蹈文王之跡欲逐逐然求伸而以胎典刑南風不競矣晉悼之興非子囊持重相時則其辱社稷而爲大夫笑者豈獨鄢陵哉傳言子囊之善非徒以其謀諡之忠也晉侯服鄭胡魏絳曰願與子樂之晉所以日嬉也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沼謂爲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邳

鄭良霄大宰石奢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　石盈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也。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巡守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而卜吉。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事。競。強也。行人。掌賓客之官。不能脩德。止鄭一卿。謂良霄。以除其偪。使睦而悛。悛。改也。楚以固於晉。偪。逼也。睦。和也。悛。改也。楚以固於晉。晉焉用之

於是子叔孝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器幣而益敬
其使。言晉敬魯使經所以旌書二卿稱正齊子叔老拉也拉以非禮媚晉而尊使輕幣則子他國之慢
使重幣可知矣然則或子不能厚其幣故議言與
傳志悼公之怠也。
疑貳也苟假爲帥而士匄有權小人之黨彼此引重也故
此脅以匄主之斯時鄶方服晉楚不與爭無可乘之釁矣
士匄何人吳人一告而輕言謀楚哉特以通吳敝楚恃爲
狗幼之勢滅偪陽而楚不敢救眼鄭而楚不敢爭吳有庸
焉吳告敗而晉無所事吳將據此爲辭故會向之舉名爲
謀楚豈若不知其爲伐楚而以挽謝吳
人傳云數吳之不德乃晉人告諸侯之辭匄固不敢直斥
其非而虛之去也。
楚使之故亦以媚吳也未詳駉支之言正以發明此會之
故蓋恐吳人之爲口實故以謀楚爲名其實成愷悌相和
樂豈真爲伐楚之謀哉自此吳人絕好不相盟會大差之
世竟至黃池爭長是戎之愷悌啟然而吳之愷悌無聞矣
四字直注春秋之末
吳子諸樊吳子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
有是說。將立季札諸吳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
不義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立弟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輕事在子臧去
之。經所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遂
王謂曰適子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
國體之宜也



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言季札之讓且
觀後此之爭則知季札今日之讓有由然也功利援據之
世而子臧季札獨以讓國稱亮節高風千秋仰止而必爲
之吹毛求疵則備者之過也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
十一年晉侯待
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報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師不肯
進。按原爲私擬待寬倒是一篇之綱領示既涇水名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
而愉此確是揭言已志在于必濟叔向退而具舟備人萬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
文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其甚焉若敵秦師死焉士鞅反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而次。傳言北方指斷以書于伐秦
使晉滅精于天子勳之大略可知秦人其告命諸侯實有衰勤晉情之例
水故鄭司馬子蟜帥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即舊棫林
咸林也今爲陝西三原縣西北。棫位遷坂。棫位遷坂不
詳。成瑕泰不荷偃令曰雞鳴而駕寘井
于竈示不唯余馬首是瞻從已。言進退樂壓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晉大夫謂魏
莊子曰不待中行伯荀偃荀偃乎莊子曰夫子謂荀偃命從帥樂伯吾
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也樂壓下
帥。按解何以歸頊頊偃以出何從與。伯游曰吾介實過悔之何及多遁秦
句。政介以出何從與。伯游曰吾介實過悔之何及多遁秦
舍軍帥不和恐多敗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還延都之役樂魘魘弟
爲秦所禽。

子殺余之弟也。余亦將殺之。士駢奔秦。樂壓次傷逞。士駢也。南丑也。
子是齊建杼。宋華閱仲江。公孫師之子。會伐秦。不書。猗也。師事猶不
也。向之會亦如之。再稱二孫
書於伐秦。搖也。能自擺脫。夫戎書人。或書名。位次之或前或後。皆以
之強暴。事之勤情。至之先後。由霸者
意向焉之。因晉之告命。魯史書于策。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
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壓
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亂厲之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



樂書。厲之父。
之父。
杖。執以歌。君之賊。樂嘔。出。舁。柩。哭。而。入。歸。葬。於。先。人。之。墓。
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吳而歷之。恐實。章將于是
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傳二十一年
晉滅欒氏張本。

者竟歸死。公無一言。方且聽厲逐。鞅。是假。與歷之。
弁。鞅。其君君亦自處于弁。鞅也。合十三國之師。遷延無功。
職。此之故。末述。秦伯一段。所以反形晉師也。師人秦竟。使
秦以一。加。陳。其情。歸則晉師將敗于機林。觀荷偃多遺秦
禽。何可見。而秦景閉關謝晉不與交鋒。明。年亦不報伐。正。
與。報。樣之役者。大相逕庭也。因以請復士鞅作結。兄晉。治
勞。撫。秦。自安。開彼此相形。得失。昭然矣。

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服朝。服。待
日旰。晏也。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于。囿。不釋。皮冠。而
與之言。二年傳。楚王見子革。去皮冠。是敬大
子。怒。孫文子如戚。孫文。子。邑。孫蒯之子。入使公飲
之酒。使大師樂章

歌之。遂。誦之。解。更。端言之也。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
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恐蒯不解。其。懼。
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恐蒯不解。其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
歌之。遂。誦之。解。更。端言之也。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
大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共卒章曰。彼何人斯。尹吉甫刺幽王。
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共卒章曰。彼何人斯。尹吉甫刺幽王。
辭以為。師曹。樂請為之。初。公有。變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
不可。師曹。人請為之。初。公有。變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

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
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
倡之。苟偃。弒君之賊也。其將中軍。不協。人望。濟。溫而次。師
人多死。鄭子蟜先。進而諸軍勉。強從之。偃。見。帥師之將。無
不迎。迎所。賴。元帥加。意。恤。倘可。振。其。惰。氣。而一言。僨事。
樂。鞅。遽歸。偃。隨。其後。按。以軍法。皆可斬也。夫。文公之霸。顛
頡以。逆。命。被。戮。舟之僑。以先。歸。受刑。況於。欒。黶之。大。事乎。
僑大。書。樂。黶之言。以為。晉國之恥。而能恥者。惟。鍼。一。人。歸

言公子初尹公佗學射於公孫丁二子公佗與差爲舅甥氏逐公。公孫丁御公（爲公御也）子魚（差字）曰追公佗徒河反差初佳反公射爲師不射爲毀射爲禮乎（禮射不射謂軵車輗下曲者軵其俱反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曰追（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射了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肩（貫佗子鮮母弟從公及竟拔矢（殤叔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公適母）曰無謝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謀逐子鮮）先君而暴姜使余三罪也（按謂以暴戾之冠之）余以巾櫛事先君有家廟以爲師保而茂之二罪也（謂不須加於姜者加之也）余不佞（補注傳于此記定姜及孫丁不君宜失位按當時諸侯出奔皆及出公不得入國厚其夫人可見）



比冠之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姜使余三罪也（按謂以暴戾之加於姜者加之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補注傳于此記定姜及孫丁不君宜失位按當時諸侯出奔皆及出公不得入國厚其夫人可見）君有家廟以爲師保而茂之二罪也（謂不能承君命）君不赦（赦免也）君不君（不君謂不以君道待臣）臣不敢不臣（不敢不臣謂不敢逆君命）君命大事（大事謂廢立）臣亦不佞（佞才也）其若之何（言不能如君之何）君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將敢私于執事（衛諸侯也）執事不弔（不弔謂不恤盟國）有臣不敏（不敏謂不能承君命）君不赦（赦免也）有君不弔（不弔謂不恤君之喪）大夫何知（言不知君之喪）

（君臣對說而意實側注林父直是討賊次以反照晉無一言）

寡君聞君將行辱在他竟（竟境也）若以（若以猶如）寡君之靈（靈福也）得保首領以沒（沒死也）寡君之願也（願猶幸也）若不以（不以猶不如）寡君之靈（靈福也）得保首領以沒（沒死也）寡君之願也（願猶幸也）敢拜君命之辱（辱猶重也）重拜大貺（貺賜也）謝重恤（恤憂也）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

（傳敘此對亦是以照晉人全不設也）

（諸侯衛邾以反照晉無一人）

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于有毗（毗邑名）以出（出國）或撫其內或嘗其外（嘗試也）能無歸乎（言必歸）齊人以郕寄衛侯（寄猶託也）及其復也以郕（郕邑名）歸（歸衛）（言其反國）右宰穀（衛大夫）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以其從君（從君出）辭曰余不說初於（於猶與）刑（法）余（我）欲殺之（殺）而（而猶）喜（喜）其（其）善（善）言（言）以（以）免（免）之（之）（此一節正今段公孫丁御公段公孫丁御公爲舅甥氏逐公公佗與差爲孫氏逐公公佗徒河反差初佳反公孫丁御公公子魚差曰已與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此句補注以爲衛人立公孫剽而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肩公孫丁御公段公孫丁御公公子魚差曰已與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射爲師不射爲毀射爲禮乎（禮射不射謂軵車輗下曲者軵其俱反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曰追（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射了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肩公孫丁御公段公孫丁御公公子魚差曰已與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公及竟拔矢（殤叔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公適母）曰無謝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謀逐子鮮）先君而暴姜使余三罪也（按謂以暴戾之加於姜者加之也）余以巾櫛事先君有家廟以爲師保而茂之二罪也（謂不能承君命）君不赦（赦免也）君不君（不君謂不以君道待臣）臣不敢不臣（不敢不臣謂不敢逆君命）君命大事（大事謂廢立）臣亦不佞（佞才也）其若之何（言不能如君之何）君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將敢私于執事（衛諸侯也）執事不弔（不弔謂不恤盟國）有臣不敏（不敏謂不能承君命）君不赦（赦免也）有君不弔（不弔謂不恤君之喪）大夫何知（言不知君之喪）

（君臣對說而意實側注林父直是討賊次以反照晉無一言）

寡君聞君將行辱在他竟（竟境也）若以（若以猶如）寡君之靈（靈福也）得保首領以沒（沒死也）寡君之願也（願猶幸也）敢拜君命之辱（辱猶重也）重拜大貺（貺賜也）謝重恤（恤憂也）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

（傳敘此對亦是以照晉人全不設也）

（諸侯衛邾以反照晉無一人）

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于有毗（毗邑名）以出（出國）或撫其內或嘗其外（嘗試也）能無歸乎（言必歸）齊人以郕寄衛侯（寄猶託也）及其復也以郕（郕邑名）歸（歸衛）（言其反國）右宰穀（衛大夫）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之而（而猶）二子謀先矣（矣猶）然（然猶）天經地義（義）不可滅（滅）也（也）故（故）以伯玉之言（言）折轉而林父之罪定（定）公使子鮒以下逆（逆）刃四公子卅庾二人（庾）頗識（識）師生罔知天澤（澤）非丁公一矢之遺（遺）公幾及矣涅刑痛毒無所不爲（爲）然公不自取誰敢奸之（奸）臣民所敢言（言）故以毋夫人之言（言）折轉而公之罪亦定（定）寧殖副其子曰吾名在諸侯之策（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又魯叔孫昭子謂寧子以出君成名（名）則史策所書必曰出君而夫子易爲（爲）自奔（奔）自逐之詞（詞）蓋審其致此之由（由）以爲君當脩德（德）以禮（禮）取下毋使大阿倒持（持）以自及也豈怨賊臣哉（哉）

晉非復國彭城討魚石之荐乃假句得志之晉也林父早有以御之矣不然晉人何衷如充耳哉傳極力寫伯玉太叔儀子展子鮮見衛侯舍新軍禮也成國大不過半天子之軍周人過問皆晉人陰擬之也

何云悼公即臨濮而不師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大不過半天子之軍周公之中軍比諸侯之大者三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孔疏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然春秋之世無伯強無王室大國多并小國盡滅其君世卿擅命大國而置六軍於是知朔將上軍自將下軍趙旃將新軍以侵其卿以治政事故夏書曰惰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舊注亦引征孔傳云官師相規正之辭以補察其政察其得失史爲書君舉其得失史爲書太史則瞽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以風刺工調箴諫工樂人也諫之于樂倏或直謂其君舉大夫規誨其君士傳言上卑不得徑達則庶人謗庶人謗王則正之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

王使劉定公（劉夏）傳稱其終賜齊侯命（將昏于）齊故也曰昔伯舅大公右（之胙謂世胙太師之）業以表東海（爾注）脤猶（齊靈公名茲）與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無克胙國）環（王室之不壞毀（發）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王以勑夕燕出入游車赴路也）以此為名而索賂耳（遮）至（無）厭（乃舊敬之哉無廢）（公之典藥（總）也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

齊靈是時方欲抗晉爭霸（如徇）齊意（當）以桓公九合之勳相屬（乃不勉）以創霸之桓公而但（思）以始封之太公（隱然）（自）以盟主有入守太公侯服（敬承王命則）可以（無過何）（嘗）（字過分傳詳）書其文亦以衰周醉（命）猶見天朝典則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問衛還君當討）之衛有君矣（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動諸侯（史佚有言曰）



（因重而撫之（重不可動）就撫安）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冬會於）戚謀定衛也（王foo曰抄春會于向者大半不至可見人心以為不）義矣（自此則弒衛）衛有二君者十年（仲虺相湯左）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荀偃弒君之賊）（人未討者也（如君臣之義明討賊之聲）著則禍必及已夫魯聲仲遂之罪（在十八年以後鄒斷歸）生之棺于舟死之時（祀悼公英主也十四齡即位能逐不）臣者七人何有于偃（故凡言討賊即為寒心微後首隊之）（愛可見其于衛事先使曠言之而已定其策（所以堅公之）信膠以理言（此以勢言（誰列此兩節以著荀偃之惡悼）公之閒趙東山原訂王天下有定弒君君無道之刻則誅



也（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為辱王者御車（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償視之陸云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為旌析羽為旌道車載旌游車（王以勑夕燕出入游車赤路也鄭注道車象路也（鄙諺傳聞異詞從鄙俗多錄之）

之所建齊私有之因（王以田以（鄭注道車象路也）

羽毛微物而此年宣子假于齊定四年晉人假于鄭疏謂（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視非也豈以此為名而索賂耳遮至（無）厭（乃舊敬之哉無廢）（失興國之好為平陰之師士匄之（辱可勝詠乎匄卑荀偃）不及魏絳絳之直不與已比而偃之慾實與已同可知會

襄公四

經　於卯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孔疏出閔與盟故書其盟地猶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樗也許氏曰盟不在國禁向戌故公踰甚矣）○劉夏逆王后于齊（非卿故書名疏云天子娶外所命則已）○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成后矣故不書逆女劉王季子采地夏廊公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魯城外之近地）○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公子）

傳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莊盤辭二年鄭之聘兒十一年亳之盟）○孟獻子尤（尤也）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子平侯周卒公薨立）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七　襄公四　一

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開于兄（且不隱其實）○朋友之切偲兄弟之怡怡皆澄於楮墨之間或謂獻子當（偲怡非卿故書名）○以誠規而吾以僞應也何以爲獻子（引過歸己是友以誠規而吾以僞應也何以爲獻子）

宣師見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體卻傳宣師士也）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體也（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代子）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孔疏一來世本爲艾孫叔敖兄馮其孫疏之子是叔敖兄子也杜以艾獵叔敖之子世本傳寫多誤○罷音皮）公子午爲令尹蔿（孫叔敖之子是叔敖兄子也）○子重子反（三人皆子重之子）○公子追舒爲工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公子追舒（子南）○靖國人（君子）謂楚于是乎（陳說傳言）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則民無覬心（無覬覦以求幸疏云服虔以連尹爲射官人主射當使由基而反使爲廄尹豈得爲官人乎官名臨時所作莫敖之徒並不可解）○詩（周南也）曰得賢人置之徧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下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在其職則是詩人刺行之志也）○甸采衛玉服之名（天子采服次曰男服大曰采服）次曰侯服（大曰甸服次曰侯服）次曰衛服（五服爲一服不言侯男舉畿也）

楚人之所謂賢能者大率皆攻城掠地翦滅小國者也（公子午於楚無赫赫之功而傳謂楚於是乎能官人豈聖人於楚臣不以善戰殘民者爲勇而以寢兵息民者爲賢子庚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七　襄公四　二

奉敖子子囊而置鄭不爭諸侯無事傳之所深予也故特書曰以靖國人所予在靖民則所貶在殘民皆體經義爲之）○楚子能官人而子囊爲令尹楚國以靖晉侯不能官人而荀偃中軍亂賊公行此與繒上之蒐相對而晉爲楚役之幾已伏

鄫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三子之父皆爲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鄫茂師）○蒙其名（茂師也）三月公孫黑（蒙子）爲質焉（質馬）司城子罕以公孫黑（蒙）○蒙其名（茂師也）三月公孫黑（蒙子）爲質焉（質馬）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司齊與之瓦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季武子（父）○武子寘諸卞（師憲遊宋朝將私）○三人堵女父（三人堵女父）○三人也（鄫顧詞）○三人堵女父（三人堵女父）○三人也（鄫顧詞）

臣托季氏（私小相師）○其相者曰朝也慈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故疏云歌古詩各從其思好之義類高厚所以歌之詩猶不取恩好之義類故曰淳有誠心荀偃矯高厚逃歸此知小國必當有

（左在大夫門梁招但而使諸大夫皆從者唯偃偷齊於是叔孫豹平公之命故偃云矯君命非也）

矯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

聖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小邾以包之吳圭叔曰大夫命大夫盟亦僭也然有盟而歸可以不盟而自爲盟故曰大夫皆末臣也）

晉平欲猶乃父之業則當仍其謚而改其不善悼公之善者其如圉彭城討魚石三鬷服鄭而薄賊逮鰌尤伯之基也其不善者其如定衛剽奚賊臣而任用荀偃其亂之本也伐秦之役齊人在焉自衛衍奔齊至咸之會而齊不至蓋受衍之愬而義憤於出君之林父也豈獨羽毛之儉哉



然則猶未列於會也平公嗣位改服修官未聞善政而湣梁十國莫列衛侯是不繼父之善而成父之惡也試思剽之篡國以視邾莒之擾隣孰爲輕重哉齊使覘會而崇右賊臣擅執小國宜其不服而逃歸也起處大喪葬晉悼公是新喪儉五月耳而大宴樂賓酒酣起舞聞樂不樂之謂何意尚厚見及此而以詩諷之故與宴樂之意不類

許男請遷於晉（許欲叛楚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經書時以見其不可以晉人歸諸侯許不肯遷也）

晉人歸諸侯之下脩有以諸侯之師伐許只牛誤據因國以疾討失之矣（歸之忠也今平公投鄫伯之句頓仕郁干下次旁證寫足左氏慣用去



許男請遷於晉（許欲叛楚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經書時以見其不可以晉人歸諸侯許不肯遷也）

從諸侯之師（歸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

荀偃晉曰台鄭伯爲夷故也（南平也補正晉氏曰不使鄭伯與于大夫也按胡等說



甚祥傳意杜註可刪）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皆訂地）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楊深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補注傳言經所以但書伐許知伐許非晉意也）

（此一段二三年事舉之言矣）

許爲鄭偏請于楚而還（晉平即位執鄫酋紓魯恩許之）

君因又求遷於晉而許大夫猶見晉霸之衰終不如楚之足以庇己故晉爲許名諸侯而許反卻之也然荀偃伐許傅兩言次之特許之成不欲入許猶見慎重之意其伐楚也敗其偏師晉未有不以告諸侯而夫子削之何也前四年楚一侯宋晉不敢救而是時楚不侵鄫復不救許忽報



其侵宋之役夫弒君與猾夏義孰爲重以中國之手刃其君者帥諸侯師而問蠻夷之猾夏可乎哉經所以削之也宋襄伐楚欲繼齊桓之舉雖敗而聖人諒其志荀偃伐楚不得爲問罪之師雖少勝而聖人舉其功此經之權衡也

秋齊侯使慶封來聘（魯孟氏已貳于慶封故伐魯）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晉人以寡君之未禮及楚）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不然不敢（不然不敢忘）

之朝夕禱懼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諸侯（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

周王敗之晉子賦折父子賦鴻雁之卒章詩小雅棠棣之篇兄弟急難之詩鄂君子晳泛舟越人擁楫而歌越人不解其音乃召能譯以傳之其詞曰濫兮抃予昌枒澤予昌州州焉乎秦胥胥縞絝被被善哉王子之顧思君子不知不知作舟楫恣恣洋洋擥徐徐容與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蔽而不絕好意未敢顯也今夫人之言其辭義與此詩相類

顧西望曰庶幾乎水救晉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行獻

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獻子曰偃聞之賦折父折父詩小雅棠棣之篇也言兄弟急難之義故以折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獻子曰偃不佞其及此見范宣子飛鴻雁之卒章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林氏注曰鳩聚也卒章所云孝友相親之義也

齊二年之閒三伐偪且欲搥晉之閒罪宜何如急也奈洱梁之會諸侯兵力敝於伐許晉力復敝於楚晉人言民力未患自是實情未諦其託辭也夫楚與許俱不爲害無故興師雖欲問齊之罪而不能此偃之恨也偃曰偃敢不從執事句曰句在此從前覇臣對鄰國之使每提出寡君從執事句曰句在此風又一變而大夫顯然無君矣



乙巳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鄫子鼄卒（杜解宜公也發徽音）前年晉人執以歸此書卒晉人赦之也○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杜解陳大夫）○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林父子田於曹隧而獵越竟飲馬於重邱（青也）而還重邱人（重邱人）毀其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荷戈與之遇（荷戈惡鬼林父逆君在十四年）是以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飛鴻雁之卒章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林解鴻雁卒章所云孝友相親之義也

邑林解伐我大夫○九月大雩書○宋華臣出奔（杜解陳大夫）○冬邾人伐我南鄙（不設備詳說來自衆公以來亦不爲之下）

十七年春宋華臣聚族而謀（華臣弟之弱侯易皋比子）伐陳獲司徒印（杜解陳大夫）以（皋）宋也（宋）出（皋）五鄙反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華臣）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吳）妻曰（代齊戈）

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獲城郜（城郜桃以逼魯）○臧紇（臧孫紇）侵（侵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師白陽關（秦山東接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遂滅（滅孫至于旅松（魯師近防地）○齊師夫之（夫滅故齊人）○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

拜台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華臣）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吳）妻曰（代齊戈）

吳賊六人以鈹（普反）反殺諸盧門（宋城台左師之後）○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杜解陳大夫）○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華臣）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吳）妻曰（代齊戈）

吳賊六人以鈹（普反）反殺諸盧門（宋城台左師之後）○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杜解陳大夫）○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獲城郜（城郜桃以逼魯）○臧紇（臧孫紇）侵（侵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師白陽關（秦山東接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遂滅（滅孫至于旅松（魯師近防地）○齊師夫之（夫滅故齊人）○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

拜台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獲城郜（城郜桃以逼魯）○臧紇（臧孫紇）侵（侵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師白陽關（秦山東接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遂滅（滅孫至于旅松（魯師近防地）○齊師夫之（夫滅故齊人）○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

拜台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獲城郜（城郜桃以逼魯）○臧紇（臧孫紇）侵（侵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師白陽關（秦山東接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遂滅（滅孫至于旅松（魯師近防地）○齊師夫之（夫滅故齊人）○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

拜台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獲城郜（城郜桃以逼魯）○臧紇（臧孫紇）侵（侵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師白陽關（秦山東接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遂滅（滅孫至于旅松（魯師近防地）○齊師夫之（夫滅故齊人）○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

拜台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獲城郜（城郜桃以逼魯）○臧紇（臧孫紇）侵（侵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師白陽關（秦山東接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遂滅（滅孫至于旅松（魯師近防地）○齊師夫之（夫滅故齊人）○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

拜台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獲城郜（城郜桃以逼魯）○臧紇（臧孫紇）侵（侵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師白陽關（秦山東接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遂滅（滅孫至于旅松（魯師近防地）○齊師夫之（夫滅故齊人）○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

拜台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獲城郜（城郜桃以逼魯）○臧紇（臧孫紇）侵（侵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師白陽關（秦山東接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遂滅（滅孫至于旅松（魯師近防地）○齊師夫之（夫滅故齊人）○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

拜台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獲城郜（城郜桃以逼魯）○臧紇（臧孫紇）侵（侵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師白陽關（秦山東接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遂滅（滅孫至于旅松（魯師近防地）○齊師夫之（夫滅故齊人）○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

拜台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獲城郜（城郜桃以逼魯）○臧紇（臧孫紇）侵（侵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師白陽關（秦山東接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遂滅（滅孫至于旅松（魯師近防地）○齊師夫之（夫滅故齊人）○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

拜台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獲城郜（城郜桃以逼魯）○臧紇（臧孫紇）侵（侵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師白陽關（秦山東接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遂滅（滅孫至于旅松（魯師近防地）○齊師夫之（夫滅故齊人）○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

拜台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獲城郜（城郜桃以逼魯）○臧紇（臧孫紇）侵（侵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邑）○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臧孫（臧孫紇）入（入防）○冬臧孫（臧孫紇）如（如）晉（晉）

師白陽關（秦山東接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遂滅（滅孫至于旅松（魯師近防地）○齊師夫之（夫滅故齊人）○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遂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遁齊師而復守防）

拜台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而死（謂之刑臣（林解刑人小木也像屋椽）○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邾）○宋華閱本華臣（閱之弱侯易皋比子）

後討賊甚易乃始則向賊巧命繼乃曲法庇奸御說以愚其君陽惡以文其短本之不逐於左師而逐於痴狷彼此相形勝於詗皆向成傳華元衣鉢合晉楚之成使晉翻掃地天下無王傳以爲心術賤昧自昔然矣

朱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九月十一月今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邕門之政晳晳昌昌宋東城之皙實興我役皇國父白皙而居近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近邑中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庇燥濕寒暑閽閽門戶閉塞疏云門介仲春修闔乙反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傳著子罕之賢也區區宋國妨農疲民靦詛並作皆不堪也東萊以爲不必分謗是也子罕所言乃士大夫處亂世之方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也菅屨草屨按孔疏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以苴爲之帶後帶也在要絰之下杖以竹爲之反古顏反又徐反吉老反喪服正文王逸云夏曰苴絰殷曰葛絰周曰桓絰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杖苴耳然杖由孝子而來臣不敢以加於君故傳特書以表其賢疏云杖者明孝子非大夫之禮也時大夫皆僭故晏子譏之也縗在胸前廣四寸長尺二寸布衣在外以縗之也縗所以別尊卑之服傳曰非正文王逸云夏純曰縗殷練曰縗周疑縗之名縗所以別尊卑之服傳曰非正文及大夫大練其衣冠縗也

言同伐濟洪梁在十六年盟日同討不庭聲侯禦諸平陰今屬濟南東平州斷防門而守之廣里補注此言濟南有防防有門門外作壘橫行廣一里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門外作壘橫行廣一里本非同欲國都也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足爲險阻國都也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補注此言濟人守平陰之險按此圍齊乎陰來段有沒皆有統者有首有尾有脈絡有照應有開合有伏有起有結有過脈有關鍵有轉換有埋藏有省略有補足有反正有救應有離合有隱有現有淺有深有濃有淡有虛有實有正有變有開有合有抑有揚有頓有挫有縱有擒有順有逆有詳有略有斷有續有映帶有剪裁有含蓄有點綴有渲染有烘托有波瀾有氣勢有精神有情味有音節有色澤有步驟有規矩有法度有首有尾有眼有手有足有筋有骨有肉有血有毛有皮有髓有神有氣有魂有魄有性有情有生有死有動有靜有虛有實有形有影有聲有色有臭有味有出有入有往有來有開有闔

敗開十二國之師便已落胆作塹防門爲斷窺破故士匄詭酔愚敵齊侯望師飢驚三層喜色相告不是寫晉臣之明見齊固畏晉亦畏齊今日之逋田豎之無勇致之也二子見獲聊以示威繇爲畧字作案晉人欲逐齠者至數圍、齊也攻險即攻夙沙請守之險邑衛敵者也圍此正爲圍齊也七日克京茲十有一日克邿圍廬不克頓兵即當克之而偃不及待逋撤師同圍齊三日閒焚門焚郛焚申池徧及東西南北極寫師逋而疾又恐人窺破因以伐秡殺犬斬楯數圍示以從容而不知卑爲太子及郭榮指出伐倆也師已將退步黙出略字覺自出師至終繇不出此結二語末段齊侯鴈以下見無勇之齊侯方欲逃死而速疾之晉

見兵威迅速而晉氣已盡明年督揚傳云晉侯先歸又云未卒事于齊皆補結此篇畧字意也齊侯之虐魯四年間四伐都六圍邑有可伐之罪而苟偃欲乘此逞功要諸侯之不盡同者同圍齊而齊終不服也徒爲暴而已安得有尺寸之功哉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孔子孔欲起楚令尹子庚弗許子孔卒子庚弗許者辭說得逞則鄭偪不爲偪公子午子庚弗許子孔卒子庚弗許者辭說得逞則鄭偪不爲偪今日楚子問之使揚豚尹宜萊盧揚豚已告子庚曰國人謂不正由晉人不討鄭自之賊致有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徙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以啓楚自承成自武風俗投楚君子以息民爲忘先君是其猶夏主意子

不經用民力正所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也

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雜易也

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旁東城縣北有汾即城按今屬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河南開封府

子展子西守二子子展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內保守子孔是施師子展子西守二子子展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內保守子孔

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鄆次於魚陵鄆地今在汝州南梁小城以爲逃退蔦子馮頻次于旃然水名于旃然之備按上陳今在西州南梁西南有靡鄧水名于雍右師城上棘遂涉

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費屬於雍梁梁皆鄆邑雍右同梅山在榮陽東北今鄭侵鄭東北至於虜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也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故言涉魚齒山之下有淯水淯者雉水也

甚雨及之孔疏楚師南行有大雨楚師及楚師而南還及楚師

上不至沮君下亦不大敗晉人聞有楚師亦見盡忠體國處不害吾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候南北風多死聲林罷多為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南師不時必無功觀月以候時地利不如人和故傳言楚子貪暴是以無功

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一名渾不時朔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天言日多在西北歲在豕韋一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歲云此年又建亥故之次也其月又建亥故

前篇同圍齊諸侯帥師在齊楚固敢晉之不及救鄭而鄭伯之不在圍也外患內變一時伺間並起子展子西之功良不爲小觀篇中揔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句可見未用師騁等三層作結與前篇師騁之告一律者想見彼此俱不容也

偃此時齊事未終楚師又告未能物又將失鄭領其會

皇故師暁等解之以安其心且以安鄭伯之心也方知前篇圍齊一段伐萩殺犬故示從容正如吳子黃池之會閙越師入國分外修張其中實驚遽之甚也說者謂圍齊一篇當與後督揚並讀則厥公一夢倍見有勢乎謂讀此篇當覆讀圍齊一篇疑知荀偃分身無術倍極驚擾傳有前篇不言之隱讀後篇而倍見分明者此類是也

經　未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社解前年圍齊之盟也亦云周武王封黃帝之後于祝柯今山東長清縣豐齊伐鉄北有故祝柯城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季孫宿如晉（季孫宿魯卿）○葬曹成公（夏）○冬葬齊靈公（城西郭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地名）○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七　襄公十九　五

晉侯使士匄侯伐齊（士匄中行偃之子荀吳其弟）○齊殺其大夫高厚（鄭卿）○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鄭穆公子）○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子莊公光立）○晉至殷閙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書得體）○八月丙午朔陳侯逃歸（逃歸者陳侯名）○

傳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社解祝柯也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方氏不書以歸罪魯城則無辭以正邾魯之界也）既拔其田以懲魯城則無辭以久之遂次於泗上（泗水名）疆我田也（泗水北今更以泗爲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城武城東北有蒲圃）六卿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秦職遷之賄）荀偃士匄請曰（荀偃即中行偃）小子無知（偃

人當日

六月尹吉甫伐大子征伐之詩

范甸曰晉悼之爲丈夫郎所謂小丈夫也一語已盡佞生平此可爲郎國之執政乎傳大書范寧子爲政晉政厥由哀也季孫公然賦黍苗自誇其功是小丈夫行徑而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鐘屬應林鐘則可大夫稱伐銘其功也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計功則借人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不償所喪也婦人無刑不在朝市誅犯死刑者不暴尸太子執公光之廟而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按平陰之役夙沙衛以私憾後此又爲宮傅此又後事也逆光於祕殺之光殺戎子之後言尸諸朝非禮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挑東大子光之廟而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按平陰之役夙沙衛以私憾後此又爲宮傅此又後事也逆光於祕殺之光殺戎子之後言尸諸朝非禮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鐘屬應林鐘因以爲名銘魯功而已空減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動則可大夫稱伐銘其功也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計功則借人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

陳云魯之林鐘其銘無媿勤勞然之何子

注云先近謂從四面取

謂銘以令聞之子孫

未嫌不必銘以不敢銘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七　七

以作器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德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而貽所獲焉以恕之七之道也爲城西邾武城傳

春秋之季強臣莫不樹功于國爲專政要君之地宿專魯政銘魯功而表其有功于魯也武仲直置之下等有以覘其心矣前用三層叠寫後又抽出借人救死而幸勝怒卻非特無禮抑且致亡非特銘之可恥抑且銘之可危後此宿之逐臧孫正以詐心之論貲臧于平日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敶聲姬生光以爲大子兄子之

於此年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四月丁未四月晉伐秦子蟜見六月晉侯請

周云欲逆公則必先陳于共率道爲聘公往來無虛日也

孔疏婦人犯死不得不赦雖有刑不在朝市誅犯死刑者不暴尸太子執公

以鄭突醜定歸之惡也于是士匄勝還孤矣

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雖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陳傳終十四年齊懿傳

伐齊之役子蟜有先齊之功○苟偃有遷延之罪○不問罪而賞功非義之公也○伐秦載像何嘗請命王朝賞功追賜乃遂以勤天子皆非禮也○於以見士匄專晉平狗匄而天王下替甚矣○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濰○齊地○濰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故雖杼殺厚而以國討告○

從君於昏者傳牙爲大子也牙既誅則高厚及此光之志也故雖杼殺厚而以國討告○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前止



子之子也士子孔○父子良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次士子孔亦相親也○何記士石經僖之末本皆作○朱本皆作○也

四年子然卒○魯襄○前年與晉伐齊以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八年司徒孔與二父相三室如一○言同心故

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親故相助其子○四章曰盟極挽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盟服故許救魯

及於難并及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丹○卽鄢爲名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臧馳之四章極挽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盟服故許救魯

叔向曰胖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

以自叔向曰胖敢不承命○愚甘泉日觀此例知

穆叔見叔向賦臧馳之四章極挽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盟服故許救魯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今故城在大夫可見○

許魯大夫城在大夫可見○林堯叟曰齊魯未服于晉

懼不可以不加所懼○

乃城武城東鄙○東鄙縣西南



私若覬其位而利其財則亂也安得謂之討○

大夫也有功于國人莫所歸茲棄國人弗忍○子西遂因子展兩罪並發而子孔誅○則誅子孔者子展之力也告之鄭伯明數其罪如子產之于子哲豈非強家之制白爲并無罪之子革子良逐之而分其室○子革之奔鄭材楚用珠可惜也○篇中叔二子與子孔同出穆公子孔爲司徒時卽相二子之室○三室不特同心抑且並富○子展優然西不特惡其專抑且艷其室而謂子產爲之乎于展子產爲卿作結意爲當國春秋賞備賢者其罪大矣傳以子產爲鄭國得人之慶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厲沙衛以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故圍之○

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疏云號名也衛已下城不卽下○

歌取者或有所隔聲不得取之漢末噍操與馬超對語語雖敵聞守備焉以無備告捍之交言不能相取也○

乃登○齊侯以衛告詖捍而禮之欲生之也○衛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會暮夜三子乘志于詖死故不順齊侯之捍而還登城○閒拔劒閒齊侯

唐人殖綽工偻大夫會夜縋納師食高唐人會暮夜三子乘

其無備○踰堅城上乃從城上懸縋納師○傳言附食宜綢反

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懼齊及晉平盟於大陘故穆叔曾范宣子於柯○齊晉平盟於柯齊故爲柯會

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臧馳之四章極挽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盟服故許救魯

叔向曰胖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

以自叔向曰胖敢不承命○愚甘泉日觀此例知

穆叔見叔向賦臧馳之四章極挽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盟服故許救魯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今故城在大夫可見○

許魯大夫城在大夫可見○林堯叟曰齊魯未服于晉

懼不可以不加所懼○

乃城武城東鄙○東鄙縣西南

始則鐫鎒銘伐懼則懼敵屢城傳曰懼齊也穆叔曰齊猶
未也俱照顧作林鐘篇
衛石共子石碏之子石厚之子不良孔成子衛大夫曰是謂厖其
本厖猶扳也必不有其宗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與太子衎可謂是君是臣

經戊申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往莒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邾邾近魯明年城邾又近魯明
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秋公至自伐邾子盟于遂州屬魯秋公至
子屬出奔楚蔡公子燮子莊公蔡公
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盂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杜解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結其好到僖公四年取之者本倒莒魯之怨自屬魯始魯無歲不受兵連為此盟和好者造叶韻耳
及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齊平
北以簒立內不自安求成於晉說者謂晉不伐喪齊莊誠
服諸侯不致信也士匄大會諸侯暴光之惡正杞之罪
別立賢君庶幾不伐喪者其仁必討賊者其義而比緡桓
公矣乃彼以服禮為名此以得成為利遂使雒狩得列於
壇坫之側而無敢討夫齊亂無道猶能輯睦強弭而晉則
之棄從義者之不得遂其志而禍其身故稱國以殺不
國人殺之也二慶欲專陳卿以與蔡同謀維翼楚卿以是
為討楚氛如此蔡人所以寧遑先君而殺燮也皆由晉人
之弃陳蔡故二國反正無門此合傳之意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通故曰初聘時齊侯使晏嬰來聘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十五年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喪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
皆一初字為驟聘也

之以愛事　遂以入國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朱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卒壹八章章二四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喻時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詩小雅喻武子卒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辭去所邾莒既平弃離亦息得從容聘享燕樂賦詩鑄鐘銘功至此方不免焉

衛寧惠子疾名悼子寧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殤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　公在乾侯征繕甲兵以索二子　君入則掩之君不入則固其位　公羊傳曰君入則掩之君不入則固其位君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餓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寫二十六年衛侯鄭傳到傳宿則寧喜將涼何曰及死勿聽

此亂命也則爲孫寧所立君衛已七年數列于諸侯寧殖出其君　公羊傳曰衛侯衎出奔齊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以復衍命其子則將置剔于何地是無補于已之逐君而又增其子之弒君也

##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

西明　姜炳璋　輝

### 襄公五

己酉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按公羊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作十月杜氏從史記作二十二年詳見孔子卒下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解以邑出奔〕公羊傳曰丙之辭猶舒也子是公猶在晉漆閭邱二邑竹今山東鄒縣境○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按此年與二十四年皆比月日食先儒據歷家多茂前一行皆言無比月類食之理惟黃梁州據西歷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更無此月而食閻若璩自閻據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其人也又但

徐云起三仞立柔如山

徐石氏訓纂時亦有類食者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說當並存○曹伯來朝○

##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杜解謂十八年伐邾取田也〕齊之師濟水之田

經筆悼公之伯公如晉四平立六年公如朝不如大夫之聘也公如晉一書拜晉之禮出于大夫而不以公朝爲重也公之朝不如大夫之聘也公如晉一書拜晉之禮邾庶其夫以漆閭邱來奔〔日抄云三叛皆非君命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邱來奔而牟婁防茲來奔昭公在乾侯而異服以盜來然則竊盜爲賊溺者惟季氏而已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妹寡者二之子成公即位二年已命太子于公衡賀楚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于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在安可以妻庶其耶或曰列女傳梁有節姑姊亦父之姊一人耳然皆非也公羊家者二人疏云襄公成公之姑此宗女中辈行尊于公爲姑輩行同于公而差長爲姊耳

子盍詰也治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爲正卿而來之而與之邑使食冰使乾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與馬給其賤役從阜牧凡八等其小者也牧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貿盜也貿而去之其民難焉乾也後可以治人待人專一不貳又必以法度行其忠誠無一毫心隨處可驗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徵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



念功言帝念功成之德由于民之不耿而後守執奉法而功可圖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羅鉴是教夫列于諸侯之會無以名見者此皆以接我書棄民職之非庶其之納言賞盜而歸於酒溺其心蓋二邑之來欲爲已有是利心也將公在晉而季愛之以公之姑姊妻之則其無君之心尚可言哉人臣無貳心故能專一無肆心故合軌度今則不知公室是貳心也專制自爲是敗度也盜竊奪之矣字字刺其無君之心然不曰事君而曰待人



于弭盜推進一層使之默喻亦立言之妙也

齊侯使慶佐崇好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寵執公子冥于句瀆之邱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庶公族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遷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時叔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舉閟地下氷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茵褥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瘧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公子追舒爲令尹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令尹昔曰赵椒惟恐不得者馮加人一等矣然此時楚康少年銳于猾夏無如晉席悼公餘烈無隙可乘國多寵而王弱其托辭也

欒桓子欒黶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懷子也范歜以其亡也怨欒氏四十年欒厲殺逐范鞅使奔秦按先書范鞅怨欒氏一語則鞅爲之徵知非無故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之妻范宣子女亂與欒祁姓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言風懷子患之祁惧其討也懼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屬而專政矣欒氏欺厲已死而專晉國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有寵於范氏而反與鞅寵之政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爲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茂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其謀如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茂從之矣吹以死作難其懷子好施士多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有此懷子之宜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佐下軍宣子使城著在晉山東絳縣北以逼欒氏著已直諫反而逐逐之在外秋欒盈出奔楚楚執諸晉境以說晉也說音悅宣子自有此役也欒氏之力於是乎在宣子驟欲殺之而抑知非也

叔罷十子皆晉大夫囚伯華叔向籍偃軍司馬入謂叔向曰樂盈之黨也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囚何若（徐云此段倒于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于衰世以卒其壽是其事也）樂王鮒（晉大夫樂相）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羊也食邑于祁因以為氏）老問之曰樂王鮒（晉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言無德行所憑唯大君命焉）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嬖不棄讎（內黨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昏傲（丑直）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必與叔虎）同（如此）於是（乃）老矣（去公族大夫）開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所憑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



無罹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熙訓之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晉曰聖有蔡（蔡叔）勳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夫謀明徵定保（逸書蒼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疏云夏書亂征文（其胡反）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祁稷之回也猶將十世宥之（宥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厎稷不亦惑乎（繇遜）而范匄（亦）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菑蒸）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祁稷子為（詩）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宜子說）與之棄以言諸公而免之（兄）（教入）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明）不為已（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惡（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也）族也（國多大龍六卿不仁人閒之不亦難乎）余何變焉使往視





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懷子樂盈）故（有）罪（於行人王行曰天子）陷（於行人也）曰天子（范宣子為王所將）命（故曰守臣）所將（逃）逃（罪）罪（重）子郤（郤缺）郤（郤至）郤（郤錡）郤（郤犨）郤（郤毅）胥（胥童）梁（梁益耳）胥（胥甲）伯（伯宗）宗（宗敗）皆（皆）陪臣（盈（大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將）命（故曰守臣

而效之一尤字正坐實范匄而禁掠歸取數語又見亡者自亡專者自專赫赫宗周不過如邊邑小吏送往迎來而已衰世之無象如是

冬晉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

晉于商任綱樂氏也。紹樂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福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爲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侯剽傳。

晉文之世權在諸侯以諸侯而名天子則溫之會也晉平之世權在大夫以大夫而役諸侯則商任之會也士匄惡樂盈聯九國之諸侯以極之于其所往故齊衛二君黨盈而謀匄晉國大亂然則亂晉者匄也叔向但知責齊衛而不知責晉大夫公子追舒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杜經公朝晉侯。爲公訓不敬施生非公命故書而過御叔。魯御邑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多武仲知時人謂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人謂武仲不敬古者衣有四邑故以垂帨爲問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傳言移叔能用段疏云諸侯之臣采邑亦當三分之一臧子公直賦爲詞三分而二入于公也。

夏晉人徵朝於鄭。名鄭使朝鄭人使少正。鄭卿官也疏云公孫僑子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年月之八日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謙不敢斥君若以執事不敬也而徵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揣厥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見楚君以貶梁於楚實謂其可以與於此乎從寡君以貶梁於楚實謂其可以與於此乎晉於是乎有蕩

魚之役在十二年我敗邑遞在晉國醫諸侯木吾與味也同姓宗器宗廟禮器之屬以愛齊盟也故而何政若池一罷楚亦不競寡君竭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寶器重器之屬以愛齊盟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成終朝琅於楚者子侯石孟梁歸而討之實郤犨石奚告楚于是楚洪梁之明年十六年洪梁在子蝎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羣酬酒之禮文公新即位亟者爲酬賓始酬用觶梁酬送酬酢也重隕之戚始成與執焉助祭疏云間二年聞君薨酬酒也禮又反酬之酒也禮酒至此始用觚之命今納梁民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無成命朝以聚會期先遍洞二月往不共圉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倫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梁盈舟楚楚不伐晉納盈如陳侯之弟黃者以晉之強諸侯猶懼不虞莽至莽也猶憂也懼也虞度也莽草也言草木之生無度量也喻憂患之無限量也其敢忘君命爰諸執事執事實重圉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定之則鄭君何所逃罪



士匄貪鄙性成而中行已死欒氏又逐自以爲大樞獨攬權我所爲或此名爲徵朝實爲徵幣即假羽毛於齊之故以爲口實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鄙爲仇讎言見制也不堪命猶言不勝任也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爰諸執事執事實重圉之則不堪命敝邑是懼敝邑即成仇讎敝邑自謂也讎猶憂也言子產有詞所以免大國之討辭法也與女叔齊論魯事皆子產有詞所以免伯政無辱諸侯不勝其勞肯之不競以此



侯猶瞻也然楚不敢納而齊欲納之亦不知量矣

九月鄆公孫黑肱以有疾歸邑于公名室老宗人立段子黑肱子石子張而使黜官及職竊祭祭以特牢殷以少牢三年喪祭以一羊四時祀以豕禴祠烝嘗祭之禮也祭用特羊禮記大夫有善于君爵及五世故子張有股祭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貴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伯張卒君子曰詩大雅侯維也義子張其有焉詩云不在國又不在民而在位之大家則百辟卿士維法度戒未然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能慎之以免大家則百辟卿士維法度戒未然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能慎之以免

父專祿處處開照
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習知樂盈在齊故復錮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
祁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言呂祁雨之間安得不作亂然祁抱大
欵薪遂使滅族盈之罪也
樂盈在齊沙隨之會十國意在齊莊也止盈出奔耳而大
書錮樂氏則樂樂樂紓及樂氏之族從盈者皆在所錮中
而盈黨益固范匄舛謀已極傳特書之為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設起令
寓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
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政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
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圖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廿二

君焉用之浚命重刑浚漏君命之罪以夠譖說使晉能施此刑于觀觀起於四裔裔邊也車裂以徇
臣亦不為王逐殺子南於朝
臣謂棄疾請從子南棄疾請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
三子不欲犯命移尸林父言
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
事讎吾弗忍也遂經而死傳說康王與子謀父失君臣之義補注程氏曰使子南無罪棄疾猶告于其父而逃之如其有罪而君殺之不可
令尹公子齮公子追舒反子南之族也子南之子黑肱以邴入以襲公
八皆無祿而多馬有龍臣八人可知帖修之習中材以上不免他日朝與申叔豫言
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子不欲與申叔時遷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遷子放申叔豫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

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
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
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嘗道遠子猶懼至
而肉骨也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
知我者如夫子子謂申叔也如夫則已死後生
者而後王安之
傳言楚匿殺大夫人多自危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廿二　十一

也其曰令尹不能不能何事竟永明言而棄疾亦若心知
其隱情而不求其故蓋康五年不出師自謂死不從禮子
庚一出無功益怒故屢趣出師而子南不可耳其所謂不
能者即子庚所謂懷安也然子馮繼為令尹三年未嘗
將兵且諫伐舒鳩其見正與子南同何以不殺子馮不知
子馮辭八人而潛約自守蓋信其無他也子南寵觀起不
益祿而有馬數十乘非攬權納賄何以得之子南之富盛
必有什百於觀起者然且不能慷慨赴功則疑其有異志
而如椒之強而叛也否則如辛與王夫之貪而失諸侯也
故子南于馮皆康之所謂不能而於子馮無所忌而安之
於子南有所忌而殺之也特此意不便顯言於棄疾故專

[illegible]云未何不足卑收遂于已遲抱子南

就不能立言蓋疑忌固結於中有非語言規諷之所能移者弃疾所爲求手無策也

十二月鄭游販公孫擊于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含止其邑丁巳其夫攻子明卽販殺之以其妻行子脹販而立大求（販子明之弟）不以告夏（姬）逮楚莫敖曰（卿）君之惡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廢）長（子明之類）子明之類有罪而（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子明之人所）請舍子明之類（民）不貳（君）尤是經（罔要）著

忽（鄭因不討專殺之人所）曰無（昭惡也）（補正無昭子明之惡）

子展力拯強家而立賢（子）舍尤是經罔要著

## 魯

### 襄公

壬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已巳杞伯匄卒○（匄文○瓦邾界我來奔（杜歷界我是爲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寅（罪其專國叛君）君言及史異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二

辭無義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荀玉述自埋得直故爲楚所納○晉）樂盈復入于晉以惡入入于曲沃（曲沃樂盈邑）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秋齊侯伐衛北（八月叛孫劉曰）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今直隸滄縣西南有雍榆城）○己卯仲孫速卒（孟莊也）○冬十月乙亥臧紇出奔邾（邾門蝝告諸）侯○晉人殺樂盈○齊侯襲萊（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亡）

（此晉國中死而卻以嫁女起引出主謀非卻也通）

（此陳侯聞國人欲助陳侯討慶氏乃使黃爲召二慶往殺之因卻納貢以陳叛之田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姬）逮楚莫敖以陳侯命（莫敖楚莊而賤人則百見其貶）

（非楚自謀今陳侯往使慶樂二慶往殺之族從陳侯圍陳陳人城以（陳）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姬）逮楚莫敖以陳侯命（莫敖楚莊而賤人則百見其貶）師其遍遇于（城）以（叛）隊而殺人殺人相命（各殺其長）治城（非君）而作（亂）逐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黃制兄）（黃抗楚勢以）天倫滅矣（紹子）

（慶氏之族殺人叛隊人怒）

謂慶氏不義不可（違）也（違放）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楚爲陳討二慶陳侯在師而不書圍○黃歸而背（楚）自楚（何）也（傳）以爲二慶長黃之偏（楚）（謂黃）貳于晉也（陳）侯與黃亦恕曰二慶詐也（于是楚子）圍陳二慶（楚）遂拒守（焉）是楚之圍陳利陳耳非公義也二慶之拒守（長）楚（耳）非叛君也二慶之誅由子民叛（楚）不得而誅也（黃）由楚而歸非君命也故二慶不義也而（黃）不得爲義其釋經備矣

（按同姓爲昏盟主何怪魯昭之有晉侯納之）

（杜歷界我是爲其之黨）

（晉侯使析歸父賜之（名）（時）（諸）（侯）（之）（謀）（以）（潛）（戮）

（陳人之請以潛戮者訴）

（此晉國中死而卻以嫁女起引出主謀非卻也通）

晉將嫁女於吳（按同姓爲昏盟主何怪魯昭之有晉侯納之）使析歸父賜之（名）（時）（諸）（侯）（之）（謀）（以）（潛）（戮）

（陳人之請以潛戮者訴）

（此晉國中死而卻以嫁女起引出主謀非卻也通）

送樂盈及其士（士蒞車之有陪乘者）（以）（潛）（戮）

（陳人之請以潛戮者訴）

（此晉國中死而卻以嫁女起引出主謀非卻也通）

使若勝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樂）（盈）（及）（其）（士）（蒞）（車）（之）（有）（陪）（乘）（者）（以）（潛）（戮）

（陳人之請以潛戮者訴）

（此晉國中死而卻以嫁女起引出主謀非卻也通）

所在益諸侯分（尊）（樂）（盈）（夜）（見）（胥）（午）（大）（夫）

（公）（邑）（而）（北）（屬）（於）（樂）（氏）（樂）（盈）（一）（路）（說）（附）（庸）（事）（不）

（公之舅母同不時當服麻三月言）

（樂盈一路說附庸事不能興之是通

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欒獻子魏舒以壺入絳晉國初
樂盈佐魏莊子魏終獻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以報私憤趙氏初
以原屏之難怨樂氏之讒邻成八年莊姬譖欒氏之讒邻十四年晉侯使趙武和欒
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中行氏比和睦范宣子佐中軍知罃子荀偃子中軍
政云十四年傳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智程鄭之弟首為佐林父之智程鄭之弟首為佐
為中行氏見同此
故相聽從詳下十年傳云雖非宗族公不助樂氏亦可見
兒不助樂氏雖非宗族公不助樂氏亦可見
七輿官名副車七乘說
大夫典之命副車七乘說
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
國皆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既有刑樞又執民柄偪而可逐取也夫克服在樞子無辭矣
魏氏乎而可逐取也夫克服在樞子無辭矣
多矣

自亟下文在于君所請于君矢及君屋每提出君字以堵
舉兜第二著在兜取魏氏六卿惟魏與盈逼視下既乘欲
逐早有使命往來遲之則生變急之則易囑　四段是强
劫魏舒變盈入晉恰有歸父廢女一事湊機士匄如公怡
有夫人姻喪一事作合其取魏氏也趙乘撫劍劫之以威
執手賂邑啗之以利總見士匄父子一段合皇情景　末
段晉戎而樂氏之禍盡筑遁貨淵等十人匄殺之知起
申行若五人匄逐之所留一督戎耳匄徒知急則求人丹
書可焚獨不知網開一面兩鉏可已乎督戎既死樂氏乘
門匄以死戒勉子實以大義勵衆觀下帥卒二字可見樂
樂射之不中槐本要車陷然天欲廢樂誰能與之寫士匄
一路以勢利驅人而勢利不能驅者又有天幸焉非盡帥
匄輩小謀之具城也否乎提出天之所廢末歸結於此盡
樂書荀偃實弒厲公偃則隊首出目天已顯示其戕惟書
考終殘謂天不可恕乃不于其身于其子孫雖以無罪見
逐之樂盈卒踣叛逆死無噍類天道昭昭豈不信哉樂
氏尸三郤郤氏束手受戮合讀兩傳方知郤至之忠樂氏
之罪

秋齊侯伐衛先驅　前鋒　穀榮御王孫揭　台揚爲右中軍　次軍
成秩御苗恒申鮮虞之傅摯　申鮮虞　爲右　胥開御戎　晏父戎
爲右右也　公御　戎廣　上之登御邴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御
右也　啓　胜　商子車御侯朝相跣爲右



右契曰胜　胜起　大殿後軍南子游衛夏之御寇雀如爲右蝸
居反跣徒彫反　大殿軍也傳具載
席之越騶　此言莊公廢舊臣狂試力自衛將遂伐晉莫平
仲曰君特勇力以伐盟主若不齊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要
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四之收而敗焉解
所行之義有過于君人臣脩自抑也況以惡乎　解文相配
君之惡過于君君其圖之　齊侯遂伐晉陳氏曰齊取朝歌
爲二隊分兵爲入孟門晉陘　晉陘山名張武軍朝歌壁

未有艾也而晏崔二子之諫不及助盈者其事甚隱不便攻發其陰謀故報平陰之役亦其所以爲名而應欒氏者其實也士匄父子惟不使曲沃與齊接應則殺盈必矣傳點趙勝僅帥東陽之師可知傾國俱圍曲沃遂使齊侯如入無人之境攻取適與平陰相當而匄不顧也私讎爲重君國爲輕匄之罪真難指數　同盟遍天下而盟主被伐師師以救止有一麇不可謂非棄捐也欲以敵強大之齊次而有待非可加以逗遛之罪矣據外傳子服惠伯曰欒氏之亂齊人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使叔孫豹急帥敝賦不可謂無功于晉也說者以僖元年晉北爲比不知彼欲



大子薨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晏萊即晏驩師之時狄未伐那及伐而後救之故先書次而後救此則齊已伐晉豹爲救晉而來次雍榆以待趙勝同擊齊師故先書救而後次也書次即實也書救成乎救也何事輕哉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公鉏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季氏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盥室將行他曰又訪焉對曰其然雖必將具敝車而行乃止不止不從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逆心疾也忽反之療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愈已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爲備冬十月孟氏將以公鉏爲馬正家可慍而不出閉門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忠不孝不患無所位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言隨置在父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則可富疏云悼子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言爲孟孫亦然顏回不遷怒貳過甚于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謚舍旃之具蓋公鉏氏家臣孟孫惡臧孫音不相季孫愛之皆北成氏志好羯子秩之弟悼伯也曰從余言必富孟氏之亂齊人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使叔孫豹急帥敝賦戍孫公鉏謂季孫曰獨于秩固其所也富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之先後爲有力今過于臧氏



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之東西面立也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立統云以才故以此論之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藥石也孟孫之惡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孟孫之療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愈已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爲備冬十月孟氏將以公鉏爲馬正家可慍而不出閉門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忠不孝不患無所位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言隨置在父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則可富疏云悼子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言爲孟孫亦然顏回不遷怒貳過甚于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謚舍旃之具蓋公鉏氏家臣孟孫惡臧孫音不相季孫愛之皆北成氏志好羯子秩之弟悼伯也曰從余言必富孟氏之亂齊人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使叔孫豹急帥敝賦戍孫公鉏謂季孫曰獨于秩固其所也富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之先後爲有力今過于臧氏

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甲故見其有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疏云邾在魯東南出此門便○初臧宣叔娶于鑄邑名今山東肥與長立幼相狄○鑄縣有鑄鄉臧賈臧爲出在鑄邑也臧武仲自姪穆姜之姊子也○好妙妻姊母之子○穆姜爲姊具弟故云姪○姊妹同出爲姊○同出俱已嫁也據父言之謂之姊據子言之謂之從母○但子孫父語亦呼爲姊故從母呂弟爲侯昃嫡生紇長於公官○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姊妹之子爲從母○

曰狄之美其毒盛多是明知季孫必不見容而痛死於邾已之厚我以生也此一段為通篇關鍵　四段至奔邾是寫出奔季孫以為舉國之才無出臧氏之右而已無以制之此時直如芒刺在背故孟孫直告以將為亂又以其須有者驗之而季孫遂怒盡乘其疑忌而巾之也　五段至舜齊是寫前後事追叙宜叙立武仲亦由私愛方知武仲之為季孫謀者昔之為已謀者也臧為悖兄自為與敖之于公鉏羯之于秩無不脗合而衰世父子兄弟之間人倫渐滅殆盡要君不下斷語以盟辭在後且已著論不必再述也　末段盟臧孫氏先叙盟首文傳非無意也蓋季氏之專始于行父自襄仲殺嫡立庶而政歸焉自成公之世俗弥不可為已神注昭公之孫矣豎竪傲臧孫之故智成立翔之陰謀而竪牛殺丙立舍效尤而起陪臣之横三桓之微亦兆于此結處作不了之辭遥起作不順而施不恕一斷於曲沃盡殺臧氏之族臧紇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晉人討賊也三代之刑無及族與黨有之自晉士匄始



齊侯還自晉不入國遂襲莒門於且于（莒邑按今山東莒州境且于似是莒城門名）傷股而退（齊侯傷到傳與人面腸之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莒地陽杞確辈（二子齊臣）大夫（戚甲夜入且于之陘（陘徑也）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之邑（近莒）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不

# 讀左補義卷二十九

西明　姜炳璋　撰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塚　埴　校

## 襄公六

經　壬子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杜解賀克欒氏）。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叔孫豹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杜解陶唐氏號故曰自虞以上疏云張晏云堯爲唐侯國於中山唐縣自唐侯升爲天子乃治於晉陽順內之地名也杜解非）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爲豕韋氏（孔疏云豕韋國名爲彭姓其後世失道滅豕韋以劉累之後代之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賜劉累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而劉累遷魯縣承其業故傳言劉累代豕韋是也商爲豕韋之後世復興周爲唐杜氏（杜解唐杜二國名殷末遷之於杜爲杜伯其子隰叔奔周爲杜氏）在周爲唐杜氏（杜解唐縣東南）范氏其處也（杜解范氏杜也居大夏爲成王所滅成王以武王子孫引賈逵云武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其子隰叔奔周爲杜氏）（杜解范氏杜也元凱自迷其意孔所不解非）晉主夏盟爲范氏（杜解晉爲諸夏盟主范氏者杜也）。其是之謂乎。復爲之佐（言已世世爲之佐）。以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廢棄也）不朽（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曰雖有權位非子孫弗祀）



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杜解揔敘穆叔未死而不朽之語便覺引古人有言曰乃對一語便說出古人有言曰勃欲吐情意如畫）。（杜解陶唐氏號故曰自虞以上疏云張晏云堯爲唐侯國於中山唐縣自唐侯升爲天子乃治於晉陽順內之地名也杜解非）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爲豕韋氏（孔疏云豕韋國名爲彭姓其後世失道滅豕韋以劉累之後代之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賜劉累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而劉累遷魯縣承其業故傳言劉累代豕韋是也商爲豕韋之後世復興周爲唐杜氏（杜解唐杜二國名殷末遷之於杜爲杜伯其子隰叔奔周爲杜氏）在周爲唐杜氏（杜解唐縣東南）范氏其處也（杜解范氏杜也居大夏爲成王所滅成王以武王子孫引賈逵云武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其子隰叔奔周爲杜氏）（杜解范氏杜也元凱自迷其意孔所不解非）晉主夏盟爲范氏（杜解晉爲諸夏盟主范氏者杜也）。其是之謂乎。復爲之佐（言已世世爲之佐）。以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廢棄也）不朽（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曰雖有權位非子孫弗祀）



三代之得天下以功而德未嘗不盛春秋之世亂世也自桓文以往晉悼尊周室攘夷狄小補之功或有可稱而德已微矣下追晉平士匄專政不知周室並不知有晉侯自此而南北主盟自此而黃池爭長德與功兩無足言所見諸史書者惟有應對之文詞命之善猶有先王之遺澤焉傳特書此篇以見自此以前覇者猶以功見而德不可問自此以後名卿或以言著而功無足錄亦世道升降之一大機也　士匄專盟主之權即謂殊功故曆稱崇爰錄到范氏穆叔以世祿揣開見先世尚有做功子孫全無實事一旦失世樂卻可鑒也至若魯之立言獨舉文仲蓋文仲功德俱不足稱而言有可法者便見棘棘晉卿比一魯國



大機也　士匄專盟主之權即謂殊功故曆稱崇爰錄到范氏穆叔以世祿揣開見先世尚有做功子孫全無實事一旦失世樂卻可鑒也至若魯之立言獨舉文仲蓋文仲功德俱不足稱而言有可法者便見棘棘晉卿比一魯國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財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貺聚於公室則諸侯貳（地名）吾子賴之則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德國家之基以遠聞）

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其進上帝臨享其德則令名如興夫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享其德則令名如興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陰相之詩言武王能敬慎其心所以濟令名也夫不敢懷安心所以濟令名也夫不為切磋之懼作史者置錄並應同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明其德則令名如興中段故實從載德說寧使人謂子子貧生我謂字寧也按此而謂字淺取也附注取之深也此謂字即令名也而行字並說却而行字即德也附注令名說我以生附注說以生字即令名也而惡名也設思俊反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君子樂其進上帝臨享其德則令名如興中段故實從載德說寧使人謂子子貧生我謂字寧也按此而謂字淺取也附注取之深也此謂字即令名也而惡名也設思俊反

以生乎

同乘兄弟也言同乘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按志入者言志在入陣故不服告也今則怯言迴于欲歸不能待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侮之悔楚子自棘澤還使遵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因相結也楚人久失鄭因深與齊結諸侯伐齊無宇請師楚之伐鄭志在救齊也然此時諸侯本未嘗伐齊何待救乎故但嘗伐鄭而救齊側之也何以不嘗救鄭曰亦未嘗救鄭也諸侯不能伐齊安能拒楚萇楚人門于東門師已臨其城下忽次于棘澤則鄭有以却之而後諸侯至也楚子有將歸之心晉人無伐楚之志二子致師所以速之歸也時鄭國子展爲政子產輔之射犬敢以私憤敗乃公事而子產肯以王城毀盟主不城而齊城之尊王之義也經何以不書或曰齊欲媚王以免晉討故不嘗此不然也春秋之趨王事者豈皆無所爲而爲哉聖人樂與人善必不逆其從來之心蓋役不及諸侯故魯史畧之而齊與晉讎不樂其事故諸侯諱言齊功豹之如京師亦以聘爲名不明言賀城也晉侯樊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子羽程鄭子太叔一戒固以慎重者命之也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明日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蒼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然明料程鄭有至理故爲子產所服晉平所用爲軍列者也不在程鄭所及其有亡燥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求降階者邪人

楚屬隋名欲與共伐楚舒鳩人皆楚地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使沈尹壽與師祁犁大夫讓之舒

如此晉之所以日偷也○

經　癸丑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葬景公杼曰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冬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名光○崔杼殺莊公而立景公杼曰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杜解諸侯之前目後凡夷儀以列諸侯故公爽言諸侯也以其地近山東聊城縣境○重丘在東昌聊城縣西北此不重列也重丘齊地今山東聊城縣境○重丘在東昌聊城縣西北此不重列也重丘齊地今山東聊城縣西北○杜解諸侯之前目後凡夷儀以列諸侯故公爽言諸侯也以其地近山東聊城縣境○重丘在東昌聊城縣西北此不重列也重丘齊地今山東聊城縣西北○杜解諸侯之前目後凡夷儀以列諸侯故公爽言諸侯也以其地近山東聊城縣境○重丘在東昌聊城縣西北此不重列也重丘齊地今山東聊城縣西北○杜解諸侯之前目後凡夷儀以列諸侯故公爽言諸侯也以其地近山東聊城縣境○重丘在東昌聊城縣西北此不重列也重丘齊地今山東聊城縣西北○冬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過諸侯也爲衆生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此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猶卿也卒于卿也○杜解諸侯之前目後凡夷儀以列諸侯故公爽言諸侯也以其地近山東聊城縣境○重丘在東昌聊城縣西北此不重列也重丘齊地今山東聊城縣西北

論他日翦侍漁者監取魚之官　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難之義也崔氏殺慶舒公外發大夫于平陰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慶舒公外發大夫于平陰言其死難皆安寵之人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而聞難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亡也言已與死同　曰亡乎曰行乎曰反　曰入乎曰枕尸股而哭興尸之門外而聞難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亡也言已與死同　曰亡乎曰行乎曰反　曰入乎曰枕尸股而哭興

賈逵曰門此將方啓

將啓何歸君死安歸　歸諸民者言君不徒求於公室以公室爲己死而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義　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注申繹上文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與無爲當其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所親愛也非所親愛杜誤

光乘亂死墓立今有國者仍是慶之子豈非天哉

蒲癸奔晉王何奔晉二子非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僑如　孫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齊公納其女　孫宣公子惡生景伯女於靈公　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郤天歃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秋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　前辛未終晏子抄合易其辭因自帙作亂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　杼弒其君事春秋書乃合之前史氏闕

藉以及奔晉奔莒皆得以私嚮兩字盡之而晏子實高出諸人一等此傳之力表晏子也　次段叔孫宣伯以下敘崔子立君事莊公淫昏之主何敢與之同死崔杼亂賊之臣豈得與之同盟晏子即不能討賊殉難與太史兄弟同遊地下而不立其朝還戮他國不失爲潔身之義何以太宮之盟竟與崔慶同歃而以忠于君利社稷六字兜頭一盖雖則隱約其後日不臣之心然視其君今日之弒不殊如蔡越人乎且賢者舉動國人觀法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是杼固欲藉晏子以靖國人晏子受盟國人安有不附哉鮮虞猶爲舊君之服而晏子已立新君之朝盧蒲癸王何猶爲舊君報讎而晏子曾無復仇之舉故于鮮虞末敘惠伯之對傳若曰晉人作主則靖侯唯從命只放莊公已死國人服罪而新君復位惠伯往時齊晉兩相照俗抑男女以別而衆庶亦服罪也路晉侯以宗器祭而去



說出大義而晏子之依則白不待言戒曰前段言死不足重此又叙太史之死爲可貴傳意不相予盾乎曰非也諸侯之心爲盟宋之地懼獻力士不足重者非死不足重以尋君于涅也無論買舉州綽之死輕于鴻毛即盧蒲癸王何之奔亦不足取非其私睚眦閻邱嬰鮮虞之去曼然物表而太史昆弟之死重於泰山矣傳於閻邱二子不與處王叔若以此也而盧王又不與賈舉州綽共叙以二婁爲光誅慶舍猶異于諸婁之徒死者也葬不待五月禮不以諸侯晏子曾不聞一言諷止之子展述陳文子之事夫子曰清矣以去國爲清則不去而與盟者獨非浮洗於污世哉

晉侯濟自泮　州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

人逆服兵不加按會齊人以莊公說　補注齊人以莊公伐晉時不知誰公之弒從晉也使隰鉏聘成慶封如師請封獨使於晉不男女以字也　次段叔孫宣伯以下敘從如字使隰鉏曾孫請成慶封如師請封獨使於晉不男女以班作男女以別而衆庶亦服罪也路晉侯以宗器祭而去

晉侯許之杜謂新有喪故晉無譏劉氏曰使晉討齊殺其賊可謂之伐爲其宮未可謂之侵爲其賊也通鑑以從君誅而釋之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命有畀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將唯恐列國之無事也世風至此哉

晉侯使魏舒宋container 四年奔齊以十將使衛與之夷儀崔杼子止其柩以求五鹿　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衛侯妻子以質之

晉侯以一卿一大夫逆獻于齊而致之衛脅以必從也于是范匄既卒趙武爲政欲結諸侯之心爲盟宋之地懼獻之沈鄰請衛之一邑如寓公然原非敵之爭國也而崔杼遂以復國之說與獻謀陰與相結觀其求五鹿逆知獻之必得國矣

初陳侯曾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匿青因刊鄭人怨干叛突陳城也突穿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依城而守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依城而守

桓子曰戰余陳之司馬也曰將巡城以逆公子偃急備不欲戰公遇賈獲殺之桓子曰戰余陳之司馬也曰將巡城以逆公子偃急備不欲戰公遇賈獲殺之

要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男女無別與其

要挾其母以奔墓亦免。左臣而猶君女而賓男雖頑其
矣其何以脫母不若附載其母而已與要隨車以
諸門欲服之而已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喪
問擁社抱社主使其衆男女拥而衆以待於朝衆自囚係于
展執鞏而見陳侯爲楚虐鄭鄭人思得一報一旦入其國都不知若何
子入敵停而出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接敵伴者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遍祓除也疏云陳國既罷
祓符節失亡故令陳大致使官司廢缺民人分
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詳說此入之有禮者也
陳侯爲楚虐鄭鄭人思得一報一旦入其國都不知若何
過分而子展命師無入公宮恪俯外臣之禮安定其民而
去夫伐陳抗楚者春秋之大義秋毫無犯者王者之行師
聖人之所予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邱。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在當時所僅見者也然入人之國聖人不予故不以賢者
恕而直書其事若再伐陳而但求其成則誠仁義之師矣
或疑齊不與盟重邱齊成故也
安處者若列于會則諸侯不敢討尤崔杼之所亟欲盟
者也文十七年晉人受賂定宋與此正同何以彼書伐宋
與此異盟師至宋城下曰何故弒君猶能聲其罪也此不
書伐齊者喪儀再會賄報朝歌之役及閒崔杼弒君覩道
武之告移叔孫見下篇方將乘崔慶得政之機爲阿兵之地是
重邱同盟亦爲盟宋說而受賂定齊者其餘事也何嘗聲



齊之卑耶傳之釋經精矣。

趙文子爲政范匄趙武代令薄諸侯之幣而重
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古民也止
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爲
迫叙之其實遵子馮本在此盟
前故服杜皆以令尹屈建也若敬行其
靖諸侯兵可以弭爲楚盟于米傳
士匄專政五年政以賄成雖子產有藥石之言不能盡已
也趙武爲政盡革其貪而亟禮于諸侯新政改觀諸侯並
感復桓文之勲不難也乃不爲撓楚而立意善楚借師兵
之名遂媮安之計而諸侯益以不靖傳深惡之故於此先
發其端　薄諸侯之幣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楚遵子馮本屈建木子爲令尹屈薳爲莫敖
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薳與之同姓名
子木伐之及離城城
吳人救之子木遽以
弭患桓子捷子駟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吳人
居其間七日乃退楚師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
也不如速戰墊隘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駐後爲陳我克則
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
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五人以其本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遵五子王其本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陳。但云陳知其畢。授手于我。絕不帶係亟滅皇。及侵小之。
問晉人已自踰短。而處提出先王天子。
處。戎服之問文公已爲之布命三段。
今勉稱覇主。不愧先。王有繼覇之志乎。理嚴辭統此夫子所以賞其順也。

楚薳掩之子揚爲司馬。子木、使尨、治賦、數甲兵之闕數甲午薳
青土田之青土他度山林之度量山林之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
疢瘕之伏以辨京陵辨別之以爲冢墓之地
偏田瀰之虛偏田京大阜日表淳鹵之地
表其輕其賦稅貢篚也說文鹵西方鹽也
田規偃豬也規度其受水多町原防也陞防間地不
也說文田疇下濕之處也規度其受水多町原防也陞防間地不
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附註言所行不越於所思如農之有畔有言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
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莪然明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
然明之對析之爲仁知合之則惟愛民故害民者必誅大
叔問政問所以行此兩言者其道安在在於思而已畔分
限也然明側注在去惡子產恐不善會之便以搏擊爲艮
言知以全仁事有分限不得稍過一分流于慘刻也夫
子稱其惠人道不越此方知政莫如猛必非子產之言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許之大叔文子太叔儀
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
其後矣皇暇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
終可思恩其復也恩其可復也
甯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元蓋仲
之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棋也
命。君不如奕棋。棋也。
其何以免乎奕者。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先置。君而勝定乎。

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皆九世也）（補注）傳記太叔儀之言及後伯之辭十年前之辭武子太叔儀之子太叔文子也不弘語語去因兄弊氏廢立賢臣皆不與。

甯喜許之與甯惠子疾俾悼子許諾相應似喜於剽爲罪於衎爲功而于衎爲上卿武子有大功于國至甯殖出君名在諸侯甯氏之亡人也殖以復衎命喜亂命也喜臣于剽未將臣衎臣于剽則始終事剽可矣即有父命或使剽全衎可矣安得弒剽而迎衎乎夫但曰許之其事成否尚未可知而太叔儀斷其族滅者蓋許之而剽知之則喜死剽不知而剽死則衎必疑矣則喜亦死是濟與不濟皆死也夫殺其身以蓋父忽君子爲之若躬蹈弒逆身死宗滅而父之名在諸侯此傳先經始事也





二十有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莊叔會之。（欲使答行人子員秦命）行人子朱曰采也當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位同爲大夫何以貶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成晉國賴之不集成晉國賴之（聊泰是晉伯大欲國信聚公使公告之以叔向之讓也到三處注解一般）

二十有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莊（歷脩會成之儀）叔向名行人子員（欲使答行人）秦命）行人子朱曰采也當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位同爲大夫何以貶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成晉國賴之不



讀左補義卷三十

四明　姜炳璋　譔

襄公七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墉校
男　塤校

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御也而不畏御止佛衣從之人救之臣認叔向自詡朋
比結援
馮云中行人族不識行人以氣
陵之作輕捐之出滿空眩
林解言為公
平公曰晉其庶乎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林解言為公忘非私怨也
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力爭不務德而爭
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多能無卑乎私欲多則公義虛矯造見
晉室卑故急于結黨好
子朱為叔向所黜公族也何至撫劍而起晉之官常廢矣
夫伾開如唐僖宗猶謂大臣相詬無以徵刑四方而況救
劍相延乎平公怡然以為所爭者大殆僖宗之不如矣趙
武何黜黜也以祀楚之子水政令莪然已總其戍百僚貼
服焉安得不强晉安得不弱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辭不敬姒獻公及孫林父以衛國
讀左補義　卷三十　襄公
辭命之
[illegible]

一雖弘莊

遂見公子曳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恤憂也而無
憂色亦無戚言猶夫人也猶如故
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
義多不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
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孫氏兄皆不在
人助甯子襲傷父兄皆不在寧子出舍于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
名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剽無
收疏云此剽是孫公之孫黑背之子氏曰猶君娣殷太子不幹以猶君為軍葉石林曰為衛則可
也明年衛侯入衛侯入謂不敬姒獻公及孫林父以戚如晉晉
以救劉故為衛不可以救劉故以猶書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愛
衛侯入于戚以叛罪孫氏晉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晉之叛亦由此一節全
身保寵
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
[illegible]

遂見公子曳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恤憂也而無
憂色亦無戚言猶夫人也猶如故
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
義多不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
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孫氏兄皆不在
人助甯子襲傷父兄皆不在寧子出舍于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
名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剽無
收疏云此剽是孫公之孫黑背之子氏曰猶君娣殷太子不幹以猶君為軍葉石林曰為衛則可
也明年衛侯入衛侯入謂不敬姒獻公及孫林父以戚如晉晉
以救劉故為衛不可以救劉故以猶書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愛
衛侯入于戚以叛罪孫氏晉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晉之叛亦由此一節全
身保寵
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

讀左補義　卷三十　襄公

也明年衛侯不敬姒曰復歸國納地也
甲午衛侯鱄出奔齊鱄入國據若晉所納故
入國據若晉所納故
也沫
[illegible]

遂見公子曳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恤憂也而無
憂色亦無戚言猶夫人也猶如故
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
義多不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
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孫氏兄皆不在
人助甯子襲傷父兄皆不在寧子出舍于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
名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剽無
收疏云此剽是孫公之孫黑背之子氏曰猶君娣殷太子不幹以猶君為軍葉石林曰為衛則可
也明年衛侯入衛侯入謂不敬姒獻公及孫林父以戚如晉晉
以救劉故為衛不可以救劉故以猶書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愛
衛侯入于戚以叛罪孫氏晉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晉之叛亦由此一節全
身保寵
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

讀左補義　卷三十　襄公

也明年衛侯不敬姒曰復歸國納地也
甲午衛侯鱄出奔齊鱄入國據若晉所納故
入國據若晉所納故
也沫

讀左補義　卷三〇

也。否則夷儀人乘閒誅剔可也。若寧喜則父子臣剽久矣。欲其迎已。勢必弒剽。弒君大逆也。行一不義。仁者不爲。況使之弒君。定姒之命。鱄亂命也。猶之殖以復獻命。其干也一父二母。並爲厲階。而獻與鱄之非義。不待言也。其最中賊臣之欲者。尤在政由寧氏一語。得鮑傳命寧喜信之喜何嘗必欲踐其父之言。而天心於故君哉。亦曰寧殺以周旋耳。說者以專脩專論林父。謂不足以蔽其辜。不知亂臣賊子起於一念之私。而患得患失。迷無所不至。是林父不得諉咎於獻公及晉大夫。而寧喜之惡。不得逭君也。此林父之罪。子鄭也。以發明經書弒書叛之義。

衛人侵戚。鄭以林父救故

今衛在衛。伐其氏。殺晉戍。晉戍三百人。孫氏。懼於晉。晉戍亭氏。鄭

不如鬼。不如鬼惡鬼也。按言女豈惡。遂從衛師敗之。圍。謂殺父言罵。

衛地。今直隸開州東有開城。

殖鉏。侯氏。

殖。殖。復。懼。于晉。

碏純一戰而殺晉戍。可以寒、趙武之膽。兩懼于晉、皆、趙武、之而狄人衛終老于狄。晉臣爲德于孫氏。深於州綽殖殺齊之勇士。一爲齊莊死。一爲衛獻死。各殉所事之主。

鄭伯賓入陳之功。入陳在三月甲寅。明年。子厲。在。

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再命之服。先大邑。

知。讓。自請。侯出。久免。社說。非。先八邑。十以。路及。命服。爲邑。朱八邑。三。明。明。四井爲邑。

次路再命之服。先大邑。秩解二井也。十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侯
正義曰成之取衛西鄙在六十年也成城西北五十里有故城因地以名城今在直隸開州北故城取田六十井也成十年晉侯使荀罃士匄侵衛荀罃士匄帥師治兵于漷東治兵于南門之外而還是也
趙武不書爵公也舊公侯會向戌不書後期也
如期至按數語於是衛侯會之將
晉人之處衛事前已大謬至此惟有並誅孫寧以定衍而
已復因林父而執君家氏謂由晉臣羽翼諸侯之大夫使
交相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是也傳于上段却不提
則正意只閒論史例而正意留在末段國子言之以發明
聖經罪晉之義　澶淵之會不義之大者諸侯噴有煩言
晉不與會宋人後亦小國之至晉平亦自知其不義而委
曲可見列國皆知其非義　于展相鄭伯賦蓼蕭及適右露之在瀚
於魯君主之趙武以公之親至且為晉任過也故德公之
甚其告諸侯以卿不會公侯自抑以良霄之至先宋以悅
鄭而宋則正其後期之慢寔秋以來諸侯告命未有鄙倍
如此者聖人存其文所以著其罪也然齊人何以不會宋
人何以後至並執衛君何以獨書寧喜蓋為臣討君古今
之奇變觀齊鄭二君皆為衛侯請國子平仲復直言於叔



晉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二君自以殺晉戊三百國子賦轡
之桑矣　逸詩見周書嘗麥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桑蠶之集則焉
疏云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齊今在或云是孔
君晉侯乃許臨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
儉而亞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公十一子
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游公子僑也子西公孫夏昭氏也子
石公孫段駟氏也伯有良霄氏也子太叔游吉游氏也子
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僑也子豐也子印公子印也子羽也子
士子孔也世族謂于羽穆公子共後為羽氏羽頡頏其孫也
非行人子羽

向而齊人不會之故可知矣知齊人之不會而宋八後至之故可知矣夫執諸侯而歸於京師猶知有天子也乃衛侯至晉而執之而囚於晉國之士師以快孫氏之心其曠縱敗倫莫此為甚是豈可為訓哉故夫子削之也晉臣以殺戍挫威者懲晉侯陰以黨讒賊臣者賂公室傅叔向之論子罕以晉平之無以長世也嗟乎晉平內有四姬矣而衛侯之歸必待衛姬之入則又晉臣之盡戒其君使之嬖倫荒縱而不齒於諸侯也

初宋芮司徒夫人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宋伯之妻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共姬八夕（秣解）入宮夕共姬子（況其母也）觀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狠（觀美而狠心狠戾也）合左師戍畏而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為大子內師人之長（乳疏為內師人之長）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不言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大子知之（乳疏謂與楚客舊相知）客在他年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音太）子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於內侍於廄闕）按忠愛之言忽出于小人之口已覺可疑且公知其惡女於戾之語不能辨由戾于夫人已久（遊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微之（微嗾也）詐作盟處為太子反而嗾（欲口嗾反）也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也）問諸夫人棄（以其婉也）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曰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佐母）

左師素有賢名保護太子（素故敬之）乃見而惡之則相與一氣而太子危故經舉宋公傳舉左師

宋路不正

傳用一贊字（佐疑是贅例）而棄故殺義陋然可見





唐元沿曰大子何以即入向戌之耳整左右無非向戌伊戾之黨後世用此術以傾太子者多矣（聽古活反）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分徐聞其無罪不忍玄孫使佐大期（呂說佐何以使大子不爽是佐平日孝友決于兄弟佐固可取然當急報太子如拔焚拯頃何以左右逢源不知死矣）

左師聞之脫而語人曰君之妾弊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左師本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缺太子所以無畀而死（紀疑）亨伊戾惜乎其不及向戌也）向戌後此合晉楚之成春秋之十七年華臣之奔見其嚴首厚頤猶自掩飾不敢顯然自居小人至此則情狀畢露棄證大子欲立其子也美而狠狠戾也謂與衆不順下急接左師畏而惡之知一狠字亦左師之徒誣之長者長其不能容惡者惡其為己害大抵趣是英斷一流人觀下文云惟佐能免我及過期自縊可見夫人左師皆惡之而太子危矣

鄭伯歸自晉。侯晉請術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頫執事懼不免於戾。言首懼夫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子西名謝不敏。君子曰辭事大國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按傅氏謂鄭之事晉將弗勝也非也傳釐言諸侯之睦以著宋盟之非尸之謂則以後日論當時非也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子胥祖父舉也善於晉。隱非楚人過於蔡因將娶焉。參曰楚之於蔡讎敵也。讎敵謂相殺也下便有為證刑所必加也下便有為證刑所必加也下便有為證刑所必加

成陳以當之。裘井貞曰。陳窗縣。沛易行以誘之。樂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補注)郤至云。以勢利爲炎涼而執政從諫如流。忠於爲國。豈助臣忠君。之晉臣所能及哉。傅云晉卿不如楚實爲下半部之綱。傅於世變之大。必有一篇大文章。豫設於前而於無文字。處見其本旨。明年宋之盟。楚沮牛耳。晉之伯業已荒。俾大書特書。俾彭城鄉陵之役。言晉世敗楚師。尊王攘夷。以爲盟主。事之世一變。名益又彩。今爲忠則今日助楚。其來異。何至醜向戌之邪說。爲苟安之求。僥傅所爲深罪晉平也。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鄭伯自行。故許惠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鄭入將樂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不如使遄快。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斋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斋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今在河可從也。隨其城。許規。鄭邑。今在汝南新城縣南。反。涉於樂氏。津名。今亦門於師之梁。鄭城門。涉於汜而歸。旋汜城下。涉汝水南歸。接林以爲獲。楚門發。獲九人焉。九人於是楚知鄭有備。涉汝而歸。或云。當是楚獲鄭門樓發。獲楚門者九人。斯時楚獲鄭人多矣。九人何足以言遄耶。汜音凡。後葬許靈公而後葬之。

楚有求諸侯之心。晉無恤諸侯之志。子產窺我釁。敢而晉敗。不至。非鄭之利。寧使之遄。欲而歸。然楚師照而遄。刑及善一大段語。語爲子木獻忠也。所以當之。裘井貞曰。陳窗縣。沛易行以誘之。樂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補注)郤至云。以勢利爲炎涼而執政從諫如流。忠於爲國。豈助臣忠君。之晉臣所能及哉。傅云晉卿不如楚實爲下半部之綱。傅於世變之大。必有一篇大文章。豫設於前而於無文字。處見其本旨。明年宋之盟。楚沮牛耳。晉之伯業已荒。俾大書特書。俾彭城鄉陵之役。言晉世敗楚師。尊王攘夷。以爲盟主。事之世一變。名益又彩。今爲忠則今日助楚。其來異。何至醜向戌之邪說。爲苟安之求。僥傅所爲深罪晉平也。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鄭伯自行。故許惠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鄭入將樂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不如使遄快。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斋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斋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今在河可從也。隨其城。許規。鄭邑。今在汝南新城縣南。反。涉於樂氏。津名。今亦門於師之梁。鄭城門。涉於汜而歸。旋汜城下。涉汝水南歸。接林以爲獲。楚門發。獲九人焉。九人於是楚知鄭有備。涉汝而歸。或云。當是楚獲鄭門樓發。獲楚門者九人。斯時楚獲鄭人多矣。九人何足以言遄耶。汜音凡。後葬許靈公而後葬之。

楚有求諸侯之心。晉無恤諸侯之志。子產窺我釁。敢而晉敗。不至。非鄭之利。寧使之遄。欲而歸。然楚師

乏來鄭卒不受盟者則子產善守其國而晉悼三駕之勳不替也裴氏駰曰范曄云衛侯以諸侯之尊而為晉所執幽囚於士氏之家三年道路以目晉人不敢與言唯蔡史遷入子產於衛侯衛侯歸而禮之子產還入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按前此許歸猶未歸也至此乃釋之

晉平於衛其畀五執君一也以貽不告天子二也奬賊臣三也色荒四也濫姓五也

孫納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按傳自者十四國齊桑不交相見鄰勝為卷許人曹人于宋為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具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呼亂反

乙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杜解景公卽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按傳自者十四國齊桑不交相見鄰勝為卷許人曹人于宋為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具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呼亂反

無用師三字此後晉主政者皆以為主矣

無以為盟主也諸歸之公曰諾執可使也對曰齊桑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齊侯使往

無用師三字此後晉主政者皆以為主矣

二十有七年春齊慶封來聘杜解景公卽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按傳自者十四國齊桑不交相見鄰勝為卷許人曹人于宋為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具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呼亂反○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春齊崔杼使諸丧邑者杜解謂齊卿崔杼也必密來也必周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密也必密來勿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封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魯宋僞若致邑封烏而遂執之盡獲之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烏餘叛君歸晉以拓地之說媚士匄遂殃及三國三國非不能治以晉既受之弗敢治也趙武討之真伯者之政矣然以晉國之大治一廉卬大夫名之立至一士師之力耳若則明聲其罪道一旅立誅賊臣反地三國不亦可乎乃詐許封之三國若致之而遂執之以詞嚴義正之卑為陰謀掩取之計何以服烏餘之心哉蓋晉平懦弱以逸豫為安趙武偷惰以無事為福所以為宋之盟而伯業弃傳曰諸侯睦於晉以見趙武之時勢正可為而宋盟為失策也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封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賊相鳳亦不知也詩鄘風不知此詩爲已言其不知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

齊魯三十年不通好此時來聘而以此等人充使齊景新政已見一班

子鮮所謂知言此反因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事未可知恐伐之必勝而成惡名也

衛甯喜專公惠之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皆衛大夫謀出耽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按宰穀議獨殺先甯喜不從故及此而身與其難方知伯玉近關以行之是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於其尸桃之股而哭之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於乃行行會於宋爲明年傳

俞云一片怨喜貶罰無章何以沮勸爲惡云沮止也止人使改甯氏弗克皆死臣故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公使謝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鄭音專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還誓不託於木門邑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孔疏喪之者公爲之服喪服也謂記過而追服實名爲稅以閒因之曰爲服夫之稅服也杜云慶公兄弟之服今猶然痛惡子鮮如士大夫之始按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實名爲稅故言終身稅如字

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刑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還誓不託於木門邑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孔疏喪之者公爲之服喪服也謂記過而追服實名爲稅以閒因之曰爲服夫之稅服也杜云慶公兄弟之服今猶然痛惡子鮮如士大夫之始按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實名爲稅故言終身稅如字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之邑云十室明語稱臣



喜正死於球不傳死於專

勿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戚能賛大事也賛佐君其命之乃使文子太叔爲卿

此傳殺甯喜傳出奔二事分三段前二段深罪衛獻後一段兼罪子鮮慨經義以立言也喜見殺於免餘由公授意爲首一專字喜所以見殺非討賊也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是衛獻罪喜非討賊也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是衛獻罪甯子鱄曰鱄實使之是子鮮罪矣蓋喜未嘗弒君而鄭陷之弒陷皆於弒逆致喜於殞命此負心事欲塞諸天下後世而無由者然鱄至此方知不可立於人之朝豈知與賊臣立朝者之早處於不義乎傳形容其悵恨之深正以明其初言之謬後一段免餘之辭邑正與專祿者相反若太叔儀不與謀立剽亦不與謀歸獻彼此無貳可以輔君贊大政此正與鱄相反



鉄以爲名直貫通篇便是經道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寢息民之名臣傅向戌助伊厲邪也受賂稱夫人貪也名弭兵如弭謗告趙而趙通謀於諸大夫辭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竭小國之大菑也將誰恃乎事治則明已出吾不也將誰恕乎欲免所自恕吾民矣將焉用之雖知兵不得久弗許楚將許之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搆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

方云告於晉晉知其不可告於齊齊知其不可而告於秦秦知其不可而姑許之即向戌亦自知其不可特欲以誑諸侯耳

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

周語司馬寧伯同之事（疏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反）

（多文辭三字一篇眼目）

可知酒所獻歸於多文辭

累綴法支去

宋向戌自美所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向因享宴之會展多文辭按服虔云孔子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問不知孔子何取乎是役而用之沈氏曰舉轉學殷禮而相傳宋享趙孟之禮最盛參考文傳文也衛隨說也以爲服氏誤）戊申叔孫豹（豹文伯穆子之意我不足法也服氏誤）

（趙武向戌欲成弭兵之名未盟之前三大段從諸侯）

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使諸侯從晉楚）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晉大夫（時令尹子木北陳遣黑肱就晉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公（就於陳成）戊辰（噍成公至）亦小國（亦小國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小國故）壬戌楚公子（楚公子黑肱）

（諸侯從晉楚）

（聞論不一能盟從命追到）

（楚人懷惡畏中止遣出）

（未段証道陳諸侯直是于里教能到照一點何等明力）



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之）而使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庚午傳也）

（諸侯從晉楚所以不能偏撫子木事主恪恭）

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也）子木曰晉楚齊秦他國請相見（請齊使朝楚）不固請於齊（王申見楚子乾）

（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曰晉楚齊秦他國請相見）

也（諸侯所以不能偏撫子木事主恪恭）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子晳黑肱）盟以齊言（齊要齊其盟）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奐公孫歸生）蔡公孫歸生至（歸生子木祖王蔵云諸大夫七月始集於宋經書此會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子木明於禮信州強與趙武相規與趙武自謂有信叔向謂武不特述人物且自証兩面反照）

欲因伯（伯州犁）曰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決諸（舉晉）

（欲因伯州犁舉晉）

侯孰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伯州（伯州）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平志以發言）

（大宰伯州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

志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三者俱）而後身存（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信亡何以及三（三者）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盡也）（單音丹）（說文言無得生者前書已解謂制地死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斃其死）（斃踣也）

（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也說文言無得生者前書已解謂制地死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

良言者不病（按謂不病得病死）非子之患也（楚良言當死晉故無患）夫以信名（楚良言信故）

（良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名）

宋以守病（宋為地主致死助）則夫能致死（恩按況必不至是下言）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

（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

人而以儕（儕偶）（儕偶無思從人之邪衆兵是也卓楚人只能聚耳否）

（儕偶無思從人之邪衆兵是也卓楚人只能聚耳否）

信也（按信字略讀補正夫資）不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因猶為）

（則朔為五之能致死助我也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

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即使至是亦非所患）（恩按況必不至是下言）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

侯而稱卑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也）（按此事以先施侯信賦之苦與本旨）

（侯而稱卑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視之）（按是時季氏專魯以叔孫為上既云）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

（說苑晉悼公之役而錢子孫命即因以安趙武之心）

（說苑晉悼公之役而錢子孫命即因以安趙武之心）

（說苑晉楚必不和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

之（之）（衛侯在境外權之可也）

（之）

（說苑晉楚必不和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之）

（則朔為五之能致死助我也）

（說苑晉楚必不和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之）

朱（朱與受其禍必）

（朱）

（說苑晉楚必不和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之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酣非歸其尸主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推楚
夫趙孟爲客一喝哈咽當時諸大夫不敢敢
小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
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公不與敢
在其國故謀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荀盈遂如楚泄聘自夾谷子
吳伯有子西子產子
君以能武也詩曰以文德以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子
孟曰善哉保民之主也故可以主民
所得聞也子西賦棠棣之四章曰善哉子之言不踰閾閫限況在野乎非使人
孟曰脩德以待人自謂之
所以盟之後前盟諸大夫不敢敢
敢即伯以進
既盟之後前盟諸大夫不敢敢
趙孟爲客孰先歃
則先歃
方云仲尼見外之防也盟先歃建而括以豹及壬午宋公兼享晉楚大夫不以屈建
晉楚爭先歃故假此以勸之耳乃先楚人晉先齊有信
公孫段賦桑扈詩小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祿來
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爲戮矣詩以言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語則
有其實淫誣公爲無貳公必怨之
反歌之爲賓寵榮則喪心之萇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舉大
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加焉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在其國故謀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陳傳言宋公不書況以國地者其君必與
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匪懈於位民之主也子展其
晉荀盈如楚泄聘自夾谷子
吳伯有子西子產子
君以能武也詩曰以文德以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子
孟曰善哉保民之主也故可以主民
所得聞也子西賦棠棣之四章曰善哉子之言不踰閾閫限況在野乎非使人自謂之
孟曰脩德以待人自謂之
所以盟之後前盟諸大夫不敢敢
敢即伯以進
既盟之後前盟諸大夫不敢敢
趙孟爲客孰先歃
則先歃
方云仲尼見外之防也盟先歃建而括以豹及壬午宋公兼享晉楚大夫不以屈建
晉楚爭先歃故假此以勸之耳乃先楚人晉先齊有信
公孫段賦桑扈詩小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祿來
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爲戮矣詩以言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語則
有其實淫誣公爲無貳公必怨之
反歌之爲賓寵榮則喪心之萇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舉大
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匪懈於位民之主也子展其
請賦蓼蕭詩小雅四章曰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我
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
請賦菁菁者莪詩小雅四章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樂
示子罕賦甘棠詩召南以取義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
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
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
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武謂湯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子
孟曰善哉保民之主也故可以主民
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
侯罪莫大焉孔疏商以衛人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削而投之書陳傳傳左師
城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彼已之于邦之司直詩鄭風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誓司主也樂喜其不阿向戌誓所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懈憂也收取也我向戌之謂乎誓能知其過

此篇若將末段劃開則傳義全晦蓋以証道蔽諸侯是通篇脈絡徵特向戌以爲名是通篇脈絡徵特向戌欲以爲名也卽趙武亦以爲名飾其畏楚之實而以弭兵爲名且任其懷惡敝惡掀陵而又美其名曰守信後世史官亦以武爲真能守信而其實皆証道也夫寢兵息民者聖人之心敦信務德者王者之事趙武向戌能去楚侵名率其與國以事天子雖極文不能及乃偕王如故窺周鼎滅諸姬無虛日桓文以來欲正其畀而不能武戌兩人忽搦入寇嵩之會釀

以先歃列國諸侯未聞朝王而僕僕於楚焉是率天下而王楚也且事晉者賦於楚事楚者賦於晉賦入晉者猶共職於天王賦入楚者儼然自爲天子頃使魯衛曹許諸國忽增倍賦而取給於殘喘之民是不以兵殺之而以賦殺之也申之會執徐伐吳滅賴滅陳蔡以蔡太子爲犧兵何啻弭兵設亦名而已矣當是時諸侯大勢從楚者什之七悼公三駕後二十年間楚再伐鄭無功乃從晉者什之八不折一矢而中原皆入於楚是趙武向戌欲得其虛名楚則舉顯名厚實兼收之而諸侯無一不受其實禍也弭兵之舉可勝言哉無他晉卿封殖私家利於無事故此盟皆王以大夫而君如寄生傳亟叙子木使馹認諸王二語以見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向戌之志則在樹功邀賞而已又畀於趙武者也　分七段看前三段將盟之時中一段正叙盟事後三段既盟之後也　第一段至多文辭弭兵之說齊人獨有難色猶有桓公尊攘餘風焉特畏受殘民之名卒勉從晉命是諸侯皆爲名蔽也宋享趙武必有賦詩酬酢諸文辭傳留下垂隴地步故括以仲尼之言然楚欲交相見又欲先歃未聞以大義折之文辭何爲文辭愈多則証道愈甚連下文叔向兩番飾說鄭七子賦詩俱斷在內　二段戊申至曹許大夫至卽日弭兵而晉楚之從不交相見則事機未盡失也趙武若曰楚信且吾亦倍賦也漫然許之遽墮其術而中原之事去矣傳

忽捴是夜趙武與子皙盟以奉言僕見趙武極有信處卻是極得計趙武極有信處卻是極無信處卻是極能知楚爲吳敵亦欲成盟何武之愚也　三段至言違命也盟之利在楚楚人何爲挑要其意爲先歃地也故楚人極至皆有信也至此方提出楚人本意方知其前此氣懾要甲皆爲此而叔向以文辭飾之既曰信又曰德夫趙武卽黨林父以執衛君者安知德信說者方之宋襄之仁義而吾謂始不如也宋襄欲以服楚武則服於楚耳　五段正寫盟宋忽言范武子事蓋光輔五君以爲盟主至平公而弱業墮地以執政無武子其人有一叔向便謂楚無以當之可見楚材非甚卓越而惜趙武之不足以有爲也此傳

意也　六段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賦詩笑領歌意幾將趙孟看作第一流人物不知前則驚悚之至恐此盟之無成此則得意之極覺臧否之由已將累世君臣危厲致死彌縫相爭之朝業變成一番飲酒賦詩而敵國外患不覺也故特功請邑爲向戌之增蓋欲觀鄭志見趙孟之無恥　七段左師請賞以下是逼篇正義小國之存存於伯者兵力之強謂兵可弭直以誣道蔽諸侯耳凡曰信曰德文辭之多皆誣也中原分崩小國就滅皆由於此時有桓文向戌可斬矣將前大段言外之意歸併誣道二字而盡趙武也

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兵聚東郭偃棠無咎出奔卫孤入曰崇無咎崇公之子與東郭偃之弟棠公之子同奔崔邑以糾老投崔子許之假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欲居崔邑以糾老投崔子許之假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宗廟山東東阿縣西北所在也必在宗主明崔慶封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殺之告慶封曰夫子所在成與彊怨讎所在也必在宗主明崔慶封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嬰慶封屬大夫封以盧蒲嬰之告盧蒲嬰慶封屬大夫封以盧蒲嬰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成彊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雖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彊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出其衆皆逸求人使殺不得使國人助之攻崔氏崔氏壁其宮而守之壁短垣疏云謂新築女墻而守之築女墻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東郭姜嬖復命於崔子曰御而歸之子御爲崔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縊不見其妻哭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宮甲小人以勢利相合一日勢均力敵必相屠滅而後已杼封之凶焰孰敢當之乃皆以家禍而死如安慶豬之於滁山史朝聚之於嗯明皆是也

崔杼老好圖之不易慶封即以崔圖崔以助崔者滅崔不費手不解崔慶同黨即曰崔薄慶厚亦不至殘害如此讀至結語方知爲當國故也傳於弑君之賊必定其罪案究其結局爲千古人心稱快盧蒲嬰曰彼君之讎也已明定其罪崔杼曰止余猶可已自伏其事周網解紐王法不行故利賞歸之於天崔氏一門天若顯報使後世亂臣賊子皆懼而不敢肆而封曰崔慶一也則崔之禍不且爲慶之券哉

楚遷罷子蕩如晉泣盟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詩大雅按美晉定其罪崔杼曰止余猶可已自伏其事周網解紐王法不行故利賞歸之於天崔氏一門天若顯報使後世亂臣賊子皆懼而不敢肆而封曰崔慶一也則崔之禍不且爲慶之券哉

楚遷罷子蕩如晉泣盟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詩大雅按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晉侯宜提出美天子之詩乃從而受之平叔向曰遷氏其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荀盈泣盟於前而遷罷始至見晉求盟之急而楚繆也王荊石曰春秋惟楚英賢最多而爲令尹執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債事旋即誅死所以強大累世而威畧無下移固其

君之強明亦其傳國用人之獨善也

崔氏之亂在二十年申鮮虞來奔僕貲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原丧賄反貨女冬楚人名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一不忘舊君而楚即錄用子木之政高出趙武百倍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稱朔傳列國之君旅見於楚以應天正前閏建酉後閏建戌補注列閏氏謂司歷能正其閏至此始覺其舛錯而不能置閏非人情今按傳言司歷過官非魯人習魯之司歷承劉歆之誤而非傳意同其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則朝而聽之以治事也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虛危之次一則天十八年在亥一則當唯丑今以淫行故已在子也○許翰駁反以有時謂陰不堪陽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泄下爲牲乘龍龍之星能歲星也木爲青龍木也木爲蒼龍失次山虛危下爲牲所乘疏云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青龍之象西方白虎之象皆南首東尾龜蛇二蟲共爲元武故北方爲元武之宿虛危之象皆西首東尾龜蛇二蟲共爲元武故北方爲元武之宿虛危之象龜蛇皆星也蒼龍木物木位東方東方之宿皆青龍故歲星亦以龍名龜行挨而失次出虛危宿下而蛇在上是爲蛇乘龍





四明　姜炳璋　輯



襄公八

丙辰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杜注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冰爲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郤子來朝仲孫羯如晉傳列居謀反○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王如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十有一月公也○太子晉母弟○乙未楚子昭卒四十二日則閏月明裏不數閏而不書閏月明裏不數閏也○康王卒子如敖嗣立

所乘也旗星天之貴神關德之屋被衆勢龍宋鄭之星也歲
在星紀本國之象故知梁鄭饑也　龍宋鄭之星也星
在東方房心爲宋鄭之星　方龍故以龍爲宋鄭之星
虛星在其中故書大火謂之次時候星象
三宿女虛危當經入虛虛之次故曰土虛民耗
地氣發漚故曰土虛民耗
孔疏謂正月繩冰必是時於建申之後連閏兩月而後十
二月仍在亥正月仍在于故春無冰以見災異冀自不刋
劉氏炫云不然邦畿之内豈得無冰必知天道之常然而爲災異也
月者以西月爲閏十一月戊月爲十二月亥月爲閏十二
月而二十八年之春仍爲子月也孟春無冰不爲災惟屢
于丑寅月而無冰知天道之常然而爲災異也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十八　十二

盟故也　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
今京城太康縣北故胡晉城云北蔡郟也姓名公卿之後故以蔡
今江南江州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宋
盟釋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當先從其政禮也小事大未獲事
隨從之如志禮也　孔穎達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雖不與
如其志之所欲從之如其志
盟在二十　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敢飯晉乎亟即之盟五作

沈盟則晉先往楚交相見則楚之與同先朝於晉晉楚蓋先
期而急欲得朱鄭魯衛諸國也夫楚之與國朝晉者不過
近楚之陳蔡以及一二小國遠夷之國耳而鄭宋魯衛諸
國皆旅見楚庭晉之失策未有甚於此也

衛人討寧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圉以守石
氏之祀禮也　在襄之先石惡有大功於衛
氏之罪不及祀故曰惡

續也二字悠然想到二百年前之石碏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之後
時起聘周禮時事於宰旅知言聘之非也小國事大國而情僞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
朝而不聘故于莊相鍾伯朝晉吉舍時事到
舍左氏不能辨按非不能辨也
乃直敘當婿之制以明其失耳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曰其遇此也　注曰至晉時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後
情也遇猶一層別其僞又
延往也　吾曰猶物貝之今還愛享而情乃其心也敬由其
逆旺也　吾曰猶物貝之今還愛享而情乃其心也敬由其
起聘周禮時事於宰旅知言聘之非也小國事大國事天子
朝而不聘故于莊相鍾伯朝晉吉舍時事到
舍左氏不能辨按非不能辨也
乃直敘當婿之制以明其失耳

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曰其遇此也　注曰至晉時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後
情也遇猶一層別其僞又
延往也　吾曰猶物貝之今還愛享而情乃其心也敬由其
逆旺也　吾曰猶物貝之今還愛享而情乃其心也敬由其
爲三十年蔡世子朱弑其君傳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十八　十三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詹皆晉
君實親辱君謂鄭伯按宋之盟鄭伯不在今吾子來寡君謂
而云親辱以良賓慎兵盟也　問鄭伯不在今吾子來寡君謂
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弁問諸晉而以告水朝否子大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
承天之休此君之命也　洪命而小國之緐也
寡君是故使吉
泰其皮脩以戚之不易睹於下執事言歲有饑饉之隣故今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　按鄭伯不得自朝楚
而封守陂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逼君必小國將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閟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

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逼其頃欲久得乎周
太叔娶於甘昭公一段憤激之意自見言表
易有之在復三三爻下艮上坤之顧三三爻下艮上震得頤曰迷復
上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道已窮迷而無應故凶
凶極復反道已窮迷而無應故凶
乎欲復其願以脩欲得其願
而棄其本德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復歸人所
復之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子必
死君往當
楚不殘十年未能恤諸侯也殘近也疏云以易有之以
近也疏云以易有之以
吾乃休息也吾民矣復爲告
十年言楚不能
辭德爲大夫
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
歲謂天道朱子以傳說惡之於客處也鶉星柳星張星紀之次客在元枵鶉尾所在其國有周楚之分故曰周失次於北方玄枵子位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棒旗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告疏云知者
朱子以傳說惡之於客處也鶉星柳星張星紀之次客在元枵鶉尾所在其國有周楚之分故曰周失次於北方玄枵子位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棒旗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告疏云知者
死則子之以報吾乃休息也吾民矣復爲告
楚之欲其死亦同情子
太叔之言雖工無以服楚餞以爲不如魯之奔命而傳詳叙之竟有深意焉楚自鄧陵後鄭叛吳強勢亦少替宋盟之時克有交相見之約晉之自棄已甚且越千里而往朝名爲安小國而適以啟之也以鄭之密邇於楚猶云棄而封守蒙犯霜露況宋魯曹衛之遠隔者乎宋盟既成列國皆往而子太叔以小國大夫猶面折其非況趙武輔堂堂之盟主而兵力有餘者乎傳藍深慨晉無子太叔其人而惟楚之命是從以貽害於小國也宋盟以前諸侯之從皆每以楚爲辭如云鄭爲仇讎與事齊楚之類從楚者亦然雖供役不辭而不敢松其惡宋盟以後晉楚頁無他慮任其刱刓而利而不敢松其惡宋盟以後晉楚頁無他慮任其刱刓而
俯首無詞此小國之禍之極皆戊武之流毒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
如楚舍不爲壇王敖國郊除地封外僕掌次舍者曰昔先大夫
如楚舍不爲壇土爲壇以受加勞外僕掌次舍者
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舊至於近
以之習聽子太叔君使卿用束帛將無敢此云昭幼未嘗古制
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荷舍而已焉用壇儻聞之大適小有五
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敢其菑患賓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
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
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
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
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
悼公武子服鄭極難而趙武棄鄭極易子產所爲悼恨於
宋之盟而無如何者於是詳說五惡抒其憤懣又明已則
荷舍而深望子孫之輔盟主無至楚廷又望晉之子孫振
興綱捌庶於晉卿之衰者何極歟
辭愛封好田而貪酒與慶舍同子政爲敗以財舍
辭如云鄭爲仇讎與事齊楚之類從楚者
實物妻遷於虛滑婁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婁家給酒食也
國遷朝焉孔疏閔之卿大夫皆使諸亡人竊賊者當時盛強難出奔以告而悉反名
國遷朝焉孔疏閔之卿大夫皆使諸亡人竊賊者當時盛強難出奔以告而悉反名
之孔疏莊公之黨慶氏名之爲賊者當時盛強難出奔以告而悉反名
舍之士謂滑姬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而後可相與

注云齊侯解人頤

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妻已　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懿宗言已荷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宗事而已○斷章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嬖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潮出奔冷遬求寵於慶氏欲為公所卿故又云欲王何之嬖執寢戈欲自衛還以自殺伏下戈鄭厲突起叔孫尾之矛伏下所殺

御者欲使諂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疏云驚鳴也野曰鳧家曰鴨泊肉汁也去肉而空以汁饋○舊音悉怒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盧蒲嫳怒告嫳盧蒲嫳泊其器灰○子雅子尾皆惠公孫○慶封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子欲與其謀平仲曰嬰之不敢出凌謀有盟可也子家析歸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蒲注傳見諸侯失政哀邪擅命如伯玉在衛平仲在齊臨難免皆其證孚於人告北郭子車齊大夫子車曰

嬰曰管之如禽獸吾寢處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庸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子之子子無宇之名有以事君非佐子車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故云釋宮云六達謂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為慶氏謀以相不欲密相聞法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慶氏之門陳絕在公所故弗克反陳於欽名里請戰弗許遂來奔欽車于季故也言欽事公懼於外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而如內宮難非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秘服而如內宮秘吐活反

丙宮陳絕在公所故弗克反陳於欽名里請戰弗許遂來奔欽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形也展莊叔魯大夫見之曰車甚澤人必寒之解其左驂獨授廄御而入故逆大夫二三大夫所謀笑有傾傾車服飲食之細而於獄訟無異見二三子之不說使工樂為之誦傳載慶封事

茅鴟不敬吳句餘夷末子也之朱方吳已拔今江南丹徒縣疏云明年五月閻弒餘祭尚非頃末祀以此年之來奔齊誦而後反聚其族焉而居之窗於其

史墨曰季氏其有事不代我家哲歐光來嘗娶見其父陽光而殺之也自可直殺而必以田張請賜二事隔林中間君慶封得罪出乃可復入力因舍焉慶封得罪乃可合

晉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懼子曰善人富謂之貨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之也爲明年慶封傳

崔杼弒君慶封與謀慶亦弒君之賊也杼秉政而猶賊出奔者反得賊名慶既倡崔居然當國總無一人有討賊之志乃天殲淫人怨反二嬖而討賊有人矣更驚貧消雅尾怒而討賊有輔矣傳獨於慶消突玉何大哲小攻慶氏以見爲故君復仇者獨有二嬖人而已陳氏父子以木爲喻見齊廷無人政將歸於陳氏也　分三段看前段至可慎守是言慶封出奔之由封之反諸亡人蓋反崔杼之政收拾人心而不知其聚而殲之機已伏也獨是突爲舍堵既

崔氏之亂喪畢公子故舍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邱

林堯叟云此錯統慶氏故從從叙杼二十一年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三子斥逐雖出於慶氏并結崔到底終盡進退無據以末絕舊因桥御尸槨

杼公然皆將爲之故杼日崔氏之亂惟氏駭之非是及慶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林堯叟云經書十二月甲寅

禮也當書故發例

全篇

夢中一巳投首於二嬖一將負鉞於楚閭故以天字統結其鋒而二嬖畢施小術慶氏逐一鼓而滅盡淫人積惡天奪之魄使皆昏然如



以淫人天殃總收盡慶封當國孰攘其鋒而二嬖畢施小術慶氏逐一鼓而滅盡淫人積惡天奪之魄使皆昏然如夢中一巳投首於二嬖一將負鉞於楚閭故以天字統結全篇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林堯叟云經書十二月甲寅禮也當書故發例

崔杼之亂喪畢公子故舍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邱

崔氏之亂喪畢公子故舍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邱林堯叟云按二十一年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三子斥逐雖出於慶氏并結崔到底終盡進退無據以末絕舊因桥御尸槨

杼公然皆將爲之故杼日崔氏之亂惟氏駭之非是及慶氏亡皆名之具其器用而反還其邑焉與晏子抑殿若奔亡在外雖我之一邑林解若奔亡在外雖我之一邑亦不可得而宰制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有度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子尾邑爰而稍增邑之賞正以塞使助封詭詞謝絕不從逆謀耳杜注自北郭佐邑六十爰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爰而稍增邑之賞正以塞使助封詭詞謝絕不從逆謀耳杜注自徙傅訴郭文桓以見一時齊臣不與謀者袖手觀望即與其謀者亦幸災樂禍轉不如兩嬖人之足以任事也

中段至如內宮此正叙誅慶舍事慶之攻崔也即以助崔者攻崔而崔不悟也今之攻慶也即以慶女出慶氏即以慶甲捕慶氏即以慶戈斷慶氏而慶亦不知也提出羣臣爲君故棄然討賊之義

末段是正叙慶封出奔事而

言外見後對招補綱

以卓○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辟傳始求崔杼之尸不得聚以他尸代之故云國人猶謂其非

傳叙晏子辭邑○爲慶氏反照而反照慶正反照崔末尸崔於市正爲崔即遥寫慶所謂崔慶一也　春秋莊僖之世相文襲與一時名臣○俱以尊周攘楚爲心厥功赫焉文宣以降晉主齊盟尊王之誼漸微而攘楚之烈猶盛至襄之季世晉稍已衰管仲先軫之敷陳知武殲莊之議論旨不可聞一時賢人動見掣肘惟有守身保家之善策以自免於亂賊之禍而已此又世變也

此傳叙耶米盟文相見之失與其正處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二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迓旺○音訝勞于黄崖○黄水名○不敬穆叔曰伯有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八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我必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守其嘏○祖宗其嘏○言賜冀諸宗廟○萬宗廟尸之敬也○言取蒸於阿行潦之蘋藻○蘋藻菜

僖在言外惠伯之言與向戌舍而當偏從叔仲傳不下敗部者見五國交聘歲時起去國受降結亦僅發端耳

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叔仲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爲三十年鄭及漢楚廢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餒寒之不恤誰邀○邀求也恤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服在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嘗成伯榮成伯榮○榮伯謀周公以來識遠榮成伯榮○榮伯謀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鄆氏曰咱始卻楚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餞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仲昭伯若知大義當賀公以奔王賀

五國諸侯將聘於楚子服惠伯云儉寒之不恤向戌亦云然可知諸侯之奔命居送行齋民不聊生俾所爲深惡向戌也故每事必抵宋之盟　敬字一篇之綱諸國不能自弭而以媚楚爲忠趨命爲敬祇見其取辱也向戌猶以息民爲名而速之歸何稔子棄成伯瑕見不及此○瑕不及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喪甲之睹不王人來告故謂崩曰以甲寅告故齊之以徵過也後齊侯使故於此發例

事宜直臣子息

書王人來告我而前書楚屈建之卒後書公親臨於楚蓋天子之喪不聞諸侯之哭臨而楚之臣大國喪之楚之君魯親襚之是可聞也

## 襄公八

經　丁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解

元年　景王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姬姓○冬仲孫羯如晉

公羊　以楚子囊今楚公子貞子聘于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札以去之後吳始告喪○札去之後吳始告喪○札去之後吳始告喪○札

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繫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楚人使公親謎使賢碩之音楚說文云衣死人衣也。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謎則布幣也行秘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鄭玄云鬼所惡茢可掃不祥桃茢其柳也。茢音列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乃祓殯謎楚

春王正月之下書公在楚知爲魯之大變也不朝正於廟而朝正於僭王之楚故與胥公之失國同傳述在楚之辱以發明經義且以見穆叔之先祓而謎不如向戌之中道而反也桃茢祓殯掩耳盜鈴乘禮羞國廉恥殆存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刃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淫人尚富於朱方齊莊之目未瞑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如故康王子圍康王弟也位王子圍康王弟也位下同而與三國皆親送葬是以天子之禮事楚也上書四國之下書三國皆親送葬物不丙盛

令尹卿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强殖爲昭元年圍弒郟敖起本

君逆葬及諸侯大夫至墓以次旅見何等整敬而下讀葬靈王傳炎凉迥別使人詒歎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叠按國語宿取卞公欲出楚師以伐魯叔孫止之且曰不如予之宿之事還也不敢不悛使公冶大夫問公起居乃止可知卞始爲公邑而宿取之也

甄書追而與之今之印章也或云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氏云璽印也或謂卿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自秦以來天子之印獨稱璽

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疏云祇作多古人多祇同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謎則布幣只一謎字分音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故不敢遽君公與公冶見服以卿服元圃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詩邶篇陳傳見襄公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邑祓還之。季氏得而終不入焉不入季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林解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氏事如他日不則將不肯復言季政家曰我死必無以見服斂非德賞也言季政及疾聚其臣大夫使季氏葬我林解不義季氏欺君故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此爲致公傳公在楚七月幸而得還復過季孫取卞徵榮



成伯挽之先昭出奔矣然成伯之賦式微以黎侯寓衛歸而與黎非徒欲其復國而漫然無事也當是時公翻然振厲則如叔孫穆子公冶輩皆足相助爲理又何患宿之無邑乎乃一歸之後耽逸樂作楚宮耶爲晚景之娛頓忘及膚之偏夫公冶爲季之屬大夫忽其無君歸之終身至死猶恨入晦腑公爲人君受侮不少而處之泰然傳敘公冶之忠愼正深咎公之無志也

葬靈王不肯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年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小雅皇皇者華篇言我固事君當竭盡也啓跪也

王室也所以蕃屏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

周衰言周衰於晉楚

首揭葬靈王三字天下之事惟此鄭重臣子之情惟此哀激而鄭君不行行以大夫不以上卿且以大夫之弱者而曾即大夫之弱者亦不行也傳恭發明春秋不書王葬之故而罪在君父無辭可加因借鄭事以明之史公謂左氏爲魯君子信哉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門叅葉石林曰古者墨者守門者守內刖者守宮者守內刖者言以刀人逼竊者之爲人主御賤閽寺之戒吳子餘祭視刑以刀弒之明近刑

過卒於巢餘祭死於閽傳俱用一二語了之以見其輕生蹈禍千乘之尊不足爲一人之敵也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卽罕虎代爲上卿於是鄭儀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飢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於善民之望也鄭近於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書於施而不以爲德爲大夫之無者貸林解子罕爲宋大夫之無粟者貸也

凡子產之言正而未嘗不婉子太叔之言婉而未嘗不正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僖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太叔不書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衛太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其不免乎

取於家臣家臣展轉取於公臣公巫名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郤鼓父黨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黨音導。

魯卿大夫實繁有徒何至不能具耦孟射耦子弟之職以畢者爲之斯時季氏作三軍分公室隊去於公多不願仕於公家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補注魯伐杞時所取賂田。譚平公母。愠曰齊也取貨而取叔侯曰貨。不登於策故復歸於杞亦不書叔侯謂叔向曰書事典汝明盡歸也。晉悼大人杞女也。不倘取之按不倘猶言不應。公陽田異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

先君若有知也不倘取之取貨而取賂田不足爲貪罪。

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按杞親暱魯周公之後也而中以暱化比須以杞封鄫。

晉侯使士匄告於齊。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所滅。晉是。



是過過一層。

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爲下盡之有盡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朝聘府無虛月不如是可矣。何必齊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諸魯來謂先君有知必明大義與其痛言外側見公不苗從舒命而違先君也。

魯肥杞毋寧不雖夫人而不必何況盡歸君母不敢明斥其非故隱約其辭也。按正與夫人慍言相應毋寧寧也承上杞文公來盟故來盟魯歸其田。書曰子賤之也。歸義杞伯來朝何言之禮見故魯史駁之。

杞之朝魯者六自是無來朝之事。不書治杞田亦不書歸田於杞魯史略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乳疏昔有富貴鄧國公蘇威嘗爲左民附會者偽以是折人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不得以好善終。

呵云大臣以如人爲本知人爲難堯之聰周在慮之百年後季子豈非神哉故有謂前知下面歷聘之中間先在評論

君子而不知其不能擇人貴曰好善仁擇人賢也。雖小人必爲小有仁心盛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人困

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爲昭四年

賢牛作亂起本官說幾見一人便說許多話。請觀於周樂以魯

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當

如生平心服之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如此。



苦子論樂太篇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曰美哉美其始基之矣。周南召南之基猶未也。商對

詳故明舉以說秘子引起則其一段已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爲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爲

爲歷聘諸國之留以下乃康叔之化。疏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按邶

衛國相因融成一片矣即以觀樂我足證魯更不必爲起爐灶

二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之化。疏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按邶以恩其民因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

篇中一片游移若往之神已爲歷聘作引起之勢而下面歷聘之中以暱化比須以杞封鄫

晉侯使士匄告於齊。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所滅。晉是。



是過過一層。

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爲下盡之有盡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朝聘府無虛月不如是可矣。何必齊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諸魯來謂先君有知必明大義與其痛言外側見公不苗從舒命而違先君也。

魯肥杞毋寧不雖夫人而不必何況盡歸君母不敢明斥其非故隱約其辭也。按正與夫人慍言相應毋寧寧也承上杞文公來盟故來盟魯歸其田。書曰子賤之也。歸義杞伯來朝何言之禮見故魯史駁之。

杞之朝魯者六自是無來朝之事。不書治杞田亦不書歸田於杞魯史略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乳疏昔有富貴鄧國公蘇威嘗爲左民附會者偽以是折人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不得以好善終。

呵云大臣以如人爲本知人爲難堯之聰周在慮之百年後季子豈非神哉故有謂前知下面歷聘之中間先在評論

君子而不知其不能擇人貴曰好善仁擇人賢也。雖小人必爲小有仁心盛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人困

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爲昭四年

賢牛作亂起本官說幾見一人便說許多話。請觀於周樂以魯

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當

如生平心服之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如此。



苦子論樂太篇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曰美哉美其始基之矣。周南召南之基猶未也。商對

詳故明舉以說秘子引起則其一段已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爲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爲

爲歷聘諸國之留以下乃康叔之化。疏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按邶

衛國相因融成一片矣即以觀樂我足證魯更不必爲起爐灶

扶引敖大而婉也約二反大而約則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險當爲儉字之訛也

惜其國小無明君也

民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放諸

汪云自鄶以下無譏焉故曰國無主其微也今河南密縣東北有鄶城鄶古外反爲之歌小雅小序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有先王之遺民焉孔疏謂幽厲之時也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孔疏謂幽厲之時也

周德之衰乎周之興也其盛如彼其衰也如此

一二子評之就其所喝而評之爲之歌大雅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樂而不淫

所以詠文王之德也

其文王之德乎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其衰也

爲之歌頌告於神明成功曰至矣哉言道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遷而不偪逼遠而不荒節之用而不匱大宏廣而不宣不顯自行而不流制之五聲和而不淫淫蕩復而不厭常日新而不伐因民所利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有度守之以節有序奪倫無相盛德之所同也

施而不費因民所利之也

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用

足於推綱情

能改宮說其變化轉移之速使求還君之前典札處求必不改移歸於善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之政（趙文子下脫一百字）及孫至此十餘年而後得之遺民之力也小雅有美有刺而云周德之衰以刺幽之什獨多杜以先王爲殷王者非也於小雅專言其變大雅專論其正亦各舉其一也商周之頌敷揚功德而陳於祭祀用十有四語形容不盡有手舞蹈之致至於韶舞則形容俱絕仰慕彌殷與夫子聞韶之嘆正相符契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通接首段以束第四河忘意翻緊不必也適衛云政將有歸觀樂云未可盡語似相左不知大風恢擴政教可行然發洩易盡與哀而後可稱若瑣瑣覇功當時赫奕久之日就陵夷所謂十世希不失也此春秋之大旨歸宿處　聞樂而知德故前文錄此篇以見德必如舜風俗必如堯功必如禹如湯武



半以德爲主入國而知政故後半以政爲主　論樂固於聲音中悟出亦即於詩中得來三衛之詩最繁而該以一愛字即床第之言皆有憂思不困言猶知衆義而不爲時政所困也王風思而不懼不言憂而曰思思文武成康之業不能再振而閔周之不復西也鄭與齊正相反細者細也上之法網密而下之辟患深往往爲婦人女子之詞以寓其忠君愛國之意以言爲諱亡之徵也大風者海大無所隱閡之詞雄狐諸篇直刺其君無所忌諱亦可見其法網之寬矣幽風曰蕩乎蕩慝邪之意幽之得名以七月一篇而周公遭變將居於東作此以戒成王故謂周公之東也參與王肅北言周之即黍言周之舊一云思而不遠一云大之至也代周者秦乎魏滅於唐唐滅於曲沃於魏及孫至此十餘年而後得之遺民之力也小雅有美有刺而云周德之衰以刺幽之什獨多杜以先王爲殷王者非也於小雅專言其變大雅專論其正亦各舉其一也商周之頌敷揚功德而陳於祭祀用十有四語形容不盡有手舞蹈之致至於韶舞則形容俱絕仰慕彌殷與夫子聞韶之嘆正相符契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通接首段以束第四河忘意翻緊不必也適衛云政將有歸觀樂云未可盡語似相左不知大風恢擴政教可行然發洩易盡與哀



難定或以爲指田齊者謬也適鄭見子產納紵之歐百世如見一禮字爲子產終身受用適衛稱六子爲君子瑗鱠荆發皆夫子所素稱者也然一路皆叙其友朋莫逆或亏或規而獨載閒樂太之一節見其於君子有神交而於小人尤嚴絕終身不聽琴惡不是言文子服善正見一言之則在小人痛寒之不忘宜平仲致邑而子產叔向之誓神銘几也適晉說趙韓魏趙武專政似無足觀而告叔向曰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則於三卿已寓不足而此來脩好難於明言且以其人非如平仲澹之善受直言也

秋九月齊公孫蠆子雅公孫寧子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坎者有之以遠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書放者齊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爲

四明　萎炳璋　輯

襄公九

戊午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音皮。○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子羅公般○五月甲午宋災。程氏曰天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罪王子殘也。○五月甲午宋災。程氏曰天災宋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從夫謚也。厚三月而葬者。情非常也。劉傳葬內女未有言諡者。曰共姬賢也。婦人以貞爲行。伯姬之賢道盡矣。○鄭良霄出奔晉。晉人殺良霄。○冬十月楚薳

政辟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主衣服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其夫家人民疏云周之官地域辨禮縣師上士二人而廢其典尉以役孤老放服役亦典尉掌軍制主發衆使民於是舉使者在晉歸以諮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娮也有越孟以爲大夫有伯瑕士文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以向安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者皆所以張不終絕而俟人之改也且明慮也

晉至趙武爲政奄奄無生氣其故在有賢不能用即用亦無以盡其才老人以七十之年且無子受城杞之役想見可牧俱不稱職以老人之賢序在泥塗想見況淪草野尚多有伯瑕史趙師曠權向女齊則賢才猶盛季武子有晉未可娮之言則諸侯猶睦當得爲之勢用有爲之人文襄



之業不難緝迷而無如其不能也自謝不才便是趙武謙之言則諸侯猶睦當得爲之勢用有爲之人文襄業有謂嘉武受過及贊武即贊老人者皆非傳旨　傳者癸未二字蓋四百四十五甲子以此逆數爲全篇之主腦也老人晉之賢者爲政所阨故作新奇語使人詰難不知其年之幾許然亦具有顛倒趙孟手段非預設此以待問也觀其使助爲政辭以老誠商人一等矣郤氏謂絳老既爲隱語師曠史趙亦爲隱語非也臧明言七十三矣何隱之有豈因其言甲子故一以國政一以字書說得原委而士文伯又以一言蔽之皆各顯其才以明晉無輕視也故以朝多君子結



癸未二字照應
可知城杞企是夫人作主
則緩年者即董事之計更也相與緩其年而因使之自言也
絕證跟鄭桓公則三之一在甲子少四十日也
明白點出得相
也惡至無日矣爲此年秋貢等出奔傳

此二事連屬書之遭罷諫圖之惡而穆叔已知其情蓋深爲大夫安得以小人自例迹其條閃而平日之與謀顯然叔向問鄭國之政子產一腔憂國苦衷絕不一毫隱閟蓋良友質問以誠相告其爰思靡歷如見令看正君子小人之辨

二月癸未季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與衆也城杞在往年繹縣人或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按數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下臣小人之對則緩年者即董事之計更也相與緩其年而因使之自言也相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謂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整癸未後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今日也詰已得四百四十



四余甲子其末十甲子大十日乃癸未後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　傳者癸未二字蓋四百四十五甲子以此逆數爲全篇之主腦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筐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狄鼓自乙巳至今年戊午七十四年而言七十三年以甲子計之也史趙晉大夫則其屬也　屬趙武疏云辭非趙武私臣蓋凡名之而辭屬武也　名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

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前年大夫自相盟此又君及臣盟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弒景侯有子禍也

初王僖季王弟卒共子括將見王而奠王入朝而奠畢公子穨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過王廷期行僖括除服見靈諸廷過王廷剛其奠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賊而顯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林無指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括期王子佞夫期王弟



爲邑成愆奔平時昔大夫

愆期五子周殺佞夫括瑕林無指皆奔晉括愆不書賊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弟在王也

此以佞夫弟殺作主亂

尊政爲亂愆期殺之而王不脩也及王崩嗣王即位五大夫以僖括欲立佞夫遂爲王除之而王恕之是王自殺之也僖括首惡而使逃此弟無罪而殺之不特骨肉傷殘抑且是非顛倒所以終欲贈嫡立庶而致亂也

或叫呼也於宋太廟曰譆譆許其反出出拄引此作詘詘鳥鳴聲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女師列女傳伯姬之宮庭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保傅至矣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曰傅母未至也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接保傳即所謂姆也每音茂君子謂宋伯姬女而不婦女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矣左右疑云或九年矣而守死閨伯姬先儒謂婦人之道宜其嫜叔文而不差

劉原父曰使伯姬避火而重生不足以害其貞也然不以可全其生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於性分者能之

或叫於太廟而鳥鳴亳社一如太廟真若有物憑之亦若神靈爲伯姬愛護而來平曾無一人護其郎而出之不之罪何可言女而不婦非貶伯姬乃責宋乎也趙氏謂宋人設詐以佈其不能救母之罪則深文矣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結好而不可與聚禾粟緒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

宋之盟後陳鄭脩好故陳使至鄭而子產亦如陳涖盟極

言亡徵一氣直注介於大國楚之縣陳可決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僖伯姬之遇災故使殯共葬薛伯薨于東遷後共制緦矣共姬執聘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論

魯以卿會葬顧氏云共姬爲嫡出故會葬不與凡女同也

鄭伯有脩酒爲窟室地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且是非顛倒所以終欲贈嫡立庶而致亂也

公聽在家臣故謂公伯有爲伯有朝公人曰吾公在鄙谷庭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向戌分故

皆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邑而後知之遂奔許天夫聚謀子皮曰仲虺湯左相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有汰侈故不免按駟黑亦侈汰而免者以三家同生故人謂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伯有孫時可見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可憐之道宜其窮叔文而不差

子產就直助匡時謂子哲開而以子產之言爲斷以子皮爲收琑皃伯奔事
子產曰豈爲我徒篇也言不以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匡直難乃不生言能弼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伯有方姑成吾所欲以無所辛丑子產欲伯有氏之死者而殉之所印段從之義子產止之乘曰人不不及謀而遂行國謀不與於印段之事子皮止之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既殺入皆受盟於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胡盟國人於師之梁鄭城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鄭城之瀆入因馬師頡子羽保秩解即羽皮帶子西之子子晳國人以伐之皆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爲馬師之官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六

召子產而告之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所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慢禍復命于介八月葬伯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并及盟用兩珪質於河沈珪游吉也甲子奔晉馳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帶盟大夫已復歸歸游吉也於子產辭大夫盲自外入也復鄭大夫盲非於河爲信也按今河南使公孫肸入

者敗國者也秀則必鋤亂臣必討故歜其不及降婁然伯有爲莠黑豈嘉禾敢於指伯有而不敢指子皙者以三族之黨盛耳豈三族甚強以見非子皮授政無以行子產之志也又見雖子產爲政不能止子皙之驕也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二十五年大司馬而取其室申無宇芊尹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偪也而王之凶體也俱股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支王之體以斛其國無不辭大焉何以得免

爲昭十三年楚弒靈王傳○支無廢反

圍爲令尹共分令尹之權而掌一國兵政者司馬也司馬見殺兵權盡歸於已爲楚討亂宜也

以衷其心而申無宇以善人著其實

爲宋災故本楚見非爲諸侯而會也諸侯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子括之鄭良霄子良

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

十二國諸侯而無一如其言盟之辭則不可謂非伯小邾之濮亦所兵之小信而忘擾亂之大義也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族也詩大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夫不信大不諱爲大夫諱之也宋爲魯



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史書曰鄭國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和大族而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其要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功則在我受其利何愛子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犬叔曰若四國何鄭所笑子產曰非



萌傳迹上蔡景公之文我君天下之大變則會其葬而不討宋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而歸其財可謂知務乎義極正大左氏以爲比事觀之其義自見既舍其大而務其小而小者亦至失信尤足惡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歸之產賢故讓之辭曰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獨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政治也小能事大國乃寬爲大厚也子產爲政有事啓

欲使伯石公孫貉與之邑子犬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貉焉言大夫共憂鄭事何爲獨貉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





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使次已位之前傳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皆有分職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田有封疆洫也溝也廬舍井有伍五家相保使大人之忠儉者大夫謂卿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豐卷將祭鄭國衆臣祭以子張豐卷而鬻之而鬻賂之而已勿禁爲也子張豐卷請田猶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野獸以共祭祀而已敢拾伯有使不入子產汪云敢拾伯有使不入子產之廬汪云所厚處豐卷所以結豐卷之心怒退而徵役名兵欲子產弃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正里所取入宮說子產惡伯石復處之高位還豐卷三年又
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焚載書情皆是一意盡族大寵多外
而調護他然後知細可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
修者長法故畜藏衛造褚衣之袁莊子褚小不可以懷大
子產伯石豐卷之褚中以出是也○褚張呂反取
意至須臾然我有子弟子產誅之我有田疇子產殖生
道則未化者
使子皆一人
闕也之傳言鄭
所以興

此統敘子產爲政而處處歸美子皮明於知人忠於爲國
古來爲子產者不乏矣如子皮者幾人哉鄭三彊家最橫
子產爲政卽欲夙興一清非周則折而子產得行其志者
賴有子皮也故著眼在虎牢以聽誰敢犯子八字下文都
卽有章大句卽於此伏根顧子產非徑行其直也強家如



伯石者本非善類傳追敘爲卿於賂邑之後又顯明伯有
既死句蓋伯有使黑逐致兄弟相殺段猶黑也使段安知
不至相傷可知賂段正非得已子太叔有娖而子皮無言
有以深知子產之心也都鄙六句一齊提起子產爲政大
概有子產行之子皮助之在內至此便可接輿人之誦而
怨以豐卷事拓開卷以小憤便微甲作亂幾爲伯有之續
可知子產之善處伯石又以見鄭之族大寵多非子皮力
主之未易措手也末述輿人之誦讀者以爲美子產而不
知正深美子皮

經　己未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稱
公不書葬君之賂襄而安所棄失其所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
未成喪○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

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聖比公弒子展與立明年
齊納著即公去疾展與奔吳

傳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在鄆濵見孟孝伯語之
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荀且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于鞌趙朔已死于是趙
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溴溴壹
年四十七八故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
正不阿之謂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晉
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按樹善猶云結好或疑韓起何以謂
之君子曰此長厚有
孫侍有力
到孟孫時有
晉卿而缺落季
孫意如陳傳言晉
衆之故皆在執政
諸侯魯不堪晉求詭慝卯多是以有平樹之會
年晉人執季
孫不從



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倫也
而又甚焉朝不及夕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季孫不從
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
懼哉霸注傳見晉
安而魯殺
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
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
倫之甚也
而又甚焉朝不及夕
此以季孫不從爲主季孫附勢之小人也方走趙武之門
安有餘力及於政權不屬之韓起而穆伯以爲及其未授
政而要結之然韓宣初聘急欲求好而懦弱不足以取羣
貪樹善豈計之得哉鄭之子產一環之求確乎不撓而讒
人不敢交訌蓋內治脩外患自解傳於昭十五年詳敘之
固已揣知穆伯舍已狗人之卻
吾自趙武爲政朋業已隳一倫字是其病根然政權獨攬

人不得平故能聯合諸侯三合大夫事雖無當猶有諸侯之心焉韓起爲政事權分屬賄賂多門晉事益不可爲晉公室卑以下六句已發春秋季世大槩魯之季宿則卑其公室而强私門者豈知公室之卑私門亦替故平邱台而意如見執

齊子尾書悼即娶欲殺之（杜解以娶害）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欲以計殺之）使師以伐陽州（如字）莫五月子尾殺悼即娶以說（如字）四子娶之（杜解以娶爲取）陽州頃反山鞏公子（杜預十年樂高之子也）欲害之而故使之復世小人遂傳爲殺君子奇貨齊景即位六年何以太阿授人而不自主也

公作楚宮遷楚好其宮（穆叔曰大權云喪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諸儒多引之疏云諸儒解漢魏馬融鄭元王肅等漢初尚書二十八篇米常孔氏以爲放二十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百篇及東晉元帝時梅賾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註古文尚書其內有太誓文（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君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衍竊其拱璧（公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

公不以朝楚送葬爲恥而轉故其宮（夫楚宮之齒棟雕梁狗馬圭璧豈魯所能堪傳特叙一竊璧事而此中寓勿可見也）

立胡女敬歸之子于野（胡國姓女敬歸名于野微婦之國）卒毀也（過哀毀滅性）

趙木訥曰季氏之專尤非慶父仲遂之比弒野而立蛸公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耳不然文與般惡同文同則義不應異也

公薨於楚宮則公柩當即還於殯宮（孝子朝夕不離苫茨）豈有殯宮在公宮而喪反轉在季氏之理十二公惟莊公薨立子般次於黨氏（黨公宮嚴密之地無從行弒惟以計賺之出居於外然後惟我所爲）故子般次於黨氏而慶父之志行又不比仲遂明請於齊公然弒惡也蓋子野有賢行不利於季氏宿托故延於其室自六月以至秋九月卽以毀卒告其實陰弒之也事甚闇記載不敢詳而史官書於

立敬歸之姊齊（諡歸之子公子禍直由反）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立庶子）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非適嗣何必娣之子非適嗣且是）

已亥孟孝伯卒（終昭公世言）

策當曰子野卒於季氏吾則曰卒於喪而夫子削去但書卒而不地以著其實而已左氏得魯人之傳聞因先著次於季氏四字與子般之次於黨氏者同而後曰秋九月癸巳卒若不知其卒之故者然於是曰毀也上書季氏則所謂毀者自出於季氏之口而卒之故可思也

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

其無耻久矣然且托爲魯喪留賓不見於是盡壞館垣待其詰責分剖所以壞垣之故又因其醜顏自居盟主卽從盟主二字推出文公之覇今日之衰文公之初在宮室卑庳上包無數憂勤在內蓋脅攘之勲實之腦後惟區區一館之待無數荒淫在內蓋脅攘之勲實之腦後惟區區一館之待貿甚是不堪而猶自以爲盟主豈不羞天下士哉趙武自認不德似已而粘住館垣叔向稱其有辭是已而以築館爲諸侯賴之可知晉人所見總不出一館一垣全不喻子產獻規之意前後三段互相照應末乃點出楚以適晉告以見子產之意欲其發憤威楚而晉臣皆夢夢也

莒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與爲君去疾奔齊齊出也丹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爲明年吳傳

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君故史書人也諸儒集矢於此不必矣

傳戚密州事與文十八年庶其同趙氏匡云因國人之攻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是也乃立展與爲君去疾奔齊齊出也丹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爲明年吳傳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君故史書人也諸儒集矢於此不必矣

傳戚密州事與文十八年庶其同趙氏匡云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而立耳以字爲之字之誤胡傳主之是也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遍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君未謂夷乎甚德而廣施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

何云溯狐庸連言巢隕諸樊之言則真味之

將背前約而以位私其子矣卽之立非欺所致也



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乎

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吳者悼公所藉以敗楚成三舅之熟者也今日之衰文公之初在宮室卑猶欲通晉之路蓧不忘伐楚也而晉人忘之傳曰通路也無限惋惜矣

十二月北宮文子佾相衛襄公獻公子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晉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子柳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辭郊勞之

文子入聘段印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子大叔美秀而才才性之蔽宋萬寬閒則得所謀也葉氏燮之非是

文子說之以語子產子產曰鄭其亡乎禮其政之幹也

政如濕以救熱熱則民入之濕以救濕濕則民狎之民狎甚則政慢政慢則民生哀矣

子大叔之性其能久乎

子大叔美秀而才才性之蔽宋萬寬閒則得所謀也葉氏燮之非是

子產曰鄭國將有禮則得卿鄭國將有

產轉不以能見又重敘一段乃問且使使誰乃授之一歸到子產盡休休有容因材器使無不如其分量而適其性情故不忌不爭從容表見各盡所長是舉文子未言者悉為敘明而有禮之全體皆見然仍以宋之盟領起何數見而不憚煩乎吾平之世其廢禮久矣趙氏以盟會要結苟氏以戕伐樹功無非封殖不顧公家苟能如子產以禮治鄭則晉國多材人人自奮何至決天澤之分潰中外之防使鄭衛君臣僕僕於鑊刑也哉述文子言逝不以濯亦謂濯不救熱同歸於淪胥而已此傳之微意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忠人於中訪議國政臣僚鄉校之不可毀然明豈不知之如何者特試之之言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休暇見早見曰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誘怠也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豈不遽正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附述名穆公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漢賈讓云治士而防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遽遽不如小決使道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已藥石言以攻疾藥石之言即吾師也且大決則欲救不能小決使道正如藥石之投猶可救吾之生而不如字將子產誡必名臣所言不過如此子產地位儼高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鄉國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十歲長而後則之

子產聖人所深褒故傳之推崇不遺餘力子皮授政約舉治鄉之大綱塹晉館垣舉其交鄰之忠告上篇言其能用羣材下篇著其取信僚友而此一篇直揭其根柢處仲由吾聞過與舜禹一例蓋聞過而改是去私第一關雖詰有大小純雜而其於仁不悖則一也分兩層寫上層見不當毀下層取喻言毀之害一反一正歸到藥字師以規過藥以攻疾藥石之言即吾師也且大決則欲救不能小決使道正如藥石之投猶可救吾之生而不如字將子產誡必遏正如藥石之投猶可救吾之生而不如字將子產誡必欺人者然明一贊猶未直揭心體夫子許其仁乃見子產真本領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按邑是子皮家邑子可見尹何年未知可否子皮曰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使夫往而學焉使夫往而學焉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按前文云子皮請八三節語入情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謀慮不自知謀其家

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產對文用一吟一前四吟之外

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言子產之治乃子皮始終委護子產恐切尤在使尹何爲政前面許多事迹却以此一段見心見意

須體會子產一段忠告之意連下四喻惟棟折榱崩一喻是言與已休戚相關餘三喻只是未聞政學之意意重詞繁一節惟恐不喻已意而多方指示之者又若惟恐其不見聽而旁引曲喻以告之者蓋無語不從心所謂危處出故只一意而節節曉暢只一喻而步步生新覺言有盡而心之傾注者猶有未終可謂忠告善道矣而有之矣子產爲子產第一知己子皮之過正如負痛於身必欲其盡去之也子皮由製錦一項即衣服爲喻以前後數喻不出乎此子爲鄭國以下正對棟折榱崩僑將厭焉一喻讀此傳須體會子產之忠又須體子產心所謂危末三句又見上下諸篇子產之功哲子皮委政而能有爲於其因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舉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分說兩引詩一承以見臣不可有君之威儀也

諭臨臣時子而作一篇理學文字大旨通爲發之會作引唐云以下數句言皆從楊三句發

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其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詩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雅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之三旬不降退脩敬而復伐之遂書按武成作大邪而畏之可謂則之文王於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辭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音洛

提出見令尹之威儀以爲全篇主腦首段分兩層上層從威儀知其似君而決其不能終下層直斥其無威儀無威儀者無君子之威儀也蓋有似君之威儀而荒暴之氣併無逆取順守手段其不能終必矣公曰善哉已緻過令尹何謂威儀則問君子之威儀也文子即就君子之威儀反托令尹分出君臣綰人有終意引文王爲長愛則衆作証蓋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正是對証棄石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墉　校

昭公一元疏魯世家名裯襄公之子母齊歸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威儀共明曰昭

經庚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杜解招貫陳侯母弟不栝蔡上先至于會○三月五年公子次同衛在陳蔡取鄫書取言易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鄭子辈卒○莊公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太原陽邑○發梁之曰入于莒圍逆而立莒展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與出奔吳鍼愚以國氏我其實也猶林之屬○叔孫豹如宋葬宋共公○飯君慶封奔吳皆繫之國○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讓狀書葬○今正其封爾○葬衛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讓狀書葬○今正其封爾○葬衛悼公○楚靈王圍弒郟敖自立改名虔楚公子比出奔晉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杜解爲介副也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名城既卿將以來逆以兵入外○偏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墮壁命（欲於城外除地爲壁行吾禮也○墮音隳）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詔四將使弊氏公孫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之父疏云若身不主臣昏故君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莊共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莊王圍之祖共王圍自名君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

於女氏之嗣故以爲欺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大國而無將恃命而懼退其蔑以復矣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遠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恃則是罪將恃備則是罪豐氏只一箇德恨以距君命與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附注魏了翁曰祧卻也卻耳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棘而入示無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此方知前祁奚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諸侯之所問也子弗戒懼又如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鬻於晉而晉所以失諸侯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是菑是薅是艾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能爲人則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僭人也賊害也大雅賊能爲人下矣吾不能自難楚不爲患楚介尹圉請用牲讀書加于牲上而已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于踐義趙武成佾聽楚人之誘行不但誘誘於信以自支君謀將安用之楚公子圍設服離衛以自衛離陳也設君服二人代君行離陳也何注衛伯雖坐離立之離謂兩相麗也彭子惟設執戈服則君服即二執戈是薛謂衣大夫侍君之服耳叔孫穆子說服子家子家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君行則二執戈前導君在前蔡子家歸生曰楚官有前不亦可乎按圖在會所編箱爲王宮陳侯使公孫寧如楚聘且逆公子圍也公孫寧陳侯使不足怪矣楚伯州犁曰此行也卻而假之寧君閱諸大夫將假之以動鄭行人揖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犁曰子姑憂予姑之言假不反予其無憂乎國雖大能爲人下乎羽予惜之欲背誕也卻子暫救伯有背命故誕將爲國難子羽曰子且心憂此無爲憂令尹不反有諸盟之會行人揖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予其無憂乎國雖取國猶將有諸大夫各執一以相揖便有波瀾

仍先趙武者猶會朱之以趙武先至也子圍之強而娶叔
氏荊蠻之陋而行視迎皆不必然之事欲乘鄧人無備襲
之然後號名諸侯兵威脅服觀下伍舉知其有備句可見
子蹇乃麾之郊外堞以行禮閉門謝客是閉關拒盜也伯
州犁分三層詰問極遜順有禮即此便見其包藏禍心子
羽明白指破畢不作周旋說到距違君命示以如此作爲
人心共忿十一國諸侯一時解體懼非楚之利也於是顧
鼠之技窮然則小國有人楚兵立斃而況強大之晉乎乃
宋之盟楚人先晉猶待盧聲啊喝往復辯難此更全不費
力公然如舊宋之盟並釋齊泰此則泰未至晉齊已會楚
而趙武恬不爲怪也方以信字塗飾耳目畢言欺人可謂



無恥甚矣後段只設服離衛四字七國大夫噴有煩言
幾忘楚臣在坐蓋視爲好會高論取快一時豈知賊國反
顏即欲執穆子以威衆則此毀實爲欲戮叔孫之由而侃
侃開評正伏下篇之人人屏息也夫以諸侯大夫同心疾
楚使得如子產者爲盟主佐則振臂一呼擾楚易易其如
此泄泄之趙孟何哉

季武子伐莒取郠會通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
書取則收事而已按前已代台入郠猶未
取以自封莒人告于會按此時莒人納君米與于會而敢干盟者
引正也立也守國與有罪戮于會者告于楚也或
令德引其封疆正封界而樹之官官以守國與之表旗旌表
時莒弑其君密州立而魯伐莒濆慢也齊盟
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夔放夏有觀扈啓與有扈戰于
甘之野按今濮州觀城縣西商有姚邳二國商諸侯姚姓服虔云魯公所伐
爲古觀國城扈今陝西鄠縣境
周有徐奄即淮夷北也戮也淮夷徐戎並與奄今山東曲阜
以一段論定武之倫而無以制定也仍結取睦以事武終
力破滑身二字連用六層一片忠肝可質白日
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以帶爲辭弗與梁
其踁叔孫家臣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踁反
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踐其國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
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如牆爲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
牆(林解有隙可窺有壞可踰是不能蔽惡何貨乎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雖怨季
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
今遇此寇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各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
(出使所從來久
其褊矣附注褊狹小也言此帶其
狹小矣亦爲若不解其意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
忠也謂言眷
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
免謀主三者義也忠信有是四者又可踐乎并義乃請諸楚而四以貨
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于若免
此段亦作六層論三層末段
免叔孫之禍
後三層解釋
水神之其動
難不苟
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
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啻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
則衆附從
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不伐
其賢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趨楚而歸之覲違如適弭場亦有
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強王三王五伯有
令德引其封疆正封界而樹之官官以守國與之表旗旌表附注
時莒弑其君密州立而魯伐莒濆慢也齊盟
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夔放夏有觀扈啓與有扈戰于
甘之野按今濮州觀城縣西商有姚邳二國商諸侯姚姓服虔云魯公所伐
爲古觀國城扈今陝西鄠縣境
周有徐奄即淮夷北也戮也淮夷徐戎並與奄今山東曲阜
此收論前段弭兵利則踊已論之孫盟之後知楚欲示威
故取以自封四月則莒人告于會按此時莒人納君米與于會而敢干盟者
也故此一段上照叔孫下起吳樂而趙孟之庇民只
此已盡亦是
此段亦作六層論三層末
此一段論定武之倫而無以制定也仍結取睦以事武終
力破滑身二字連用六層一片忠肝可質白日

舊自無介王諸侯逐猶競進狎主齊盟其又可豈乎强弱無常故更主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大訓篡弒又焉用之焉用治封疆之閒哉小事治封疆之閒又焉用之

月於外一旦于是庸何傷欲贏而惡踰乎言疏云言已伐莒求利不得惡日中不出卑也雖惡是其可去乎喻有



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杜曰楹柱也季孫猶乃出見之

前篇以鄆入手非子產謀國之臧鄆將爲楚滅矣此篇以季武入手非趙武卑辭固請則魯卿將爲楚戮矣而致此者皆由於趙武晉能自強宿何敢妄取莒何敢妄怨即此已見晉之失覇夫一楚令尹耳會中原而專戮春秋所絕無者且莒弒君變之大者也季取邑罪之小者也而季不在會幾使大憝漏網小罪人恬不知恥墨者方乘機以求貨倘有人心哉叔孫死生

呼吸之際不爲成惕且不便季孫取邑無君之惡暴露強鄰胎禍本國直以季罪爲已罪矣語及叔行季處心平氣和死無所恨斷之以忠信貞義誰曰不然　趙武請於楚如指明季孫專魯之罪正與叔孫之意相謬故趙孟一贊最著眼其告楚也欲免叔孫又恐無以克免引三代一請再請太阿授人矣或曰前篇說令主而以盟主屬楚一請太阿授人矣或曰前篇說服離衛一段寫圍已盡此令尹享趙孟又述叔向之言不已贅乎曰此正攝起劉子一段意來圍爲令尹尚肆行無忌他日竊立號名天下諸侯則受殃者不獨魯鄆將天下胥爲荊蠻而趙武方賦詩得意也又是反揭起鄆伯享趙孟一段來三國大夫自貶於鄆知楚圍已拊衆遠去公

享私宴趙孟此時滿眼皆感恩之人與念皆得意之事此一大段只寫趙武之樂然已想見前此叔孫受驚諸大夫屏息卻趙武亦惴惴危懼至此而雍容閒雅飲酒賦詩都從一番驚恐中來也武之惴弱無遠器已見於此　天王使勞一大段蓋請免叔孫人以爲趙武之功絕不知彊楚晉大罪案劉定公忽觀河維款禹功令趙武不知所謂然後提出弁冕端委以治隱然有夫子微管仲吾其左衽之意以見中原將淪於楚盟主之輔何以救之免叔孫者不過小庇諸侯復文襄之業以匡周室乃大庇斯民也一段興會鼓舞豎起千丈而趙武一齊放下故知其生氣已盡而不復年也令尹享趙孟鄭伯享趙孟兩大段俱收拾



於此以見盟宋會弭直是神怒民叛貞山謂其罪不至此非然也　叔孫歸一段是歸結取鄆事買而欲贏寫季孫極確敘事但言伐莒取鄆而其自爲封殖處至此補出以見叔孫之禍季孫利心陷之也訶斥不遺餘力而所以致此者由於晉弱之衰或又謂宋之盟號之會莒人皆不與何得云犯濟齊盟不知弭兵爲名必有大無假小之約若不與會者便可剪以自肥則不得爲弭兵矣自魯取鄆而楚遂滅賴滅頓滅陳蔡放手爲之乖孫之貽害何窮哉

鄭徐吾犯鄭大夫之妹美公孫楚子南穆公孫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委禽雁也納采用雁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哲公孫黑

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子南找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附近女以子南先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褰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衛交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兒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勿賤有罪罪在楚也（先眹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罪而俱逐之待其跡也可知）我厥追乘時事齊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戚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謂傷人）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畏也）長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宥寬也）



（君曰幾是罔佚）

（周云放子南使之遠避所以全子南也）

遂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自說子南之聽在前庚直子南行楚伯有之亂也（補注不書非卿）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游吉之兄）大叔云（子產恐諸游生變也而卽氏強於諸游）子產不罪子皙（明子產不罪子皙之故）犬叔曰吉不能亢（敵也）身之翦（滅）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蔡叔）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爲二年鄭放公孫黑傳）

說此傳者疑子南爲寃獄而抑知非也首三語似直在子南然聘與强委禽皆爲其色之美也知二子志趣皆非正路犯告子產何嫌據理直斷而駟氏最强子皙尤橫此時楚圍弱晉趙武魏且號之會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背誕也因之病根早爲窺破一有內變外患乘之其何

以禦故曰國無政非子之患言爲國之患也唯所欲與亦

冀二子稍有人心或自愧沮耳子皙盛飾而出不得謂子皙無恥而子南尚而目直鈞之所何待後此用戈哉及至用戈非子南傷皙則子皙殺南絕之身爲大夫全然不知君國自相讎殺皆法所必誅也子產先施其易後圖其難專就顯然受傷一節數子南逐之所云五罪非强加於無辜之大夫矣逐子南者誅亂之道遣子皙者防亂之心太叔揭出國難灼見其主公無私又引周公爲證隱然以管叔喻子皙而以蔡叔喻子南一加一殺國有常刑遷逐之間何足爲疑末將吉獲戾一陪亦以杜諸游之口子產知已子皮而外非子太叔其誰與歸



（造舟爲梁通其餼之道疏十里舍車八百乘）

秦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有寵于桓如二君（其母嬴氏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誅（罪失）后子享晉侯（爲晉侯設享禮）造舟（爲八反）自雍及絳（絳晉都）舟車（舟車之備）相屬（相去千里）歸取酬幣（酬酒幣）九獻之儀始禮自薦其終事八反（一日而畢而雍絳相阻千里送其八酬酒幣故續送其車八百乘歸取酬幣亦千里歸取酬幣迫風逆日不能及也故先備疑之不知十里舍車者舍其車非止八乘也造舟爲梁以通車之車非舟梁則秦始皇隋煬帝未嘗有此歸還也非歸秦也）

（補注不書非卿）

（游楚）

（公孫黑傳）

（前庭直子南行）

（補注造舟爲梁通其餼之道疏十里舍車八百乘者舍其車非止八乘也造舟爲梁以通車之車非舟梁則秦始皇隋煬帝未嘗有此歸還也非歸秦也

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女叔齊司馬使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賠臣閒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閒何時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絕也厥反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言其先世必有施立未易復也不數世淫刑能斃也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鮮少也少尚猶歷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陰於金反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慨歲而憾



決生死

遍備足說后子之知過而上段極寫侈豪幾自相矛盾不知后子卒車千乘徒役萬人突入人國其迹可駭故深自欽吩以二百乘自隨治行享禮以酬幣爲名即以前此徒衆還取後車八反而舉於是八百乘之卒不必入晉此即公子圍垂棘而入鄭之意而處置盡善不使人疑尤見后子之介圖也說悔貪也說悔皆貪也曰其與幾何言不能久留于世也歲月非可貪謂趙孟此時垣一歲則享一歲之安惟憂朝不及夕溫焉朝露盡盟宋之後公室民生一齊猶過偷惰至此生理盡矣便見后子於此歲兢兢危懼恐罪累之及也即此言可爲知過之證

仁人之於弟也說之欲貴愛之欲富然有節焉非可以寵



癰過而如二君也秦人深有鑒於中原強家如晉六卿魯三家足以制其君父故雖在至親而富下耦國即不能以相容是以無尾大不掉之患篇中以趙武相形其義可見而經罪秦伯若何也蓋于乘二君者后子之過而釀成其過則秦伯之罪也鍼非叔段州吁之儔母亦非武姜之比爲之敎誨自當翻然改悟何至懼選逃死傷母之心乎幸其知過而奔否則將置其弟於何所是自棄其弟也杜云

鄭爲游楚南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鄭城之外實薰隧二外道名實之者爲明年于曾罪稍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大

陳兩伍專參偏也依司馬法軍制則參寡參差分前後左右既不可曉而既有前兩復有前拒亦似難明細按因諸阨三字知前後左右皆伏卒也另有前拒則誘敵之卒前爲首左右爲中後爲尾成常山率然之勢以相離仗自爲軍不相屬也以誘之指前拒言誘之入阨耳王氏云欲致之於專參之間是也以一軍誘之使狄望而笑使之深入伏中然後出其不意伏卒一時並起亦次第接應所謂困諸阨也當毀車之時少見多怪人不樂用忽借雙人之前作三軍之氣覺變變奇奇指揮由我無非致死之士乃於崇卒二字十分鄭重

莒展與立而奪公子秩公子佗去疾于齊公子鉏納



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帝嚳有二子伯曰閼沈居于曠林地閼不相能也日尋用也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帝堯不臧善遷閼伯于商丘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商時未地按今河南商丘縣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故因閼伯故因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西太原府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縣此在太原孔疏此叔虞即唐人之未君下帝命邑姜之名以唐君之名以唐名耳季世曰唐叔虞孔疏此叔虞即唐人之未君下帝命邑姜之名以唐名耳當武王邑姜后武王方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娠胎而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虞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孔疏邑姜方娠子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陸氏曰史記叔虞侯子燮父改爲晉侯晉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帝少有裔也子曰昧爲玄冥師水官之長

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箴昧之業宜也。汾洮二水名。洮他刀反。障大澤。陂障以處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顓頊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皆汾洮之故。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榮之。有水旱之災則榮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司巫掌祭祀用幣以所屬辭疏云。日月山川之以幣告之。以新福祥也。榮有常處。臨時其地立牲表用幣。榮者祭其地。立牲表用幣。榮侵草木。爲祭處耳。榮音誉。日月星辰之神則雩榮之。雩祭也。山川百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大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百辰之神。雩榮之。雩祭也。山川百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大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百辰之神。雩榮之。雩祭也。山川百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事以訪問可否。夕以脩令。脩所施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憊。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憊之。則血氣集滯而憊。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或非之。蠱疾。非之。非其所宜。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事以訪問可否。夕以脩令。脩所施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憊。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憊之。則血氣集滯而憊。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或非之。蠱疾。非之。非其所宜。

趙孟適晉。趙孟。趙武。適晉。聘於晉也。自鄭如晉。鄭伯享之。享趙孟。禮畢將出。子產相。相禮。禮畢將出。子產相。相禮。禮畢將出。子產相。相禮。禮畢將出。子產相。相禮

吳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長矣和睦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茍禍興而無改焉以救百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亂大也於是有亟死宮說國之大臣在喪其君德保其君謚三代之時大臣皆爲主不能御寇者是以云也云主謂死宮說國之大臣在喪其君德保其君謚三代之時大臣皆如是矣亦知之趙孟曰何謂盛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無知者趙孟曰何謂盛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嗜慾於文皿蟲爲盛文字也皿器也器穀之飛亦爲蟲而忌隱也

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風落山謂之蠱三三上蠱巽爲長女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上蠱巽爲長女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皆同物也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賄賂之賄

此合爲一篇以晉侯有疾領起下分問疾求醫二事傳敘子產泰和之正論所以深罪晉平趙孟也晉之霸業自文襄至悼平而衰然猶爲中夏主盟而率天下諸侯朝楚者則自平始輔霸之臣自趙盾荀視幼君躬主諸侯大夫遂張而宋之盟趙武直以列國大夫爲政而君不與其時之號令皆助臣辱君之事其於君父一任其驕樂是從而不之顧也故晉之覇業至平而盡輔霸之勳至武而絕

襄至悼雖有盛有衰然猶爲中夏主盟而率天下諸侯朝楚者則自平始輔霸之臣自趙盾荀視幼君躬主諸侯大夫遂張而宋之盟趙武直以列國大夫爲政而君不與其時之號令皆助臣辱君之事其於君父一任其驕樂是從而不之顧也故晉之覇業至平而盡輔霸之勳至武而絕

宮廄尹子晳出奔鄭因築城殺大宰伯州犂于郊之役上下其手者伯州犂也即位之年殺之可知惡人未嘗無是非之心小人獻諂取容事成之後殺其軀而已或謂州犂有異志如荀文若之死非也葬王于郊謂之郊敖慶封使赴于鄭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故荀躒孫

後之辭焉問赴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以冠纓殺上下其手者伯州犂也即位之年殺之可知惡人未嘗無是非之心小人獻諂取容事成之後殺其軀而已或謂州犂有異志如荀文若之死非也葬王于郊謂之郊敖慶封使赴于鄭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故荀躒孫

長赴諸侯宏賀伍舉當逆而予若孫幸不免禍子干奔晉從此告終稱嗣不以

車五乘叔向使與泰公子同食同百人之餘也共辭足

使后子與子干酒高下而坐辭曰鉞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

皆來亦唯命優劣惟主人命所處謙辭

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爲主史佚有言曰非骾
人子干後來奔以爲骾旅之容
何忌敬也欲謀楚靈王圍易名郟敖自立
大宰鄧游青如楚聘郟敖比勝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
行器楚王泳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
不數年未能也爲四年申傳
經書楚子麇卒蓋以疾卒赴諸侯猶鄭伯髡頑齊侯陽生
之書卒也故傳明著其弒復以使赴於鄭數語釋經不書
弒君之故杜云以瘧疾赴諸侯經但言卒傳但言王疾安
見其爲瘧也蓋以兇頑傳附會之晉平趙孟皆行尸耳安
望其正楚固之梟哉傳之立義蓋傷天下無人討賊也或
曰不以弒赴諸侯何以知之不知虢之會三邑之城明眼
窺破久矣況比弁晉黑肱奔鄭未有不輸其情者君薨不
諡死不成禮葬不歸於先君之兆皆弒跡之顯然者也
陳恒卓施而不與猶半児固之暴乎諸侯大國若齊若
爰舉義旗內外響應矣栝向以爲不畏彊禦嗚呼
鄭爲小國雖有賢大夫無如彀弒之圍何也
十二月晉既烝冬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曾祖趙衰之
晉之南陽溫縣社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
在甲辰之前傳十二月己酉朔公烝于溫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
十二月七月終則宅公烝后亦冬祭也趙氏謚其廟在溫之南陽溫縣社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
晉弔及雍乃復書大夫强之諸侯異而弔之
擅弓載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所謂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昭公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埏　校
　　堉

昭公二

經　辛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至旣叔弓老子○秋邾
殺其大夫公孫黑蔑盟子庚不計○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即位故且告爲政而來見禮
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補述不觀書於
大史氏孔氏猶家也藏書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
周公之制當此之時補述不能過矣○按太卜掌三易此周禮也魯占周易或用爻辭或推演卦意其用二易之文無不合者故韓宣以三易備於魯若周德未聞何以尊周賦詩義取角弓未聞何以維魯於齊卜子旗及彊之不臣而未知政歸陳氏於衛賦木瓜而未知比績齊桓起之爲起可知矣傳所以治歎於春秋之至也　此爲起聘傳加禮諸侯其初政大主腦也易象春秋低回倡嘆如置身盛時既而賓主賦詩武子將所以完聘魯之局至樹所賦角弓合併而賦甘棠謙光遜謝以完聘齊品評人物知之者妥娶聘衛賦淇澳補合也補縫猶補綴也間黜出信字君子字兒宣子爲政而諸侯脩禮於晉者以宣子能守君子之信故也信正與禮對即以爲宣子之相業可也

夏四月韓須韓起如齊逆女逆少姜爲立別號所謂陳無宇非卿送女致少姜
姜有寵于晉與晉侯謂之少齊以寵異之

子尾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脩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爲十年齊樂施自齊聘高張來奔張本公也言宣子
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之德宣子有武公之德
賦木瓜木衛風義取于投厚報以爲好
晉自趙武弭兵實安偷情大夫各樹私門以弱公室而分
晉之局成是時傳周擾楚直等迁談非有絶大本領不能
堪積習一振刷之也韓起樂相以上卿執政而脩好隣邦
爲從來未有似有志親諸侯矣然會中而楚主夏盟滅陳
蔡而晉不能敉色荒峻宇皆無一言此治世文學侍從之
臣非孔世救時定國之相也篇中叙出爲政而聘魯仰慕
周德未聞何以尊周賦詩義取角弓未聞何以維魯於齊

欲使荀以逆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晉邑。按今山西平遙縣西北有中都古城。少姜爲之請。曰。遂從逆班。列也。班云。遂者從逆是使上卿。逆卑於逆者一等。故云遂者從逆之班次。言當卑於逆者一等。故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按畏大國之故。易其常制。不敢是以二字解。限畏字限議。剩絕不爲解下逆者一等而反上逆者一等。故字諸釋而前揮之意自在言外此媚之旨可見也

此上叙下所以之辭。下倣倒段奇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達也命于執事。敝邑卑矣。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賀景胤曰。黑雖欲作亂。傷疾未能。何懼。弗及若嗣氏及諸大夫之公惡。又惡用懼。曰。黑之作亂。應死。而馳氏與諸大子虔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貴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畏怡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逃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子。皙爲褚師。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縪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于木以加尸上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邵公二　三

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祿也。于已爲榮。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主辭不忘國。忠信也。謂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卑。終稱臣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大雅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魯之使臣。稱美晉德者。前有穆叔。後有叔弓。然弓非穆叔比也。穆叔不拜三夏文王。提出天子及兩君。大義凜然。叔弓不過謙抑而已。蓋穆叔聚節不移。叔弓阿附季氏。立品不同也。聘使往來。無切實箴規。只是禮儀相與。然猶是好。消息及世風。愈降。并此風不作。而貨賂有權。

秋。鄆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爲游氏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按即位之初。少姜之喪。公以未秋行。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慾如晉。同。未必宿專擅自行也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邵公二　四

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馳氏亦欲殺耳。時未至。不容悉。時既至。不容殺。所擊劍。楚之族。黑之與諸大夫欲殺之

子產在鄙。聞之。憚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貴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畏怡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逃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子。皙爲褚師。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縪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于木以加尸上

賀景胤曰。黑雖欲作亂。傷疾未能。何懼。弗及。若嗣氏及諸大夫之公惡。又惡用懼。曰。黑之作亂。應死。而馳氏與諸大子虔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貴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畏怡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逃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子。皙爲褚師。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縪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于木以加尸上

賀景胤曰。黑雖欲作亂。傷疾未能。何懼。弗及。若嗣氏及諸大夫之公惡。又惡用懼。曰。黑之作亂。應死。而馳氏與諸大夫之公惡。又惡用懼。曰。黑之作亂。應死。而馳氏與諸大

夫非殺黑之人也。若使死于衆人之手。不但國法未伸。國體大傷。而亂亦不可長。此其所以懼也。子產誅黑。加本焉。明正其罪。一曰大刑將至。又曰司寇將至。已明請於君。而不同子晳之專伐伯有也。然子產賢大夫也。但知子晳不請之鄭伯。爲專伐伯有。而不知鄭伯之殺子晳。不告諸天王。爲專殺大夫。故春秋大夫之殺。無論有罪無罪。皆以國殺爲義。不得以其相時討亂之功。爲屈法原情之筆也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晉侯猶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按即位之初。少姜之喪。公以未秋行。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慾如晉。同。未必宿專擅自行也

朱可亭曰晉以非伉儷辭公方羞愧不暇如胡傅求其必達是以稽首於少姜之喪爲榮也無恥孰大於此至河乃復幸公之悔過與他處不同

兒執無字条

同示哨然而止亦助其衰恩而行之

叔向言陳無宇于晉侯曰彼無宇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逆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貧國則不共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平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

從告

十一月鄭甲戌少姜

鄭伯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悼公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莊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秋小邾子來會。故發厚報之。秋小邾子來朝。七月大雩。冬大雨雪。記災。十月葬滕悼公。北燕伯欵出奔齊。書名



叙出冰由趨一節議論

敘趙字倫住提出文義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逆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皃之。「杜」弼二子。晉大夫。趯他歷反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杜」言過於勞苦也爲少姜而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霸也。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孔疏據十三年傳諸侯于天子十二年有八朝一盟今以霸主不可自同天子再會一盟以簡之有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又舊制太煩故設此制以簡之有年限之期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盟會以謀昭禮無加命矣常今襄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守外臧疏元守適夫人者夫人也唯慴彼戾豈敢憚

是當日之不與



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娥嬛寡人之望。統箋照明已之意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齊君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女及遣侍也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以備嬪嬙宮寡人

按頃甚勞也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女復焉今茲召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按應爲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按聞甫此不出此數語

此其二句正昏中而暑退秋中而寒退季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來頻

深慨晉卿不如二子猶知憂國

不獲。沒頃諸侯二大夫逆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時晉君臣生來惰以爲君子也。按猶在猶孚從當如二子猶知憂國者君子也趯之知其猶在君之貴其不得國恐則下篇叔向大夫之後正謂與大夫一類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于襄之世亦應從之禮故仲遂之

此分三大段說者皆以此段作一段說非是下段只作一段說非是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繼少姜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守外臧疏元守適夫人者夫人也唯慴彼戾豈敢憚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婼也正振也擇之以備嬪嬙宮寡人

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夫人之服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擇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
是此猶卫文未設困屨賤踊其一語而例叙前之迹宅順叙後之役宅是當日秀事部備作正文注脚奇絶
詳舉襄民歸陳之故
君之二子辱在寡人之下寡人不佞不能教訓其弟以及此憂寡人之過也敢拜子之辱
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鹿伯降在皂隸之族也皂隸
胥疏云五姓皆卿續簡伯宗先皆大夫也政在家門專政民無所依君曰不
悛以樂慆慢也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至讒鼎之銘讒鼎
名疏云服虔云疾讒之鼎明堂位云崇鼎是也一云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曰昧旦早起也
平大顯後世猶怠言風興以務大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
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胖聞之公族
不他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
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六斗四升聲成也區鳥侯反釜十則
鍾按此公量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加舊量之一謂
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此私量也傳氏曰三量皆十分而加一非本四而加五也疑
為謂每量加一則四升四合為豆以次至鍾為七石二四升
公量之鍾加一則四斗四升矣皆如五升為豆之說各加舊量
之一則八石為鍾比公量之鍾加一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石六斗不應若是之大也傳說得之
之貸厚而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林解山木往賣
收藏
於市價等在山海之雜利往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足
賈于市價等在海不加貴也
一言公重斂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寒
公聚其民是
適亡之本政在家門是晉亡之由矜還以口吠之門獒仗主嚇
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煥休病
謂陳氏也疏云服虔云若今時小兒癇父母愛之如父母
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
省陳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神已央胡公共在齊陳氏特有國其先祖鬼
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解卿無軍行言晉衰
征討救諸侯益修道德相望餓死而女富溢尤林解無德文家富貴過其民閒
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之族也皂隸
賤官疏云五姓皆卿續簡伯宗先皆大夫也政在家門專政民無所依君曰不
悛以樂慆慢也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至讒鼎之銘讒鼎
名疏云服虔云疾讒之鼎明堂位云崇鼎是也一云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曰昧旦早起也
平大顯後世猶怠言風興以務大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
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胖聞之公族
不他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
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六斗四升聲成也區鳥侯反釜十則
鍾按此公量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加舊量之一謂
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此私量也傳氏曰三量皆十分而加一非本四而加五也疑
為謂每量加一則四升四合為豆以次至鍾為七石二四升
公量之鍾加

謂因援若後半載語也按宅
人謂隣人反之反其舊室也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鄰二三子謂鄰先卜鄰矣遑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偏旁為非
人
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傅下齊晉之衰賢臣
盡且言陳氏之興
此為六卿專晉陳氏篡齊一大冒前段是請昏成昏絕妙
好斷中段是閔時憂國十分嗚咽幾於哀樂不類而不知
前半正中段之由也二君不能自強同一病根上段乃其
病症發現處昏禮男下於女齊景既以少姜博晉之歡復
請繼室固晉之好以先君適作交隣脩除却湖出女吳伎
倆更無奇策可知其乎日國事民生毫不經意而恭然無
氣至此讀晏子為女之詞使人顏汗晉平善子產醫和之



言而不能用舊疾未瘳死期將至其柔日全剛精神都注
女寵是以富而溢尤至民無所依而強家因得自為封殖
以肆其分晉之謀也蓋晉用六卿齊用雅尾陳氏而以請
昏成昏等事使兩賢人往還雕辭禮斐然而舍湖為歡強
顏從事彼此相視若衷早已燃喻也叔向有問晏子於知
己之前慙怛以公之棄民陳氏得民互寫却不歸罪
陳氏蓋民之歸陳由公殿之不然何愛如父母而歸如流
水哉有媽如許祖宗靈爽陰騭於齊寫得整整駸駸人而大
公丁公立見其不祀老臣至此真無淚可揮矣叔向先寫
公室之卑由於君之失德色荒故宮室侈役繁故民罷敝
是一串事四語忽用對說恍見對齊成禮文詞斐然便是

如景之頹惰日甚其從晏子未嘗無一二事而殿民而歸
陳氏者如故也平之豐戚日甚其用叔向雖稍有補救而
公室之卑如故也末引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正歸其
責於君身以統結全篇其後段補出晏子全身保家之道
暗照叔向則傳之餘意也或又以叔向正諂不如晏子不
知景猶樂受善言晉則啓口禍及時勢固有不同而二子
之賢不得妄為軒輊也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與禮無違者齊侯嘉焉
授之以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段之父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按疏云子
豐有勞事無所見蓋韓宣欲為已代故特為之敷耳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
稽首受策以出補注傳見晉侯策命大賜田以出僭天子之禮君子曰禮其人之

忌也乎伯石之汰驕也一爲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孫樂豹之邑也豹樂氏亡孫在襄二十三年范宣子趙文子韓宜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溫趙氏邑二宜子曰溫則我之以別三傳矣卻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一吾之別縣不惟州誰由以後段爲主則首段又是韓宜取州之計

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捨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文子子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復獲二子之言義也遄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韓知貴難禍所起欲得州豐氏早已必照此則伯石之獲州也韓宜子爲之請之晉以韓氏爲主人被此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豐氏至晉故猶舊也

##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鄒泌纂

遄之補義　自欲取之後若還晉因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爲其復取之之故爲此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

韓起食鄗其人猶在范匄趙武之下主意至末二句方顯明通篇無一非伏筆細按之晉侯嘉段之言郎起代請之辭也何以代請自欲取之也君子贊段而用相鼠反照意刺起也范得不以正議而妄自與正惡起之自與也文子以固晉胤知齊之請繼室子尾成之也此子尾以已女易公女而嫁公子更嫁人謂宜子子尾欺晉胡受之宣子不入敬伯叔之叔父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鄗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劉氏以忌爲忌曰是也附注云杜解及檀弓注疏以爲辟

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孫蠆逆叔反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

十四日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欺晉齊人之心子尾有辭於

##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鄒泌纂

齊而我反遠之子尾將以齊歸我乎

此以上卿逆以上卿送知逆夫人也其爲繼室乃繼正夫人非繼少姜也晏子請繼室於晉篇揄韓宣子使叔向對一語知晉平之逆夫人起成之也此子尾以已女易公女而蠆欺齊景起欺以固晉胤知齊之請繼室子尾成之也而蠆欺齊景起欺晉平玩兩君於股掌之上干寵罪小無君罪大

秋七月鄫子來朝魯始朝晉也不書正也此以貴夫人爲主使見內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也

立王之故楚靈王敗邑之往則長執事共謂寡君而汝固有

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也

宜子使叔向對曰君若屏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

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敗邑

子庆以上卿如晉賀夫人又比太叔弔葬而加重晉之失諸侯可立侯也因帶叙請朝楚事叔向作四轉折以在楚猶在晉一語輕住極大度却極卑恭正無可奈何之語也張趯於太叔有針芥之投小人失望自是愛慕之誠太叔倘其前日之言復之言今日無事庶免一日之勞爾必欲我馳驅西道乎蓋聞人傾心於已而爲此親暱之辭傳以此作結正與子皮如晉相應連篇相屬俱爲晉失諸侯伏脉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體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自敎來受王命爲小邾子世守其國衣冠文物之會每厠塩坫之間而不以僻陋自卑曹滕三國往往爲人執辱而亦或乘閒侵掠而小邾至春秋之季未聞有此其於魯朝莊公傅公襄公者各一至此不忘舊好而季孫忽欲卑之遠來朝朝公也舉其一睦而羣好以離是季不特開公於

齊侯田于沛東盧蒲嫳慶封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或寢處我矣如爲臥言寢處之故反其說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恐其復作亂

毛氏作春秋係貫於卑慶之誅歸功於盧蒲嫳愚謂嫳爲慶封私人讎杼者其心讎封者非其心也爲封誅杼而王何因以參封嫳易視之不爲備天奪其魄也投界何疑

燕倗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春秋君爲臣逆皆以自弃爲文爲人君失道之徵如鄭突衛衎皆是也此聖人手定之文不從舊史氏者罪之罪其君非爲賊臣寬也春秋發微臣之叛逆不待言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詩小雅車攻田獵之詩楚王欲與諸侯仿其用故喊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齊公孫蠆子雅卒司馬蘧瑗大見晏子曰又喪子雅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不臣殆哉姜族弱矣而嫣將始昌姒陳二惠以其臣殆哉姜族弱矣而嫣將始昌姒陳二惠

當時齊國之士勤公室之衰者晏子一人惜也惜子雅也殆哉殆子尾也危哉危哉姜氏也字字傳哀悼之神子雅之識高於子尾觀放盧蒲可見故陳氏有所忌而不敢恣子雅沒而去子尾易矣然猶延至樂高之世而子尾得沒於齊不可謂非幸也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壻　按

昭公三

經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莊解當雪而雹故以爲災而書之。蒲學反。○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　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胸小邾宋不在故也執齊慶封殺之爲書討慶封故稱齊孔子曰惡惡而討雖死不服遂滅賴。九月取鄫莒邑二段遂莒滋鄫爲附庸今魯取之。○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在郢俱田遂止鍾伯。復田江南。前年楚子已與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鄭伯田江南

待之稽滯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在襄二十七年寡人願結歡於二君。言有難

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間音閑

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敗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

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

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

弃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危也其何敵之有國險而

多馬（林能表裏山川志諸侯駿足掘地盡矣然三殆之故却甚正）何冀北產馬（齊楚多難。多難之難。）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中嶽嵩山。孔疏山名按今陽城南登封縣大室即中嶽嵩山今在登封。荊山今在陝西。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天下）臣（無德）冀之北土（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通）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斃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公孫無知）之難而獲桓公（事在莊九年）至今賴之晉有里克（里克殺奚齊卓子事在僖九年）之難而獲文公（事在僖二十四年）是以隕（墜）命（滅）亡（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

歸到爭諸侯（俞云晉許楚有三志招損抗醜）

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紓（徐）作緩虞（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祉稷之事（是在僖九年）衛（衛侯名）衛（衛那）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補注傳見）

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由）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補注傳見）

晉人中實畏難而文以不爭故以諸侯教楚（謙辭）以叔舉（遂請昏（婚）楚子（時蕭侯求昏）晉侯許之（楚子使（從）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吐）唯楚（吐）

楚子問於子產（鄭簡時子產從）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吐）唯楚（吐）

君（晉）君少安（附注）猶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貪）也（其臣其君在

宋之盟（又曰如一（同）也（楚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未盟（王曰諸侯

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也（何故不

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雖（安）有不為災（故楚得偃然爭諸侯而諸侯亦不得已從楚然非其）古者（曰）在昔（卽小邦雖會薛邾卽不會也采卽晉云此是正論）

上無（虐）雖有不為災（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謂夏三月日在鬼鬼盛而用之）西陸朝覿（冰森分之中參星例見東方附注）而出之（冰堅而藏之）（說云夏三月日在昴畢分之中參星例見東方附注）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魯大夫）曰雹可禦（止）乎（對曰聖人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二月日在昴畢二宿昭西陸參星句解朝覿亦似水安與）

詳藏出之候藏出之地藏出之禮其出入也時一句束住

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頒冰。鄭玄注。是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取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喪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倒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除其災。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

用冰之人

大夫喪浴用冰。經寒而藏之。喪浴。謂始死。沐浴也。公始用之。公先用冰。公卿大夫。皆當受冰者。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在家者。山人官取之。

藏出之官

之縣人傳之。縣人。遂屬。疏云。周禮五黨爲遂。是縣之冰室也。與人納之。與人。遂屬。掌送冰者。賀瑒云。周禮。凌人。掌冰政。頒冰。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冰。鑿冰。冬藏。夏頒冰。掌事。賦。斬冰。以共冰鑑。夏頒冰。謂分冰與百官。及喪紀。賜冰。謂大喪。賜冰。以治其職事。號官食者。大夫命婦。二月啓分。祭韭而啓之。獻羔而啓之。獻羔。祭韭。皆始出之時。啓。開也。說藏冰。即賀瑒說。出冰也。此左氏常用之法。

俞云一糟取東到應駁文紙古厚江都雨犯對本此

隸人藏之。而冰之官。脩其凖。隸人。遂屬。掌役遂之人。無不詳敘。而藏冰之及。故補出虞衡四官藏之。



卻以出之。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癘陽。癘。惡氣也。民不夭札。一夭死爲札。今俗語。猶有此名。夫冰以風壯。寒而堅。而以風出。

俞云一糟取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癘陽癘惡氣也民不夭札一夭死爲札今俗語猶有此名夫冰以風壯寒而堅而以風出

冬夏無伏陰。謂夏春無凄風。凄寒。秋無苦雨。所以愁苦。雷出不震。震。雷也。蟄蟲不發。發。震也。雷不發而震。失序。震。雷也。風爲害。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鳥。詩豳風。鷹。鸇。秋擊殺鳥。以祭四方。故謂之鷹祭。

汪云再引論為作一結文而稍異

卒章。卒章。詩豳風。藏冰之道。此。

鮑敞問蓋仲舒曰。雹何物也。答曰。陰氣脅陽也。冬春之間。大雨雹者。再其季孫專祿。平子逐君之兆。嶋乎。劉氏謂豐黨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歸之藏冰與張禹谷永何異。誠然也。傳錄是篇。以彼云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義極正大。古者以下歷叙藏冰出冰之政。冰不時。則民有天札之虞。故王者冰政不脩。則有雨雹之應。蓋雹亦冰屬。今之事藏冰民事之終也。冰政脩。民事咸理。所謂聖人在上無雹者此也。是時周禮廢墜。傳以其言有典則。意主勤民。故不以人廢。季孫宿以立少訪於申豐。不從豐之識。似高於臧孫。然平子逐君而豐爲行賂。則武仲所不爲也。雨雹之對。如在武仲必將直言致雹之由。何至如豐之遷就其說哉。春秋之季。列國大夫。敢於直刺其君而必不敢稍忤權臣之意。以生殺操於其手也。避權奸之鋒而曲爲之說。豈獨一申豐哉。於是知武仲爲難能矣。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產言。補注。傳見東。鄭伯先待於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弼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

先從不會叙起鴻飛冥冥弋人何篡楚之盛至今三百年而極以備小國是非而極以備小國是非前師師。魯之陽山之陽。今陝西武功縣西北。康有鄧宮之朝。諸侯今陝西鄠縣東南。齊桓有召陵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何用。用會。召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選焉。所用。王曰。吾用齊桓。桓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選焉所用王曰吾用齊桓桓之禮

克城莒于慶封而納公（九月子產作城而納公無字）

克城莒其故（謂築城於外意言將有事于此非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齊國漏網忽膺大戮（快哉豪舉幾忘乎已之爲賊也蓋以）疾卒赴諸侯（自詞人不知之而慶封將從前暱昵事大聲）疾呼縱悉舉見使之亦同負戮而從伐之諸侯無不大快（殺梁所謂軍人粲然皆笑是也可知討賊人有同心戮慶）之日晉與義旗則天下響應何至肆行無忌如此哉然而（中無守以爲楚禍在此蓋亂臣賊子未有不人神天刑隨）之者也（楚虔弒君經書楚子麇卒傳自襄二十九年鄭）子羽知之以後虐爲國弒君立棄而結次於慶封之衛（不書弒者諱散而不書將遂）盡聖經不書故昌言其顛末使亂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後也置受例者以遠）



所謂錯經以合異也（去疾。孝立而不撫鄙。鄙或）

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直哀反）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

叛而來

魯昏屬鄆鄆爲莒滅（其後不堪去疾之虐叛莒歸魯若因）其念德之誠爲維絕之舉擇賢而立之則大義著於諸侯（矣乃彼乘亂而來此乘亂而受方幸從前欲用師徒而不）敢者今乃不用師徒得之也（聖人以爲此不義而取之也）

親女叔齊以此事爲利人之難罪昭公可知季孫其利而（公受其名）

鄭子產作丘賦（子產作丘賦在魯昭公四年傳之田賦曰賦在哀十一年左氏所心服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



原數百年存亡興衰之迹其議甚遠

鄭國僑強兼并風俗頹廢子產創除丙思田疇子弟四竟（樂業此時國用應不待加賦而不知皆朱之盟有以致之）昔曰事一強國今日兼事兩國況晉則六卿竊貨楚更貉（貪難盈不得不向我黎庶再議加派其一段苦衷不堪爲）同列告也然利祉稷三字言利之小人依托之何恤人言四字愎諫之君相依托之子產實爲作俑夫救在一時禍在後世君子不爲況未必可救而頓易其不毀鄉校之心斷然以行耗國家之元氣俾國不能爲賢者恕也（舜秋）

諸姬之存以昏姻存之也晉危鄭急（晉楚四竟盡矣大段統計同姓全局以寓）

無霸之慨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皆楚東鄙邑按今河南新蔡縣北櫟城汝南縣北麻城古麻城
以報未方之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漢水曲入江處尹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城
南汭其後夏汭今潮廣江夏縣十四年奔楚
今夏口也按今潮廣江夏縣
鍾離遂啓疆城鍾離然丹卿穆公徒襄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
城彭生楚大夫罷赖之師城彭城龍圍韋龜
尹射疾至夏汭為隊後計恐其深入也即城近楚三邑恐
北方擾也赖以水暫止役將師並出工役繁興一時倉遑
情景皆從秋聞得意來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晉侯如之歸齊侵庚宗
魯地按今山東泗水縣有庚宗亭
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而哭之
婦人國姜之客也謂公孫敖移子所居謂孟豎
以狄俗也

成十六年晉侯如之歸齊侵庚宗
魯地按今山東泗水縣有庚宗亭

於齊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孟仲子明取之故怒其子仲
母子也若國姜為孟仲子明取之故怒其子仲
而後使逆之明取去時明尚在安得遂歸田於邱舊地名邑遷
按逆者逆其子也
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己叔孫不肯
為孟鐘曰爾未際接際也婺大夫以落之云大夫以狄俗也
叔孫之宿庚宗乃狄也妖名仲可見
以名夢故君子正其心
見同姓孟丙未與大夫交接故
為之作鐘因蒞銘令與相吠
弗謁告於叔孫出命之曰詐命及賓至問鐘聲叔孫不知
豎牛請曰請殺
而天理誅矣季孫與南遺家臣
人疾之
季孫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
殺孟丙按此謂孟豎
子自命殺
書蒙眷公名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昭公之出

曰夫子叔孫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咸其有禮以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功也○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者春秋之時官制不盡與禮同傳見魯三卿官猶舊制○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拔前此不敢討牛而此番葬叔孫○獨偏偏者以有公命故也須看公使○季孫謀去中軍○竪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二卑此及下舍中軍○公如晉三篇皆爲昭公出奔張本也○公何以出奔○以舍中軍而公室卑也○穆子一日不死則中軍一日不舍○穆子何以死○以竪牛之亂○季孫授意殺之也○穆子



死而中軍舍矣○嗣後季氏富於周公而昭而哀皆不終於魯此春秋列國所無之事誠魯君存亡一大關鍵也○昭公即位四年年二十三矣○詎不知穆子秉節彊鄰百折不撓爲魯國第一流人尊崇護惜禮當有加其寢疾君親臨視命使往來其疾革請其遺言咨以軍國竪雖欲亂有所顧忌不敢發夫安得有竪虐命徵之事又安敢以舍中軍之議誣穆子哉公既盟若罔聞季復利於其死遂使絕世名卿斃於一豎之手傳敘叔孫感夢名牛爲亂季乘公之昏弱牛奉季之主使兩無忌憚故既死猶儳之末黜出謀去中軍夫乃知欲死穆子之有由也

甲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按防邑今山東安邱縣西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魯地○蚡扶粉反○秦伯卒○公立○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始見經○越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杜解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南茲邑諸城縣西北有茲亭○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功也○秦伯卒○公立○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始見經○越

此連上爲一篇以舍中軍則自以叔孫爲軍名疏云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爲主見卿子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不死則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臧已屬公公室弱卑矣李氏曰舍中軍所以卑公室也杜解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不舍季孫欲無由知舍中軍爲季氏專擅○已統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公室弱卑矣李氏曰舍中軍所以卑公室也杜解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叔孫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半歸公○及其舍之半歸公○及其舍之半歸公○

豎牛之事不作
庫司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遬取叔孫氏
邑左異蒂遺皆許賂而獨取邑以予遬以昭子卽位朝其家
台路葬鮮說皆不行遬特以助攻酬之
縱云討豎牛
卽出昭子殺
豎牛卽出孟
仲之子假手析其邑與南遬將以赦罪昭子不知豎牛殺叔孫氏使亂大從孔疏服云使亂大順之道殺適立庶又拔
其妙此中天理真可爲千古賊奴之戒
俞云如晦
冥之後忽見
天日
馮云贊昭子
作結然首尾照應終未完
宜又創永初注
首於寧風齊之竦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以不
立已爲功勞逮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
餓死語昭子按趙氏疑非孔子之言謬甚
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直也言德
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得臣父以周易筮之遇明夷
三三離下坤上謙三三艮下坤上明夷謙以示卜楚丘曰
是將行而歸爲子祀奉祭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餓死
大雅貴初九變爲謙

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中當王食
也離爲日明像○按先緊括大意明夷日也
復逐節解之
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爲公平旦爲大夫日中當午也食時辰也平旦寅也雞鳴丑也夜半子也人定亥也黃昏戌也晡時申也日昳未也隅中巳也日出卯也
日中昃明夷食日爲二位公旦爲三位卿不在第○日上其中故以當王
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離也明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上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故曰爲子祀○莊叔卿也卜筮知爲子祀
故曰垂其翼○按日之謙謂離初九變爲謙也初爻變以初爲占主故備詳爻義離爲雉爲鳥屬當鳥獨云爲鳥也
烏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九變爲謙亦取翼象明夷
烏以翼行故取足象○羅氏易旨以人以足行烏飛去也時當平旦明而象日之
未融則其飛不遠故有垂翼之象○垂翼猶云欲翼如烏飛之象也在明
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夷之位故將避難而行當



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按食時當公平旦隔三位故有三日不食之象○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
謬也○按離爲火火爲艮是艮于人爲成言敗也山者離火也敗言者純離之故所行皆謬也純離爲牛易雜上離下離爲牛吉故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將適離故曰其名爲
牛○按世亂謂明夷之世也讒勝謂讒言入而成言敗也蓋火焚山則山敗說卦
牛其山亦爲火是艮亦爲牛艮爲手人之象牛負敗主人也○按離爲火火焚其山者離火也敗言者純離爲牛必
自人名牛負敗主人之讒不足飛不翔讒沖退故垂不峻不遠翔故不遠峻高也翼垂下故不遠○按離爲飛不翔飛不遠翔故知不遠
成言以過其主人也
前此三分公室今舍中軍而爲二軍則中分魯國季獨有
其半孟叔共有其半季又擇肯腴繁盛者自予而以磽瘠
子爲政去銕云必歸爲子後乎○按銕不足飛不翔謙沖退故垂不峻不遠翔故知不遠必歸爲子後
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朝爲亞卿而不足之意抑少不足之意抑少不足
前此三分公室今舍中軍而爲二軍則中分魯國季獨有
其半孟叔共有其半季又擇肯腴繁盛者自予而以磽瘠
服敝者予二家所有亦爲季奪於是二家亦無以
踔公而盡取之也其弊實作俑於覇國晉徵諸侯之賦而
自以貢賦納於王故宿亦效尤四分公室而各以貢賦納
於公也然昭公亦自有過一二公邑親後此伐季氏之徒
則亦有徒卒是以哀公因年儉而議欲加賦謂尺地一民
皆非公有者非也凡公邑及諸大夫采邑仍各自征不在
所分之內傳曰卑公室也此昭公剝床及膚之災不可一
息苟安者況前此三軍之作盟諸侯圍諸五父之衢穆
子多方箝制使不得逞公豈不聞之乃出於一二小人之
口曰穆子欲之也其可信乎稱兵國中殺仲王取邑三十
人請命於公公竟采嘗一與

其事是自處於弁髦也夫誅豎牛南遷冀一士師之力耳觀昭子即位之始立逐豎牛不假餘力而叔帶冀不敢沮季孫不敢爭況公以人君而治一二小臣哉仲尼之贊昭子深爲公惜也獨是山川土田附庸錫之天子世守勿墜何至昭公爲季孫所踞而不之恤穆子表表人物何至爲豎牛顛倒而不之知蓋天也固叙莊叔筮詞隱然興後童謠相映照夫乃知殿喙之入夢即鸜鵒之來巢也　前編豎牛鼈叔孫未嘗明著季氏知之故此篇特筆點出仲叔帶告季孫葬鮮之辭以見豎牛之作亂季孫知之且季孫授意也又點出南遺云叔孫厚季氏薄以見仲壬之殺季孫殺之也叔孫之邑豎牛何敢取以予人知牛與季一氣也是一父二子皆死於季孫之手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羅惠君弱不能討國亂不能去北面而事仇讎呢以殺其身而以屈生屈建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子屈生子莒氏氏皆鄭地晉侯逆女於邢邱子邢侯也專言楚強請侯長故其使疏云凡相鄰伯會晉侯子邢邱公女嫁於敝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祗父母送女不下堂今晉侯親迎公如晉即位而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無贈賄無失禮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夫在大不能取也有子家駒在公亦能用也奸大國之盟



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有私灘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按謂三家也民食于三家而不知公恩莫在公不圖其終爲無公謀終始者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也民與爲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孫以此諷諫

昭公棄世守之人民土地讓之三家而不之省方習儀是務講求於俯仰辭折之文亦未嘗思朝覲述職一見天子不過爲朝見強鄰之用而抑知是儀也非禮也燕子巢於高厦不知火之將及已是其亟亟求而寓他務於未遑者乃破家亡國之繁文而送之入於乾侯者也　叔侯之言似也然公之咎惟不用子家羈耳其餘三事皆季孫爲之公焉得而禁之哉如叔侯欲晉君薄公使公不重於晉此全爲季孫謀小人之意也如爲晉侯亦失政故以公爲讒則猶君子之心也然明年季孫如晉拜莒田請徹邊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叔侯何不曰是儀也非禮也取鄆不奉君命是無君也四分公室是竊國也乃敢於斥昭公而不敢斥季孫皆黨以平公昭公之頃也忤平可無害也忤大卿則其禍立至也



大叔期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大復事皆可從順也而不失儀敬而不

失威遽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變音）楚之（去聲）勢而之盟狀修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起子之音非後人增附假）開（則另使）以羊舌肸爲（去聲）司宮（加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遽啓彊曰可若何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去聲）（林）（朝）（聘皆以圭爲信上公圭九寸侯伯圭八寸子男琮璧五寸聘璧四寸）享（獻）有（去聲）（享獻皆有幣）有（去聲）（享幣有庸）庸（幣）（君使執璋小有述職（諸侯述天子之職）大（去聲）（大事謂他事）有（去聲）（大事有好貨）有（去聲）巡功（天子巡守）設机而不倚（倚盈而不倚）酌（言飲）而不飲（行禮宴有好貨）而不貪（欲以貨爲好）有（去聲）（貪有陪鼎（熟食爲殽陪加也）入有郊勞（賓至加鼎所以厚設勞）出有贈賄（去則贈禮）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饗之禮）在僖二晉無楚備以敗於鄢（在僖十一年）在宣十八年晉備以敗於鄢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台寇（謂有賢人以敵）親爲（去聲）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重此（按雒說是）恥（去聲）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靡（卑也）至（求）昏而騰（進）之（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薳起之下趙成子（趙武）中行吳荀偃（魏舒）范（去聲）（范韓知盈）五卿位在薳起之下皆三軍將佐）羊舌四族皆彊家也（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去聲）（其族猶在故云四族）晉人若喪（去聲）薳（起揚肹叔向子）（去聲）（叔向食我也）因（輔）韓須（楊石叔向子）（去聲）（叔向食我也）輔（韓）韓起（揚肹叔向子）（去聲）（叔向食我也）相（去聲）（相說見起止可途）



禮稱物平施舉而不可踰晉爲盟主而甘心事楚君親送女又令薳起薦女舉極矣安能無非禮之踰太叔所爲憂也叔向則以爲汰侈適以自災而守禮可以止暴邪自具一副鄙強木須傅著此段爲叔向先立地步虞啓彊一諫不出自災二字皆在叔向意料中即使其言不用亦自有不可辱者而初非全藉區區楚臣之解鈴也薳起不置一詞想見鷙汗浹背因人成事不足數矣

傅以繼荆之賊天下同讎而晉則甘爲僕役故於楚君語中點出仇讎兩字已使晉人無地可容又於楚臣語中形容晉人事楚之殷勤全無廉恥豈晉實不足有爲受制於楚而不之恥哉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逆也（言非薳氏爲公族大夫襄無忌子薳須起之門子受命而使矣年雖幼已任出使）

楚并敗偪於楚而君耽逸樂臣盡行私有一叔向而不能用遂至甘爲楚役而不辭傳之所爲扼腕也

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自爲婁子鄭兒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子產治鄭之功貢由子皮民之主也贊得確當婁孚求一子皮不可得故不能有爲於齊或云以諷桓子不知桓子方欲篡齊何能用善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猶不義莒人恕于晉牟夷晉侯欲止公晉侯欲止公見昭如晉凡七見止者一及河不至者五惟此年善於往來彼此言又不見辱矣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悔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閉門而以師討焉公羣臣古史膚君也孝孫也孝孫專國秉政見猜於君而思假手於外納叛罪在孝孫以逃之此陽以牟夷爲實而陰以君爲市也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賀景瞻曰季孫卜之取幾使襄公不敢歸鄆之取幾陷叔孫於大戮至昭公之立噩莒田取鄆又納其坂邑公淺被止范獻爲公解免非爲公也爲宿受邑地也早與宿心契矣公方至而叔弓又敗莒師奉季之命而不忌公皆恃臣之庇也

冬十月邾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在襄四年

期至吳一則盛怒亟疾一則懲敗濟師而犒師之使適至執以釁鼓獨逢彼之怒亦惡偵其師之虛實也問卜來吉乎偃從卜上生發觀怒爲備一語是逆探其偵楚之忌

執出其致敗之由而使之失驚殺則吉不殺不吉知楚必殺故卜以吉告也既據理斷又引事證之城濮吉兆應却在必隱照前師之敗繼此可以取勝何必遷怒使臣然却不露圭角偏說此行吳有報楚之志既由如殺則必如卻之報城濮也或以爲指晉人執宛春事非是楚處至此氣候矣篇中純用反射法若仰面丐命涕泗橫流其於鼓豈顧問哉居云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故拘定使臣二字愚云吳以弟犒師豈甚愛其弟殺之只一匹夫故特點一人二字結出吳以有備而楚無功楚鑒前失而使待命以見厥由之言深中當日軍概也

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



## 昭公四

乙丑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郯姒姓平公○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遷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往解爲魯恐杞因不服喪紀故重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上禮也畏晉也杞爲晉昏下禮也畏楚也秦與楚好○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涖臨也）齊侯伐徐（徐嬴姓）在六月（書時以著伐之久）卿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著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詒遺也）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法）今則已矣（言準度已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設則民知爭端）不可以爲法（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設則民知爭端）吾聞之（聞之古人也）國將亡必多制（制謂法制）制不爲刑辟（辟法也）懼民之有爭心也（設防之以義糾察之以信）雖不可禁禦是故閑也（閑防也）閑之以義糾之以政（糾察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信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僻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忠謂施之於己）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務急時所使之事）使之以和（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臨謂臨事）涖之以強（強謂強斷）斷之以剛（剛義斷恩斷）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師教也）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隙則不忌於上（隙謂罪法同民生爭端可爲矣也）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孔疏爲法文不能明斷之以剛義斷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教也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隙則不忌於上（隙謂罪法同民生爭端可爲矣也）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孔疏爲法文不能

門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墉　校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書不見所指三辟之興皆权世也言刑書不始於治盛也

之功刑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雅大雅文王以德爲儀之有言唯以刑也不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鑄刑書雖刀之末也豐昵略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引鄧析未及法也

一大吟然

收藪更新

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收其此之謂乎孔疏季世造律以今觀之不可一日無律也古者分地建國皆知國爲我土衆實我民不生奸宄若信其設法任其經合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以法治天下復轍也復書曰若吾子之言疏云若如也如吾子之言也爾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戒爲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也藏爭辟焉鼎也藏爭辟按謂藏其爭心之法于鼎也將云窩法于鼎耳火如象之不火何爲以類相成也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六　昭公下　三

作法以齊之而斷之以律天下以治儆民設教遵時制宜也

論救一段後

不出

忘大惠戒爲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也藏爭辟焉鼎也按謂藏其爭心之法于鼎也將云窩法于鼎耳火如象之不火何爲以類相成也謂

子產鑄刑書之意明示章程使人觀之而知避就自不同趙鞅之鑄刑鼎叔向譏書相規以爲先王於刑但舉大綱而以義理之中揆之使人務本而不末作則不爭不爭則不煩不煩則不巧不巧則不利不利則不用何待於書末提出文王以德爲儀之與夫子德禮政刑之說相合誠子產之以救時弊深責之與梁石也或云子產以刑示人何嘗改作何以謂多制愚謂子產有意救世相其時勢所趨而道挽之子產行之自可無弊後人恪守其書而或過酸則棘非商鞅出其間矯之以寬則貴老莊列又出其間矣皆爲國家之禍夫子曰惠人知其心矣記曰能食之而不能教知其弊矣士文伯又言天道蓋人君政治上與天通今火星未出而作火以鑄刑鼎火感必以火應故知火星見而鄭火也傳引此以見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邊豆之數多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也以不得貺也以加禮對曰寡君猶以爲懼也以致懼心對曰寡君猶以爲懼也以致懼心對曰寡君猶以爲懼也以致懼心

好貨厚禮而歸蓋深與季孫相結而晉君喜怒懼臣是主復何斯忌憚哉

宋寺人柳有寵於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以媚柳聞之乃坎用牲理書埋書詐爲盟坎用牲而告公曰合比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納華合比欲代右師公使代之徵曰聞之久矣納華合比欲代右師公使代之徵曰聞之久矣納華合比欲代右師公使代之徵曰聞之久矣納華合比欲代右師公使代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前年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地酅不敢見子皮子皮曰君之勞國請見之見如見王言棄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見王言棄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

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也邪我哀也亡女喪而宗人降殺也退紹下合不爲暴主不恩賓也恩惠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勢覺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也邪我哀也亡女喪而宗人降殺也退紹下合不爲暴主不恩賓也恩惠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勢

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遹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遹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前年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地酅不敢見子皮子皮曰君之勞國請見之見如見王言棄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

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也邪我哀也亡女喪而宗人降殺也退紹下合不爲暴主不恩賓也恩惠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勢

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遹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

合比欲殺寺人止告太子耶柳何以得歸讀至華亥與柳比知亥告之也柳之讒何以遽行亥爲之徵也傳一用明寫一用暗寫閱人與朝士谷謀而剪除異已驅尸正人漸唐以來皆此局也或謂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右師者一嗾平公前既識太子之冤而今又受寺人之譖太子佐前不能救兄今復不能爲合比解皆可疑也憑謂平公忮忌心勝既以疑殺子何有於臣太子不能救兄之死何有於合比若寺人譖人必何其隙乘之故譖無不行向戌之讒華亥得之矣亦曾憶伊戾之傾陛哉因以見戌明於棄人而昧於責已也

合比欲殺寺人止告太子耶柳何以得歸讀至華亥與柳比知亥告之也柳之讒何以遽行亥爲之徵也傳一用明寫一用暗寫閱人與朝士谷謀而剪除異已驅尸正人漸唐以來皆此局也或謂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右師者一嗾平公前既識太子之冤而今又受寺人之譖太子佐前不能救兄今復不能爲合比解皆可疑也憑謂平公忮忌心勝既以疑殺子何有於臣太子不能救兄之死何有於合比若寺人譖人必何其隙乘之故譖無不行向戌之讒華亥得之矣亦曾憶伊戾之傾陛哉因以見戌明於棄人而昧於責已也

因云台印往楚人無以弓一時人來伯明朗建之歸今日招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臣隸隸臣僚僕臣僕臣臺焉有圉牛有牧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大荒閱也閱蒐也朱服有逃亡之所以御天下也吾先君文王王楚文作執之所執逃臣也捕盜賊逃亡之地若皆效尤而逃則無以執役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聚也藪澤也逋亡人歸紂如魚聚于淵藪澤故夫致死人欲致死討紂爲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法若有取是言則當面即盜盜有所在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落成也祭中雷之神曰始成祭之爲落成不能相照獨照坐在大宰遠啓疆曰臣能得矜侯遊啓疆來名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大夫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衛父舅照臨楚國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成二年秦承公命我大夫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衛父舅照臨楚國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成二年秦承公此言秦成公以告秦廟曰我先君共王與秦桓公二十八年秦桓公卒孤不提起宋之盟以魯人不忍有侯會于申而蜀公親及矣嘉惠未至雖襄公之厚臨我喪如楚臨喪也言有大喪故不敢輒去君之邊疆以爲君憂敢有他志以干大盟則成公親至也與其二三臣修心失國在哀社稷之不皇喪多不暇言大況能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寇惠是寡君既受覬矣何勤之敢望言但欲使君知使臣之餓恩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寇惠是寡君既受覬矣何勤之敢望言但欲使君知使臣之餓恩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多不暇言大況能

於吳吳爲楚之讎國則此來徵朝勞並慰備祖道有夢衆議蔡如而季孫不一言早委君於楚矣僖子賢大夫也何至不能相禮荅郊勞盡仕之初耳季嬖如晉以知禮受加邀乃已不輔行而委之於未經更事之僖子明使之厚其君且貽害僖子而季則安坐俟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諸將嘗日食對曰魯衞惡之受其衞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衞地遠也豕韋如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昏婁之始乃息故禍在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郊注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已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娵訾衞也此其分野也星紀吳越也頗皆之次一名豕韋於是有災魯實受之魯受其餘衞而大咎其衞君乎魯將上卿卒十八昭公七

八月衞侯卒十一月葬衞他人之嫉

上論數此論季孫

晉人來治杞田楚前女叔侯不盡偏今公適成孟氏也本杞田按杜田楚許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兒季孫與成不爲無因謝息傳子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絜餅猶恐箸不餧禮也喻小知爲人守器夫子猶知不以餅人夫子亦有術焉言季孫亦將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術焉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若又不聽晉侯已是心安故問及小雅曰食作談經之快上文伯以三者相告直是頂門一針而痿痺無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也于曰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二曰因民因民所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日食之災魯衞當之晉侯已是心安故問及小雅日食作談經之快上文伯以三者相告直是頂門一針而痿痺無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也于曰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二曰因民因民所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偏今公適成孟氏也本杞田按杜田楚許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兒季孫與成不爲無因謝息傳子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絜餅猶恐箸不餧禮也喻小知爲人守器夫子猶知不以餅人夫子亦有術焉言季孫亦將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術焉疑我不忠季孫曰君



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若又不聽晉侯之至楚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聞晉而取諸杞晉國卞縣東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爲無愛而孟孫絜餅猶恐箸不餧禮也喻小知爲人守器夫子猶知不以餅人夫子亦有術焉言季孫亦將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術焉疑我不忠季孫曰君

盈邑子何病焉以無山與之蔑祚二山洛反乃遷于杞謝息遷也

晉人爲杞故成鍊德薄言季氏傳不待公命

公方在楚而晉治杞田將取於季孫也是晉人無公也季孫不請公命不待孟歸而掠宇以成季氏無公亦無孟孫也謝息爲孟氏守受桃與二山是上下交征利而不知戮此大夫專政之極而陪臣將執國命之時也公朝楚而不告於晉因復治杞田故善專大國者莫如子產絕不書爲宿所諱不使寄故史無文也

楚子享公于新臺津津華喜反也使長鬣反鬣髯也者相欲光穿好以大

楚子享公于新臺津津華喜反也使長鬣髯也者相欲光穿好以大

固引名享既而悔之遣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邪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固好之賜既而悔之遣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邪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

伯輿三郤言齊晉越將伐齊而取之偵守寡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

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林堯叟注其用物精爽則其致精爽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良霄魂魄所憑者貴重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傳緻

全謝山曰子產立伯有子孔之後皆以鬼神立說而亦未甚當伯有乃子良之孫其先有大功則立後固宜子孔名純門之師乃是國賊何可立後若但以取精用宏爲說則崔慶欒郤孫甯諸鉏臣孰非取精用宏者何以不能爲厲也予嘗謂漢人讖緯巫鬼之說實皆始於春秋之世當時雖子產不免也或謂子產原有存亡繼絕之意故因而立之按昔叔魚叔魚未嘗立後蔡仲之立亦準此以無義二字作主若死於義則泯理不使降一等不以罪降林解辟大失下大夫也朔本亞大夫今從下大夫是但降一等

子產爲政九年強族猶至相殺可見治鄭之難韓宣志在暗鄭而干命殺人者使之從政此小人愛人以姑息壞法亂常之舉也子產以免死爲惠而不請誅朔者亦親親之故也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晉故諸侯貳詩曰鴒鴒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鴒鴒鴒原則飛則鳴急難不可自全也則鳴求救於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全也王朝觀覲國矣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二所由還衛衛侯如公孫剽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爲師頡所逐出奔公孫鉏之子罕之孫與鮒爲從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亟師見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亟師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朔是子罕之孫與鮒爲從子皮同一族還師還自鄭之月也間朔可使在此年朔殺罕魋子皮弟琰云公孫鉏子罕之孫與鮒爲從子皮之族也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王卿如衛弔且反戚田二所由還衛衛侯如公孫剽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爲師頡所逐出奔公孫鉏之子罕之孫與鮒爲從子皮同一族還師還自鄭之月也間朔可使在此年朔殺罕魋子皮弟琰云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朔是子罕之孫與鮒爲從子皮之族也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亟師見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亟師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朔是子罕之孫與鮒爲從子皮同一族還師還自鄭之月也間朔可使在此年朔殺罕魋子皮弟琰云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朔是子罕之孫與鮒爲從子皮之族也

卑朔弗賢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一等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猶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雙大夫爲子產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亟師見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亟師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朔是子罕之孫與鮒爲從子皮同一族還師還自鄭之月也間朔可使在此年朔殺罕魋子皮弟琰云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朔是子罕之孫與鮒爲從子皮之族也

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干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干配之明非一所也

士文伯以占驗之術引其君以當道欲公信其言而求弭災之方也同始異終事就人事言同一事之始而或賢或否各異其終賢者變勢以消變否者安佚以召災不可預定也原只在前篇後一段內此特約言之燕燕居息四字盡晉平一生而六卿亦復如是其憔悴憂國者總無尺寸之柄就異終上分出兩種人而一戒一法昭然公但問六物已全無省身意故欲其多語卻以兩言盡之若曰如與論人事斯時弊政刻竹難盡也豈直多語已哉士文伯兩進讜言其人品非諸術士所及



衛襄公夫人姜氏姜宣無子嬖人婧始婧普周生孟縶縶立反孔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薨廢叔謂已立元孟縶弟夢余使鞫鉏之之孫圉與史苟史朝相子荀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也合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在二年嫡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今筮遇屯三三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三三之比三三坤下坎上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初九爻變又何疑焉周易曰元亨利貞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名元非長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且其繇辭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子嗣

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小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地二卦皆云利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大吳朕夢協朕卜襲於休弱足者居家不化行補正屯初九爻辭磐桓利居貞魏明帝之徵皆相利居自昔以居字爲句也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令則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跋利居元吉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此爲立靈公傳已包舉靈公一生事自古無道之君任用小人未有不屏斥君子惟衛靈公任小人而各取其長疎君子而亦從其諫如孔圉小人也用孔圉而王孫賈祝鮀諸有才之小人進史苟君子也用史苟而蘧伯玉公子荊史鰌諸有德之賢人進此其所以能公養聖人無道而不亡也蓋康叔見夢之時一圉一苟若交手相付不良於足筮襲於夢亦康叔陰爲主持非人力也

昭公五

丁卯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卒是年楚滅陳十三○杜云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明非行人罪○陳公子留出奔鄭招爲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杜解稱行人○陳公子留出奔鄭招所立未成君○秋蔿子紅逆女于紅草車千乘不言大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殺偃師○大夢不早而秋○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發德招殺世子之則也孔



奐無罪○葬陳哀公○變人哀克葬之曾往會故書按楚以復之人也不與齊襄葬紀伯姬同者以不告諸侯安得不會葬書法實葬自衰而哀公葬于哀克也

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杜晉地按今山西北征繕西榆大騶西北有猜神潞水名今在山西曲沃縣西○魏榆有猜神潞水不然民聽不依石而言○石言或馮焉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讟音木反並作莫保其性命也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杜名今在山西曲沃縣西○師曠晉樂官名○斯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猶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野字

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兕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詩小雅巧言刺讒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舉今說詩者少少言小人之不能言者非不從舌出適以取怨○



人而自病君子之言因事謙正巧言如流水之圓轉故人無怨而躬處休也是宮也成諸侯必效命云驟言石言之應

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爲十年晉侯疾張本傳

聖人語常而不語怪左氏語怪矣然鄭蛇之鬬而曰妖由人興晉石能言而知咎由怨作語怪而不失其常聖人之徒歟○

陳哀公元妃嬀夫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留不如有此一層而招乃如晉賀之也

生公子勝○二妃變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皆哀公弟哀公之忘殺太子而立留矣

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患自殺經書辛丑干徵師大反○干徵師陳大夫

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懼之於楚以招過殺偃告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

招也○陳侯謙厠衛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招也○陳黃故別釋之○疑爲招赴楚當同罪故亟發之

在招○招殺太子者招也假之權者哀公○無異咎自縊之而經之義則罪在招蓋哀公實無廢殺太子之心也不然招豈之何爲憤恚自經乎其屬留於招以招秉國政當誅之且恐留素有寵太子或恚留不能善保其弟也徵師赴於楚告喪也及公子勝之懇始得招之情而遷怒行人則楚靈之暴或謂徵師爲招之黨未見其必然也徵師既殺楚討必至留不安於位而斃雖無拒好之節猶有遽害之明前不與謀後不變機書公子如未爲君且不許招之得立君也

權亦如晉賀焉祁也○賀宮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焉祁也成

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歟也可甲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晉非獨鄉

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晉非獨鄉

賀者在堂弔者將在門晉臣如師皡史趙皆知之晉未嘗無人也

秋大蒐數軍實于紅白根牟魯東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宋

秋大蒐簡車馬于紅白根牟魯東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宋

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蓋三家耀武也傳體經義其寫大蒐之盛只十一字其見白狄徂西旁握相處車突馬馳獵獵有聲然極熱鬧却極哀颯仔細一想覺大蒐時一卬一賦一車一卒皆非公有十一字字傳太息之聲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七　鄒公　三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樂施欲治其室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丘據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丘據

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成子工子車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子車子尾子之宰子尾子高子張子良為子尾之弟緡也子車皆成頃公之孫桓也

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成子工子車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子車子尾子高子張子良為子尾之宰子尾子之弟緡也子車皆成頃公之孫桓也

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諫於攻之陳桓子諫於

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諫於攻之陳桓子諫於

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孔疏將往子良之家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闔于游服而逆之備未至常游戚請命所至問桓子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信

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家又數人告不敢入孔疏將往子良之家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闔于游服而逆之備未至常游戚請命所至問桓子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信

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秋之立宰為之其若先人何子盍亦授甲無宇桓子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秋之立宰為之其若先人何子盍亦授甲無宇桓子請從

惠不惠茂不茂勉於不惠者勸之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之使無怨我周書諡法曰惠不惠茂不茂勉於

惠不惠茂不茂勉於不惠者勸之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之使無怨我周書諡法曰惠不惠茂不茂勉於

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疏云。藏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鶉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滅。陳其族也。故知滅亦如之。今在析木之津。析木之津。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津。析木之津。猶炤曰。天河也。猶將復由斗斟之間也。魏氏曰。由。如也。如之。葉蓋木之生。條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自幕。舜之後。至于瞽瞍。無逸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齊。形兆已見。於祀。夷常周公滅。遂之後。祀。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奉祀虞帝。賜姓曰嬀。封諸陳。諸陳。諸舜後。

招豈特殺太子哉。陳侯聞太子之死。憂志自縱。律以趙盾許止。則招實弒其君。經書哀公卒者。陳以疾卒赴諸侯。魯史不得而知也。楚弃疾奉孫吳圍陳。聲言爲偃師復讎。假討賊之義也。即不滅陳。亦懷惡而討。況從而滅之乎。名爲討賊而不殺招者。非獨歸罪於過也。家則堂曰。意招自知罪重。開門納圖。圖德之故。免其死也。孔冕見於宋之會。亦陳之卿。蓋有心故主而拂。圖之意也。觀其欲殺袁克。則知殺吳之故矣。招書公子吳不書官。從楚告辭。史之舊文也。於是托爲卑陳侯之仁。以告諸侯。又飾爲不念舊惡之義。以陳封戌然戍之直辭。以對終已屈膝爲臣。不如克之加。經而逃。不肯稽顙亂賊。傳彼此相形。得失自見。而晉平爲。中夏之盟主。夷然不禦。於心也。以陳滅問史趙。對以猶將復由便。當乘時救患。續虞帝之祀。又告以繼守在齊。便當乾淵自握。深尾大之憂。乃晉臣絕少。靜言。晉平全無儆省。



此楚之所以橫行無忌憚而晉日以卑也。凡寫楚事必以晉夾寫。以楚之惡晉爲之也。

傳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朔。會楚子于陳。

戊辰。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非行會禮。○許遷于夷。許。畏鄭。故以遷。故以自遷爲文。○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四國大夫。卽會葬之大夫也。朝楚子耳。書會。諱之也。書葬後會。以葬而往。以會而終也。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南鄙東南有城父故城。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疏云。許國畫。遷於夷。夷田少。故取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按今江西者。與城父人。實其處。簿言靈王使民不安。

城父。陳地。楚滅陳。分陳爲二。以陳封穿封戌。以城父遷許。然戍之封在前。以陳寡弱。故遷城父人於陳。而城父濮西之地近陳。故以益陳。則陳強及許矣。又請遷于楚。時城父地墟。遂遷許城父。許人不足以實之。故又遷方城以外之人實城父。而取州來淮北近夷之田以益之。而許亦囿。此爲許遷於夷傳。故前後皆叙遷許事。然丹二句。乃追叙之非一時。彼此互易也。至滅蔡之後。又遷許於荊。

周甘人。甘大夫。與晉閻嘉。晉閻縣大夫。爭閻田。晉梁丙張趙率陰戎。陸渾。周邑。按伯士伐周。自晉平始陸渾之戎。伐潁。潁川。今河南嵩縣北有陸渾故城。王使詹桓伯。周大夫。

辭於晉讓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之及武王克商滑姑姻昏地接今陝西功臨南有洮姑陝城商奄一作薄魏地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崇伐崇墉崇國在今陝西鄠縣東南有崇山崇伯鯀之所封也崇侯虎為紂卿士譖西伯而囚之羑里西伯乃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遂赦西伯歸而行善政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質成而還稱王伐崇作邑於豐遂滅崇國自岐徙豐豐在今陝西鄠縣東北吾北土也密須氏阮國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北徂共阮徐方來同密須氏阮徐方皆姞姓也共音恭徂往也共阮徐方皆往朝周文王受命伐密須滅阮徙共徐方以服事殷故曰徂共阮徐方密須氏恃險而不服文王伐之三年而密須降阮徐方聞之而自服故曰密須阮徐方自來降也崇密阮徐方皆姞姓也崇侯虎為紂卿士譖西伯而囚之羑里西伯乃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遂赦西伯歸而行善政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質成而還稱王伐崇作邑於豐遂滅崇國自岐徙豐豐在今陝西鄠縣東北吾北土也密須氏阮國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北徂共阮徐方來同密須氏

弓所開而書陳災據弓所見而書也或謂聖人無存陳之意不知聖筆書此便有一段歡欵扼腕之心得大書郟鼎與聖人之心隱然契合正發明聖人存陳之意也

齊荀盈如齊逆女　逆自爲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　膳宰屠蒯趨入獻一作杜蒯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徑據酌曰調之佐之公許之飲斯大君之也樂所以辰在子卯謂之疾日亡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而遂酌以飲工瞽樂師師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明也聰耳徹宴樂學人舍業脩正言樂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又飲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懷而止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捐陳鮑方睦知鮑氏協攻非其本意欒高欲入虎門公拒之知公之助陳鮑也至此可以直接王黑辛戰乃忽以平仲端委裁斷而晏子之語却與立崔氏之門外相襲左氏叙事變化無端何至使人習見誠以異姓强臣稱兵國中翦滅無罪之公族比正齊國存亡所係而爲此不著痛癢之言在晏子只依樣葫蘆在左氏亦自抄粉本且公名平仲於使卜之前公意未有專向故以卜決疑平仲何不以納欒高去陳氏危言開諭而竟不然者蓋齊景不能有爲欒高本非令器宮中左右無非陳氏私人言之未必聽而禍已隨之故不爲也迫公旗一指國人蟻附而欒高逐矣後平仲又爲無字盡策或曰晏子以讓免禍故以正告



之或曰陳氏之大不可謂非平仲之力或曰晏子欲張公室故教之分室於公子皆以爲不然無字老奸厚施二字是其世傳衣鉢無故而逐欒高國人必以爲利其所有故一番新政盡反欒高所爲公族歸心人人悅服而我已坐享其實又何待平仲之謀屬如彼不欲致公晏子豈能强之哉平仲明智人也知爲陳氏所忌助陳鮑之問曰何善焉不覺破綻全露因此納交於無字殷勤獻忠謬託知已以圖免禍而無字亦若肯受讓言奉敬惟謹其實不係此也無字何以先與鮑分室蓋鮑受而桓攻於公使公猶鮑而德桓爲他日逐鮑之地也與啓之旁邑固其居於莒故以旁邑廣之不受者志在高唐耳而穆孟姬代爲之請知

以無字初定世族已傾并不可明他

極寫逐葬之盛踵鞌已完以下類叙逐葬大夫以昭子之言爲主

叔孫子產料其必叛亦見逐則亦見逐侯竭其國之所有以事晉



阻之矣此傳之微意也

戊子晉平公卒如稗竈之言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趨如晉諸侯不書公見訃於郊停始用鄭子皮將以幣行之贊用幣必百兩載幣則百乘百乘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也用不行也不書公見訃於郊停始用鄭子皮將以幣行之贊用幣必百兩載幣則百乘百乘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也用不行也

孟僖子叔孫昭子絕無一言蓋意如之惡甚於宿皆有鑒於臧孫見逐之故而避其鋒嗟乎武仲在魯其必有以

經書三大夫帥師傳發明聖人罪意如之意故獨言平子然則取鄆季取之也用人季用之也喪心滅理至此而賢人於莒社以人祭胙生備注滅式仲在齊臨之曰周公其不饗齊祭乎周公爰義啓無義詩小雅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偷也此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人於畜牲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鄆莒邑取鄆不書公見訃於郊停始用之○古冷反



以邾字初定世族已傾并不可明他

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禮葬而又命孤孤斷焉在哀三年之喪如斯絕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迫而受明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之又盡哀

其徼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不忠不知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按我不足以知此

此一段分兩節結傳正見在義理中有不可不慎也

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强子退昭子謂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稱致諸君君以爲忠而莊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而疾公送葬而歸君親推之車而送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身自取此禍

晉平卒而諸侯使送葬者十有三國故晉當平昭之世諸侯益睦文襄以來無此也然而五國秋君平不能討十二會盟其最失策者無如宋之盟楚虔大合諸侯忿意殘滅晉惴惴屏息方且爲女於賊廉恥盡矣故於其卒也傳書送葬之盛以見時當全盛勢有可爲叔向多才不難輔弼魯有昭子卽有子產皆諸侯之良也奈何甘爲楚役哉昭公初立於乾侯之時幹蠱之任晏安猶昔恐棄德曠宗而非其國矣故末書昭子弦之佩哉傳爲晉昭危之也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平公太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戚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其處

公子以小忠王竟然有之力可常



侯引起便合下叔向一段議論

庚午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補正楚子虔改名度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申申大人歸氏薨往解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比毗仲採邾鄉于盟于祲祚地關○祲子鴈反○秋季孫意如帥師城費○費扶地反○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補正楚子虔改名度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申申大人歸氏薨往解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比毗仲採邾鄉于盟于祲祚地關○祲子鴈反○秋季孫意如帥師城費○費扶地反○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

景王問于晉弼周大夫○晉良反曰今蔡侯般弒其君而大利所以壅積其罪歲及大梁蔡侯般弒其君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罪歲及大梁○梁美惡同必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十年蔡世復故知楚凶○弒試也凶不足伯而陸氏酒讓其淺之乎知天道非也言天人感傳厥不足伯而陸氏酒讓其淺之乎知天道非也言天人感應其威赫弈欲王脩德以凝命也○意者太子靈未卒而子朝已能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罪歲及大梁蔡侯般弒其君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罪歲及大梁○梁美惡同必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十年蔡世復故知楚凶○弒試也凶不足伯而陸氏酒讓其淺之乎知天道非也言天人感應其威赫弈欲王脩德以凝命也○意者太子靈未卒而子朝已能

雖蔡於感恨其不罪○恨戶懇反今楚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行蔡侯不可○二句內事如無行蔡侯不可○二句內事

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無道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圍雨王滅陳蔡○道人心之昔靈王喪身亦起於滅陳蔡二國○起發也棄疾言凡例也

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無道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圍雨王滅陳蔡○道人心之昔靈王喪身亦起於滅陳蔡二國○起發也棄疾言凡例也

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立焉聞楚子將殺之以討蔡故不克然昭聞之不信以安

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立焉聞楚子將殺之以討蔡故不克然昭聞之不信以安

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陣命而逃歸之事在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矣能久矣乘克有績以喪其國紓克卓夷而隕其身爲紓區區而陷之難之是以無拯不可救助也不可復振救之是也皆以爵書著其以強凌弱之罪有俱名者如今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是也虔與般皆弑君之賊



也城本宜討而討之者亦賊是以般殺般也故書名以兩其罪此聖人之特筆也以景王起而讎宣終何也王問



莫叔之時楚未嘗誘般也般之弑景公已十二年如王靈稍振必能聲般之罪命諸侯以討賊乃以葬叔之忠勞無如何而甘誅之楚傳叙此倜周也棄疾圍蔡之時蔡世子孤軍自守晉爲盟主叔向告以天將斃楚示以順天行討事半功倍而韓起不能傳叙此惡晉也嗟乎君相不言命夫天皆天所不能假助者也故寫楚事總以晉夾寫有深意焉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惡三家也斯時車馬卒乘皆爲三家有武也齊歸於是月卒祀君之大喪漠不相關何怪後此之朋比逐君乎然皆公致之也公無威容已不顧其親矣齊歸傳謂敬歸之嫁褻之喪昭之母也自昭之哀何以無卒敬歸之文蓋昭公爲意如所逐而敬歸之卒爲意如所制不成喪故不赴諸侯亦不書於史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略喪不宜爲之盟會必

周云逆氏在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泉即魯邑扶今在山東寧陽泗水間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

天降之也

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即人女令反自禮辟宿於邊氏生懿副助之遂爲彼反逆初又反

子及南宮敬叔於泉即人其像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變生

有子無相弃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遂氏之

穆子庚宗之宿有夫之婦也斯謂之淫宜有淫禍此女有

夢泉即人請於僖子凡不以禮聘皆謂之奔育二子而師事聖人南容更爲商弟孟氏之廟有光歟

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惡楚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喪君而立

蔡物以無親作人學解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不書救蔡姊子皮不渠救蔡也

元年楚子

鳥喪叔叔向之言一轍

清夜自

所採止此

歲在大梁後二年十三晉人使狐父告大諸蔡於楚曰歲星周復於大梁自開兵端興中國之大以國之衆不能辦楚一鬥良有由也

荀吳一呼如夢初覺厥慙之會者八國齊宋大國在焉斯時蔡世子有方嬰城固守故死弗去不忍忘親事讎以丐一日之生也相持八閱月日待諸侯之救而此時荀吳善戰魏舒善謀刻期進師敗楚救蔡豈非覇者之舉無如韓起之憊而又夢也請蔡於楚益爲楚輕楚人弗從坐視佗戈復讎之孝子縛而爲山川瘞祀之幾牲噫雖起之罪烈矣

吳子產曰不能救蔡也早知韓起矣

單子單成公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林解其親遊下惰惰然其言本徐奄奄然）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孔疏著定謂佇立定處）考張慮反會有表（會謂設表以爲位號）帶（帶謂帶以爲表也）閑（閑謂事序也視不過結衽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視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無守氣矣（林偁無守氣神氣不守其體也）

天王聞晉將有救蔡之師於是使單子來會盟錫以王命使以大義討賊救患也單子守氣貶失視下言徐韓起蔑氣不揚縮首股慄傳大書叔向之言以見蔡人危急之狀皆人方從容臧否人物君子知其無救蔡之志也以發明經不書救



九月葬齊歸公不戚晉士之遲葬者歸以諂史趙曰必（趙言昭公必出在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祀不（侍猶俟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歸佗姓所生之子也奚氏乃歸母不姓歸佗姓也謂齊陷所生也）

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長也）君（君謂楚）無戚容不顧親也（罪公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爲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裏公卒而昭公有嘉容今之不戚亦嘉容之謂也（叔向云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使百世下人子讀之無不痛傷何況弔者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太子申無字）



曰不祥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陳氏）

四月楚弃疾圍蔡以偏師圍之也至冬十一月傳書楚子滅蔡是虔以全軍繼至百道俱攻而蔡不支無字云用諸侯則有已立爲君經稱世子傳舉其謚明其爲父復讎得死孝之正也若有者可以風世之爲人子矣用人以祭始見於宋襄則所相既沒之後也再見於意如三見於楚虔則所謂將息之時也

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

叔向之料單成子魯昭公何其神也其於蔡之當救楚之易伐非不憭然而黑不一言知無補也蓋脫自叔虎之戮幾爲范匄所殺幸而得免遂以遁言避禍且素有賢名

四明　婁炳璋　輯

昭公六

經　辛未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杜解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侯元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故陽今直隸唐縣東林慮齊景公有志復霸○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子定公寧立○夏宋公使華定來聘華定華公孫○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貶也○晉荀躒帥師伐鮮虞○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楚殺其大夫成然傳在葬鄭簡公上經從赴也○楚子伐徐不書圍以告○晉伐



鮮虞鮮虞伐鮮虞而不救陳蔡力非不足也棄諸侯也

傳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在魯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三年夏齊六作齊納之受賂不克也至此又六年再納之

儀置于唐竟不知所終可知復國之難然在景公已爲僅見之舉公羊乃謂伯于陽是公子陽生之誤壹似齊景欲納其子而不得者誣甚矣

三月鄭簡公卒目抄子產知釐將爲葬除道葬及游氏子大叔收族而速葬何也

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毀廟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敬毀廟之辭

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前墓之室有當道者不在鄭先公舊

之廟却忍毀人之室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新元公立

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樂且有譽處也又曰令德來教德可以翕百福攸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也寵光之不宣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定出奔傳上年華亡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

乃復取鄆之役在十一年 大逐如晉而齊故叛公子愁夫 魯不書還不復命如晉不書還不書於晉侯享諸侯故史不書簡公

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 未葬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 荀吳

也善晉不專之情 孝子之

子曰有酒如淮 水名有內如阜 山名



拒以季孫取鄆辱其君也晉欲享魯而見辭以子產知禮尊其君也然桓九年曹世子之蒸鄭伯如晉而見辭以子產知禮得侍父疾也此年子產請免喪而後享則知諸侯之不守親喪也 雅歌投壺極爲韻事而嫌隙忽開棘起爲政荀吳何得有此蓋政出多門起不能獨主也

楚子謂成虎若赦之係也遂殺之 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 若赦之係 或作鼠今楚子信讒而記討成虎云虎成熊字

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六月葬鄭簡公 傳終子產劃享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鮮虞姞姓別種 昔陽汲今直隸新樂縣西南有鮮虞亭昔陽今藁城縣西南與新樂接壤

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綏泉歸 肥名有內如阜 山名綏君中此爲諸侯師中

肥白狄也餘皇其君名補註肥鼓皆白狄微稷不書者併後伐鮮虞按肥今冀城縣西南

意在滅肥道經鮮虞恐肥聞之有備也故僞會齊師而假道昔陽肥之塞邑也昔陽入遂一鼓滅之爲鬼爲蜮則不可測即荀吳之滅肥可以知前之圍鼓矣

此類敘格

周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虞人逐絞而立公子跪蔣與衆也臣使曹事也逃冬十月壬申朔原伯絞奔邾地甘簡公士無子立絞弟成景公甘簡公之先君成景之族貉劉獻公之先君遇之先君

馮云半幅寫十餘人而不見梁陘郤其傳之深

其餘過過將去成景之族周卿士劉定公丙申殺甘悼公過而立成公之孫鯔平公劉獻公太子欲使殺過從劉氏勤王或德獻丁酉殺獻子之立已欲甘悼公卽過之先君

殺瑕辛于市及宮變纏王孫沒劉州鳩陰忌死陽子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

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滅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三

景王之世毛得殺毛伯過而王不問也至此甘原之族又以下攻上且被殺如此之多而王又不問也於是朝官不明大義各樹其黨子朝之亂也

載甘原之禍所以起周亂也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氏貴邑宰南蒯謂子仲公子憖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家季氏財子更也代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之子小且告之故語以欲出季氏而不見禮故傳言叔孫之兄

季悼子平子父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今將行何事可冒險爲之乎且昔叔仲帶欲出季氏而不得其位故傳言叔孫之兄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氏貴邑宰南蒯謂子仲公子憖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家季氏財子更也代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之子小且告之故語以欲出季氏而不見禮故傳言叔孫之兄

季悼子平子父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今將行何事可冒險爲之乎且昔叔仲帶欲出季氏而不得其位故傳言叔孫之兄

汪云勞駟喝接下作兩層事故逆折之

故使昭子位昭子白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始也禍在若因亂討若不廢君命及此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閒命矣言因亂討若不廢君命吧不敢懈怠也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凡陳傳家語

則固有著矣著位昭子朝而命吏曰始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仲子謀

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凡陳傳家語及郈閽教叛遂奔齊而擴盡此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憂深思而淺謀遠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圍家臣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微以感之南蒯枚

及此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閒命矣言因亂討若不廢君命吧不敢懈怠也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凡陳傳家語及郈閽教叛遂奔齊而擴盡此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憂深思而淺謀遠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圍家臣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微以感之南蒯枚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三

比周比周之黨也五父衢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補正惠伯稱其義言剛無

以當之人臣則以衆外順以事主斯謂之忠乘墨嗅之飾而和以率貞信也斯謂之信故曰黃裳元吉黃非

故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補正惠伯稱其義言剛無

以當之人臣則以衆外順以事主斯謂之忠乘墨嗅之飾而和以率貞信也斯謂之信故曰黃裳元吉黃非

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黃

下不忠不得其飾裳

可飾也吉可如猶有闕參成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貴欲鄉人酒

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黃

下不忠不得其飾裳

可飾也吉可如猶有闕參成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貴欲鄉人酒

不爲事不誠不得其極失中外內倡和爲忠不相率事以信爲共行也供養三德補正忠爲善非此三

非忠信誠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不爲事不誠不得其極失中外內倡和爲忠不相率事以信爲共行也供養三德補正忠爲善非此三

非忠信誠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孔疏言黃裳元吉之易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占危險之事今將行何事可冒險爲之乎且黃裳原爲下飾要爲險則

孔疏言黃裳元吉之易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占危險之事今將行何事可冒險爲之乎且黃裳原爲下飾要爲險則

裳壞不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據必三美

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據必三美

猶有闕謂不成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貴欲鄉人酒

猶有闕謂不成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貴欲鄉人酒

費鄉人或歌之曰我有閒生之杞乎言蒯在費欲爲亂杞生柯剛非宜也從我者子乎孔疏若能從我之言去我者節乎節脫之行倍其鄉者非其人耳

我者子乎不爲亂是爲男子去我者節乎之行倍其鄉者非其人耳

昭子一言而季不敢逐小司見平本無能討季者

恥乎鄭猶已乎已乎孔疏之不能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爲明年季孫傳張本

逐叔仲小以自邾激以自小聞之不敢以自邾激以自小

曰吾不爲怨府言不能爲怨府叔孫乃爲怨府傳張本

季孫專魯幾移社稷懿能起問罪之師告於公而奉命行之是討賊也豈等於無名而作亂者哉謀洩畏季其出奔非得已也固早知公之必陷後矣書之哀懿也亦危公也

而傳獨罪南蒯者何哉蒯父南遬荼毒叔孫小父滯與之濟惡皆淵網令終乃蒯以不禮之故要懿小以圖季名雖正而其心則非也公不辨南蒯爲何如人而誤入懿言欲



興懿至晉藉晉人除之豈知此日晉卿與吾季孫相爲一氣哉於是公歸懿徙謀不得達蒯以勢孤而叛懿因費叛而季孫之氏知公之與謀且知公欲以晉謀公者何所不至乎傳又於南蒯之將則其厚結晉臣以謀公者何所不至乎而弈所留者一小耳

叛詐戮一歌非爲蒯惜也以見事必無成而禍已禍人也以見假公濟私而無關大義也以見其謀已洩而季早備之也以見賓必叛蒯而不能爲用也則懿之弈公之孫不由於蒯也乎然痛斥南蒯則惡季孫之義不明故前後述叔孫正論侃侃不附賊臣以見懿之討季孫者未始非大義之激發而惜爲南蒯之所悞也

楚子狩冬獵於州來次於潁尾杝水之尾在下蔡西按今江南潁上縣之潁口使蕩侯



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齊王勇也齊王姬王姊文姜之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皆有分珍寶我獨無有今吾使



並事康王成王四國皆有分之爺我獨無有今吾使

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音急王孫牟衛康叔丁康伯燮父之子伯禽父子伯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辟在荊山篳路藍縷林服路車也服柴爲車衣服蓋樓以處草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以處草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王見之去冠被舍鞞鉞敬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冠秦復陶冕所造翠被以翠羽飾被也翠被通訓古字豹舄以豹皮爲履舄

服飾名與詩以豹皮執鞭以出敬吟誦自雖爲云一片琴心欲向子莊彼淺去莊彼淺云

執鞭以出敬吟

僕析父楚大夫

從右尹子革夕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鞞鉞敬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楚君封周公之胄唐叔康叔之弟燮父之子禽父伯

並事康王成王四國皆有分之爺我獨無有今吾使

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音急王孫牟衛康叔丁康伯燮父之子伯禽父子伯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數百年於此周室分又欲與鄰爭田又欲使天下諸侯臣服是所謂貪而愚者

人世世襲滅所附者如楚所以滅陳蔡而不附楚所以亡



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齊王勇也齊王姬王姊文姜之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皆有分珍寶我獨無有今吾使

並事康王成王四國皆有分之爺我獨無有今吾使

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音急王孫牟衛康叔丁康伯燮父之子伯禽父子伯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以處草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辟在荊山篳路藍縷林服路車也服柴爲車衣服蓋樓

王見之去冠被舍鞞鉞敬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冠秦復陶冕所造翠被以翠羽飾被也翠被通訓古字豹舄以豹皮執鞭以出敬吟誦自雖爲云一片琴心欲向子莊彼淺去莊彼淺云

執鞭以出敬吟

僕析父楚大夫

從右尹子革夕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鞞鉞敬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楚君封周公之胄唐叔康叔之弟燮父之子禽父伯

數百年於此周室分又欲與鄰爭田又欲使天下諸侯臣服是所謂貪而愚者

人世世襲滅所附者如楚所以滅陳蔡而不附楚所以亡



王命剖圭以爲鎮秘鎮斧也柄也鎮者威儀之鎮

王入視之折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

以已喻他人以白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王之喉嚨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王之喉嚨

國其若之何如響應聲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王之喉嚨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楚史名趨過王曰

卿得左史秦趣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皆古書名邱或云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土地所生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禮鄉誥以邦事詔之九邱邱地也所生謂之九邱八索八卦九邱九州之數也諸家各以意言故壯但云古書爲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九州之志也馬融說三墳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古書

即從墳典上析出精言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周王名欲肆其心炫極也周行天下將皆

此向正居功父周卿公謀父名祭公方諫遊招常揚反王是以稷沒不

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招揚反

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所

筑於祇宮音支祇巨支反

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悊悊安和貌一心敬式用也昭明也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

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方圓之則皆如其所知能過盈之心蘇氏曰必至於飽則民不堪命矣形家謂傷民之力也則王揖而入飫不食寢不寐數日革之言不能自克也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哉林氏慥明年楚

或曰楚靈之凶暴何以子革一言而寢食俱廢夫子何以欲其克己復禮也愚謂凶人無所不爲而惡貫滿盈忽爾良心感發悔恨無及不獨楚靈也於此可悟人性皆善通篇以醉飽二字爲主腦醉飽者盡情不留餘地之喻亦非大惡極之喻也從起句追出次於乾谿加以懼畏三字重

醉飽無時覺上半篇無非此二字



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方圓之則皆如其所知能過盈之心蘇氏曰必至於飽則民不堪命矣形家謂傷民之力也則王揖而入飫不食寢不寐數日革之言不能自克也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哉林氏慥明年楚

或曰楚靈之凶暴何以子革一言而寢食俱廢夫子何以欲其克己復禮也愚謂凶人無所不爲而惡貫滿盈忽爾良心感發悔恨無及不獨楚靈也於此可悟人性皆善通篇以醉飽二字爲主腦醉飽者盡情不留餘地之喻亦非大惡極之喻也從起句追出次於乾谿加以懼畏三字重



侍者曰吾殺人子多矣能毋及此又告子革曰衆怒不可犯大禍不再皆從醉飽後悔悟得之者傳引仲尼之言謂人當及時遷善無如楚靈之將死無及也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叛人之名家臣僭邑稱不書

晉之則書也仕者大夫之稱也書名大夫之罪也仕者大夫之稱也書名大夫之罪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子乾谿公子比在五月又不書君比則不當書人楚若書人異于州吁無知不書人衆人異于石碏專殺公子比若書公子則異于州吁無知不書人衆人異于石碏專殺公子比若書公子則異于州吁無知不書人衆人異于石碏專殺公子比若書公子則

戍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魯不堪晉求謂悉宏多公不平盟之執不得不書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季孫威重過於君史書季孫于蔡陳侯與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吳滅州來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邑克○杜解為費人所攻不書諱費叛臣之罪說費季氏腹心之地季氏討之三四年不服間隙孰過於此昭公與滿忠通誠者鞫其兵伐之季狀必敗及季氏既服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魯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人感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或曰冶區夫為意如謀則得矣如公室何愚謂非也南蒯之欲張公室為不禮於季氏故以是為名耳以偵險之小人托君子之名義祇見其一敗塗地徒苦其民而已懋與小為公族大夫猶有公室之心故經之立義於懋書出奔明所係甚重傳於叔孫之不逐小見守正不渝至南蒯之叛之奔皆不見經以為其人其事無閎輕重也傳大書區夫之功竟非以息亂而逐南氏哉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邀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遊居田遊居氏所以怨邀許而賈許閻遷許大夫蔡公知之曰欲速秣伏速入楚且役病矣請藩焉而已孔速蔡公恥未乃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于守而行守國中之會越大夫戮焉越大夫常壽過申會所殺也章龜以棄疾有寵故城然事之故遂氏之族及遊居許圍蔡消莫成然故事蔡公猶故不書越也弒君而不果至今在楚王奪章龜令尹子中舉邑而使為郊尹沿郊竟大坎舊壁之命故使城然事之故遂氏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申會所殺也章龜以棄疾有寵故城然事之故遂氏之族及遊居許圍蔡消莫成然故事蔡公猶故不書越也弒君而不果至今在楚王奪章龜令尹子中舉邑而使為郊尹沿郊竟大坎舊壁之命故使城然事之故遂氏之族及遊居許圍蔡消莫成然故事蔡公猶

又弭成然章龜邑而使為郊尹沿郊竟大坎舊壁之命故使城然事之故遂氏之族及遊居許圍蔡消莫成然故事蔡公猶

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陵按今湖北縣西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按迎比使觀從從乾谿之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亦稱其二子從而告之告使殺靈王之太子祿及其二子也靈王聞之棄疾使觀從從師于乾谿

又平叔比校之說

侍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對曰無與同○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取國○不得同惡則以相咻○咻呼也須內味有賢人常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衆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四備以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而動可謂無謀○名子干時楚未有大變○楚人無愛王虐而不忘○無德而思報可謂無德○忘之甚○楚君子干恣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倩乞人言○楚民無怨心先神謂羣命之國民信之羊姓有亂

叔向定弒君之案

子干以弒君向云然○城方城也時穿封戌○城外屬焉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

又論棄疾迎說一過

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無愆四也○備○貴如居常五也○棄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敬其貴寵則席子也以神所命則又之○子干之官亡矣○位不尊○非令國亡者無○其寵棄矣○父既沒敬民無懷焉德○無與焉○無內將何以立宜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賢○謝

門氏曰棄疾迎女言請川亡困鳳將國遣質形主也

曰齊桓衛姬○亦德之子也○有寵子儀有鮑叔牙寧須無隰朋以輔佐有苗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鄙有國高以為內主○高氏齊上卿○欲也施舍猶言布○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子儀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

故假其命以名比遂殺之故稱弑
疾厲細之微誰不聞之而事爲比謀甚非忠於比者哉比
不能從親從主卒死於棄疾之手遂弑比於棄疾以告於諸侯夫孰憎於志而棄邪
地以明比實弑名而因以
爲下林秋當誅罪於棄疾而仍以比書者何哉蓋比自立
爲君也虔不死於棘閽而實死於背梁之濵觀從爲比之
腹心而乾谿質從新王之威介則靈之弑比爲首惡矣然
比首惡而棄疾則其從也其殺比也以討賊告諸侯聖人
於弑虔之下即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明志在奪虔之
國比不弑虔彼必弑虔比既弑虔彼即殺比而棄疾之逆
形自無可逃戌曰比之自立爲棄疾所賣耳何以受首惡



之名曰傳恐學者之有是疑矣述叔向之告韓宣曰取國
有五難則靈在而比欲取其國也又曰犯五難以弑君君
則靈在而比欲弑其身也靈之弑比與棄疾共志同也志
同當書其重者合比而罪棄疾則亂臣賊子自立爲君皆
將爰罪於造謀翊戴之人豈萬世之公論哉或曰何以異
於陳乞曰陽生大舜乞名之也發難者乞也比之冰釋從
名之棄疾不知發難者比也棄之弑陽生詩於乞之勸之
弑也靈之給比致之比未嘗請於棄疾也安得以乞例之
或又曰比未嘗在臣位何以書弑其君曰比本晉十三年
未嘗以虔罪請討於晉比無討賊之志矣志在討賊雖
捉兵而入亦爲問罪之師無討賊之志思得其國而殺之



即躬耕晉鄙猝然而大無解於弑況晉
底蘄固遂寵於靈而籍屬未絕也乎或曰傳更述桓文之
事不已贅乎曰棄疾與比皆無君之人不可以有國時有
但文則振憤一呼天下響應而楚患可除豈徒陳蔡之復
哉乃韓宣叔向不務討賊方乘此而爲平即之會可惜也
晉成侯郟石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賊心賊其爲取鄭故鄭取
在十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將欲以晉德
叔向安六卿又
分同載晉示
威服乃進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
可吳子辭乃還會辭不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十三
萬羊舌鮒叔向擯兼司馬遂合諸侯于平即曰討賊城濮之戰
人羊舌鮒弟不過七百乘蓋較
以六卿爲主
也篇中並未
時出兵大率
不過八百乘及道路啓閉亦不
之弑不過八百乘及道路啓閉亦不過日發
也篇中並未
時出兵大率
不過八百乘蓋其盛時兵實在國故力當有餘到此
諸侯久戍不
歸吳也



伯業咒衰欲以戒靈驚聲諸國
于乘掩國內之乘而出也子產以幄幕九張行次而幄冰而幄冰不張
幕軍旅之帳疏云四
九張之九張九幄亦九張
子大叔相鄭伯以會于
子產之適宜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刻蔑者蔑之人
太叔之從者使衛應之衛大饑叔向糞虎
子產就數之
平叔納晉侯
之類對案語
百餘箭
四千乘納魯
王室成家
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粟虎
辭未敢擅取此衛在晉之宇下也而敢有異志劾蔑者異
於他日敢請之請止叔向受粟反錦受其意且非貨
舌鮒者貪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彼事也子皆以君命賜之
也
其已以林鮒囚之其可禁止客從之未退而等之蔑者晉人聞
蔑人不可必故
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王聞之曰抑齊
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

爲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蓋督也。庸有功也。討之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狎老元戎。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我君討齊。我車在前。脅從。遲速。唯君所命。行道也。遲速。唯君所命。

已在此矣。今君弗利。敢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六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七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八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九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十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十一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十二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十三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十四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十五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十六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十七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十八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十九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二十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二十一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二十二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二十三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二十四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二十五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二十六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二十七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二十八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二十九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三十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若皆用命。何盟之辱。以托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辱而無業。事則不經。之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業。威序則不共。禮須威昭。告神威昭。而後共。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明而後信。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昭公十三　三十一

義。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令諸國各記其職貢之業。聞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不終。所由傾覆也。棄廢。無禮。無經。無經。

絕云叔向之意若告君無事不成。是時而欲子產以禮義人

暗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齊侯承上示威來起下齊魯就事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有禮。主先終貢。諸侯懼有不治。奉承弭職。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不以往。遲速。唯命。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討貳。則有辱盟

之也。秦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鼏大懷錦。奉壺飲氷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稿往。氷蒲冒。附注此云氷即氷耳。蒲匹夏六月。晉人以暮氷不當以爲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惠伯從。氷。又作服。惠伯。子服惠伯從平子歸。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竟。猶決無爲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仲尼謂子之善。於是行也。是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只君子。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嫌爭競。故以禮明之有常禮也。嫌爭競不剛。故以貢賦。嫌之有常。

穆子揖叔孫。齊人不服季孫。取鄆。弱令不行。平卽之會。盟齊也。討魯也。揖國與師。純以威。劫然六卿皆委廢無志而諉其事於叔向。故叔向之言皆六卿之言也。或謂叔向倡爲此會。以稍延衰晉之業。不知卽爲大夫求有軍行。如六卿不聽。其何能爲。或謂叔向德卑材薄。不知其品地最高。規刑書以德。禮豈肯以威衆制人者哉。蓋老成名德。信於時君。重於列國。故授之意而借其口。以出原非叔向之本意也。叔張。幅。叔。淫。劓。羞見晉無執政之子產而皆求貨之叔。齊人之貳。賤。此之故而季孫之執亦此之故也。夫季孫國賊也。正其四分公室。納叛取鄆之罪。逐之殺之。其於齊人之服何待。煩言乃求賂不得。疾魯如讎。惠伯信蠻夷而絕兄弟。其諭甚正。叔向無以難之。故撤過魯君。直揭季孫之罪。又恐唐突六卿。借以南蒯子仲之所憂者一炊。抑私門張公室。等語。深向。箇口不敢言。苟非卑卑。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卽位。既封

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平王得安民之禮故諸侯楚滅以爲邑唯唯也傳言國分何而遂平無西也蔡侯悼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太子有平侯悼大子之子歸于陳禮也悼太子平侯陳惠公

興滅繼絕者王者之政聖人之心也楚平即位而首復陳蔡聖人予之故書其事封之罪而以日歸爲文或謂不許楚之專封即非楚又孰許其專封哉蓋其功即所植存三國之功而其不請命於天子無深求也即貪陳蔡之力亦不必刻論也傳體經義連用三禮也津津樂道不啻若是其口出焉　許胡沈未滅之國道房申楚已滅之國未滅者復其君於故國已滅者復其民於故邑也不書楚不以告故史無文晉伐鮮虞楚復陳蔡兩篇連叙得失相形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啓公上　三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靈閽廬一歸國遂葬事故特志

公如晉尚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謂篤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儆之乃使士景伯如楚告將爲之城邗以懲晉侯則楚歸晉侯而公亦見晉固將歸季孫矣然公請於晉侯則楚歸晉侯而公亦見重非晉卿所樂而季亦不願也故拒公之行然後彼可市德季亦悅恩而兩國之君皆不重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之罪而晉不能討也意如因人免患本無保身之哲墮計先歸復解事之明叔魚能而叔向不能者蓋叔向無空中結撰之言又一不能下舍辛紓之泣

吳滅州來以州來封季札

楚也子旗請伐吳以州來封季札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抄

楚之亂也平力不能討故云然

州來近楚小國楚之附庸也七年吳入州來至是滅之乘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以季孫之說曰以季孫說之使歸許歸又欲歸之穆子曰得假道而歸作上來說制

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按此八字深作川人

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差也於晉親親與大賞共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哉晉非獨可事穆子告辭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拘留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

盟會見遣不敢淹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猶魚也能乃使叔魚見季孫曰昔猶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豈褒二十一年坐叔侯與梁氏爭田并得罪微武子平子之賜不至於今

讀左補義　卷三十八　啓公上　四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乎而不歸猶也閑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以信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之禮

此合下節爲意如歸傳出色寫惠伯正痛斥季孫然晉之執也以貨賄不及其釋也以土地猶大六卿皆言利夫豈意如之罪哉惠伯若有罪死命可也是明言季孫有廢斜之罪而晉不能討也意如因人免患本無保身之哲墮計先歸復解事之明叔魚能而叔向不能者蓋叔向無空中結撰之言又一不能下舍辛紓之泣

讀左補義卷三十九

四明　姜炳璋　撰

昭公七

經　丙午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子平公頃立○夏四月○秋葬曹武公○戊申公立是年葬公立胡傳時意如專政而莒亂作卒于公頃立○

傳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子平公頃立○夏四月莒子去疾卒拨著即公之弟共公庶與立胡傳時意如專政而莒亂作卒于公頃立是年葬公立胡傳時意如專政而莒亂作卒于

行則仍予之爲欲爲君子者之勸

秋八月莒著卽公卒郑公著卽公子不戚國人弗順欲立著卽公之弟庚輿（莒共公）蒲餘侯茲夫（莒大夫）惡公子意恢（莒公子）而善於庚輿郑公（郑公子）而善於意恢公子鐸（亦莒公子）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爲下冬殺意恢傳）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不知有親不可以君國子意恢忠於郑公者也國人皆不順而意恢獨身持君之危意恢不死郑公不可逐也故先殺意恢微國之大夫不書而意恢獲書義在此乎

（用筆互見極錯落有致）

（郑公著卽公子）

（莒大夫惡公子意恢莒公子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郑公）

（意恢傳）

（爲下冬殺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之德不知度與養氏子旗之寵蔡由基之後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子旗之子居郎以無忘舊勳（官說富辰之言曰報天下之王言也然則報者當如是也郎音無）

（能施於國其子適以殺之也）

（惡民赤族九無論）

上篇方敘平王棄賢息民儻然弭者新政至此則殘酷不仁昏亂極矣而猶以無忘舊勳爲塗飾也傳書之爲特功者戒

冬十二月蕭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郑公弃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鹿公子鉏逆之有賂田莒賂齊

（汪云以叔魚爲主一賂一殺從叔魚起）

（汪云卻重叔魚）

齊景於燕之出君取賂而不討於莒之出君納不正以取賂蓋無往而不以賂也猶告晉侯略田後此伐徐則又取賂



曰與君代興吾誰欺

晉邢侯申公巫臣與雍子亦故爭郤（許田）邑子（楚人）爭郤（六反）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官理如楚叔魚攝理（伯代景）裨官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也斷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拔疏云襄二十六年傳衛巫臣弃晉之郤是南鄙之田而卻邢侯爭之以直在雍子）晉人與之郤（則郤是南鄙之田而卻邢侯爭之以直在雍子）

何以納女於叔魚晉語云邢與郤比爭疆界蓋雍子治郤田而越界至邢也）施行雍子自知其罪而賂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幾死可也施行也生幾死可也幸也旌也以買直劓也斷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取也美爲昏墨貪以敗官爲墨不潔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汪云卻重叔魚）

（迎書三者皆死刑）

（惡民赤族九無論）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疏云晉語邢侯閒之而逃遂施之而無以寬衛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暴虐頗也加三利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猶義也）益已（猶義也夫）

（邢侯氏施行也行罪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於邢侯廢其族也）

（按義也夫乃自作呼應）

天下有直而不合義者叔向察之

晉平昭之世大卿尸位而公忠自効憂及公家惟叔向一人此篇卽叔魚一事想見義直全體晉之衰以政柄不屬也陸貞山於叔向之三言攻之甚力不知兄弟參商古人不幸不能化儆爲仁祇堪隨時調護乎卽之會直斥其貪反錮而飯之安衛人全叔魚也季孫之歸韓宣不肯受還

假手叔孫用其長也使以貪詐告之君而黜之如貞山之說則奢其邪謀幾何不至如叔虎之禍其宗且六卿孰非叔孫叔向又何以治之也至於囹獄相殺非叔向殺之也陳尸於朝不正刑書何以爲國故大義滅親石碏行於父子之間而君子謂其純臣殺視猶義叔向行於兄弟之間而仲尼稱其遺直覺前後同符殺親益榮自後人觀之則終叔向原無此意而或以攻傳謬也

甲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夷昧卒札逃去乃立夷昧之子僚後諸樊之子光弒之）○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杜解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按相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其入叔弓最卒遂盡去其樂而終祭事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闕樂不樂而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也○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之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五年春將祫于武宮戒百官（杜解祫齊桓慎七日致齊三日也）○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之日有食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氛也眚也（祲陰二月癸酉祫叔弓涖事乎涖臨也）大臣卒故去樂（蓋見于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

方其祭也叔弓顓焉猝有疾而死高氏云豈直雉鼎之變已哉曰去樂則諸樂并去不獨籥也此爲禮之變故書於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去樂）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周景王子陳傷見王后崩不書太子之母也陳傷私老婦先夫卒不得有謚景王未崩太子未之母也）○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太子壽王太子卒不書）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白狄之別殷敬侯滅鼓今直隸晉州治）

非禮也

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鼓穆子曰好惡不愆過民如所欲鼓何故不爲移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也民如所欲歸事無不濟或以城來吾猶何好焉實所甚惡若所



序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上位又謂其上之人上位者）○晉人在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徵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失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飛蓄吳）

去吳所以背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飛而背楚言無極之亂楚其病根在謂朝吳吳與平王爲同謀人王曰殺吳不及此其忿當矣子此時使正無權之罪必無後害彼他巧言反以爲忠自此全無忌憚也

賀景賜曰據傳朝吳未得爲卿也出奔則書毋亦謂其存蔡之功乎胡氏專貴朝吳舍大而苛其小也無極之語吳也使之有功大賞薄之心甲一厚字以中吳之隱其語



在上位者又使之有讎偏侵已之慮用一難字以中其上之隱平之得國發軔於蔡蔡必速飛則又中楚平之隱然其病皆由於有欲苟無欲讒人得而中之哉　朝吳觀從皆忠於蔡其功偉矣庭信讒而逐其興復之臣何以爲國

幽梁逸

好何無以復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遽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此謂能足刷覺役倒載耳人而結守備圍故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滅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守猶保舊賈怠無卒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卒義不爽若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有見必死封人謂守者曰城可入也其能獲故因以示義疏云十七年荀吳詐祭於雒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貞甲偽維以入昔陽而此時陽得降而不殺者度其力能必獲故有死命而無二心命無歟懷二心者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殺一人以鼓子



歷考中行穆子終勝韓宣范獻一流楚師之圍蔡也則曰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晉之執意如也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見地儘高抒論甚正至其用兵魏舒殺其嬖僕而不怒數建奇功使當文襄之世何遂出從亡五臣下無如今日之晉死灰不可復燃遂徒逞技於鮮虞之伐而已鮮虞者其統名也爲肥爲鼓其國不一鼓人有請以城叛者使鼓人殺叛人尤不易得當此功利橫決能假托仁義豈非空谷之足音哉及鼓人請降而復令修城再守此不可以愚五尺天下豈有降旂已豎猶能拒守乎又豈衆志已離猶可激之再戰乎明示以恩使其歸我益速也不然何不存其社稷而解圍去哉然克鼓而反不殺一人猶見不嗜殺人之意二十二年傳又云晉之取鼓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荀吳滅之故傳述其言而經恕其滅國之罪黃氏以爲小人之尤過矣

冬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平邱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十二月晉荀躒如秦伯○如周葬穆后緡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荀寅樽以魯諱魯所諱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賈猶無有何也感魯喪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賦之物文伯不能服晉而自等於戎狄之其爲伊戾張本緡談使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藏器也冀常也謂可常守之器若魯壺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奚器於王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室不及拜戎不暇況能賦以大事而此時陽得降而不殺者度其力能必獲故有死命而無二心命無歟懷二心者不亦可乎敢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殺一人以鼓子



知有王室夫之母爺也其反無所乎密須姞姓國按今陝西靈臺縣西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文王伐之得其路鼓以蒐關聲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圖所出唐叔受之以處參墟實沈之次晉之分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鉞鉞秬鬯香酒號云周禮有鬯人之官鉞鉞者使之專掌鉞秬鬯香條鬯於上下也鬯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嘗加重有嶽而載於策奉之以土田傳曰有南撫之以彝器有南撫之以彝器子孫不忘所謂福也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二路裘之明之以文章旌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正卿籍談九世祖柳高祖晉以斬反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爲韓氏以少

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爲大史緒脈、典之後、因爲董氏董弧其後也女司典之後、忘祖自當無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後于古格言忘其祖一之師于路獲緒秦秦郎校之子是無後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孔疏王在憂而死不可謂終其天年也王孔疏傳曰何以三年也正謂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喪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孔疏禮爲長子服喪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則夫之於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之義補正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奚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奚器以獻其非由喪也言王不可貪喪賓獻器嘉功之由非由喪也孔疏諸侯自有善功乃作常器以獻其非由喪也言王不可貪喪賓獻器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孔疏遂申也竟也言三年之喪雖貴爲天子當申竟其服使終日月乃既葬而除大遂非禮也王雖不能遂竟其服不宜用之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疏云言王忘已大禮胡既不遂宴樂而宴樂以考成也典典之正禮遂借此以牽附其短喪之說不知叔向所謂雖貴遂服者謂雖天子之貴當遂三年之服預乃注天子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是何敢侮聖亂經至此乎若叔向以后服爲三年之喪止因太子之喪而類言之妻之喪與父在爲母同十三月而練十五月而禫猶三年也乃後世有據此以爲三年者其失正與杜預等爾

太子之卒周本既摧二母弟皆少申宮復頹晏三不知



孔疏戎亂衆經文者爲齊侯伐徐下徐人行成起本楚子誾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陳說見戎蠻遂取蠻氏既而復立之平焉證也故立其子託言經絕之禮不敢取之也二月丙申

齊師至於蒲隧（徐地按今江南江縣北）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甲父故邾地）林氏堯俞曰齊桓討亂興滅繼絕存亡救災恤患以尊天子攘夷狄而安中國其功大矣而其心則公也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無伯也（無伯害哉）夫詩小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定也）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勞（勞也言執政大夫離居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之衰

前篇言王既樂夏亦忘祖所望強大之齊或者繼九合之勳扶周室也豈時勢不可為哉即如徐為楚之與國在所必救畏齊而不能救也因為誘蠻之臬以飾不救徐之故齊師一出三國受成楚不敢抗若能以有道行之荊楚豈至橫行而無如齊猶夫晉也天下無霸豈獨諸侯受其害宗周將隨之借詩詞點出正大夫蓋傳體經義而深省晉卿之離居而異心也　此惜當時之無霸也自盟宋以後又終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不共恪（孔張子孫）後至立於客間（執政掌位列者）禦之也（禦止）適客間執政之適（縣間西階賓升自作階賓升自阼階）後又禦之適（縣間東夾之南西面位也張乃立於客間賓入永升階立於西方）子東夾之南方（張乃始來當從大夫立於西方）被禦適縣間（盡以張既立在西方被禦適客後又益西也）又復益西（客從而笑之事畢富丁鄭大夫諫曰人於矯磬樂肆之間也）客從而笑之（補正言幾見有為之笑而不陵我者乎）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野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孔張服虔讀類頪云不平也獄之放紛亂也）會朝之不敬（外會朝）大國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公兄孔張之）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有祿於國受祿於家）邑有賦於軍（出卿一軍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受賑謂君祭以賜大夫歸賑大夫祭歸肉於公）有著位（助祭在朝）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正我宜子有環（其一在鄭而玉環同工共材自共為雙環歷今宜子謂詩也）在鄭商（故宜子以雙為之矣）一在宋（今宜子謂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子速之怒正以雙為之矣而不陵我也（一番拒玉正字換他一番字）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韓子不可偷（薄也）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所以盡忠於宜子而守與晉之信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紿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屢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若韓子來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補正從他一笑字換他一喜字）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補正從他一笑字換他一喜字）吾又安能（補正憤使我憾便我憾）與子成貪（補正貪是貪而佗今也）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補正賈是求而佗今也）不亦說（細玩）乎（補正玉環同工共材自共為雙環歷今宜子謂詩也）商人曰必告君

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大璋執政弗義弗敢復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鄶本在周畿內桓公也用大更相從耦北北志坂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此更出宣子意外

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艾魚鹽反藿徒弔反毋或匄奪爾有利市賓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也用大更相從耦北北志坂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

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乏諸侯法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不敢爲鄙倚若獻玉

不知所戚敢私布陳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子產所以病塞其端一則宣子在六卿之中尚畏義知理可以告語而必不爲鄙之禍

賀景聽曰宣子貿諸商人子產又拒之謂之句奪則甚矣子產固已辦矣韓子之怒而思所以應之爲制晉張本韓子識其意而夷然不動是可法也

呂東萊曰不與玉瑗其說有二一則以宣子求之鄭倘不與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矣此子產所以病塞其端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中尚畏義知理可以告語而必不爲鄙之禍

敬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而賦我將皆以玉馬藉手拜賜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古人祕子服若人能受盡言其宜子之謂乎

敢不拜德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侈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



晉之所以失霸者以晉之執政知封殖不知公義也蓋執政至韓起流而益下凡弒君滅國之事皆置不問所講求者小節所圖謀者私家柔茹剛吐其大較也子產笑其無恥久矣一旦聘鄭自以爲當代名流而孔張失位遂貽客笑客即韓起也不知一大夫失位恥不在執政一執政失位則其恥在君國試問一環之微何與國家大事乃不得於鄭伯自求於商人坐堂盟主恬不爲恥而子產以爲求玉與玉皆執政之失位也晉卿顧貨豁墜難盈我有非分之與彼必爲無禮之求篇中一共一百爲罪滋大數語是全文主腦賀氏又謂第一次拒之直在子產第二次拒之直在韓宣而子產始終不移未嘗不以客笑之故也觀其

屢黜失位可知矣末段六卿賦詩不出鄭志太叔忽寓規諷暗爲求玉激射而宜子惟恐失鄭以後諸子只須贊頌嗚呼覇業掃地其賦我將者亦取保守天命原無志於靖四方也子產因詩有靖字提出靖字以見蔡弒君楚滅蔡殘繼聽其誇殺二國聽其擅封皆亂也伯業不脩四方不靖其失位也大矣昭之亦惜之也盡內治既脩強禦皆服豈如魯季孫甘棠之賦詠以名公而仍不免平卽之執哉

公至自晉晉昭公歸子服昭伯恐伯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諸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逐舉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實爲常能無舉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倘少平子不信其言

秋八月晉昭公卒爲下平子如晉葬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竪柎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養蕃分繁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全謝山曰斬木實是古禮卽變置祉稷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必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如湯之易稷是也須如古人於此自有斟酌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截然以滅絕明祀自任者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服回之言猶信自佐見之乃信子服氏有子哉有賢也

意如於子服回當刮目相待然而逐君之意益決連篇寫鄭寫魯相間而行子產有謀故足以服強意如無識故至於辱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傳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杜解逸詩小雅取其君子樂且有儀也）

小邾子賦詩鄭子知官而君輝映上國誰謂僻遠無人物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則於社故請用幣（禮正陽之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于時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伐用幣之禮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疏云平子蓋以正月爲歲首之月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至夏至）三辰日月星有災（日月相侵又犯星宿故三辰皆爲災）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樂奏故移時）伐鼓於社禁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

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于時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伐用幣之禮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疏云平子蓋以正月爲歲首之月日過分而未至夏至三辰日月星有災宿故三辰皆爲災）君不舉辟移時日食時樂奏故鼓伐用幣禮也其餘則否

於是乎百官降物服（用幣用辟以自責）故史用辟（用幣於社史用辟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辰謂辰日月之會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附注）書孔傳集合也疏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當會聚共舍今不合於舍則月體掩日而食此乃訛征）瞽奏鼓（瞽樂人走食備也疏云瞽夫主賁鼓）

官蓋司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之四月按引夏
故日助陽抑陰也助君抑者是推進一辭言先王之禮凡月朔日食皆當奏鼓用幣不
臣也季氏不獨純陽之月焉然況純陽而除剝之其災尤重安得不救孔安君之災
從如其不君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故曰有異
名
志疏云日食陰侵陽臣侵君
故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
昭子泛舉救日之禮原非專指正陽之月也而正月之災
尤重伐鼓用幣更不可殺唯正月歷未作數語蓋古禮相
傳之辭而意如誤以正月爲歲首之月故太史斥之又以
凡朔日食皆當奏鼓用幣以破其餘月則否之謬無非
申明昭子之意也夫莊文二公鼓用牲於社猶以爲非禮
今乃寂然置之始則不知猶可說也聞太史之言而絕不
惻心視君父之災如路人矣傳節節爲意如逐君伏厚使





後之人主知亂臣賊子由來者漸不可不謹於履霜也
秋鄆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疏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名摯
生跡著他從
少皞氏身號金天氏代號也下炎帝太皞等同鄆子曰吾祖也
阿阿八方言來前禮後托
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
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繆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
結成異來
阿資給出一主
火師而火名有火瑞以火紀事百官亦共工氏以水紀故
爲水師而水名前大皞以諸侯覇有九州者在神農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
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犧氏風姓之祖我高祖少皞摯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
以名歷正之官疏云此等皆以後代
也鳳鳥知天時故以鳳鳥名官所掌之事託言之言能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玄鳥
燕也以春伯趙氏司至者也以夏至鳴冬
氏司分者也元鳥燕
秋分去



情
上古最質治
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鶪鴂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祀
止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祀
屋故五鳥居四鳥皆歷正之屬官○脩必滅反
先繕葺典之
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
首蒞和四事
鵴鳩氏司馬也別故爲司馬
五鳩分配五官是謂祖來未備刑亦希爲五雉爲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東方曰鷹南方曰鷻北方曰鷾中央曰鳷鳷雉攻木之工鷷雉攻金之工鷻雉攻皮之工鷸雉設五色之工鸏雉搏埴之工鷷雉考功
事故繫於五雉爲司事之名
空也鵀鳩鵴也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鷹也鷙故爲司寇主姦賊鶻
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鶻也春來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上聚故以鳩民
又作利器用正度量夫民者也夫平九扈爲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
扈鴳鵖夏扈窮桑扈窮蔟冬扈窮丹行扈嗜嘖以九扈爲九農之諫各隨其
宜以教民事疏云夏扈窮桑扈窮蔟冬扈窮丹行扈嗜嘖
汪云五鳩五雉民作提挈器屬
爲農師作引
導事繁故五雉而能聚
是鵴三民宇
爲民師作引
鄭子而學之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
四夷猶信傳古聖人無常師
呂東萊曰觀孔子問官見得聖人博學而詳說處看孔子
斷自堯典見聖人反說約處
鄆近吳小國連昏於魯宣十六年鄆伯姬來歸傳曰出也
有罪而出未嘗朝魯以明其故蓋能治國正家而不畏強
樂者也成七年一被吳兵輿之成八年晉率三國伐之不

能少加於鄰至襄七年始朝於魯其即魯壻歟皆
未可知也至此復朝於魯其答叔孫問官風流該博雖絕
代名卿不是過且足以感動聖人亦偉矣哉因其高祖遂
溯黃炎想見疏仡循蓋無不洽貫而典章文物猶存於其
國焉子止問鳥紀官故於鳥獨詳耳孔子見而學之則默
契聖心以資多識可知也鄭僑強鄰而猶足以保世豈偶
然哉

晉侯使屠蒯以忠諫呪進宰如周請有事於雒水與三塗在陸渾南莊弓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鞏津河洋名在河南胙城縣北使祭史先用牲於雒



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廿鹿周地在今河南宜陽縣周大獲戎備有脫踉山甘水所出先警故獲宮諏同一荀吳何故數年前伐鼓守信義如此之賢而代陸渾詐誅如此其甚蓋困敗外援已絕彼自不能逃陸渾則恐頌楚爲助不得已而不名而名子趙文子公揖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移于卧師獻俘於文宮且告成事也

叔穆晉惠不厭觀山之鴈而遷戎於伊川逼近王都白楚莊伐陸渾遂服於楚荀吳掩取其國非爲王室也以貳於楚耳亦非爲貳楚也貪其地耳且始則敗以祭雒三塗者其餘潛悉

大書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水與三塗山名在陸渾以忠諫呪進宰如周請有事於雒水與三塗在陸渾南莊弓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鞏津河洋名在河南胙城縣北使祭史先用牲於雒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顓頊居之其星爲大水衛星營水之壯也故以水火之壯也其以水火之壯也太皞居陳本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舍也

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大辰心星也在西方子從申須魯大旦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其西遍及東及天漢漢水出東郡入海彗以除舊布新也書掃也時以高大之象掃去衆穢之物故以掃名之大火之星也必布諸侯之象今大火星出必布新政令天道恒象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人今除於火舊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隨火而見出時前年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沒也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補正鄒氏曰火出於夏爲三月見謂昏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正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大火宋之分野虛也太皞居陳本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舍也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相薄水火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水勝火疏云水火合而相薄是夫妻合而相親或水從火或火從水但彗在大辰爲多及漢爲少水少而火多故此丙子壬午之日當有火災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後未知今字是假借當復隨火星俱

帝顓頊居之其星爲大水衛星營水之壯也故爲帝丘陽縣昔帝顓頊有顓頊冢衛陳鄭乎宋大辰大火宋之分野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陳大皞居陳本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舍也

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相薄水火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水勝火疏云水火合而相薄是夫妻合而相親或水從火或火從水但彗在大辰爲多及漢爲少水少而火多故此丙子壬午之日當有火災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後未知今字是假借當復隨火星俱

不適寒見之月火見謂之五月鄭禦寇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文瓚玉也以寧玉說火所注說之如是水爲火故以丁壬午之日火見水必加之故以瓘玉禳之

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文瓚玉也以寧玉說火所注說之如是水爲火故以丁壬午之日火見水必加之故以瓘玉禳之

毛西河曰大辰房心尾也蒼龍之宿心在中最明爲時候云以故稱大辰孛有除舊布新之象今除舊布新之象今除於火舊有除舊布新之象宋衛陳鄭皆火宿而除在火伏之時則明年火出而火災必在火

須梓愼神龍冀皆以爲明年宋衛陳鄭同日火災之兆以四國爲房心尾三宿次舍地若漢天文志云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爲天王其前星太子後一星庶子也而董仲舒劉向皆謂天王明堂宇加其中爲後五年王室大亂嫡庶爭國之象又許氏謂宋國亦亂衛君奔至後漢緯家且謂彗孛與熒惑同爲火體熒惑守心在周爲景王崩在洪爲高帝與成帝晏駕說俱有據特占驗貴速漢儒所說驗俱在五年之後自不若火伏而除火出而布現前歷歷可徵也占驗之術三子言之鑿鑿而末以子產不可語折轉見執政自有主裁不爲術士所撼

吳伐楚陽匄穆王曾孫子瑕公子魴

得上流何故不吉陽用勝敵卜令龜我前既卜令得吉兆○魴音房○戰子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周也塹七豔反猶不免有出入之路故繞環而塹之猶不免有出入之路故繞環而塹之雖環而塹之猶不免有出入之路故繞環而塹之雖環而塹之猶不免有出入之路故繞環而塹之雖

# 讀左補義卷四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塏　校

## 昭公八

丁丑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公午立夏五月壬午朱
衛陳鄭災。秬鄭邑。六月邾人入鄫。鄫國邾東北開陽縣北有開陽城。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鄰故以自
按今山東沂州北音矩。遷爲文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過之殺毛伯過周大而代之。代居其位。葬弘曰毛得必亡。夫。而代之。昆吾稔之日也。修故之以乙卯日。與桀同誅。疏云昆吾桀同惡相濟。修惡稔熟也。修惡稔熟以濟修於王都不亡何待。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癸丙諸侯自相殺而王不問無政刑矣。宜子朝之作生覬覦心而王室亂也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心星。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方木也。木火相生。風火之性。故爲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王午午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火作乎。冰火合之日。故曰火之始。七日。

六月鄭人伐稗之時其君出觀行之稗猶踞轑庳之藝按服虔謂稗鄭於轑田亦通會說引此為周不改月之證則謬矣　邾人襲鄭鄭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擊其首焉斬得開門者頭以為拌遂入之盡俘以歸鄭子曰邾子無嗣矣從幹於邾邾莊公反鄭夫人而舍其女伐邾迎趙木訥曰春秋小國真蟣蝨也邾子見削於魯亦甚矣今少安其巢則尋弊必生　鄫子行親種稑見勤民之意邾人掩取之盡當時無覇而小國肆毒如此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周大夫與之語不說說音學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社者非常祭之月而為大祭特云祭祓禊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臞皆除田之祭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前此好學之君子亦知幾之君子也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社者非常祭之月而為大祭特云祭祓禊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臞皆除田之祭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前此好學之君子亦知幾之君子也　如宋衛一筆補點而抽出一陳又陪一許二國先亡以啟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子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寖言者適大人患失而哉患有學而失之者以惑其意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已苟日怠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蓋生長學之有係於國學之者關於以為宜適如患之殖前日益已認他人見原伯不說學則馬因一人占得一國之風俗偷寖猶水之溥而知天下之寒也陳傅良王室之亂子朝一人何至同姓宗支世家大族互相煽惑而與世子抗蓋是非不明故堂邪醜正而人於悖逆也當時大人言行所見別有一種機巧隱僻習氣而名義不顧如實起所云人懷實難已懷何害之類形為辰告天聽弗疑豈非不學之弊積漸而至此哉閔子馬豫憂於五年之而怒之毀不除者南毀子產之衛使從新止之曰毀於北方子產授兵登車子產仁不忍毀人廟按或說或說有常所何至如此之除道也大災後治兵以而子產太叔之廟仍留其舊也

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許公子孫而授兵似若拔晉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慢國之不可小有倘故也既晉之邊吏諉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撋然勁忿貌。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此子產之備安即是取大國之禍）之災君之愛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薦（重）也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四字對寫字針針不爽）為竟年暴望）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吾歸趙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此補四國同災傳所未及）因晉讓追叙授兵登陴事皆表子產也周禮有祓除祓禳



之文遇災徧及羣神禮之常也如裨竈言（僥倖於難必之天道）即幸而得中後此一言（此一言鼓動將人心惶惑）故不用（非）所以杜術者推測之私必大為社所以盡除凶徧祭之禮禳變之後（此）當講武事未有為先君葬除不忍毀人宗廟而簡兵大蒐反從而毀之也故太叔不必別用心計只如七年前所為子產自然不忍（傳叙太叔兩番處置並同以見子產仁心不變大之作也）晉客屏外（授兵登陴）疑晉亦是拒晉故邊吏來讓（然此時晉新已衰所忌者鄭貳於楚耳子產說明當備之故頓捐所忌使放心高枕無虞）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子西曰許於鄭（伐敵）也而居楚地（以不



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補正言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諳於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其（代之下鄭矣所以必遷許也）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鄭滅許而復存之前注十二年傳王伯父見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裏十一年傳東偏晉許之舊許杜註許之舊國鄭新俘邑也言其兩不相下耳棄在楚）鄭人謂許曰爾之國乃余（人謂鄭曰爾之地乃余舊國也）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也（輔國不可小謂許不可俘雖不可啓君其圖之）

楚子說（於傳時白羽改為析）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言鄭雖許與他國）實白羽（羽）許畏鄭屢遷成十五年遷於葉靈王遷許於夷越三年又遷許於朗平使復國自荊復遷於葉是年遷於白羽定四年遷於容城而卒為鄭滅剪荊築室歲無寧居無如許矣



勝之為是慮者以齊人伐徐晉人滅陸渾而楚皆不能救也楚臣謀國計無不周豈如晉卿專務封殖視君父若弁髦哉

經　戊寅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征觸為酈）秋齊高發帥師伐邾其沿買（掉公弟叔武之弟斯立）己卯地震。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苫。冬葬許悼公（稱他凡君卒皆書葬其君不書葬自當國不肯禮葬也間有書者其人隱其罪逆自同繼位之常如葬敬王是也或出奔他國而他人繼葬之如補列國往會如許止既葬而期繼之是也）

傳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莊解陰縣按今湖廣光化縣西今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陳傳傳言楚之衰）

春秋之世王者不作但使霸政不衰而楚人僅以自完則

天下可以無事莊之辰陵靈之甲穀於菟之滅國孫叔敖之敗晉皆春秋之罪人也楚平敬持其世不敢儳食自肥而小國以此自慶豈非幸事哉置太子而逼北方其雄心未已也此無極之讒所由入而遂詒入卲之禍

楚子之在蔡也蓋爲大夫時往聘蔡疏云楚子爲蔡公時在十一年十三年即位此時生子不過七年何得云建可室故長郟陽蔡邑按當在河南新蔡境郟古閒反爲大夫時聘蔡也封人之女舜之女子聚疾也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伍舉之子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也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故稱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系爲下拜夫人起陳傳爲二十年太子建奔傳

平立國之初飾爲君子及得志而驕遂一墮而爲獸行

先著欲譖於王而勸爲建援室其發矢甚遠其立意甚深幾不解其何以譖及勸王取之而父子之恩遂離方知衛宜新臺之要必有傾俟之人爲之稱道宜姜也惜史不傳鄢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向戌之子請師於宋公伐鄭二月宋公戈鄭國顓東濟南洛州東境三月取之不書圍取乃盡歸鄫俘不書告前年鄭人人鄫此書宋公伐鄭子罕宋元得聲畢救忠之正也或曰此本向氏私意聖人但與其一事之義耳雖取邑恕之安問其意之所從來乎

竟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出納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備法不書奔非故弒異於慶父宋萬臣弒君傳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醫非凡人所知

金仁山曰古今亂賊弒君有以藥物弒之者靈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無弒逆之迹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謂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升遐侍醫視疾無狀論死蓋謹亂賊之防也止雖無弒父之心而進藥而卒夫子立此法以示萬世之防云許悼公瘧非不治之疾也云飲太子止之藥藥不由醫太子自製藥也云太子奔晉則無弒父自立之心也然無弒父之心而由太子之藥而死則是以藥殺之矣傳體聖人嘗弒之義而責其不盡心力蓋藥物生死所關其難其愼非甚信驗專舍之不用乃進藥誤殺其親是以其親爲嘗試而致其死安得不謂弒哉冬書葬許悼公魯會葬也

穀梁云止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弒君哭泣歙飡聽隘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公羊云書葬君子之赦止也夫欲赦於後何如不書於前蓋故殺弒也卽過殺亦弒也卽其不自立則無故殺之心可知何待書葬以赦之哉

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牧四國同盟無晉晉非弱主矣經不書不忍絕晉也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南夷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遍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遍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爲明年譖太子張本故以爲夫人進謝秦之計一

父者太子之阼也公然遣使如秦拜夫人秦亦安然受歸
秦楚皆無人理矣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莒邑接今山東莒州使孫書
陳無宇古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寡婦爲嫠寡婦力之
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織速所紡以度城而戮之以待外攻者欲
反
師夜縋而登縋繩也登城偽反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
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紀不在大
鼷義莒以一夫匹婦皆能勝予於此徵焉
齊景爭霸動無名之師於小國其入紀鄣適逢莒婦復讎
之會非孫書之智力能克之也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駟偃娶於晉大夫生絰弱幼其父兄立
子瑕子游叔父駟乞號云按世本乃孫夏之子子產憎其爲人也憎子且敢
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
以爲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爲違禮北之駟氏從故中立
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
懼也與慴同
他日絰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
外民樂其性孔疏性生也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
死轉遷徙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宮說平王有息民之名無息民之實宮室無量人民日駭
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與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
勞役甚於用兵也陳傅爲定四年楚敗張本
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戊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
外民樂其性孔疏性生也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
死轉遷徙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宮說平王有息民之名無息民之實宮室無量人民日駭
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與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



楚人城州來沈尹戊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音怙曰楚人必敗十三年晉
取城而取之昔吳滅州來在十年子旅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
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戊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
外民樂其性孔疏性生也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
死轉遷徙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宮說平王有息民之名無息民之實宮室無量人民日駭
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與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
勞役甚於用兵也陳傅爲定四年楚敗張本
楚疾初政燦然可觀至此頓成兩截人豈用蔓成然而新
政與用費無極而批政行也用人可不慎歟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鄭城之外洧淵鬬人請爲祭禬子產弗
許曰我鬬龍不我說也說見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
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
只將對面一照而龍自爲龍我自爲我絕不相涉妙極奇

劍理極平淡讀此益知其荅晉祀夏郊之非本意

倒句特劍

令尹子瑕言蹶由吳王於楚子（五年盩王執以歸按由拘楚十五年）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盩王怒吳干而執其弟伯人猶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陳蔓言楚實不救於吳乃反所執）

經　己卯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晉（據晉州北方離奔未而言自者此言所自何蓋至是而大夫有出奔而不屬於公故能專其邑以自叛而不防其君者會待放於私邑未有不請而行者也非宋辰華向之比與臧孫紇據邑以要君者亦不可以同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太子朱立）

傳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而書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日以正歷也按所謂錯經以合異也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氛）梓慎望氛曰（望氛而生或慎自望之）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弃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

梓慎言天道昭子歸之人事侈汰已甚無妖亦當敗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綱建）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綱建）何信於讒（綱傳盩奢當誠言明建亦未失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免也）去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城父大（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苞貳來初

倒句特劍

以還奉初命以（以猶旋）不忍後命故遲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好也）敖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好也（好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官記不可謂平王開明蓋中無所主易爲人所私也）無極曰奢之子材皆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奢長子（棠邑）大夫謂其弟員（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言去）及我能死爾能報（報讎）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員任）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任而往知也（員任）報讎知死不辟勇也（尚爲父）勇（員）不可廢（俱死爲）不可棄（棄父）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乎（乎猶比於相從俱死）名（去爲）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將有異圖）不得早食（楚人皆



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吳公子光闔廬）於州（吳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復其讎（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弒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余（余姑爲之求士而歸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計未得用故進）議而員亦知之（知其將弒僚）退居（二十七年）乃見鱄設諸勇士（鱄音專）焉而耕於鄙爲二（鄙邑傳）

凡信讒者必有其諂晉獻之殺太子證之蔡昭以爲將作亂也若宋平之殺太子證之坎牲及合左師以爲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熊居於建絕無證據憑憑無極之口乃從來昏愚所不至者盡納建之妻負慚於建必殺而後已也奢云一過多矣正中所忌而奮揚不特不刺其納婿并不刺其信讒不特不爲太子訟冤并不爲己卸罪曰不忍後命以動其父子之情曰悔亦無及以平其今日之怒剛正中字字奚順正

倒句特劍

侯深許曰既極一言而子與臣相約不可以不信（信猶揚一言而太子與奢兩全見楚王信可與言忠可與言忠）

周云解十後復來不殺即殺其子係拿致爲敵國用

俞云事後了寧來訪之於然知子其知父

很悔甚曰子胥報仇不能須臾待而靜後若此可見作大事志要沈性云都

與奢語相反。尙以死自任以仁智委他日復讎全局。已定。奢不哀其來者憂其逃者仍是一副憂國之忠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公殺己欲先作亂。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揖。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子皆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公孫丁。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戚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元公弟辰地皆疏云族世族公子。皆元公族公子。公亦取華氏盟以爲質。爲此冬華向出奔傳。

華向二氏世專宋政。其無君已久。元公宋君之有志者也。跡其親將伐邾而盡歸鄙俘。後復力疾討季孫而旅卒。夫豈公之失德。有以致之耶。此敘宋亂之發端。下篇乃詳其事。

衛公孟縶。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公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之司寇與鄄邑豹。豹司寇仲。縶也。閱門衛城門蓋偏及公宮。鴻駭。音鞮。駟乘於公側。之門其路過齊氏。就公乘。一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過公子馬路之衢。途。從公



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空也。執蓋蔽公。以蓋當侍從空閎之處。一統。

遂使不見公。傳氏曰。齊氏財。公中南楚之背。公途出寅閉郭門。入慶比御公。南楚騶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疏云。乘車也。閱門衛城門蓋偏及公宮。鴻駭。音鞮。駟乘於公側。之門其路過齊氏。就公乘。一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過公子馬路之衢。途。從公

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空也。執蓋蔽公。以蓋當侍從空閎之處。一統。

遂使不見公。傳氏曰。齊氏財。公中南楚之背。公途出寅閉郭門。入慶比御公。南楚騶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疏云。乘車也。閱門衛城門蓋偏及公宮。鴻駭。音鞮。駟乘於公側。之門其路過齊氏。就公乘。一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過公子馬路之衢。途。從公

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空也。執蓋蔽公。以蓋當侍從空閎之處。一統。

遂使不見公。傳氏曰。齊氏財。公中南楚之背。公途出寅閉郭門。入慶比御公。南楚騶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疏云。乘車也。閱門衛城門蓋偏及公宮。鴻駭。音鞮。駟乘於公側。之門其路過齊氏。就公乘。一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過公子馬路之衢。途。從公

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空也。執蓋蔽公。以蓋當侍從空閎之處。一統。

遂使不見公。傳氏曰。齊氏財。公中南楚之背。公途出寅閉郭門。入慶比御公。南楚騶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疏云。乘車也。閱門衛城門蓋偏及公宮。鴻駭。音鞮。駟乘於公側。之門其路過齊氏。就公乘。一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過公子馬路之衢。途。從公

聊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之以為相見之禮為未
捕叔一段分事有情
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疏云客禮見者若已致
使故但以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已實將叛行被反主人辭
良馬見也
云齊强衛弱而使臣如此猶有不從遺風北宮資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
反正或亦有感于此
寫撰亂故緣
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齊
氏之宰渠子名北宮子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
或云只一事便事大非
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與齊本
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疏云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煩多
不應二日之中并為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宮北宮之宰不與其謀乃殺渠子滅齊
氏而公入當時北宮子為家臣所制俯首聽命便見政不在
大夫全在陪臣補注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
誅盜不告義同討止
賈至補義　卷四十　昭公　十五

子朝稽師圍子玉胥子高鮑出奔晉皆齊氏寫補注公子朝
故律不以告尋反國閏月戊辰殺宣姜二十二年會救宋不書與公子朝
不應二日之中并為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宮北宮之宰不與其謀乃殺渠子滅齊
氏而公入當時北宮子為家臣所制俯首聽命便見政不在
大夫全在陪臣補注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
誅盜不告義同討止
賈至補義　卷四十　昭公　十五

子朝稽師圍子玉胥子高鮑出奔晉皆齊氏寫補注公子朝
故律不以告尋反國閏月戊辰殺宣姜二十二年會救宋不書與公子朝
衛人以殺宣姜言青若有罪亦
當并受其罰
宮喜誣曰貞子法外內用情曰貞賜析朱鉏誣曰成子宥從故疏云誣謀故
而以齊氏之墓子之誣及墓田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
死何忌齊大酺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當并受其罰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
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歸義何忌之誅加人琴張
孔子弟子字開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
之賊女何弔焉縶是孟子名言齊豹所以殺孟縶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不善而
死非弔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不善而
受其賜是不愛亂也許豹行事乃亂也不為利疚於回利故不能去是
召子以下所論甚虞不必
食姦也

刺也夫子曰鶉賁之盜而孟孫之賊爲宗魯定衰而食爲
受亂無一語非北宮氏之愛書也傳於宗魯一遊用明斷
而北宮一逸自不待言

直起跟前諸宋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孫忌樂舍樂喜司馬漚向宜向
鄖宜臣皆楚建楚平王之子鄖申小鄖穆出奔鄖八子宋大夫
向戌子楚建亡大子

出其徒八子之與華氏戰于鬼閻華縣東北敗子城子城
適晉子城爲華氏所賄別走至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
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

伏脉

爲元補報華氏貨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

適晉子城爲朝于晉侯以告晉侯使士匄帥師觀下箭知此時齊
也子城適晉華登奔吳便伏二國之師觀下箭知此時齊
戍先至蓋宋已乞師於齊亦覺逆之謀也向寧欲殺大子
華亥止之是追叙公殺質攻華向之時華向冀歸三公子
以免討乃公僅留華貙故華向奔陳而亥又從吳乞師也
齊侯將逆疾虛疾號云後魏李繪聘梁梁人哀狎說此事云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多在梁即據與奇歟齊
大矢廉反歧音皆
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

讀左補義　卷四十　昭公

歸以解寘欲殺謂國以解謝來問疾之寘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往
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恥也疏云欲喪子以伐之許候反冬十月公殺華
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華向者費遂子黨奔吳向寧欲
殺大子華亥曰千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可以爲使少司寇牼華亥以歸歸以三公子也子曰子之齒長矣不
能事人我亥言牼年長不能出奔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質信也逆公子
歸可以明不以所對非所問

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有
所居宮

公遽出德注云遽出德字一篇主脉

而女也所
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此爲華向奔陳傳鬼閻之戰當在華公子見殺之時公子
城率八子從衆與華氏戰而敗遂由鄖乞師於晉然則八
子固奉命討賊不勝而出走者也傳於前篇未盡逐一補
叙分明自古無君臣交質而能全其始終者公與夫人數

兩對俱泛說兩未段實發地步

諂華氏蓋飾爲祗償之愛令公子歸然後誅華向耳而二
氏寇破必不肯歸公子於是公發憤討賊獨與費遂謀者
知其猶識君臣大義也一舉而敗之華向皆奔費遂助之
也子城適晉華登奔吳便伏二國之師觀下箭知此時齊
戍先至蓋宋已乞師於齊亦覺逆之謀也向寧欲殺大子
華亥止之是追叙公殺質攻華向之時華向冀歸三公子
以免討乃公僅留華貙故華向奔陳而亥又從吳乞師也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多在梁即據與奇歟齊
侯疥遂痞疥當作瘕虛疾號云後魏李繪聘梁梁人哀狎說此事云瘕小瘕痞是大瘕
大矢廉反歧音皆
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





日也宋盟在昭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
二十七年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猶
以此爲公曰振與欲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爾
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事無廢上下無怨動無
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諱是以鬼神用饗
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國福其所以蕃社音耐老壽者爲信君使
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
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

其聚○掠奪取也疏云輸墮也故爲墮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憖遺○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恨於心其祝史○矯誣○以實白神是其罪也○以爲言君之罪○其蓋先數美是矯誣也○蓋捄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介之闕累征其私○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布常無藝○法制也言布制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遵○去○也內寵之妾嬖○放奪於市外寵之臣○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給○之以罪○民○偪介於鄙○於邊鄙○○詐爲教令私欲養求○之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齊西界○按今山東聊城○始○北有攝城○縣東北有攝城○始○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億○曰兆○君○又○按古○姑○尤以西○瀕○大○姑河○洗水○按東界○按古○姑水今山東黃○萬曰億○人苦病夫婦皆詛祝○

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本作債同

祝固史陪辯之端○人據款小人○必有不便於己者欲因事誅之也晏子對齊○主說莊語須警快方能動聽凡成民致神道理並不提起○首段迷范會事引出有德之君一段意歸到神人無怨點一怨字便伏亂字之根然景公欲誅自己之祝史而晏子却說范會之祝史故惘然不知其意也中段法戒兩扇盡情發揭於當戒處點出不恤後人四字隱然有後此齊爲陳氏一篇在內然俱懸空說並未說到公身上公此時已覺刺耳若何一問便有放鬆祝史意末段就今日之齊切直言之在在刺斯民祝者一二詛者千億直是怨聲載道使人不諱惟有脩德則凡去一切害民之小人除一切毒民之虐政停一切勞民之工役屏一切奪民之嬖寵皆在脩德中所以格神人而利後嗣也景公說其言恤政遂行可謂能改過矣從此任用晏子齊其庶幾乃說依依然用事寵幸依然擾奪土木依然繁興寇亂依然在御此死之日所以無得而稱而齊亂也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梁邱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按景公痼疾霍然初還而歸據致殷勤慰問而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燀○之也○齊○按景公意欲以此言告晏子也晏子對曰據○濟○益也其不及以洩○減○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此言告晏子也故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國家紀聞翠下剔楔取向以平分不好貶也楔即楔不貶晉子以景公好貶也二臣皆從作者場地則皆然

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雖總酸大也成其政也聲亦如味。

商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酸鹹無言。時靡有爭。雖總酸大也。

不貶晉子以使上下皆如和羹。既戒平酸鹹無言。時靡有爭。雖總酸大也。

景公好貶也二臣皆從作者場地則皆然

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其政也聲亦如味。

馮云總論節末用之起處而用之中間作零上搭下關捩奇絕

一氣流動二體女舞者有三類風雅頌四物。

成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風之風九歌也九功之德皆可歌之。

九功釋文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三事也正德利用厚生。

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羽而八風之風九歌也九功之德皆可歌之。

其聲疏云宮商角徵羽合之以絲竹以管弦以歌詠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其數以律和之。

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其數以律和之。

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六律陰聲爲六呂。

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六呂。

律陰聲爲六呂。

末用之起處而用之中間作零上搭下關捩奇絕

此十二月氣七音數總論之。

馮云總論節

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其政也聲亦如味。

器疏云八音之器。

成五聲宮商角徵羽。

味一氣流動二體女舞者有三類風雅頌四物。

味一氣流動二體女舞者有三類風雅頌四物。

味一氣流動二體女舞者有三類風雅頌四物

春秋上半部得一管仲春秋下半部得一子產鄭是救時之相管仲之功開大澤在天下然其過多子產之才精實功在一國然其過少管仲死而齊亂以賢才不用而小人得志也子產死而鄭猶治以猶用子太叔也

聖人立論不寬與不敬同譏是褊急猶傲慢矣猛與貪一例是酷吏猶盜臣矣子產夫子所稱惠人又以爲遺愛大史公入之循吏傳即傳所載鄧鄙有章等事正惠義並至處安得強以猛坐之乎其臨歿告子太叔之言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必非子產之言也蓋居上以寬爲本而嚴以濟之然其嚴如分而止萬不可失之猛猛者過然嚴而酷烈之謂也蓋主於寬者先有生人之心求其生而不得而後殺之則殺之者少矣若主於猛則先有殺人之心因其不可殺而後生之則不可殺者鮮矣故不寬則大本已失更無所謂次也申韓之徒不得次於循吏也

明矣史記載子產治鄭門不夜關道不拾遺何至繁刑峻罰致子太叔覩之而不忍即不忍何至盡反子產所爲而致蓋苻盜與太叔治盜自當殲厥渠魁別其首從何至於濫殺而盜猶不甚止此皆必無之事也編以爲定九年鄭駟欸用鄧析竹書更子產所定之刑蓋因托爲子產臨歿之言左氏采之鄭書耳而未皆不如其謬也故引仲尼之言深明寬猛不可畸重反覆數十言然救正於後毋寧刪去於前後來酷吏傳諸人此數語誤之也

終

讀左補義卷四十一　昭公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翀　增訂

男　球　監

昭公九

經　庚辰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杜解晉頃公）○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按其邑）○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弓卒（叔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杜解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名於律法謂樂器制度費安及到裕賦統治法又移江東後入東魏王隋開皇九年平陳遷於西京置太常寺十五冶樂官○音亦力可反州鳩名名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興也（音由樂興也以音以聲）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以行之（樂須音行）小者不窕（他彫反）大者不槬（戶化反）窕槬之間（細不滿大不入）以出入（出入音聲）周旋（樂節）中規（圓）折矩（方）（杜解規矩所以正圓方）

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林解小大適均則能和物故和聲入耳而藏於心心億（安也）則樂究（極）則不厭（樂告成嘉充滿）不厭則不容（不容人心）不容則不（不容心）是以感（感動）哀生疾今鐘摩矣橫木（按大聲必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爲明年天王崩傳）

聲音之道與心相感（與治相通）故世聞音而知人之賢否國之休咎戰之勝敗敵之去來者多矣獨是鐘未成鳴

何以知之據周語景王將鑄無射單穆公諫不聽問於伶
鳩又諫不聽卒鑄大鐘此則其既諫而退後之言也極鐘
形橫大也即鐘之橫大而知其聲之橫大王心弗堪也鳩
未問聲而預卜其心此又在聞聲知心之上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逆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大雅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壅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出奔傷

夏晉士匄來聘叔孫爲政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晉叔孫昭子以已上位欲使使有司以齊鮑國踰貴在十之禮爲士匄劉附注已異於晉使使有司以齊鮑國踰貴四年之禮爲士匄劉附注



其國小而使敖從其卑禮是卑敝邑也將後諸寡君乱禮卑於禮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爲
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晉頃即位五年而後十一年加二年耳士匄怒曰鮑國之位下
初立韓宣來聘儐然於易象春秋風斯下也許氏曰禮好
不結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此聘不復志也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御
公而華氏逐不可制凡叛入於戚不言晉衍入則歌不言晉
入蕭不言宋皆據其私邑以逃死而非從君命前既逐登後將逐貙臣道無虧也貙
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今以前陣叛趨宋之臣與宋君中分國都而爭此宋也其惡不浮於據邑以叛者哉末句處
門一段發明經南里繫宋之義



餘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再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賜之酬酒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華貙尤之怪賜曰必有故使子皮華承宜僚公賜張匄之特大夫亦不得自主以劍而訊之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四出以遣之傷司馬心已甚傷司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亦殺任鄭貙家臣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名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舉諸橫地名華氏居虞門宋東城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都故城及桑林門城門也之門而守之

前此華向奔陳亂已結局而多僚謂兄發難費遂曲從君命前既逐登後將逐貙臣道無虧也貙欲安其父宇亡以避子道無虧也亂何從生乃張匄一怒而貙爲陪臣所劫與之誅僚據司馬所統之卒以叛使臣道子道一旦墜地而華氏兄弟相殺之日竟爲華向入宋之機自華向貙匄合而華氏遂不可制凡叛入於戚不言晉衍入則歌不言晉入蕭不言宋皆據其私邑以逃死而非從君命也以叛者哉末句處門一段發明經南里繫宋之義

何爲對曰二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疏云相過謂絶相懸殊按劉氏炫謂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而云魯衛惡之春分之月也安在二分不爲災也其他刀則爲災陽不克陰疏云莊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秋大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則陽亦不是常於是叔孫昭子曰日食不爲災意在於多災水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以知也八月叔孫卒

汪琥谷曰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曰不爲災使公怠於脩政至於失國豈黨於季氏而姑爲諂諛以悅君也十七年意如不救曰昭子卜其將有異志此年公以梓慎素明天道故問之而意如仍未之救也君臣之際已成昭公自危之甚矣梓慎不能以脩省啓其君而遷就其辭張氏比之漢張禹日食不敢言王氏信然也然則叔孫之哭其諸有季氏脅君必爲魯禍之憂乎昭子謂非所哭而後此聘宋語及國事則又不知其溺之潛然矣十月葬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齊烏枝鳴齊大成宋厨人濮宋厨邑大夫華氏登前年齊烏枝鳴齊大成宋厨人濮宋厨邑大夫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鴟口按今在河南商丘縣界獲其二帥吳大夫華登帥其徐吳餘以敗宋師公子苦雉傾州員二帥吳大夫華登帥其徐吳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奔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辭死而不能逆亡補注逆君請待之戰決勝負乃御曰揚檄者公徒也疏云揚檄者公徒也識其名宋厨邑大夫也子城爲主



晉陳子禄尚宜御公子城莊墓爲右干犖御邑封人華豹讀琚豹音暴陳云傳之鵝云邑邑封人名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遂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其怒也呼已反將注豹則關矣注傳矢關引弓曰平公城之父之靈俾鵝相余豹射出其間祿之子將注則又關矣豹止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曰不狎鄙吏也陳云狎更遷也城謂豹丈夫之間射我不使我得更遂是爲鄙也抽矢豹不射城抽殳而下在車邊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斷也陳云傳之鵝云邑邑封人名豹張匄

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貜曰子無我廷恐也不幸而後亡使讎登如楚乞師華貜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入南門遂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食於睢上與而送之乃復入入國都也孔疏諸侯之內唯宋之匡民善華氏者多以前宋皆有恩惠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乎事其君者以結全篇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爲明年華向奔楚傳

晉荀吳帥諸侯之師救宋經不書救爲其不成救也故前半篇寫厨烏二子之無功宋華向兩家遍於六卿復招鬼侯之有功見晉救之無力後半篇寫公子城之出力見諸侯之無功宋華向兩家遍於六卿復招鬼侯爲瓜牙兩家叛於內張吳攻其外則宋社墟矣而來之所以不亡者吳師未來而齊先爲之戍也當是時惟一朝



不坐燕不與之厨人濮與齊戍之烏枝鳴爲公紓患乘其未定輒敗吳師而吳爲氣奪華登復帥吳餘衆又敗宋師而忠義之氣國人同之故揚徽而從用劍而從於萬死中求一生追奚首一呼僞得華登而吳師再敗不然晉雖救之不且無及哉此宋國存亡一大關鍵也踰月公子城始以晉師至知晉救之不速矣然吳師既靡合齊宋諸侯之師何難刻期勦賊華亥雖欲拥麾而呼不可得也乃彼此觀望而晉不顧身者獨公子城華豹張匄兎鼠皆死於城手大敗華氏而諸侯遂圍南里罷又率十五乘犯圍而出逐登如楚乞師而食而罷而復入一似無人之境又想兎諸侯防禦不力雖圍如未圍也然則諸侯之救宋亦名存

汪云何不如南人不役反耶乃知楚子實且懼泄軍謀隙隊之說僞傳傳右晉失諸侯

安得謂之敗哉傳詳敘於篇以釋經不書救之義

蔡侯朱出奔楚宋彭明知其鼎簒而接連而投可罔哉　賚無極取貨於東國以賂子之子平侯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宋不用命於楚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宋而立東國宋想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蔡人以國其子朱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共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小人而爲君子之事未有能終者也蔡無他心熊居反靈虐政而復蔡君子事也而出君立君無所不爲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以閼晉將伐鮮虞故公數趣於晉晉卿承意如之屬而拒之也

辛巳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狂屈言自南里別從國去陳傳書奔言狄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甚矣書歸者趙鞅也○王子猛立是爲莒于昌閒按三家武也○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悼王是冬卒悼王弟敬王匄立六月叔孫昭子如京師葬景王叔孫叔弓子三月而葬曰速曰遂曰踰年而葬曰逾年不可無王也○王室亂按如云京師亂遍乎國人亂在下也曰王室亂起於家庭亂在上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陴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劉氏曰稱王猛者在喪之常稱李氏曰逐稱王成猛之爲王也按皇即溫水今在河南府境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焉故得還邸晉助王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即位故不言葬邸晉邸也猛居于皇敬王避泉一也猛立未踰年而卒二年無王也○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私解齊大夫北郭佐之後即師伐

莒莒子將戰先羊牧之夫大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歸藏此亦守小弗聽敗齊師於壽餘莒地按今山東安邱縣東南此中情形即縣境說行成盟莒子行成司馬懼齊大如莒涖盟於稷門齊城門也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莒子明年來奔傳

於是莒三被齊師矣小國無以堪此逢動叛臣出君之謀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亭也不義之請大有愧色以爲宗羞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也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父兄故稱父兄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寧技亢藏也馬氏曰言以樊亂人孤之望也唯



師方出又得太宰一番譫論故不助攻而但請出之也其云固請於宋可見宋君有殺賊之志國人有必死之心賊皆可盡無如列國之卿無非華向不欲明正典刑以孤聲勢且俱怠於戍而長楚也故討賊義旗草草結局大害八賊出奔由晉之無能也宋公別建六卿而存宋之厨人濮救宋之公子城俱不在列何以作忠義之氣乎然華向兩家則無一人與華元與聞弒殆向戌計殺太子且俱以和說毒天下謂可長守富貴也轉盼間子孫以叛逆棄天道可畏哉　或曰華費遂其無罪歟曰安得無罪費遂大司馬也子罷副之國之兵柄屬焉華向無故而殺諸公子提一旅誅之易易耳觀公與費遂謀而華向敗奔可見矣追



八子奉命討賊鬬拒戰師敗並奔而大司馬若不聞也未幾公以大義與謀費遂以討賊自任詠向寧華亥自無後此之禍何以驅之出境而遂無事也蓋罷與華向消息興迎觀其五月丙申殺多僚而亡八即於壬寅入中隔六日耳叛君劫父罷優爲之則多僚之言夫豈盡誣之哉費遂逐有爲君定難之心而無大義滅親之斷往往受制於子被劫之後悔之無及其生其死不得而知故八子出奔不著費逐之名

王子朝　景王長子朝之傳有寵於景王王與寶孟起說之欲立之王語寶孟欲立子朝劉獻公之庶子伯盈劉狄也寔單穆公愎很惡寶孟之爲人也屢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

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氏惡之。攜子朝之言。以變亂是非。觀後奔楚告諸侯之詞。可見賓孟。

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牲也。牲。養宗廟。

雄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

六月。荀吳恩行東陽。晉之山使師偽殯者負甲以息於背。

陽。故肥子之門外。逐襲鼓。滅之。以鼓子焉。鞏鼓。

荀吳前日圍鼓。蔫然仁義之言。今日襲鼓。絕不相似矣。然

始滅而反之。叛而後滅之。猶覺高人一等。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官百工。官之賤職。秩者與靈景之

族之子孫。靈王景王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邑。以逐劉子。逐伯

戊。劉子奔揚。周單子逝。悼王子於莊宮。以歸王子。歸

取王以如甲。不欲使單子得。癸亥。單子出。出奔。

王猶取之。

王子還。



命。非無名之舉。動矣。劉單始事。已見正正堂堂。

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廟獻於又叛於鮮虞。爲無

六月。荀吳恩行東陽。晉之山使師偽殯者負甲以息於背。

陽。故肥子之門外。逐襲鼓。滅之。以鼓子焉。鞏鼓。

荀吳前日圍鼓。蔫然仁義之言。今日襲鼓。絕不相似矣。然

始滅而反之。叛而後滅之。猶覺高人一等。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官百工。官之賤職。秩者與靈景之

族之子孫。靈王景王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邑。以逐劉子。逐伯

戊。劉子奔揚。周單子逝。悼王子於莊宮。以歸王子。歸

取王以如甲。不欲使單子得。癸亥。單子出。出奔。

王猶取之。



是穆后。姬姓之。逐攻寘。起殺之。黨子朝。盟羣王子於單氏。王子猛次

子。以母貴也。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則猛或竄。起而盟羣王子。猛

猛殺寘。起而盟羣王子。則猛或竄。起而盟羣王子。猛

後益曰。悼王使猛而踰年。豈不以天王名之。

此篇爲王室亂之發端。大書子朝竄起有寵於景王。正。亂。

本也。定亂者爲劉子單子。特筆提起。領著兩惡字。兩顯字。

以見劉文未立之先。已具公忠之志。又見劉獻矢心王室。

其子奉其明訓。後日不避艱險。扶顛持危。單之功似多於

劉。而深明邪正之分。遵王之治命而不從亂命。則劉實先

發之。傳先將二子本領托出。是忠臣義士立腳處。王必欲

殺劉單而後立子朝。以其難戒非義也。王崩。劉單知子朝

必亂。故先詠心腹之窩。起見王後始攻起。則已奉王之



與名莊公朝篡。地。名節負子謀。曰不殺單旗。單子不捷。必

背盟而克。有多矣。從之。從遷樊頌于劉。慕。單曰。

克。途。秦王。以追。單子。秦王。王子還。及領。周地大盟而復。

殺鄭莊。以說。委罪劉子如劉。殊色。其子亡。乙丑。奔於平時。地。

邾王子還。欲背單。故。翌王子追之。殺子。殺還。姑。發。弱。醜。延。定。

亡走。止市二旬。翌王子追之。殺子。殺還。姑。發。弱。醜。延。定。

天所廢。謂翌。我滅。狄者。衛義。狄子朝不克。其所。助。

之。如但以。與狄不足。與將。亂。但賊。子朝。作。賓。

也。以。與狄。不足。與將。亂。但賊。子朝。作。賓。

劉子入於王城。子得入。京。辛未。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

公亦敗焉。甘。故。二公。卿。士。叔。孫。軌。王自京。師。

奔。景吉。王。室之。

附敘。單甘又是一敗。

插敘。叔孫軌。歸。點出天所廢。上照。狄。與。下為。前。篇。

引起。

出次以示急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城虒祁
子朝盟百工於平宮平宮廟名　王辛卯郊肸子朝伐皇大敗猼郊肸王
辰焚諸王城之市肸焚郭八月辛酉司徒醜帥王師敗猼
於前城得邑百工叛司徒逃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
氏所居　邑反伐單氏之宮敗焉伐單氏所在按東圍
庚午反伐之百工所在按東圍今河南洛陽縣東
南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蠻晉州蠻也五
州為及焦敗漚原之師晉四邑漚原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
劉蚡以王師敗績於郊蚡為子朝之前城人子朝敗陸渾於社
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雖未即位周人益以悼王補其經
外悉仍其舊不成喪也稱謚所以不忘王子猛母卽位
而王師敗績於社司馬所單次於社晉所
館於子旗氏大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馬司
馬不見勝敗



王師軍於京楚子朝所唯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此篇作亂者子朝討亂者劉單與劉單合謀者樊齊而動王不勇致王室之大亂晉爲之也分三段讀第一段大書子朝作亂於葬景王下天子崩葬必有主喪王猛立而主葬諸侯之會葬者在焉天子之位定矣既葬之後然後子朝帥羣失職之人以作亂聲罪王室亂之始也前殺二貳起今屬之者百寅起劉單帥齊而單子先逆悼王竟爲賊得其不殺之以絕人望者樊齊牙豫其事也齊矢心悼王而躬入賊宮故欲殺單旗之謀皆與聞之其曰非言也必不克力混之而不聽也大盟者王與子朝及諸黨皆盟子朝委罪擊荒殺之以堅單旗之信於是樊齊洩其謀使之出亡又令伏卒要路而王子還等八人授首悼王崩而不忘子朝齊矣只百餘字樊齊一片忠肝歷歷如見明年傳大書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表其功也無如羣甘大敗朝黨復熾忽叙叔孫歸一段此列國諸侯刻期赴難之時也傳述閔馬父之言歸之於天不言奔問官守卽此見諸侯而全軍不發君及上卿不行但使籍談荀躒納王不平其難劉單猶以晉師可恃併力用命而晉師坐視王師之大敗陸渾侵輕亦以晉不之救而敗如在其國故本晉納王而經歸功於劉單也宋劉原父胡文定謂經書以字貴二子擅權援以霍光驂乘非其倫矣斯時從亂蜂起羣情惶惑非劉單出其死力繫九鼎於一綫則大事已去以者猶爲也爲所當爲則爲功爲所不當爲則爲罪此直書以者所以深嘉二子之忠而重錄其功也或曰王名劉單何以書子如書劉狄單旗則嫌於名位之與無以厭人望如書劉子狄單子旗則又非書王臣之慢惟特書曰

師畏懦不進追胥取前城而王師遂敗伐京可知前此劉單之敗晉救不力爲之　篇中寫單子極出色用樊齊之謀誅八嶽奪悼王於平時盟百工焚鄛肹於王城遣使如晉告急而伐百工伐東圍劉盥崎嶇以佐單子而勢乃不孤寫劉單忽分忽合閻若璩以爲單于忽勝忽敗助劉單者有敗無勝想見賊勢猖獗指置萬難悼王初寄身賊還之手而驚魂甫集蠭車復震劉單一君卒復立一君內變遞興外援莫恃一片孤忠無不傳出

經　壬午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壬解謝取鄶師○婼叔鞫反

癸丑叔鞫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行人官名說文作𠂤

郟叔鞫卒前經書後從赴書也○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讀左補義　卷四十一　昭公三

東國蔡景侯名楚或役於楚而卒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

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獲陳夏齧舊傳作元孫○五納反

反○天王居子狄泉敬王避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疎云定元年城成周乃遷之入城內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請之東王子朝尹氏立王子朝欲立蔡侯事不果坐而如吳本末自鄔人城翼以後所記之事皆在庚戌後也如劉氏駕傳必如近代所修日歷而後可

傳　敬王元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王師也圍郊今在河南府

癸卯郟鄧二邑潰丁未晉師在平陰以告于朝不書不告也

王師在澤邑澤泉王使告閒子朝故庚戌遷邑澤泉而子朝之勢益困

王使告閒子朝故庚戌遷邑澤泉而子朝之勢益困

王以爲無服而子朝不知故又使告閒子朝之辭陳遷勤王不力撥賊不誅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猶造傳自玉寅至庚戌遷是記晉人圍郊本末自鄔人城翼以後所記之事皆在庚戌後也如劉氏駕傳必如近代所修日歷而後可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行人官名說文作𠂤

城翼王晉人來討是原叔孫如晉之由非謂鄔人城翼以後

所記之事皆在庚戌後也如劉氏駕傳必如近代所修日歷而後可

晉人使與鄔大夫坐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

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鄔又夷也鄔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鄔大夫爲叔孫之介副

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鄔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典鄔使執之

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死士彌牟士景伯謂韓宣子曰子

弗圖而以叔孫與其偪叔孫必死之鄔亡叔孫必亡鄔亡君亡國將焉歸無所歸言晉不能存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

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盟主執鄔衆取叔孫是爲乃弛

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士伯聽其辭而恕諸宣子乃許

之○按此四語緊接乃不果坐來叔孫以子服回與邾大夫對
立○待介也○旦至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邑猶事亦士伯之
力也○匆匆之難猶云薪水未便耳病勞苦也○舍亦館也○雖
出狀猶拘禁之○各為一所使不得聚謀也○故杜以為因○范
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
人過邾館叔孫之屈辱以如吏○按如吏下叔孫于公此三句
為魯曲邾蓋特以叔孫與之從士伯言乃
命士伯止叔孫不使無館○自朝而如吏也○從者似四人叔孫已去其衆也○節不與邾
孫者有于人猶過邾館使邾人見七以辱之也○疏以御為引導捨近之
服何損難者或謂問官為異人○先歸邾子○事想邾大夫亦歸矣、士伯曰以
有士伯始怒○終猶有辭○宜子然邾處○別都謂叔孫旦而立期焉○
處有范鞅○按此敘二子出
猶薨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其也○
舍子服昭伯於他邑猶事亦士伯之
助之而士伯之言不能盡用○求貨與以兩冠不出申豐尤
見秉節挺挺末舉其殺犬莽墻二小事見臨難從容真令
韓起士鞅歎慕不置乃知季孫之惡叔孫於晉者適以顯
末段分四節前二節正見韓起之雖叔孫由范鞅挾怨



叔孫於晉歟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瑕○劉子取墻○人直○三邑○屬子朝者○按
今東西訾皆在河
名伯奐○名莊南宮極○二子同卿
子樊○齊傳樊頃子自此不見以
朝○入於王城次於左巷城○近東
莊宮尹辛○尹氏敗劉師於唐○陽縣東有唐聚
朝甲子尹辛取西閻○周地丙寅攻
此一段見叔孫一乘一動皆人所美故
此尹氏亡子朝傳故全文
在新安縣東北六月壬午王子朝
圍尹○攻劉佗金族○敬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
伐尹○按今山西汾州有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已丑
吉甫墓即古尹城○
南宮極○二子同卿
名莊
以成周入成尹庚寅單子劉
子朝出○入於尹○自京入尹癸未尹
氏之邑

王居京師晉師飫反劉單再勝此正亂定之日也乃尹氏忽立子朝誘殺劉佗劉單師敗直搗京都不得已以王居劉而京師遂讓之朝於是劉師連敗尹師連勝而王室又亂　尹氏素執周政圍則黨於朝者子朝起事不敢遽動恐晉之議其後也及晉師無功遂悍然無忌而名伯南宮尹辛皆爲羽翼是首惡在尹氏而致之者晉人也　春秋書立君者二隱公四年書衛人立晉不告於王既天下之無王也今書尹氏立王子朝晉不之問既天下之無王也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晉

（庚輿昭十四年適見出奔）

（正上年烏存莒大夫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奔烏存執殺者成名逐來奔齊人納郠公之）

（四年齊景受賂而納者）

（二語正籠罩烏存）

長丈二而無刃而立於道左欃將止死苑羊牧之（莒大夫）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于十四年奔齊）

（首提薛侯見六國攻滅胥出此人）

吳人伐州來楚遷越帥師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令尹以疾從戎）子瑕尹（及諸侯之師奔命越攝其事）卒楚師熸（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主喪亡故其軍人無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復（子瑕反）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成克（勝也軍尚威）事尚威（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無）常陳大夫當壯而頑頓與許（遷越非）蔡侯楚政楚介尹死其師熸（帥賤王癉）多寵政令不壹（軍多）

（陳云吳以罷入疲楚以逸入疲吳蓋入疲則可乘逸則可乘而非已先示之弱也）

（敘謀）



命也越乘令尹之卒欲自以爲功（驕）明沈二國之幼君及陳大夫之壯而頑者以爲前鋒衝敵復以頓與蔡許爲接應而已則按兵不動勝可帥卒直前以邀功敗可收卒急走以無損此子玉城濮以來之故智也吳人犯其前而君將皆殲（據）其後而三國同奔越逐麾師遠遁是六國皆死亡而楚師獨全矣何暫敗楚哉經不書楚敗明六國也惡

（子朝已入王城而到昭公必以爲死不良弓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儀公之力可渝也　據公亦欲立子周之亡也其三川震涸川竭也三川涸洛水地動必爲屋壞而死補注明是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亦震也爲屋壞而死補注明是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亦震也爲屋壞而死補注明是）

（以震死不良弓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儀公之力可渝也　據公亦欲立子周之亡也其三川震涸川竭也三川涸洛水地動必爲屋壞而死補注明是）

（川岸崩按杜與周語伯陽言同詩大雅召旻云川沸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天實爲之谷猶以喻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朝）

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獲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當子朝猖獗之會徒黨日盛而南宮忽以震死亦足喪從逆者之膽蔑權深幸其大衆且以爲先君可濟見劉氏父子世篤忠貞可補前傅未及朝入王城已定京師而識者知東王必克以大義足以聚人心此明年乾祭之詢介衆大子建之母在郟郟陽也屬平王娶秦女廣太子建故母家按在河南新蔡境古國反名邑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郟附注杜云諸樊乃像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恐傳寫孔陳旨云諸樊乃像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恐傳寫誤且像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也傳誤倒耳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途伐吳以徼之徼要也要其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于雞父敗往復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遂楚地按在今湖廣京山縣



建之母蔡郟陽封人之女奔於熊居者及納蔡女被逐途叛王招吳人入郟又拥爲吳婿矣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爲牧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
按汪氏謂是時婼拘囚於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婼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反然則公中無定見而進退維谷甚矣
楚囊瓦子囊之爲令尹代陽城郟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郟城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郟矣今置吳復所以自固
若不訪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侯伯守在四竟結其四援結四湖之國爲援助民猶安習
其野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今吳是懼而城於郟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按在昭十八年親其民人明其伍候候相伍爲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
諸侯政舉然後守在四竟今但守其城則求舉不得惟亡而已背衆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宮在
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
守其交禮交按不僭不貪不懾不懦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念和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土不過同方百里爲一同慎其
四竟猶不城郟今土數圻爲圻千里而郟是城不亦難乎言今是

四年吳人楚傳
按孔疏云楚自文王都郢城郭未固子囊欲城之故君子
論之忠今郟既固矣而畏吳侵偏恐寇入國都故戒謂之
必亡東萊云子囊爲預備之計保邦於未危也囊瓦畏避
退守郟以外不暇及也兩說皆是然於司馬立言之意均
未指出或云死政以助成其亡郟不在城不城也不過借
城郟立論耳此亦非也子常初爲令尹貪無由見司馬之
意以其一政未敷首謀城郟是將與吳決戰不至入其國
都而不已也故教之以正封疆修土田諸事在衛民實際
用功而不必勤民於遠求以念祖示之厎之祖子囊也子
囊於晉悼時完其守備不與晉敵故民無內憂外懼之患

今晉已修好弭兵息民而挑釁啟戎雖父之敗不繫前平而啟其故轍乎況楚國地已數折大非若敖蚡冒武文之舊猶不知止早爲未後一旦以待其敗安得而不敗亡也此語人之解使瓦聞之或翻然易慮而平聞之或亦有悛心此戊之意也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球　堪　校

昭公十

經　癸未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十有一月葬杞平公。吳滅巢。楚殺其大夫郤宛。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吉簡公卒。

以甘桓公甘平公子見王子朝（補注見子朝皆世臣貴爲公子）之亂而逃其故轍乎況楚國地已數折大非若敖蚡冒武文之舊猶不知止早爲未後一旦以待其敗安得而不敗亡也此語人之解使瓦聞之或翻然易慮而平聞之或亦有悛心此戊之意也

讀左補義　卷四十二　昭公

甘氏又往。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內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大晉曰。紓有德。兆夷人。（按尚書注夷人平也余介紹之間方見聊身之妙）亦有離德。（按不能同德終敗亡也）有亂臣十人。（雖少同心也）同德無患。（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無人戊午。（今大晉無此語按古文泰誓文杜預時僞泰誓無此二語）王子朝入於鄔。（補強）

甘桓之父平公勤王。爲子朝所敗。其子忘親事讎。（劉子云）甘氏又往。爲王危之也。莒叔以務德對。大哉言也。古今得天下不外此語。其器識爲當時第一流。豈徒忠有足倚哉。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歸之。疑士伯以叔孫前日不屈之氣。沮之。）歸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按呂云。叔孫前日不屈之氣。蓋消索非也。按孫伯來殺已。故謀若代反。）右顧而笑。乃止。（按呂云。叔孫一死。先殺彌牟。殺已之死。再與晉人講論。然後

語指昭公之孫恐未必然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王巳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四字衍之士伯歸一番正論對曰老大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楚不恤其緯譬寡婦也緯者常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動搖焉吾憂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及已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譬小雅大器并小器常棄於器者而并之器矣惟罌之恥詩小雅無餘故恥之疏云罌甖也所宜受寡婦也緯者常苦禕少寡婦所宜佩也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起圖之乃使之卿韓起如周弔王室且問故王卿曲直士伯如晉子使之卿引喻周衰

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不佞獻王與之東訾得玉故與之邑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略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也之吳踵楚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岸音勞王於豫章之汭曲越公子倉歸適也王乘舟會及諸夫越大帥師從王王及罔陽地楚而還孔疏名與諸越也而遂入郢楚而還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義吳子遏死於巢門者則吳之世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梯階道梯磴也其王之謂乎爲定四年吳入郢傳



越使歸舟壽夢從役振旅而歸稱心之至而二邑竟滅則戊言驗矣又謂亡郢之始豈四境國都之守四竟不保則國部危矣引詩厲階隱刺無極每篇寫吳入得志至此忽兩點越人以見吳人殘忍適與楚坍入郢寫於此而沿吳之人未嘗不隨其後也

經　甲申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公孫忌帥師入邾入郛入郕入漷入鄫入小邾入于黃父○有鵒鵒來巢非常故書○鵒其俱反鵒音欲○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下旬之辛○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竟上邑竟境也言又重上事○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按河南柘縣○子景公須曼立○十有二月齊侯取鄆以居公也○音運

傳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樂氏之大宗也卑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必亡禮可以觀身禮唯身故尚禮○觀古玩反得志文勢曲折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苟身之不恭不敬何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亦賤人人能有禮乎○入正文無禮必亡爲定十年弁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小雅周人思周賢女以配君子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賦車舝詩小雅周人思周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舝音轄宋公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疏云燕禮云司宮筵賓于西階上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是禮主公也賓席在西階之北同西向也今使昭子右坐在賓南向也以相近是改禮坐也語相泣也樂祁佐宴退而告人曰今夫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哀樂可以觀德詩大雅言無德不固不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則憂也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變孫婼卒以中段爲主婼與平子皆卒故傳以平子始卒○此爲婼如宋傳

聘宋爲名而使昭子爲已逆婦儼然以國君不得親迎上卿逆之之禮自處矣此不待昭公孫齊而後知意如之無君也首段以右師引起見叔爲季逆是卑其大夫且自賤其宗也無禮必亡子孫之徵豈待陽虎囚桓之日哉及既聘而享事轉之賦已戕昏也明日宴飲嘉禮也相與對泣即樂祁謂其可樂而哀而所以哀之故則未之及傳於是追叙公若言昭公欲去季氏此在成昏宴飲之前夫乃知昭子之甘爲季後者蓋斯時公與意如之隙已成濟國有心助君無術困以此行謀之宋元元公有威於樂祁之言愛莫能助主賓相語而不知其涕泗之橫流也厥後諸卒而宋元以納公自任非不負前言於地下哉　哉云元



公既知季之不臣何以愛女妻之不知從前納吉納徵諸禮已備今特使人逆女耳詎可失信於魯曲辣之行尤見天理之正

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年傳見不惟息且覩望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經者道之常義者利民之行也行者人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滋味章色過則陽性疏云老子六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言其過耽則有此病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以爲六畜三牲以奉五味爲九文九章以奉五色爲六律五聲八風七音以奉其聲爲地宗廟之牲以奉五味爲九文九章以奉五色爲五刑三辟以奉五聲爲天地之明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之爲德教廣其時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姻亞以象天明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長幼以序爲鬼神以制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二王後爲賓客苟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十八年朱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
盟無相加也今尋舊盟而加之以兵何以示後世且諸侯之大夫皆在此矣若皆相效以利而棄盟誓則何以主盟主之大者信義以爲後世則之轉移也
找
士莊伯曰受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爲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天王崩越四年豈直同寧之人闕者而不洗髮纓冠救之無人心矣乃王室爲朝不謀夕之急而諸侯有既日愒月之安豹不就赴委之大夫雖輸粟具戍茂禮甚矣況如朱之逆強爰事乎故經不書謀王室但言十國大夫之會壹若不知何事而會者而傳於中段詳敘論禮何也蓋王室



之亂晉以盟主擁兵坐視宋爲上公不肯受牒予太叔以天經地義民行大綦疾呼使之曲直赴禮以成人而說者謂平王大亂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鸜鵒鳥穴居不巢於樹何氏曰宜穴而巢權臣自下居上不學則上陵下替而無禮上不知禮下不知學故助亂者衆王室所由亂也前鄒伯如晉以利害怵之始爲此會茲復於天性本原上痛切指陳有禮則生無禮則否振其沈魄而使知君父之尊親非由外鑠禮明則亂自定故齊將爲陳氏晏子告景公亦以爲惟禮可以已之也春秋大旨歸宿於此豈徒爲權臣佩服已哉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補注釋經之義備矣以下乃好事者所增益之師已魯大夫昔紀載災異以如墓而奔已上不釋鸜鵒之義孔疏此爲以下分兩節分言之公出辱也公出辱
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鵒之羽公在外以如墓而奔已上不釋鸜鵒之義孔疏此爲以下分兩節分言之公出辱也公出辱
初季公鳥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卽公與公思展季氏族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治其室及季孫平子弟平子曰展與夜姑將要余以非禮奏姬以告公公若殺夜姑將殺之公若殺
之卑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殺
而哀之曰殺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賢勿內日中不

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執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回望意如信公告有盜殘之心與展與夜姑同學學於平子。肥故弗納蓋潘婦譖構與越婦妻梁嬰母相類而意如專擅甚矣。季肥之雞鬬季氏介其雞季氏介其雞。介甲也。高誘曰。介大鬬之雞。許註作小雄雞頭。季氏已具註。近君時反。爲季氏之雞鬬故雞關。肥音后。季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益宮也之故。肥。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爲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於郈氏。以自益。且讓商。

之從弟曾爲讒於臧氏。林解事見此年冬十二月將葬。臧氏老。林解事見此年冬十二月將葬。昭公當三十六人。疏云。季氏私祭家廟。與公同日。樂人少。季先使伯足也。按舞衆廟者二人。而季氏八佾舞于庭。反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周禮。公之立二宮。何稼不書。大夫逐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昭公諱。



孫非不當入。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曾孫。言。臧孫而偪之者。公告和之者。偪孫臧孫成之者。公爲巫果而盍叔兩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教命。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逐告。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逐告。小人。

勤告子家懿伯。子家懿伯。公之元孫。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也。退之。退伊。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潤臣。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魯平陰近。補正近。請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宮謂此。臣不敢逃。公不敢赦。使有司先待平陰。近魯之故。使有司先待平陰。近魯之故。使有司先待平陰。近魯之故

社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拾公
比叔孫昭子
于野井齊侯
使慶封
慶佐相
請誅而奪
子家駒折
衝之大功
無賞言之
悉非君之
意也
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徹
賦以從執事惟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
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啓足矣以拔
天祿不再孔疏謂得齊千社復得魯國
周公所封之
國也孔疏既失魯國
而以千社爲臣
誰與之立而
以千社爲臣
無賞言之悉非君之意也公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
於齊從君者皆
將棄君去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
者將盟臧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明也罪之有無繼絕不離
從公無通外內者內謂公不通外內則有罪以公命示子家子
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鞫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
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按言吾或欲通外內之
言彼此解疏且欲諸臣
出奔令公自歸骨而諸臣以
罪是好亡惡定矣三句是倒裝語
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
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
館者執之怨從者知孫
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輔鄭安衆助季氏也
可知叔孫不如閉亦不能伐季氏也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
伏兵疏云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獨公
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欲殺昭子也公乙師展告公
使昭子自鑄歸帥兵
冬十月辛酉昭子有異志納公
齊於其襲使祝宗祈死戊戌辛酉聊生昭子自殺
成子
成子所以自殺爲後七年國
成鉏居鄆潰鄆陵徒盟會寇無益諸侯之綱出奔之
君得以反國者以其中有故君之人也若意如爲主而二

氏助之他如子服氏子叔氏皆受制三家無敢爲異則民皆其民臣皆其臣舍子家昭子外更無第三人子家從亡昭子已死是以不必有立君之名而儼然主喪也公伐季孫使帥孫迎孟氏時孟氏未有專屬不敢顯然伐君也登高望見叔孫氏之旌方知殿屎助季遂殺帥孫併力伐公是昭公之孫不可謂非叔孫氏之力也昭子歸自閼使畧出其逐賢牛拒晉卿者縛殺殿殺之因以討季固自優爲然而早知其不能也其曰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夫逐君之賊九世之族將廢夫誰爲其子孫而祀之則其志欲存季孫非欲討季孫也蓋無季氏是無叔孫一語淪入三家之骸欲全吾君又欲保季以全吾宗忘君不義背族



不祥勢不得以兼盡故未事而潛泗橫流事至而萬難措置追爲季孫所賣而名義至重臣罪當誅不得不出於匹夫之輕其生矣故謂昭子爲詐忠者謬也可以愧何忌之忘君而謂其明乎國爾忘家之大義則遠不如子家羈昭以立後而飄然不顧也

壬用尹文公子朝步於雒（於雒縣涉洛水也）焚東訾（故王城）克尹氏兵力甚強所過必克而東訾獨能拒守鄙鄙大義在人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請納夢大子虺即位於廟已與平公元公服而相之旦名大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謂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



顏以殺雉是褊衷（信中容物也褊所以稽衆者躬也謂無）所以稽衆也褊衷所以稽衆者躬也謂無及先君（欲脫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昵近也染呢宴謂損）私降昵宴臣弗敢知（親近晉染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宋公遂行已亥卒於曲棘（曲棘宋地）而魯史書之蓋予之也傳譏其命葬無及先君一言（宋自文以來始用人殉厚葬過於王禮元公欲自貶損（德事也仲幾不能將順其美可謂浩歎然傳不紀葬宋元公之下而大書於此以見元公明知此行不歸而志在納



公力疾不顧於昭子一泣可謂生死不相負矣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鄆人自服不成圍）齊侯不伐魯正季孫之罪而但圍鄆又不踐千社之約而取鄆於魯以居公皆所謂無信也蓋其遠唁也意在拒其入齊之都也其取鄆也意不在復魯之國也齊侯本無急義救患之心矣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名僂以下句）龜與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昭伯會請生代家故事盡對及內子昭伯與母弟叔孫則不對）昭伯問家故（故事也）對及內子（昭伯與母弟叔孫則不對）昭伯再三問不對歸及郛（郛魯東平郛邑）會逆問又如初（又不至次於外而故（他故）之皆無之執而殺之遂奔齊（自東平郛勁倕邑東北入齊）

使爲賈正焉掌貨物使有司賈售若市吏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里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焉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後以收人心會曰僖相悉亦按傳言季臧氏後會曰僖句不余欺也孫爲臧氏後

僭而吉者豈獨臧氏之子乎傳寫臧會全神已注意如然不足以扶世教不載可也　宋元信而凶臧會僭而吉兩事並列然元公之信昭著千古會之僭小人所不爲也

楚子使遊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於州屈遷訾人焉移訾人於邱皇使熊相祿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巢名卷音權子大叔聞之曰楚子其不免乎

## 左補義　卷四十二　昭公廿二

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熊居末路惟有築城築郭以備吳而已

經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解三月而葬速○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孟氏邑不書齊師秋公會齊侯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昭按已踰年天王王其居其入不言使之者天王至尊史官立言之體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陳傅召伯召伯奐也罕說名爲詠

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解三月而葬速○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孟氏邑不書齊師秋公會齊侯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昭按已踰年天王王其居其入不言使之者天王至尊史官立言之體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陳傅召伯召伯奐也罕說名爲詠

齊侯將納公之意知昭至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璜卷也急使委其事於季氏而不知效忠于昭公失輕重之義矣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杜解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璜充耳綠卷也急使如充耳易之人高齮家臣能貨子猶於子猶當爲請使反璜它殷反

適齊師謂子猶梁即梁邱據

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庚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庚庚十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言魯地也四字直注到三十年經書公在乾侯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杜解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璜充耳綠卷也急使如充耳易之人高齮家臣能貨子猶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庚庚十

非魯有定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虎敗奔齊而鄆又入於齊矣至十二年三田之歸而始爲魯有焉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逆賢侯之治命踵先君之後丟其所爲禮乃宋人之禮而非君子之所謂禮也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也寰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水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厭於冉反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降恐不能勝告齊言衆不欲師及齊師戰於炊鼻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楯瓦楯輴車軾踰車軾踰過也決疏云矢激謂矢激其鏃洩聲子又一射之入楯瓦也胸車軾輴車軾踰過也決疏云矢激謂矢激其鏃洩聲子又一射之中胸洩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楯瓦楯輴

地可容而以晉師一望幹轉何等無能

於崔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於滑崔谷胥靡滑皆周地胥靡滑本邑也按今偃師縣東南有胥靡城滑即在其南偃備敬王播遷之苦菹音九晉知躁趙鞅師納王使攻寬大夫守之備子朝按今洛陽縣南關案山即伊闕口

先用師守伊闕口絕子朝來路也嗚呼王室大亂五年非劉卓二公晉師遠出於楊魚之卑矣

九月癸丑平王宰合尹百工之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建聘之妃秦王之惡國有外援秦不可瀆也涼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王子奈將來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滋益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子西以天下吾滋不從也

命云同一族國滅札以和她子西以嚴峻令尹欲市德而專政故句句斬截

昭王

子西語步步嚴峻非此不足以斬令尹之邪心也有此一段本領便是他日恢復改紀張本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起發也辛丑在郊子朝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東王之師逐之而逃敬王子朝及召氏之族召伯盈逐王子朝晉師克鞏子朝出奔楚陰忌奔莒周之典籍以叛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于唐逆王不入遂軍圉澤周地按今洛陽縣東北圉澤在王城東南晉師在王城東南成周陽城縣東北甲戌盟於襄宮襄王之廟在王城東南晉師上聞地名音低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晉師又一來先叙天意以後人之逃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厲王父子朝來路也晉師先至於楊魚之卑矣

汪南溟曰此城成周經敬王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甯壹傳見子朝奔在王入前晉在王入後王入乃告諸侯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且爲

汪南溟曰此段之辭倫云二句提起振救二字全段振救之辭也

汉云振救二字

德於厥身德謀諸侯莫不並走其孥以新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能忍王之虐也夫其位與治王之政事疏云周公圖之宮國人圖之名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按人表作共伯和家姻書呂覽妄說趙氏及補正主之政於王故致興之義至於厲王流王於彘人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本紀從之亂太子在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太子代太子得脫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按人表作共伯和家姻書呂覽妄說趙氏及補正主之政於王故致興之義至於幽王宣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德厥位德謀諸侯莫不並走其孥以新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能忍王之虐也夫其位與治王之政事疏云周公圖之宮國人圖之名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按人表作共伯和家姻書呂覽妄說趙氏及補正主之政於王故致興之義宣王有志而後少子好下同伯服好下同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申侯與伯與鄫及西戎伐周殺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都洛劉氏炫曰如國語史記之文則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稱攝王者或幽王死後其黨立之必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稱攝王者或幽王死後其黨立之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馳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宰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孫能宰先王之命也在定王襄王六年魯宣八年秦人降我西乞術周其亦克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景其職王室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以遺厥子孫也今子朝之亂以上皆是妖語至於靈王生而有頯王若神聖於諸侯靈王子靈王克終

凶字有力以下見敝扳無人

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甚劉剿亂天下虛專也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率不弔之人傅氏曰好行亂亂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濟鬼神貫習也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謂景王晉爲不道是擇是贊贊佐也擇持也慝匿也放恣不穀子朝自稱之謂以彼疲羸之卒棄之于戎寇盜橫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奚救圖不穀救其憂而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救圖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孔疏公卿不得私附王之庶子而亥立之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



從天就到君從君說到民民心所在即天意所在公之失德一機字盡之機關也國則在厚敛殘子家則在飛燮下截三節三番已括其中

此兩人也再敘晉爲不道是擇是贊使不穀播越荊蠻傳正見前此觀望晉人之罪今日勤王晉人之功也末又歸罪單劉贊私立少極其痛心傳正見悼王雖少而實嫡二公所輔者正嫡嗣萬難卒成其志可藉手以告先王也即其憤恨之淺深以別事功之大小傳有借人詆誣爲已褒稱者此類是也結段點出十朱之命遠晉之大以明正其罪則彼之娓娓先王也彼時時造使以揆哥聽者卒見棄於晉也斥之曰無禮而子朝之案定矣出齊之分野不書邾字齊侯使禮之察以禮除之晏子曰齊有彗星不見流云彗即孛也齊侯使禮之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欺也焉天道不諂疑也他刃反不貳其命若之何禮多福厥德不回也以受方國故四方之國歸往之詒能遠也故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逸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言追監夏商之亂故也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誰有此乎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我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施民歸之矣詩小雅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懈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

切實指鄭是守常士不濫職
對莊貫方我不能三字是借而又夢
淡不可捉矣

不及國夫不得妄施樹已私惠大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孔疏國人是國君所有慢大夫不收公利林解大夫不得作福以取人心也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
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
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也諫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不自專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
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
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有稟受也民說人君不受忠言猶可望有轉移道理聽而不用人君之大患也孔子大聖人不能移景公之心況晏子乎

結出天地與民字

上言天道下詳人事止言脩德下言上禮總以君心爲主



而天意民心皆準諸此彗者掃除穢惡天著象以警人君
者也公早聞晏子之言有儆於心慮齊國歸於有德固已
其生平和同之辨貫之諷諫詠祝史勉君脩德不憚指
斥陳氏得不謂之君子乎而盟崔慶於大宮周旋於欒高
陳鮑之間即謂比於小人可矣然其不失爲君子者忠君
愛國之心純狷糾謬之義救時濟變之才皆無愧於仁人
有時而從俗則遊害之心勝而全身之慮周也遊害以全
其身而不當於理則私意也仁人無私故曰君子而未仁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塤　堀　校
受業毛　舁塏參

昭公十一

戊戌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僚自立是爲闔廬○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銀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公如晉至河乃復○郯伯來奔○郯伯名○弟兄也○郯伯立○郯伯來奔者四○魯寶之非諸侯者之非諸侯者之非諸侯者

陳清全曰季子終不受則宜歸之光不當立僚也秉政大臣置君出於私意立非其立未必不貽禍將來也

王僚伐喪圍邑大不仁也一段雄心早爲夫差黃池發端吳既精銳盡行楚亦傾國而禦是吳之不得退在此而光得乘其間亦在此僚就光享備之甚嚴在我者乾鈹以夾承在彼者赤體無寸縷極爲兵衛爲魚中抽劍刺王分外作勢然國之人未嘗不以爲可哀也所賴季子來歸義旗討賊而兵權不屬相與委蛇此時僚二母弟手握强兵何難藉以靖亂乃閉亂出走師徒潰散卽郤宛乘勝直至吳都可以正弒君之罪而不忍伐喪不遺一矢傳作三段寫來見僚之所以徒死而光之所以定吳也不書光弒從告也



原起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和協類鄢將師爲右傾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欲飲子西酒又謂子惡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曰子惡令尹子常曰子惡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酬報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以進子取五甲五兵曰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極辟司馬法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凡五兵長以衛短以救長戟助又饗日帷諸門左張帷廣甲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吾之故也此春秋之不效卽效而子惡得罪焉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名鄢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以害子將師退遂合攻郤氏且焚焉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曰不葬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束秆焉一把束言民不肯燒之也秆菅古顏反杆古但反國人投之遂弗葬也孔疏投菅秆於地弗舉火令尹炮之炮火然之乃盡滅郤氏之族燬殺陽令終子陽句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耶譖王與令尹以自利也滅郤氏之黨呂說宛有高見當無極誘時擊之不台有親附宛焉者台與也宛亦有以取之也嫉不審也晉陳之族盡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爲下殺無極張本

他篇殺大夫則衆在君而此則罪其用事之大臣也前書

太子主賜此書令尹子常賄而信讒此義費無極兩面構禍其作用總一律各極其工春秋大夫大抵彼伐吾喪此乘其亂而楚獨得兩人焉聞喪而還有伐吳之郤宛誠荊楚之錚錚者也乃以此爲罪迫之自殺宛矣復熄其室并滅其族且赤其黨之族從水居伯嵩不至此瓦雖信讒何一忿之深也晉陳之族一呼斥鄢貴而已令尹盡信明明以首惡歸之病之者恐國人之剛已也將上面國人說之國人弗葬等語隱爲收束而已伏下箭誅無極之根

秋會于厄令戍周集注伯嚭不與令戍且謀納公也晉志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

子梁來樂與北宮貞子。衛北宮喜之子。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也猶安天救之也休息也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兵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投叔孫義舊于晉故季氏以同己說之而執送之。天之道也。詹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東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吉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一統予忘以無成死之潮住使之夫。詹目止點矣一戒還不是老成作事也。閔剋不設以執之願也作列國之權而弗敢宜也。事君如在國。補注即後文賈馬賄從者衣履之類。此季孫之義也。杜氏以書公行告公至商之謬矣。故執以爲難二子皆屬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詹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補注見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

宋元爲納公卒於曲棘。其子景公初立。喪父之志。衛發欲以其太子及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二公可謂太義激發矣。樂祁犁、北宮喜、及曹滕邾之大夫。皆固請於晉使正季孫之罪。則君臣之義明而賊臣之膽皆落。豈獨魯之利哉。大何前之齊以子猶取錦而止。今之晉以范鞅求貨而遣。嗚呼。季孫之不已戕也。或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先祀然。則將之君卒爲魯昭之續者。自取之也。宋衛兩國之衆加以三小國何難計季而必聽命於晉何哉。蓋北宮喜與齊豹作亂。國賊也。樂祁犁。賓料昭公必逐勸其君連姻賊臣與晉臣實相符契。故二君志在同讎而二子遠作歸思矣。

孟懿子陽虎季氏家臣伐鄆。孔逮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以與魯戰必敗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況孔疏無鬼神乎。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近鄆地

冦。詹而散納公之謀。賊臣知晉卿可恃。遂顯然帥師。聲其君之罪而伐之。猶曰事君如在國乎。方望溪謂此條錯簡當在二十九年鄆潰之下。蓋鄆人敗而潰也。卽或未然亦鄆人因此敗。畏季氏之甚。陽虎復使人恐誘之以致淇耳。則公之無依此伐之力也。嗟乎何忌受業聖門而所爲如此。豈止鳴鼓之攻已哉。家語大戴記。叙弟子無何忌名。史記載孝禮於孔子。與在周系列傳。叙弟子自顏回以下七十七人。雖公伯寮之讒賊亦與而獨缺何忌。蓋穢惡其人如陽虎而黜之也。

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也。與中廐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謗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子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告朝吳在十出蔡侯朱。在二十喪大子建。在二十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近也。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郤氏陽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

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
吳新有君先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郤者除
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
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已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
可爲寒心
族以說於國莠言乃止

字字刺入前篇子常一病字而鄢費遂以族殂然則天報
讒人卽以讒人之施於人者施之詩曰豈不爾受既其女
遷斯之謂歟然五族之赤皆子常之播惡也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燕三禮享者享以飲賓子家
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
請安主獻獻酌也請安卒爵也

讀左補義　卷四十三　昭公六

燕禮備注諸侯爲賓有享食
燕三禮享者享以飲賓子家
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
酌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

請安以夫人欲見公當居主席故公不在坐也齊景之
所以使宰獻者爲請安也其實公燕大夫之禮也齊侯何
以請安以夫人欲見公當居主席故公不在坐也齊景之
宴媟無禮故內寵多而繼嗣無定子家以君出禮也

十二月晉韓奕子晉致諸侯之戍於周魯人辭以難經故不
書戍同
凱此則屆之會令戍周猶非口惠聖人猶有取焉魯才與
其事故史無文傳特叙此以見勤王大事而經或不書職
是故也

經　癸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杜解六月　○公如晉
次于乾侯　晉竟內邑按今直隸成安縣東南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子
公

葬立六月葬定公三月而葬逾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平
公結立冬葬滕悼公

傳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　杜解齊邑按今故城縣欲適晉欲使次於
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執玲之其還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
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卑辱
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
後逆之　逆著乾侯也言公不
能用子家所以見辱

頃之昏鞅之賄日在晉廷無益而公前此不奔晉者亦以
素適其辱也子家據禮爭之恐晉以是爲辭耳

晉祁勝與鄔臧二子祁盈家臣通室　妻祁盈祁午將執之訪於司馬
叔游　司馬叔游侯子　叔游曰鄭書古書名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言害

讀左補義　卷四十三　昭公六

正直者實多徒衆　無道立矣子慭不免言世亂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詩大雅疏云刺厲王辟邪也辟法也無姑已若何盈曰
道之世法不可爲言制家臣逆執之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無與國事
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之邑以其勝路荀躁荀躁之
慫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然發語之端乃殺之夏六月
晉殺祁盈及楊食我向叔向也食我叔向子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
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巫臣
兵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妾媵而多女也
庶子鮮少何記言其禍之不宜子也古者妻胯皆其姪娣其母曰子靈、巫
陳御叔楚夏姬殺三夫殺夏姬也陳靈公及巫臣也特巫臣已死　一君靈公　一子夏徵舒
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其惡是鄭穆少妃姚

子之子子貉邾盟公克之妹也子貉早死在宣四年無後而天無
亡白反
美於是嬴聚也是夏姬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古諸侯生女
顯黑黵之忍反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名曰玄妻以
黑故
樂正后夔之君長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
無期故封豕也封大有窮后羿滅之篡夏后者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
也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
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共子三代所由亡也晉中
生以妍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尤
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而以母氏之
生伯石始生子容之母叔向嫂走謁諸姑姑母向
姑伯華妻
曰長叔姒生男孔疏釋親屬自以身之長稱相謂也長叔謂叔向
其妻年長於子容姑視之
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豺狼
也狠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祁盈爲祁奚之孫食我爲叔向之子有過當十世宥何至
也狠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逐滅其族然兩族之滅滅於食我也勝滅亂內盈執之是
也荀躒受賕之賂晉頃納朖之讒爲臣執主綱常絶矣夫
盈之執其臣原無與於國而盈之臣遽殺之則已及於亂
當此六卿樹黨志在并吞同列世家大族斤斤自守猶懼
不免況於抗君命而雠殺哉傳先叔叔游之言已反照食
我食我黨於祁爲盈之臣所親信能如叔游則一言自可
止亂即止之不從羊舌之族無善也乃陰爲之助而主其
事於是遂殺勝滅荀躒乘機而滅二族嗚呼酷哉傳深惡
食我詳叙初生之不善痛斥之蓋深慨乎賢大夫之後玉



石俱焚而同歸不祀也　傳句趙武爲政由已裁斷而請
於君人不得與也至韓起而政出多門荀躒士鞅皆得
受賂不由政府而直達其說於晉侯風益下矣傳歷叙衆
簉隱覈褻三十一年穆叔之言相應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新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按今山
西介休縣東北祁今祁縣東南平陵今文水縣東北梗陽今清源縣境塗水今榆次縣西南馬首今
陽縣東南孟今孟縣西南平陽今臨汾縣西南楊氏今洪洞縣東南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
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涂水大夫韓
固韓起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按孟丙一作孟丙孟地里志云孟晉地
夫孟丙已以其爲孟大夫而丙也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趙
孫曾爲平陽大夫像安爲楊氏大夫韓賈辛司馬烏爲有
力於王室王十三年辛烏
不忘君近不偪同不偪居利思義得不苟在約思純無
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皆武王克商光大有天下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
棄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大雅曰唯此文王孔疏案本毛詩作雖此王
季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

能制義曰度。孔疏言善於度也　德正應和曰莫。莫然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　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　慈和徧服曰順　擇善而從之曰比。比使相從也　經緯天地曰文　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及也　天孫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　遠哉舉魏戊能物屈無私也　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　所及遠也　後約言曰文德　至撫之文武克商之業　昭其倫誠而　舒不以爲儀　遊不待南面之治而知志之荒矣。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　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殽蔑惡。覩欲覘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殽明也　素聞其賢故聞下一言而善叔向使人　而往立於堂下。從隨也　應欲俎豆者。

寅肯帖然已乎且首伯已息而夫子飾取之末三旬乃左氏評論之辭言晉君昏懦罔知王室而四卿強盛安識公家固將長有晉國矣其知之乎。

冬樓煩人有歸魏戊不能踰以獄上　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呂說行賂不是好事然是大宗尚魏子將受之。見忠雖相值之風先王五宗之法尚哨磨未盡

饑人名之。名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　更命之　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賜食之間三歎何也　同辭而對。非路也若不知其事因其言進言皆合子

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　饒食晚食而　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罷自咎曰逢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　魏子

呂東萊曰叔向前對晏子云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爲皂隸扶公室者翦除殆盡到得祁氏羊舌氏之滅所存者六卿而已自然孤公室故以小飾觀之一時分付得當自是可喜以下大師公室自此始

自趙盾以卿之廻子爲公族大夫而勢家益張自魏舒以餘子受縣而韓趙魏益富侵祁氏羊舌氏之滅功由荀躒故三家外唯絳吾得與乃知三家及知之黨固結於此而范鞅荀寅之心已離於此　大書魏獻子爲政其父莊子不居政府未能盡其設施一旦秉政當爲衆賢之子何以二氏之田不歸公室而分布諸臣想見祁氏富盛六卿艷得而焚戍其獄實不止荀躒矣所幸魏戊多才足副人望賈辛等六子皆賢而韓趙知亦能守業不然貪如范鞅荀寅肯帖然已乎且首伯已息而魏子猶言及勤王之功故夫子節取之末三句乃左氏評論之辭言晉君昏懦罔知王室而四卿強盛安識公家固將長有晉國矣其知之乎

女樂爲晉悼荒淫之興魏莊子欲辭之不得者也獻子初入政府餘子受縣家益富强得志而驕故向以不賄聞而梗陽宗人臨幕所欲惟淫聲女色足以動其心其欲受之原非貪利寶係驕淫也魏戊不敢直指其過而止言賂不當受猶是爲親者諱二子輔下屬恥二字蓋知足而無敢多求之語亦謹飭而不敢恣唯之謂也規貪鋤驕兩意俱到可謂愉之於道矣使魏子能守二子之言向至南面干位棄事而田既死而范鞅舒旌其罪也乃如之人尚可與言强公室抑私門恢乃父未竟之緒歟

此暗梁即使之也皆以公命求晉不得千晉而復命

叔嬸人尤尹固知固復命異志而但此如

經

戊子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私觀如京師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民逃其上曰潰散叛公○曰抄齊取鄆居之鄆亦叛之輯公必留人守鄆田還爲齊有疑亦季氏以此賂齊也

傳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至公子家子曰齊卿君矣君祇辱焉言往事齊公本冀兩宿悉書著齊侯之罪公如晉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孫如乾侯○爲齊所在故適晉贊見恤按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也稱子朝黨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千終不就學餘傳天子殺大夫不書尹固之復則勸人爲禍行則敗曰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冀亡子趙車餘也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

盈既反正固亦來歸王當捐棄舊惡使反側自安乃遽行誅殺而趙車叛於前僧嗣起於後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鄙馬者賈其馬乃不歸馬鄙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召墊而死○墊陷也公將爲之積爲作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休解以隨死

此意點出二氏

知。（附）違言人自不智。無畜龍之術。非龍之有智也。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龍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詳豢龍

氏。豢御龍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飂叔安。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飂力救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元孫曰裔。董其後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

詳豢龍

乃擾順也。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官名。官有世功。

則以官氏。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鬷水上夷。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少康之後。擾於有帝。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台爲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



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孔甲。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別眾代。彭姓之後。國王商而滅。累之後。

詳御龍

以貢夏后。臨。明龍不智。遷於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今河南魯山縣西北。苑氏。其後也。昔苑氏。

詳豢龍

陸氏爲陸商。龍之說。甚怪。或云古今不相及。安知無是事。鄙。然此演儒所據以明劉氏。爲堯後者也。或非盡本書。諺矣。法。

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有則死及之。失官不食。不食官宿其業。宿猶安也。

其物乃氐。設水官修若氐。氐止。鬱滯也。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爲句芒。木正。該爲蓐收。金正。修及熙爲玄冥。二子相代。水正。

詳乃足相副

少皞金天氏。

窮桑。少皞之號也。此其三祀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

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犁爲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

方容社稷。故祝融。社稷點得錯。

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

稷田正也。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附注貢錄。

皆以烈山炎帝之臣。夏以上祀之。柱周棄亦爲稷。祖能播百

（祭龍之說非左氏本文。陸氏疑之是也。夏自少康中興。八傳至孔甲。史記稱其德衰淫亂。諸侯畔之。康三傳至桀。而亡。乃謂其德順天天賜以四龍。是以暴爲

仁也孔疏五緯配五行引漢儒緯書殊不足信孔子之
易也潛龍則謂龍德而隱見龍則謂龍德正中飛龍則謂
雲行雨施龍固與天爲體矣夫安得而豢之其可得豢之
者必非聖人之所謂龍周本紀云夏后氏衰有二龍止於
庭藏其漦歷殷至周厲王啓櫝觀之遂生褒姒似此
龍者耳非龍也故爾雅不言龍周官無豢龍氏而謂其水
官不脩是殷周之聖王不如夏季之孔甲尤不足信也漢
儒據此一官以漢爲堯後因於士會歸晉篇增其處者爲
劉氏一語信斯言也史公嘗引豢龍於夏紀矣其於高祖
宜早附於神堯之後何以姓氏里居之外不置一辭耶則
劉歆韋之附會無疑也鄭語云彭姓豕韋則商滅之而范
本文也



句自稱其祖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已與史墨相
左杜氏雖委曲通之總爲臆說故知史墨之言非左氏之

荀寅吳　帥師城汝濱晉所取陸渾地按今
子　河南嵩縣汝水在縣

冬晉趙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服云鼓量名爾雅注王肅家語
四爲鼓蓋用四百八十觔鐵註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
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
以序位次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
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秋之官爲被廬之法僖二十七
被廬修唐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
年文公蒐
之法

叔向使詒子產書子產復書不
肖敢忘舊好以重敝邑其承命
矣

叔向使詒子產書論鑄刑書之事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也猶不足禁
故誘之以利懼之以威信之以義厚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
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固之以仁動之以勇制之以斷
此時范鞅荀寅求貨者也欲復宣子之厚幣須法宜子之
嚴刑所謂亂獄滋豐賄賂並行也頃既孤立卿復無能范
鞅主之趙鞅荀寅行之而刑鼎以成夫子以爲刑鼎不可
鑄即叔向告子產之意而宣子之刑書尤不可鑄於鼎分
作兩件爲史畫次范中行必亡法范氏之奸增范氏之惡
即以禍范氏也



經　己丑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晉侯去疾卒子定公午立秋八月葬晉頃公夏六月庚辰
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徃歸不
朝正子胸　○夏六月庚辰
晉侯去疾卒子定公午立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三
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爲國宣法度尚在文公
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雖末能全變到
這裏方始改變使叔向往見他鑄刑書且論
所損必不啻倍蓰矣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所用刑
鼎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
乃改范之法也在文六年二蒐四易中
鼎之法在其後之徒迷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爲法蔡
史墨亦
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
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按范氏刑
書已毀其惡已沒矣今復行之是加范氏之惡而中行寅范氏當更代而亡其及趙氏趙孟與焉
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若能脩德可以免禍爲定十三年荀
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晉執政至范匄覇業已衰其所著刑書大抵峻法威衆不
比子產之刑書斟酌時宜也又匄最貪以重幣剝諸侯酷

以濟貪至趙文子一洗秕政輕諸侯之幣刑書之毀當在
此時范鞅荀寅求貨者也欲復宣子之厚幣須法宜子之
嚴刑所謂亂獄滋豐賄賂並行也頃既孤立卿復無能范
鞅主之趙鞅荀寅行之而刑鼎以成夫子以爲刑鼎不可
鑄即叔向告子產之意而宣子之刑書尤不可鑄於鼎分
作兩件爲史畫次范中行必亡法范氏之奸增范氏之惡
即以禍范氏也

經　己丑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晉侯去疾卒子定公午立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三
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徃歸不
朝正子胸　○夏六月庚辰
晉侯去疾卒子定公午立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三
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社解過也明也

杜註以非公爲責公之妄徹過爲明公之過臣子逐君而反歸罪於君則悖也傳謂不先書公在於居鄆次乾侯之日必至此而後書者蓋鄆魯邑公居鄆猶居魯也即公次乾侯亦歸鄆也不得謂之非魯君也至鄆潰而久於乾侯疑於非魯君矣故書公在存公也穀梁曰中國猶云不存公也不存公即非公之義如唐中宗貶於房州疑於非帝矣綱目書帝在房州亦存帝也乾侯晉地且以明晉人拒公之過致在乾侯而不得至其國都也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邾悼公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八年五年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魏獻子使士弗能責鄆獨不能責魯耶吾以爲亦鞅躁

貳何故弔葬邾悼公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晉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徹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附注謂軍旅喪葬之事出人意外之恩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繂矣繂輓索也禮也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送葬必執繂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書也謂善而不討其乏明得備數底地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卿少也謂位卑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吹盡從舊儒有勞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紛弱是以不共從其儉則喪君不可乎總論二吳同一陪奠理也

伏有豐有省

加固可慶之亦不討

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太叔之敏

不書如晉徵者也季孫方娠晉而使徵者共葬何也之喪列國皆至保無談及魯事諸卿或大夫遂改逆志皆非季孫之利望溪所謂身不能親恐諸卿之反已也故使才吏如申豐者將事不特保其無他并可排解請國然而不畏無禮於晉者何也望溪謂晉政在家國體不恤非也舒能責鄆獨不能責魯耶吾以爲亦鞅躁受其無咎也

曾世主盟無事不僭天子故喪葬列國小侯執紼此時魏曾欲請侯一來以誇新政而鄆省而又省所以哆然有辭也太叔逆知其意以禮折之且舒以前此納王爲晉功獎

吳子使徐人執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傳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莞也養師所城之邑楼今河南沈州淮東有養城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城取於城父與胡田故胡子地以處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賄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不與狐惸其毛吾又彊求本作貌非其雠以征怒之柔不可乎總論二吳同公子

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諸華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必有成敗之間在一不聽一從之耳

子西之諫與子胥之諫映照之間吹

不我盡姑億安也吾鬼神而享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棄揚動也猶勞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巳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憚捐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喈而送之使其遒臣從之遂弁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城父也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早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乘真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猶勞焉一師至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於道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圖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爲走四年楚惧吳大能用子胥銳意復讎楚不用子西其適任患使能安其族姓無隙可乘則以逸待勞吳之所以罷楚者適以自罷安在大克哉子西是子胥故乎英雄料事相好乃子胥堕巫臣之術而褒孔父堕子胥之術執政衆而乖雖有子西不能用也諸侯不生名竟禹獨名者以既服吳而奔楚無興復之志也斷髮攜夫人迎吳子一段正發明徐子書名之義而徐伯益之後同穆王時徐偃稱王穆王討之奔楚其祀東遷後頃僭號擅弓駒王是也自春秋十五年後世服於楚卒爲吳滅

唐云無限心事獻之十年至此方吐師云知武子之謀至楚人道敝而止此進敝之後正

大有事在鄫公即遷邾宣狀云我以吳出入使其一國無時暫停本此大宗曰必誤乎宣公以後尚句不用此一句

經庚寅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程解晉地傳非諸侯之事何以書以晉之擇君而助臣也○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公定立○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按濫今山東滕縣東南○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外援內助而不以爲魯之公矣仍書公在亦存公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成往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而不以告補正受罪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潛衣號行秘使示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死雖賜以死若賜不絕其後以戮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敢有異心魯侯也夏四月季孫從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將歸告人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要君君一言使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孫巳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言若見季孫巳當受荀躒捫耳而走捫耳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亂之

昭公厭君忘復不納君之罪分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雖甚猶可解也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季孫懼遂逆昭公而不入何敢復知耶下依不如不知意傳言君怒雖甚猶可解也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季孫懼遂逆昭公而不入何敢復知耶

未急子妨歸祭季氏昭公所以不得歸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逆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字依下依不如不知意傳言君怒雖甚猶可解也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季孫懼遂逆昭公而不入何敢復知耶

昭公厭至於晉不得見晉侯時魏舒執政不爲一言然猶曰晉君無志言之無譬也乃晉定初立毅然有彊公室誅賊臣之心時爲舒者將順其美合諸侯以誅逆賊否則帥晉師討之立昭公而還即乃父與知武圍彭城討魚石之烈也快矣何敢參末議而便其成乃爽然無事而定公之志竟爲快矣所移是舒亦缺矣之徒將之不忖子也蓋齊晉不難納公而難於誅季季誅則亂臣賊子之黨孤而心必隱忍相從寄性命於宛頃之手不過稍緩須臾耳豈足悼乎無如昭公中材以下之人更無望於振興故家禹輾轉於最下一隸忍得一斬



膽冥矣指河爲誓是絕其納之路也然終不得爲公答也少康一成一旅猶足中興昭能自立安在不可復國如晉不難納公而難於誅季季誅則亂臣賊子之黨孤而心必隱忍相從寄性命於宛頃之手不過稍緩須臾耳豈足悼乎無如昭公中材以下之人更無望於振興故家禹輾轉於最下一隸忍得一斬

師展之謀原非得已也孰謂人君討亂不克當與賊臣歸國甘心聽命而不辭哉　亂臣賊子至意如而愈工愈狠既不立君公行公至必告於廟鄰國弔葬必以君命遣使且戒歸馬及衣屨恤及從者臧昭逐季不以爲讎爲之立後遇齊晉之使則皆解謝罪此從來亂賊所未有者故黨於季者以爲事君如在國也卒之昭公客死莽矣哉然咎

守信義雖賊臣不敢顯然動於惡厚自途飾以媚於國人猶秉周禮之一驗也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世服屬於宋魯以宋屬待之而嘗欲魯事相次寔薛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寔薛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寔薛公上傳在下者

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齊豹書盜肆放也齊豹衛人名也三叛人名夫貪也若齮難其身齮齕也難拒也拒險危大人者在位而有名章彼而不書盜攻難之士將奔走之人歸義謂危險也奔走猶出也按言不足彼作趨也書名攻之也非深于春秋昭明使春秋昭明上之人能使昭明彼注上之人能善人勸焉淫人貪冒之民將寘力焉勉盡力為之不是以君子貴之

專就黑肱書名上立論并為三叛人總結通篇以賤而書名為主又以齊豹之求名不得陪出三叛之旨蓋召章皆所以懲不義也先儒攻此不遺餘力愚謂春秋書盜者四射止齊豹公孫敖竊陽虎射止竊虎本當書盜惟豹為大夫似不得與三人同故抽出言之齊豹若但書名而不書盜與自相殺一例猶以大夫待之則詆惡不嚴非謂豹真欲聖人書名亦非謂凡自相殺者書名以子之也三叛人欲蓋名竟者極言不願有名為後世指摘而以地稱名名不能隱非謂三叛詭知夫子修春秋以地貶魯而屬夫子不書也左氏語極圓活讀者勿泥

春秋之稱傳已於成十四年詳言非聖人誰能俻之至此重言之者上之人指當時之君相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歌畢而寤明日食之晷與日食會簡子問於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墨曰吾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歌畢力果反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憂故知必以庚辰庚辰日直斐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辰定四年十二月今之十月日在辰尾而食二補正傳辰尾君庶吳在楚庚午之日日始有謫必吳入郢也庚午之日日入而食金火勝金故弗克



蓋春秋為國史非學者所得見經聖人之筆則羣奉為經左氏為史官既典聖人共事而聖人既卒因而作傳又欲其宣布國中使人人見聞為萬世法左氏之志在求章春秋也深切矣哉厥後七十子之徒得以共知而公穀兩家得於口授皆左氏有以發之也

辛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城成周詳敬世叔儀也國參子產之子號云明年始城此未城而已書者以城事名集眾而書耳謝氏曰書城成周善之也

有二月已未公薨于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

人也。杜解謂子家羈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自此之前。雖疆事未嘗用大兵。史墨曰不及四。越也。自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曰不及四。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二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彌正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故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胡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猶勇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晉韓起言。二師圍鄆。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韓起言。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憩以待時。王愛氛。常閔莫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伯父若肆展放大惠。復二文公之烈。以綏定王家。且恐從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宜昭令名。前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好。以爲京師。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嘯。嘯。吹聲也。道在作嘯。嘯。吹聲也。道在吹嘯者頃。以崇文王之烈。而定武公之業。弼周室之憂。解也。微文武

未聞可以容盛時之臣民而不可以容衰落也不知秋泉之水本在城外城成周乃遷之城內則杜云成周狹小請城之者是也然後知其功程浩大非是年一會之諸侯所能刻期竣事矣　求諸侯莫如勤王勇犯之言覇者之事也不如成之後弗與知此范匄之論小人之心也小人能爲君子之行聖人與之

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斐琥玉環刻玉爲一環一璧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皆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能賂寇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有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君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宜乎魯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詩小三后虞夏之姓於今爲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小三后商雅三后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上君乾下震上有衛昔成季友桓之也末段提出桓公文姜囚逆之人而季乃昌後致在於季孫至昭公四世無民名與爵耳已



子曰友通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於公　傳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器與爵不可以加人君車服以庸勳也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民以從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此公薨傳受賜反賜寫得字字哀慘從亡者思公復國與魯政而旅舍欲獻相與訣別君既客死臣盡流離傳曰言失其所也五字聲淚俱以反振起史墨一大段文字衛獻公之出師曠告晉悼公謂其罪在君猶曰爲君言之也昭公之出史墨對趙鞅亦謂其罪在君且云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此語湯武之放伐則可而以語魯事且以告



執其柄操升木乎史墨不足責左氏何以錄是文蓋是時晉定志欲有爲魏舒稍知廉恥而總無一人曉以君臣大義蓋止知私家固識公室才如申豐而爲季孫行賄善諛如閻沒女寬而不爲其主一言淹博如史墨且與亂臣同咏況其他乎冠履倒置更無一人敢爲指斥引易引詩祇爲變亂是非之具已耳嗚呼春秋之終列國并不知有諸侯有諸侯有霸而周室之尊恃乎強國之介無霸而諸侯之命懸於賊臣之手傳之所爲浩歎也末段提出桓公文姜囚逆之人而季乃昌後致在於季孫至昭公四世無民名與爵耳已

四明　姜炳璋　輯



**經** 定公一　孔疏：魯世家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史傳不言其母，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也。疏云：六月即位而入年即稱元年者，史官定策不可中年，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晉忱人於天子之側而執於是始，宋仲幾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被大夫專執於天子之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

爲執仲幾傳而補叙前篇所未及易位而令棄事而圖啓之也仲幾自有可執之罪然大夫執大夫於京師而不請於天子則肆甚也周發極矣正頴揣拄之人而罪叀叔之違天是縱忠義之氣長亂賊之風柳子厚趙東山皆非之而不知傳蓋迷之以發明此叀叔之力也前篇從王使富辛石張如晉說起未嘗提出立議何人箭末點出效諸劉子以見主其事者劉子也此點叀叔支天以見與其謀者叀叔也又與齊高張並叙者何也晉伯將息惟齊是急城功尚不及赴安有繼伯之志夫有志支周者轉得其谷勢有可爲者竟無其志遂使女寬之邪說幸中豈非天



哉此傳之意也　一部左傳處處以天爲框紐春秋亂世之天道也隱四年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已提全部之綱自此按楚與晉凡盈易蓼卜盛衰休咎一舉歸諸天及覇功息周室徵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故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是全篇結穴　稍正云魏子蒞政即上年南面之事庚寅即已丑之明日其說本啖助而實非也此傳首言正月辛巳則庚寅距辛巳十日距前年十一月己丑六十日矣諸儒不悟上有辛巳之文故爲異說耳先計丈數物土應材以令於諸侯而器物不能即集故遲之兩月而後具也且欲衆前城擴大之惟其器用人功豫集故三旬可畢季孫之願也使不敢子名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焉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者入可也貌而出者行可也

及叔孫成子卒　婼之　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子代之傳但云晉之從政者新絳後並不書爲政之人蓋大卿各不相下事權分屬而瓜裂之勢成君子所以深責晉平也



叔孫子家子亟言於叔孫成子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焉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者入可也貌而出者行可也

敢如
君鞫也則君昭公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鞫將逃也補注晉
子辟曲沃武公曰凡君知成之徒也未知其特於曲沃也諸侯正相與哀及瑗卒公子宋先入
從公者皆自壞隤反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
即位諸侯葬五日而殯於宮定公乃即位　季孫使役如闕
公氏將溝馬圖魯墓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
滿公梁鴈魯大夫梁成氏溝絕使與先君同葬亦欲絕其後
氏鴈音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前適歷傳平子毀容徒跣欲從公歸而公拒之甚峻及讀
此數語，並辦意如六年郤犨請君歸君諸般心事揭出
萬氏孝恭謂煬公為考公之弟今定以弟繼昭猶煬以弟
繼考也愚謂或者季以此為名以掩其詛君之實而立之
之故則不繫此也

## 讀左補義　卷四十四　淀谷元

周鄭簡公鳥卿士　素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吳族也。今明年鄭
經　己亥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
之南門也兩觀闕也天火曰災疏天明堂位魯門天子應門之制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
門天子之門也魯之中門公宮南之中門也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象魏闕也闕在門兩旁巾車大閽掌王之五門
王之五門皋庫雉應路鼓鼓人掌以鼓鼓其事以聲其用鼓鼓人教之調之鼓也
去聲。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孔疏天子諸侯臺門天子設兩觀諸侯惟天子通器天子諸侯臺門也臺門者天子之門也公羊傳天子之門外闕庶人無門大夫無闕士無闕大夫於諸侯不言諸侯異于天子而觀新作更加論譏也。

傳　二年夏四月辛酉鄭氏之孳子弟賊簡公征解傳言集親
天下無覇亂賊公行子弟一不得志輒戕其父兄幾內如
此天王之失刑也。

桐南桐城縣北坂楚吳子使舒鳩楚屬國小國按今江氏誘楚人曰以師臨

外若又遷之是轉徙無成功也彼仇讎者讎而乘之其殆哉後二年卿滅之疑同許至是四遷矣○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即劉盥也劉子奉命出盟名陵死則天王室一人是也亦有告布亦告布也然謂書之脩孔子卒則到軍同功○卷音倦○楚人滅即范滅氏以中山晉棄之鄙無可望矣○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也昭三十一年傳云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按柏舉在今湖廣麻城縣境名勝志其地有柏子山舉水庚辰吳入郢此地日入吳不稱子

楚囊瓦出奔鄭

囊瓦貪而佞

## 讀左補義　卷四十四　定公四　九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實葬○實葬者明此會劉文公之非出霸國之意○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鮮虞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辟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王裹十六年折羽為薛王者遊車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羽旄有五色為羽又有旄牛尾繫此羽旄於干首別有絳為旒縣之于干也明日或施以會○或疑者也繼旄曰旆疏云雜旄曰旆

說卽說無不入妙

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逼帛爲旂析羽爲旌疏云綪同赬是染赤之草茷卽旆綪旆卽今之紅旗茷是旗尾旂是旗身綪茷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畧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

孫云前詳干民此詳于土是互法

取於有閻之土衛所受朝宿邑濱近京畿以共王業步何反錡魚綺反取於相土先君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爲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勑祭泰山

朝歌也按今河南洪縣北有殷墟橋山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九名

唐叔之九宗一姓爲一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

唐誥名也

而封於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中國同故自以戎法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



為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晉蔡啓商基事也。閒王室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間導子誦父以毒亂王室。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放也。上蔡字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爲周見諸王而命之以蔡侯蔡命爲其命書云王曰胡名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毛叔聃一附注逸周書作酆保聃季是毛叔名鄭此竹聃誤也聃季及史記皆云毛叔名鄭此竹書及史記皆云文王子與武王同母非尚年也

晉武之穆也

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伯以爵居甸侯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叔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名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



此晉人之舉而傳特書劉文公合諸侯何也猶踖未決文公奉天子命激厲晉人撓名諸侯欲秉楚衡

吳敗政亂臣貪之會以搚之大振王靈能除子朝而靖王室

國諸侯率師超命卽次服於楚之陳蔡鄭許頓胡沓文所不能盡致者皆在焉卓哉是舉家氏以爲二百四十二年周家大臣未有其匹信然也然主其謀者蓋宏王室之定宏有功焉傳揄私於蓋宏一筆又揄晉子欲復文武之畧以見斯舉宏實左右之也無如晉卿方爲分晉之謀且有坚於厲公之勝楚而圖三卿也二語本故以貨阻蔡以羽旄辱鄭趙晉師先歸諸侯皆散傳首一句歸功文公以明聖經首書劉子不同凡會由於霸主之義不書伐楚本未嘗伐也猶書侵楚已入楚地不沒劉子及諸侯之本謀也或曰傳何以詳錄佼人之口且蔡仲率德改行亦以德封

便當以兄弟爲岸矣曰祝鮀非禮之禮正與荀寅之告范獻者相符貪夫利口得志於壇坫之間事之所以無成也自此會後劉文貪志以殺晉伯已熄吳越主盟世變一大關鍵哀公猶將興用其志同於聖人而支矢無益不出晉大夫所料也蓋晉卿營私則勇公義則怯此爲文襄以來伯主結局即爲定哀春秋無伯開傳豈爲佞臣長聲價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歸義蔡決意報楚故盡死力滅之）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員告云伯氏之族出郤宛伯州犁之孫諸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



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蓋屬于吳蔡與唐侯同事故不書）舍舟於淮汭（吳乘舟從淮來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陳（沿緣也緣漢上流）吾以舟師沿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皆險道）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名）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楚武城大夫）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甲鎧）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楚大夫）謂子常曰楚人惡子（子常貪）而好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三隧道之總名）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按小別三山今在漢陽縣東北大別山今在漢陽縣北）三戰子常知不可（知不可用也已）



吳克任忠則黑之敗謀史皇忮忌皆在料中

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畢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而致寇之畢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經所以書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子常名）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乘廣死（乘廣兵車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吳從楚師及清發（水名按湖廣安陸縣界）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其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皇之蔑有鬬心（一言而全軍皆見）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皇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按水名今在京山縣西南五戰及鄀（乳疏反）五戰及鄀奔（鄀亦不可知故用煙象以卻吳師君舟方得渉睢）而從之（林盡吳人食其食而從之）



昭王涉雎（雎陽縣北有沮水相傳昭王西涉處疏云芊楚姓季芊芊界我皆平王女服曰季芊芊許嫁而字界非以界我爲字也陸氏以界我爲字非）鄖公鍾建負季芊以從（鄖公楚大夫鍾建季芊即其字也）涉雎（雎陽縣北有沮水相傳昭王西涉處疏云芊楚姓季芊芊界我皆平王女服曰季芊芊許嫁而字界非以界我爲字也陸氏以界我爲字非）鄖公鍾建負季芊以從（鄖公楚大夫鍾建季芊即其字也）

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芊界我以出涉雎）以奔隨（漢東隨國）隨人欲以楚子與吳人戰（隨人欲以楚子與吳人戰）季芊以其間（間隙）謂隨人曰以我與之我以隨侯（隨侯卽隨國之君）免而國必復（楚國必復）隨人以爲然（以爲然）免楚子而與之（免楚子而與之）楚子涉雎（雎陽縣北有沮水相傳昭王西涉處疏云芊楚姓季芊芊界我皆平王女服曰季芊芊許嫁而字界非以界我爲字也陸氏以界我爲字非）鄖公鍾建負季芊以從（鄖公楚大夫鍾建季芊即其字也）涉雎（雎陽縣北有沮水相傳昭王西涉處疏云芊楚姓季芊芊界我皆平王女服曰季芊芊許嫁而字界非以界我爲字也陸氏以界我爲字非）鄖公鍾建負季芊以從（鄖公楚大夫鍾建季芊即其字也）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班次處宮室）子山（吳王子）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令尹宮也言吳無入令尹宮之禮所以不能逐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楚邑）敗吳師於雍澨（雍澨水名今在京山縣西南）傷（傷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閭盧故（司馬官在吳爲閭廬以今恥於見禽）



息也聞楚敗吳師於雍澨傷司馬將在吳爲閭廬以今恥於見禽）敗吳師於雍澨傷（傷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閭盧故（司馬官在吳爲閭廬以今恥於見禽）敗吳師於雍澨傷（傷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閭盧故（司馬官在吳爲閭廬以今恥於見禽）

恥爲禽焉（禽擒）司馬嚭在吳爲閭廬從容說義此臣是以今恥於見禽）恥爲禽焉（禽擒）司馬嚭在吳爲閭廬從容說義此臣是以今恥於見禽）

與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失不知子賢）子可哉（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已死到取其首）何皇如安求其事（求知事難而避之）而爽之（爽差）司馬已死到取其首）何皇如安求其事（求知事難而避之）而爽之（爽差）

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入雲夢之忠壯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莫成然之子鬬辛也鄖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不畀渾棄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弒君畀惡嚚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匿之周室何罪脅恒王侍見吳子與衷狄相敗不同雖君若顧報周室



施及寡人以奸成也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也吳人在其南子期昭王兄子結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牌同俾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竟也安集楚竟敢不聽命補注隨人知吳不能定楚吳人乃退館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合將纏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曰不敢以約爲利附注不敢乘君父之時以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刳取血以豐示其王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



蔡侯於楚不共戴天之讎也誓死必報其志豈不偉哉故吳入郢而經予蔡侯以著國君復讎之大義傳分三截讀

史皇以乘廣死以上爲柏舉敗囊瓦奔傳句與以其首免以上爲入郢傳楚子涉睢至末楚所以不至於滅也從楚師圍蔡敘起晉不能卹蔡而轉使蔡滅楚與國之沈及蔡被圍而晉復不救則播遷死亡之禍應屬之蔡傳忽插伍員一段牽諮佐之見兩人與蔡侯夙世之讎彼此印合而蔡侯伐楚之請遂若適中其隱而從令恐後故蔡侯不發一謀而吳之謀即蔡侯之謀也蔡侯不出一力而吳之師即蔡侯之師也凡吳人大敗之又敗之五戰及郢勢如破竹楚子之國破家亡其臣或奔或傷或死或欲殺或要言或哭庭牆七日雖忠佞不同自蔡侯視之皆極快心之事也庶幾可慰乃祖乃父之靈而實始於漢川沈玉一誓是

以君子守其志也　或曰報讎在蔡侯恩義兩盡報讎在子胥有父子似無君臣其實不然仕楚當忠於楚猶仕吳當忠於吳即懷云平王殺吾父即蔡侯子胥復讎之志也闔辛曰君命天也將誰仇即後人責子胥當念舊君之說也夫仁孝知勇伍尚所勉子胥者傳爲提出以見子胥不殺昭王釋隨退軍一意獨往之中得彼此兩全之道故勉強救弱勇也不乘人約仁也報滅宗之仇孝也無滅國之名知也借闔辛之語字字爲子胥映照深予之也吳人貢隨之辭語語嚴正曰周室何罪更極悽惋傳述之一以見吳人仗楚救蔡便是扶周一以見子胥入卽有功未嘗有罪不然司馬戌仕吳亦故君也又于戌無讎而戌獻腹



背攻吳之策欲盡殲吳師將不得爲忠臣乎傳著初司馬臣閻閭一語全爲子胥對照也傳寫子胥卻不用正寫起處用爲吳行人謀楚未用我必復楚而中間夫槩兩番策戰皆由子胥設施吳人乃退亦是子胥留手無一語及子胥卻無字不寫子胥也末段則蔡侯之報讎忽移於申胥庭墻哭立逐由秦師然則子胥復楚固爲蔡侯津逮而申包乞師亦鈔蔡侯藍本且楚臣乞師於秦如此之難而蔡侯一質其子吳師傾國而行可知吳之入郢正與蔡有同仇之誼也一結順取包胥之以秦師至實逆照蔡侯之以吳子入傳處處注神梳蔡釋經之義精矣　傳有班處宮室大夫舍大夫室而欲焚楚王之母也噫甚矣毛西河云昭王不知有母與否當其奔隨時取其妹季芈我以山則在王之宮無不奔者未有舍母而獨取其妹者也若大夫之室室以奔則傳云藍尹亹涉其帑卽有偶爲俘虜如葉公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是也愚謂胡傳乘亂肆淫經不書子非也蓋吳爲恤難問罪之師入其國都無可非也入卽之後但有爭奪俘掠使楚人無從安集無可予也直書吳入卽而已

史記寫子胥以剛戾忍詬四字入手故掘墓而鞭其尸是著著已甚傳寫子胥以孝仁知勇入手入楚後是著著寬



裕竊以爲子胥事惟左得其情他書皆謬昭固平之子也以强吳入隨軍已臨其公宮之南而隨人一言不交一刃遽俯退師舍其現在之子而鞭其既死之父愚者不爲且剛乎聞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讓則不和吳師必亂謂爭逆次舍宮室肆意俘掠其亂可乘也若鞭墓而又殺人取其婁女如楚人當日所施於諸小國者則闔辛將明指其罪何以但曰不讓不和已乎申包胥乞師於秦亦止云薦食上國未聞別有指摘也史以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誣爲子胥自言途使忠孝自厲之子胥抱恨千載不亦悲乎然史記吳越春秋越絕諸書之誣非無故也荆楚憑中原垂二百餘年天下諸侯皆束手受其屠割闔閭吳人之入郢可

知也故識筆者張皇其事於子胥如江上丈人瀨巾女子於孫武如孫武行師兵宮教戰於入郢如鞭平王墓此皆有憤所激爲之附會而快然於其如此也豈知皆子胥之事哉



# 讀左補義卷四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 定公二

申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杜解歸爲蔡）

楚所圍飢（劉傚曰於越入吳於發聲也）故魯歸之粟○於越入吳（越者中國人稱之會通經文人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故止書越○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拔中原方）臣只殉私利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杜解因夢亂也）

乘吳破楚而爲王除患劉子卒矣蓋萇宏之謀也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急也）矜無資（歸義春秋會史也凡有事不言主名皆魯事也）

趙木訥曰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既解（傳）南逼於吳以徐爲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吳吳兵一出直指魯郊安得不賑蔡以悅於吳也方望溪曰歸粟必壞地相接水道可通魯歸蔡粟以淮也告糴於齊以濟也秦輸晉粟以河也若齊晉宋衛則但能歸蔡財安能輸粟哉

越入吳在楚也

想見傾國師行越乘其虛知吳人救患之墜而越人助楚攝吳爲可張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於房。補正：逞即匡字，古日作㠯。脫其下面為防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證也。陽虎將以璵璠。美玉。君所佩。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瑜瑕。疏云：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中武迹間容迹。是大夫佩水蒼玉。是玉不同也。又云，公侯佩山玄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氏季之公宅也。後勒逐之私邑也。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為君不欲使偪疏云，家臣謂季氏為君。既葬桓子。季孫斯。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勢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為下陽虎囚桓子起

## 讀左補義　卷四十五　定公五

經卒意如猶之卒仲遂也。若曰：斯人也而得保首領以沒乎。傷魯之失刑也。然陽虎之亂。駭動矣。佩璵璠以斂。非禮也。

七字氣欲不屬

以包胥為主。下文子洩子虎師子西皆

帝結大槩

秋。齊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宋樂大心、晉士鞅、會于皋鼬。謀救范、中行氏。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月。

## 讀左補義　卷四十五　定公五

祭侯然國君。意如罪案又補前傳所未及。

無復隊伍。是以秦人得乘其驕。楚人得鴈其衆。而吳無一卒可用也。無他。闔閭為弒君之賊。子胥不過借以復讎而已。桓文之業。豈所望哉。或曰：救惠聖人所予也。楚亡而秦救之。尤足美也。何以不書曰：楚周之封豕長蛇也。虎入於阱而出之。使噬人。伊誰之咎。是以畧之也。

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

秋。

冬。

年。春。王正月。

夏。

秋。七月。

冬。十月。

年。春。王正月。

夏。

秋。

冬。

年。春。王正月。

夏。

秋。

冬。

年。春。王正月。

夏。

秋。

冬

其富彊之本歟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陽虎欲因其主家臣以爲亂。恐二子不從。故因之。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亡角反。已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卽文伯。及秦遄。子家臣盟其主。
於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卽文伯。及秦遄。平子所以能逐君。皆是家臣之亂。
如字。傳言季氏之亂。君欲逐平子。平子奔齊。齊侯將納之。子家子曰。不可。魯君其報乃在
君其報乃在子其難乃在。子家子。魯公族。公父歜。秦遄。皆魯大夫。
不知其利在。陽虎之人爲爪牙。可知陽虎者。實宣力焉。而
不知其毒在後。
不狃但告以逐仲梁。狃。女九反。仲梁懷未嘗欲其并桓子。因之也。且意如
之卒將以瑱璋尊之。突然其子見囚。越十二日。忽殺忽盟。如
忽詛忽逐。隨意所施。三家比肩之甲猶在否。而拱手聽命。
噤不敢出聲。斯何爲哉。蓋意如施於昭公者。虎默識之故。
諸傳以詳明見奇。此獨以含糊入妙。使後世賊臣視之。不
寒而慄。
楚子入於郢。吳師已歸。初闔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
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
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江夏竟陵縣有白水。藍尹按今在漢川縣。漢川縣。藍尹
亹大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也。安定。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
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過也。
王賞闔辛。王孫圉由于。王孫圉。楚大夫。由于。王孫賈宋木。
闔廬有大功者。附注以兄之德。滅弟之怨。酸棗之會。子西知胥怨。
九子皆從王。子西曰。請舍懷由于。固辭不能。何以勉使容人之明。
舍懷。由于。皆楚昭王之質。昭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於麇。築城。復命。子西問尚厚焉。
以初謀王。曰。大德滅小。量加人之明。以未有瑞故。
昭王之質。昭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於麇。築城。復命。子西問尚厚焉

無[illegible]宋之事也。各君之再有兵。將臣又烈而王宋不得專也。○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行人言[illegible]而城之。築傳公宮之城也。築蓬陽虎據[illegible]而城中城。挾公以自固耳。○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師圍鄆。何忌不言何。闕文。鄆武子齊故。圍之。程氏曰。此叛季之者。以不忠[illegible]。○冬城中城。公房晉。故[illegible]之。蓬陽虎。[illegible]。季孫斯仲孫忌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殺素性則然
周儕翻子朝僖蒸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焉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前於此見者為戊周起也挾河南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負黍今登封縣有負黍聚狐人今鄢陵縣南俱屬河南
胥靡猶徒役也天王出居于姑蕝
鄆白子產卒子太叔為政如晉以王室為言卯年遂謀納王太叔卒鄆無人焉乃嘗僖翻而伐周六邑賢者之係於人國如是戊周城胥靡猶見衰晉勤王之功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滅矣樂祁告其宰陳寅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



見湎樂祁子也湎沒湎反而行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綏上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綏上綏晉地
臧楊楯挾以楊木為干楯食尹反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范氏必得罰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職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比越氏

呂東萊曰陳寅之謀自精密可以概天下大勢梗文以前左氏所載諸侯多自相為謀政自諸侯出故也自魯僖薨梁之會大夫專會全不見諸侯言語政自大夫出故也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如陽虎仲梁懷公山弗狃范寧氏之有

宰陳寅家臣事勢言語多見於傳政自陪臣山故也　前日晉之六卿併為一局使其君拱手聽命不得有為諸侯之難不之恤也今日晉之六卿各樹其黨志在併吞同列故彼之所睦為此之所讎諸侯之好惟恐其不離也李行簡曰此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

陽虎又盟公及二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徼陪臣專政為入年陽虎作亂起

是時民皆三家之民虎役之為公城中城卒皆三家之卒虎使二卿以師圍鄆而恐三家及國人之叛已又扶公以盟三家及國人皆所以脅三家也

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蕝周地陪僖翻之亂也為明年單劉逆王起

## 定公

### 元年

經　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

傳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林艇于是諸侯無主盟矣故孟門志諸侯之合于城志諸侯之散按諸侯始復特盟也結叛晉也按今鹹縣東。○大雩過也冬十月

七年春二月周儕翻入於儀梁在周邑以叛補注王人叛例不書

齊人歸鄆陽關晉邑中載於齊齊今歸之補注陽虎居之不義

以為政

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於窮谷單氏復黨尹氏故當共為亂也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

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人藉稻

藉稻者邑中載於齊齊今歸之補注王人叛例不書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以欲
齊師圍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即沙也為明年涉佗救
晉張本）
齊景卽位四十五年矣歷晉平昭頃定之世有大機會三
皆坐失之子朝之亂五年率師勤王桓文之業也坐視不
救而必待頹惰之晉一也季孫迓恥有志討罪而聽據之
受賂終於無成二也王室再亂鄭衛皆叛晉從齊以討
賊易如反掌乃天王出居不恤其難三也失此二舍而坐
年爭霸再盟而得二國何益哉曰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
次梁蔭至哀元年而伐晉矣

齊國夏伐我齊師伐曹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敛處父帥師
及齊師戰于鞫（子閔）齊師北（敛處父孟氏家臣成御
孟懿子將宵軍齊師（敛陽公敛其事以勞
讀左補義　卷四十五　定公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季氏家臣古反）曰虎陷二子
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
敢有
必）
魯猶事晉故齊伐之且以報鄆之圍也　三家敢於仇君
父人人得而誅之然在實心為國者幸而事成固為社稷
之福即計阻謀敗不主甚失裂也若小人之雄志在鉏亂
以清君側為名而為自專之謀假合其志得行貽害國
豈止如三家哉故稱国之為盜而傳屢揭其心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周大夫慶氏黨晉）
己巳王入於王城館於公族（嘉氏黨晉）而後朝於莊宮
（莊王廟）

晉國之衰猶能使籍秦送王爵者之有功於周室也如此
劉單再定王室可謂世臣之忠象賢之美王室禍亂卿不
與則舊史無其文也（本望溪）

己亥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杜經報前年伐我西鄙）　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志故（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集注此曹靖公也自昭二十七
年曹悼公卒其弟襄公野立五年弟通弒襄公代立是為隱公四年而弟露又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幸保首領餘皆不
書靖公子陽）○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立為宋所滅）○晉士鞅帥師侵鄭（將來救魯公遊會之瓦衛地按今直隸滑縣東南有瓦岡集）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
侯柳卒（子閔）公如晉（晉地按高平縣西北有晉城）○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而葬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
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結飯盟曲濮衛地按山東濮州境○音卜）○從祀先公（從祀先公
讀左補義　卷四十五　定公　十一
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遍及之歸僖以父先祖定公反之書曰從祀先公善之
也）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在魯攻士皆坐列言無其門）士皆取而俾之（俾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按高弓為人傳觀故奪而射）倉卒間奪人之弓為人傳觀故奪而射）倉卒間奪人之弓六鈞（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耕重故以為異強）
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卒間奪人之弓為人傳觀故奪而射）倉卒間奪人之弓六鈞（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耕重故以為異強）
曰顏高之弓六鈞（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耕重故以為異強）
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卒間奪人之弓為人傳觀故奪而射）倉卒間奪人之弓六鈞（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耕重故以為異強）
鉏商人擊之與一人俱斃也（俱且射子鉏中頰磔子鉏商人擊之與一人俱斃也（俱且射子鉏中頰磔子鉏
高彼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顏息（魯射人中肩退（高彼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顏息（魯射人中肩退
志其目也（麻繩志射其目乃誤師退）冉猛（魯人侵齊門時猛如是）
負重傷拇指已斷猶強敵（負重傷拇指已斷猶強敵）
曰顏高之弓六鈞（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耕重故以為異強）
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卒間奪人之弓為人傳觀故奪而射）倉卒間奪人之弓六鈞（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耕重故以為異強）
鉏商人擊之與一人俱斃也（俱且射子鉏中頰磔子鉏
高彼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顏息（魯射人中肩退（高彼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顏息（魯射人中肩退
志其目也（麻繩志射其目乃誤師退）冉猛（魯人侵齊門時猛如是）
負重傷拇指已斷猶強敵（負重傷拇指已斷猶強敵）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言猛在後為殿傳言魯無軍政）
士皆坐列是執冰而遊之故智也顏氏二子以射馳名羞
強人意未寫冉猛正與士皆坐列相應見人無戰志也而

隱有指麾一軍之陽虎在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按今河南洛陽縣西北劉子伐儀栗之篇）辛卯單子伐簡城（按周邑劉子伐翟丙縣西北周邑按河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
儋翩入於儀栗以叛王師圍伐儀栗（討儋翩）
二邑皋而儋翩逐矣不言殺翩翩已逸也以定王室所以告二公父子之力也
此之勝可知也不言勝者越一日又伐簡城伐翟則
公之成功而正周百餘年之祚劉單二公父子之力也
子朝之亂蔓延五年而後定儋翩之亂不假諸侯之力越
一年而創平得力全在王人殺子朝於是知萇叔之功爲
甚大向使子朝不死儋翩復逝之與楚鄭合謀王室之爲
害何可勝言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
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
宋必叛晉執樂祁（范鞅私謂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
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涸（樂祁子）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
將叛晉是棄涸也不如（留待勿以樂祁歸卒於大行）
南山鞅曰宋必叛不如待之（子自代）
公使樂大心如晉（樂大心如晉）
張本陳侯使宋叛晉
趙鞅之言楊楯六十之言也士鞅之言不得楊楯之言也
然趙之言倚私而義則正士鞅於未歸欲質其子既歸則
止其尸求成如此之難則何如弗之執乎此人執政猶查
負山而不自知其不勝任也

（二鞅水決晉不及救反多一番動作）
（不及救反多一番動作）
（此分兩截上言晉使倚叛下言倚謀叛晉卿子誅被虜無不與盟）



公假道攻廩邱之郛（郛主人焚衡車或滯馬禍以救之遂
毀之郛（毀郛主人出麻解廩邱師奔師奔（附注賈逵云主人出戰晉師
入人請執牛耳（按禮凡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歃之今衛侯以爲
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涉佗成之簡子怠欲罷涉佗故
人執牛耳蓋司制耳取血之事見者之誠今衛侯以爲
吾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自弁邊就衛地鄟音專）趙簡子曰孰臣誰敢
盟衛君者（簡子自代）涉佗成何大夫曰我能盟之衛
人請執牛耳（按禮凡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歃之今衛侯以爲
吾師救魯不知其若何兵力爲魯紓患而忽贊以執羔執
鴈太平無事之談見其緩不及事不成救也釋經不書救
之義
趙簡子曰孰臣誰敢
趙進曰盟以信禮（衛大夫）
也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
不欲

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不入公以告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故吾以告卜偃曰語之且曰寡人廢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副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苟有忠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爲質于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寡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晉以求貨失蔡又以羽旄失鄭又執行人失宋今以投掩



屏衛趙氏意在分晉唯恐人之不叛也衛欲叛晉先激之以易君又要之以質子又進之以行工商使國人受晉害者無不痛心而國人柬然不怒蓋積威所劫也直至朝國人以五伐我相詰國人始無異言傳極寫叛晉之難所以深著晉人之罪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士鞅卿）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大年卿伐周關外晉爲周報之師還自晉遂侵衛討叛）

晉欲假王師討貳而以報伊闕爲名不書成子不與其假也然乎此晉公室卑六卿各圖其私不肯盡力於國事凡公討皆少有侵畧而遂還耳季本以書侵爲義不足以服人非也（流本望溪）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仍爲晉討衛）

陽虎方媚晉以自固故爲晉侵衛

季桓子公鉏極（公弥曾孫公山不狃費宰桓子族子）公山不狃叔孫氏（叔孫帶）之叛臣也（叔孫氏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之孫不得志於魯爲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已更孟氏（代懿子）陽虎自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卒卯禘取媚於神）禘於僖公（孔疏禘者容定昭穆而以昭穆祭之今爲順祀先公之神編知之是并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僖公是并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僖廟爲禘禮也就僖廟爲禘者退僖升閔使先公之神編知之并閔公之主上世之主宜上徙太廟而食今上世之主下寢公亦然蒲生侯見戴氏不在祏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敛處父告孟孫曰季孫之命不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徙太廟而食今上世之主下寢公亦然蒲生侯見戴氏不在祏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敛處父告孟孫曰季



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壬辰先癸巳一日）處父期以兵救孟氏陽虎前驅不在祏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敛處父告孟孫曰季孫之命不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徙太廟而食今上世之主下寢公亦然蒲生侯見戴氏不在祏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敛處父告孟孫曰季孫之命不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徙太廟而食今上世之主下寢公亦然蒲生侯見戴氏不在祏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敛處父告孟孫曰季孫之命不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徙太廟而食今上世之主下寢公亦然蒲生侯見戴氏不在祏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敛處父告孟孫曰季孫之命不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徙太廟而食今上世之主下寢公亦然蒲生侯見戴氏不在祏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敛處父告孟孫曰季

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從其後（鈹音皮陽越陽虎之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音乍喘也有恨意也口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繼猶隨也）對曰臣聞命後（後猶隨也）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絕其先人之良（難非也）對曰臣聞命後（後猶隨也）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絕其先人之良（難非也）對曰臣聞命後（後猶隨也）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絕其先人之良（難非也）對曰臣聞命後（後猶隨也）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絕其先人之良（難非也）對曰臣聞命後（後猶隨也）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絕其先人之良（難非也）

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也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閽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孟氏支子）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故林楚越則之不中築者（閽門入乃閉門）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門外爲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故林楚越則之不中築者（閽門入乃閉門）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門外爲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故林楚越則之不中築者（閽門入乃閉門）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門外爲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故林楚越則之不中築者（閽門入乃閉門）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門外爲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故林楚越則之不中築者（閽門入乃閉門）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門外爲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故林楚越則之不中築者（閽門入乃閉門）

虎劫公與武叔（叔孫不敢以伐孟氏公敛處父帥成人自上

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地名）陽氏敗陽虎說（化甲加反）活反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名也）（按謂喜於名死而得脫也）從者曰噫（懼聲）速駕公敛陽在公敛陽請追之孟孫（不敢）子言季孫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辨俱船）閉門而待之（欲因朝討季氏以強孟氏）陽欲殺桓子（陽虎）桓子（季孫）曰魯人於讙陽關以叛（叛不書）（魯家臣）無懼○（解音蟹）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

前爲亂書後廟此敗後告也偏告廟飲酒示情以叛字臨

此分兩段釋經補于僖公以上爲從祀先公傳壬辰起至末爲盜竊寶玉大弓傳盜者陽虎也虎欲去三桓名爲魯除害實欲代孟氏之位耳於是從盜者合謀而興蓋中軍之舍陽州之孫國人之側目於季孫久矣盜思奪之固其所也繇從祀先公何也曰僖一事魯之臣民素知其謬正二公之位以快人心使魯人知已之舉動皆爲君臣大義起見而因以誅季孫黜告先公以所神之佑也魯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也不知經書諡書葬無異辭則其祔廟久矣季氏不敢不成其君之喪欲溝公墓猶懼自旌況敢黜其主於廟哉且以兄終弟及爲名而立殤宮斷無立定而擯其兄之主也傳訓從祀爲順祀則對逆祀無疑矣然則何以不直書祀閔公僖公蓋經不書舊於僖公使直書祀閔僖則將謂專祀二公而合食僖廟之義不著惟著先公則自遂及近合食一望偏告先公以正二公之位請公命行之時主祭者爲定公則以爲從前逆祀至我公而一正之先公之義也　季氏葬桓子（季氏家臣）狂合爲一黨則殺季孫何（季孫）故王辰殺季而癸巳攻孟不虞盜之遽父早燭其機也要著在備亂之卒以王辰爲期先癸巳一日恐蒲圃之享有變而豫爲孟氏備兩路伏卒一路選國人聚於門外門外者孟氏之門外也以築室爲名一路處父自率成人自上東門入皆以備孟氏非救季孫也將如蒲圃桓子俛首登車皷居夾之前後無非虎黨而乞命於林楚不知楚意云何及楚以情告而後以適孟氏請道經孟氏怒焉而入孟氏之門而季氏生矣及陽虎敗取重器以出欲追者僅一



公敛陽又欲爲孟殺季可見季之惡貫已盈不特盜欲奪之即詠盜者未嘗不欲殺之也聖人作春秋以爲家臣叛主天下之大變然以之討亂賊不足爲變也爲魯計亂賊天下之大功而盜之所爲不足爲功也所可惜者夏后氏之寶玉也計父之築陽大弓也爲成王分魯公之器一旦爲盜竊之耳故叛魯出奔皆不書而時書盜竊寶玉大弓此聖人書竊之義也

鄭嗣（公子子然）市專反　嗣子大叔爲政（爲明年殺鄧析張本）子太叔卒於四年之春其子速繼之而滅許叛晉黨嗣伐周種種謬戾至此則政及於嗣歟云嗣太叔者言欲繼其父之善政而更其子之秕政也然亦以此爲名耳　終

定公三

經庚子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蘭卒。甲辰蓄薰僖罪人也。○子辞公陽立之。皆過是年孔子年五十。○得寶玉大弓。馬氏貴與曰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寶故重而書之。○六月葬鄭獻公。三月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劉義伐晉裡書次或以爲諱伐盟主則襄秋重絕晉則文元年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絕晉或以爲春王之也。五氏晉地。○泰伯卒。孫棐曰泰伯公族。○冬葬泰



哀公

得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往。辭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業祁之子。謂桐門右師出。使出之。旋忽云桐門之明非同居者剔抉非是。曰晉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其不通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也。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肖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孫貉子之言按。第知必。樂祁被執。客死。宋臣供有恤心大心所由僞疾辭使也。而逐成深仇可以爲鑒而宋景之憤憤可知。

牛樂堅頡忘殯疾之事矣。并忘殯疾之事矣。然向樂留逆而子明安處宋可亭云父喪不逆尚有人心耶。曾子問曰。於外則子從柩入君大夫士一節也。不待衰絰有子而知。涸之忘親矣傳言末世士大夫鮮克由禮。人子道外宗族。誰責於宋臣見之。

邾黑肱以濫來奔。邾大夫。而用其竹刑。欲改鄭所鑄。竹刑。命而私造。逆以法書之于竹。故云。君子謂子產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疏云。余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歂不能久



陸貞山曰。今世有鄧析書曰無厚轉辭者二篇。大抵南轅北轍非語也。其云竹書將非此類乎。子然殺之。何謂不忠。子然之不忠在用竹刑。刑書子產所鑄。叔向但於大本上相規。至其書之中正平允無可並議也。鄭此時批政紛。子產之典型頗覆殆盡。國人不服。思嚴刑誠之故以刑書爲未盡善而用析之竹書也。析私制刑章。又有鄧行。皆屬可殺。未有人邪而書則正者傳以邪字坐實。鄧析詳言既用其書便不當殺其人言外便見其人可殺。其書必不可用。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

用曰得器用物以有獲若魯六
大起師襲乘之而出恐用詐誅便已遂
用曰得可爲人明者得用焉曰獲用器物以有獲若魯
之而出恐用詐誅便已遂
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
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於魯三加兵齊侯將許之以討季氏正
義云定之清其君臣之分復其上下之禮故知欲以四國就攻下之此桓文之業也鮑文子諫曰臣
聞之桓十七年齊人伐山戎山戎請救於齊齊侯將許之以問管仲仲曰不可中國不親夷狄
所以尊天子攘夷狄也今棄此義而興師以逐陪臣恐諸侯之笑也公曰吾既許之矣對曰君
其圖之夫魯猶能事大國也而無天菑若之何棄之君其圖之君若棄魯臣將走依於魯君
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也而無天菑若之何棄之君其圖之君若棄魯臣將走依於魯君
而破之使其君臣相失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也而無天菑若之何棄之君其圖之君若棄魯臣將走依於魯君
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
誅
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
求容焉求自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
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
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反己故詐以東爲師乃囚諸



西鄙書借邑人之車以送其死苦結反
追載悉靈輜車名疏云此車前後有被兩旁開窗悉中暨木謂之靈悉訪江反
小小誅琪只是一窩賊行狂
逃追而得之因於齊又以歸悉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
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奔晉明釋之至此乃述鮑文子之告
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乃止定八年陽虎奔宋遂奔晉
在虎奔之後未幾孔子用魯
經以盜書傳於前篇未嘗明釋之至此乃述鮑文子之告
齊侯者始知虎所謂張公室乃詐謀也欲殺季孫以利魯
也在魯則魯疾在齊則齊疾其言爲
爲名乃欲傾覆之者也非能追盜奪之而我得之也非能追盜奪
盜言其事爲盜行得者
之亦非能誅盜有之見魯無人耳末叙其逃而獲漆而又
逃皆盜中之猾哦適而知趙亂天下未有盜入其門而

像使之主兵已親將焉齊世臣如高國陳鮑皆是晉不敢爲而公以討晉亂臣自任豈非盛哉衛靈爲趙鞅所辱視亂臣爲仇讎不可謂無志矣斯二君者充此心以用賢治國繼桓文可也乃齊景於衛之助伐則報以三邑於鞅之先登則予以上賞於死事之骸無存卽晉褒之於先軫無此美數欲以招徠與國激厲將士其卒至於無成者以未有餘而本不足也儒者乃誚二國之伐盟主聖人譏之夫文襄以來恤災救患戮力中原今曰匡衛將爲亂臣所移世受其德者皆袖手不一言而齊衛二君揆臂與爭其扶盟主也大矣聖人方取之又惜其不能直聲其罪於諸侯而不波也卽爲之諱哉



相當也靖正謂也聖之時以帛爲之非也蔡邕獨斷古者不冠者之服喜元服之事上下均服無不冠而服志謂古有冠無緌緌始於漢延壽爲是疏矣始喪公吳哀二十七年永寒而喪在軍臣時所不可以常禮論之

公使觀東郭賈曰乃夫子也吾貶子。賈服賈曰同服喜元帥軍衆之內齊侯客之資具七盆之功不占其後貶之罪公嘗東郭賈旅也。旅衆也冉沈邴與東郭書登猶不相識蓋非極盡也以文陽與文陽共說事上丁同服喜元帥軍衆之內齊侯客之資具七盆之功不占其後貶之罪公嘗東郭賈旅也。旅衆也冉沈邴與東郭書登猶不相識蓋非極盡也以文陽與文陽共說事上丁同服喜元帥軍衆之內齊侯客之資具七盆之功不占其後貶之罪公嘗東郭賈旅也。旅衆也冉沈邴與東郭書登猶不相識蓋非極盡也以文陽與文陽共說

子平子爲魯也乃資斧、翟頭論功處後士君子憐死。齊師之在晉哀高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畫哀也君夷能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赦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合常不共役。乃得其尸公三踊之。女初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也與車

之屠軒車卿與直蓋蓋高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畫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坐舊說非是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斯時晉卿專國君若寄生齊景奮然伐之技東郭書於下

##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

始伐盟主及齊平則皆從之矣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北解卽祝其也宋義采卿大夫數日間五人往云君誰與處。沮苔侯反

秋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勇辰贅仲佗石、强出奔陳。贅於芮反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地闕評謂三國復爲此會無所悼於晉亂也宋義采卿大夫數日間五人往云君誰與處。沮苔侯反

## 十年春及齊平

始伐盟主及齊平則皆從之矣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北解卽祝其也宋義采卿大夫數日間五人往云君誰與處。沮苔侯反

此谷邑落荒墓故曰萊無會於此地故知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贛榆是非也。孔、正、相會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名君也。方前曲禮君將出公誤新與齊平知其必有衆人以兵擊之故使公試其危而三揖不敢進何記此篇孔子皆以相之禮而無勇若使衆人以兵劫魯侯必內志焉齊侯從之孔、正、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兩君合好而裔遏也。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將告神卽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夫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正使茲無還

之是動執事也且猶衆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儀物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儀物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儀物

衛人不許晉人遂殺之何弁燕官說自古好人賣君以自脫都如此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可免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宮說二子以匹夫而辱國君倘超簡如山岳一旦事勢之變終成于衛何異幷此

此罪趙鞅之失衛也報夷儀右報齊爲衛佞夷儀也而又殺人以報宿憾之怨望淺以爲晉凡役皆侵而此獨圍正以趙氏私怨盡力以求逞也傳於圉衛下補涉佗立門一段衛之人無敵與敵宛然鄄澤之盟挾衛自豪氣象以迎合趙氏之意豈知莆反役而即殺之也傳以一遄字形容涉佗言殺佗之時去拔楗時立門時一瞬耳夫大國討貳至殺已大夫以求成而終不可得前日失衛甚易今日求衛甚難使當文襄之世豈有是哉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惡叔孫氏之族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武叔孫家臣之黨使賊躲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邱宰武叔既定使邱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武叔之圉人曰吾以劬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劬也吾稱子以告必親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器授人刀部刀授鎮也刀鐏當以鎔刀自衛而授其鐏使如之公若曰爾欲畏王之威乎畏王兄劬向已逆呵之劬諸遂殺公若侯犯以邱叛犯以不能副武子圉弗克叔孫謂邱工師之官駟赤曰邱非唯叔孫氏之憂壯厥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已命　駟赤謂侯犯曰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邱人爲之宜言於邱中詐爲齊使言也曰齊人將還邱民民人衆兒懼還不欲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如易於齊齊與其死也猶是邱也而得紓焉何必此於邱人不加易邱人侯犯將以邱易於齊齊人將還邱民民人衆兒懼還不欲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如易於齊齊與其死也猶是邱也而得紓焉何必此於邱人不加易邱人

於朝。赤。赤步。睒犯使犯自詩曰北自歹。赤之意。似遠慮。為犯而犯之自害處由赤傾險之人得志而傅備越之。者見邴非可猝使之叛犯而齊人之甚欲得邴也曰齊使至曰齊有司觀邴則齊已受之矣復點出齊人欲以邴倡魯則齊人之心跡顯然。未云齊人乃致邴致者致其空名。也然則州仇以私憤殺人釀成事變幾候社稷兩書圍其罪之深矣。

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莊。宋公弟。髮、蕭宋之附庸。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司馬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魋怒使其徒拔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是為要君率先而奔實禍之始。釋經地奔不與。三子並書同此。釋經。

冬。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叔還如鄭。位。

秋。樂大心從之。莊。樂大心。九年被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宋公子蕭以叛。

此合前出奔傳為一篇。地奪君之賜。是為無君。奔而待止。是為要君。率先而奔。實禍之始。釋經。地奔不與三子並書。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秋。樂大心從之。莊。樂大心。九年被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今從辰地以叛。

冬。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叔還如鄭。位。

秋。樂大心從之。莊。樂大心。九年被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今從辰地以叛。

此合前出奔傳為一篇。地奪君之賜。是為無君。奔而待止。是為要君。率先而奔。實禍之始。釋經。地奔不與三子並書。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

冬及鄆平始叛晉也日魯自脩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
此孔子用舜勤之以盡睦鄰之道也
魯與齊平復與鄆平○於是齊爲晉卿非晉之與國矣○叛晉
非聖人所欲而今日之晉乃大夫叛諸侯之晉也直歸棄
○晉可耳諸侯已怨楊爭以自治其固聖人之心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子立○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
帥師墮邾瑕○墮許規反○脩公孟彄帥師伐曹
羅孟子○秋大雩書過○冬
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晉結叛○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
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國與魯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方經魯論記書至者
衆樂而經無其文蓋書
十有三年宋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不退於列○未出晉竟罷不
○退在行列之後
克○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未出
曰與其素餐爲無勇不如
死○解注滑羅以爲晉國少殷無
猶富爲無勇不欲
追兵故言與其殿而安故歌
之○公至自黃○
十有四年春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邾○秋七月公至自圍成○冬十月葬衛定公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按傳見郈此雨子僞不知我將
不墮○按何忌便是叛者宋辰請殺
叛者能爲之孔子墮三都由於子路之勇而無謀又
後儒以圍成不克遂云墮三都由於子路之勇而無謀又
云爲三家除患何益於魯又云仲尼不自爲使子路發其
讒恐三家不從傷聖人威重皆謬也蓋治魯莫急於治三
家孔子用魯由季桓子桓子身受陽虎之厄執之囚之欲
驅而殺之患難之後悔悟漸生始知平日之厚自封殖適
以自戕毅然任用聖人是三家起死回生之日即魯國起
衰振靡之日也聖人時中之妙當此時勢即從墮都入手
三都墮大都不得藉國陪臣失其依據而權還之大夫大
夫亦失其依據而權還之諸侯開誠布公潛移默化前者
又謂三都難墮者費弓謂最難者莫如成郈無人焉故叔孫師至而墮若費自不狃一呼費人從之
襲魯之當墮季孫深知之故亦隨自費墮而費邊不爲
魯患若成居魯北境以障齊絕無稱兵作亂之事又得
公敛陽之襲以爲之率故墮郈則一卿帥師墮費則二卿
並將至成而公親行所以彈壓孟孫使之必墮何意孟孫
納處父之言遂生異志棄君命叛師敗先儒謂僖子之
均敬叔之管蔡不誣也然挾全魯之衆以制一成子路及
申句須樂頎葺當在行間何難克敵顧舍之而還者蓋以
懿子曾於門牆拒終頑梗故置爲後圖以俟其自化而悔

乎是年孔子已去魯也

經 甲辰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莊解二君將使陽生代立故次垂以待之按以為之援行梁此決非時也集注此正與愛玄樂事相類宜從公羊淵圃書不時也集注此正與愛玄樂事相類宜從公羊淵圃君臣自以為齊人已服疆都已服可以及時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叛惡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書射士鞅子○射食亦反朝如字○比毗志反惠公之形成於此○薛弒其君比○比毗志反又名貞

傳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莊解垂葭改名郎氏莊解垂葭改名郎氏按今山東濟寧晉將濟河靖大夫皆曰不可郵遠茲齊大夫○郵音尤○曰可銳師伐河內衛邑附治傳必數日而後及絳數所主反絳不三舍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敝靖



而駕乘廣○乘繩證反廣古曠反載甲焉○載子亥反甲胄也意茲一言之台忽令乘軒衛侯共載忽而中止杜注一輕字足盡齊侯矣○乘繩證反軒許言反衛侯乘軒興之衛侯乘軒興之衛侯乘軒興之

也至五人合謀恩得范中行之位告之晉君并逐二子是
舍晉陽而討討晉陽者也二子悍然伐君君之
叛至是范中行始以叛書其叛其入實狹倡之耳晉侯方
聽荀范以逐狹又聽韓魏以歸之操縱一制於叛臣國非
其國矣而趙狹於是有討賊之名晉陽即晉也書歸於晉
如敵國然叛也則非晉臣書晉趙狹以
云晉於是以國授賊臣而服必之疾不可
告之史館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
君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館曰無害
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職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合公
家退見史鰌史魚青狄而
知蘧未睦可嘉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
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荀范因晉亂而知韓魏能假君命以
伐之攻之急矣前尚能守後必不可為
為請於韓魏之請荀躒無異議早受
以免氏可謂能知人矣而思還知哉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
絳盟於公宮傳部晉衰亂頃定之失憲寵賂章也晉卿始
釋盟於公宮傳部晉衰亂頃定之失憲寵賂章也晉卿始
貳於范中行而終與之同罪也樂祁荀躒知伯貞子韓不信
而貳於趙鞅趙鞅歸而討之荀寅士吉射
奔邯鄲荀躒韓不信魏侯多奉公以伐范氏
及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邯鄲范氏
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邯鄲范氏之子荀十
二月壬午犂之戰晉師敗績范氏
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邯鄲范氏之子荀十
二子既而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
子公疾大夫皆自若而泣公孫有山不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
可然而泣之不必不也



曩以叛魯史以晉告書聖人仍其舊文而已名在諸侯之
策歸晉改名志父一則以示貶洗自新一則若為衛人以
諱其逆節孰謂當時不以鞅為叛哉傳歷寫鞅叛君之實
衛人以五百家賄晉已寘邶鄩欲殺之晉陽是皇父之
向也前此邶殿有罪之邶勝晉猶殺盈兄鞅救無罪之
大夫始禍實自鞅也斯時二子之討趙氏蓋已請命於晉
侯何以見其請命也下文荀躒曰三臣始禍獨逐鞅刑已
不鈞誰逆之誰刑之請於晉侯可知矣奉君命以討專殺
拒即為叛何分先後使鞅真無罪則躁蹙於鞅必為之辱
其冤肯云三臣始禍耶又何待入據晉陽公然拒命而後
為叛耶故傳不言二子圍之而直曰晉人圍之討賊之義
女子公疾大夫皆自若而泣公孫有山不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然而泣之不必不也
圍於邯鄲圍邯鄲之事見定十三年
然後取將圍之子有不敢之取乎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合公家退見史鰌史魚青狄而知蘧未睦可嘉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荀范因晉亂而知韓魏能假君命以伐之攻之急矣前尚能守後必不可為請於韓魏之請荀躒無異議早受以免氏可謂能知人矣而思還知哉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於公宮傳部晉衰亂頃定之失憲寵賂章也晉卿始貳於范中行而終與之同罪也樂祁荀躒知伯貞子韓不信而貳於趙鞅趙鞅歸而討之荀寅士吉射奔邯鄲荀躒韓不信魏侯多奉公以伐范氏及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邯鄲范氏之子荀十二子既而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子公疾大夫皆自若而泣公孫有山不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然而泣之不必不也

於越敗吳于檇李（按於越越國也帝少康之少子今嘉興府古檇李城）（檇音醉）子光本封于會稽今浙江紹興府）闔廬卒（闔廬吳王名）夫差立（檇音醉）越王句踐（句音鉤）乃興師復讎（復扶又反）與吳戰于夫椒（夫椒太湖中山）吳師大敗越于會稽（會稽山在今紹興府會稽縣）越王句踐以甲楯五千人保于會稽（楯食尹反）吳王追而圍之（追而圍之越王句踐以甲楯五千人保于會稽）越王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嚭普悲反）而請和（因吳太宰嚭而請和）吳王將許之（將許之越王句踐將許之）伍子胥言於吳王曰（伍子胥名員）不可許也（不可許越王句踐也）昔有過氏（過古禾反）殺斟灌以伐斟尋（斟灌斟尋二國名）滅二斟而立澆（澆五弔反）殺澆于過（過古禾反）后相（后相夏王仲康之子）滅浞而立少康（浞士角反）少康滅澆于戈（戈地名）復禹之績（禹之績謂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今吳不如過（過古禾反）而越大于少康（少康中興之主）不可不滅也（不可不滅越也）吳王不聽（不聽伍子胥之言）遂與越平（遂與越平越王句踐也）

**春秋左傳詳節補義　卷四十六　定公**

**定四年**　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公叔戌衛大夫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文子之臣（公叔文子衛大夫）曰（曰公叔文子之臣曰）不可以逆君命（逆君命謂公叔戌逆衛侯之命）以從私利（從私利謂公叔戌從衛侯之逐己）君命反利（君命反利謂衛侯逐公叔戌之命反利公叔戌）將何以事君（將何以事衛侯）子姑待之（子姑待之公叔文子待衛侯之命）文子門其閨（門其閨謂閉其門）曰（曰公叔文子門其閨而曰）余必治（余必治謂公叔戌必治衛侯之命）而後入（而後入謂公叔戌治衛侯之命而後入）知悼子卒（悼子晉大夫荀偃）未葬（未葬謂荀偃之喪未葬）而趙鞅帥師（帥師伐衛）將伐衛（將伐衛謂趙鞅將伐衛）以納公叔戌（以納公叔戌謂趙鞅將伐衛以納公叔戌）衛侯聞之（衛侯聞之謂衛侯聞趙鞅將伐衛以納公叔戌之事）告公叔文子曰（告公叔文子曰衛侯告公叔文子）吾聞之（吾聞之衛侯聞之）喪人不能治其朝（喪人衛侯自稱）而聽命於趙孟（聽命於趙孟謂衛侯聽命於趙孟）唯大夫圖之（唯大夫圖之衛侯唯大夫圖之）文子曰（文子曰公叔文子曰）君命大（君命大謂衛侯之命大）趙孟將至（趙孟將至謂趙孟將至衛）其可逆乎（其可逆乎謂其可逆趙孟乎）且夫人之與其父忌（且夫人之與其父忌謂且夫人之與其父忌公叔戌）其知謀（其知謀謂公叔戌之知謀）足以免其難（足以免其難謂公叔戌之知謀足以免其父忌之難）而得逆（而得逆謂公叔戌得逆衛侯）不政進命（不政進命謂公叔戌不政進衛侯之命）故（故謂公叔戌不政進衛侯之命故）攻于自絰也（攻于自絰也謂公叔戌攻于自絰也）趙孟尸諸市（趙孟尸諸市謂趙孟尸公叔戌諸市）而告於知氏曰（而告於知氏曰謂趙孟而告於知氏曰）王命戮罪人（王命戮罪人謂王命趙孟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安于既伏其罪矣謂安于既伏公叔戌其罪矣）敢以告（敢以告謂敢以告趙孟）知伯（知伯知氏也）喿（喿音操）從趙孟（喿從趙孟謂知伯喿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謂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趙孟之靡范氏以執宋樂祁始也中行爲范氏之姻（故并逆之（逆之謂并逆范氏中行氏）

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
范中行伐趙氏不克而伐公宮遂齊衛結戎以侵其故
出奔此其志也復奔宋者覩野人之歌意者南子之行
亦醜之乎且春秋獲罪大夫往往奔於鄰國如此歌之
是者甚多無足異也瞶本世子書世子紀其實也且以爲
靈致之也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篇
終其子言籍父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
南獲無西北

台四家之衆以伐范中行○安得不克○范氏不用高彊之謀○
而強身與其難可惜也籍秦嘗爲趙氏圍邯鄲今從范中
行何知當時已與成謀矣此又補前傳所未及

經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饑鳳食郊牛牛
卜牛牲繭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葉莊曾不
當郊牛死腹牛可也改卜牛是違天也○二月
子臧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書過戴義魯之僖
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然魯先公猶畏天故因災
而不郊者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雖天災亦不知畏
申公薨于高寢官名下於路寢矣其所○鄭罕達帥師伐宋○
侯次于渠丘不果救故書○邾子來奔喪諸侯奔喪非禮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
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也按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
二君之來罪大矣○丁巳葬我君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訪
晉人辭之不敢以天子自遠而魯安然受都賻乎觀前賻
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邾庶其邑
傳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朝者

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不
故書之
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
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法度
心已亡矣嘉事制不慭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年以邾子益歸傳
子貢之言乃私議耳提出禮字正非術數之學
吳之入楚也在四胡子盡俘取也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
則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句楚滅胡
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楚之深仇者吳也而吳屈楚不敢伐以吳子大楚者蔡也
蔡猶足守國亦未可伐惟唐最弱與吳大邲即滅之而頓
而胡嘗與名陵之會者故前年滅頃今年滅胡而吳則終
楚之世不敢問何嘗有報讎雪恥之心哉利人土地而已
忍哉子西身受亡國之慘而施之於他人也鄙哉子西知
有利而不知有義也聖人所以置於無足輕重之數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以微知著知之難言故抑之
今言而中仲尼抑其易言故抑之
趙木訥曰定公承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抵禦親盟
親會親兵奪民粗知有君賢於昭公遠矣一用孔子齊人
來歸侵疆惜乎用之不久也孔子行而三家復張
鄆罕達子蔑來師於老卅宋公子地奔鄆鄆人囚之伐宋
老卅宋地按今欽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河南陳留縣北齊侯衛侯次于蘧挙謀救宋也
居反

# 讀左補義卷四十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丙　塤
堉　校

哀公　一敗王二十六年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杜解未了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杜解未了

哀公名蔣定公之子盖大人定姒所生以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人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幸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書逃也不言見者蓋○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所食非一處○蔡昭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卻行天于之郊猶不孝於親郊之祭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藍衰不敢於天一帝而犯三不韙焉○秋齊侯衛侯伐晉○晉悼卒而受伐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按方云定公之時叔季囿於家臣不親政柳下惠曰臧孫辰告糴於齊季孫欲勿與曰與鄰國同患救災恤鄰道也君其與之乃與之粟五千庾

## 傳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襄四年○里而栽○栽設板築爲圍壘扃回去聲○厚一丈○夫屯晝夜九日○屯別佳反○才代反○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子西本計爲壘而成蔡人男女以辨別也男女各別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江水之北汝水之南○九日而築壘成欲使蔡徙別在○子西之素○當朔九旬而成蔡人男女以辨係累而出降○別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別在江汝之北汝水之南以自安也○

立言不應泛用過洩不知傳先叙囚太宰嚭以求成吳子將許之二語則斯時復仇之說早爲宰嚭輩夫矣夫差予智自雄修心莫過以爲伯功不難立成而報讎雪恥皆老生常談也觀將許二字越之成已什得八九子胥之諫先破其恃强易敵之心故不就道理言專以利害論以過與少康對勘安知越之不大以句踐與吳對勘可知越之必興況與我同壤有利必爭世世之患一時剪絶求伯之道莫先於此說到周衰日可俟隱射夫差不德必爲越滅無一語不是對症之藥又點出仇讎寇讎加一世字隱與殺父一呼激動而不從者以鄀先入之言百子胥不能奪也退後之語亦欲夫差聞而感悟豈自神其先見哉　吳入楚也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鄀邑之人無田者皆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逐滑當公不左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禍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有福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草之生于廣野蓁蓁然莫曰而殺之胡可盡也吳雖有德亦不長矣夫差之有也今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伐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逆滑之言似矣然吳脩舊怨而楚不敢救也六年又伐陳昭欲救之道卒陳乃平於吳嗣後楚惠連年伐陳終滅於沈諸梁之手叛楚固滅事楚亦滅豺狼其可暱哉傳蓋深惜吳之不能仗義恤民以定楚致小國之受其搏噬也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孔悝曾孫鮒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晉邑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

景公助范中行以叛君助卿以拒父故身死未幾而陽生

葬簡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以

景人伐晉取柳滿魯師不善非公命也

齊景戒於寵臣故以之狗魯君則懦以之助叛臣則强一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以

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以

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墀平地作室不起墀也器不形也鏤也刻宮室不觀榱桷刑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

吳之入楚也在昭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鄀邑之人無田者皆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逐滑當公不左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禍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有福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草之生于廣野蓁蓁然莫曰而殺之胡可盡也吳雖有德亦不長矣夫差之有也今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伐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逆滑之言似矣然吳脩舊怨而楚不敢救也六年又伐陳昭欲救之道卒陳乃平於吳嗣後楚惠連年伐陳終滅於沈諸梁之手叛楚固滅事楚亦滅豺狼其可暱哉傳蓋深惜吳之不能仗義恤民以定楚致小國之受其搏噬也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孔悝曾孫鮒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晉邑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

景公助范中行以叛君助卿以拒父故身死未幾而陽生

葬簡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以

景人伐晉取柳滿魯師不善非公命也

齊景戒於寵臣故以之狗魯君則懦以之助叛臣則强一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以

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以

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墀平地作室不起墀也器不形也鏤也刻宮室不觀榱桷刑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

吳之入楚也在昭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鄀邑之人無田者皆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逐滑當公不左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禍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有福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草之生于廣野蓁蓁然莫曰而殺之胡可盡也吳雖有德亦不長矣夫差之有也今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伐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逆滑之言似矣然吳脩舊怨而楚不敢救也六年又伐陳昭欲救之道卒陳乃平於吳嗣後楚惠連年伐陳終滅於沈諸梁之手叛楚固滅事楚亦滅豺狼其可暱哉傳蓋深惜吳之不能仗義恤民以定楚致小國之受其搏噬也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孔悝曾孫鮒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晉邑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

景公助范中行以叛君助卿以拒父故身死未幾而陽生

葬簡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以

景人伐晉取柳滿魯師不善非公命也

齊景戒於寵臣故以之狗魯君則懦以之助叛臣則强一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以

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以

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墀平地作室不起墀也器不形也鏤也刻宮室不觀榱桷刑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

御瑪妃嬪貴者嬪御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曰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爲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此亦從民上剖決興衰與前逢滑之言相合視民如仇而用之曰新千古用兵之炯戒也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范中行氏前罔趙鞅討賊之人也今乃爲賊矣鞅前爲賊今奉命討賊矣

經戊申二年者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

田者解邾人以賂取之易也○邾大夫叛反又者邾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劉傳曰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叛邑稱

晉獻甫卒稱兵入晉逐奚齊卓子而奪其國尙可以爲人子乎而況有罪之荆瞶也或曰郢屢言亡人明欲輒之讓其父也則又不然輒之讓可行於既有國之日而不得行於未有國之先輒讓其父彼欲弒之夫人其從之乎國之三揖無異議乎輒如不立則公子起公子黑無非君也或又以立郢而爭可已則亦非也瞶不有其子何有於弟郢之所欲又以立郢而爭可已則亦非也瞶不有其子何有於弟郢之所欲立猶輒立也郢以爲莫親於其子其子富且貴瞶之所欲也因而消其貪暴之心而併欲奪其子郢不及料也映之納非爲瞶也衛從齊命屢敗范氏大不利於映瞶立衛爲勒之衛矣故瞶奔宋而勒自宋要而納之也或又以爲發喪行服瞶尙知有父夫父死而統人子之常重耳出亡累



然緩經之中乃爲兇門而後統則右河而南皆平居服也然則夫子於映之不義瞶之不仁皆未嘗深求而獨蔽罪於輒何也曰立萬世之常道也瞶之罪天王罪之靈公罪之即國人罪之無不可也叙曰無父之人不可以有國而輒不得以無父罪之而不父之書曰納衛世子荆瞶於戚爾夫踐殺其子而天下養餘孟於君而配於郊春秋弒逆不責其君天下豈有負罪之君父哉傳明寫荆瞶即暗寫衛輒言世子肯迷而行哭門而入輒之罪不勝誅聖人以有罪之荆瞶同於無罪之鄭昭而假假無以至國都而寄柄一邑皆輒距之而使之然也而萬世父子之常道定矣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罕逆子般宏送之士吉射逆之留說三家分散以兵車之半駟乘以濟范氏全軸在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於彼兄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施孝馳兵車先陳施先驅車也車徑其兵車在前者相對結陣車以示衆翠駟自後隨而從之之後下文更不須照故懼其多也於是乎會之戰



晉師伐齊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今以兵車之半駟乘車盛爲軍容與翠駟兵車在前者相對結陣翠駟自後望見鄭師衆大子於兵者不入兆域下卿之罰也爲衆設賞百設甲戊將戰鄭人所以能充數王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名望見鄭師衆大子無恤良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名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怖其簡子

巡列曰卑萬晉獻公嘲匹夫也七戰皆獲有功有馬百乘死於牖下。
子投車趨言得拍作與尨謝終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朱貞為右三晉大子良善御大羅無勇麋束縛也。即所反。之吏詰之御對曰疢瘧疾。詩占反。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蒯聵襄公之孫愚按太子提出三祖隱見統緒歸本宮不呼靈母也而聵但言祖者增昭考靈公名。亂從為從於亂使亂大從義可晉午定公名。在難不能治亂使鞅簡子討之竊聵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孔疏言上不敢自佚備持尋焉。戊右眾無合以集成也。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簡。孔疏言已命不敢私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暗也。于車中獲其羣旗名。芳。恭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員故鄭師北猶獲羅。反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既。晉陽之甲。晉陽虎兵車先聞車聲。晉陽虎云從之故此不明敘。大子復伐之鄭師北猶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員故鄭師北猶獲羅。



簡子曰可矣非喜胰鄭皆也中行氏不能守臧之必矣簡子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之患按知氏指荀瑤范氏稅焉為范氏而歸。跡也。跡方為鞅仇二氏而歸并仇跡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范氏稅焉為范氏收周人所田大抵由子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史請殺之。趙孟曰為其到子側伏於我叔之恨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錢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纶旗於子姚之棘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引去。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也。嘔吐也。鼓音不哀今日我上也為上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既戰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靳將已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偏而乘材兩靳皆絕。材橫木



注云也傳言簡子不誅下自佚。按材即軓鉤衡以駕馬者簡子之功上已叙明。郵良之善無以見。故傳足此二語言馬方前絕妙
郵良恪子而乘材以行兩靳皆絕以明之不絕皆良者御致之也。

此為戰鐵傳前是前聵賴鞅之納至此鞅竟得制聵之助然其狡謀總由於陽虎卜戰以上統冒全篇法度嚴明歐斧輸之巢鄭以兵送助臣叛君罪無待言而鞅思遮而奪之卜戰以下一路倉皇禱神一段歷呼三祖抵死向前而此時陽虎安然不動聲色於是鞅用虎策施車先陳鄭人一挫悚懼太子兼梭相助竟獲千車之眾夫以陽虎主謀出奇制勝猶且缺陷車羅見獲可見晉材實下既戰之後事定功成彼此誇詡而發縱指使之陽虎依然不發一言以見脅之卿御衛之太子皆瑣瑣細人其不為盜玉之虎

爲僖心者也凡前後遷國皆作如是觀

經　己酉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諱民輸曰書以君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衛以父君子兄弟爭國而齊助之夥鼠也而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壯解天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魯蓋范氏故懼晉北年四城接不山東近州北有閼陽故城○宋樂呂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猶于吳公子朝之黨○冬十月癸卯葬伯卒○惠公卒○十有一月公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傳　三年春齊衛國盛求援于中山○莊解鮮冀

蒯聵之於輒也無論子不克讓卽讓亦不可以受國輒之於蒯聵也無論未受國於靈卽受國於靈斷不可以拒父



夏五月辛卯司鐸宮火○火喻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廢疏云周書皆曰顧府言常人南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閎

臣子不妨爲輒迎父而必不可爲輒拒父聖人至此有不忍言者故前以戮去庶人至命司鐸之官○使待命于象魏門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謂其書爲曰舊章

忍言者故前以戮去庶人至命司鐸之官○使待命于象魏門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謂其書爲曰舊章

忍至此由不明大義之隣邦助之也

卽時諸侯可以正輒之不當立而不可輒卽讓以爭備之父

周云此爲桓僖災傳人知桓僖火四司空而及兩觀火而及兩不如司鐸火正爲桓僖生也識此可以論天道

文云桌國紛紛總無人談及桓僖兩前知不爽者備臣承至大所以孔子其乎



明如救火一事從學聖人之敬叔固首出御書○若王典籍灰燼而子服景伯先出禮書事事周詳交伯駕乘桓子御公輕財重人而急舊章富父復道還公宮一時倉猝乘輿併力齊舉總無有紛叛而輕重得宜處置盡善嚴以御衆供顧及私家者卽此見禮教之邦信義之未泯也　先儒於桓僖宮其說不一杜氏云桓僖親盡而廟未毀故不書○劉氏云桓僖公廢疏曰諸侯五廟大祖不遷其親廟四親盡則祧但祧其主非毀其廟也公羊乃云毀而復立則春秋如立武宮立煬宮皆書於册豈有新立桓僖二宮而不書之理毛西河因謂桓僖之災其遷廟也引曾子問爲證然亦不可通天子之制七廟祧主皆藏於大祖之西夾室及立文武二世室

二字無限包括然自合

法

於是昭遷於文世室穆遷於武世室無所謂遷廟也竊謂魯制亦當倣此周公稱太廟伯禽稱世室羣公稱宮則祧主當藏於世室矣曾子問曰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遷廟之主即祧主非別有一遷廟也藉曰有之則羣廟之主當聚一廟何以桓僖二主災而羣主獨無恙乎竊意魯親廟四惠公居昭隱公居穆桓公居昭莊公居穆閔公卒則閔居昭穆文二年縱逆祀逐以僖居昭而閔居穆焉此桓僖二主各居一昭之始也自此政在三家以桓公爲三家自出而三家之立由於二宮加厚焉故桓僖二昭廟不祧名爲桓宮僖宮而後來昭列親廟之主皆祔祭此二宮遞祧遞遷而桓僖之主不動非禮甚矣禘同宮既失之盡不祕又失於誣此夫子以爲災必桓僖二宮也陸氏山謂武宮殤宮亦親盡何以不災意者桓本弒君僖爲逆祀又且祖孫同宮更爲非禮乎杜氏所謂不毀者即不祧之謂非謂二宮不毀別建二廟以處後來二昭也桓僖之廟同在昭列故延及之此又二主各居昭廟之證也

劉氏（原卿）范氏（宣子）夫（大夫）世爲婚姻莒宏事劉文公爲之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大叔）終（遠）天之禮

全謝山曰當時之助范氏者齊也衛也而周無聞焉周之力亦非能以兵爲助者也不過劉范婚姻或有通問往來而已趙鞅不能使於晉衛而守府之屬政從而討之是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臣）曰無死（欽）（勿）（令勿從）吧死南孺子之妻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言若生男告女也則肥）（孺子）（公所立之）（公卒立之）（公卒在公男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子初未嘗立而愛南氏子康子請退（辟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夫告女也則肥（康子也）公使共劉（魯大夫）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之者）召正常正常不反（長康子也傳倫家事）

此著康子奪嫡事關鍵在康子即位一語桓子初未嘗立肥也當待南氏之生即位未晚而父死據位則殺孤布罡已定此時正常固所深喻故告而奔召之不反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郛（北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已之徒攻此則應攻內攻而已出北門圍之）趙氏（范氏）得矣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范氏也）（殺其族者）

梟夷無寵於范氏與鞅合謀而以范吉射之處許之既而范氏奔鞅據而有之遂殺梟夷。

范氏盜殺蔡侯申（杜解盜殺者故書盜殺云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昭侯高禘而元孫乃敢同名二申必有一誤）蔡公孫辰出奔吳（杜解辰者微貶蔡之臣子不能奸拒雖也。子成侯朔立）蔡公孫姓公孫霍。（姓生。）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恥為楚屬楚故稱人以告昔繫子不道於其民也。赤本屬楚故言歸公羊言歸於楚何京師楚也。）城西郛（西郛魯郭郛也。）六月辛丑亳社災（戒亡國方解馮判南曰記稱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燠公穀二傳恐非先王之意也程子謂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貫屬殷墟耳突隙壞棲左稱因本屬楚故言歸公羊言歸於楚何京師楚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隱公廣毋立。）冬十有二月葬蔡



昭公亂故是。）葬滕頃公。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杜解音徵承蓋楚言琢云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承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公孫翩逐而射之中肘（錯逐殺之（補注以盜赴故翩不告）故逐公孫姓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甲。（甲翩字。）

賀景瞻曰書殺蔡侯與戕鄫子同（皆非本國之人也非楚之刺客即吳之奸人。）

蔡昭侯之為質於楚也公子燮與之偕歸（燮音泄。）及濡（濡水名在今河南信陽州。）公子燮告蔡侯曰（告以將叛楚也。）楚人將執我以求平於吳（執我殺之耳蓋昭侯以吳師報祖父之讎又不甘事楚輾轉求邮於吳遂為盜所殺其志可閔矣文錯以身率先賊遂授首其忠可以報昭侯蔡自昭侯後絕不見經傳至春秋後三十二年方為楚併可知蔡君臣猶足以守其國而不比陳之忽諸也。）

夏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此眾之故地入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自其眾也負函楚地按今河南信陽州致方城之外於緒關（楚地也）曰吳將沂江入（即曰沂江逆流而上云如漢與鄂之相比也見秦錯之忠勇）

河南山北自上司馬起豐析與狄戎豐析皆楚邑按豐
陽縣及商雒以東至陸渾司馬
坂○司馬南淅川縣西
北境○左師軍於范和今陝西商州東
南補正發二邑
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而分軍爲
二以脅
使謂陰地之大夫士魴○
守陰地者曰晉楚有盟
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遍於少習以聽命
○在上雒東按
今商州東南
上雒縣西北
境○
晉人
舍野之在上雒系按今商州東南補正發二邑
晉人之餘部
○
○
○

名爲納聘實爲范氏傳有以知其心

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未冠而死諡子按婦官謚姒景公之號

子荼安孺子音徒雙諾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于夏虞則有疾疾亦姑一二無能人掩一孺子而謀樂何憂於無君此言荼實羣公子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

以下數語撇開高國就諸大夫之位與之定謀上段一早字下段一先字使速爲之恐遲則其謀破也及至期迫自己亦在諸大夫中高國爲之泚然國人追之乞使之也其作用全似楚費無極高國身受重任而蔑蔑至此　平仲盡心公室深以陳氏爲憂無守之忌久矣第以素有重名公與國人皆所心服不可逐耳迫平仲卒乞遂借高國之奔并妥國逐之報從前之積憤除將來之後患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附注劉炫曰再敗謂今戰更敗）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囷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陳地與師所在按今河南項城縣地）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不通外使也閉塗者謂匿其喪也）以定大事乃迎越女之子章（昭王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若榮衛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祭境內山川屬辰江漢睢漳楚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在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



王猶夏依然故我哉故孔子於昭以知大道與之而於子西則甚不嗤焉者惜其有君而無臣也史記載楚昭欲用孔子子西沮之信然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

乞忌高國而逐之若晏則或有父風啟可乎以私即邴意茲垂葭之役寵以乘軒恐故君恩重不忘孺子傅先著此句見諸人寔逐幾宏也所存飽牧雖醒亦醉發蒙振落耳

陳僖子使名公子陽生（名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序定於末人之例陽生殺而見南郭且于郭且子銀在魯南反）曰皆歸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言故欲二人共

受盟以上是陽生入齊傳下是陳乞弒君傳陽生人齊傳筆筆歸到陳乞乞主謀也正發明下截書乞弒君之故名在諸侯如趙盾之弒蓋狐書之崔杼之弒太史書之至於書人書國因其來告載於策書聖人皆因舊史之文以立義若荼之弒由陳乞觀其語語推開字字婉轉勸其速殺孺子而曰孺子何罪乞背自以為弒哉然而史竟以乞告蓋自崔杼弒君太史死者三人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而往聞既書矣乃還四十年來史以直筆自厲故景公之世猶有史器幾為梁即據所殺然則陳乞名在諸侯者以齊有不避刑戚之直史春秋得以據之也　公子比自立仲觀從至乾谿一言而散楚衆靈之襚比主之也



故弒君書比陽生立於乞乞能用陽生陽生不能用乞乞不令弒安得弒之是乞主之也故弒君書乞襚靈者觀從即欲殺棄疾靈之弒非棄疾所能代也乞欲弒荼乃立陽生乞之弒荼并不為陽生陽生為乞用耳荼之弒非

# 讀左補義卷四十八

四明　李炳璋　謝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塏　道授

## 襄公二

經　丑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元反。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晉子部。陵反。才。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益伊昔反。自伐之何也。明未有公室公當痛心疾首而反自伐之何也。宋人圍曹。名。鄭翩弘帥師救曹。

傳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飯晉故也。（杜解定八年鄭始叛會通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左氏非）



黃東發曰鄭罕達侵宋七年矣齊次渠蔡不伐不救宋知齊之不我救為厚於鄭也故不敢伐齊景既沒宋妄圖覬故既伐晉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莫大於拒父而不政聲其罪此云拒父恐彼即云叛君。

夏公會吳于鄫。吳欲與中國（自地都吳之與也）始見而會之集注魯先往會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宋皆大夫。（范二吳王百牢十一年十二大子之牢疏云周禮享禮有二牢以兼饗公侯伯子男也所注上物如晁與旅俱十二饒王格繁纓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故制禮象之天有十二次今就之類而牢亦在其中）



過十二大子之牢疏云周禮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二牢以兼饗公侯伯子男也所注上物如晁與旅俱十二饒王格繁纓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故制禮象之天而背本（背本謂不與必棄疾于我來伐擊我乃與之犬）

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徵邑（此上下一串）

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徵邑。（此上下一串）

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伯常數云周禮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若亦棄禮則有淫過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有二牢以兼饗公侯伯子男也所注上物如晁與旅俱十二饒王格繁纓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故制禮象之）



宰鄙夫大名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辟大宰嚭曰君長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按國君道長謂盡君道長寫盡春秋小君長大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不出門嚭盡臣讓猜之惡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

老豈敢棄其國大伯周太王端委以治周禮（端委禮衣）

孔疏謂治其本國岐周之禮非

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

端委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

以象龍子故不見蛟龍之為害王端云

故隨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蛟龍之為害王端云）

端委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按子貢亦因景伯之集注魯先往會之吳來徵百牢是時吳入曾有是說引以折之事之有無不暇計也）

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端云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按子貢亦因景伯之集注魯先往會之。吳來徵百牢。是時吳入曾有是說。引以折之。事之有無。不暇計也。

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致吳伯（言其權時制宜不能歸也）

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致吳伯。（言其權時制宜。不能歸也。）

文襄以來貢賦有常（有典無非分之求也）

文襄以來。貢賦有常。（有典無非分之求也。）

偪而晉覇（偪至上執聘魯晉十一牢之奉晉覇自此息矣）

偪而晉覇。（偪至上執聘魯晉十一牢之奉。晉覇自此息矣。）

吳通中國（入郢而覇諸侯趨之於宋於魯並貢百牢晉覇曾有是哉蓋中國無覇而太阿歸諸荒裔其虐百倍此小國將滅而七國縱橫之漸以視文襄之世又一變也）

吳通中國。（入郢而覇諸侯趨之於宋於魯並貢百牢。晉覇曾有是哉。蓋中國無覇而太阿歸諸荒裔。其虐百倍此小國將滅。而七國縱橫之漸。以視文襄之世又一變也。）

季康子欲伐邾（陳氏曰伐邾雖出公賓季氏意乃褻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將焉保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季康子欲伐邾。（陳氏曰伐邾雖出公賓季氏意。乃褻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將焉保。（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行人不信順與鴻謀叛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怪諸大夫不小不仁預聞大不義不逆其言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入卿執玉附庸執帛各以其等附庸附屬小國也塗山在今壽春東北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大國謂諸侯相伐古來知之數所生故也孫便伏下違故曰大以答孟孫問怪且阿附季孫意也德無以勝鄰何鄰恃衆可乎不虞於理不可況乎杜註自明不樂而出孟孫意吳使直不秋伐邾及沛門邾門也猶開鏡聲邾不大夫諫不聽季孫曰吾子忘先君之言以季孫爲不能事吳乎對曰君若以魯社稷爲念而能事吳則臣請致邑而行唯君圖之季孫泣而起曰吾子忘先君之言以及此極言季孫之悔

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戍子以茅叛按茅今在山東金鄉縣西北師遲入邾處其公宮衆師圍掠則物也邾衆保



而伐邾之意已決其入邾也無所不爲吾不知季孫何憾於邾而怨毒之深也乃知三年叔孫仲孫之伐邾六年之城邾瑕以逼邾冬仲孫之閱邾皆季孫意也此獨以公行何也蓋公爲季役而以惡名歸公也語本王氏大國之討則將委罪於公而已不與焉此其志也然則季孫在師乎入邾無季孫以師委公也諸大夫受命於季孫矣傳敘其言曰葛國存者不能數十媚季惟恐不至斯時異議者唯子服孟孫兩人餘皆季孫也故季氏居守而晉掠寄掠處其宮執其君陰屬諸大夫盡情爲之可知前一段即伏中段入邾之事方服杜解之確而謂大夫皆諫者謬也通篇何以不言公若曰非公也季孫爲之也以發明經不諱公之義

未段芽夷鴻請救不出首節景伯所料季孫豈不自危而以公爲試也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相誼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而謀亡曹叔振鐸曹始祖詩侍公孫彊政必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子曰我死爾問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鳶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以驟政孟子陳亦有司城陳之懷宋師既其五邑而不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孟子注曹亦有司城據哀之子乃行彊言弭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

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邑名今在山東定陶縣界大城今在南頓邑縣西南揖即邾與魯皆吳與國夏盟于鄫衍秋即伐邾景伯所以爲危也諸大夫迎合季孫謂可以併邾孟孫力破之季孫不樂

晉士匄帥師之二字為私得也

晉士匄帥師侵鄭。

為鄭故侵宋。

冬。

晉士匄帥師侵宋。

晉士匄帥師侵宋。

晉士匄帥師侵宋

首叙吳爲邾故則此師由於季孫利則季氏享之禍則逼國同之而胆戰股慄無能發一謀傳深惡季孫因出色寫一不狃前半是明寫後半是暗寫其云必有與幾者實語也云齊晉楚將救之虛聲恐之也一路布置不忍以小惡覆宗國可謂君子之用心矣以下寫子羽父子寫公庚賓三人寫微虎有若隱然以不狃爲主王犯與子羽之父交好必非常人而國人恐爲內應然犯卒未嘗以不義招子羽而子羽悉力拒守吳人舍之克東陽進師想見小邑禦全吳之衆百道俱攻堅不可拔後清之役再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徒卒取其義而勇乎然而武城不致久困者不狃陰主之也或曰戰於夷是追叙東陽之兵耳三家實未出一甲魯敗吳是厚其毒也先聲懼吳足矣幾以不戰爲季孫之謀畧不知清之役齊師伐魯三家尚不能禦諸竟況吳師之强倍於齊而能出師乎故大義激發僅一微虎簡徒兵僅三百人踵門高呼不用一人而有若且雜於步卒之間其伎倆已見然而吳人行成之速者何也蓋不狃陰主其間宵攻之計止而不行吳王聞之悟與饒之言不爽實者驗虛者亦以爲實恐三國之救故行成而歸皆不狃之力也先儒謂即此知不狃實有心公室夫子欲旌其名豈無意哉吳輕而遠已奪其魄少待即歸何至城下之盟而季孫不從絕無謀畧亦可知矣嗟乎事平之後不狃有功不見名還滑臺有若及諸國士不見錄用叔子析弧等不見旌褒故肥之罪甚於斯

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康子叔父魴音房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公穀謂齊爲邾故伐魯與傳異陽生何人無夷鴻之告而與卿隙之師耶當以傳爲實

或譖胡姬景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大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二國同心故歸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因諸樓臺柝離也在鳶反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柝離邾太子革以爲政十年邾子來奔傳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子臧會如齊泣盟齊閉即與子來泣盟不書諱辱之且逆季姬動侯所以歸璧

鮑牧又謂奉公子曰使女有黑干乘可鮑欲立之女字承乞

故誤動
萃公子
邾之公謂鮑子或謂子子始居于路齊以察之
何之久矣
焉氏曰吾待我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
汪云作如誤頓挫忽殺之
心疑下陳介
以三分之一行牛道使以二乘及路隧之以入遂殺之廢亦衣綉
人毛衣復陳與反
自高國發驁之逐而齊之强族惟鮑氏陳乞所必欲去者
況伐魯有功非陳乞利也凡廢立必有密謀又必注意一
人對蔡公子語之明是醉後狂言公子之恕乞使之也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鬬故也
乙卯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杜無傳
鄭師于雍止書取環而敗之疏云謂成力兼備若網羅之所
於勇。夏楚人伐陳。一軍皆見禽制按雍即今河南杞縣治。雍
反
讀左補義　卷四十八　涼公九

晉九年春葬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杜無傳齊與魯同祖其伯翳後世爲
歲寒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爲十年見
之於他國故圍宋雍邱宋皇瑗圍鄭師許瑕
鄭武子腹以誤卒建。之簒許瑕之弟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
師于雍邱。使有能者無死。能。惜其以刺張與鄭羅歸鄭之有
師氏云鄭圍雍邱宋皇瑗圍鄭師雍邱應乎內瑗圍乎外。
腹背受敵而爲宋所取使有能者無死謂不殺也此瑗軍
合全師不殺者僅二人春秋殆將爲戰國。
及楚人伐陳陳即哀故也
衆公伐鄭。報雍邱卓氏曰皇瑗盟侵許瑕之師親滅鄭不安
入晉之易矣進年侵伐不能得志於鄭而衷師於

以故臣民之心

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

丙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所存而又來奔

不知恥甚矣

王正

立

夏宋人伐鄭

○葬齊悼公

于衛必從輒而奪

五年崩歸入國

公

入即築

而予之

十年春邾陵公來奔

公會吳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子

無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

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

敗之

傳言弒而經書卒此如鄭兒頹楚麇史氏以疾卒告魯去

子無所據以正之也或曰齊史以直筆書弒茶而以曲筆

諱陽生何也乞以惟杼行弒史官爭死者不一其人卒書

其事杼終以此失人心斯悕之禍所由來也故前此弒茶

乞不致討嗣後太史南史誰俱易置私人如太史子餘者

師敗績獲齊國書

脇子虞毋卒

出齊宋

十一年春齊

所而使其名在諸侯之策哉故以疾卒赴而後此壬之

仰掌其事而

脇子虞毋卒

出齊宋

十一年春齊

齊地，按今山東長清縣。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魯人孔子弟子。「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二子守二子從公，舉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能使二子舉請竟。求曰：「居封疆之內近之地。之間季孫告二子叔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按帥師可以戰不必君與三桓親將也。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為不民。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孤卿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衆謂一都之衆。敵齊之兵車有謀用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衆謂一都之衆。敵齊之兵車有謀用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之於朝中。此段以冉有為主，敘季孫而三家之卒始出。

為求問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孫子強問之，對曰：小人言子所問，非己所及，故不能言。武叔呼而問戰，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己不退而蒐乘下尚未背向前三家之勢如此衰，此卻是轉移肺腑哀公卒至于亡，正以有君子而不用也，按冉有請擊齊城也，此段薄都城也，此聽其言，明給盾，責伐我之義。諸衆貴又請見對雖之間三家不可，而孟孫子之帥右師顏羽御，此發孟孫子洩子武伯孫之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為右，季孫曰：須也弁，求曰：就用命焉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舟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子雲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公孫昭見，公叔子孫不欲戰，稅上不能謀士不能死，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邑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乎？也，請三刻而踰之，如樊遲言，師入。齊師亦入，齊師自雩門出，雩門，魯城南門也。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皆齊大夫。涉泗，孟之側，孟氏垓，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林不狂，伐善林不狂，誰不如？我不如誰，欲先。曰：然則徐行而死，言魯徐行而死，言魯皆無戰志。徐步而死，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人不能師其師，整齊謀曰：齊人之伍曰：走乎？五人為伍，伍敗而欲走，不狂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賢。止乎？不狂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賢。



冉求帥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皆齊大夫。涉泗，孟之側，孟氏垓，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林不狂，伐善林不狂，誰不如？我不如誰，欲先。曰：然則徐行而死，言魯徐行而死，言魯皆無戰志。徐步而死，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人不能師其師，整齊謀曰：齊人之伍曰：走乎？五人為伍，伍敗而欲走，不狂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賢。止乎？不狂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賢。

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孫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郕洩。二子與洩，子羽顏，子羽郕邑。洩，魯朝中敏而能，必雖不欲，洩曰：驅之。欲奔，驅馬，公為與其嬖佞汪錡乘，皆死，皆俱死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言子所問，非己所及，故不能言。武叔呼而問戰，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己不退而蒐乘下尚未背向前三家之勢如此衰，此卻是轉移肺腑哀公卒至于亡，正以有君子而不用也，按冉有請擊齊城也，此聽其言，明給盾，責伐我之義。諸衆貴又請見對雖之間三家不可，而孟孫子之帥右師顏羽御，此發孟孫子洩子武伯孫之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為右，季孫曰：須也弁，求曰：就用命焉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舟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子雲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公孫昭見，公叔子孫不欲戰，稅上不能謀士不能死，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邑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乎？也，請三刻而踰之，如樊遲言，師入。齊師亦入，齊師自雩門出，雩門，魯城南門也。右師奔，

篇關鍵以下左師右帥分篇而俱以孔子語斷結見魯非無仗節之士立功之才無如季孫之不用何也寫再有一室敵車是其謀畧語激三家是其忠勇知樊遲用武城人是其調度用矛取勝是其戰功而最要在師入齊軍蓋身當矢石率先陷陣誰敢不齊宜夫子有一字之褒也寫孟孺子五日從師已誤軍期方陣而奔躬先敗走務人不狃由彼而死苟非之反殿後不將遺二陳之禽哉彼此相形功罪自見

夏陳饒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稱悉賦之有餘以爲已大器鑄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張注轅頗之奔可私著之戒按此特出奔者非頃於同列即逐於國人或其族轅咺進稻醯



梁糗乾飯也○糗起九反○醯呼兮反○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醯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葢爾陳介居吳楚其君臣即朝夕脩省勤政恤民猶懼不免今哉此一則以爲陳亡之徵

爲邾戰故公會吳子代齊也○五月克博齊邑按今故城在山東泰安州東南壬申至於庚中軍從王以中軍王卒門焉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悾子謂其弟書子爾死我必得志事之功欲獲死按陸氏曰賢哉書也生逆亂之族能捐軀死國其首藥船之倫乎愚謂陳乞自是私心陳書自是公義各不相涉宗子陽宗卿也相謂曰二子必死勉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相去聲下同悾苦卻反○殯必刃反





子行陳命其徒具舍王不過虛作必死之地○舍音捨○徒曰人誰約吳髮短○約纏也八尺爲髮短欲以纏頭其首以識別有人死於此三矣三賊哀儀公使問弦多魯問遺地○遺唯季反○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言物死職掌皆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傳言吳師必入齊軍蓋身當矢石率先陷陣誰敢不齊宜夫子有一字之褒也寫孟孺子五日從師已誤軍期方陣而奔躬先敗走務人不狃由彼而死苟非之反殿後不將遺二陳之禽哉彼此相形功罪自見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稱悉賦之有餘以爲已大器鑄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張注轅頗之奔可私著之戒按此特出奔者非頃於同列即逐於國人或其族轅咺進稻醯



梁糗乾飯也○糗起九反○醯呼兮反○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醯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葢爾陳介居吳楚其君臣即朝夕脩省勤政恤民猶懼不免今哉此一則以爲陳亡之徵

爲邾戰故公會吳子代齊也○五月克博齊邑按今故城在山東泰安州東南壬申至於庚中軍從王以中軍王卒門焉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悾子謂其弟書子爾死我必得志事之功欲獲死按陸氏曰賢哉書也生逆亂之族能捐軀死國其首藥船之倫乎愚謂陳乞自是私心陳書自是公義各不相涉宗子陽宗卿也相謂曰二子必死勉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相去聲下同悾苦卻反○殯必刃反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寫之新篋斐○薛也○篋音協以玄纁加組帶焉寓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哀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按歸告於天猶云吳天不惠殺我下國殺之天若不哀三字畧讀其義自明凌氏曰之功也歌虞殯齊之禮

傳言陳乞也○平吳嘗伐魯攻武城不克徵虎欲容攻而吳子一夕三遷弱魯猶然況強大之齊耶前此伐齊舟師爲齊所敗何至師未至城下而三軍皆死氣也即知強弱不敵如秦師濟河焚舟而晉師不出可也乃乞以死事予弟以得志自予是何心哉蓋齊之強族屏逐一空而陽生已弒簡公初立簒齊得國其勢不遠強臣必在朝侍立有爲之士皆預吳政

東郭書先登受賞尤所深忌故乘吳師之來乞以精銳城以羸卒拒敵名雖三軍實不堪用驅至艾陵奚忠義之臣而恐空之乃惟我所爲乞所謂得志其以此乎旦死者人之所異萬不得已而然而或交相厲死或歌虞殯或具含玉或問寢園以冀是未嘗臨陣而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豈必諸臣皆視死如歸哉知全師覆沒冀動陳乞之心使此師不出也無如中軍主將寂無一言而陳書又自願與乞得志二字無頭一意從事中原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差養也若人養犧將殺之以博乞之一快乞可勝誅哉經書國書主此兵也傳罪陳乞正其本也傳之所以冀經也末敘州仇一段與起處相應深罪魯也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宮說句踐卑身下人之志使之然也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差養也若人養犧將殺之以博乞之一快乞可勝誅哉經書國書主此兵也傳之所以冀經也末敘州仇一段與起處相應深罪魯也

問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喻人惡用兵故所告無與○文子退止之曰圉不佞所得有
一路寫來皆孔圉無行而傳以爲猶能除重聖人故先點
仲尼止之後又復叙夫子止之之言胡簋之事隱刺其褆
躬無禮彼會意言外躬親止駕不敢攻疾則猶知改過爲
足多也夫子所以節取之且以見止之之後種種非爲皆
夫子不在衛而顛倒猶甚也

季孫欲以田賦（田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纂例以田多少出軍賦也（譯傳攷賦私田又加征之）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不答也）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
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即十六井出戎馬一疋）亦足矣（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田賦謂既用田賦又用田賦也）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經曰用田賦明作用田賦傳）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八　哀公十一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

季孫之賚大矣而冉求諫之不力其事遂行夫子所爲嘆
歎之也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
宋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
者夫人禮也以同姓（孔子與弔適季氏）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終放經而）
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終喪冠也孔子以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終者問）
首句加昭夫人三字名分凜然不書吳姓爲先君諱也死
不赴不反哭似罪哀公末言孔子與弔事乃知皆季氏爲
之也　終爲初喪去冠之服及成服而再冠卽不終矣若
弁絰以弔以爵素爲弁澡麻爲絰功總通用正舊君母妻
之服（本毛西河）昭公娶於吳雖曰賈姓而旣爲先君之夫人誰
敢黜之季氏不以爲小君不以公爲喪主故季氏主之蓋
季孫積怨於昭使其君喪心失禮之甚也孔子時已致仕
其喪禮皆私議於季而謂於公孔子不得與聞弁絰而往

甲亥小君之禮也而季氏不視是不行小君之喪禮矣孔子猶貶則顯其罪失禮之愆故亦去貶而邦也社所謂從主節制是也

公會吳於鐘巫吳子使大宰嚭請盟海使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制其五刑以奉之敬神以要之要以質信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若盟若可改也亦必改矣則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貌而憚謀於行人子羽衛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衛大曰吳方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爲衛患也往

讀左補義　卷四十八　十三

也長木之斃無不撓也敝狂敝也疏云國狗猶家狗○疾吉世反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子厲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以賓地主所以生也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君也子益固也君子益吳大宰乃請東錦以行以賂語及衛故衛請故將止之止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其欲來者子之讎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否是以親來其欲來者子之讎也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親來其欲來者子之讎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而執衛君離散不憖毀宗廟而憖諸侯或者難以覬乎大

四明　姜炳璋　輯
愛業毛　昇增參
男　埭　校
壻

哀公三

經　己未十有三年齊國夏帥師取宋師于嵫壯麗書取而敗之○夏許男成卒襄疏元公也國滅後楚立之故公羊疏以自復國爲異惡深吾正惜其非楚力耳若能自復則許叔也何罪焉○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恒弒其君盈而書之故貶稱子以告命諸侯故史承而削去也○秋七月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伐止此而封即墨西南○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傳　十二年春宋向魋救其師壯魋救前年圍曲師鄭子朕使狗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囂獲成竈郜延大夫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各不有

六邑宋鄭接壤之地○處宋叛臣以致宋鄭交爭卒虛其地嗚呼民何辜歟宋景以寵向魋之故致辰地等之亂今復棄師逃歸全軍並殲公不加罪復爲司馬不至於炕君不已也

夏公會單平公單子伐吳爲二隊○道也補正○郎台隊等野無餘謚陽大夫越自南方九月益嘗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孛步內反○盜殺陳夏區夫○和盜非大夫○匿烏侯反○十有二月益甞前年十二月益甞按甞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歷說已見前故

傳　十二年春宋向魋救其師壯魋救前年圍曲師鄭子朕使狗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囂獲成竈郜延大夫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各不有

六邑宋鄭接壤之地○處宋叛臣以致宋鄭交爭卒虛其地嗚呼民何辜歟宋景以寵向魋之故致辰地等之亂今復棄師逃歸全軍並殲公不加罪復爲司馬不至於炕君不已也

夏公會單平公單子伐吳爲二隊○道也補正○郎台隊等野無餘謚陽大夫越自南方九月益嘗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孛步內反○盜殺陳夏區夫○和盜非大夫○匿烏侯反○十有二月益甞前年十二月益甞按甞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歷說已見前故

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數諸景伯曰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河南曰將以景伯也景伯曰何名也沈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河南曰將以景伯也景伯曰何名也沈後於

（注）言景伯雖論不急而罪何世有賦焉而畢何世有賦焉（疏）正義曰言景伯雖論不急而罪何世有賦焉者言景伯雖論不急之事而罪何世有賦焉

（注）言魯親吳而吳人信景伯亦遂殺囚以貽魯之昔（疏）正義曰言魯親吳而吳人信景伯亦遂殺囚以貽魯之昔者言昔日也

（注）紀抑乞糧一事正與越入吳一段相照（疏）正義曰紀抑乞糧一事正與越入吳一段相照者

祝宗將曰吳實然爲吳所囚吳人信景伯故以是怒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臧爲名也適爲不如歸之乃歸景伯（疏）正義曰祝宗將曰吳實然爲吳所囚吳人信景伯故以是怒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臧爲名也適爲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故恐之以祝宗吳王不見公於晉而景伯亦遂殺囚以貽吳人（疏）正義曰故恐之以祝宗吳王不見公於晉而景伯亦遂殺囚以貽吳人

（注）三軍未必不（疏）正義曰三軍未必不

（注）爲晉吳之前（疏）正義曰爲晉吳之前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此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此

（注）大夫閻邱嬰所繫之言吳王不可如越則吳則不閻邱嬰所繫之言吳王不可如越則吳則不

（注）北方主水傳言吳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疏）正義曰北方主水傳言吳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

（注）北土共儲渴乏以呼曰庚癸乎不（疏）正義曰北土共儲渴乏以呼曰庚癸乎不

（注）言吳子不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疏）正義曰言吳子不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

（注）北方主水傳言吳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疏）正義曰北方主水傳言吳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

（注）北土共儲渴乏以呼曰庚癸乎不（疏）正義曰北土共儲渴乏以呼曰庚癸乎不

（注）言吳子不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疏）正義曰言吳子不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

（注）言吳自去王號非也外夷之書子久矣何獨於吳此貪（疏）正義曰言吳自去王號非也外夷之書子久矣何獨於吳此貪

（注）子由吳自去王號非也外夷之書子久矣何獨於吳此貪（疏）正義曰子由吳自去王號非也外夷之書子久矣何獨於吳此貪

（注）又經先晉或以爲晉人先欸亦非也欸者則由中以及外自然之序也（疏）正義曰又經先晉或以爲晉人先欸亦非也欸者則由中以及外自然之序也

（注）言吳先欸晉爲霸主能命諸侯是盟也（疏）正義曰言吳先欸晉爲霸主能命諸侯是盟也

（注）庚申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正義曰庚申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注）此時子服景伯及孔門弟子有在會者既讓其先欸（疏）正義曰此時子服景伯及孔門弟子有在會者既讓其先欸

（注）當去其涅名以告越缺故欸皆之吳耳惜缺掩爲已功不（疏）正義曰當去其涅名以告越缺故欸皆之吳耳惜缺掩爲已功不

（注）以吳子先欸來告故晉舟之史皆不能詳然杜謂經書吳（疏）正義曰以吳子先欸來告故晉舟之史皆不能詳然杜謂經書吳

（注）子由吳自去王號非也外夷之書子久矣何獨於吳此貪（疏）正義曰子由吳自去王號非也外夷之書子久矣何獨於吳此貪

（注）又經先晉或以爲晉人先欸亦非也欸者則由中以及外自然之序也（疏）正義曰又經先晉或以爲晉人先欸亦非也欸者則由中以及外自然之序也

（注）言吳先欸晉爲霸主能命諸侯是盟也（疏）正義曰言吳先欸晉爲霸主能命諸侯是盟也

（注）庚申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正義曰庚申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注）此時子服景伯及孔門弟子有在會者既讓其先欸（疏）正義曰此時子服景伯及孔門弟子有在會者既讓其先欸

（注）當去其涅名以告越缺故欸皆之吳耳惜缺掩爲已功不（疏）正義曰當去其涅名以告越缺故欸皆之吳耳惜缺掩爲已功不

（注）以吳子先欸來告故晉舟之史皆不能詳然杜謂經書吳（疏）正義曰以吳子先欸來告故晉舟之史皆不能詳然杜謂經書吳

至十六年書晉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所修之經按續經疑左氏為之門人不見魯史安能知續經者亦多○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孫州仇帥師救齊○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豎上主反○宋向魋入于曹以叛○魋徒回反○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舒公羊作荼○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不言所在○孛蒲內反○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狩按今山東嘉祥縣西有獲麟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鉏仕魚反○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讀左補義　卷四十九　哀公十四

只麟也二字包得公羊孰為來哉吾道窮矣兩層　聖王之世麒麟遊於郊藪而今為虞人所戕則知王者之不可作而周道不復興也傷點出不祥二字以明經絕筆之故夫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猶悼歎之此兩年來書星孛於東方書三蟲天出妖星地生異孽陰陽錯亂人民饑饉而商麟井隋而出遂至見傷且以怪物棄鳴呼東周之望絕矣兩楹之夢兆矣不覺悲慟交併而絕筆焉蓋二百四十二年全經之結局也杜預謂感麟而作固以為終篇之意歐陽謂魯史記終於獲麟皆未嘗細讀左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

相要撟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舉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來前事其異事則皆因而不復故此繼絕筆者多○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子柔之為人也○柔安也○言安靜而不剛○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成○言已不得不往○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也其言是義之也○按言其不臣為義吾弗能也以不臣為義吾弗能也○

堤出該字謂何該字謂亦規諷內有由弗能三字甚決斷○

憲見行行出樂

齊簡公之子王○老在位○使子我夕陳逆殺人○逆子行殺人○逆之○子我之○遂執以入○為政陳成子常懌之○懌音亦○懌之○懌諸朝○數色不安○欲誅之○該諸御鞅大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一人弗能○呂說以事勢言之○用之○擇用之○擇在君側之言則擇用之權在君矣○若得深藏逐季氏不同數御鞅逐闞止即此矣○使之○逐季氏之士豈無可圖

末

讀左補義　卷四十九　哀公十四

知

何等推重

俞云敘語百字文字感武仲累數百言反不及也

陳逆三段敘陳豹四段正敘附敘子方將陳關四人一齊收結

形容曰人刻踏

馮云此陳恒弑君傳以成子為主首段提綱次段敘

舍玉乃說懿公之失民也則逆恐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葬倘也醜子倘宣子衷入開門成子之兄弟聃子穆子安慶卻子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反開門不納子我侍人御人于我與之矛行殺特人聚在內門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焉正寢公執戈將擊之辟入于大史之舍大史欲以公歸公不可曰君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子出舍于庫以公歸公命於朝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成也故君罷臣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子我歸屬徒攻閽與大門閽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道之失道於衷路適豐卯陳氏盥卯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開傘中舁寢啼適豐卯皂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我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



於道中子方取道及彭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舁車竪出雍門之所城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卓余有私焉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氏將焉傳言陳東郭賈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氏將焉傳言陳東郭馬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氏將焉傳言陳東郭賈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氏將焉傳言陳東郭不及此言陳恆執君而逼簡只得殺闕止執君一點自足此恆執

蓋陳氏厚施於國代齊之勢已成在其上者簡公一人所親厚闕止一人故不以執公爲難而以殺闕爲主公所親厚闕止一人故不以執公爲難而以殺闕爲主公所親厚闕止一人故不以執公爲難而以殺闕爲主公所親厚闕止一人故不以執公爲難而以殺闕爲主驟顧諸朝氣燄逼取子我而投鼠忌器遲遲其行公與闔閭夢夢也陳逆殺人恃恆爲庇劉寧子我亦恆使之公宮嚴宿出入自如內外人無非其黨如太史子餘亦其



一也初子我在幄諸陳爲客乃謁陳人而閉門子我反爲客而陳氏爲主於是人人爲陳氏致力于子我爲賊黨所殺而遷於寢者只用一夫之力執之而死生惟命矣傳於亂臣賊子迫奪其進謀行事助功罪狀分明末以東郭賈事作結見子我之臣猶知盡見魯衛之士將賊黨及列國諸侯盡情誅斥而天經地義昭然簡册之間其亦望人沐浴而請之意也夫

全謝山曰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不害其爲賢者盡考呂覽說苑則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不可謂非忠於所事史記以爲陳恆之黨故曰孔子恥之索隱以爲闕止之說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

往有之晉有二士句曾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何必尋州之死難者不可有二子我乎

宋相魋之寵害於公使夫人景公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數請亨欲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鑿魋邑易薄公邑欲因易邑而爲公亨竟公曰不可薄宗廟乃益鑿七邑而請享公喜於受賜以曰中爲期家僧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司馬曰余長魋也少長之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子仲以間斯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巢兄弟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開饗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樂公曰可於以乘車往曰逆人來告欲者疏食既食又奏樂公曰可於以乘車往曰逆人來告欲者疏

旅謂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晉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懼告子頃以遊戲野曰嘗私焉也嘗試若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吳晉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吉雖詠魋致不負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瑞待簡疏云周禮典瑞牙以起軍旗以治兵守鄭衆云琥以發兵符以此知周之制度兵雖散於以命其徒攻桓氏魋向瑞以發兵召就兵掌於司馬必請瑞而後致致命君之符節

新皆臣一番商議已遲時刻故魋可告而魋可走

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召說父兄故臣世新臣是新仕漸染未慣器知君臣之義遂攻之子頃弟魋驕而告桓司馬也

司馬欲入君入攻子車亦魋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曹以哀八年宋滅六月

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因不能亦入於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却曹人質還入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民遂叛之向魋齊衛皆說斡雄之人最能擇利害前在國秉政一邑不能與一國抗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徒欲處於民所以負惡名不值今退保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僖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臣則不可以入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也君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

矣司馬牛弟致其邑與珪守邑焉而適齊向魏出於衛地公文氏夫衛大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日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

之之人宜作一篇墓誌向氏得此一人此微子之澤水

聖門之光也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簡于舒州孔止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聞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終焉大夫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訴之告

後訴之

猶豫而後左氏續經也上云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左氏之特筆也恒豈肯以弒君來告必曰君無道國人弒其君壬於舒州也或曰之史官當依例書之曰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左

能弒無有用兵而不計利害者後備以此為井邑人之言而固為先然後問之說何其愚也

舍云此必非一時事魋或不牛與魋同國歸與以安猶為彼晉耳

巢與車甘魋之鄰第一止其代君一使之出赴宋國以安猶為彼晉耳

記者何所畏而不書陳恒耶○或君非恒而誰○蓋明示人以書人書國爲史官之例非聖人之義法也程子謂魯之臣加齊之半疑非夫子之言竊謂哀公以强弱計也於討賊故卽所以克齊者告之非以力不以義也孫氏又謂與冉有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謂相類不知弟子之言何一不本於夫子不得以其意偶同而疑其爲僞也又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可謂深知夫子之心蓋人倫大變上告天王驅檄大國不特陳恒落胆并問鼎之荊楚分晉之三卿亦惴惴寒心或以此時天王安能討賊晉人久已失覇疑程說之非不知天王雖弱而出師討賊自當請命尊王之義也皆聖人之心也

初孟孺子洩（孟懿子之將圉也）養馬於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鞅之（恨惡故襲成）秋八月壬午（有司之使人）孟氏叔孫氏之甲伐成入弗克（病內相免哭於衢聽共弗許）孟氏叔孫氏之怒爲馬也（不取鮎明年成爲孟氏傳）而殆成使叛（此兩引禮皆是陷無）孟氏以武伯獻子之家法蓋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鄭伯伐朱。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師師伐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甯魯與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

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莊舩以侵成（按桐水北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按桐水北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吳爲楚所伐及良地而卒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柩造於朝介將命疏云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死不得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境內依禮唯可以尸入境賓柩造朝以下將事也）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此禮與聘禮無一不合想見續傳者學問之純叔來由）廩然傾動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按聘禮注卿爲使者大夫爲上介士爲介也對曰寡君聞楚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惠大命隕隊爲不道薦伐吳國（薦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備副使也）使以告曰（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柩造於朝介將命疏云賓請問之後賓死柩造朝以下入境賓柩不得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境內依禮唯可以尸入境賓柩造朝以下將事也）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此禮與聘禮無一不合想見續傳者學問之純叔來由）廩然傾動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按聘禮注卿爲使者大夫爲上介士爲介也）對曰寡君聞楚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惠大命隕隊爲不道薦伐吳國（薦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備副使也）使以告曰（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柩造於朝介將命疏云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死

儀禮義疏云據注疏實未至朝而死不必以柩造朝貢子及良而卒未入國門原無造朝之禮吳人酬之豆歸其入國而葬尹蓋之對亦祇欲其入國而殯於館與按此說極精吳命無以尸造門則不許其入國門明甚葬尹云奉尸將命謂奉尸於賓館而介代之傳命猶之尸傳命也若棄尸於國門之外是有介之傳命而尸之意不得伸杜氏以禮無明文故引以柩造朝之禮爲證非正解傳文也

秋齊陳瓘陳恒之呪子呸如楚過衛仲由路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由仲由孔子故爲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子也終及齊卒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成卑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周公之孫也多娛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謂魯有危亡之禍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矣傳言仲尼之徒陳成子館客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禘媚奴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二邑便貴其衆難而取成用烘托法而意旨已明病者合兩實之言此心懸不去也取謙及閘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齊邑子路仕衛故過而爲魯言之兩不可知見汝雖弒君成敗難預卜保無討賊之師起於隣封何必取惡於魯不提出成而欲其歸成已在個中矣子貢乘其如事衛君一言便從衛說入言齊於衛甚厚而與以三邑何乃乘魯之難而取其二邑乎齊能待魯如衛則必以所取之邑歸之矣豈二邑早已歸魯所未歸者成耳絕不提出令其自會子路是明說受成子貢是暗映受成恒爲弒君之賊而又受人之叛邑故病之而卒歸成衛孔圉子取大子蒯聵之姊伯姬生悝悝反孔氏之豎渾良夫與犬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圉圉魯二人良夫大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姬伯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爲婿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婚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介被甲輿秘以盟迫孔悝于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至多帶夜反名獲夫駕乘車欲賜不行儐食炙獲爲君駕車且寒飲食奉衛侯輒來奔季于將入過于烝大子路爲孔氏邑宰子路方爲孔氏宰子路死莊之立且欲於君而後隨之舜也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齊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至門取謙及閘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齊邑子路仕衛故過而爲魯言之兩不可知見汝雖弒君成敗難預卜保無討賊之師起於隣封何必取惡於魯不提出成而欲其歸成已在個中矣子貢乘其如事衛君一言便從衛說入言齊於衛甚厚而與以三邑何乃乘魯之難而取其二邑乎齊能待魯如衛則必以所取之邑歸之矣豈二邑早已歸魯所未歸者成耳絕不提出令其自會子路是明說受成子貢是暗映受成恒爲弒君之賊而又受人之叛邑故病之而卒歸成衛孔圉子取大子蒯聵之姊伯姬生悝悝反孔氏之豎渾良夫與犬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圉圉魯二人良夫大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姬伯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爲婿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婚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介被甲輿秘以盟迫孔悝于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至多帶夜反名獲夫駕乘車欲賜不行儐食炙獲爲君駕車且寒飲食奉衛侯輒來奔季于將入過于烝大子路爲孔氏邑宰子路死莊之立且欲於君而後隨之舜也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齊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至門取謙及閘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

命云兩語兩答君臣之義朋友之情俱見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　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子祿氏祿　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衛大門焉守門言輒已出輒復入　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　曰犬子鵲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為難攻太子　且曰犬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二子劓瞷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冠不使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　莊公　莊公害故政　輒之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　成氏弃起　瞞成傳也　瞞成傳孫　子羔遂逃　子羔出衛門　子路入衛門　子羔曰門已閉矣　子路曰門雖閉　子羔曰　子羔曰　子羔曰

法朱子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按尼父猶稱仲尼爲仲父卑之之辭○哀求哲反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志愆志昏亂之謂也不沒子魯之謂耳隱隱與公言相對然亦私論之非面誄公也

失所爲愆志昏亂者必失其所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諸侯之名君而失之

春秋爲生聖人此正東周復興之會何至於賊亂日甚以聖人之不用也然聖人一息尚存其仔肩天下之任不少懈而文武成康之治猶未可云忽焉沒也至孔子卒斯已矣傳默出生不能用四字以見春秋所由作而哀公之戮戮在疚也公羊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謂生於是年冬十月庚子已自不合至哀公十六年卒是七十四歲杜氏從史記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季哀公十六年卒爲七十三歲王氏紀聞不能辨也閻百詩曰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從公穀其辭雖辨實不過歷法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近黃太冲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月二十七日與羅泌路史胎合予亦推以歷數爲定論

六月衛侯欬孔悝、悝、於平陽按今直隸滑縣東南有平陽城重訓之大夫皆有孫焉納財也酬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懼負孔伯姬于平陽而行俱去其母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于西圃祏宗廟主石函說文無主者鑿廟壁爲室藏於石函故曰祏按大夫廟祀以石藏主有廟則有主豈有士大夫許其立廟而不許其立主乎若儀禮士大夫之祭尸不言主則儀禮也何從見其有主而斷士大夫無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主有廟而不許其立主乎若儀禮初未嘗有侯王之祭祀言尸不言主則儀禮也何從見其有主而斷士大夫無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主有廟而不許其立主乎若儀禮初未嘗有侯王之祭祀言尸不言主則儀禮也何從見其有主而斷士大夫無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主有廟而不許其立主乎若儀禮初未嘗有侯王之祭祀言尸不言主則儀禮也何從見其有主而斷士大夫無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主有廟而不許其立主乎若儀禮初未嘗有侯王之祭祀言尸不言主則儀禮也何從見其有主而斷士大夫無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主有廟而不許其立主乎若儀禮初未嘗有侯王之祭祀言尸不言主則儀禮也何從見其有主而斷士大夫無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主有廟而不許其立主乎若儀禮初未嘗有侯王之祭祀言尸不言主則儀禮也何從見其有主而斷士大夫無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主有廟而不許其立主乎若儀禮初未嘗有侯王之祭祀言尸不言主則儀禮也何從見其有主而斷士大夫無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主有廟而不許其立主乎若儀禮初未嘗有侯王之祭祀言尸不言主則儀禮也何從見其有主而斷士大夫



之舅主乎至鄭氏束帛依神結茅爲蕝之說實爲誕妄孔氏反以孔悝有主爲僭皆謬也近儒汪堯峰萬充宗徐位山升爲詩追之遇臧之期子木暴虐子其殺吾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卽建請行而圳焉請行鄭

分兩截皆何忠弗從以上敘白公作亂以下敘葉公定亂欽名

伯姬母子作此等事而欲久享乎此又爲良夫映照

孔悝母子慕地被遣眞不解其何以許爲謂子伯季子爲不仁人是君是臣皆可以此蔽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卽建請行而圳焉請行鄭

之期子木暴虐子其殺吾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卽建請行而圳焉請行鄭

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幸義之爲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之所許必踐行之不渝道也好復言之所許必踐行之不渝道也

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仇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必悔之弗從名之使處吳竟爲白公邑也楚請伐鄭子西曰

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

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

遠矣子西比子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

也曰欲以說閭不告女庸爲眞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告子

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爲楚國第一大夫我死
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言我必報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
卿士子西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
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承之以劒不動
挾劒指其喉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
之吳人伐慎縣（按今江南潁上縣西北有慎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擊吳
所得鉤杖兵器皆備而徼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
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憖於子期曰昔者吾以
力事君不可以弗終袂掩面大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
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
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
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宮說石乞謀不過五百人尚不能
殺他把做等閑看了葉公在蔡聞變速州來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
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險徼幸其求無饜偏重必離
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摩敗須其斃而討之闔其殺齊管修（楚賢大夫齊管仲之後）
也而後入知其可討（平王子啓）白公欲以子閭（平王子啓）爲王子閭
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
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
有死不能從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爲
尹）圉公陽（楚大夫）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王博女）之宮棄公亦

或謂葉公曰子勉之難則是而於君父之難遷不速求免不如乃父閭入殺白公內安定國家上扶君國重也（按君國思報）

此奇士不從亦無害不求媚白公知人之過子西之閒

王云只就勝與免胄極力形容而破勝已嫩然何容爲其如何賊勝也此左氏賦經一二小事以見全局之家法也然氣韻終遜正傳之不如

周云乞至死不言白公人多奇之不知文者自知之

## 卷四十九　哀公十六

至不報須史正葉公之謀報也必得優爲嘗試

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盜賊之矣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
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日月以幾君
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奪心猶
將雄君以徇于國也旌表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
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敵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子
高曰微二子于西子期者楚不國矣相來之敗葉德從賊其可
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微匿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
而長者白公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
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勝弟奔須黃氏吳地

按沿章句標識求通屈

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

子西之子

尹子國也

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于葉傳終言之

此篇叙白公勝亂楚出色寫一葉公始燭亂於未至終
定亂於已然亂平讓功弗有包羞之後又見此人若夫
災及其身及其兄弟其君宮而逃其民洶洶求脫陷
阱皆子西致之也勝之父讎與子胥不同員父無罪勝
父有罪不得言報史遷附於子胥傳後正以得失相形
也子西不從葉公者不特以孺子可制也子西之病把
令尹司馬看作如天之福已之於勝看作如天之恩斷
無以殺相報豈知勝扼定一讎字讎則何有於令尹司
馬而區區之恩何足以解父死之讎乎以袂掩面死者

哀公四

傳　哀十七年衛侯爲虎幄于藉圃（杜解于藉田之圃新城縣西有藉田也虎獸名）成求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衛大夫）良夫乘衰（衰喪服）何（一報）牡（車一報）而歸（衛侯）疾（大良夫）大（大夫）子（衛侯）驅兵（急）入而胡不胄（胡胄相反）聞其殺賢人又殺子（衛侯）驅兵急入而胡不胄胡胄兩告見人心儳渴之望見白公肆虐之毒見勝乞無助而宜僚之勇皆修之賢皆不爲用見通國皆知爲盜賊而簡子可以一言旋師國人可以一時並集此全篇關鍵也大難既平葉公身兼二事幾以爲定亂之功宜享令尹司馬之利而還之子西子期之子趙然自老於葉東坡謂其仁知兩全不誣也夫乃知令尹司馬不可以餌克人又豈足以拘賢士哉篇中出色寫葉公正節節





（求酒不得借子頗有氣節而遂爲所陷盧卜人中其所忌也汪云衛士行踪可投人君過後人此尤當先）

（馮云意在得罪太子銷會慈良夫所謂無事傳神二字傳神）

爲子西反照也

衛侯占夢（以能占夢）見（賢）人比（求酒于犬叔僖子犬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及占卜乃）逐犬叔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國之寶器）而不得其器（輒皆器）若之何（將密謀）良夫代執火者而言（以所告）將去（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名之而擇材焉可也（名輒若不材）豎（太）告大子（大）子疾（與亡）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名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其身固得其器）必立（盟）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一月誓三軍刀也三軍而虛言以盟之故以其無罪）殺之公曰諾（許）哉（有罪）

讀左補義卷四十九終

（馮云請誅良夫師敗良夫得脫笑大子示使人咋舌）

（悝母子逐則良夫危即長法不免況騎縱乎）

哀公四

傳　哀十七年衛侯爲虎幄于藉圃（杜解于藉田之圃新城縣西有藉田也虎獸名）成求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衛大夫）良夫乘衰何（一報）牡（車一報）而歸（衛侯）疾（大良夫）大（大夫）子（衛侯）驅兵（急）入而胡不胄（胡胄相反）聞其殺賢人又殺子（衛侯）驅兵急入而胡不胄胡胄兩告見人心儳渴之望見白公肆虐之毒見勝乞無助而宜僚之勇皆修之賢皆不爲用見通國皆知爲盜賊而簡子可以一言旋師國人可以一時並集此全篇關鍵也大難既平葉公身兼二事幾以爲定亂之功宜享令尹司馬之利而還之子西子期之子趙然自老於葉東坡謂其仁知兩全不誣也夫乃知令尹司馬不可以餌克人又豈足以拘賢士哉篇中出色寫葉公正節節

（求酒不得借子頗有氣節而遂爲所陷盧卜人中其所忌也汪云衛士行踪可投人君過後人此尤當先）

（馮云意在得罪太子銷會慈良夫所謂無事傳神二字傳神）

爲子西反照也

衛侯占夢（以能占夢）見（賢）人比（求酒于犬叔僖子犬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及占卜乃）逐犬叔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國之寶器）而不得其器（輒皆器）若之何（將密謀）良夫代執火者而言（以所告）將去（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名之而擇材焉可也（名輒若不材）豎（太）告大子（大）子疾（與亡）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名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其身固得其器）必立（盟）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一月誓三軍刀也三軍而虛言以盟之故以其無罪）殺之公曰諾（許）哉（有罪）

讀左補義卷四十九終

（馮云請誅良夫師敗良夫得脫笑大子示使人咋舌）

（悝母子逐則良夫危即長法不免況騎縱乎）

哀公四

傳　哀十七年衛侯爲虎幄于藉圃（杜解于藉田之圃新城縣西有藉田也虎獸名）成求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衛大夫）良夫乘衰何（一報）牡（車一報）而歸（衛侯）疾（大良夫）大（大夫）子（衛侯）驅兵（急）入而胡不胄（胡胄相反）聞其殺賢人又殺子（衛侯）驅兵急入而胡不胄胡胄兩告見人心儳渴之望見白公肆虐之毒見勝乞無助而宜僚之勇皆修之賢皆不爲用見通國皆知爲盜賊而簡子可以一言旋師國人可以一時並集此全篇關鍵也大難既平葉公身兼二事幾以爲定亂之功宜享令尹司馬之利而還之子西子期之子趙然自老於葉東坡謂其仁知兩全不誣也夫乃知令尹司馬不可以餌克人又豈足以拘賢士哉篇中出色寫葉公正節節



（馮云請誅良夫師敗良夫得脫笑大子示使人咋舌）

（悝母子逐則良夫危即長法不免況騎縱乎）



哀公四

傳　哀十七年衛侯爲虎幄于藉圃（杜解于藉田之圃新城縣西有藉田也虎獸名）成求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衛大夫）良夫乘衰何（一報）牡（車一報）而歸（衛侯）疾（大良夫）大（大夫）子（衛侯）驅兵（急）入而胡不胄（胡胄相反）聞其殺賢人又殺子（衛侯）驅兵急入而胡不胄胡胄兩告見人心儳渴之望見白公肆虐之毒見勝乞無助而宜僚之勇皆修之賢皆不爲用見通國皆知爲盜賊而簡子可以一言旋師國人可以一時並集此全篇關鍵也大難既平葉公身兼二事幾以爲定亂之功宜享令尹司馬之利而還之子西子期之子趙然自老於葉東坡謂其仁知兩全不誣也夫乃知令尹司馬不可以餌克人又豈足以拘賢士哉篇中出色寫葉公正節節

孚孫

狩接也然則亦吳自治耳。勾踐何能爲耶。說本呂氏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恐晉君謂志父致使不來衛侯懼以難大子又使椋之椋訴父欲速得其椋也椋巾角反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之子陳瓘陳璠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脫胥而見之脫木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瓘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豈敢廢命敵晉子又何辱命焉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積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師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



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官。率所帥反下同子穀曰觀丁父。都若音。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蓼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疑也。本令尹有慊於人作愜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於昆吾氏之虛按即古帝丘今直隸開州西南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緜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滅大之功若瓜之初生漸使衛侯得同羣兒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爲三舉發士故自謂無辜。公親盥之胥彌赦衛史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以實對懼難而逃也。不敢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竄尾。竄赤也魚勞則尾赤。衛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羊勞苦之狀劉炫以裔焉大國爲句裔邊也按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亡。衛侯將若此魚疏云方閽門塞竇乃自後

踰此皆解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惡乱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辭副貳也般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邑按今山東曹縣西南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河南故有戎邑翦之壞其邑公使阮久不反公欲逐石圃衛卿石恩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閉門而請弗許踰子北方而隊折股乃自後踰我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疾弟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戎人妃之初公自城土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莊公寵夫人髽而弔大計反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巳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秋當晉石圃弑君立般師而還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子執般師以歸含諸潞資邑

執欲衛為已助也故納副貳及即位而無事不負心何暇計及於執先寫一夢一卜剿貳早已魄戰而晉師入邾正其結局之時簡子忽思叔向但使出君則幸免矣即諸父召兵之疾亦幸免矣及般師避位莊公復辟於是修好鄰封自守其國安然君衛可也乃逐石圃而難作公與大子踰垣而走此時或如昭王之入隨可以再造即如昭公之入陽州亦脫陷危何以昔鄙於戎州今入於戎州也折股之下已舍入於戎州二層至州人見攻太子竟死戎州之危方不可解髡髮之恐適與之值豈不孝不慈鬼謫人怨一時並至覺被髮而叶為有聲有勢結言齊人伐衛正與晉伯相應晉為莊仇圃為始禍之人而齊與莊暱師在既死之後之路誠千古之炯鑒也

公會齊侯簡公弟平公欽盟于蒙按今山東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商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即盟者季孫斯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鄫衍在十二年發陽之役衛石魋鄫地在十二年發陽武伯子姑曹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鄫地在十二年發陽武伯曰然則能武伯也鄫衍則大國執牛耳發陽則小國執牛耳故武伯自以為可執非天子寡君不可謂之無志乃受齊時執者無常故武伯名

晉侯使韓穿來聘公享之賦黍苗之四章穿不知賦子家子曰昔吾主范宣子賦我棠棣之五章吾以為兄弟也故賦常棣以對曰何不敢知詩子之謂乎詩以物齊邱云武伯初欲殺其君臨矣而不知賦何以得此哨



侯之藉茵而以拜答之必無此禮無怪貽顧盟之辱也

宋皇瑗名師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鄫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于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皇子仲將以杷似妻子仲之子非我為子麋子為適麋曰必立伯非我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老不能為亂公執之麋皇瑗奔晉召之名令

甲子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

可謂得吉兆如其志故命之右司馬以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圉）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圉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知悔之發於尹吳由于以背受戈而（圉）為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圉）尹圉執燒象奔吳帥楚（圉）由于遷固敗巴師于鄧故封子圉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圉）知用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比命于元龜（龜）兆書也官占卜（圉）是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圉）龜也誠云夏書大禹謨蔡（圉）蓍也誠云夏書大禹謨蔡（圉）龜所以決嫌疑定猶豫故（圉）蓍所以極數知來故（圉）龜以象告蓍以數占（圉）蓍龜不違聖人所以（圉）神明其德夫（圉）故（圉）龜筮共之（圉）龜筮共之謂乎志曰（圉）聖人不煩卜（圉）筮為令尹帥師其職（圉）而楚人猶以卜帥請於君請承復（圉）哉央於若想見大權（圉）獨攬不以太阿假人故晉亡於三（圉）卿齊襲於田氏而楚則世守宗祧其所由來者漸矣（圉）

夏衛石圉逐其君起悼（圉）公孫寬追越師至冥（圉）夷越三族（圉）及楚師盟于敖（圉）終教東夷也（圉）

冬叔青（圉）如京師（圉）敬王崩故也（圉）古敬王能終其世終莫（圉）如京師敬王崩故也（圉）古敬王能終其世終莫（圉）不及乃遷○秋楚沈諸梁伐東（圉）夷也（圉）不及乃遷○秋楚沈諸梁伐東（圉）夷越之東三（圉）種教東夷也（圉）

（圉）乙丑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謀吳也（圉）杜解誤吳（圉）為僚不為僚夏楚公子（圉）囷而復石圉與太叔遺（圉）所逐（圉）輒入而逐石圉仍能討賊啓守之可長有衛（圉）

（圉）丙寅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於廩丘（圉）為鄆故謀伐晉（圉）狂（圉）經十五年晉伐鄆鄆人辭諸侯秋師還（圉）年晉定公卒于出公鑿（圉）為鄆謀伐晉鄆人何以辭諸侯當時猶畏伐盟主也（圉）

（圉）此為范趙起本篇伏案（圉）映照

（圉）注云伍胥且死忌何能為然忌亦子胥（圉）亞也

（圉）此時晉已分而知伯為使安能攻（圉）吳云非所及實有一段事（圉）勝不能滅城（圉）狀

（圉）吳王絕無請（圉）救之言已誤（圉）北方有不能（圉）事上國得極（圉）吳邪志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慶忌居于艾（圉）吳邑今江西寧州西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圉）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可哀也（圉）

伍員既卒夫差久無逆耳之言得一慶忌豈非朝陽鳴（圉）鳳不忠者莫過於宰嚭殺之嚭殺之也（圉）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圉）無恤子降於喪食（圉）時有父簡子之喪移（圉）飲食又降於居喪（圉）趙隆家臣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圉）又降之無乃有故（圉）乎趙孟曰貴池之役先主簡（圉）子與吳王有質（圉）字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圉）質黃池在十三年（圉）越救吳非吾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圉）盟（圉）如（圉）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若使吳王知（圉）欲廢舊業而敵之（圉）敵



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圉）恐君之志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圉）恥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也（圉）展陳黃池之役君（圉）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雖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圉）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圉）簞小（圉）趙孟問焉（圉）曰何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圉）得矣王曰溺（圉）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笑（圉）趙孟也（圉）曰何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圉）得矣王曰溺（圉）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笑（圉）狀非謂溺死而史黡何以得為君子（圉）而反笑拔人當將（圉）此也（圉）林解黡即（圉）晉太史蔡墨（圉）對曰黡也進不見惡（圉）晉時行（圉）王曰宜哉林解宜其（圉）為君子也（圉）史黡云不及（圉）退無謗言（圉）則止（圉）

此以楚孟爲主或曰爲吳亡張本夫差何事不可亡何待此篇之辭費哉時三年之喪不行而襄子飲食從喪制同盟被圍愧不能救降於踐奴背尚時之所謂有禮也其曰請昔之者不過使吳王知之原非欲爲吳設一辭也降云非所能及已當面道明夫差饋遺楚孟信口直出不必落得從容可不必落得從容字劃開可見到底嗫嚅强黃池氣燄猶存故必作楚囚對泣而後有裨於國事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莊醜越既勝吳欲歸中國始遣使通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鄭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

不見答顧齊地按今山東范縣東南有顧城

我高踦皇緩也高踦皆齊權首故使我高踦來爲此盟。覽古孝友唯其儒書以爲二國耳不皆答稽首。合齊鄭遣也言魯據周禮二國相朝鄭伯先期至也齊閻邱息明後日君辱堺玉趾以在寡君之重耳將傳遽以告寡君。按息謂君至齊太早將傳遽告齊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勤齊地按言君來是違比君復歸道無乃過勞。常除而以待君歸也辭曰敢勤僕人。齊僕爲魯館

晉三卿魯三家。凡與國之有禮於其君者。百計撓之而。齊陳氏則不然。歷試三君。郤於小節。虛博得君之名。故齊至平公已幾擅無氣而貴魯權。首幾於用兵。若必不



書使人無禮於其君者。厚施以結於民小忠以事其主。眞亂賊之尤也。春秋之終不特爲周之事人不肯爲即尊周之言人亦不樂聞也此一變而戰國乎。

傳戊辰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爲吳所囚十年奔齊越歸邾隱。儼然嗣者舉動。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越地接今浙江山一名翁州即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吳語大宰嚭戒使人告則已若其有知吾乃縱。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何面目以見員也。越人以歸墨子胥之言也

越伐吳未敢遽滅吳也使黃池會後夫差頓兵。頓猶委頓敝極之貌忠誅佞與民更始。則七八年間猶足自固慶忌驟請。轉



書使人無禮於其君者。厚施以結於民小忠以事其主。眞亂賊之尤也。春秋之終不特爲周之事人不肯爲即尊周之言人亦不樂聞也此一變而戰國乎。

傳戊辰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爲吳所囚十年奔齊越歸邾隱。儼然嗣者舉動。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越地接今浙江山一名翁州即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吳語大宰嚭戒使人告則已若其有知吾乃縱。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何面目以見員也。越人以歸墨子胥之言也

越伐吳未敢遽滅吳也使黃池會後夫差頓兵。頓猶委頓敝極之貌忠誅佞與民更始。則七八年間猶足自固慶忌驟請。轉



繼鴟夷姑蔑鼪樂依然荒縱。猶以爲天亡之非由已之無道。何之死不悟哉。楚之殘滅小國雖桓文不足以制之自晉悼逼吳師入郢以快天下之心小國亦頓以爲蔽蓋太伯之後猶知周室雖不能去其淫名而撫之功正不可沒乃晉通吳以敝楚而楚即邀越以敝吳。吳越爲楚用亦周之蟊賊也忘其存國之恩但藏怒吳之計。趙承數十年一旦滅之其禍烈於魯衛而其罪大於燬之滅邢。孟子取其事。吳不取其治。吳也。厥後句踐卒至無疆而卒爲楚滅。助楚之效如是哉。

傳己巳三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　李廉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

為康子使可謂大才小用

之事使肥康子與有職焉。越是以不得助執綿使事也。從與也。人曰以肥之得備弼違耳。曰。以肥之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進諸夫人之宰。其可以多矣。又焉能進是懲言也。懲過也。嘯云懲言役將班矣晉師乃還。既臧石生曰。大史所謂大臣在軍。率禮不度。不如行。度敢展謝之。展謝之。展謝之。相解。終臧氏有後於魯。故以女仲宣有功於晉。以繼先德。受大國之餽。太史辰謝。庶幾不愧名家子弟也。中捕兼章一段。見晉君臣政暴。數起無名之師。覇業已銷。國將為人有。欲如臧石繼承二熟。不可得也。知氏之強。數克敵有功。動稱天子寡君。皆為三卿所忌。此又為三家滅知之由。

郈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於子頜之言。而立公子何亦無道。

公子荊。哀公之母弟。將以為夫人。使宗人筮。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以來。此公名。娶于薛。孝公稱。孝公惠公。惠公弗皇。娶於商。宋也。商宋曰。桓以下娶於齊。娶故齊。此禮也。則有若此。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呂東萊曰。仲子是妾。以為夫人。矣成風是妾。尊為夫人。矣當時宗人。初不肯讀。夏父弗忌為宗伯。且驟臣於君。仲以楚師伐齊。使來乞師。曰。晉欲以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淡。

也孔子自衛反魯一振禮樂雖陵有司亦能如此使宗人獻禮而曰舞之已有下一段意待其詰責然後追述祖宗以來僭此節次也此終言前此無此節次也

閒月公如越得大子禚邾婁公孫有山氏交于越王大子期婁公而多與之地

季孫納賂以制其君意如而後逐爲家法宰嚭尚在史記云越王殺之謬也

傳未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鞅也靈臺於藉圖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鼓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鼓師文是衣公怒劍也將殺之鼓嗢吐也是以不敢不敢解帨公愈怒大夫解之不可共辟湖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戕其手曰必斷而足於形按戕其手謂屈肘而指作鬬形以置之恐死以得亡爲幸公之入也奪南氏子南之子邑而鬻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公孫彌牟之車於池其車於池水中初公文之車於池公有命使人投子飲公酒納夏戍之女孌以爲夫人其弟期爲公子大叔疾之從孫公以爲司徒夫人龐妻期得男也姊妹之孫爲從子與孫同列少商子公以爲司徒夫人龐妻期得男如姊妹而不惟以適可得而期也優狡也盟弊彌衛大夫使俳優之狡叱噬也而罪不使三匠久役與參彌盟者以作者以下敘作役出君之命

閒錢

汪云一波三折乃史筆相陳

結語怨恫驚覺人實私經何不當日以魅乃父心

寇亥衛政司徒期聖得因三匠久役與參彌盟者以作者一振禮樂雖陵有司亦能如此使宗人獻禮而曰舞之已有下一段意待其詰責然後追述祖宗以來僭此節次也此終言前此無此節次也使不可踰也此漢唐妃妾爲后諸諫閒月公如越得大子禚邾婁公孫有山氏交于越王大子期婁公而多與之地季孫納賂以制其君意如而後逐爲家法宰嚭尚在史記云越王殺之謬也

傳未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鞅也靈臺於藉圖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鼓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鼓師文是衣公怒劍也將殺之鼓嗢吐也是以不敢不敢解帨公愈怒大夫解之不可共辟湖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戕其手曰必斷而足於形按戕其手謂屈肘而指作鬬形以置之恐死以得亡爲幸公之入也奪南氏子南之子邑而鬻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公孫彌牟之車於池其車於池水中初公文之車於池公有命使人投子飲公酒納夏戍之女孌以爲夫人其弟期爲公子大叔疾之從孫公以爲司徒夫人龐妻期得男也姊妹之孫爲從子與孫同列少商子公以爲司徒夫人龐妻期得男如姊妹而不惟以適可得而期也優狡也盟弊彌衛大夫使俳優之狡叱噬也而罪不使三匠久役與參彌盟者以作者以下敘作役出君之命

閒錢

汪云一波三折乃史筆相陳

結語怨恫驚覺人實私經何不當日以魅乃父心

寇亥衛政司徒期聖得因三匠久役與參彌盟者以作者一振禮樂雖陵有司亦能如此使宗人獻禮而曰舞之已有下一段意待其詰責然後追述祖宗以來僭此節次也此終言前此無此節次也使不可踰也此漢唐妃妾爲后諸諫閒月公如越得大子禚邾婁公孫有山氏交于越王大子期婁公而多與之地季孫納賂以制其君意如而後逐爲家法宰嚭尚在史記云越王殺之謬也

傳未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鞅也靈臺於藉圖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鼓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鼓師文是衣公怒劍也將殺之鼓嗢吐也是以不敢不敢解帨公愈怒大夫解之不可共辟湖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戕其手曰必斷而足於形按戕其手謂屈肘而指作鬬形以置之恐死以得亡爲幸公之入也奪南氏子南之子邑而鬻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公孫彌牟之車於池其車於池水中初公文之車於池公有命使人投子飲公酒納夏戍之女孌以爲夫人其弟期爲公子大叔疾之從孫公以爲司徒夫人龐妻期得男也姊妹之孫爲從子與孫同列少商子公以爲司徒夫人龐妻期得男如姊妹而不惟以適可得而期也優狡也盟弊彌衛大夫使俳優之狡叱噬也而罪不使三匠久役與參彌盟者以作者以下敘作役出君之命

閒錢

汪云一波三折乃史筆相陳

結語怨恫驚覺人實私經何不當日以魅乃父心

寇亥衛政司徒期聖得因三匠久役與參彌盟者以作者一振禮樂雖陵有司亦能如此使宗人獻禮而曰舞之已有下一段意待其詰責然後追述祖宗以來僭此節次也此終言前此無此節次也使不可踰也此漢唐妃妾爲后諸諫閒月公如越得大子禚邾婁公孫有山氏交于越王大子期婁公而多與之地季孫納賂以制其君意如而後逐爲家法宰嚭尚在史記云越王殺之謬也

傳未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鞅也靈臺於藉圖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鼓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鼓師文是衣公怒劍也將殺之鼓嗢吐也是以不敢不敢解帨公愈怒大夫解之不可共辟湖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戕其手曰必斷而足於形按戕其手謂屈肘而指作鬬形以置之恐死以得亡爲幸公之入也奪南氏子南之子邑而鬻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公孫彌牟之車於池其車於池水中初公文之車於池公有命使人投子飲公酒納夏戍之女孌以爲夫人其弟期爲公子大叔疾之從孫公以爲司徒夫人龐妻期得男也姊妹之孫爲從子與孫同列少商子公以爲司徒夫人龐妻期得男如姊妹而不惟以適可得而期也優狡也盟弊彌衛大夫使俳優之狡叱噬也而罪不使三匠久役與參彌盟者以作者以下敘作役出君之命

閒錢

汪云一波三折乃史筆相陳

結語怨恫驚覺人實私經何不當日以魅乃父心

匠無限跋皇而歸併於拳彌一人談笑出之蓋拳彌在六人之中偏最身大合之衆易於撲滅得一健兒鏖敵各鳥獸散故先止子士之輿因誘公之出商確所出之地步步相引使讀者且笑且憐至戴寶而歸瓠方悟爲盜所賣前此皆倚盜爲腹心也結段爲如越請師張本而專利而妄四字正爲衛君寫照也

六月公至自越前年有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魯南鄙也郭重僕爲公見三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見二子來也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壽酒上壽郭重曰何肥也其貌季孫曰請飲就也飲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盡隨君遠邇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公爲二十七年

季孫之言極恭謹無所爲惡言也而公借重以刺季孫何補圖事蓋欲去三家不能自強而仰面於越豈知越人已受肥賂哉

傳 甲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婼武叔子文子帥師會越皋如后庸皆魯大夫來奔茂子路納衛侯也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慢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衛師侵外州大城納衛侯也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慢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衛師侵外州大城納衛侯也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慢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衛師侵外州大



小人挑要周云季孫言雖衆頓都因此物不逐得之適遂故公

為小人所其言盧飾無實意如此而自食之

於庚於民

越納勿出衆怨門大開未見逆爲之人而一望飛云瞞眼如好挑敵不衆而據矣

曰予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賄幸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而設守備欲以忍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望公師厥也申公子期也甲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訟不敢入衛人申開守城鉏以兵侵衛偏人申開守越人所畏母者申之則公曰子旅居城鉏矣公曰期則爲此司徒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哉夫人期姊也怨期而不得如故物宜女介甘苦爲陳公攻而奪之帑期告王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怨殺期之甥之爲犬子者念期而及其姊爲夫人之子遂卒於越終言之也終越夷言死於夷

越率三國之師納輒勢如破竹無忠佞賊之不誅而衛之不定也公文要請少待必毒於民蓋大勝時恣意殺掠掘墓焚屍使衆怨同讎人人切齒尚將奉以爲君乎私於皋如子以重賂大開重門若迎其來而實懈之使不敢進蓋皋如之師自門而反不能與祝人敵也於是君臣迎之不入在皋如可以復命而之不肯而爲戰國不可得也公乃因期而虐已夫人因夫人而殺已之子愈前愈謬客死於越實自取之何待越言之誠乎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之子得啓弟育諸公孫之子得啓弟育諸公

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非我
從昆弟爲司徒靈不綏子靈圉之傑爲左師樂祝樂祝之子爲司城樂
朱鉏樂祝之子爲大司寇大卿三族皇氏降聽政降和也因大尹
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大卿大尹常不告君也而以其欲
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
其罪重而無其能無敗乎以爲其必敗也冬十月公游於
空澤宋邑接今商虞城縣東辛巳卒於連中館名名勝志在空桐地名
商虞城縣東辛巳卒於連中館名名勝志在空桐地名
興空澤之士千甲甲上千人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
殺公虞城縣有空桐亭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名六子曰閭下有師
請六子書盡討六子至以甲刼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君
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宋喪
於大宮三日而役國人知之司城彘使宣言於國曰大尹
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
大尹之罪也言大尹得
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爲鳥而集於其上咮又反加於南門尾
加於桐門曰余喜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但以君
命盟六卿無乃逐我乎使祝盟之祝襄名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澤樂門
大尹不盟也名將盟之祝襄名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澤樂門
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我和睦何不逐大尹皆
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
死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猶曰戴氏與皇氏將不利公
室與我者無愛不富衆曰無別君其改治戴氏皇氏欲伐

公啜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在其中
人施于大尹大尹施辈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
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此序樂祝定亂之功也大尹之罪也以上是大尹立啓
以下是六卿立得然叙事先云得與啓則得長當立矣
六卿共政而司城爲主傳以欲去大尹另提蓋早以劒
好自在而大尹得君且有能才故右師以爲姑雖之豈
意君忽參虎秘長不發公然立少司城乘國疑之疑之
除宣言於國歷數大尹罪狀使人人知亂臣賊子法在
必討而後義旗一舉還國得庶此司城最得力處下
藏以得夢提起一以見天之所與人不能廢一以見得

欲自立與六卿謀衆曰與之其是從司城宜言於國衆曰
無別是從上文國人惡之來謀大尹之徇托爲啓命而
國人惡其向婿君命也施於大尹已逐大尹出之矣一
結儼然六卿三族降以聽政之舊未至戰國猶能以兵
力自强至王偃而後滅此曰司城靖亂之功其可沒乎

一部左傳於崇始終六卿並叙雖有功有罪而六卿
司職公室猶尊不比齊晉之知有臣而君如寄生也

衛出公自城組使以弓問子贛月日吾其入乎子贛揖而
對曰昔成公孫于陳僖二十八年衛
成公奔楚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十八年僖二
逐衛侯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十八年在僖二十
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元年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二十

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而不朝之。不又孫矣。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出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謂

前篇已結出公事此復補叙見山公之不復國由於失人心雖有強國之納。無益也此時公將如越乞師而子貢料其必無入理非賢者之先覺乎

傳二十七年齊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

注趙欲使魯絕邾田封于駘上。駘他來反。

二月盟于平陽。

疏杖今山東新泰縣西平陽也三恥從僖言盟后庸也康子病之

子皆從季康子。孫武伯皆從公。盟后庸也康子病之

及子賴。

注賴恩子。

子曰若在此吾不及。

注不及與武伯盟。

武伯曰然何不召。

注不召者公與越臣盟而又失邾田也語及子貢季孫謂子貢曰他日請念。

注言季孫不能用子貢之言。

疏病之者公與越臣盟而又失邾田也語及子貢季孫謂

固將召之。說牛句。猶云固將召之而不能也仲尼既召而仲尼之徒。皆有聖人之一體。子貢得聞性道。如用於魯志聖人之道。聖門諸賢。孜孜遑遑。則衰魯可振而東周未嘗不可爲用子貢之用仲尼也。乃康子有臨事之思。武伯叔孫交相贊助而終不能用此聖道之所以終窮而衰周舅魯殆將卷而就盡也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禮不備也。言公之多用正過自貶屈已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

疏詩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使胡三日以禮之。故乘車兩馬。聚五邑爲乘車兩馬大夫加以五邑。

2062275
S
Z121·5
15
21101000484622



大奸似忠聲口如畫又於荀瑤語中提出陳之不祀見有娠之後將育於姜隱然與鮑氏一卜遷遷相應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以逐三桓亦慮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陰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可得而死否對曰臣無由知之三閒不對何為終言此昭公所不得之季氏而哀公欲用之三家乎昭公之去之非哀公欲逐乎三家之意也

三閒不對何為終言此昭公所不得之季氏而哀公欲用之三家乎昭公之去之非哀公欲逐乎三家之意也

三閒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孫有陘氏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山氏舍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宇立是為悼公據傳哀公不得復歸焉馬遷妄爾

自僖公郎位三桓鼎立權歸季孫脅制其君馴致逐昭公而莫之問至此則三桓惡貫滿盈之日將脅而就滅之時也適鄆妻公孫有山氏之謀公孫有山氏當私告於季季固德之不欲討也而國人乃施有山迎寧立之想見魯秉周禮人心猶古故季不敢篡也亦見國人不從季氏今能討有山者安知後之不能討季氏也迫三晉分而三桓無聞其或魯君與國人誅之乎此於韓趙魏滅知之上特著是篇以為三桓之結局方知季氏亡則魯不昌術士之言豈盡驗哉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狂虐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卅五年卒悼公立

至鄭駟弘曰知伯傲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南里在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鄭甥鮑宵士大夫結賂之以知政欲使反間其口而

死將門鄭門也知伯謂趙孟入之為卿為後以一名之事仑不理對曰主在此請知伯也不自人知伯自而無勇何以為子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對曰言訥且無勇何以立為子絕疏言訥之對曰以能忍恥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恭也著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鄭甥鮑宵士大夫結賂之以知政欲使反間其口而

傳於晉綽極其張皇雖先詐力而後仁義然尊周室而庇小國故猶有取焉也至晉侯失覇政歸六卿自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矜勅歌而范中行氏絕籍於晉矣自哀二年鐵之戰趙氏之臣傅傒曰猶有知在則趙氏欲

傾知久矣此為晉事結局以趙襄子為主云能忍恥無害趙宗眞是知伯針砭大書魁壘死義見知氏未嘗無人惜貪而愎猶不之用也趙知相恭卒為趙所喪甘此喪范中行趙氏為主而賴韓魏之力今喪知氏亦以趙氏為主而賴韓魏之力三家鼎立共分晉地三晉分而七國之勢成矣為春秋之終即伏戰國之始鄭僖晉楚必爭而三晉并爭鄭不支次及卒為韓滅鄭晉秋之樞紐也附晉則晉強附楚則楚強故覇以爭鄭始于

傳以圍鄭終